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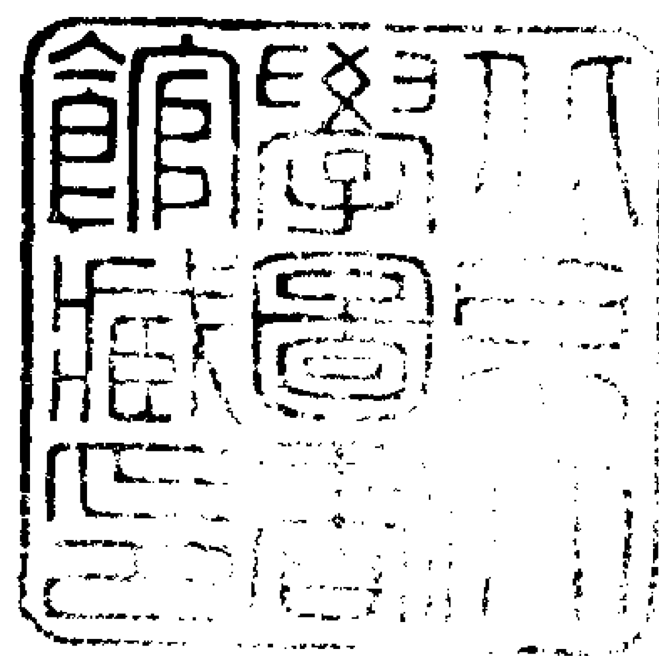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齊魯書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13



齊魯書社

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上下二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

不著編者名氏、其書分類記載案情與余象斗所編畧同、凡十六類、曰人命、姦情、盜賊、爭占、騙害、威逼、拐帶、墳山、婚姻、債負、戶役、鬬毆、繼立、脫罪、執照、旌表、所載各事往往與海公案龍圖公案同、滕大尹鬼斷家私事見於此書下卷爭占類、與馮夢龍所演亦合、其姦情類中海給事辨詐稱奸條、目云海姓、而文中為鄒元標、與目不相應、則於原書又有所制改矣、

新刻名公神斷明鏡公案四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

明葛天民吳沛泉同編、存第一卷至第四卷、五卷以下缺、唯目錄尚完、所載多明事、亦有取之疑獄集諸書者、盜賊類中與廉明公案重複者尤多、書中或一事而立二目、或二事前後從同、畧異其文字、蓋書賈掇拾強湊成書、其第三卷盜賊類陳風憲判謀布客條、載陳語云、聞閻包龍圖公案曾有蠅蚋迎馬之事、則其書當在龍圖公案之後矣、

海内奇談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抄本

此編所收凡四書，一曰西湖文言，二曰人中畫，三曰古今小說，四曰僧尼孽海，除僧尼孽海缺外，人中畫所據為乾隆乙丑本，收小說三篇，以較日本內閣文庫之乾隆庚子泉州尚志堂刊本，少女秀才一篇，西湖文言收小說九篇，並出西湖二集，古今小說所據為映雪堂本，收小說十四篇，並出馮夢龍古今小說，按西湖二集本三十四篇，古今小說本四十篇，此所抄皆不全，其西湖文言又改舊題，或所據為書肆節本，或係抄書人節錄，今不可知，然觀所抄古今小說目曰七才子書，此必書賈妄為題目，抄書者不知而仍之，其西湖佳話作西湖文言，亦必所見本有此題，非寫者臆改，且人中畫日本內閣文庫已有刊本，僧尼孽海亦實有其書，二書非虛，則九篇本西湖文言與十四篇本古今小說當亦實有之，非抄書者據完全之本以意節錄矣。

詞林摘艷十卷 明嘉靖刊本

明張祿撰，是編前載嘉靖四年乙酉自序，稱盛世新聲所收近廣，欲成太速，不暇考其訛舛，見者病焉，因正其魯魚，增以新調，不減於前，謂之林，少加於後，謂之艷，更名曰詞林摘艷云，則為增訂盛世新聲而作，其書凡十卷，以十干標目，其每卷題目，甲集曰南北小令，乙集曰南九宮，收南傳奇及南曲散套，丙集曰中呂，附般涉調，乙集曰仙呂，戊集曰雙調，己集曰南呂，庚集曰商調，及商角調，辛集曰正宮，壬集曰黃鐘，附大石調，癸集曰越調，自丙集以下皆北曲雜劇散套，而明人散曲之南北合套者亦附焉，統觀全書所收不及雍熙樂府之繁，而亦稱廣博，唯校刊不精，注釋亦不甚詳明，如元劇或注某折，或僅舉曲名而不記折數，或竟不注曲名，作者朝代元誤為明，亦閒有之，蓋選輯詞曲供演唱之用，於著書之體初未講求，序所云考誤正訛者，乃誇飾之語，非其實也，唯元人及明初舊曲今不存者，往往載其全套，自一折至數折不等，且悉依原文不加改訂，實有裨於考校，於曲文保存不為無功，固亦有足取焉。

傳奇品二卷 貴池劉氏刊本

睦是本亦清宣統間貴池劉世珩所刻(刊)附彙刻傳奇以行者，其本上卷為古人傳奇總目，下卷為新傳奇品，並題山陰高奕撰、奕字晉音，一字太初，黃文暘曲海目及無名氏傳奇彙考並作會稽人，然此本載奕自序署山陰[■]高奕，則當[■]為山陰人矣。古人傳奇總目，在曲苑本[■]為曲品中卷，與品作者及品傳奇諸篇同屬之餘姚呂天成，而天成序自云書二卷，亦不及撰總目事，惟王驥德曲律卷四論曲品一書，謂可盡僂人間所有之本，另列諸品之外，以備查考，蓋後人因驥德言為此目附諸曲品之後，本與天成曲品無涉，世珩刊曲品不載總目，甚為有見，唯引奕新傳奇品序但取現在所見聞者記之一語，以為總目亦奕所作，亦殊無確據，觀奕序上文謂笥中藏明以來傳奇數百種，因考其姓氏，細加評定，識以一二語，足

勘

以想見其人，至文理宮調，格式聲韻，以本傳奇具在，均不敢贅，此但云疏其次畧，則所云取現在所見聞者記之者，謂疏其大畧，而此非謂有總目之作也，且以新傳奇品所載[■]勘總目，其一人互見者，如袁于令，總目載金鎖西樓，新傳奇品則二本外，尚有玉符記、珍珠衫、鷫鸘裘三本，馮夢龍總目止載雙雄記，新傳奇品載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無雙雄記、[■]單搓仙總目止載露綬，新傳奇品則露綬外增蕉帕一種，新傳奇品既據奕篋中所藏傳奇著錄之，不應已有之書，於總目反畧而不書，以此知非一人所撰矣。世珩跋是本，疑新傳奇品於吳梅村僅取秣陵春一種，而臨春閣、通天台未載，

為補二種、不知奕所品以傳奇為限、二
本乃雜劇、故不收、非偶遺也、謂沈寧庵
著屬玉堂傳奇二十一本、目祇載翠屏
山、望湖亭一種情、耆英會、餘十七種未
著其名、茲為補之、不知此四種乃沈自
晉所撰、寧庵屬玉堂傳奇本十七
種、呂天成曲品上卷明言之、此雖補其目、猶
未能正其誤、至吳石渠名後逸書范
文若花筵賺等五種、當屬鈔書者

之誤、於石渠遺其曲、於文若遺其
名、原非奕誤記、世所易其曲名為
西園記等五種、於石渠甚是、而於文
若五曲竟刊削、殊失作者本意、
斯又校書者所宜忌矣、

曲品二卷 貴池劉氏刊本

題東海鬱藍生撰、瑯琊方諸生閱、方諸生即王驥
德別號、驥德所著曲律卷四、稱鬱藍生呂姓、諱
天成、字勤之、別號棘津、餘姚人、又云今南戲繁多、
不可勝計、鬱藍生已作曲品、行之金陵、則本天
成所撰也、是編今行世之本、一為石印曲苑本、其
本以品題諸傳奇作者諸條為一卷、目曰曲品
卷上、次古人傳奇總目為一卷、目曰曲品卷中、次
餘錄高奕所撰之新傳奇品為一卷、目曰新傳

奇品、次為舊傳奇評、自琵琶至五倫為一卷、目
曰曲品卷下、又次為新傳奇評、自紅蕖至埜
簇為一卷、亦目曰新傳奇品、傳寫失次、甚
混淆不清、王國維謂新傳奇品玉蕖為高
奕所續、誤編在中卷之下下卷之上、其評紅
蕖諸曲一卷亦標新傳奇品者、當屬鬱藍
生曲品下卷、所論甚是、唯據天成自序所謂其
書上下二卷、上卷品作傳奇者、下卷品各傳奇、
王驥德曲律卷四謂天成曲品所收

傳奇過寬、俚腐諸本宜竟黜不存、或[illegible]盡
搜人間之本、另列諸[illegible]品之外、以備查攷、未
為不可云、是原書本二卷、亦無古今傳奇總目、
校今作古人傳奇總目蓋誤書 國維乃並總目計之、謂曲品
三卷、實非事實、石印本曲苑[illegible]僅載
國維〈跋〉、不唯總目標中卷之誤、未及訂正、
即國維所言高奕新傳奇品之誤、編與
曲品下卷評新傳奇一章之誤題新傳奇品、
皆未更正、據改、誤讀者不少、一即此本

乃貴池劉世珩宣統間所刊附彙刻傳奇
之後者、未載世珩跋、謂曾從曾習經處
借得鈔本錄之、王國維假去校補、定為三
卷、是曲苑所收與此本所據皆是一本、其
作二[illegible]卷、復天成之舊、用意甚善、然
校刊未精、補正及是正之處、亦皆不疏明、
實亦未足之為善本、其中有可補而不補
者、如周螺冠之名履靖、秀水人、抄本名
里皆空白、此本亦未補出、有改鈔本之誤

而仍誤者、如改卯瑞吾為唔國璋、側注云卯
瑞、不知吾卯是姓、瑞是名、國璋乃瑞字、非
名也、曲品例人名皆正書字皆側注 有沿鈔本之誤而不改
者、如下卷新傳奇章朱沐春霖後書香裘
等九曲、此九曲實金懷玉作、錯誤顯然、按
春霖曲有壯丹記、原文當挽壯丹記曲名
及金懷玉人名、因誤合為一、此本竟仍
之、又庚庚字生子、鈔本誤作庚生子、此本
又仍之、皆未校正、其兩本相同而疑莫能定

者、如上卷載作者有楊家霖字瑞甫、錢塘人
季陽春字蘭賓、永嘉人、下卷無此二人、僅
有湯賓陽人、其 曲品上卷[illegible]下卷釋題皆具載其名 新傳奇作者又名
疑上卷所書有誤字、[illegible]今無他本可
校、不能知其究竟矣、天成嗜音律之
學、與沈璟王驥德友善、曲律稱其為本書末辭
諸生有名、撰神女金合戒珠神鏡以追
小劇共二三十種、又改定殺狗古曲、今俱
不存、斯編列舉[illegible]曲諸傳奇、述作

者之意，畧具梗概，頗有裨于考據。唯所記徵之明人記載有不同者，如於陸采祇著其明珠、西廂二記，不載懷香記，其青瑣記徐則云古有懷香記，不存，不知何故。[illegible]薛近兗撰繡襦，王世貞撰鳴鳳，鄭若庸撰五福，[illegible]明人多言之，此則錄入[illegible]作者無姓名可考類中。又王九思、康海、馮惟敏、王世貞皆有雜劇傳奇行世，此書卷上乃云不作傳奇而作散曲者，斯所記

亦不免偶疎。王驥德曲律卷四則譏其立品目太繁，其舊傳奇神妙能具四品，新傳奇上中下九品，所隸諸曲，亦多可商畧。又謂諸人題目概飾四六美詞，如鄉會舉主批舉子卷牘，人人珠玉，畧無甄別，所摘皆中其失。然此書下卷記諸傳奇亦不肯輕所抒許，如王驥德乃天成之友，卷中即列驥德雙環記於下上，實有古人遺直。驥德所言畧無甄別者，亦不

盡然也。惟其文字蹇拙，幾不可讀，殊不稱其聲名，蓋填詞為文，塗徑自異，長於彼者或未必長乎此。如元鍾嗣成、明寧獻王權，俱深曉音律，詞曲名家，而所著錄鬼簿、太和正音譜，行文即不免俚淺，斯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冬裘夏葛，施用有宜，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得以一端論矣。

殘本陽春奏三卷 明萬歷刊本

題尊生館校，前載萬歷己酉于若瀛序，稱吾友黃叔，志嗲慕古，往所鐫草玄虞初諸書，懸之國門，紙價為高，茲復選名家雜劇付之剞劂，乃以雜劇之名為未雅，而題之曰陽春奏云。黃叔不知何人，據若瀛所述則曾刊太玄經，餘則不可考矣。若瀛濟寧衛人，萬歷十一年癸未進士，著有弗告堂集，集中不載此序。斯編叢書舉要卷二十六著錄，為八卷，凡三十九劇，此本僅存宋太祖龍虎風雲會、西華山陳摶高臥、陶學士醉寫風光好三劇，所缺尚多，然明刻元曲存者甚少，此雖殘編，自亦可貴。其卷首凡例謂曲中折白等語皆金元習音，若以己意強解，不必求其洞曉，至或妄易佳句，反失其真，今盡依舊本攷定，是其刻書亦矜慎可取，勝於臧懋循之自作聰明也。

殘本酹江集六卷 明刊本

按酹江集原本三十卷，今僅存殘帙，其一本為十卷殘本，元曲存漢宮秋、任風子、薦福碑、范張雞黍、風雲會、魔合羅、狂鼓史、替父從軍、真傀儡、鞭歌妓十曲，已著錄於目，此又一殘本，僅存元明人曲六種，其中狂鼓史、替父從軍、真傀儡、鞭歌妓，皆與十卷殘本複重也，燕青博魚及殘唐再創，為十卷殘本所無，實存酹江集遺文二卷。殘唐再創乃孟稱舜自撰，以盛明雜劇二集所收英雄成敗一本校之，盛明雜劇本末上開場，沿南曲形式，此本無開場而有楔子，又盛明雜劇第一折鄭佃上醉花陰一套，此本在第二折，第二折黃巢上點絳唇一套，此本文為第一折之文，皆不同。按稱舜柳枝集桃源三訪劇，盛明雜劇初集亦收之，其本改楔子而着副末開場，與此本亦同，沈泰評謂桃源諸劇舊有刻本，此本出子墨手自改，視前本更為精當云，則

英雄以敗敗一本與殘唐再創不同之處，或亦出稱舜所自定、蓋二本一主鄭佃、一則鄭佃黃巢並重、觀標題名目可知、意既微異、則其腳色登場次序自不能不有所更改也、又此本於六劇外尚有錄鬼簿殘葉、其行款形式、與酹江集諸劇同、蓋即附刻以行者、通行本自董解元至張洪範宣慰旧為前輩已死名公、自鄱新菴至王繼學中丞、為方今名公、此本則以鄱新齋 按不作新菴 與太和正音譜 曹以齋劉時中並入前輩已死名公目中、方今名公自李溉之起、亦足以廣異聞、酹江集全本三十卷今不可覩、即此殘帙零簡、實有裨於考校、故存其目以備世之留心文獻者采擇焉、

殘本古名家雜劇五卷 明刊本

此本存雜劇五種、曰謝金蓮紅梨花、元張壽卿撰、板心題二卷、曰李雲英風送梧桐葉、不著撰人、板心題一卷、曰錢大尹智寵謝天香、元關漢卿撰、板心題信卷二、曰帝妃春遊、明程士廉撰、板心題一卷、曰杜蕊娘智賞金線池、元關漢卿撰、板心題信卷一、核其目悉在彙刻書目所錄明玉陽仙史編古名家雜劇中、其板刻形式與殘本續古名家雜劇亦同、則此乃陳與郊古名家雜劇無疑也、按彙刻書目載古名家雜劇八集、以八音標題、自金集至土集、集各四種、唯革集木集集各八種、其分卷參差、疑非原書之舊、而據丁祖蔭所述常熟趙氏舊山樓所藏名家雜劇、分文行忠信四集、其書名與彙刻書目所載同、其卷數與標題不同、此本金線池標信卷一、謝天香標信卷二、與元明雜劇本酷寒亭標信卷三、還

半末標信卷四、恰為一集、且與彙刻書目所載竹集名目次第全同、知信集即書目竹集、舊山樓藏之文行忠信四集、即書目之金石絲竹四集、[illegible]帝妃春遊書目在木集中次居第五、而此本實標一卷、知書目所載革木二集實併二集而為一集、然則書目所載八集、似原為十集、前四集以文行忠信標題、後六集以何字標題則不可知矣、此本所存五卷、如紅梨花、桐葉、與元明雜劇本所收實為一本、全綫池別有顧曲齋本、文亦同、唯謝天香、徐元曲選外別無[illegible]本、可校臧本之失、至程士廉春遊[illegible]夏賞、月宴雪訪、王國維曲錄卷三著錄不能知其撰人、至疑賞夏即元金仁傑之蘇東坡夜宴西湖夢、月宴即元戴善甫之陶學士醉寫風光好、唯述古堂鈔本也是園目著程士廉之名、繫以四曲、可補曲錄之疏、然

陳與郊古名家雜劇世鮮傳本、世人知其目而不能讀其文、今此本獨存春遊一種、與續古家雜劇殘本之鎖魔鏡並為宇海內孤本、與郊編刊雜劇沈淪數百年、至今[illegible]正續二編始顯於世、[illegible]足以光照書府、雖殘缺不完、亦可謂人間之瓌寶矣、

醒世姻緣傳一百回 通行本

題西周生輯著，燃藜子校定，前載辛丑環碧
主人序，亦不記明代年號，唯日本享保十三年
舶載目已錄醒世姻緣，則當為雍正前著書
矣。按享保十三年當吾國清雍正六年 清楊復吾夢闌瑣筆
引鮑以文語，謂蒲松齡聊齋外尚有姻
緣小說，蓋實有所指，書為其家所訐，至謊其
矜云，以此書即蒲松齡撰，今考書中所記
事蹟，多屬章邱淄川兩縣之事，如繡江

即清河，在章邱境，小說因謂章邱為繡江縣，
白雲湖明水鎮亦在章邱，其三十一回稱副使
李粹然，名改修，河南河內縣人，崇禎間曾仕
山東，曾任淄川令及山東按察使僉司，具見濟南
府志及淄川縣志，又所記水旱諸災異，以淄
川志章邱志考之，皆崇禎康熙間事，則作
者宜為康熙間淄川或章邱縣人，鮑以文
蒲松齡說，似乎可信，其書記一武城晁
氏夫婦不睦，夫虐妻死，後俱轉生於繡
江縣，夫為狄氏子，妻薛氏歸狄，虐其夫，以
為前生冤報，所述不過匹夫匹婦瑣事，
而文筆汪洋恣肆，筆力卓絕，偶以一
方風土，亦遵道麗雄暢，在通俗小說中
洵為至文，松齡撰聊齋志異，享盛名，
雖閭里塾師粗通文理之人無不知之，
獨此書名不甚著，且不知為松齡所作，
今特為著錄，使世人知文字之工美，實不
得以文體今古強立差別，斯編雖以俚語演

述，而要其實，上可抗縱水滸，下可媲美紅
樓，與聊齋志異異曲同工，固同為不刊
之鉅文焉。

新平妖傳四十回　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崇禎刊本

明羅貫中撰、馮夢龍補、貫中舊本自胡員外得畫起、於聖姑姑不詳其始、而張鸞等後文亦不甚照應、雖記事詼詭可觀、而邊幅稍狹、夢龍病之、因為補訂其書、於胡員外得畫前、增多十五回、[illegible]、十三回以下記王則事、畧依原本、而事跡亦加密、大致勝于原本、所增如盜天書事、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載大溪山洞石壁見有呪語藥方、士人每歲五月始見、士人預置墨瀋及紙往搨之、其事相類、即小說所本、又嚴三點醫病有奇術、亦見宋周密齊東野語、至第一回燈花婆婆事本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所載劉積中事、夢龍悉取以入書、點綴穿穴頗有可觀、而文筆詞氣、逼肖前人、亦幾與原書相亂、蓋夢龍博洽多聞、其引據取材不廣、負異困足以創設新詞、而講求文字、其[illegible]（惠如嵲）亦足以訂前人之失、自不以易舊本為嫌也、

其書為張無咎所刊、一刊于泰昌元年、題宋東原羅貫中編、明隴西張無咎校、前載無咎序、謂傳自京都一勳臣家抄本、蓋初刻時猶託貫中名以行、不著夢龍之名、厥後板燬于火、無咎復重刻之、署名羅貫中外、補東吳龍子猶補字一行、始用夢龍別號、今坊本皆自重刻本出、唯第一回前引首一篇、二本皆同、坊本無之、今以重刻本著錄（特存夢龍之名）、庶幾名符其實、至羅貫中本元末明初人、而書中題作宋人、今為改正、使時代無淆焉、

平妖傳四卷二十回 明萬曆刊本

明羅貫中撰。貫中講史有三國志傳及隋唐殘唐諸傳，已別著錄。是編為錢塘王慎修刊本，最為演宋貝州王則謀叛事，凡二十回，乃貫中舊本，最為少見。張無咎序新平妖傳，所謂武林舊本止二十回者也。其書所記自胡員外得仙畫，產女永兒起，以次記聖姑姑傳法及卜吉、張鸞、任遷、彈子和尚等事，至十三回以後始記王則叛變始末，迄文彥博班師轉東京而止。

王則以慶曆七年僭號東平郡王，改元得聖，六十六日而平，見宋史明鎬傳。卜吉之名亦見明鎬傳中。其人非虛，唯書中所記多妖異語，近於荒誕不經，而敘汴京市井風物，頗斐然可觀，文亦確為宋元人語，則或出貫中之手，亦未可知。其十一回彈子和尚攝善王錢事，萬曆舊本包孝肅公案亦載之，蓋為舊聞。至與杜七聖鬬法事，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卷三云：五雜俎載之，乃明嘉隆間事，非杜撰云。不知周密武林舊事記雜伎有七聖法，其擅此伎之人為杜七聖。西湖老人西湖繁勝錄載七聖法乃頭斷復續之術，是七聖法本宋時雜伎之一，杜七聖即緣擅此術得名，實南宋人。謝肇淛五雜俎所記，必係販自他書，或竟取諸小說。士禎竟據之，即以為嘉隆事，殊失考也。

白門新柳記一卷附補記一卷白門衰柳記一卷（排印本）
題海陽許豫養和編、同里楊亨曉嵐校。前
載上元盧銮序、及同治壬申許豫自序。考
鄒弢三借廬筆談卷九白門新柳條載：是書
為全椒薛時雨撰，云金陵遭髮逆之變，南
朝金粉一洗而空。經曾文正公克復城垣，栽培
花柳，於是桃葉秦淮管絃又沸。全椒薛慰
農先生（時雨字）曾著白門新柳記，秦淮艷品
兩冊，時李宗羲制軍督兩江，素以道學自呼，
見此書即燬板禁之。今雖有重刊本，已借
他人名矣。鄒弢與時雨同時，所言必有
所據，此本題許豫，不作時雨，蓋又鄒弢
所引時雨白門新柳記詩七絕三首，亦不
見此本，蓋即據重刊之本，非復原本之舊
矣。是編記當時金陵諸妓，以一人國二
人標目，乃列傳之體，所記事蹟
始末以及士大夫流連觴詠，鋪叙特詳，
唯並時遊賞

之人皆隱其名，蓋有所避忌，不得不然。其
小瀛仙條記江北某鎮軍以威劫瀛仙，强納
為妾事，知當時武將縱姿實以為常。後
來人震於湘淮練兵之名，以為軍紀嚴
肅，無可訾議者，實不盡然也。又衰柳
附記記金陵未陷之前，江甯某方伯公餘
退食常過其家，愛其屋宇軒敞，談風月
於此，會衣冠亦於此，時值上下嬉，見者習
慣自然，了不為怪，云云，亦可見當時風氣
當時政理及所以致亂之由，雖猥談
屑語，亦不害不關於治要，足以垂
誡，亦從也。

合浦珠十六回 清初刊本

此本舊題檇李散人編，散人嘉興人，即徐震也。前載駢文自序，云今歲仲夏友人有以合浦珠倩予作傳，亦不知何年。以意度之，似當在康熙時。書言蘇州有錢生名蘭，字九畹，初悅妓趙素馨，約相配偶，後與范太守女珠娘相慕，請婚於范氏。乃云曾有異人言以明月珠為聘者方可許之，已而生與程生各得一珠，珠娘乃面試詩，生即入選，婚於范氏，復娶向所眷妓趙素馨及白瓔枝。官至侍郎，富貴赫奕，而生若白樂天為人，顏其堂曰希白堂，亦自謂希白居士云。

殘本載花船二卷 清初刊本

題西冷狂者筆，素星道人評，均不知何人。作者別號其云西冷，蓋杭州人也。前載朗道人序，署己亥冬月，亦不知何朝。此本僅存二卷，尚非完帙。所載二事，其一記唐武后時宮女尹若蘭與于燦生婚姻始末，其一記南宋時秀州廖良輔與倪碩臣茹先先同務經商，倪茹婦皆不良，金兵南下，被虜，良輔設法贖之，以還其夫，似貌良輔之長厚，而語意並失之纖佻。其尹若蘭事與雙錯巹傳奇同，無名氏傳奇彙考卷八雙錯巹釋題云：劇中之事，本之稗史載花船。雙錯巹即魚籃記，作者自署魚籃道人，或云李漁所作，未有確據。其人當為康熙時人，小說事既採入劇中，必更在康熙之前。序題己亥，或是順治己亥，亦未可知也。

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　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容與堂刊本

按此本以一回為一卷、凡百回、前載李贄一序、並行題云、庚戌仲夏日虎林孫樸書於三生石畔、庚戌疑卽萬曆三十八年也、序後又有文四首、一為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品題諸人以李逵為首、次則石秀魯達武松等、於宋江吳用則譏其權謀極施抨擊、一為批評水滸傳述語、述評刻大意、一為論水滸傳文字、一為水滸一百回文字優劣、謂其中照應謹密曲盡苦心、亦覺破碎、反為可厭、又謂九天玄女石碣之說最為可惡、天遣定不如此、所論皆迂僻怪誕不可為訓、其每卷評語亦甚猥瑣、疑書賈託李贄名以行者、唯贄水滸一序今焚書及贄文集中皆有之、其詳則不可知矣、其本無田虎王慶事、文與他百回本亦同、唯第一回前有引首、乃析新安刻本第一回之前半為之、其評者於書中擬刪字句皆上下乙之、以天啟間刊鍾敬伯評本校之、則擬刪者十同八九、以崇禎間熊飛刊英雄譜本校之、則此本擬刪之處、熊本卽削去不錄、試舉數例、如第三九回宋江吟反詩篇、詩曰江上高樓風景濃、偶因登眺氣如虹、與

狂忽漫題新句、卻被拘攣犴中、此本與鍾本上下皆乙之、熊本無此詩、第五十四回入雲龍破高廉篇、自宋江陣開處句、起敘事百餘字、四六二百餘字、至兩掉第三段四六中之手內劍橫三尺水陣前馬跨一條龍止、此本及鍾本皆擬刪、熊本亦無之、（按新安刊百回本儼然俱存）第九十回五台山宋江參禪篇、自天子命光祿寺句起、至賜御安已罷、及中附之四六一段、此本與鍾本擬刪、熊本亦無之、第九十五回張順捉方天定篇、解珍遇表評事後回寨報事、特來報知主將向下之有詩為証四字、及詩解寶趨營忽報言、報舟數十泊江邊、憑誰說與方天定、此是成功破敵年、此本擬刪、鍾本不刪、熊本皆依此本不錄、第百回宋公明神聚蓼兒洼篇、話說為何只說這三個到任（按指花榮吳用李逵三人）別個都說了絕後結果、有詩為証七員正將（按指戴宗阮小七柴進李應關勝呼延灼朱仝七人）都不厮見着、先說了結果、有詩為証、四十字、及詩百八英雄聚義間、東征西討日無閒、甫能待得成功後、死別生離竟莫還、此本及鍾本皆擬刪、熊本亦無之、（按新安百回本有敘事四十字無詩）且不但熊本然、以雙峯堂刊評林本勘之、其節畧處亦與此本

所乙合、似當時通行評乙之本、書實依評者之意而删節之、因成此等簡本、今世人有謂百十五回諸簡本當在百回繁本之前者、實非至論也、

金聖嘆評定本水滸傳七十五卷 明崇禎間貫華堂原刊本

按是本載聖嘆序云係貫華堂所藏施耐庵古本、其書正傳七十卷、楔子一卷、施耐庵序一卷、其聖嘆序三首、及解綱目二首、讀第五才子書法、又爲三卷、附於前、凡七十五卷、考周亮工書影卷一稱水滸傳相傳爲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爲元人施耐庵作、近金聖嘆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因極口詆羅、復僞爲施序于前、此書遂爲施有矣、則古本之說實聖嘆所託、聖嘆本姓張名采、改姓金名喟、一名人瑞、字曰聖嘆、南京蘇州府長洲縣人、其評定此書在崇禎十四年、自是七十回本通行、以迄于今、傳誦不衰、幾於家有其本、撮羅貫中水滸自明以還傳本非一、其著者有百回本、有百十回本、有表無涯刊之百二十回本、聖嘆此本即從表無涯刊之百二十回本出、觀楔子前試看書林隱訓全襲楊本可知、唯改引首爲楔子、併表本之引首及第一回全篇第二回之洪太尉回京一節爲楔子、以訖高俅事之下文爲第一回、又删去表本七十二回以下之文不錄、斷爲羅貫中續貂、致表本百二十回全帙僅存七十回、唯此爲異、餘無不同、至書中文字之異、勘以他本、如卷二十六武松道我不信今

日昇與兄長相見、注云、俗本改作我不是夢裏麽、今表
本正作我不是夢裏麽、卷三十三施恩鬧道、此間是箇
村醪酒店、也算一望麽、注云、也算一望句、俗本作哥哥
喫麽、今按表本作哥哥飲麽、卷三十五四道寒光、旋成
一團冷氣、評云、竟是劍術傳中選句、俗本改去何也、今
按表本作兩口劍寒光閃閃、雙戒刀冷氣森森、卷四十
一不愛交游只愛錢、評云俗本訛、今按表本百回本並
作不怕官司不怕天、卷四十四説時遲、注云説時遲那
時快六字、固此書中奇語也、乃此處又作兩丰用、更奇

絶、今按表本文云、説時遲一箇箇要見分明、那時快鬧
攘攘一齊發作、並不作兩丰用、卷四十六天然妙目、正大
仙容、評云絶妙好辭、諸書所無、今按表本百回本此段
插附詞偶有云、天然眉目映雲鬟、正大仙容描不就、此
節取詞中語、凡此文與他本異者皆聖嘆所改、其稱俗
本實舊本也、又有依表本而斥他本者、如卷十八劉唐
云、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也出一口惡氣、評云、俗本作
平白騙了十兩銀子、我夯來還了他、他必然敬我、此成
何等語、按聖嘆此文與表本同、所稱俗本實百回舊本

之文、表本於舊本偶有潤色、此特為聖嘆所許耳、如上
所舉諸例、聖嘆所改雖有勝者、然必斥言俗本、揚己之
善、沾沾自喜、殊可不必、又聖嘆本華士、學問甚疏、其所
評論以稍見理趣特為世人所愛尚、然往往有不知其
義而妄説者、如卷十一云、赤口上天、白舌入地、赤口白
舌本宋元人習語、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三五月條載端
午士宦等家以生硃于午時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
舌盡消滅之句、義與此同、乃評云、八字成文、其中無有
而外燁然、卷二十五不怕你教五聖攝了去、五聖五通

本江南宋時民間所信妖神、陸游入蜀記洪邁夷堅丁
志均記之、乃評云雖是識字看曲本婦人語、卷三十三
酒望上書河陽風月、乃汴京舊俗、厲鶚等所編南宋雜
事詩特採其事入之歌詠、乃評云看他加出四字、卷四
十三酒旆書潯陽江正庫、考宋時酒庫原有正庫之名
如夢粱錄卷十所載有曰全文庫者、曰錢塘正庫蒲封
正庫者、此自據當時名目、乃評云奇語、不知有何奇處
又卷四十三潯陽樓聯、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此聯亦
見元馬致遠岳陽樓劇第一折、以為岳陽樓聯、蓋當時

傳誦之句、此文偶然採用、亦無深意、乃評云暗析八字挑動宋江雄才異志、絕妙之筆、又六十六今夜晚聞只要光前絕後四字宋元人多用、如元宮大用范張鷄黍劇第三折柳葉兒曲云、你如今光前絕後、本非創語、乃評云只將絕字換過耀字、而光字亦換卻矣、換古之妙至此方是出神入化、凡此皆不能推究本原、但就字面批評數語、強作解事、以之詁聖嘆、恐聖嘆亦無以對也、

初刻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載一序稱龍子猶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如宋元舊種亦被蒐括殆盡、肆中人見其行世頗捷、咸相依託、謂別有秘本、而率無足觀、因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詼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干卷、按今本序批語不可讀此攝其大意而說之末署即空觀主人題於浮樽、考龍子猶即馮夢龍託名、即空觀主人乃明烏程凌濛初自號、小說撰者即濛初、蓋仿夢龍三言而作也、濛初字玄房號初成、所撰有詩逆東坡禪喜集等書、四庫前目已著

錄、是編通行大字本均三十六卷、據二刻拍案驚奇小引、稱丁卯之秋事附膚落毛、遲回白門、偶戲取古今所聞奇局可喜者演而成說、聊舒胸中磊塊、同儕過從者索閱一篇、必拍案曰、奇哉所聞乎、因以梓傳請、遂為鈔撮成編、得四十種、記撰書始末甚詳悉、則其書本四十卷、今本蓋佚其四、又小引稱撰此書在丁卯秋、丁卯乃天啟七年、馮夢龍所編醒世恆言、今本載可一居士序亦署天啟丁卯秋、則濛初斯編實與恆言同時刊行也、書中諸篇、皆捜采古今異聞、而演以小說之體、如序文

所云、其可考者如卷五張德容遇虎事、卷三十六怠惰
招魔事、本集異記、（按二條太平廣記四百二十八又三百六十五引、今集異記無此文、）
卷七張果邢和璞事、本紀聞等書、（按太平廣記二十六引紀聞記此事）卷
十五西山觀事、本劉肅大唐新語、卷十九謝小娥事、本
李公佐所爲傳、（按太平廣記四百九十一引）卷二十劉元普事、本陰
德傳、（按書已佚、見太平廣記一百十七引）卷二十二郭使君事、本南楚新
聞、（按太平廣記四百九十九引）卷三十王大使事、本張謂宣室志、此取
之唐傳奇者也、卷十一惡船家事、本洪邁夷堅志補卷
五湖州董客條、卷二十五趙司戶事、明郎瑛七修類藁
卷二十七引武林紀事載其事、（按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十六亦載此事、而不言何書）卷二十八全光洞主事、見孫公談圃、此取之宋
人記載者也、卷三十三義撫蜈蚣子事、本包龍圖斷合
同文字劉、卷三十五窮漢掌别人錢財、本鄭廷玉宽家債
主看錢奴兩劉、此取之元雜劇者也、卷一轉運漢事本
周玄暐涇林續記、卷三劉東山事本宋幼清九籥集、卷
四程元玉事、本胡汝嘉韋十一娘傳、（按文載文苑楂橘、不著撰人、此據顧起元客座贅語所記）卷九鞦韆會事、卷二十七芙蓉屏事、本李禎
剪燈餘話、卷十二蔣震卿事、本祝允明九朝野記、卷十

三于郊事、本沈璟近事叢殘、卷十八丹客事、本王象晉
剪桐載筆、卷二十四會骸山誅邪事、本吳大震廣艷異
編、卷二十三吳興娘事、本瞿佑剪燈新話、（按文題金鳳釵記）卷
三十三喬兑換事、本　覓燈因話、皆採本朝人著
作、大抵因仍舊事而加詳、於本來情節無大更易、雖貪
博嗜奇、利鈍互見、而通曉暢達、亦使觀覽、至於清思藻
采庶幾佳構者、亦拔出其間、語其文章固亦馮夢龍之
次也、

二刻拍案驚奇三十九卷附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一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

按是編亦不著撰人名氏，前載睡鄉居士序，稱濛初出緒餘以為傳奇，又降而為演義，其所据摭大都真切可據，序外又有小引，稱初刻書出後頗風行，賈人一試而效，謀再試之，而先是所羅未及付印，其為柏梁餘材，武昌剩竹頗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復綴為四十則云，則為凌濛初繼初刻而作者，其序及引並署壬申冬日，知書成在崇禎五年，距天啟初刻成書已五年矣，引稱四十則與初刻同，今本則三十九篇，缺一篇，而附雜劇一本，

其卷二十三大姊魂遊篇又與初刻重複，亦不知何故，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坊間翻本甚多，是編極為少見，僅日本內閣文庫藏此一本，其本舊說演述體格與初刻亦同，如卷二小道人事，本洪邁夷堅志補卷十九蔡州小道人條，卷五十三郎事，本岳珂桯史卷一，又入話真珠姬事，本夷堅志補卷八真珠族姬條，卷八王朝議事，本夷堅志補卷八王朝議條，卷十一滿少卿事，本夷堅志補卷十一滿少卿條，卷十二俠女事夷堅支庚卷十吳淑姬嚴蘂條記其事，而周密齊東野語所記尤詳，卷

十四趙縣君事，本夷堅志補卷一李將仕條，卷十五韓夫人事見不可錄，卷十六毛烈事，本夷堅甲志卷十九毛烈陰獄條，卷三十王玉英事，見耳譚，卷三十四任君用事，本夷堅支乙卷五揚戩館客條，卷三十七程客事，本蔡羽遼陽海神傳，所採多宋以下雜書小記，唐事極少，而採夷堅志多至八篇，蓋唐人孤本小說，以及廣記所引，馮夢龍三言已多挹取，在濛初刻拍案驚奇据摭亦繁，欲兼記列朝之事，勢不得不求之宋以來書傳，而洪邁夷堅志卷帙最富，所記奇情幻變可供演說之資

尤多也，按濛初兩集亦間錄舊本，不盡自著，如初刻卷三十三合同文一篇，清平山堂即有刊本，濛初則本元曲加以修飾，二刻卷二十九贈芝蔴識破假形一篇，與大宸廣艷編雖載其事，而是篇結末云，這一回書京師老郎傳留，名為靈狐三束草，則本屬話本，因轉錄而易其題，唯書中十之八九當為濛初自著，故睡鄉主人序及濛初自序均無選錄舊本之語，且徵其文筆，諸篇亦大致相似，與馮夢龍小說之具數格者異，又諸家書目著錄單本見於初二刻拍案驚奇者亦絕少，知所收敝

有別行之本、為數當至微、今目以一家專集固無不可也、

異譯編四卷 清光緒刊本

清楊望秦撰、望秦字敬之、武進人、乾隆乙酉舉人、十上春闈不第、晚以知縣揀發廣西、未至而卒、是編為望秦騰光館雜著之一、分四類、卷一曰述錄、述先德及佳話遺聞節婦孝子之事、卷二曰摭拱、皆風土見聞及詩書之語、卷三曰誌聞、所記多醫卜瑣事、卷四曰說異、皆怪變之事、其名異譯編者、同里趙懷玉序其書述望秦之言曰、吾非敢為無益之言、取悅庸衆、異而語之、期人之能尋繹也、望秦生乾隆間、去清初未遠、所作春快雖不能富、然多涉順康事、亦往往有稗掌故、如記其先人科第之盛、可見當時制科事例、記海烈婦事、記偕達觀及王肯堂軼事、記山東長清縣長城鋪有孟姜女廟、辨長城非秦築之長城、記其鄉有鳥名烏春、春夏善鳴、至仲夏則無聲、以為即月令之反舌、皆足以廣異聞、唯敘事平直、語無文采、無前人著書之長、故其[illegible]亦[illegible]而不著聞、又古來說部有標目者、有不標目者、其文長短亦不同、然每條皆具始末、自為起訖、故不同於抄胥綴錄、望秦此編、每卷有總目、文中不另標目、然其記載無法、有

時竟不易辨何條應屬何目、如卷二目戴典趙味辛詼諧書刻求非是一條又與趙味辛論三教异樂一條正文理學在躬行條有宋儒書苛求之語、粵犢三教條有論語言悅樂、莊子逍遙遊、楞嚴以破除炊惱為第一義之語、所標二目當即指此、然文中不言作書、不出趙懷玉之名、但云吾弟、亦不知其孰為弟也、又卷一標目有酖梅夫人在張聖姑傳之前、正文張聖姑前一文首句即曰夫人姓陳氏、此在說部雜事中絶無此文體、蓋以舊作入書、不知錯綜成文、固宜有此失矣、

今古奇觀四十卷 通行本

題姑蘇抱甕老人輯、笑花主人閱、前姑蘇笑花主人序云、墨憨齋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即空觀主人有拍案驚奇兩刻、(按墨憨齋謂馮夢龍即空觀主人即凌濛初也)合之共二百種、卷帙浩繁、觀覽難周、且羅輯取盈、安得事事皆奇、抱甕老人選刻四十種名為古今奇觀、序不署年月、考二刻拍案驚奇成於崇禎五年壬申、此編選之、應為崇禎壬申後所輯矣、其書四分之三選自三言、四分之一選自初二刻拍案驚奇、三言收古今小說八篇、(卷三卷四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三十二出古今小說)收警世通言十篇、(卷五卷六卷十四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三十一卷三十三卷三十五出警世通言)收醒世恒言十一篇、(卷一卷二卷七卷八卷十五十六十七卷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出醒世恒言)拍案驚奇初刻收七篇、(卷九卷十卷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七卷三十九卷四十出初拍)二刻收三篇、(卷三十五卷三十七卷三十九出二拍)凡三言所收宋元人小說皆不錄、其選擇標準約有四端、一曰事關諷勸、如裴晉公之述舊聞、徐老僕之言近事、白丁橫帶示躁進之非、兇家債主為奢奢者戒是也、二曰艷稱才華、如李謫仙十三郎之涉

名流、蘇小妹之為才女是也、三曰旁搜異聞、如滕大尹陳御史之屬公案、占花魁珍珠衫之屬煙粉等、俱以瑣事見收是也、凡此三者命意各有所屬、而大旨歸於人情世故、其情節關目足以新耳目動聽聞者則甄錄之、亦不全以事實為主、如厚德錄不可錄之比、然其中如兩縣令三孝廉羊角哀俞伯牙莊子休等、在三言文本簡質、未可遽云上品、茲復一一錄之、未免嗜古貪多、有牽就事實之失、是所選亦未盡善、唯近代異聞瑣事、經馮夢龍出力描寫者、以及拍案驚

奇中佳篇美什、則大率網羅在內、其鑒別品藻確具風裁、非後來選本徒事鈔說割裂以炫世牟利者比、凌馮所著五書多至二百卷、龐大繁博、本不便觀覽、茲編選菁拔萃、僅得原書五分之一、殊便讀者、是以風行域內、為近代最通行之本、即明人及凌馮二氏所撰小說亦藉以流傳無閒、論其功效、亦可謂凌馮二氏之功臣矣、序稱古今奇觀、似原題本作古今奇觀、唯今本率以古今二字互易、無作古今奇觀者、相沿已久、今亦仍其舊稱不復改易焉、

連城璧全集十二集外編四卷 大連圖書館藏日本鈔本

題覺世稗官編次、睡鄉祭酒批評、覺世稗官即李漁、睡鄉祭酒則杜濬也、濬字于皇、湖廣黃岡人、明副貢生、入清不求仕進、寓南京、貧老以卒、工詩、甚為王士禎等所重、集有變雅堂集、此本正書十二集、自子集起至亥集止、外編四卷、則但標卷數、不分集、考日本舶載書目元祿閒目有連城璧、云全集十二回、外編六卷、並有小注云、右小說話正集十二回、外編六卷、則其書外編本六卷、此本只四卷、知佚其二、已非全本矣、杜序[illegible]以刊本無聲

戲合集殘本勘之、文同、唯刊本序中笠翁李子、鈔本悉改為吾友、刊本序余因取無聲戲（刊本此下缺一字）集暨風箏誤憐香伴諸傳奇讀之二十字、鈔本改為余因取其所著之書趺坐冷然亭上焚香煮茗而讀之、似有意避李漁姓字及所著小說戲曲名目、疑此本即杜濬刊之無聲戲合集、連城璧乃書賈所題、欲示其書為新編、故另立書名、又因書已改則并序中所稱作者姓字及其著作名目而盡刪之、易以泛泛之辭、蓋笠翁人人皆知、笠翁著無聲戲亦人人皆知、不如是則

不能彌縫無間也、然此本亥集後尚載杜濬評云、無聲戲之妙、妙在回回都是說人、再不肯說神說鬼、此三字未及去、竟存原書之名、留此罅漏、乃作偽之一證、又考小說女開科傳第五回云、近又看無聲戲、中有一秀才以千金聘娶一個孌童、花燭合巹、儼然夫婦、所指乃與化人許生事、見此本外編卷三、焦循劇說[illegible]卷四云、據西鄉志所載、賣家[illegible]壽少年[illegible]第書[illegible]中字之[illegible]其父信匡楚務得派殺盈事、此李笠翁無聲戲中一則所指乃蘇州王小山事見此本外編卷四、合此三證知書本為無聲戲無疑矣、至全集外編之後用意頗不可曉、今所見刊本無聲戲合集已殘、只存二篇、以此二篇篇目考之、知此本每篇標題悉與合集同、以合集所存圖考之、知此本全集十二篇內容次第亦與合集本全同、其外編四卷則見偽齋主人序本無聲戲或書賈編次時全收合集而附偽齋主人序本初集四篇為外編、兼合集與所選初集之四篇稱之、因有連城璧之名歟、此本全集外編所收十二篇有與傳奇同演一事者、如子集譚楚玉劉藐姑事、則有比目魚、辰集闕生事、則有奈何天、申集呂哉生事、則有凰求鳳、並見笠翁十

種曲、一人作小說戲曲二本、前人已有其例、不足為異、至午集貴隱公務子大事、沈起鳳則本之為伏虎韜傳奇、未集馬麟如碧蓮事、陳二白則本之為雙官誥傳奇、今花部劇有雙官誥尚盛演其事、外編卷一記武功縣民耿二娘事、清錢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一載和州婦人甘氏事、與此同、注云出野史、其姓氏里貫不同、所據必非此小說、蓋傳聞偶歧、漁採其一說耳、漁雅好聲歌、所著小說戲曲流傳海內、不脛而走、幾於無地無之、其小說頗重關目、與戲曲同格、時傷纖巧、至敘事數陳、未免稍疏、然才具豐贍、思亦敏銳、其構設經營、往往空所依傍、於曲解之中時出新境、在清代固亦卓然成家、倘視來者、此本雖坊肆所編、非漁原本、然無聲戲僅存初集、即杜濬所編之合集亦殘闕不完、無聲戲諸集原文之存於今日者、要以此本所收為最多、故丞著此目、說解亦以此本為據以唯此本能窺其大凡也、杜濬序謂合漁前後二集為一書、稍可搏節者必為逸去、其意使人不病高價、是濬刊書時已於原文有刊落、此本全錄合集、當亦

删潤之本與原本稍異、然其中十二篇已有初集原本可勘、所餘僅子午申亥四集無可是正、藉以存無聲戲佚文、固無妨也、

無聲戲十二回 日本前田侯爵藏清初刊本

清李漁撰、前有序題偽齋主人、漁字笠翁、浙江蘭谿人、明諸生、明亡後、僦食四方、自居於山人隱士、晚寓錢塘終老、漁詞曲知名當時、所著有十種曲、一家言集、閒情偶寄等書、此編乃其短篇小說集也、按漁著無聲戲本有前後二集單行、皆杜濬為之評次、（濬序評自署睡鄉祭酒、此本序題偽齋主人、未詳）其後濬又取前後二集合而一之、是為無聲戲合集、（以上見杜濬無聲戲合集序）合集刊本今僅存殘本二卷、大連圖書館又有一鈔本題曰連城璧、以連城璧勘刊本合集、則連城璧全集十二集標目次第與刊本合集全同、外編四卷為刊本所無、以連城璧勘此本、則外編四卷全見此本、全集之丑寅卯辰巳未酉戌八集此本亦收入、唯子午申亥四集此本所無、而每篇標題連城璧用聯對、此本為隻句、[illegible]篇第不同、標題文字亦異、鈔本連城璧與刊本合集似同出一源、而與此本甚遠、則此本如非後於合集之另一選本、即是先於合集之前後集單行本也、考十二樓卷六萃雅樓後附杜濬評、有初集尤瑞郎[illegible]

云、清初小說女開科傳第五回引尤瑞郎事、亦云出無聲戲、尤瑞郎事見連城壁外編卷三、又見此本第六回、題為男孟母教合三遷、以杜濬評及女開科傳証之、似此本即無聲戲初集、連城壁外編所收四卷無一不見于此本、殆即據此本選錄、其全集中之子午申亥四集為此本所無者、或即無聲戲二集之文也、又考曲海提要卷三十一於萬倍利傳奇下引小說兒孫棄骸骨奴僕奔喪、目與連城璧全集戌集不同、與此本第十一回同、曲海提要卷二十九於雙官

誥傳奇下引小說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目與連城壁全集未集不同、與此本第十二回同、知黃文暘等所見無聲戲即是此本、前有目錄於演閩生事之第一回題下注云、此回有傳奇即出、按漁有奈何天傳奇、所演與此編第一回同、據此注知此編刊印當在奈何天傳奇之前、今目以初集單行本殆為不謬、又目錄於演蔣瑜事之第二回題下注云、此回有傳奇嗣出、於演馬麟如妾碧蓮事之第十二回題下注云、此回有傳奇嗣出、此第二回第十二回事今所見李

漁諸傳奇皆無之、唯陳二白有雙官誥傳奇譜碧蓮事、注所指或為李漁已填未刻之曲、（漁自云所著傳奇行世者前後八種已填未刻者內外八種見閒情偶寄）或指他人即小說所撰曲、今不可考、斯編本小說集、姑論其有關小說者、其他存而不論可矣、

西湖佳話十六卷 金陵精刊本

題古吳墨浪子搜輯、此本所附西湖佳景十圖以五色套板摹印、前載編者自序、署康熙昭陽赤奮若、蓋康熙十二年癸丑所刊、是此編原本也、其書搜採古來事蹟之涉西湖者、起晉訖明、凡十六事、卷一曰葛嶺仙蹟、記葛洪事、卷二曰白堤政蹟、記白居易守杭事、於叙事之中摘附白氏詩句、體近詩話、卷三曰六橋才蹟、記東坡事、體與白堤政蹟同、卷四曰靈隱詩蹟記駱賓王事、卷五孤山隱蹟記林和靖事、卷六西泠韵

蹟記妓蘇小小事、卷七岳墳忠蹟記岳飛征戰事、卷八三台夢蹟記于謙事、卷九南屏醉蹟記南宋釋濟顛事、卷十虎溪笑蹟記北宋釋辯才事、卷十一斷橋情蹟記文世高與劉秀英閨圖事、卷十二錢塘霸蹟記錢鏐事、卷十三三生石蹟記唐釋圓澤事、卷十四梅嶼恨蹟記小青事全錄小青傳、卷十五雷峯怪蹟記白蛇精事全錄通言、而翦裁其文字、卷十六放生善蹟記明釋袾宏事、除逕錄舊文者外、大抵運用故實加以排比綴合、其意境有非自造、蓋西湖風景世所艷稱、自宋以來文人著書記西湖風土者尤多、其掌故遺聞、演為小說伏拾即是、不虞匱乏、此編所演以西湖為主題曰西湖佳話古今遺蹟、雖承一二集之後為小說之一體、然亦緣故書所記、憑藉為多、以之著書甚便耳、文亦流暢、著此目以存西湖舊聞、亦未嘗不可資為談助、然其梅嶼恨蹟錄小青傳全為文言、則失於不辨文體、三台夢蹟後附于祠祈夢顯應事蹟、則以小說而同於善書、靈隱詩蹟載駱賓王續宋之問詩事、沿孟棨本事詩之誤、而不能考核、又以品

類不齊之人品類聚之事、錄為一編、錯出雜陳、編次殊無條理、蓋隨意摭拾前人事蹟為書、於著書之體素未講求、因有此失、此則稗官野史通病、亦不僅此一書為然矣、

清風閘四卷三十二回 通行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序、署梅溪主人。按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虹橋錄云、評話郡中稱絕技者浦天玉清風閘、卷九小秦淮錄云、浦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捩、稱掀子、以評話不難學而各說部皆人熟聞、乃以己所歷之境假名皮五、撰為清風閘故事、養氣定辭審音辨物、揣摩一時亡命小家婦女口吻氣息、聞者雖咍嘔噦、進而毛髮盡悚、遂成絕技、此本所題書名與畫舫錄合、似即浦琳話本矣、其演

包拯斷一縣吏孫姓妻與人通姦謀害其夫事、與警世通言三現身包龍圖斷冤篇情形彷彿、似即本通言為之、唯記事殊疏、蓋聽者所錄不能盡載其言、僅存其事之崖畧耳、俞樾茶香室叢鈔引斯書、謂無甚佳處、當日傾動一時、殆由口吻之妙有不在筆墨間者、意或然歟、

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一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隆慶本

題仁和沈孟柈述、記宋僧道濟事多叢雜瑣撮連綴處不甚周密、云僧本紫腳羅漢後身、投胎為天台縣李氏子、俗名修元、後至杭州靈隱寺遠瞎堂長老所出家、名道濟、傳其衣鉢、晚居淨慈寺以卒、所記道濟時行靈變以及無拘檢之狀甚悉、皆小說家言、至今里巷猶盛傳之、後來演濟顛事者如王夢吉之濟公全傳、天花藏主人之醉菩提全傳、又王宣序本之濟公傳、皆就此本重編改訂、則演道濟事蹟為小說實

以斯編為最古之本矣、孟柈事蹟未詳、日本續藏第一輯第二編第二十六套內亦收此書、題仁和沈孟柈敘述、與此同、唯後附宋釋居簡湖隱方圓叟舍利塔銘一文、此本不載、續藏目錄題宋沈孟柈、未知何據、考宋臨安府所屬九縣、仁和居其一、或孟柈為宋人亦未可知、然則此本乃隆慶時重刊之本矣、唯此書記敘實用小說之體、續藏目為僧傳而收之、事雖不誤、於著作之體究有未合、又書本記事而名語錄、亦不可解、殆書坊編次俗書、以意標題、無典據可言也、

清錢靜方小說叢考醉菩提院本條云、濟顛實無其人、實影射梁寶誌事為之、不知道濟事實彰然可考、其所著塔銘見北磵文集卷十、（下側注云濟顛）銘云道濟本天台李氏子、時人稱為湖隱、皆與小說合、唯小說漁隱乃湖隱之誤、又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黃永亨永興寺志、清孫治增修靈隱寺志、並載道濟事、志餘卷十四云、道濟風狂不飭細行、飲酒食肉、人稱濟顛、卒於淨慈寺、今寺中尚塑其像、孫志云、道濟初參遠瞎堂、知非常僧、然飲酒食肉有若風狂、監寺不能容、瞎堂云、法門廣大、豈不容一顛僧、所言性格皆與小說同、釋大壑淨慈寺志、謂寺中有神運井、嘉定時有六甲神協僧道濟運木於此、此事亦見小說、則人與事皆非虛、小說所記殆皆實錄、靜方疑道濟無其人、未免太陋、今存此書於目、並著明道濟事實、俾世人知小說稗官時足補正史傳載之遺、讀書未廣、於前人事偶為己所不知者、即疑其為子虛烏有、實不免於管窺蠡測、類黃門稱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此可為戒、造次立說者於此宜知所警悟焉、

終

鼓掌絕塵四集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本

題古吳金木散人編、前載序二、其第二首臨海逸叟序云、余主人龔君延選經文詩書、後房稿行世、因海內共賞選序、索鼓掌絕塵小引一篇、云云、又云、越吳君纂、淇竊入手不能釋者十九、遂名之曰鼓掌絕塵、有私印二、曰王宇印章、曰欽華氏、據此序知刻書為龔姓書坊、作序者姓王、臨海人、撰書者姓吳、蓋亦選家者流、應書肆之請而作此小說耳、其書自第一回起至第四十回止、每十回為一集、驟視之似為四十回之長編小說、實則每集演一事、乃短篇小說四篇、故事各自獨立、而所標回數乃前後銜結、每集亦不立標題、於著作之體已為不合、所演如風集為書生梅萼與歌妓韓玉姿事、雪集為文荊卿與女子李若蘭事、俱不出才子佳人蹊徑、詞意亦時感貧乏、至花集記婁公子之疏財得官、月集記楊員外子、皆專强敷衍、不如其命意所在、唯回目聯對頗工整、稍勝他本、然自來名家小說、回目多由後人追立、標回往往不能甚工、然世之嗜讀其書者以其文勝、不以回目論短長也、如此書本

文既無以自見、徒哄點題目為好、譬如環堵蕭然、敗牀破竈、即塗飾門楣亦何益乎、

無聲戲合集 鄞縣馬氏藏原刊本

清李漁撰、杜濬編次、前載濬序題睡鄉祭酒按即濬別號不記年月、唯附圖刻繪甚精、字亦端好、以刊書形式觀之確是原本、蓋金陵刊本也、此本已殘、僅存第一譚楚玉戲裡傳情第二老星家戲改八字二篇、標題與連城璧同、目錄已缺、附圖十二葉、以所寫事狀推之、即連城璧全集之十二篇、蓋全收此書、唯書係殘本、所附圖亦不敢斷其完[無]全無缺[之本]耳、杜序為書賈割去第三葉與第四葉之半、以第四葉後半葉與第三葉前半葉聯綴、以連城璧所載序勘之、知缺九十二字、蓋杜序此段文中有余於前後二集竊為評次、茲復合兩者而一之[之]語、書賈諱其為殘書、因去其目、復削去此語[文]也、濬序稱重編此本、於原文稍可摶節者必為逸去、使人不病高價、此本亦失此語、據連城璧本引則天下人皆得見其書云云、夫書之賴乎流通者以能保存原文、謂文簡為勝、以己意刪減僞他人文字、尚屬不可、至斤斤於書價、意在多售、用意尤鄙、濬本狷介之士、安貧自守、未嘗有鬻書之事、唯漁開書肆於金陵、以著

書刻書為生，則茲舉殆出漁之意，序亦徇漁之請耳。

二刻醒世恆言上函十二回下函十二回 鄭縣馮氏藏清雍正刊本

封面題墨憨齋遺稿芾齋主人評，下函第一回題心遠主人編次，前溪螺芾齋主人序，稱篋中有醒世恆言二集，汪洋二十回，余不敢秘，是以梓之云云。墨憨齋為馮夢龍齋名，夢龍撰三言有名，明以來編次小說者率託其名以行，此曰遺稿，曰二刻恆言，亦假夢龍之聲名冀以取重於世者，而隸事屬文（並失之膚弱）遜無足觀，唯上函第九回睡陳摶醒化張乖崖，第十一回死南豐生感陳無己二篇，採宋人所記張詠遇陳摶故事，按吳廣序青箱雜記及沈括夢溪筆談並有記載。及世傳陳師道辭香曾南豐事演繹成篇，頗渾成可誦。十一回于敘事之中，緣事引後山詩句，如詩話之體，與西湖佳話為近。此二篇與他篇不類，疑另有所採，與其餘諸篇不同出一人之手，故獨異也。按看松老人序雙鍾記傳奇云，偶於稗史逢人笑小說內載琉球國力士稱王一段，云操椎之人為陳大力，余見而點首稱快，此本上函第一回琉球國力士與王篇所演同，如本出逢人笑小說。又日本舶載書目載有十二峯一書，注云心

遠主人、與此本下函題同、似下函十二回全收十二峯一書、唯下函第十一回申屠氏報仇死節一篇、石點頭有其文、此稍竄易為之、或十二峯自採石點頭、或此本於十二峯亦不盡收、其真象殊難明、蓋其來源不一、雜湊成帙、逢人笑十二峯二書今俱未見、其某篇出某書、今固不能一一釐訂、亦不必釐訂也、

十二笑（十二篇） 鄞縣馬氏藏坊刊本

題亦卧廬生評、天許閣人校、前有引、署墨憨齋主人、封面識語、謂墨憨齋著述行世多種、茲編尤發奇藏云云、蓋因馮夢龍有笑府因偽託為此書、然其章回子猶後人、似編者馮姓自承為夢龍緒餘者、而識語遲云墨憨齋著述、於書名上且冠以墨憨齋新編五字、是又指為夢龍著書、蓋意在假夢龍之名以行、唯私章稍露本相耳、書演可笑事凡十二（其目錄自第一笑起至第十二笑止）此本僅存六篇、所記如賭子拐奸等、殊傷大雅、考清嘉慶間唐英有麪缸笑北曲、演盲目人拐奸事、乃滑稽小劇、蓋改訂俗曲之本、此小說當亦據戲曲為之、然古人扮雜劇意主嘲戲、明有笑樂院本亦其遺意、此以說散小說演之、裁成篇幅、既異短書、又少刺畫、於體例文字二者均無足取、魏晉以來小說如裴啟語林、劉義慶世說、記士大夫逸聞瑣事、其清談雅謔所艷稱、嗣後白有啟顏錄、記嘲誚語為多、已涉鄙俚明人所著如笑府笑贊等書、儇佻彌甚、無復蘊藉風流、茲編乃全採市井笑謔為書、冀悅俗人耳目、亦品

斯下矣、

八段錦八篇 鄞縣馬氏藏坊刊本

題醒世居士編集、樵叟編訂、其書不分卷回、唯以段標目、記八事、第一段為懲貪色、第二段為戒懼內、第三段為賭妻子、第四段為對不如、第五段為傲容娶、第六段為悔嗜酒、第七段為戒浪嘴、第八段為著寡婦、其第一段所錄為古今小說卷三新橋市韓五賣春情篇、第六段為古今小說卷五窮馬周遭際賣鎚媼篇、亦不免剽竊成編、考清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目、有八段錦、注云非講玄門者、當即此本、觀所取多閭巷猥下之事、日昌飭禁及之不為無由矣、

删定二奇合傳十六卷四十回 清光緒戊寅刊本

不知編者名氏、以書選今古奇觀及拍案驚奇、故以二奇名書、前芝香館居士序、謂抱甕老人之選今古奇觀主於醒世、而中猶有涉誨淫者、所宜擯斥、其委曲以成其志而先不免於失身者、亦可弗錄、其先師釐正是書而未果、已踵而成之、書再訂舊題可不必襲、其所謂奇者終不可易云、用意殊腐、至謂即空觀主人著書二百種、抱甕老人删存四十種、今古奇觀與拍案驚奇本為一書、則直同囈語、其書四十回除第三十四回第三十六回不知所據、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四第二十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三十五第三十八第三十九諸回為初刻拍案驚奇之文、今古奇觀所不收者、復掇而錄之、餘皆今古奇觀所已收、其第三十四回演曾孝廉事、第三十六回演毛氏姊妹事、所記故事與聊齋志異曾友于姊妹易嫁二篇同、而觀其文字曉暢、仍不失明人風度、似並非出於聊齋、而聊齋所記轉係掇拾當時傳聞有如此文所述者、考此本所選不出初刻拍案驚奇及今

古奇觀之外、今所見初刻拍案驚奇皆非完本、或所據者為足本、中有此二篇、因傳錄之歟、編者於文事識見本狹、所取多不中程式、以書論本平常選本無足措意、獨其偶然保存此二篇逸文、則功不可沒、故特存其目、俾世之考小說篇章者有所取資焉、

今古奇聞三十二卷 清光緒辛卯北京坊刊本

題東壁山房主人編次、退思軒主人校訂、前王治梅序、云昔年遊日本時搜古書得此編、以其於人心風俗有補、故不惜所得筆資、刻成刷印、序題光緒十七年、清與此本所記刊書時同、其是否即原本則不可知矣、治梅名寅、上元人、光緒間以畫聞上海、此本所載皆係自舊文、編次頗無體例、亦無遺文墜簡可供考證、寅殆誤以為秘笈善本而刻之耳、其卷一張淑兒篇、卷二劉小官篇、卷六陳多壽篇、卷十八十五貫篇、出馮夢龍醒世恒言、卷十梅嶼恨蹟、出西湖佳話、卷十四劉孀姝篇、出墅西逸叟過墟志中、記劉氏所適某王、即貝勒博洛也、其餘卷三許武篇、卷四唐六生篇、卷七曾公子篇、卷八張貞婦篇、卷九康友仁篇、卷十一謀葬地篇、卷十二士無行篇、卷十三胡君忘恩篇、卷十五封氏女篇、卷十六李福達篇、卷十七能吏為民篇、卷十九曹孝子篇、卷二十唐淑女篇、卷二十一窮秀才篇、皆出娛目醒心編、（按娛目醒心編所錄亦多舊文、但此本標目文字皆與娛目醒心編目如、其非別有所據直抄娛目醒心編無疑）唯卷二十二林益香篇未詳、其中劉孀姝林益香二篇、皆文筆小說、非通俗之體、羼入本書、與他篇不倫、殊嫌雜糅、至卷三卷九卷二十一錄自娛目醒心編者、原書分二回、其第一回實為入話性質、（說話人於演述本傳之先、先述一相似或相反之事以引起本文、謂之入話）茲編雖仍分二回、而移第一回之目為標題總目、其第二回標題則棄置不用、是以入話題目衍正傳本文、事不相應、尤乖體例矣、

遍地錦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 康熙間鈔本

明姚子翼撰。子翼字襄侯。秀水人。此劇各家書錄未見紀載、惟清支豐宜曲目表著錄之、列入清無名氏目。按無名氏傳奇彙考題為子翼撰、故今從之。此本二卷、二十二齣、演趙襄事。畧云、趙襄渾名遍地錦、幼失怙恃、與老僕同居。襄多才智、廣交遊、任俠不羈、僕屢諫不悛。有徐煥者、定國公徐穆子、慕襄豪俠、遂與楊子輔、毛世昌等宦家十人、結盟為異姓兄弟。子輔父任九邊總戎職。世昌之父為都御史、有告趙襄不法者、遠訊之、見其英邁、乃令世昌兄事之。嫠婦劉氏、有女閑閑、擅詞章、家貧寠、以結縧糊口。其堂妹碧環、才貌相亞。襄聞閑閑美、嘗與媒媪俟劉氏出、喬裝鬻珠婦以覘之、故遺玉鐲於地。二女詰媪、始知為襄。襄歸即浼媒執柯、且謂已受玉鐲之聘。劉氏以未嘗委禽、堅拒之。然二女歎襄儁偉、決

非凡流、咸屬意焉。及納采親迎、劉氏不敢拒、竟以碧環代閑閑、猶慮後禍、往依其侄於邊庭。值有仇鸞、誣楊總戎尅餉事、子輔驚惶問計於襄、為急不及婚、紿作番王與鸞市馬、欲手刃之、計畢當不及楊也。初鸞慮人謀害、嘗以肖己者四人代出入、襄乃誤刃其代者。歸值廷試、擢大魁。時劉氏侄、為鸞部卒、見閑閑美、欲謀獻於鸞、閑閑終拒之。適劉氏故、閑閑被逼無法、遂截髮雲雲庵為尼。朝議以趙襄桀黠有謀畧、可制仇鸞、命巡九邊。過雲雲庵、識閑閑容、詢其顛末、知為原聘、令人以情告之、潛送京邸。及鸞按罪、懲以重法。比復命、賞綵幣、並賜婚二女。碧環疑襄別娶、及見為乃姊閑閑、始悅。襄膺顯職、且與二女偕老焉。此劇本事、純屬子虛、蔟錦鋪花、以眩人耳目、故名遍地錦。第一齣主齣、有九邊總兵一名、按九邊者、為遼東、薊鎮、宣府、大同、榆林、固原、

寧夏、甘肅、山西也。相去萬數千里、安有一人可總轄九邊兵者乎。文臣有三邊總制、所轄延綏、寧夏、甘肅而已、武臣大抵守一一鎮、不能予重兵。惟明世宗待仇鸞頗重、拜為大將軍、劇謂拜安南將軍大謬、且亦絶無九邊總兵之職。仇鸞自云先世屢立戰功、父鉞本揚州江都人、入籍陝西為寧夏總兵、安化王寘鐇反、鉞討擒之、楊一清張永奏其功、封為咸寧伯、鸞襲父職、進為

侯、其自稱功臣後裔、尚為不謬。第十一智勦、第十二開市二齣、仇鸞通馬市是實、具載史乘。第十八寧邊、第十九殺鸞二齣、既謂征倭、又云往賀蘭山、南北遼絶、國名洄甄等、均無所據、蓋作者因嘉靖間曾有征倭事、遂為牽合。又第一勸主齣、謂趙襄父殯、官官諫議、按殯為嘉靖時尚書、官不止諫議、且籍安福、非京師人也。餘則信筆點綴、以作關目、絶無史徵。子莫此作、曲白工

整、惟結構畧嫌冗雜、未盡善耳。此曲槧本久佚、近年亦絶無爨演者也。

元宵鬧傳奇二卷 泰縣梅氏藏乾隆間鈔本

明李素甫撰。素甫字位行。吳江人。清無名氏傳奇彙考目。著錄素甫撰。然注又稱一云朱佐朝作。按清高奕傳奇品。黃文暘曲海目。支豐宜曲目表。朱佐朝目中。俱無此曲。今題素甫撰。當可徵信。至明呂天成曲品。不載素甫作曲者。殆以其為萬歷庚戌後人也。此劇未見槧本傳世。僅存鈔本。凡二卷。二十七齣。演宋梁山泊盧俊義事。劇

中以吳用設計元夜縱火翠雲樓。而劫盧俊義出獄。故名元宵鬧。全劇關目。摭拾羅貫中水滸傳盧俊義事跡。而以第六十五回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為骨幹。傳中尚有宋江率兵攻大名。蔡京遣關勝討江。江誘降之諸事。因與盧俊義無關。故此劇皆未詳之。至李固所交張孔目。劇中則指為張文遠。謂其殺閻婆惜後。實未死。逃大名。復為孔目。因與盧妻賈氏有

私。此則任意牽合。假景生情。藉助波瀾而已。水滸傳之不詳張文遠下落者。蓋以其僅為鄆城小吏。原與水泊無涉。特作宋江怒殺閻婆惜以為入泊之張本耳。許自昌水滸記傳奇。謂婆惜活捉文遠。此劇又牽及賈氏梁山盜魁之妻。何其類似耶。素甫此作。登場腳色甚夥。關目微嫌繁複。然賓主分明。布置妥貼。起伏照應。尚為不紊。惟演俊義入泊後受招安。以征方臘有功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爵。始為終場。未脫窠臼。至於詞采。未臻美妙。幸亟合於律。足供爨弄。亦當行之作也。近年梨園盛演之大名府。即割裂素甫此作下卷數齣而成。實非原貌焉。

金雀記傳奇二卷 明汲古閣刻本

明無心子撰。清高奕傳奇品、黃文暘曲海目、無名氏傳奇彙考著錄此記，俱題明無名氏撰。按今傳槧本第三十完聚齣收場詩有無心子燕市重編之語，則無心子當為作者之別號無疑。惟不詳其姓名爵里。此記既云重編，必有舊本可知，惜已不傳。

此記二卷，三十齣，衍潘岳事。畧云：潘岳字安仁，美姿容。嘗於元夜出遊，婦女見其都麗，紛擲以果。有文鸞者，係井王孫女，亦遇岳途中，一見傾心，遂將其父昔贈之金雀一支，投岳車中。潘岳獻詩，井王孫愛其才，乃以文鸞妻之。未幾，河東都督山濤延岳任記室，且贈伎巫彩鳳為妾。定情之夕，岳即予金雀一支，以締鴛盟。後岳奮志上進，遂與彩鳳分離，辭別山濤，往投張華。值匪氛起，彩鳳守節，投崖遇救，入觀音庵為尼。潘岳因張華薦，除河陽縣令，嘗於署中，盛

植花木，遍覓異種奇葩，時有花縣之稱。聞觀音庵有金雀花，殊為珍罕，亟遣僕往求，適遇彩鳳。彩鳳因修書一通，使之攜歸。時文鸞於赴河陽道中，偶憇觀音庵，得晤彩鳳，談悉為其夫遷室，乃約期來迎而別。文鸞欲詭難其夫，索昔之金雀，以赴河陽。潘岳得彩鳳書後，方欲遣人往迎，而夫人文鸞適至，忽索金雀甚急，岳因已贈彩鳳，焦灼異常。文鸞乃出金雀，喬作妒忿，大斥之。翌日，潘岳邀竹林七賢讌飲河陽別墅，歸時大醉。是日彩鳳亦迎至，文鸞引之與夫相會焉。按此記所演潘岳植花車中擲果，竹林七賢等關目，蓋皆本之世說新語及晉書本傳，諸人事跡，敷衍點綴而成者。描摹晉人風流，江左清談，曠達偶逸，令人驚往。情文於穠艷中，又富滑稽之致，雖機趣橫生，然事實始終整潔，不蔓不支，允稱佳構。清梁廷枏曲話卷三，嘗謂此記若無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淨、至强以左太冲張孟陽充之，亦不善揶虛步、聞之輒不滿人意云。是誠未免唐突前人也。至於此記曲文賓白，並皆典雅，聲律亦復美妙。其第二十五訪花、第二十七合雀、第二十八臨任、第三十完聚四齣，故至近年仍盛傳梨園，尤以臨任齣最稱膾炙，蓋非偶然也。

千祥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壬寅鈔本

明無名氏撰。清高奕傳奇品，無名氏傳奇彙考，並著錄之，未題撰人名氏，僅稱明無名氏撰。又支豐宜曲目表，亦列入明人傳奇目，且曰古本，無名氏可考。按明呂天成曲品，未收此記，豈萬歷庚戌後人之作耶。此本二卷三十齣，演賈鳳鳴父子事。畧云：洛陽賈鳳鳴，嘗為梁州太守，辭官隱居，中郎將袁盎薦為長沙知府。鳳鳴年近八旬，納施玉娥為簉室，歡會千祥軒中，生子名誼。長沙士夫因置酒千祥軒致賀，有太僕卿柳國忠者戲語云：笑殺長沙百萬家，鳳鳴因續成一詩曰：八十年來養一娃，笑殺長沙百萬家，若是老夫親骨血，後來依舊管長沙。其後誼為梁王太傅，果兼理長沙府事，迎養父母於郡署。時鳳鳴年已百歲，復邀長沙士夫讌聚，柳國忠亦在座，因語舊事，共相歡笑焉。此記關目，傳奇彙考謂

明武宗時、福建同安人林瀚、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年逾七十、生子取名庭機、至萬歷初、庭機亦官兵部尚書、與命名之意適相符合云。事雖有類於此、然未可置信。稽之漢書賈誼傳、不載其父名、亦無為二千石之說。且誼初為長沙王太傅、後遷梁王太傅、長沙在湘、梁則在豫、相去數千里、何容紐合。第二十六進章齣、謂梁太傅兼理長沙府事、又第十八打圍齣、梁王自白、稱長沙梁王、是以梁為國名、而其封乃在長沙、非特與漢史背馳、於地理亦特疏謬矣。第二十宮怨、第二十一求賦、第二十二作賦、第二十三復寵四齣、演梁王左妃失寵、求誼作賦以獻、復得寵幸、乃假用司馬相如為陳后作長門賦事。第二十四拜別齣、言河南太守吳公拜為廷尉、特薦誼才、與本傳尚合。至第四下凡齣、施玉娥展靈旗諸關目、則係空中樓閣耳。此記之作、

殆為耆年生子者解嘲、未必事實、而嫁名於誼父也。其結構平庸、而律文甚妙、雖不足為詞壇之月旦、然實供優孟之衣冠、故尚不失為佳作。此記綮本不見、戲曲選集亦未採錄、而近年梨園復無搬演者、蓋散佚久矣。

東郭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萬歷戊午白雪樓刻本

明孫仁孺撰。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著錄為明無名氏作，然清高奕傳奇品卷上、古人傳奇總目、題汪道昆撰。按此萬歷本，封葉題峨嵋子評點。卷首序文署款云，峨嵋子書於白雪樓，末有方印二：白文曰孫氏仁孺，朱文曰白雪樓。卷前題白雪樓主人編本，而序文中亦有予傳之之語，則評點與撰者既非二手，而峨嵋子與白雪樓主亦

非二人，是主人之為孫仁孺無疑。惟其爵里不詳，味峨嵋意，豈蜀人耶。今觀此記，指摹世態，筆致生動，絕不類汪道昆之高唐夢、洛水悲諸作，斷為仁孺之筆，絕無可疑也。明呂天成曲品，初稿成於萬歷壬寅，仁孺此記，則成於戊午，晚約十餘年，故曲品未及著錄耳。凡二卷四十四齣，演齊人一妻一妾事。題東郭者，則取孟子所謂齊人有一妻一妾乞餘東郭墦閒之意。劇中以

齊人為姓名，齊王又賜號東郭君，故名。按齊人妻妾事，孟子設言，本無其人，劇以為姓齊名人，又牽合齊人伐燕為一事，妻妾田氏，且為姊妹，亦均鑿空。淳于髡、王驩、陳仲子，蓋大夫田戴、公行子、尹士、綿駒、景丑、陳賈、章子，皆從孟子拈出者。第六齣之東郭氏，乃因東郭墦閒增入，本無其人。第二齣又添出小齊人，更嫌蛇足。餘如第四齣仲子食李，第八齣綿駒唱謌，第十齣王驩

攘鷄，第十一齣齊人鑽隙，第十八齣仲子哇鶃，第二十一齣田戴王驩祭墓，第三十一齣齊人王驩爭壟斷諸關目，則俱採孟子中語而附會之。而第六齣尹士講學，第十七齣齊人毀陳仲子，第二十六齣景丑陳賈媿奉王驩事，又係空中樓閣者。至第四齣仲子偕妻隱於陵，及第三十三、五、六等齣衍淳于說齊王隱語，使趙王請兵，章子將士伐燕事，蓋本高士傳、國策、史記中

事實、渲染點綴者耳。全記齣目、俱用孟子成語、殊為別致。清李調元雨村曲話卷下、稱此記云、全以一部孟子演成、其意不出求富貴利達一語、蓋罵世詞也。按作者仁孺、殆老於舉業、又擅詼諧、故其描摹世態、窮形盡致、涉筆成趣、笑罵咸宜。蓋當明季、茄花委鬼義子奄兒、簪纓厚結貂璫、衣冠等於妾婦、士夫幾不知廉恥為何物、宜其嬉笑怒罵、假此一吐胸中之抑鬱焉。此記以齊人與陳仲子對照、齊人之無恥、仲子之廉潔、各臻絕頂、而一則貴達、一則窮餓、正足見世風之丕變、惜已久成絕響矣。

靈犀珮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天啟甲子鈔本

明許自昌撰。自昌有橘浦記、水滸記、已著錄。此曲各家書錄多未載之、僅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著錄、題自昌作、然同書又載王昇亦有此曲、豈王本許、抑許本王、或二人均有此作耶。順治辛丑刻本方來館主人萬錦清音雪集採錄靈犀珮有湘靈密訂、僧尼暗通二齣、題曰梅花墅自昌別署編。按所選即此鈔本之第五齣及第十五齣、據此則為自昌之作無疑矣。此本二卷、三十二齣、演蕭鳳侶得二女為配事。畧云、信安諸生蕭鳳侶、科試未錄、赴杭考遺、寓酒肆賓二家。賓二妻死、使養女湘靈當壚。鳳侶愛女美、欲出三百金納為簉室。有尚書尤表子名效者、嘗於文昌庵遇梅侍御女、女偶遺靈犀珮於地、為效拾得、恃勢驕橫、思佔為妾。會赴省試、至賓肆中、見湘靈大悅、以珮贈之。賓二慕勢、欲以妾效。湘靈戀鳳侶

不從。時信安令詹拱、以聞事抵省、效因湘靈非實所出、乃使僕控之、稱湘靈係僕嫡女、為人掠賣者。令欲斷予僕、聞鳳侶錄遺第一、即周旋其間、發保還家、以俟出聞細鞫。榜放、效中而鳳侶落第、令遂斷予效僕。湘靈不從、以珮贈鳳侶為記、投繯自經。梅侍御女瓊玉、幼喪父。尤效與文昌庵尼謀、嘗誑女母入庵誦佛、旋遣輿夫迎女、言其母中風、須往視、乃將瓊玉舁入效家園中。

告以為妾事。瓊玉誓死拒之、尼復使僕送往杭州。舟行桐江、瓊玉乘間投水、適鳳侶下第歸、舟經其處、亟拯之。是日瓊玉投江、湘靈自縊、丙靈公召魂詢之、憫其貞烈、檢閻簿籍、知二人後當為鳳侶妻妾、遂命卒送還陽世。卒向二人索錢未得、因互易其處、比蘇、則非廬山面目矣。鳳侶所救瓊玉、本不相識、然其所言、皆湘靈語、正欲携歸、而梅夫人乘舟尋女、恰遇江中、呼之不應。

梅以鳳侶竊女、控於令。令固識湘靈者、以此實為梅女、將治鳳侶罪、旋遷臨安、未竟其事而去。鳳侶語梅夫人、試往實二處、同探其女再生與否、以證之。及至湘靈果復生、然不認父、見夫人則痛哭呼母、亦不識鳳侶、夫人欲挈歸、實不允、須出三百金始可任去。鳳侶亟走富春、覓友貸金、尤僕時亦聞湘靈更生、即掠赴京。初瓊玉家居、嘗於鏡中覩一士、及遇鳳侶、告其母、即昔鏡

中所見者。當湘靈臨去時、謂梅夫人曰、此去誓不復生、舟中之女、本兒軀殼、母當以為女、嫁此生也。夫人以告鳳侶、遂持金及靈犀珮為聘。入京肄業、越二年、果中北闈。尤效落第、而僕送瓊玉來、欲狎昵、女急呼、為效父所覺、詰之、自稱梅侍御女、非店家女也。效父問其家事、語皆詳悉、乃送居後園、使人守之、不令子入。鳳侶登鄉榜、嘗送硃卷於效父、見其刻云、聘妻梅氏、侍御之

女急喚瓊玉問故女乃縷述換魂復生事致父奇之正欲作合而鳳侶大魁先來趨謁語以姻事鳳侶因有先聘婉却之致父即致書梅夫人並遣僕送瓊玉還家使成婚配瓊玉途中經丙靈公廟進謁訴為卒換魂事神怒治卒罪更易原魂於是瓊玉湘靈二女原說始復時鳳侶亦乞假返鄉梅夫人納為婿卒以二女並歸之此記關目詭譎變幻憑空結撰未有所本斯作亦

如橘浦水滸二記詞采未能超脫特喜用典裝飾成文遂致情韻減色而科諢近褻復落俚俗其所佳者曲律尚為協合也傳奇彙考謂此記有武林寶恩樓鐫本似為明槧然至今未傳於世且梨園亦無演者則此記之失傳蓋已久矣

萬事足傳奇二卷 明墨憨齋刻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字猶龍別號龍子猶吳縣人崇禎中以貢選壽寧知縣所居曰墨憨齋據其所撰中興偉畧之順治二年自序有七十二老臣自稱語以時代推之蓋生於萬曆二年而其卒亦當在順治二年後或謂殉于乙酉之變者則誤也夢龍才情跌宕詩文藻麗遂於經學著述頗富清高奕傳奇品無名氏傳奇彙考並著錄

為夢龍作至明呂天成曲品僅著錄其雙雄記一本此曲殆為夢龍萬曆庚戌以後之作故天成未及列入耳此本二卷三十六齣衍陳循高穀事畧云陳循高穀共學於周禮循偶遇土地神戲書數字貶之土地求解於禮得免於罪循妻梅氏賢淑無子欲為置運室循不從梅氏乃乘循醉而進之後循與穀同年及第當穀就試時途中夜宿古廟聞女子哭聲亟訊之乃父母

嚐之以賽神者。穀欲救之、出而神至、穀即挺劍與鬥、神負創逃。女不願歸、穀始留為妾、以妻甚妬、寄居道觀。後有勢豪、逼娶結訟、適推官顧愈為穀之同年、乃責勢豪而釋女。時已生子、愈為挈女入京、歸于穀焉。按蘇軾贈子由生子詩、有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之句、世人遂以生子為萬事足、題意蓋本於此。所演高穀事、本陸容菽園雜記。清焦循劇說卷四云、萬事足之陳循、即瑞筠圖（按清人夏綸撰傳奇）之陳循、然萬事足之陳循、隱隱以蔡京比之云。傳奇彙考、又引明朱國楨之湧幢小品李廷機及孫鑛置妾事、謂按二人同為萬歷間事、與夢龍尤近、此劇蓋因此而作。按第二齣醉筆遣神、第三齣評文受教、陳循之戲貶土地神、乃劉崇之兒時事、亦見湧幢小品。第四齣買妾求嗣、第七齣巧計進妾、第十一齣見子生嗔、陳循妻梅氏以計置妾事、與夢龍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情史西畢氏一則、甚似同源。至第八齣旅中佳夢、陳循夢中為紅面者奪花去、是科洪英中元事、按永樂乙未會試、洪英會元、陳循第二、正與史實相合。此本卷首總評謂、舊有萬全記、詞多鄙俚、調復不叶、此記緣飾情節而文之。據此知非夢龍創製、蓋係改編舊本。萬全記、非清人范希哲作、另為一本、惜已不傳、故未能一較异同。曲品卷上、評夢龍云、佛根無染、仙骨不羈、文淵著績於烽烟、長源陶情於籤軸。雅韻炊全、饌玉新裁、繡口錦心、列入上之下品。傳奇品於夢龍曲、嘗稱之曰、芙蓉映水、意態幽閑。今觀此作曲白工妙、案頭場上、並擅其美。然選集曲譜、皆未見採選、且亦不聞梨園之纂演、豈文之傳與不傳、亦有數歟。

雙珠記傳奇二卷 明汲古閣刻本

明沈鯨撰。鯨有鮫綃記已著錄。此記二卷、四十六齣。演王楫事。畧云、王楫奉母居涿州、妻郭氏、子九齡。嘗與友陳獻夫孫網同詣袁天罡。天罡相之言三人後皆貴顯。而楫先有難。然必與獻夫同立武功。網亦與楫子同榜云。俄而楫奉勾軍令、夫妻皆往鄖陽、母與一珠為記。營長李克成思誘楫妻、給令出外書冊。楫忿欲刀殺克成、克成

與訟。師張有德謀、控官擬辟、而獄吏葉清恒左右之。郭氏知夫必死、無策可援、遂攜子于陝人王商、以珠繫衣、已則至武當山投于淵中。真武憐拯之、送還楫母處。時楫妹慧娘、采選入宮、母亦取一珠為記。范陽兵亂、母逃長安、依姑韓酒媪以居。媪素識天罡、乃為楫求救。罡令伺遇七人共飲時、以情訴之。七人者、北斗七星也。是夜北斗不見、罡即勸帝大赦、楫因免死。改戍劍南。陳獻夫時避難蜀中、投節度使為裨將、會朝廷賜纊衣、領中得一詩、而不敢匿、聞之節度使。復奏于朝、訊知出於慧娘手、即以賜配獻夫。後楫至、得獻夫薦任節使令。二人以討賊有功、均授武爵。九齡由陝籍擢大魁、果與孫網同榜。九齡繼父嘗告之本非己出、衣中有珠、乃生父母所繫者。九齡遂時時把玩且歎且泣。一侍卒窺而色變、九齡詰之、蓋卒嘗送宮女赴陝、道拾墜珠、

正與此相似。然已易酒韓媪家。九齡命往取視、兩珠如一。亟赴韓媪酒肆與祖母及母相見。又遇葉清、悉父在蜀、易裝訪之、果與其父及獻夫相會、並出雙珠呈父、同入京師、一家完聚焉。此記本事、前半關目、與陶宗儀輟耕錄卷十二貞烈墓條某卒妻郭氏事、甚相符合、當源於此。北斗七星事、係出於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奇僧一行條、然此改為袁天罡事。王楫妹慧娘纊衣一

詩。全本唐孟啟本事詩、開元頒賜邊軍纊衣條。其他關目、純為虛搆、以助波瀾、不必事實也。曲品卷下、列此記於中中品之首、且曰、王楫事真、第後半妻子再生、子回得第、補出情節極苦、串合最巧、觀之慘然、清梁廷枏曲話卷三、亦稱通部細針密綫、其穿穴照應處、如天衣無縫、具見巧思。按綜此記、前部關目、於明清傳奇中實為罕覯之悲劇情蹟、鋪述亦巧妙自然。惟後部收

束時、因作者力求針綫緻密之故、反有陷於悖理之譏、然其關目緊張處、復又使人不能釋卷。至梁廷枏所謂每人開口、多用騈白、頭面雷同、且中有未盡合口吻者、乃為美玉之玷。按此記曲白、雖屬騈綺一派、然當不至以文害意、如梅鼎祚之玉合記也。近年梨園盛演者、亦止第十一過溪持正、第十三劍擊淫邪、第十九賣兒繫珠、第二十一真武靈應四齣而已。

鸞鎞記傳奇二卷 明汲古閣刻本

明葉憲祖撰。憲祖有金鎖記已著錄、此記清無名氏傳奇彙考未題撰人名氏、惟以曲中有他們通是崑山腔板、覺得冷靜之句、謂為明季人所作。按明呂天成曲品、清高奕傳奇品、均著錄憲祖撰、且黃宗羲之葉公墓誌銘(見南雷續文案卷一)亦言及之、故題憲祖作、當非謬也。此記二卷、二十七齣、演溫庭筠魚玄機以詩倡和後成婚配事。畧云、

溫庭筠、杜羔、賈島三人友善。羔嘗以鸞鎞一對、聘趙氏女文姝為室、然以貧窶未能成婚。丞相令狐綯因友李億年老無嗣、欲為納妾、媒媪遂舉文姝以應、乃強聘之。趙不能拒、文姝有義妹魚蕙蘭、慨然代嫁、事始諧。蕙蘭瀕行、文姝即贈鸞鎞一枝、以期後會。迨蕙蘭至都、而李億暴卒、乃入咸宜觀為道士、易名玄機。時趙氏亦使羔入贅、未幾、杜溫賈三人並赴都應試。令狐綯夙

閨庭筠才、欲使爲其子假手、庭筠不應、綯怒、是科三人遂皆落第。賈島痛詈科舉、憤絶功名、遂遁入空門。杜羔因妻寄詩隱刺、亦羞還鄉、轉赴他方遊學。惟庭筠滯都、聞玄機詩名、嘗託鄰媼寄之以詩。玄機歎賞、亦爲賡酬、並附鸞鏡一枚、遣侍相贈。庭筠喜過望、亟欲謀面、侍女告以觀中規律森嚴、男子莫能出入、俟明春花朝日、可於寶春坊相會。賈島自逃禪、殊形恬適、偶於路

上吟詩、值韓愈車騎過、未及走避、爲侍從牽去。愈知島詩名、力勸還俗應試、島始從之。後花朝日至、太和公主召魚玄機賞牡丹、庭筠始晤之於歸途。轉瞬會試、三人並皆及第。羔妻既得喜訊、即上都迎夫。庭筠亦以欲聘玄機事告羔夫婦、並出示所贈鸞鏡。杜羔夫婦見鏡思昔、揣意或即蕊蘭、訪之果然。羔夫婦即爲商婚事、庭筠玄機遂結褵焉。按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側詞、與

李商隱並稱、時號溫李。然無檢幅、薄於行、每入舉場、多爲假手、以是執政鄙之、終身未能及第。此記所演庭筠事跡、純出虚構。令狐綯絀其落第、則係附會綯進菩薩蠻詞事、見唐詩話。魚玄機本長安女子、善文能詩、行亦不檢、補闕李億嘗納爲妾、及愛衰、入咸宜觀爲女道士、確爲事實。然後以笞殺女僮綠翹、爲京兆尹溫璋所戮、雖識庭筠、固未屬意、亦無歸庭筠之事。此記以

鸞鏡分合爲關目、且溫魚緣此婚配、蓋作者之意、以庭筠有才識而淪落、玄機有才色而飄零、如是二人相偶、庶幾無憾。杜羔妻寄外詩、本唐詩紀事。至羔爲貞元進士、而庭筠至大中時尚試有司、二人相距數十年、何得爲友。賈島本浮屠、未曾剃度、且累舉不第、至與韓愈事、尚實。蓋此記中人雖見史乘、然其事跡類多臆造、誠不足據也。曲品卷下、列此記於上中品、且曰、杜羔

妻寄外二絶，甚有致。曲中頗具憤激。唐時進士題名後，可以遍閱諸伎，必作羔醉眠青樓之狀，而其妻醉眠何處之句，猶未有情耳。插合魚玄機事，亦具風情一班。温飛卿最陋，何多幸也云云。按天成所謂曲中頗具憤激者，蓋以憲祖二十九歲時成舉人，迨至五十四歲始登進士，故乃借賈島以發廿餘年公車之苦耳。統觀此記，敷衍温杜賈三人故事，以致關目分散，結構減色，惟以登場脚色尚不過多，故其布置甚為妥貼。且亦合律，不失佳作。今雖有槧本流傳於世，然梨園則久無搬演者矣。

全丸記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清初鈔本

明姚茂良撰。茂良字靜山，武康人。明呂天成曲品卷上，清高奕傳奇品、黄文暘曲海目、無名氏傳奇彙考，均著錄此記，云茂良撰，則為茂良之作無疑。或者因曲品有靜山僅存一帙，惟覯雙忠之語，遂謂茂良作曲止雙忠記一種，而不知曲品原文，引茂良曲實為全丸、精忠、雙忠三本，所謂僅存一帙者，乃天成萬歷著書時（曲品初稿成于萬歷壬寅）所見僅此一帙，非謂茂良所著唯有雙忠記一帙也。此劇久無槧本流傳。鈔本凡二卷三十齣，衍宋李宸妃事。畧云，李宸妃生仁宗時，劉后嫉其生子，欲害太子，潛使宫人殺之，内監陳琳救之出，至仁宗即位，此案始白。曲記真宗嘗於御苑以全丸打鶯，云拾得全丸者則幸之，丸為宸妃拾得，召幸生仁宗，故名全丸記。按李宸妃故事，元時已有無名氏之全水橋陳琳抱妝盒雜

劇、今有傳本。其劇畧採宋史王旦黙記諸書、緣飾妝點、與正史不甚相符。且陳琳寇承御二人名、皆為杜撰。茂良此記、即取抱妝盒雜劇為底本而敷衍之、用事較元劇為核實。其第十五齣及第十六齣、演契丹南侵、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金陵、惟寇準決計勸上幸澶淵、畢士安贊之、亦據宋史、增入點綴。至全凡之說、雖當時實無此事、然王建宮詞有云、衆裏遥抛金吉子、

就中收得便承恩、則亦有所本也。傳奇彙考、稱此記與明紀太后事相類、或作者借宋事以寫意、然茂良此作出于成化間、(按見曲品卷下)何能預知弘治時之紀太后事、時代先後乖誤如此、要為臆說、不足信也。曲品評此記入能品、且云内有佳處可觀。今按此記關目曲文、雖不無襲元劇之處、然結構排場、頗縝密曲折。天咸記此劇、謂成化間曾傳入内廷、至於感動宮闈、其動人如

此、蓋非偶然矣。近世梨園、於第二十一齣妝盒、第二十三齣盤盒、第二十四齣收養、第二十九齣拷問、偶見彙演、但以弋腔歌之耳。

鮫綃記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順治庚寅鈔本

明沈鯨撰。鯨字涅川，平湖人。明呂天成曲品卷下著錄，題涅川撰，然又注謂或云非涅川之作。又清高奕傳奇品卷上，則題涅川作，以無旁證，姑定為鯨作焉。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載，聞明中葉間蘇州上三班，相傳曰申鮫綃、范祝髮，按申謂大學士申時行家樂，則此劇乃嘉隆以前之作無疑。此記二卷三十齣，槧本未見，梨園亦久無爨

演者。衍宋魏必簡、沈瓊英遇合事。畧云：襄陽魏從道官臨安府刺史，失權貴意，罷職還鄉。夫人早歿，有子必簡，同年沈必貴臨安人，有女瓊英，兩家已訂姻盟。魏嘗遣子必簡往臨安視親，以鮫綃帕為禮物。沈乃留居之。時富豪劉均玉為子漢老乞婚沈氏，必貴卻之。劉謀於訟師賈主文，乃出首魏從道失權怨望，遣子至沈必貴家，將謀刺秦檜。三人因以被逮，下大理寺獄。少卿羅汝楫，鍛鍊成罪，議誅從道，而戍必貴、必簡。從道後得周三畏力援，臨刑免死返家。必簡押戍淮州。其解差單慶受劉均玉父子賄，使途中殺之。遇一相士，言必簡當貴，單慶若行陰隲，可得子。慶乃善至戍所。軍帥劉錡愛必簡材勇，任為將，後因戰勝，凡求超擢至經畧使。沈必貴時戍崖州，有張招討者，始而善遇之，繼而遣拒全兵，必貴以老病驚懼而亡。其同年張驛丞為養妻

女。值元宵節，因地臨敵禁張燈，而是日適為張之誕辰，置筵張燈，沈氏母女且以鮫綃稱祝，冪于燈上。張招討聞張燈事，率卒至大鬧，奪鮫綃去。驛丞招討遂至控於經畧。必簡讞問，始知沈氏母女俱在，乃奏於朝，與瓊英配合，而誅劉均玉父子，以報怨焉。稽之史傳，羅汝楫阿附秦檜，本其黨羽，而周三畏實以議獄抗檜，棄官歸隱者，此雖偶然假名，邪正尚為不謬。其他關目，純

屬虛幻、羌無史據。此記頭緒紛繁、脈絡分明。曲品評其詞、謂長於鍊境、而列入中中品。且謂魏必簡事似有之、情景亦苦切、卧草中而相士至、幸以解難亦新云。蓋線之作、全尚本色、不事釆飾、去琵琶拜月風範猶未遠也。

桃符記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壬寅鈔本

明沈璟撰。璟字伯英、號寧庵、又號詞隱。吳江人。萬歷甲戌進士、除兵部主事、改禮部轉員外、復改吏部、降行人司正、陞光祿寺丞。值有忌者、遂屏迹郊居、放情詞曲。與同里顧道行、並蓄聲伎、為香山洛社之遊。所著詞曲甚富。明呂天成曲品卷上、嘗稱其嗟曲流之汎濫、表音韻以立防、痛詞法之蓁蕪、訂全譜以闢路。紅牙館內、謄套數者百十章。屬玉堂中、演傳奇者十七種。運斤成風、樂府之匠石、游及餘地、詞壇之庖丁。此道賴以中興、吾黨甘為北面。王驥德曲律卷四、亦稱其曲學法律甚精、汎濫極博、斤斤返古、力障狂瀾、中興之功、良不可沒。蓋詞林之哲匠、後學之師模也。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亦有沈寧庵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青真文桓歡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

可稱度曲中韓云。具見諸家於璟推許之深也。然璟嘗曰、寧律協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湯顯祖聞之曰、彼惡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云。世謂玉茗近狂、詞隱近狷、自是持平之論。此記云二卷凡二十七齣、演劉天義裴青鸞事。畧云、洛陽劉天義、遊學汴京、寄寓黃公店、以資斧罄、鬻書春帖子度日。嘗書長命富貴宜入新年桃符店

家取釘門首。有裴青鸞者、父裴公、母曾氏、亦洛陽人、因歲歉投汴京故人未遇、裴公旋以疾歿。樞密傳忠買青鸞為妾、妻雲氏妬甚、命堂侯官王慶挈出殺之、軍牢賈順妻鄧氏、嘗與慶通。王慶欲使順殺青鸞、鄧氏遂為慶畫策、以已意商之順、縱青鸞母女、取其釵飾、而誑慶言已殺彼、更使慶詰其情狀、而鄧氏為證、言實未殺而縱之、慶即逼順作休書、以娶鄧氏焉。賈順知妻與

慶之詭計、欲控於開封尹、慶懼而殺之、投屍後園枯井。順有子、幼即喑啞、雖痛父遇、苦不能言。劉天義訪友、途遇未返、宿友家青鸞母女倉卒遁走、於昏暗中相失、青鸞獨至黃公店求寄、店傭乃舍於天義之室。夜半、持斧逼姦不從、驚悸死、店傭遂取門首長命富貴桃符版一片、插其鬢上鎮壓之、埋後園中。後天義歸張燈夜讀、青鸞魂見、詭稱鄰女進謁。天義當贈以後庭花詞、

青鸞和之。是夕鸞母適投店中、聞女唱和聲、排闥入女倏不見。鸞母乃謂天義匿女、訴之開封府。傳忠時索青鸞母女不得、以訴於開封府。府尹包拯、同日接二狀、復有問王慶、慶言發與賈順、順又潛逃、忠怒亦鬼魂訴冤。深疑其事。拯讞天義、聞所倡和詞、知青鸞已死、即命張千、隨天義至寓所、俟其來、索取信物。青鸞果至、乃以鬢邊碧桃花贈之。翌日、花則變為桃符一片、拯遂

今張千跡失桃符者。至黃公店、見存其半、因捕店傭、鞠之、具得其情。張千復至賈順家、闃無一人、見枯井去石版、摭得一麻布袋、內盛男屍、有啞兒隨之泣、並挐入府訊之、作手勢而不能言、復鞠王慶、啞兒忽聲言、殺吾父者即此人也。時鄭氏亦逮至、遂並辭服、拯俱置之於法。又以神丹活青鸞、忠以為女、而天義以薦授官、復與青鸞配為夫婦焉。按元鄭廷玉、有包待制智勘後庭花雜劇一本、見有傳本與此記關目、頗相符合。惟雜劇中王翠鸞、係朝廷所賜、此記作裴氏青鸞、為忠所買。翠鸞死、建造塋墓、此作青鸞復生、為天義之室。此為二本不同處。至於腳色、雜劇之廉訪使趙忠、此記作傅忠。忠妻張氏作雲氏、祇候人李順作賈順。順妻張氏作鄭氏、亦皆更易。蓋璟取材後庭花雜劇敷演而成者。曲品又云、舊亦有南戲而今不存之語、豈璟又本之於南

戲乎。清焦循劇說卷五、嘗稱此記云、排場賓白、用意邈鄭作遠矣。然天成則謂宛有情致、時所盛傳、故入具品。今觀此記、詞采意境、或傷庸率、然結構謹密、脈絡清晰、既供場上之爨演、且嚴守曲律、不失矩度、亦足為製曲之圭臬。此記槧本未見梨園亦久無搬衍者矣。

宵光劍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清鈔本

明徐復祚撰。復祚字陽初，號謩竹，又號三家村老，常熟人。大司空栻之孫。博學能文，雅擅詞曲。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著錄此劇，謂明時舊本，不知誰作。按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一載復祚尤工詞曲，傳奇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於世，然不知其為陽初作也。焦循劇說卷四，亦嘗引之。其後各家書錄乃多採此說，題為徐作。然應奎所著錄復祚六本中之祝髮記，係張鳳翼所製，而非徐作。此鈔本二卷，三十齣。衍漢衛青幼窘，後以征匈奴有功，晉封長平侯，並尚長平公主事。至宵光劍之題，則以劍上刻衛青名，鄭質以此殺人，遺禍於青，故名之。劇中本事，類多取材漢書武帝紀、公主列傳、衛青傳。然亦有非史傳所載者，如傳奇彙考謂史云民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未嘗欲殺青

也。劇云鄭質令翻水牛殺青於甘泉居室，誤殺衛明，青因被擒，鬧辟，鐵勒奴求救于公孫敖，敖令往求平陽公主，向主家掃雪懇主，婢傾城勸主力救，會子夫有娠，而武帝幸主家，遂得請赦，青因獲釋，于關目有情，卻非事實。作此波折，聊使氣勢激盪耳。谷蠡休屠，亦非青事。李廣、公孫弘、竇嬰、韓安國，皆不過點綴生情，青妻傾城與前埋伏，蓋相呼應耳。復祚此記，協律修辭，並臻美善。所慽者登場腳色，未免過多，以致關目微覺紊亂，所幸脈絡貫通，尚不失為佳作。全記未見雜本，僅第六相面、第十四掃殿、第十八救青、第二十六功宴四齣，近年梨園尚演之，尤以功宴一齣，排場謹嚴，音容雄渾，膾炙人口也。

全鎖記傳奇二卷 康熙鈔本 滿洲傅氏藏

明葉憲祖撰。憲祖字美度，一字相攸，號桐柏，別號六桐，又號樹園居士，亦號紫金道人。餘姚人。嘉靖四十五年生。萬曆甲午舉人，己未進士，崇禎三年補刑部主事，改廣西按察使。崇禎十四年八月六日卒於鄉，年七十六。此記明呂天成曲品卷下著錄為憲祖作。然清高奕傳奇品則題清人袁于令撰，又焦循劇說卷三引曠園偶錄有

于令生平得意在金鎖，而今人盛行西樓之語。此說未可遽信。按憲祖為黄宗羲外舅，宗羲南雷續文案卷一，有葉公改葬墓誌銘曰，生平至處在填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膾炙，而粉筐黛器，高張絶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澹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與石渠袁令昭，皆詞家巨手，令昭則樹園弟子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技云

云。清無名氏傳奇彙考稱，或云桐柏初稿袁于令又改定之，則斯記殆為憲祖初稿，于令又改定者耳。此本二卷，三十四齣，行竇天章女端雲，一名竇娥，為奸人張驢兒誣陷蒙冤得雪，終與其夫蔡昌宗團圓事。斯劇以蔡昌宗項懸金鎖，乳名鎖兒，故以命題。關目畧本元關漢卿之感天動地竇娥冤雜劇。今有傳本惟此記作竇娥未死，終得團圓，乃二本絶異處，餘如蔡昌宗一名，為元曲

所無，其母魯氏，姓亦增出者，張老改為張母。其第七齣至第十齣，所演昌宗覆舟入龍宮，與龍君三女少娥成婚，以完三年風緣事，蓋作者緣此時昌宗安置無處，故作此波折耳。第十五齣十六齣，謂蔡母以昌宗金鎖予竇娥，娥拜禱祠堂，因墜於地，為張驢兒拾去，遂與賽盧醫購砒霜，復竟以此金鎖為證，所增關目，亦為元曲所無。第三十三齣，作張驢兒越獄，雷殛之斃，與元

曲雖異，然亦足彰報應也。曲品卷下，列憲祖此記於上中品，且曰：元有竇娥冤劇最苦，美度故向此中寫出，然不樂觀之矣。按關漢卿之竇娥冤劇中雖有惡人交陷，其間然其赴湯蹈火，仍出本人之意，屏絕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關目，實亘古之大悲劇。憲祖此作，關目排場，雖較元劇曲折綫索清澈，然其為父女夫妻團圓，固可便觀者無憾，終覺畫蛇，致落窠臼。此記第十三齣思飯，十七齣羊肚，二十一齣探監，二十四齣斬娥，近年梨園盛演之。

橘浦記傳奇二卷 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萬曆丙辰刻本

明許自昌撰。自昌字玄祐，吳縣人。此記向未見各家著錄，止日本新見雅宴御文庫唐版書籍考，及松澤老泉彙刻書目外集著錄之傳奇四十種，內收此曲。此萬歷本不署撰人姓名，卷首題勾吳梅花墅編。按清高奕傳奇品卷上古人傳奇總目，有水滸記一本，亦曰梅花墅作。傳奇彙考亦有許自昌所著有梅花墅傳奇數種，而惟水滸記最行於時之語。又陳眉公集卷二十二，有梅花墅記一文，中云：梅花墅，吾友秋書許玄祐所居，為唐人陸龜蒙甫里。據此觀之，梅花墅實自昌別墅名，而此記亦當為自昌之作無疑也。此記二卷，三十二齣，衍柳毅傳書事。蓋源於唐李朝威柳毅傳小說。按南宋已有柳毅大聖樂雜劇，元尚仲賢亦有洞庭湖柳毅傳書雜劇，本事雖涉怪異，然頗詭艷，實為戲曲絕妙題材。自

昌此作、關目排場、稍嫌散漫、抒寫情感、未能盡致。曲文賓白、雖整潔典雅、然流於駢綺一派、徒重修飾、以致氣格靡弱、聲情減色。至於曲律、尚稱協合、不失佳作。明清戲曲選集、未採選此記、梨園中亦不聞有爨演者、蓋此劇之佚久矣。

水滸記傳奇二卷 明汲古閣刻本

明許自昌撰。自昌有橘浦記、已著錄。明呂天成曲品不載此本、但清高奕傳奇品、黃文暘曲海目、無名氏傳奇彙考、均題自昌撰、蓋曲為萬歷庚戌以後之作、故曲品作者未見、不及著錄。此記二卷、三十二齣、衍宋梁山泊宋江晁蓋事。畧本羅貫中水滸傳、第十三回赤髮鬼醉卧靈官殿、晁天王認義東溪村、至第二十一回閻婆大鬧鄆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諸回、宋晁二人事蹟。惟第三邂逅第十二目成、第十八漁色、第二十一野合、第二十九計逞、第三十一冥感等齣、所衍張文遠借茶閻婆惜活捉宋江妻孟氏事、皆為本傳所無、脫空結撰者。按自昌此記、本重在譜宋江閻婆惜事、惟於晁蓋事敷設過多、遂致賓主未分、主腦全失。至演宋江事、止於江州劫法場小聚會、便作收場、非若世人譜水滸劇之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終於招安者、實槩曰、而高一籌也。自昌喜用駢綺筆、如第九齣義齣儴儸定場白、敘述梁山泊形勝、長千餘言、如黃儸白、儼若一賦、出自儴儸口中、實為不倫。第三十一冥感齣、閻婆惜歌梁州序曲、僅花不醉下泉人一語、允為妙文、餘則以堆砌為能事、句用一典、辭意晦澀深、無足取、且所押韻、真文庚亭、糢糊不辨。又同齣張文遠所歌漁燈兒曲、雖止五句、而用柳下惠遠伯玉、

李衛公上元夫人諸典、以副淨色所飾書吏、竟能歌此典麗華贍之曲、亦殊不稱。水滸傳中之閻婆惜暨潘金蓮、並為戲曲艷冶絕妙之關目、故自昌此作與沈璟之義俠記、盛行歌場、良非偶然。近年梨園嘗演者、有第三齣邂逅、第五齣發難、第十八齣漁色、第二十一齣野合、第二十三齣閨晤、第三十一齣冥感等。其中尤以發難一齣、演劉唐醉酒事、最為精悍無儔也。

望湖亭傳奇二卷 明刻玉夏齋本

明沈自晉撰。自晉字長康、一字伯明、號鞠通生。吳江人。沈璟侄。生於隆萬間。按清張貴勝遣愁集卷一、畧謂己亥京口被海氛之禍、袁籜菴逸歸省親、道經吳江、因過訪老友沈長康曰、我二人齒暮相去迢遞、恐無再見之期矣云。己亥順治十六年、所云海氛、當指鄭成功之亂、則自晉於斯時尚存也。清高奕傳奇品、僅循劇說、黃文暘曲

海目並誤題為沈璟作、世人未辨、仍多從之。按遣愁集卷一、袁籜菴條又曰、自晉工詞曲、翠屏山、望湖亭、耆英會、皆其所製云。清無名氏傳奇彙考、亦題自晉撰。又自晉重訂之廣緝詞隱先生增定南九宮譜卷末、附載其弟自友之鞠通生小傳、文中更有翠屏山望湖亭二劇久行世之語。且此明槧本卷首亦題曰吳郡鞠通生筆、俱足徵望湖亭一本、實為自晉之作無疑。此本

二卷、三十六齣、衍明錢萬選顏秀事。畧云、吳江顏秀、聞洞庭西山高翁女美、遣媒請婚、高則必欲覩面、而秀貌寢、乃飾其表弟錢萬選以往。及娶、而高必欲親迎、秀復浼萬選往、高乃大會賓客、酒半而狂風起、高翁恐誤吉期、請權就其家成禮、萬選堅辭之。翌日、大風雪、衆賓慫慂、萬選不得已乃從焉。私語秀僕曰、吾成汝主人之事、明神在上、誓不相負。僕未之信。禮畢、送還、秀俟

萬選登岸、奮拳捶之、高翁詢得其實、訟之有司。萬選訴三宵同卧、未嘗解衣、官令媼驗女、固處子也。秀大悔、願婚、高翁不可、官乃斷歸萬選、而責媒焉。按明馮夢龍情史卷二吳江錢生條、及醒世恒言卷七錢秀才錯占鳳凰儔話本、均記此事、蓋萬選聞實事、作者得之鄉里傳聞者。自晋此作、結構整鍊、針綫細密、且往往以諸神佑護事、點綴其閒、以示運命之神秘。至於詞章、純

重本色白描、絶無綺靡過質之弊。曲白映照、生趣盎然、洵稱當行之作。況自友鞠通生傳云、海内詞家、旗鼓相當、樹幟而角者、莫若吾家詞隱先生與臨川湯若士先生。水火既分、相爭幾於怒詈。生蟬緩其閒、錦囊彩筆。隨詞隱為東山之遊、雖宗尚家風、着詞斤斤尺矱而不廢繩簡、兼妙神情、甘苦匠心、朱碧應度、詞珠宛如露合、文冶妙於丹融、兩先生亦無閒言矣。蓋自晋固私

淑臨川詞隱兩家者。近年僅有第十照鏡一齣、梨園尚演之。然其江兒水川撥棹二曲、則為伶工所增、非原本也。

釵釧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鈔本

明月榭主人撰。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謂係明時舊本、不知誰作。明呂天成曲品卷下著錄此記、題月榭主人撰、其後諸家書錄多從之。然月榭主人之姓字里居官職、適檢載籍、終無所得。按呂天成生於隆慶萬歷間、曲品初稿成於萬歷壬寅、由此觀之、則月榭主人當為萬歷以前人耳。日本舶載書目、曾收此記、題曰史碧桃釵釧記、似

為明槧、但今國內絕未之見、宜日本尚存之耶。此記二卷、凡三十齣、演宋皇甫吟事。畧云、皇甫吟家貧善文、其父嘗與史直議姻、直嫌吟窶、欲以其女碧桃改字魏國相。碧桃知父意、私遣婢芸香、約吟來園贈物、使即行聘。芸香至吟家未值、以情告吟母。吟歸始知、與友韓時忠講書、漏言其事。時忠怵以利害、阻吟勿往、昏夜偽作吟赴約。碧桃芸香本未識吟、遂以釵釧等物贈之。

時忠更欲求懽、碧桃拒之、乃去。時忠亦悔不敢為吟言。及魏議婚漸迫、而碧桃待吟信不得、復遣芸香往趣之、吟母疑其詭計、圖害、怒相詬詈。芸香忿歸、告于碧桃。碧桃念為吟所誑、又不敢為父言、義則不可他適、乃題詩壁上、自投于河。時張所奉命巡視陵園、道經瓜州、碧桃附木浮至江口、拯問所由、憫其節烈、撫以為女。史直覓女不得、拷問芸香、乃控吟于州、以芸香為證。州

守入吟罪、然釵釧無着。學士李若水恤刑江淮、吟母訴冤。若水則以釵釧不得為疑、詳詢隱情、吟乃稱史直設謀、令婢謗己、賴講書時洩於時忠、指明利害、始獲倖免。若水知必係時忠詭幻、託名觀風、邀時忠入幕、令人至其家給取釵釧、更令芸香出證、識其面貌、事乃大白、致時忠於法。吟亦釋出、釵釧還之史直、憫其母子蒙冤、授其同居。吟亦感碧桃之貞義、不婚娶。後入京應

試、出若水門下。同榜謁見、若水獨留吟、會張所回京過若水、見吟而問之。若水為言吟蒙冤事、所知即其女夫、乃託有女將嫁、欲取其釵釧作式、吟遂假之。所持歸示女、女大慟、所即言吟已誓不別娶。所屬若水為媒、向吟備述顛末、而吟亦已迎母及史直來京、遂成婚配。事所及直皆為妻父也。此劇本事、傳聞異詞、清焦循劇說卷四、謂本於明王兆雲湖海搜奇、為御史許進斷閩自珍柳鶯英事、乃敘釧記以閩為皇甫、以劉江劉海為薛、以許御史為李若水、轉令本事姓氏不彰、每為之慨云云。無名氏傳奇彙考亦引明人許公異政錄、以為閩柳事。然明馮夢龍古今小說及喻世明言卷二、清抱甕老人今古奇觀卷二十四、所載陳御史巧勘金釵鈿話本、述御史陳濂斷魯學曾顧阿秀事、與此亦頗相類。又明無名氏龍圖公案卷二鎖匙、卷九借衣二

則、事亦相似、惟此說部剿襲各書、故未足據。或據宋王偁東都事略及樂善錄、謂係宋同州觀察錢若水平反冤獄事、雖宋史本傳未載、而續通志名臣言行錄等均采入之、傳奇因之、遂構為一段婚姻佳話。總之錢若水（宋雍熙間人）許進（明正德間人）陳濂（明成化間人）均實有其人、或見正史、或載雜書、而此記作者將數事串合、更易名氏、譜成戲曲、不過假託、未必實有皇甫其人也。月榭主人此作、曲品卷下評之為下品之中、且曰、詞簡而明。觀此本為寄事告友之戒、全劇關目異常謹嚴、詞曲賓白並重本色、歌場釁弄、最為動人。故此記之第七齣相約、第九齣講書、第十齣落園、第十二齣相罵、第十五齣投江、第二十三齣後審、近年梨園尚盛演之。

牧羊記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乾隆戊午鈔本

明無名氏撰。此記明呂天成曲品卷下著錄，題馬致遠作。清高奕傳奇品亦從之。按元馬致遠所作雜劇十五本中，絶無此作，惟當時周文質有持漢節蘇武還鄉雜劇一本，且已久不傳世，天成之題馬致遠，實誤耳。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謂為明時舊本，不知誰作。然明徐渭南詞敘錄宋元舊篇中，有蘇武牧羊記，殆即此本。且以此記曲

詞賓白及套數體式觀之，均可知為洪武以前人之作。此本二卷，二十五齣，衍漢蘇武使匈奴被留（十九年、蘇傳還朝事）全本史漢，微有異同。其第十九齣遣妓第二十一齣義刎，衛律令妓勸武，妓見武忠節，借劍自刎，為添出情節。第十六齣牧羊，黃石公二仙點化，及野熊引入洞中，亦為增飾。第十三齣發師，第十五齣敗績，謂李陵霍光出兵，陵與管敢被執，陵遂降奴。按敢為陵部卒，擒陵降匈奴，

告以陵軍無援，匈奴遂急圍陵。至霍光未嘗與陵並將，軍及霍光，實與史實不合。第十八齣望鄉，本陵傳置酒悲歌事。第十齣燒香，及第二十五齣重圓，皆著色點綴。第二十齣告雁，乃元郝經事，非實。此記以蘇李相逢，同登望鄉臺之望鄉齣，及孤忠不

屈，拒降匈奴，歷盡艱辛之牧羊齣，情文俱極悲壯，雖無棄本傳世，然此二齣至今梨園盛演不替，蓋有因也。曲品曾列之妙品，次於荊釵記，且曰，此詞亦古質可喜，令人想念子卿之節，梨園演之最可玩云云。其重此曲，亦可知矣。

義俠記傳奇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文林閣刻本

明沈璟撰。璟有桃符記已著錄。此記二卷、三十六齣、衍宋梁山泊武松事。劇中以武松尚義任俠故名。按所演武松景陽打虎、陽穀遇兄、殺西門慶、伏蔣門神、十字坡認義、飛雲浦復仇諸關目、則全本羅貫中水滸傳、自第二十二回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岡武松打虎、迄第三十回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諸回、敷衍而成。其同黨如柴進、孔亮、張青、孫二娘、施恩、魯智深等、旁襯則陽穀令、土兵、蔣門神、張都監等、亦皆據水滸傳點染插入者。至武松妻賈氏及葉子盈、均為作者臆造耳。明呂天成曲品卷下、謂此記云激烈悲壯、具英雄氣色、但武松有妻、似贅、葉子盈添出無緊要云。今觀此記、敘武松與兄友愛不幸處變、如西門慶之奸黠、潘金蓮之淫宕、王婆之刁詭、武大之懦弱、雖弗及原傳描

摹之細膩、然態各人殊、亦尚曲盡其致。至為兄復讐、數殺三人、洩怨愈足、形其義俠之慨。曲文賓白、並重本色、於律頗稱協合、故天成列之上上品、洵為的論。曲品卷下謂此記初成時、璟嘗貽書天成、云此非盛世事、秘勿傳、乃半野商君得本已梓、吳下競演之矣。據此則知此曲璟本不欲傳世、然竟較他作為盛行、豈亦有數歟。半野商君、即隆萬間會稽人商氏之半野堂、嘗刻有瑩篋記傳奇。按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載此記一序云、詞隱先生表章詞學、直剖千古之迷、紅牙館所著傳奇雜曲凡十數帙、予從先生乞得稿本、而義俠則已梓行矣。先生亟止勿傳、而世聞是曲已久、方欣欣想見之、且武松一萑苻之雄耳、而閭里少年、靡不侈談膾炙、今度曲登場、使奸夫淫婦強徒暴吏種種之情形意態、宛然畢露、以之風世、豈不溥哉云。惜未題序者姓氏、

恐即商氏刻本之原序也。此記之第四除兇、第八叱邪、第十委囑、第十二萌奸、第十四巧遘、第十六中傷、第十七悼亡、第十八雪恨八齣，梨園近年盛演之曲白多有增删，已非原本矣。

別本録鬼簿二卷録鬼簿續編一卷附録一卷 范氏天一閣藏抄本

按此抄本録鬼簿二卷，以通行刊本校之，其上卷第一篇録董解元以下至元遺山凡四十五人，標題曰前輩名公樂章傳於世者，刊本則自董解元至張洪範三十一人，目為前輩已死名公，自鄗新庵至王仲學十人，目為方今名公，凡四十一人分作二類，與此本異；又考其人名，此本較刊本多張雲莊、吳敬周、趙伯寧、王元鼎、劉士常、虞伯生、元遺山七人，而少陳國賓、王仲學二人，刊本所録，如劉時中、馬昂夫皆非元末之人，目為方今名公，亦不可曉，疑此本泛稱前輩名公者是矣。此本

上卷第二篇，録關漢卿至紅字李二凡五十六人，目曰前輩才人所録與刊本皆同，唯前後次第間有出入。又此本下卷自宮大用至李邦傑五十一人為總録，其前有序云：方今才人相知者為之作傳，以凌波曲弔之，刊本則下卷分立四目，自宮大用至周文質十九人，目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相知者（按前序與抄本同，唯方今才人作方今已亡名公才人），自胡正臣至張以仁十一人，目為已死才人不相知者，自黃子久至張鳴善二十一人，目為方今才人相知者，自高可通至高安道四人，目為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凡四類，其人名較抄本多胡正臣、李顯卿、孫子羽、張鳴善四人。又刊本分録諸人尚

有後序、如方今已亡名公才人相知者十九人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十一人後有序云、右所錄君讀書萬卷作三場文占奪巍科者、世不乏人、而以文章為戲玩者、誠絶無而僅有、此哀誄之所以不得不作也云云、方今才人相知者二十一人後序云、右當今名公才子、才調製作不相上下、蓋繼乎前輩者、卒為地下修文郎矣云云、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後序云、已上有聞者止如此云云、凡後序三首、以本書體例推之、上卷所錄為前輩、下卷所錄為並時之人、然其中間條不同、故以四類別之、其後序第一首所謂為已亡之人包相知及不相知二類其相知者有誄詞、不相知者無之、按此所謂不相知包不識其人而其後疏淵者言之、如李齊賢劉宣子皆同時而在不相知類中是也其後序第二首所謂、有存者如傅奉簡夫云、近歲来杭、曹明善云今在都下、有已亡者如屈子敬云以學官除路教卒、緣或存或亡、故曰健乎前輩未為地修文郎也、至同時聞名而不相者、則別錄於後附、其體例可測者如此、今此抄本下卷於諸人不加分別、但未有標注一行、曰已上諸公俱大夫高賢逸士鴻儒碩括一篇、其刊本之後序三首、則僅存第一首在此標注之後、為下卷諸人總讚、與刊本大異、豈刊本所錄為鍾嗣成最初稿本、而此抄本所錄乃後人改定之

本、其時諸人皆已亡、故只存此一序、不加區別歟、至諸家小傳及所錄曲目、互有詳略、大抵小傳文字、此本較刊本為簡、而曲目入此出彼、其例甚多、以二本互補、於元曲目錄之學極有裨益、其小傳文字之勝、如王實甫名德信、原文作德名信、脫德字誤置名字之上汪澤民名德潤、李行甫名潛夫、以上上卷曹明善名德、屈子敬名恭之、蕭德祥名天瑞、以上下卷皆刊本所無、至續編七十一人、如羅貫中谷子敬鄭仲誼湯舜民楊景賢賈仲名等皆名家巨手、世人於其始末不盡詳悉、其行迹及所撰戲曲全目亦賴此本知之、所附失姓名傳奇七十八本中、如勘頭巾元曲選作孫仲章撰、冤家債主按作者對奴元曲選作鄭廷玉撰、生金閣元曲選作武漢臣撰、留鞋記元曲選作曾瑞卿撰、相國寺元曲選作張國賓撰、微以諸本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諸人名下皆無其本、則元曲選所書未必可據、又如桃花女刊本錄鬼簿作王曄撰、盜骨殖刊本錄鬼簿作朱凱撰、殺狗勸夫刊本錄鬼簿作蕭德祥撰、此本下卷諸人名下皆不附所撰曲、而在續編者所附失姓名傳奇目中、蓋續編者本不知其撰人、亦未參考他本錄鬼簿、因據此一本附書之、今刊本錄王曄曲三本、朱凱曲二本、蕭德祥曲五本、甚為詳贍、必

非妄書也、錄鬼簿今通行曹寅楝亭十種本、尚非善本、此本傳寫補綴、俱出明人之手、其所錄本書足以校正異同、續編附錄、皆他本所無、尤足以補舊目之缺、且書中每一曲多注其正名題目、凡不存之本、賴此注尚可稍知其故事、是此本之善、斷非諸本錄鬼簿所及、近時人以此本卷首載永樂二十年賈仲明書錄鬼簿後一文、遂謂續編即仲明所為、然考其文、則仲明但於上卷商漢卿五十六人下卷王思順等三十三人鍾嗣成未作弔詞者、為補其詞、無續編錄鬼簿之事、且續編有賈仲明傳在陳子等十一人之前、玩其詞意、似不出仲明之手、疑作續編者另是一人、似不可遂以仲明當之也、

竹葉舟一卷 元曲選本

元范康撰、康字子安、杭州人、鍾嗣成錄鬼簿下、稱康明性理、善講解、能詞章、通音律、因王伯成有李太白貶夜郎、乃編杜子美遊曲江、一下筆即新奇、蓋天資卓異人不可及云、所著曲有杜甫遊春及竹葉舟二本、杜甫遊春已佚、竹葉舟亦僅存元曲選本、其劇四折、第一折前有楔子、演陳季卿成道事、略稱季卿餘杭人、以應舉不第、困於風塵、旅京久、不能還家、與終南山青龍寺惠安長老同里有舊、往訪之、因留寺習業、一日遊寺外、生望見東南方隱隱有水路、以問惠安、云是渼陂

通漢江、還家當經此、生感慨動鄉思、因索筆硯、裂滿庚芳題于壁、詞中有句云、家山遠、如何歸去、都付夢中遊、俄有黃冠來寺中、時對之次、勸生出家學道、生以求官辭、而道人請不已、生厭苦之、負手顧壁上華夷圖、其道人即就圖上題詩、其結句云、雖無歸去路、神往不為難、與生詞相應、生乃以情告道人、道人即取一竹葉黏壁上、頃刻化為舟、恍惚登舟、久之迷路、其道人復現於前、仍勸之出家、生以家有父母妻子拒之、復前行至截頭渡、

一漁翁渡之、即至家、謁父母、自言向求名未遂、今奮悟即行、將再出應舉、並以詩別內云、月斜寒露白、此夕最難禁、離歌斷、象管別思斷瑤琴、酒至連愁飲、詩成和淚吟、明夜懷人夢、空床半衾、復乘原舟去、已而風雨大作、舟覆、墜水、歘〔頓〕醒、則身在寺中、知所遇道士非常、急出寺追及之、因仙去、其道士乃呂洞賓示現云、按太平廣記七十四引〔李玫〕纂異記、載陳季卿事與劇同、即康所本、唯纂異記載季卿所遇乃終南山翁、劇以呂翁實之、記稱季卿乘舟自渭及河、沿路登臨、屢有題詠、及返翁猶在旁、疑為夢境、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後二月、妻自江南來訪之、並述其所為詩、始知非夢、其藻飾變幻文采蔚然、劇於此等皆不取、其第一折惠安白云、由渓陂入漢江即故鄉、歸路、按唐時江南轉運本渡江入淮、泛河洛以抵關中、纂異記所記行程不誤、不知劇何以改之、又季卿別內詩、本為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此所改亦不協、考天一閣本錄鬼簿下録范康竹葉舟題目正名、本為呂洞賓顯化按原闕化字今據元曲選補滄浪夢、陳

季卿悟道竹葉舟、此本起句不改、收句作陳季卿悞上竹葉舟、亦無意義、疑內府宮藏想循刊書時所改也、

煝柯山二卷 清康熙六十年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本分上下二卷，自第一齣家門至第十四齣為上卷，自第十五齣至第二十七齣為下卷。卷末有字一行云，康熙花甲蒲月古實陳益儒錄於邗江金德堂，時年已七十有三云云。蓋老伶工手抄之本也。其曲演朱買臣事，畧據史傳敷衍，稱買臣妻曰崔娘，共事樵採。買臣一日夢一老嫗攜一少女，旁有仕人語買臣云，他日富貴，當續此姻緣。醒而自幸，因之鐵虔菴求籤卜之。有王媼者，大將軍竇嬰子太常卿竇宓之妻，方寡居，僑寓于越，其女名娟，未字人，夢其婿乃一衣衫弊舊白面微鬚之人，異之。母亦詣是庵求籤，猝遇買臣，與夢中所見合，私識之。其鐵虔庵尼某與張木匠名西樵者有染，一日尼至買臣抄化，買臣毆辱之，大恨，與張木匠謀所以報之。買臣入山樵采，閘至買臣家唆崔氏改適，云有張百萬者喪偶，當為撮合。崔氏為所惑，允之，遂與買臣詬詩，逼其寫休書，竟改適張氏，其人即張木匠也。買臣頗喪無聊，閒行至竇媼門前，媼于簾內見買臣有憂色，叩其故，贈以金，屬往長安應舉。買臣至都，時張騫為五經博士

買臣明春秋離騷，上召試稱旨，即拜會稽太守。初崔氏改適後，見門戶蕭條，知被騙，而張木匠迎娶日傷足，婦雖入室，未通歡好。至是聞買臣榮歸，迎呼夫，買臣試使收潑水以拒之，婦慚，投水而死。時東甌甬東有倭夷之擾，買臣奉旨討平之。其張木匠復與尼合，為倭引路，獲得並戮之。竇媼為女求婚，買臣德之，饋金，因結婚媾。所演大致不悖于史書，與明初王鼎臣漁樵記以團圓結者異，而閑目穿插，甚為拙鄙。其記買臣將兵定亂，忽稱東越，忽稱倭夷，亦未免過于疏率。清焦循劇說六稱張南垣精于壘石，吳梅村起用，士仲錢之，演煝柯山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為李木匠，梅村以扇敲几曰，有竅。及演至買臣妻認夫，唱切莫題起朱字，南垣亦以扇敲几曰，無竅。梅村失色云云。此本作張木匠，不作張石匠，蓋猶是改本也。按朱買臣事通俗易曉，煝柯山劇至今劇場猶扮演之，唯久無完本。選本如醉怡情卷二、綴白裘初集第三卷、二集第三卷、五集第四卷、十二集第二卷，亦摘錄寄信、相罵及潑水等零齣。此為康熙間抄本，猶為完帙，亦不可多得云。

抱粧盒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題目正名為李美人御園拾彈丸、金水橋陳琳抱粧盒。全劇四折，第一折第二折前均有楔子。演宋李宸妃事。畧稱宋真宗無子，以三月望日於御苑彈金彈丸一枚，令嬪妃尋覓，得者即幸之。李美人拾彈，得幸有孕，旋生太子。劉后嫉之，命內監寇承御詐宣上命取太子，即害之棄之金水橋河下。承御奉命行事，見太子身上有祥光，不敢害。適寧宮內使陳琳至，即畀之。琳即置之粧盒內，送楚王養之。及長，謂之十二世子。后以

世子貌似太子，疑承御，命陳琳拷問之。承御不勝刑，因撞階而死。已而真宗駕崩，楚王第十二世子嗣位，是為仁宗。仁宗素知粧盒之事，問陳琳得其實，乃奉李美人為他聖皇太后。其劉后事姑置不問云。按宋史后妃傳，李宸妃生仁宗，章獻據為己子，撫視甚至。後仁宗立，年幼，太后垂簾。終太后之世，仁宗不知為李宸妃子。太后歿，荊王元儼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生，妃死於非命。帝痛之，及改葬宸妃，見瓊斂隆厚，面如生，始嘆人言不可信，遇章獻之族愈以保全。劇謂后謀害太子不遂，為楚王收養，按楚王德芳太祖第四子，非八大王乃齊東野人之言。又據宋史章獻傳，真宗久疾，事決於后。入內都知周懷政、寇準謀廢后，請太子監國。事洩，誅懷政，貶寇準衡州司馬。當時內監大臣雖有因謀擁立太子而被誅貶者，而劇所述陳琳、寇承御事，皆以意捏合，全無其事。且仁宗親政時，章獻及李宸妃皆前卒。此謂二人見在，亦屬乖謬。曲海提要卷四抱粧金條云，演宋真宗劉后事，與正史不合，其情節大類明弘治事。卷三十九金丸記條云，謂元人抱粧盒劇亦演此事，然無撰者姓名，恐是明弘治後所作，嫁名于

元人者。按明憲宗妃紀氏生孝宗，懼萬貴妃之妬，不敢聞於上。憲宗廢后吳氏居西內，往來哺養之。久之，太監張敏乘間白於上，立為太子。萬貴妃泣謂羣小給我。紀妃暴薨，張敏亦吞金死。孝宗即位，尊紀氏為太后，求太后之族，終不能得。當時目僚撰哀冊有云，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痛。帝每聞讀之，輒為流涕。是孝宗所遭，與宋仁宗相類。撰劇者託之宋事，理所應有。然寧獻王太和正音譜所錄古今無名傳奇目，已有抱粧盒，則抱粧盒自當為元末及明初人

作何能預知化治之事、提要所疑毫無所據也、今據正音譜目為元人作、庶幾無大疵謬焉、

盆兒鬼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劇四折、有楔子第一折前、天一閣抄本所附失名氏傳奇有此劇、注題目正名曰、張撇古訴哀哀怨怨瓦口神、包待制斷丁丁當當盆兒鬼、此本改叫叫啞啞番鵮碓、玎玎璫璫盆兒鬼、略稱汴梁人楊國用為小販於近郊、晚宿汴梁附近破瓦村瓦罐店趙家、店夫婦利其財、殺而焚其屍、搗骨夾泥、燒為瓦盆、以贈張撇古、撇古攜至家、而冤魂現變、自訴原由、懇為訴於開封府主包公、撇古依其言赴告、魂亦隨至包公録其詞、置瓦罐趙夫婦于法、所記公案、不過佃氏冤報而滑稽奇詭、饒有風趣、元好問續夷堅志卷四、有王生冤報一條、載定襄村王胡共其子王生、以陶瓦為業、有強盜九人懼捕、挾金來投、王匿盜窯中、乘夜發火、皆薰死、而得其財、自是殖產甚豐、後王生為鬼所憑、竟暴死、乃金泰和間事、所記唯窯中薰人死一節相似、劇所演未必本此書、其記魂子告狀情態、與生金閣神奴兒劇皆相似、蓋至時之作、風采相同、亦無足異、元曲記包待制公案者衆、獨此本故事戲傳、迄今不墜、小說如龍圖公案、

忠烈俠義傳、皆據其事為文、傳奇有斷烏盆、（據見曲海提要卷三十六）今尚按行烏盆計俗曲、其垂遠行久、亦可見其感其德、盡異又以動人、亦非偶然也云、

袁文正還魂記傳奇二卷（文林閣刊本）

按此明弋陽調舊本、不著撰人名氏、凡二十七齣、題云新刻全像包龍圖公案袁文正還魂記、劇中大意略為潮州潮水縣人、（按潮州無潮水縣）袁文正、字惟賢、同妻張氏、攜妻韓秀真赴京應舉、至京寓黃婁店、始知朝廷因蒼山草寇作亂、科場罷闈、因瑞陽節看放龍舟、皇親曹二國舅見韓氏色美、名文正夫婦至家、飲文正以酒、酖死之、弃之花園井內、覆以石板、上植芭蕉一株、以掩其迹、欲私韓氏、韓氏不從、國舅母聞之、收為義女、而文正死後、曹氏家中常有鬼怪、遂於鵝兒巷築新第移居之、留韓氏於舊邸、其新第成、包公往賀、忽有旋風圍繞馬前、即命捕役捉風、役隨風行至曹氏園芭蕉樹上落下、以聞、公即派人下井傾之、得文正死屍、舁至衙、洒以甘露水酒、是晚、公赴城隍廟勘問、果有袁文正冤魂來告、云妻在曹氏舊第、公即謁國母、請覽其園景、國母恐事發、遂命人殺韓氏、其人遇鬼顯示、竟縱韓氏使逃、是時曹國舅兄弟已赴至柳鎮二州為刺史、公即偽為國母家書、分

投二人、云國母病重、二人至、公要之至有衙、強飲以酒、韓氏已受公之屬、至是來訴、公即執二人重責之、尋釋大國舅宰家、而置二國舅於法、奏於上、聞全庫取溫涼帽、靴、表文正遠現、其大國舅則厭世往終南山修煉、遇張果老仙去、其設事荒唐、詞亦鄙俚、似就元曲生金閣改換為此本、其後雪香園變蝴蝶 則瓊林宴等傳奇、又脫胎於此劇、今尚有瓊林宴俗曲云、

風雲會一卷 元明雜劇本

元羅貫中撰、演宋太祖受禪登基與趙普決策收四國事、稱太祖微時有異相、苗訓鼓卜肆於汴、識為真主、旋以石守信薦、官殿前都檢點、周世宗宴駕、北漢合遼師入寇、太祖奉太后及幼主命禦之、至陳橋、鄭恩等擁立太祖、周太后及幼主聞之、知天命有歸、之陳橋禪讓、遂即帝位、趙普者與太祖為結義弟兄、曾任檢點帳下掌書記、主是以推戴功拜中書令、一日暮雪甚、太祖微服訪之、普妻進酒、因共議削平僭夏之策、普謂宜先四國、後北漢、與太祖意合、乃薦石守信征吳越、曹彬征江南、潘美征南漢、王全斌征蜀、太祖即命內侍傳旨宣之、四人受命出師、皆成功、俘其君相獻于朝云、按邵伯溫聞見錄、一載太祖微行雪夜訪普事、普語太祖、宜姑留太原、已削平諸國、則彈丸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前平蜀、多殺人、不可用、普乃薦曹彬、以潘美副之云云、劇訪普一折本此、然謂蜀三國同時降附、則與史實不合、然戲曲點綴為文、亦無妨也、其餘所記、大抵採史鑑野史、參合成章、不甚純粹、而詞意典皇、音節雄遠、最

為出色當行、孟稱舜酹江集錄此劇、評為語語揚厲、如鐘鼓噌吰、大聲發于水上。於此劇傾倒甚至。至今訪善一折、猶為曲家按行、亦可徵奇文之賞人有同然、不以時代異也。按貫中之名、實賴此劇而傳。小說如水滸三國隋唐等亦託其名以行、頗其里貫事蹟、渚書所述、皆在影響有無之間。唯天一閣本錄鬼續簿載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所撰曲有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忠正孝子連環諫、與風雲會為三種、記貫中始末甚為詳悉、自屬可信。錄鬼續簿作者又稱與貫中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云。是其人由元入明與冒瑞未經同、惜所作祇存此一種。其蜚虎子連環諫、僅賴錄鬼續簿知其名目、其文字內容則不可知矣。

梧桐葉 元明雜劇本

元李唐賓撰、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載唐賓為廣陵人、號玉壺道人、官淮南省宣使、文章樂府俊麗、其曲有梨花夢及梧桐葉二本、其梧桐葉下注正名為李雲英風送梧桐葉、今本題目為任繼圖重逐鳳鸞交、正名為李雲英風送梧桐葉、與錄鬼簿續編所記合、當即此本也。畧稱繼圖守道、統蜀人寓京師、婦李雲英、李林甫女孫、哥舒翰出守蕃垣、辟繼圖參軍幕、安祿山反、天子幸蜀、雲英為亂兵所擄、有牛尚書者收得之、認為義女、已而祿山平、上皇回京、繼圖至上都（按此本賓白太簡畧、以前後文考之、繼圖與雲英相遇於大慈寺、未及相認、後繼圖入京應舉、入寺仍讀雲英所和之詞、則寺當在上都也、）遊大慈寺、以經亂妻女離散、悵觸感慨、製木蘭花慢一詞題于壁、雲英遊春至寺、與繼圖遇、呼與語、而繼圖逐去、雲英覩壁上詞、不題名、亦不敢決為繼圖、依原調製一詞和之、亦題壁而去。至秋、雲英於尚書家拾一桐葉、憶夫不已、題一絕于上、對天祝告、幸吹至夫所。祝已、風起颺去。是時繼圖方與花卿之子仲清應舉入都、重遊寺中、入門拾其葉、異之、既而見壁上和詞、益疑為婦

作、而不知其居處及試、徒圍仲清中文武狀元、徒圍文仲清武半
尚書欲妻狀元遊街時、使已女金哥與雲英抛毬擇婿、
雲英不從、乃使伴金哥登樓、球落下、徒圍亦不接、仲清
得之、雲英與徒圍相望、欲相認而未果、及金哥婚、徒圍
作送客、雲英出見、乃知為夫、慶賀團圓云、太平廣記一百
六十引玉溪編事、載侯徒圍秋日於大慈寺樓拾得木葉、
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
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
天下負心人、盡解相思死、後五六年與任氏為婚、誦此詩
始知此詩乃任氏在左綿書、其事即劉所本、唯原詩十句、
此劉第二折剪裁作四句、又以婦姓為徒圍之姓、乃稍覺
舛誤耳、

殘本花當閣叢談八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徐復祚撰、復祚擅詞章樂府、所著有一文錢、紅梨記
等曲已別著錄、斯編一名邨老委談、乃劄記之書、其書
三十六卷未經刊布、久而散佚、康熙間只存六卷、王應奎及
裔孫述曾所記皆同、嘉慶間黄廷鑑復得抄本二册
在傳本之外、以付張海鵬刻之、即此八卷本、是據廷鑑
跋、復祚此書諸家所藏皆自嚴中丞起至倭寇始末
止、共六卷、今此本嚴中丞條在第三卷、其第八卷自
葉臺山日本論至黄質山叙劉將軍淮上戰功凡十條、
皆涉倭寇事、然則此本第三卷至第八卷即廷鑑所
謂六卷殘本、其第一第二兩卷乃廷鑑所得殘本二册
歟、今此本所錄、唯卷一諸條多涉掌故、卷二以下則皆
記雜事、自勝流達官以至閭巷瑣錄無所不載、其中
亦間錄他人之作不盡為自著、每條之後又有附錄、
其附錄文字有數倍于本條者、頗嫌駁雜、然復祚
見聞博洽、書中所述諸事、其大者往往與正史相
出入、至記文人逸事亦資異聞、又復祚本曲家、其
附錄各條涉及戲曲者可取者亦多、雖殘偏斷帙

視原書不及四之一，以為考証之資，亦未不可也。

珠砂擔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天一閣本抄本錄鬼簿所附失姓名傳奇有此本，正名題目曰：鐵㯊竿致命喑園財，珠砂擔滴水浮漚記。今元曲選所錄題目同（題目作鐵㯊竿圖財致命，赧稍果，其收回全）。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雜劇亦出滴水浮漚記之名，知其劇亦舊本也。其劇四折（第一折前有楔子），演白正叔王文用珠砂事。略稱河南人王文用以卜者云百日內有災，須遠行避之，乃販珠砂詣南昌，有匪徒白正，號鐵㯊竿（按此殆謂其軀高而黑也），欲得其貨，給以好語，與偕同行。文用察其非善類，取歸路向河南，而白躡其後。文用數避之不能脫，急趨至旅邸宿，白亦追之入門。文用知之，越墻走東岳廟中，白突入逼之。文用云，殺我，當訴之冥府。曰：無証人。文用曰：太尉神為証。又曰：泥神無靈。時檐雨滴瀝，乃指曰：為汝証者滴水浮漚耳。即殺之，盡刼其貨，復之河南，誑其父謂文用已路死，乘間復殺父而據其妻。白旋病，自述殺文用事而死，蓋陰譴也。文用妻守志終身。按宋莊季裕雞肋編下引呂夏卿集淮南節婦傳云：婦年少色美，夫與里人共財出販，里人悅婦之美，推其夫水中。夫指

水泡曰、他日此為證、既溺、里人載其尸歸、奉其母如己親、母感其義以婦嫁之、一日大雨、里人笑指庭中積水向婦語前事曰、今見水泡竟何能為、夫訴於官、鞫實其罪而行法、婦恥二夫、亦赴淮而死、所記與此劇關目相似、而情節微異、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所列元曲出於古劇表、引演此劇、謂出于宋官本雜劇、或所演實據宋事亦未可知矣、

漁樵記一卷 明息機子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標題目正名、曰王安道水陸會賓朋、王鼎臣風雪漁樵記、舊稱會稽郡集賢莊人王公字鼎臣、贅於本莊劉氏為婿、妻有色、人稱玉天仙、鼎臣幼習儒業、而家貧、樵采為生、有友二人、曰楊孝先曰王安道、孝先樵夫、安道則漁夫也、一日風雪甚、安道名鼎臣與孝先於舟中對飲、憐鼎臣之貧、相與唏噓、已而罷飲歸、買臣於路遇大司徒嚴助奉命采訪賢良之士、鼎臣出萬言長策、請助進于上、助與語知為宿儒、衆賞其文、勸使來年入都應舉、鎬屬而去、鼎臣婦翁劉二公、怨買臣避跡韜隱、不求仕進、疑其戀妻孥、思有以激之、至是逼女與鼎臣離異、鼎臣至家、婦乃詬罵之、乞休書、鼎臣不得已、以文書與之、羞憤出門去、劉二公乃懷十金囑安道、以情告屬齎發鼎臣入都、約他日鼎臣發迹、証明其事、久之、鼎臣中狀頭、拜會稽太守、甫蒞郡、其故隣張憋古方以貨郎至郡城、遇之、鼎臣屬以己事告劉氏父女以愧之、憋古領其言、亦痛詆二公及女、已而鼎臣至故里訪安道孝

争報恩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梁山濼關勝徐寧花榮等下山被難事、凡四折、第一折前有楔子、題目正名、作屈受罪千嬌爭法、爭報恩三虎下山、天一閣本錄鬼簿載三虎下山注云、好結義一身禦獄爭報恩三虎下山、然則原本正名本簡稱三虎下山、此本作爭報恩、蓋臧懋循所改也、劇中大意、畧稱梁山泊地近東平、渠魁宋江每月遣一人入府刺事、關勝哨被命、久之不至、徒遣徐寧往、仍無回報、乃續遣花榮下山應援二人、有濟州判趙士謙者、攜妻妾赴任、以路梗留妻妾於東平旅邸、隻身之任、其妾王臘梅與家人李都管有奸、適關勝亦寓是店、乏資且病、與李都管爭、毆之、臘梅將縛之送官、趙妻李千嬌慕勝來歷、與勝認為兄弟、縱之去、徐寧繼至、亦臥病是店、李都管臘梅見之、亦以為賊、將致官府、千嬌又釋之、認為弟、已而通判迎妻妾至署、千嬌居後園、夜深焚香祝天、願海內平安、夫主兒女無恙、及天下好男子勿遭羅網、花榮為人追逐、適經是園、踰垣入、千嬌聞步履聲、疑為夫、開門納之、詳見榮大恐、既知為梁山濼首領、亦與認為義兄弟、其李都管臘梅聞千嬌屋內有人聲、走告通判、以為

先話舊、二公携女至、買臣不相認、驅逐之、且以覆盆之水難再收為喻、要道知事急、以告買臣、乃感悟、謝二公、與王天仙為夫婦如初云、按漢朱買臣有為妻所棄事、漢書本傳載買臣負薪墓間、故妻與夫上冢、呼飯飲之、後買臣為同邑子嚴助所薦、拜會稽太守、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其大畧如此、世人既傳、此本所寫實是買臣事、而故晦其人名、改為鼎臣、用意不可曉、明季臧懋循刊元曲選收此本、始作買臣、標題云、嚴司徒薦達萬言書、朱太守風雪漁樵記、然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所注漁樵記、正名題目作王安道水陸會賓友王鼎臣風雪漁樵記、與息機子刊本正同、錢曾述古堂目卷十亦錄王鼎臣漁樵記一劇、（按此劇據舊抄本）則作王鼎臣者實是書本、又考此劇第二折旦白有五軍都督府之語、所述乃明制、（按見明史兵志）疑其劇乃明初人作、因避國姓、故作王鼎臣、不作朱買臣、懋循不知其故、疑其不典、乃改作朱買臣也、

姦夫、通判入室捉之、榮急出、傷通判臂、因逸去、臘梅等遂誣千嬌因奸殺夫、訴之府主、拷問、將置以法、勝寧榮三人聞之、下山劫法場、數千嬌入山、花榮並拏通判都管臘梅至、數道鄉管臘梅罰及臘勸千嬌與通判相認、使率兒女還家、所述津掌不見于今水滸傳、劇中閭勝白自稱第十一頭領大刀閭勝、（見楔子）徐寧自稱第十二頭領金鎗教手徐寧、（見第一折）花榮自稱第十三頭領弓手花榮、（見第二折）蓋當時所傳行第名號如此、亦資異聞也、

集海花十卷二十回　清光緒間上海小說林排印本

按、此本題愛自由者起發、東亞病夫編述、實則近人曾樸所作、樸字孟樸、舉人、常熟人、斯編演清季事、以洪鈞（按書中隱其名作金汮）與妾傅彩雲事爲主、而京朝雜事、朝野見聞、皆牽綴貫穿而出之、以事多目擊耳聞、雖誇張不免、而敘事親切、不同臆造、文筆亦秀潔流利、在晚近小說中最爲出色、其人名之可指實者、如陸仁祥莘如、即陸潤庠鳳石、何太真珏齋、即吳大澂窓齋、成木生、即盛杏蓀、呂蒼舒順齋、即黎庶昌蒓齋、王恭子度、即黃遵憲公度、龔平和甫、即翁同龢叔平、黎殿文石農、即李文田芍農、莊佑培壽樵、即張佩綸幼樵、王仙屺憲栽、即王先謙益吾、祝溥實廷、即宗室寶廷竹坡、莊煥英小燕、即張蔭桓樵野、段危橋、即端方午橋、荀春植子珮、即沈曾植子培、唐猷輝常肅、即康有為長素、高揚藻理堂、即李鴻藻蘭生、聞鼎儒韻高、即文廷式芸閣、呂成澤沐庵、即李盛鐸木齋、汪蓮孫、即王懿榮廉生、柴龢韻甫、即蔡鈞和甫、章一豪、即張謇、書通一、即衛汝貴達三、方代勝安堂、即袁世凱慰庭、等望雲山房木所附操作解人考證、言之甚詳、蓋亦如吳敬梓儒林外史可徵其人考

其事、在近代小說中獨為近雅、雖視外史風格稍異、固亦
可供士夫之清賞而增其見聞者矣

忠烈俠義傳一百二十回 清光緒五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

按是本封面題石玉崑述、前載光緒己卯入迷道人序、稱於友人問竹主人處得是書傳錄之、乙亥、司榷淮安、公餘校閱重錄、訂為四函、去臘退思主人借去、竟以聚珍板付印、其退思主人序亦稱入迷道人與問竹主人互相參合刪定、彙而成卷、則編定是書者為入迷道人與問竹主人今以是本與舊鈔本龍圖耳錄互勘、鈔本第一回自龍圖公案一書起、至將仁宗根由敘明、然後再敘包公、方不紊亂、就是後文草橋斷后也有筆、聽書也覺明白、二百餘字此本載取之為問竹主人序、而刪鈔本且說宋朝自陳橋兵變以下為第一回正文、鈔本宋將立太祖為君、相傳至真宗、刊本作相傳至太宗、又至真宗、鈔本天狗星犯闕、恐干儲君、活字本作恐於儲君不利、本真宗道自御妻出宮之後、活字本作御妻覓後、鈔本郭槐細細告訴奸婆、你若能句設計害了李妃、將來劉妃生下太子、使有無窮富貴、活字本作郭槐細細告訴奸婆聽了、始而為難、郭槐道、若能辦成、你使有無窮富貴、鈔本只見那邊來了一個宮人一見滿心歡喜、活字本作見一個公公打扮、瑣過了仙橋

手中扠定一個宮奩、穿一件紫羅袍繡立蟒、粉底烏靴胸前懸一掛念珠、斜插一個佛塵、兒於項左、生的白面皮精神好、一雙目把神光頭、冠承御一見滿心歡喜云云、描摹陳琳、此鈔本多四五十字、鈔本包公經了多少頓險、比仁宗的機利更加百倍、真是難君難臣、大凡大星降世必是受了譴責、謫在人間、理應歷盡折磨、而後能為人上之人、正是天道循環之理、此字本作比仁宗坎坷更加百倍、開言少敘、無真是難君難臣以下四十五字、大抵襲用鈔本而或增其未備、或刪其浮文、或更易字句、而短長互見、亦未易遽定其高低、而自活字本流布、鈔本遂湮而不傳、雖稍印行之久、要其引坊房先編次整定之功、亦有足尚者焉、

忠烈小五義一百二十四回　清光緒庚寅北京文光樓擺印本

按、是本前載文光樓主人石振之序、稱採訪龍圖公案底稿、歷數年之久、未曾到手、適有友人與石玉崑門徒素相往來、偶在鋪中閑談、言及此書、即託之搜尋、即將石先生原稿攜來、共三百餘回、計七八十本三千多篇、（按此篇字當作葉字）解、分上中下三部、總名忠烈俠義傳、原無大小之說、以上部三俠五義為創始之人、故謂之大五義、中下二部五義即其後人出世、故謂之小五義、余翻閱一過、脈絡貫通、與坊刻前部畧有異同、因購得其稿、其上部三俠五義已有刊本、不復重刊、特將中部付梓云、據此則所得乃石玉崑原稿得之玉崑門徒者、然此本第一回至四十一回中記白玉堂墜網身亡、諸英雄盜玉堂骨殖、及降鍾雄事、皆與忠烈俠義傳複重、据其卷首所附小五義辨、乃稱小五義不緊接前傳安定君山一回、而自顔按院查辦荊襄起因所得石玉崑原稿詳略不同、人名稍異、知非出於一人之手、向使從前全收伏鍾雄後接續小五義按次刊刻、下文破銅網陣各處節目、必是突如其來、破銅網陣各色人才、亦是卟然而至云、則謂所得石玉崑稿與忠烈俠義傳非

出一八之手、與序所云與坊刻前部略有異同之語合、蓋聚珍堂本三俠五義出於鈔本龍圖耳錄、而龍圖耳錄又從石玉崑所編唱本龍圖公案出、曾經改編、或於石玉崑原本有出入、而張之所得龍圖公案底稿、乃是唱本、觀其第一百一十回尚載詠趙真之歌讚一首可知、而石玉崑稿遞相傳習敷衍、亦未必無增潤之處、是以此本第一回至第四十一回、雖大致以收鍾雄尋白玉堂骨殖爲骨幹、而瑣細節目、與聚珍堂三俠五義之末二十回實不盡同、知張之實曾得龍圖公案唱本全帙、所謂與坊刻前部略有異同者、亦係實情、非自有所增益故爲玄虛之詞也、惟聚珍堂忠烈俠義傳書已有多少熱鬧節目不能盡述俱在小五義書上云云、則小五義之名已經預擬、此謂非舊稱者亦非也、

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旁註二卷　明天啟刊本

明楊慎撰、程開祜註、開祜字仲秋、徽州人、此本爲開祜刊本、其書分十段、演歷代史事、第一段爲總說、第二段說三代、第三段說秦漢、第四段說三分兩晉、第五段說南北史、第六段說五胡亂華、第七段說隋唐、第八段說五代史、第九段說宋遼金夏、第十段說元史、其體用話本之格、每段先以詩詞開篇、繼爲七言詞文、次正說史事、次讚詠史事、而仍以詩詞結束、其七言詞文皆泛濫無實、與每段所說史句無涉、其讚詠史事者例用三三四句法、櫽括史事、乃全如歌訣、無文采可見、蓋偶然爲之、使學僮記誦、意不在乎爲文、亦不必以文筆繩之也、凡詞話者、乃元明舊稱、凡說唱話本通謂之詞話、今通行本廿一史彈詞、實從此本出、以不知詞話之名、改爲彈詞、實則舊本實作十段錦詞話、初無彈詞之稱也、王國維曲錄據澹生堂目錄十段錦二冊、入小令套數部、以爲令章曲詞、實則澹生堂目所錄即此本、乃詞話而非散曲、今錄慎此書而附訂國維之失、庶使世人讀國維書者、不至眩瞀、至開祜評註甚簡、可置之不論云、

雨生天二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本所衍凡二十二齣、不知系全文否、劇演盧至龐蘊事、以明徐復祚一文錢及明初劉君錫來生債合而為一、二人以帝釋點化同證阿羅漢果、故曰雨生天、略稱盧至龐蘊前生皆佛弟子、以凡心未盡、墮落塵世、至為西安人、蘊為襄陽人、皆富翁、至性吝、家雖豐財、妻子至不免飢寒、嘗於路拾得一文錢、喜甚、購芝麻一撮、恐犬鳥奪食、至入林谷幽僻處避之、帝釋適至、憐其貪、導之不聽、乃飲以酒使沈醉、已則化為至、入其家盡出所藏散之、及至醒、歸家、帝釋指為假冒、命逐之、至憤、將訴於官、帝釋乃現神變、引至至佛所、遂感悟修行、其龐蘊好施、有舉錢者、悉焚其券、一日僧來見、勸蘊勿輕施、蘊不喜、僧謂不信吾言、行當自悟、及蘊過馬厩、聞牲畜作人語、皆言前生負蘊債、不得償、致今生為牛馬以償之、蘊聞之、始悔平日施人、適為人造業、乃沈其貲于海、與妻女入山修道、亦得帝釋接引、見佛、與盧至同證本復為阿羅漢云、二人行踪不同、捏合為一、不免牽強、其所敘關鍵情節、視舊本亦無大異處、唯於盧至增其家閙門神事、於龐蘊增養濟院大婦行乞、歎忠孝節義四曲事、為舊劇所無耳、

麗春堂一卷 元曲選本

元王實甫撰。天一閣本錄鬼簿王實甫小傳載實甫名德信，（原本作信德，似誤）名大都人，不詳其行蹟。實甫以編西廂記得名，然所編雜劇多至十餘本，雖數量不及關漢卿之多，實與馬致遠抗衡。顧其曲除西廂記外，傳者無幾。明王驥德刊西廂，錄附其絲竹芙蓉亭劇所知，驥德在明時猶見其全本，然不錄全劇，故不知其詳，況其完整無缺者。惟臧懋循元曲選所錄此劇，蓋諸劇悉為西廂記所掩，湮沒久矣。此本演金完顏樂善事，凡四折，標題作李監軍大鬧香山會，四丞相高宴麗春堂。然考之錄鬼簿、寶文堂目，悉作四大王歌舞麗春堂；錢曾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作四丞相歌舞麗春堂。雖作大王、作丞相不同，然悉作歌舞，無作高宴者，則元曲選所標目亦非其舊矣。略稱左丞相徒單克寧以蕤賓節射柳將宴，奉命為押宴官。右丞相完顏樂善所謂四丞相者，與右副統軍使李圭皆至，右相射三矢皆中。圭射不欲，大怒。已而諸帥置宴香山，右相與圭復預宴，圭與右相者嬰陸，又右相初勝，後負圭，欲以塗面，右相怒，右相因毆之。克寧以事上聞，謫右相濟南。閒往，右相欣然，攜妻子往，以釣遊自適。值□起，起右相往勤□，闢右相入都，皆降。上乃復其官，依前右丞相，賜酒，即其第麗春堂置宴，令圭往謝罪，因歡好如初云。劇中所述如右相完顏樂善、李圭，皆不見史書。唯克寧當至重望，歷事世宗、章宗，金史九十二克寧傳載其行誼甚詳。此劇克寧白以樞密院副使兼大興府事，拜右丞相，與本傳皆合。世宗時克寧為右相，左為完顏守道；及守道休官，克寧為左相，而皇太孫原王即章宗為右相。劇稱乃相完顏樂善，實不知何指。然所記當為世宗時事，殆無可疑。王國維曲錄二據此劇末折喝先聲「把烟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以為頌祝之詞，為金主而發，疑實甫作此劇尚在金世，殆或然歟。

救孝子一卷　元曲選本

元王仲文撰。錄鬼簿上但稱其爲大都人，不著行蹟。天一閣抄本載賈仲明所補弔詞云：仲文蹤跡住金華，金華二字恐是京華之誤。明謝應芳龜巢藁有贈王仲文序，其人乃塑工，且當元季，當非曲家王仲文也。錄鬼簿錄仲文曲凡十本，如五丈原、董宣強項、王祥卧冰、錦江亭（按南戲有錦香亭，江字疑香字之誤）、張良辭朝、王孫賈、韓信乞食、諸葛祭風、及趙太祖斬石守信等，今皆不存，惟此本猶錄于臧懋循元曲選中。標題云：送親嫂小叔枉招罪，救孝子賢母不認屍。考天一閣鈔本錄鬼簿不認屍下注作僉義軍（按世本誤作家）清官大斷案，故孝子烈母不認屍，則舊本題如此，元曲選所題，殆非其舊矣。斯本凡四折，第二折前有楔子，略稱大興府尹王脩然奉命勾遷義細軍，至開封軍戶楊李氏，有二子，長興祖，李氏所出，次謝祖，妾所出，其妾已亡，其家當出一人爲軍，李氏請以興祖往，脩然疑非李出，詳詰之，則夭資幼子，臨殁以謝祖爲托，因大賢之，而卒興祖去。興祖妻王氏偕婢歸寧，謝祖送之，未及其家，使嫂自往而回。王氏遇行當人以賽盧醫，殺婢以王氏衣衣之，劫王氏而去。王氏母疑謝祖，訴之官，官檢屍，而屍已腐，然信爲王氏。今其姑李氏領歸，李氏不肯認，又信謝祖決不爲此，而謝祖不勝刑，竟屈招。久之，興祖以軍功官千戶，歸家省其親，路遇王氏，知王氏爲醫所掠，誓不爲身，醫迫之使服勞役，乃執醫而送之官。時脩然方奉命采訪至開封，乃正醫罪，復念楊氏一家皆賢，奏于朝，榮旌之。脩然金史有傳，劉祁歸潛志載其行誼亦詳，其伉直不屈，爲金源一代名臣。仲文大都人，或父老相傳猶多及脩然軼事，因著此曲歟。然王氏見掠，因婢死疑殺一節，恐非實有，乃以刑名書所記事合爲之。

入之劇中，殊嫌生硬。又元史一四九耶律留哥傳載留哥金時携其長子薛闍附元，留哥卒，妻姚里氏携次子善哥見帝於河西，請以善哥代薛闍，使薛闍歸襲爵，帝不許。氏泣曰：薛闍，留哥前妻所出，宜立；善哥，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不可。帝嘆其賢，許以薛闍襲爵，而留善哥，乃太祖時事，不知即劇所本否。而元史二百零一尚載秦閨夫妻柴氏，其夫前妻所生[illegible]長子被罪當誅，氏引其親生子詣官，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因，得其情，因釋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事與此所演亦相

類、非元人所載、乃至正間事、尚在鍾嗣成編錄鬼簿之後、知與仲文此劇不相關涉矣、

連環記一卷　明息機子刊元人雜劇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劇凡四折、標題云、銀臺門呂布刺董卓、錦雲堂美女連環記、臧懋循元曲選亦收此本、標題改為銀臺門詐傳受禪文、錦雲堂暗定連環計、非舊題也、劇稱董卓以何進存入朝、官太師、太尉吳子蘭〔按子蘭元曲選改作楊彪〕、司徒王允與學士蔡邕謀誅之、允有義女貂蟬、本忻州任昂之女、小字紅昌、靈帝時入宮掌貂蟬冠、因呼為貂蟬、後賜丁原、原以配呂布、黃巾之亂、與布相失、為允所得、養為己女、一日貂蟬于園中焚香祝告、願與布合、允聞之、因與密計

招布飲、令貂蟬侑酒、與布相認、即許歸之、約來日送女、已乃宴董卓、復出貂蟬、面許為妻、〔按貂蟬為卓妻、元曲選改為卓妾〕竟飾貂蟬致之卓、布知其事、以詢允、允因謂與為卓所劫、強邀至太師府、布聞之、怒、至卓所傾之、值卓醉、布與貂蟬私語、為卓所覺、布因毆卓仆地、出投允、卓使李肅領騎追之、蹤跡至允家、允以大義說之、肅感悟、許相助、允乃使蔡邕詣卓、說稱朝官候于銀臺、請卓受禪、卓喜、將行、數有怪變、其黨李儒以為不祥、邕皆飾詞以解之、卓抵門、門已閉、布以戟刺董卓死、乃奏迂朝、梟卓首、族其家、其共謀逆諸人皆

分別受賞。此劇也是園目錄之目為元本，今考所記貂蟬始末，與元至治本三國平話大致相同，蓋當時教坊搬行之本。其文視他本特為冗長，而詞意鄙俚，殊乏文采。臧懋循刊本於曲白多所改定，然亦未能一新面目，歸于雅飭也。

合同文字一卷 明息機子刊元人雜劇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清錢曾也是園目卷十錄此劇，在元無名氏類中，蓋元人所作也。劇凡四折，第一折前有楔子，標題作狠伯娘打傷孝順姪男，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按元曲選作劉安住歸認祖代宗，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蓋臧懋循所私擬。天一閣抄本錄鬼簿所附失名傳奇標注與息機子刊本同，知是舊題。演劉安住事。畧稱汴梁人劉天瑞生子安住，曾聘李社長之女，未婚。兄天祥，嫂楊氏。值歲飢，天瑞託產業于兄，携妻子趁熟他州，行至潞州，廣州人張秉彝店中。未幾，夫婦皆病，臨歿，以安住及產業文書託之秉彝。安住因冒李姓，及長，秉彝告以始末，因請歸葬父母。既抵汴，詣伯母楊氏。楊氏欲李其產，賺安住以文書畀之，而不認為姪，且擿破其首。天祥懦怯，亦無如之何。李社長聞之，乃偕安住訴於府主包公。公知安住之冤，乃下安住于獄，呼楊氏謂之云：安住病劇且死，如係嫡親，以長傷幼，當不至償命，否則須抵償。楊氏懼罪，因出文書為證，云是親姪。公得其情，因責天祥夫妻，而賞李社長，以安住為開封令，使即日成婚。考元史一九二觀音奴傳：觀音奴知歸德府時，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乙田三頃，不能得，值，

王以饑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遂則田為楊椽，王妻訴之官，楊行賄偽作文凭，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今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祠質，楊浼巫代詩神，曰貫椽王田，幸神勿泄，觀音奴詰之，巫得其賁，因坐楊罪，歸其田。其事與此相似，且同在河南，疑即本此敷衍之。又稱觀音奴知歸德，發擿如神，民有銜冤不自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訴，皆立為判決，一日悉清，足其精察明斷，為一時良吏之名，劇演此事，蓋由民間傳誦因譜入樂府也。託之包拯，則拯在宋金時已為神話中人。按元好問續夷堅志已稱包拯主東嶽速報司神官家於一切案獄皆依託之，所謂龍圖公案者皆在虛實有無之間，亦不足為怪也。

留鞋記一卷 明息機子刊元人雜劇選本

元曾瑞撰，鍾嗣成錄鬼簿下稱瑞，字瑞卿，大興人，羨錢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不願仕，自號褐夫，江淮達者餽送不絕，得以徜徉卒歲，歿時，詣門弔者以千數，又稱其善丹青能隱語，有散曲詩酒餘音行世。[illegible]所記始末甚詳，斯編為瑞所編雜劇，息機子刊本所錄凡四折，第一折前有楔子，演郭華與胭脂鋪女王月英姻緣事，略稱汴京王氏婦與女月英設肆賣胭脂，洛陽人郭華應舉落第，久滯京華，慕月英之色，時至肆中購胭脂，因而有情，月英暗使婢致帖子於華，約元夜于相國寺觀音殿中相會，及赴期至寺，而華以酒醉睡熟，呼之不醒，因以羅帕裹繡鞋置生懷中而去，生醒見鞋，悔恨不勝，乃強咽其帕，閉息而死，其僮以為寺僧謀害，乃訴之於府尹，時府主為包拯，以事暗昧，乃屬府役扮貨郎兒將鞋賣之，月英母識其鞋，欲贖之，因并拘月英及其母至府審之，公詢知月英以帕裹鞋，而帕不見，乃命月英詣寺尋之，月英見屍身口邊露帕一角，掣取之，而生氣通復活，公乃判為夫婦云。按宋劉義慶幽明錄按據太平廣記二七四引載富室一男悅一賣胡粉女子，託買粉日

往、女感其情、遂相許、魁明如相會、男佚女生、悅甚、歡踴遂死、女懼遁去、官室發男笥見粉、訴于官、女乞于官、臨尸慟哭、男豁然更生、實即此事、明馮龍情史引幽明錄此條附注、謂元人留鞋記與此事大似、唯買粉作買胭脂、其期作元夜、人謂女留鞋、男醒咽鞋而死、按劇謂咽帕非咽鞋也、夢龍此說誤、此段精與其言甚是、錄鬼簿錄瑞此劇作才子佳人悞元宵、天一閣抄本係鬼簿所附失名氏傳奇錄留鞋記、注標題云、郭明卿燈宵誤佳期、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其正書卷下別出曾瑞卿才子佳人誤元宵、似非一本、此息機子刊本亦不著作者、而臧懋循元選作曾瑞卿、標題作郭秀才沈醉、所[illegible]正名悞佳期、王月英元夜留鞋記、與天一閣本錄鬼簿附錄所書合、按息機子本失標名目、當即附錄所載失名之本、王國維曲錄二謂留鞋記即誤元宵劇、不知然否、今錄其劇于瑞而辨其可疑者如此、又以此本校元曲選本、曲白均多異文、此本第一折寄生草曲後全蓋元曲有二首、元曲選僅錄其前一首、元曲選第四折太平令曲後有川撥棹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四曲、此本無之、又元曲選第三折科白自張千排衙上起、此本則以張千排衙至張千扯卜

兒念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一大段連上文為第二折、截下文正旦領梅香上一段為第三折開白所剖篇章亦畧異、今姑以息機子刊本著錄云、

來生債一卷　元曲選本

按元曲選錄是本，不著撰人名氏，其本凡四折，第一折前有楔子，標題云：靈兆女點化丹霞師，龐居士誤放來生債。考天一閣抄本錄鬼續簿錄劉君錫來生債注云：靈昭女頓化丹霞，龐居士誤放來生債，即元曲選所錄本，則撰者乃劉君錫也。君錫名未詳，錄鬼簿續編稱君錫燕山人，故元省掾，性方介，隱語為燕南獨步，人稱為白眉翁，家貧不屈節，所作樂府行世極多，續編又稱君錫與邢允恭友誼，嘗余與交。錄鬼簿續編係明初人作，則君錫亦由元入

明者矣。劉演龐蘊事，以稱襄陽龐蘊慈而好善，有李孝先曾向之舉錢，不能償，憂鬱成疾，蘊即折券焚之，已而盡焚所藏積券。又一夕，蘊過磨房，情磨博士（按此指當時呼磨粉人之語）工夫，給銀使謀營生，已而得銀來還，云得銀慮遺失，終夜不成寐，不如無。蘊聞而生感，又過廄院，聞驢馬作人語，稱前生少龐居士銀若干，今變畜生填還。蘊驚，以為平日施與無異放來生之債，益增金錢為造惡之物，因盡放其畜，焚其天契，復以巨舸載家所蓄寶物貨賄，悉沈之海，挈妻女入鹿門山，斫竹編笊籬以生，共矢清貧，後聞天樂聲

全家證果。考陶九成輟耕錄卷十九云：世斥嗇利之人，必曰汝便是龐居士，蓋相傳以為居士家資巨萬，殊用勞神，竊自念若以與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諸無何有之鄉，因悉送大海中，舉家修道，總成證果。又以為居士即襄陽龐德公。考釋氏傳燈錄龐居士傳，襄[illegible]龐蘊字道玄，衡陽人，元和六年北遊襄漢，女靈照賣竹漉籬以供朝夕，後靈照入滅，蘊與于龐大俱無疾而化。據此知非龐德公，但亦不言其富業財之說，特涉後人所傳會耳。據九成所說，知當時流行龐居士棄財入道事，君錫演以為曲，亦不免

採世俗傳會之言，惟劇作龐蘊，不作龐德公，與九成所述稍異耳。

虎頭牌一卷　元曲選本

元李直夫撰。鍾嗣成錄鬼簿上稱直夫女直人，德興府住，即蒲察李五。元明善清河集有送湖南李直夫憲使詩一首，又有寄直夫詩一首。按此條顧嗣立元詩選二集所錄，不知即其人否。此本乃臧懋循元曲選所錄，凡四折。標題云樞院相公大斷案，伏宜行事虎頭牌。考天一閣鈔本錄鬼簿虎頭牌下小注作行院相公大斷案，武元皇帝虎頭牌，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亦稱虎頭牌劇乃金大祖事，然則作武元皇帝者乃舊題，元曲選作伏宜行事虎頭牌，亦是懋循所改，非原本之舊矣。劇演女直山壽馬事，畧稱山壽馬完顏氏，金牌上千戶，以鎮夾山口子有功，推兵馬大元帥，行樞密院事。其叔父銀住馬自渤海寨來視之，值山壽馬膺新命，因向之求官，山壽馬乃以素金牌授之，使代守夾山口。銀住馬回渤海寨別其乙，還往夾山口子上任，值中秋家宴，不覺飲醉，其夜為賊所乘，掠人畜而去。次日，銀住馬追擊之，盡奪所掠而還。山壽馬聞夾山口有失，乃行文勾之。銀住馬自謂尊親，不聽勾，山壽馬乃遣戍判縛詣帥府，將依法誅之。于閱供狀，知其曾奪還人畜，乃免其死罪，准狀當杖

一百。行院小使狗兒者，為山壽馬所愛，銀住乞其向山壽馬求告，請免杖。山壽馬乃杖狗兒六十，使代銀住馬，仍杖銀住馬四十以示衆。次日，山壽馬自具羊酒為叔父燒痛，以牌面示之，云行杖者非姪私意，乃軍令使然也。銀住悟國法不可違，乃與山壽馬呼酒共飲，頓忘前隙云。其事雖無可考證，然直夫女直人，自當為金源舊聞。據劇中第一折山壽馬自稱往大興府去，三折經歷白稱自祖父以來受遼兵侵擾，萬女直人無姓，因立七姓，又稱前祖父名竹里真。後遼中都、大興中都，皆海陵遷燕京後改名，蓋所記乃金滅遼宋後之事。其曰武元皇帝虎頭牌者，金銀牌之制乃太祖收國間所定，穆宗時又書從太祖議，飭諸部不得自置信牌，意謂此武元皇帝遺制如此，未必即為太祖之事也。元人雜劇如罟罟旦、射雙鵰，皆記番州風土人物，刻畫新奇，特為出色，顧今日皆無全本，唯直夫此劇尚全，錄于元曲選中，雖未必盡依原文，而十之八九尚可信為直夫之文。其中記女直人情國之風，描寫如繪，雖至今讀之，猶可得其彷彿，洵為不可多得者焉。

昊天塔一卷元曲選本　殘本黃鶴樓一卷舊抄本

元朱凱撰。鍾嗣成錄鬼簿稱凱字士凱，所編有昇平樂府。又類集羣公隱語，標曰包羅天地。又謎韻一集，皆大梁鍾嗣成為之序。不言其里居，然賈仲明弔詞，稱其振江淮獨步杭城，蓋亦寓杭州者。昊天塔元曲選所錄凡四折，所標題目正名曰：孔橋關令公顯神，昊天塔孟良盜骨。略稱楊業子景鎮三關，夢父及弟七郎示夢，謂征遼敗歿，骨殖為遼將韓延壽所得，置于幽州昊天寺塔上，宜往取之。而景母佘太君亦同時感夢，使以告，景知事非孟良莫辦，乃升帳議事，故屏孟良以激之。孟良知其情，乃固求去，遂與景俱微服之北，叩昊天寺，盜骨而去，返至五臺山，入寺暫憩。則其兄五郎兵敗後在寺中為僧，相認大慟。既而韓延壽將兵追景抵山寺，六郎擊殺之，遼兵退，景乃與孟良奉父骨歸國云。其所演與小說楊家將宋傳等出入，而激孟良一折，今猶演之。黃鶴樓係梨園舊鈔本，不著撰人，僅存第一第二兩折，稱周瑜忌劉備欲害之，乃設碧蓮會於黃鶴樓，邀備來會。備迂往赴之時，諸葛亮方與關張追曹操于華容道，及歸知備已行，乃急命姜維救之，而使張飛伏兵于蘆花灘，以待瑜來追。維乃簑笠作漁父裝，詣黃鶴樓

兵于蘆花灘，以待瑜來追。維乃簑笠作漁父裝，詣黃鶴樓獻魚，瑜即命判備。維佯諾之，伺瑜避去，乃出昔所得周瑜令箭，揮兵使去，挾備逃去。以下當為蘆花灘張飛擒周瑜事，而文缺不錄。今考其詞格氣魄，斷非明人之筆。錄鬼簿載凱曲有劉玄德醉走黃鶴樓劇，其本久不傳，此為樂工按習之本，雖不署撰人，姑即為凱作[illegible]。其稱碧蓮會者，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載歷下有碧筩酒之俗，其法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傳吸之，明陶九成輟耕錄則謂以酒卮置蓮瓣中飲之，勝碧筩遠甚，此所謂蓮會，必是飲酒之法無疑。徵以明吳奕所撰城社紀略，載臺閣所辦雜劇有碧蓮大會，其人物為劉主、周郎，各翠冠，獻魚人翠笠，又馬隊扮黃鶴樓劇凡六騎，導于臺閣碧蓮會之前云。知明萬曆中百戲猶有碧蓮會之目，其用于元人劇中尤不足怪也。

秋聲譜三卷　清咸豐刊本

清嚴廷中撰、廷中字秋槎、雲南宜良人、是本有載周樂清序、稱秋槎二兄、地毓昆明、家承屏翰、其未有朱蔭培跋、則稱秋槎才名馳海內、顧淪落天涯、吞花卧酒、消耗壯心、良足慨嘆云云、皆不著其行蹟、考上元孫若霖雙紅豆閣詞二全繡曲注、稱嚴秋槎滇南人、著紅蕉吟館詩集、任山東萊蕪丞、歷權七縣事、有政聲、上官欲擢用之、一日辭官去、過揚州、留一載、今歲來金陵、與余一見如舊識云、又知其曾為萊陽縣丞、又卷三杏花天影注云、十月與秋槎遊紅板橋、秋槎行即將歸滇南、詢後此會、恐不易得、不覺惘惘有惜別之意、念秋槎萬里歸程、歲除尚未能抵家也、知廷中棄官曾遊揚州江寧、由江寧南返、考廷中序若霖此集、在道光十七年、序稱丁酉與若霖遇于白門、則若霖詞中所記、皆道光十七年之事、此秋聲譜載廷中道光十九年己亥自序、稱故山歸後、忽忽寡歡、落葉秋聲、助人淒惻、秋以聲為譜、吾因以秋為譜、則廷中所譜三劇、乃道光十八年歸寓後所撰、而其咸豐甲寅後序、復稱昔里居製秋聲譜、壬子冬在萊陽、寄正於周文泉刺史、甲寅秋以事赴萊州、則已付之手民矣、考光緒山東通志六十五職官表載、樂清道光三十年任掖縣知縣、咸豐八年卸任、是樂清為刊此編、正其任掖縣知縣之時、與廷中所記合、然則廷中於[illegible]於咸豐初復返萊陽、其是否還任、則不可知矣、斯編乃廷中所編三劇、一曰武則天風流案、卷只一章、謂則天死後為冥官、與女鬼上官婉兒剖之、所斷為趙雲娘等六案、皆怨女思婦、一一判斷之、其文憑虛架設、無實事可指、二曰沈媚娘秋窗情話、亦只一章、演揚州妓沈媚娘因兵亂避地至山東茌平、常州舉子商全錫應試北上、遇之與款談訂好、其情節亦甚簡、三為洛城殿無雙艷福、凡四齣、演唐閻朝隱奉大帝及武后命典試、考取名士才女、朝隱受來俊臣傅游藝之託、取其子女入選、已而太平公主上官婉兒奉旨磨勘、知朝隱主試不公、乃擢男子蔣文英盧梅仙等高第、使以次婚配、其女狀元花冠芳選為豫王旦次妃、閻等舞弊、各罰金助鑄天樞云、三劇皆為女子而發、而末劇以刺科場之弊、尤為顯然、蓋亦尤侗李白登科記之類、而用意不同、風格亦不相似、蓋彼為才子吐氣、而此則側重女流也、廷中諸作、大抵詞多于事、邊幅稍狹、在詞

曲中未有能手。然延中詞章文采，頗為一時所重，雖薄宦沈淪，而風華自著。斯編洛城殿曲後有字一行，曰鏡波李菱娥正譜。據孫若霖雙紅豆閣詞所附小注，知菱娥乃延中之妾，能歌，工文墨，其字曰鏡波。（按見卷二全曲卷三雙調望江南小注）斯其艷冶風流，亦不下於姜堯章之小紅低唱矣。

續琵琶記二卷　上海涵芬樓藏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蔡琰事，凡三十五齣。畧云：蔡邕隱居養素，董卓强徵之，邕不得已應徵，偕弟子董祀行，而留女琰於家。卓擅行廢立，曹操合關東諸路兵討之，合戰不利。獨卓將華雄為關羽所殺，呂布屯虎牢關，亦為劉關張所挫。已而孫堅得傳國璽，懷異志，引去，義師遂自離散。卓挾駕遷長安，驕橫益甚。司徒王允計懷呂布，使殺之。以邕與卓有舊，並收邕。邕知不免，念弟子董祀可託，以女琰許之。既而卓黨誘匈奴左賢王寇，琰為虜所俘，京師尋陷。琰飄零塞垣，意不欲生，忽感昭君夢，謂十年後可回中土，宜姑忍之，乃變胡服。左賢王甚敬愛焉。於是曹操起師討卓餘黨，平之。奉乘輿遷于許都。左賢王出獵，為烏桓所劫，琰自虜中上表求救，操乃使子彰將兵拓烏桓，往迎之。彰破烏桓，竟以琰歸操，乃官董祀，使琰復歸董祀云。按文姬歸漢，後世稱引，屢見于詩文，而演為傳奇者，才明陳與郊有文姬入塞雜劇，尤侗弔琵琶亦以其事入曲，然劇以昭君為主，亦不專寫文姬事。此記敷演文姬始末，可謂善于擇題。然小說三國志所載董卓曹操等事，往往串入其間，頗嫌頭緒繁多，喧賓奪主，

至南匈奴左賢王去卑、曾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見范書匈奴傳、此謂爲李郭所誘入寇、與史相反、至文姬之歸、緣曹操以金贖之、與曹彰討烏桓事本不相涉、姬先適衛仲道、夫亡無子、自匈奴歸乃改嫁董祀、此謂邕在時曾以姝許祀、亦非事實、蓋悲適二姓、故爲文姬諱、然唐以前婦人原無夫死不嫁之例、文姬沒胡不足爲病、豈先適衛氏反足爲病乎、凡此乖違事實並失之杜撰、然劇屬詞多清拔、雖未能追踪元音、固亦異於俗曲靡靡之響、在近世曲中尚爲近雅者焉、

錦衣歸二卷　上海涵芬樓藏舊抄本

按此本亦不著撰人、其卷首題云、笠庵先生傳奇、考笠庵乃朱素臣號、王國維曲錄五錄素臣傳奇十八種、中有錦衣歸、知此本即素臣所撰矣、斯編所錄凡二十三齣、演明人毛瑞鳳事、大意謂松江毛瑞鳳字凡邑、父壽昌令雲路、母郭氏、瑞鳳藝兼文武、幼聘南海白木賓之女、名筠娥、已而雲路死、瑞鳳奉母歸里、家計日拙、而木賓宦遊累遷山東布政使司參政、分守東平、既登華貴、郭氏乃使子往投之、兼覘其意、及至、而木賓違其聘金、强令退婚、瑞鳳憤然反其金、不辭而去、是時東阿解餉銀三千、爲鳴石山女盜十八姨部郝崑崙所劫、木賓乃使人追至、及之、以女筠娥意贈以金、旋指爲盜之黨羽、繫獄論死、郭氏念其子不至、自來東平尋之、亦爲木賓禁錮署中、筠娥竊奉侍焉、先是瑞鳳北上、路經滁州、遇嘉興人程行波、貌與己類、而病困將死、瑞鳳濟之、聞瑞鳳有難、踵跡至東平、請以身代死、而使瑞鳳冒己名投其舅丁總憲者、瑞鳳感其義、從之、乘間出獄、而行波爲吏押赴法場、十八姨遣其黨救之、劫入山中、又掠郭氏及白筠娥至、使就山寨成婚、行波乃自白

賓非瑞鳳、將代死、冒其名、年十八、姨義之、乃委身事焉、瑞鳳以丁兒憲刀、奉旨檢校東平通事、以代木賓、並按其縱冠之罪、瑞鳳至、乃以尺書抵衍波、夫婦來降、奏原其罪、官之衍波、後以瑞鳳始末上聞、上乃賜瑞鳳錦衣一襲、俾歸娶、且宥木賓、使親致女于松江云、

萬年觴二卷 上海涵芬樓藏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按此本演劉基事、王國維曲錄五載朱素臣傳奇有萬年觴、則亦素臣所撰也、劇中大意、略謂基家居日郊行、於丘阜側拾得瑤觴一、劍一、天書三卷、其觴上鐫天子萬壽四字、天書皆古文不可辨識、而末有楷書一行六字、曰欲貫通、訪臥龍、基乃訪道名山、遇諸葛孔明之靈、為指示大意、乃盡通之、乃杖策謁太祖、太祖禮之幕中、多所籌畫、先是基辭妻出遊、[illegible]久之不歸、妻念之甚、風聞基已道死、為之精敝、是時張士誠據江淮諸郡、勢張甚、尋陷青田、基妻倉皇挾瑤觴出走、為遊騎所獲、送之於蘇州、士誠不敢犯之、因之於承天寺、已而徐達克平江、執士誠、吳地悉平、搜得基妻、送之於基、太祖慶成開宴、基以爵觴進、蓋素知天命有歸云、按基佐明祖成帝業、自明時已多怪迂附會之談、而稗官家尤暢言之、斯編記基得天書等、猶非毫無影響、其言基妻袁氏為張氏所虜、不知何據、考基初娶富氏、繼娶陳氏、賜章氏、徵之志傳、絕無袁氏之說、亦可知其荒誕不實矣、

吐絨記二卷 上海涵芬樓藏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王國維曲錄四所錄明無名氏傳奇目有吐絨記，即此本也。凡二十齣。略稱唐潤州有皇甫冉者，以進士授新水尉，攜弟曾赴任所。時河中盧綸授山東康訪，妻陳氏，女忘憂，婢凌波，同行，舟至夏口，綸登岸訪舊知識，女憑窗剌繡，偶唾絨花于鄰舟，即皇甫之舟也。曾拾其絨，作詞裹絨中投女，女和其章，反投之。曾少年輕脫，遂登康訪之舟，女方驚詫，而綸返，急匿之艙底，舟旋發，不得食（曾在舟中），女即以家傳善藥曰鬱金丸者使曾含之，得不死。既而舟附岸，急遁去，為家人所見，追之已不及。會武相元衡有疾，使客令狐陽持書向綸求丸，綸覓之不得，叩女及婢，得前情，大怒，榜之。女登岸將覓死，為金焦留守盧尚忠所救，養為義女。婢追女，附漁舟至新水，稱盧康訪女。皇甫冉方為尉，即送之于綸。綸杖斃之，尋夫人私釋之，為擇配冉，即納為妾。曾入上都舉進士，得狀頭，歸視其兄，而婢在，尋知女在尚忠家，乃媒娶之。按盧綸及皇甫冉兄弟唐書有傳，皆以文筆著，綸與德宗賡和，有大歷才人之目。然元衡作相在憲宗時，其時盧等皆前卒。又唐諸使無康訪，諸道無山東，（按山東乃唐關以東之通稱）據劇稱綸為山東康訪，與皇甫冉舟相值於夏口，則山東宜稱山南東道，不應作山東也。

不夜天二卷　上海汪汾棲藏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三十二齣、諸曲目亦未見著錄、演言可行姻緣始末、略云、梁武時有言可行者、應試赴都、路遇胡表、其人乃俠客、相見款洽、結為兄弟、可行至都、嫖妓山醉桃、為朱弁子伯獎所奪、胡表救之、寄於人家、而可行不之知、乃易名改裝投朱弟、與弁女翠霄倡和、翠霄以南溪蠻所獻不夜天珠贈之、既而可行報中狀元、帝詔可行與翠霄成婚、弁知女私情、恥之、矯詔戍可行海南、復遣人要殺之、入遇胡表救免、翠霄憤激投河、為御史秦重所救、藏于家、已而南溪蠻叛、秦重持節海南、可行遇救、避居父友會稽太守劉患幕中、緣患內升御史、至是亦隨之北上、與秦重於潤州相值、翠霄聞生至、私易男裝訪之、自云重子、話言別去、可行亦不察、重至海南、聞可行有弟寓此、即使翠霄依之、然實妓醉桃尋可行至此、冒稱其弟、重不知也、重征蠻不利、詔劉患往撫之、患舉可行、攫弁、詭稱為姓劉可行、及蠻就撫、謁重、使視其弟、至則識為醉桃、並碧霄皆在、大喜、奏凱還朝、詔可行復本姓、其翠霄與妓醉桃並爭封誥、帝乃並畀之、

名花榜二卷　上海汪汾棲藏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二十七齣、演公孫楚事、略稱洛陽羊桓卸任總兵、與妻兄翰林白之珩同居一第、皆喪妻、遺有一女、桓女瓊蕊、珩女琪英、冒羊姓、故瓊蕊擅文藻、而琪英精武藝、會中條山蠻酋作亂、起桓為雍州都督討之、偕琪英往、桓射虎遇一奇婦人、曰毋天蓬者、醜黑而能武、奇之、因請其赴洛代經理其家、瓊蕊在洛、須一婢給使、中州士人公孫楚偽其易姓以往、以詞呈女、女嘉其才、賜名伴影、旋知為男子、私訂盟、令生入都應舉、會有冒僕射子知生之行、而奪女之色、乃囑媒冒生原姓名、向女父之珩求婚、之珩不察、許之、婚有日、瓊會天蓬至、知女意不可、乃代之嫁、及期往大鬧、排門而出、逕詣白氏、則之珩與女均為賊酋偽作羊桓書賺之入山、天蓬蹤跡至山、亦為賊所留、生入探花及第、奉命監羊桓軍、桓重其器能、妻以女、生入山宣慰、賊亦禁之、天蓬乘間縱之、秉梭以破賊之計、生乃與桓將兵搗賊巢、斬其酋、奏聞褒賞、各分別進官、生並娶瓊蕊、其琪英以瓊蕊年長、將讓封誥與之、瓊蕊苦辭、天蓬乃以己所得一品服色予琪英、入山修道、竟不返、初生夢見仙

人榜示、題曰名花榜、其五甲狀元為草環瑟、榜眼為白琪英、皆女子、獨探花龔朶偉影為男子、不知其兆、至是娶二女、尋繹舊夢、乃知一一相合也、

生辰綱不分卷 上海涵芬樓藏清道光抄本

按此本不見各家著錄、其末題云全集雲編、而書為道光五年抄本、蓋即道光間人所作也、其本演水滸傳晁蓋取生辰綱事、而分為四節、一曰英雄迫、演林沖詣梁山濼入夥、為首王倫所忌、限其三日内劫殺一人以難之、已而楊志至、二人武藝相等、倫欲並留之以抑沖、而志不肯留、辭去、志入京、謀復官、不如意、賣刀與無賴牛二爭、因殺之、凡四齣為一節、二曰雙雄鬥、演楊志配北京、留守梁中書奇其貌、因校閱使與周謹索超鬥將、因用為軍校、會中書為蔡京賀生辰、即使志押寶貨以行、而晁蓋等遂謀劫之、凡三齣為一節、三曰漁家樂、演公孫勝劉唐等集會、使吳用說三阮於石碣村、凡三齣亦為一節、四曰七星聚、演公孫勝吳用晁蓋等七人與白勝謀、使勝偽為酒販、於途中誘楊志飲、志中毒昏迷、因而劫之、七人者懼罪、因入水濼為盜、亦三齣為一節、通本演以劫生辰綱為主、只是一事、既非如四節等記容納四事、似不必分立四目、然清初如四大慶雖分隸四節、實則一事、明人刊王實甫西廂記亦判斷為四目、則又不必以形式責之矣、

無底洞一卷　上海涵芬樓藏明本鈔本

按是本演西遊記陷空山事，題奇山乙卯重訂，蓋舊本經永應俗人所改訂者也。劇凡六齣，目曰：灰婆巧說妖玷清修、心猿識怪、徒弟尋師、姹女求陽、天王獲鼠、累積陷空山無底洞。鼠妖曰地湧夫人，灰婆者乃灰鼠之妖，勸夫人婿男子，行採補之術，而玄奘名德，方以求經西來，堪為良對，夫人乃變現身自縛于樹上，若蒙難之狀，玄奘不察，命八戒釋之，奘旋至鎮海寺宿，其寺有二沙彌，先為妖所噬，行者覘妖至與門，而妖以計脫，攝玄奘而去，行者拘山神問之，知是陷空山無底洞妖，乃往搜之，其妖聞行者至，偕玄奘遁去，行者見洞中供托塔天王神位，知與天王有親，即上天訴之，天王乃率神兵收其妖，而救奘師。其記事與西遊記無甚出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

張小山小令二卷　明嘉靖刊本

元張可久撰，可久以小令著名，其集有今樂府、吳鹽、蘇堤漁唱，元本北曲聯樂府已全收之，其本已別行著錄。是編為明李開元所輯，上卷所錄為水仙子等曲二百七十九首，下卷所錄為南呂一枝花、長天落彩霞套曲一首，又罵玉郎帶感皇恩採茶歌隻曲等二百八十八首，視元本北曲聯樂府所收不及遠甚。據卷末所載開先後序，謂今詞曲少，而小山者更少，小山詞載在樂府羣珠、詩酒餘音者，僅數十曲，他所得仙音妙選、樂府羣玉、樂府新聲，則有助於小山者多，今所編次雖成上下二冊，每様曲終鏤板不別空，以待博學君子寄示云。是開元此編，自諸家選集輯出，故不能備，且亦自知其不備，然開先雖未見可久諸集，其所用選集，則頗有今人所未能見者，如樂府羣珠、詩酒餘音、仙音妙選，今皆無其本。今以北曲聯樂府考之，開先所錄雖大抵見于北曲聯樂府中，然亦有開先此本有而聯樂府本無之者，則開先此本亦不可廢也。

開先此本已非重要

增廣歸元鏡四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不載序跋，不知其著作始末，然書名增廣歸元鏡，當史在釋智達之後，度亦清初釋氏所為矣，今以舊本核之，其第一卷增天人送飯、天女散花、勸夫改業、群賢結社、念佛消愆、西方接引、陞任稅司、慈航示警、錢王賞花、夢示前身，凡十章，除陞任稅師（司）以下四章外，皆慧遠之事，卷二增遊湖、杭怨、老僕勸主、眼前果報、勸夫從善、諸姬演藝、回陽勸善、叩真皈正、廣修善果、遣官代請、萬法歸一，凡十章，皆涉永明禪師事，卷三增慶賀昇平、漁翁生子、受禪、仁堆、方朔救溺、三聖會悟、王芳慕道、方朔隱詢、四夫侵（麗）命女擇婿、打柴得金、祈天卜婚、天然佳配、蓋相逐女、遺言撫金、道傳海外、遺囑傳燈、四夫遵化，共十七出，記高麗王傳位世子訪永明師于杭及永明師化去之事，四卷增登高遇主、欽詔恩榮、條呈進主、四國赴約、燼塔西歸、夫婦尋真、白日飛昇，七出，記高麗王返國，及高麗田種文夫婦登仙事，所增倍于舊本，然語多[illegible]不若舊本之簡潔易觀也。

王粲登樓一卷 翰林風月一卷 倩女離魂一卷 以上元曲選本 周公攝政一卷 景元刊本

元鄭德輝撰，鍾嗣成錄鬼簿下，載德輝名光祖，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病卒，火葬于西湖靈芝寺，德輝名聞天下，雖婦人女子皆知之，伶倫輩咸稱鄭老先生云，所撰劇，據錄鬼簿所載，凡十七種，今唯傳王粲登樓、翰林風月、倩女離魂、周公攝政四種，王粲登樓標題云「假托名蔡邕薦士，醉思鄉王粲登樓」按起句天一閣本錄鬼簿作不納賢蔡公閉閣，稱粲太常博士某子，丞相蔡邕曾與某指腹為婚，以女桂花字粲，某卒，邕以粲恃才矜驕，召之入都，不為禮，而陰使翰林學士曹植薦粲于荊王劉表，表見粲貌寢，亦不任用，粲遂流落荊楚間，州人許達好客，有樓曰溪山風月，粲每登樓吟詠，與達酬唱，獨望中原，感慨零涕，已而邕薦粲於朝，召授兵馬大元帥，北歸與邕女婚配，翰林風月標題本「擬學士傲晉國婚姻天一閣本錄鬼簿作晉國煙花，傷梅香騙翰林風月」，稱白敏中父從裴晉公征淮西有功，度以女小蠻許字敏中，已而敏中喪父，晉公亦薨，敏中入洛，謁晉公夫人，問以親事，夫人館之于家，令敏中

與小蠻以兄妹相稱，不及姻事，敏中憂思致疾，託婢樊
素周旋，與小蠻「會」，甫相見而夫人至，驅使離府，敏中乃
入都應舉，及第為翰林，奉上命與小蠻成親，其關目與
王實甫西廂記極相似，而詞不沿襲，劇中婢樊素白多
用書傳成語，故曰偽梅香云。倩女離魂，標題曰調素琴
王生寫恨，迷青瑣倩女離魂，稱與[illegible]人張公弼與里人
王同知指腹成親，王生子曰文舉，張生女曰倩女，公弼
同知皆亡，文舉將赴京應舉，往探張夫人，夫人出倩女
相見，使呼文舉為兄，云得官後方可成親，既辭去，而倩
女思念成疾，其魂竟追及王生，隨之入都，王生及第授
衡州府判，偕倩女歸里，復訪張氏，其家驚為鬼魅，入室，
則魂與體合，而女疾遂愈。本唐陳玄祐離魂記，而改張
鎰為張公弼，王宙曰王文舉。周公攝政，標題云說武庚
管叔流言，輔成王周公攝政，稱武王平殷，封武庚，使管
叔監之。武王疾，周公為文告于先王，請以身代，藏文于
太廟金縢櫃中。武王崩，周公奉成王即位，三叔以殷叛，布
流言，云公將不利于孺子，公乃以妻子為質，往征平之。
奏凱歸朝，初公去後，太公啓金縢，見祝冊，示成王，成王

素添十字係正文非小注

意解，至是迎於午門外，親為公推轂。公年六旬，致仕歸
政于王云。四劇惟周公攝政為題材所拘，詞采無甚可
取，餘俱富[illegible]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謂馬
東籬辭老健而乏姿媚，關漢卿辭激厲而少蘊藉，白仁
甫詞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為第一。如王粲登樓
第二折，慕高寄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至後堯
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為妙絕，非調脂弄粉者可得
窺其堂廡。又猲梅香頭折
仙呂調，二折大石調等曲，不着色相，情意獨至，真得詞
家三昧。倩女離魂越調聖藥王內「近蓼花，纜釣槎，有折
蒲衰草綠蒹葭，過水窪，傍淺沙，遙望見烟籠寒水月籠
沙，我只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語，清麗流便，語入本色，
然殊不摧鄙，宜不諧于俗耳。然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作
詞定格，錄王粲登樓三折迎仙客雕簷紅日曲，評云：迎
仙客累百無此調，其裁儷之才，名不虛傳。其傾倒如
是，亦可見德輝詞之不凡矣。

揚州夢一卷兩世姻緣一卷金錢記一卷 元曲選本

元喬夢符撰。錄鬼簿載夢符名吉，太原人，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美容儀，能辭章，有天風環佩撫掌二集，以威嚴自飭，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為之序，江湖間四十年，欲刊所作，竟無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于家。按以上引錄鬼簿參合曹寅天一閣二本書之 所著雜劇十一種，據曹寅本及天一閣鈔本錄鬼簿 今存者揚州夢、兩世姻緣、金錢記三種。揚州夢演杜牧事，稱牧官翰林，因公赴豫章，事畢將回京，太守張紡餞之，出歌伎好好送酒，牧為詩贈之，盛稱其色藝。其後二年，紡以好好贈揚州太守牛僧孺，牧因事來揚府，僧孺宴之，於席上見好好，仍有題詠，疑是舊識而不知其故，遇州人白文禮告之，始知即好好，因請白轉求此女於僧孺，再再叮嚀而去。頃之，僧孺以任滿來京，文禮亦至，言于僧孺，以好好歸牧，張紡時升京兆尹，[illegible]云擦此伎名好好，故標名目云張好好花月洞房春，杜牧之詩酒揚州夢。天一閣抄本錄鬼簿亦載是目，而起句作李夢娥，不作好好，蓋舊本本謂妓為李夢娥也。兩世姻緣演韋皐事，稱皐在成都，眷妓

韓玉簫，相期白首，簫母猜厭之，勸使入都求官，皐行約得官來取。久之無音耗，簫積思成病，遂既臨殁，自寫其容，屬母送于皐。皐歷官至鎮西大元帥，赴任過荆州，節使張延賞召飲，出其義女侑酒，驚其貌與簫同，向延賞求之，延賞以為辱，拒之。會簫母持圖尋皐，至延賞，得圖始知其故，上聞其事，命延賞以女歸皐。金錢記演韓翃事，稱翃字飛卿，三月上巳遊龍池，遇京尹王輔之女小字柳眉兒者，目成心許，以所佩金錢與之。翃因隨其車入輔園中，輔初怒之，旋知為翃，館之于家。一日於翃齋見女所佩金錢，疑翃有遺行，將聲其罪，而翃奉上命宣入朝，擢為狀元，輔從賀知章言，召翃為婿，翃以曾受輔辱，拒不肯，李白知之，奏于上，賜成親云。吉以詞曲擅名元時，所撰散曲，明李開先曾為刊行，雜劇亦高華穠艷，自明以來，諸家于此三劇，遞有選本，雖風情之詞，人所共嗜，要足以見其文之著也。明孟稱舜柳枝集稱揚州夢頭折仙呂點絳唇套，係楊慎重訂，故後人混收入慎黃夫人集內。今檢楊夫人樂府，其第一卷果有此套，題維揚風月以

勘陳與郊古名家雜劇本楊州夢文多不同而與臧懋循元曲選本極相近蓋懋循訂此曲時曾參其文歟稱彝生于明末多習舊聞疑所言當有據也

豫讓吞炭一卷元明雜劇本 霍光鬼諫一卷元果刊本 敬德不伏老一卷富春堂刊本

按三本皆不著撰人王國維曲錄二據元姚桐壽樂郊私語所稱海鹽楊康惠公梓節俠風流善音律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祖父之意弟去其著作姓名云云定為元楊梓所撰梓海鹽人失其字祖春宋武經大夫父發仕宋官樞密院副都統入元授福建安撫使領澉浦東西市舶總司事卒追封弘農郡侯梓至元三十年以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隨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伊克穆蘇招諭爪哇有

功後為安撫總使官至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卒贈兩浙都轉運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諡康惠豫讓吞炭稱智伯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于藍臺求三家地韓魏皆以萬家邑與之趙襄子獨不許智伯合韓魏兵伐之豫讓諫不納襄子保晉陽決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韓魏咸自危襄子臣張孟談說韓魏決汾絳水灌智伯軍營遂滅智氏三分其地襄子挾恨漆智伯頭以為飲器豫讓欲刺襄子為智伯復仇潛入襄子第伏廁中襄子搜得之重其義縱之去讓乃漆身吞炭伏州

橋下，伺襄子過刺之。襄子心動，又搜得之，讓知不免，請得襄子衣而刺之。襄子脫衣與之，讓刺衣，碎之，即自刎。事全本史傳。霍光鬼諫，稱光官大司馬，昭帝崩，立昌邑王。無道，廢之，立宣帝。帝以光擁戴功，授其子霍山、霍禹以官。光以二子無知，代辭，上不許，旋奉命採訪五南，歸則二子以妹成君進于上為后。光聞益怒，召二子痛責之，即見上，請貶二子為民，下成君于冷宮，上亦不許。光由斯感疾，上親臨問之，因奏山禹必反。他日，但滿老臣勿剖棺戮尸足矣。竟不起。其後山禹果謀反，光之鬼夜趨承明殿，奏其事，上因誅山禹而祀霍光之墓。敬德不伏老，稱唐主平遼，夏設功臣宴，招十路總管赴宴，各因功定其位次。尉遲恭與李道宗爭位，毆道宗，折其齒。上怒，貶恭為民，令回家閒居。其後三年，高麗王以唐秦叔寶病，尉遲恭貶，有隙可乘，命將鐵勒金牙入犯邊界。上欲尉遲恭會戰，上命徐茂公往起之。及相見，恭乃稱有風疾，不可用。茂公審其僞，屬軍校詭稱高麗卒，至其家肆擾，恭出奮擊之，而茂公適至，度不能隱，乃還朝，將兵與鐵勒金牙戰，擒之。詔復封鄂國公。梓將家子，任俠尚氣，故所譜三劇，悉桓武義烈之行，詞亦豪邁激宕，稱其為人。明清武將如陳大聲、薛論道、湯貽汾雖皆以曲著，然其詞固不得與元人比擬。自元以降，武夫工曲，固當以梓為首矣。唯姚桐壽稱其製曲以寓祖父之意，梓父發以宋臣降元，未為純節，豈發心懷故國，雖附元而情非得已，其衷曲有非他人所能知者，梓乃託之於曲，述豫讓、霍光之事而表其心迹，隱為先人地耶？此固非後人所能詳知已。

合汗衫一卷薛仁貴一卷相國寺一卷 元曲選本

元張國賓撰。錄鬼簿載國賓 按國賓一作國寶 大都人。即喜時豐教坊勾管。賈仲明補吊詞云：教坊總管喜時豐。未末三鎮大德中。知國賓乃大德時人也。所著雜劇據曹寅刊本錄鬼簿所錄有漢高祖濯足。公孫汗衫記。薛仁貴三種。天一閣鈔本錄鬼簿又多嚴子陵垂釣七里灘一種。太和正音譜上娼夫類錄汗衫記三劇。與刊本錄鬼簿同。而題作張酷貧。疏云：娼夫托姓，有名無字。張酷貧訛傳張國賓非也。自古娼夫如黃番綽敬新磨止以樂名稱之。亘世無字。謂國賓乃訛傳。然錄鬼簿明載國賓樂名為喜時豐。則酷貧始國賓㶁訛。並非樂名。且元時優伶如順時秀喜春來等。雖通行樂名。而其本來名字。亦未嘗不為人所稱。順時秀郎郭芳卿 正音譜謂無名字，亦非也。其劇今存者為合汗衫薛仁貴二種。合汗衫元曲選標題作東嶽廟夫妻占玉玦相國寺公孫合汗衫。然錄鬼簿正音譜述古堂目均作汗衫記。其標目為金沙院父子再團圓。相國寺公孫汗衫記。按標目據天一閣鈔本錄鬼簿。金沙院原誤金山。元曲選所目。殆非舊題。劇稱南京張義員外。娼趙

子曰善友。媳李氏。其雪中救一貧人陳虎。留於家。以家事委之。善友妻久孕不產。虎隨善友夫婦赴徐州東嶽廟。擲杯珓。於路推善友。強劫李氏占為妻。旋生子。虎以為己子。名陳豹。豹長嫻武藝。入都應舉。母以汗衫之半與之。屬至南京訪張員外夫婦而不言其故。豹中武狀元。授提察使。於相國寺散齋。張義夫婦失子且貧甚。來寺投齋。見豹類己兒。俱大慟。豹問知其故。出母所攜半衫示之。與義夫婦所攜半衫適合為一。歸詰其母。始知本生父被殺。虎乃父仇。所遇二老乃祖父母也。即執虎付官殺之。時張義夫婦亦來徐相會。與媳李氏詣金沙院。追薦孝友。而孝友實遇救在院為僧。因相認。祖孫父子團圓云。太平廣記一二一崔尉子條引原化記。與此極似。蓋即劇所本。變其姓名耳。薛仁貴元曲選標目作徐茂公比射轅門。薛仁貴榮歸故里。考錄鬼簿正音譜載此劇均作薛仁貴衣錦還鄉。其標目起句為張士貴損功諂罪。按據天一閣鈔本錄鬼簿知元曲選此目亦非原題。其劇言薛仁貴事。稱仁貴小字驢兒。高麗之役。仁貴投總管張士貴為其軍。及戰以三箭定天山。士貴冒其功。軍師徐勣知之。

士貴仁貴于轅門外比射，士貴不能中，而仁貴三發三中，乃斥士貴，以仁貴功奏聞，授天下都元帥，以徐勣女嫁仁貴，與仁貴原配妻柳氏俱封夫人。相國寺演羅李郎事，稱羅李郎撫蘇倉士之子湯哥、蘇文順之女定奴，使相配偶，生子受春。湯哥放浪不檢，李郎憂之，嘆曰：兒要自養，穀要自種。僕侯興乃唆湯哥出走，詭報其死，復掠定奴受春而逃。李郎始知興之奸，棄家覓之，且訪湯哥，至京，則蘇文順已貴，為左丞，監修相國寺，湯哥執役于寺。文順見僮，得受春，忽失唾壺，吏執受春拷之，受春見湯

哥，呼父，吏並拘湯哥、李郎至寺，二人者知為祖若父，並呼救。方喧嚷間，而文順出，見李郎，乃故人也，各述始末，文順始知湯哥其婿，而受春其外孫。倉士為禮侍，奉旨來寺進香，李郎以湯哥示之，乃其生子。吏旋獲侯興，興定奴俱來，李郎又指定奴語文順，是其生女，於是蘇氏兩家骨肉皆得相聚，感李郎之恩，奉養終其身。此劇天一閣錄鬼簿續編著錄，在所附失名傳奇目中，述古堂目亦入無名氏類，惟元曲選及陳與郊新續古名家雜劇俱題元張國賓撰，未知孰是，今姑附張國賓劇。其題目正名，元曲選作莽湯哥茶釘遠鄉牌，羅李郎大鬧相國寺。新續古名家雜劇多二句，作潑奴胎勒要攜良子，老業人果有恓惶事，賽曾參茶釘遠鄉牌，羅李郎大鬧相國寺。天一閣本錄鬼簿止錄後二句，與新續古名家雜劇同。（按天一閣本誤書作賽曾參似打魚船不代附）賽曾參似即湯哥，然劇中不見賽曾參三字，究不知其稱呼之所由來也。

柳毅傳書一卷 氣英布一卷 以上元曲選本 三奪槊一卷 宋元刊本

元尚仲賢撰。鍾嗣成錄鬼簿上載仲賢真定人。浙江行省務官。（按天一閣抄本作浙江省務提舉官）太和正音譜上稱尚仲賢之詞如山花獻笑。其他不詳。所撰曲天一閣抄本錄鬼簿所載為九種。太和正音譜亦同。曹寅刊本錄鬼簿則多漢高皇濯足氣英布一種。合為十一種。今存者惟柳毅傳書氣英布三奪槊三種。其餘如歸去來兮趙娘背燈等見曲海目。散見于太和正音譜及李玉北詞廣正譜等書者。今皆無全帙。已不足窺其全豹。結構言仲賢曲不得不據此三劇矣。柳毅傳書。本唐李朝威柳毅傳而稍變標題云。涇河岸三娘訴恨。洞庭湖柳毅傳書。（天一閣本錄鬼簿博江以龍涇女）起句作俱。揗淮陰柳毅迎張氏。毅入京應舉下第。歸於涇河岸。見一婦女牧羊。顰眉凝睇。如有所待。怪而問之。則自稱為洞庭龍神之女三娘。嫁涇河老龍之子。夫婦不和。老龍戲其子言。俾牧羊於此。言已出家書屬毅寄之。毅趨洞庭。如女之教。以金釵扣廟旁橘樹。即有夜叉來迎。謁洞庭君。告其事。洞庭君與夫人方以為念。而弟錢塘火龍君。聞其言。即向涇河與小龍決鬥。

噬之。以女歸。欲毅娶之。毅辭以母老。須歸侍母。洞庭君不能強。但厚贈之。抵家見母。則母已為聘范陽盧氏之女。擇期成禮。視其人則三娘也。詢之。則龍君不能忘恩。使三娘冒盧氏。三娘復與毅母子之洞庭會親。云氣英布演漢高帝事。標題云。隨大夫銜命使九江。漢高皇濯足氣英布。言布事項王。為龍且所譖。頗自危。漢王使隨何往召之。布猶豫未決。遂與使至。何乃自屏風後出。謂使曰。今漢臣。布已歸漢。今來殺之。布出不意。無以自白。即殺楚使。引兵歸漢。謁漢王。王乃倨坐。使宮人濯足。不為禮。布大悔。欲自殺。何止之。已乃漢王大設宴。自詣布營。聞之曰。果折公銳氣耳。即授九江侯。布大感。引兵破項。上嘉其功。封淮南王。加何為御史大夫。三奪槊演尉遲恭事。大意謂建成元吉忌秦王。而憚敬德之勇。謀去之。元吉設計。以美良川圖進于上。謂恭本反臣。上果信之。命治恭罪。劉文靖聞之。持榆科園圖見上。謂恭驍勇非凡。曾于榆科園挫單雄信。有救護秦王之功。不可加以罪。方吉憂文靖之言。謂雄許過當。請與恭角藝。且詣秦叔寶言其事。叔寶勸其和休。不聽。明日較于御園。恭

卸甲執鞭，元吉用槍，兵數交，恭搬奪其槍，將反刺元吉。秦王止之，元吉亦告免，恭不聽，竟殺之云云。斷本為元刊本，標題目正名曰：齊元吉兩爭鋒，尉遲恭三奪槊。元曲選錄單雄信斷袖割袍，尉遲恭單鞭奪槊一劇，亦題尚仲賢撰，然考其文所記，乃恭于榆林圍救秦王事，其說事在此劇之前，與此劇所演渺不相涉。復考天一閣抄本錄鬼簿注尚仲賢三奪槊名目云：齊元吉兩爭鋒，尉遲恭三奪槊，與此本正同，知此本即尚仲賢劇。除此錄鬼簿所錄尚仲賢劇三奪槊外，無以單雄信事為主之單鞭奪槊劇，元曲選本所錄必為另一劇，臧懋循編時不察，誤屬之尚仲賢也。

伍員吹簫一卷度柳翠一卷　元曲選本

按伍員吹簫，諸家目錄所載皆作元李壽卿撰。錄鬼簿上載壽卿太原人，將仕郎，除縣丞，其他不詳。元吳澄吳文正集卷二十四順堂記，有魏郡李壽卿，里貫與鬼簿所記不同，不知是一人否。此本為元曲選本，題為繼浣紗漁翁伏劍，說專諸伍員吹簫，稱楚平王聽費無忌讒言，殺伍奢及其子尚，次子伍員鎮樊城，無忌更命其子得雄假王命召之入朝，仍行殺害。公子芊建知其計，懷子芊勝先往樊城告以家難，得雄至，員怒毆之，得雄狼狽遁去。員與建恐見討，遂亡之鄭。子產懼楚之勢，欲害員，員知之，縱火焚驛亭員而去。建死于兵，員攜勝將投吳，路中飢餓，遇浣紗女食之，員食訖，謂女曰：追者至，幸隱之。女避嫌抱石投江而死。渡江又逢一漁翁，其人曰閭丘亮，賢者也，載員過江，為員食。員又曰：追軍至勿泄漏。為此漁翁亦避嫌，借員劍自刎而死。員遂抵吳，寓于丹陽，吹簫乞食于社家，後逢專諸，結為兄弟，請于吳王借師，與專諸俱伐楚，入郢鞭平王之尸，俘費無忌殺之。將移師伐鄭，子產懼，募有能息吳兵者封萬戶，賜千金。閭丘之子曰村廝兒應募入吳，謁員自述

家世、請勿伐鄭、買處閭丘之德、乃罷兵、所記負事出入子史、而多雜俗說、與今傳余邵魚列國志傳皆相合、劇中所述人物多不同時、則緣米里巷委談而誤、不足深責也、度柳翠元曲選本不題作者、稱觀世音菩薩淨瓶內楊柳枝葉偶著微塵、謫往人世、在杭州抱劍營為妓、名曰柳翠、其世張氏、父柳老七化已十周年、張乃請萬亭山顯孝寺僧做好事、會須十眾、而寺僅有九僧、以香積廚下燒火和尚僧本風顛、不得已用之、充數、及會期、此僧乃持柳桃枝月而至、向翠說法、勸之出家、翠不從、已乃夢為梨花猫兒、貴入冥、閻王責其觸汚聖僧、令斬之、醒而風僧在旁、頓悟生死無常、乃出家為尼、旋歸寂、其母取官身衣服燒之、其所棄識牛員外來視、翠見之、方欲敘情、而僧突至、竟隨僧去、於是顯孝寺長老知風僧為真僧、請升座說法、翠來問禪、為說偈、翠旋生化于東廊下、風僧亦不見、風僧蓋西天第十六尊羅漢、奉佛命來度之、云元曲選此劇標題作顯孝寺主誦金經、月明和尚度柳翠、天一閣抄本錄鬼簿載李壽卿臨岐柳、劇注云、風月獨占出墻花、月明三度臨岐柳、目與元曲選不同、然考息機子本、此劇目作風光獨占出墻

花、月明和尚度柳翠、其起句同天一閣本錄鬼簿、而收句同元曲選、至于文字則與元曲選本無大差異、或二本所錄、即李壽卿之臨岐柳、亦未可知、今姑附于壽卿伍負劇之後、太和正音譜稱李壽卿之詞如洞天春曉、又云、其詞雍容典雅、變化通玄、造語不凡、非神仙中人孰能致此、所以推許之者甚至、蓋亦元代鉅手云、

秋胡戲妻一卷曲江池一卷（元曲選本）

元石君寶撰。鍾嗣成錄鬼簿載君寶平陽人。寧獻王太和正音譜稱石君寶之詞如羅浮梅雪，其他不詳。秋胡戲妻標題為貞烈婦梅英守志（按天一閣本錄鬼簿作採桑女梅英訴恨），魯大夫秋胡戲妻。稱胡妻羅大戶女，名梅英，結褵甫三日，而官司勾秋胡從軍，別母妻而去，十年不歸。同里有羅大戶，富有錢穀，知梅英美，欲娶為室，以利啗羅，強委紅定于梅英之姑。及近娶，梅英不從，李大戶受辱而退。秋胡事魯昭公，以軍功受中大夫，贈黃金歸省母。抵里，經其家桑園，門扉不掩，試入之，見一女方採桑，艷冶甚。試挑之，不從，更遺以金，女怒詬之。胡乃自返覲其母，女繼歸，見胡，以為纂者追至其門也，還前搶之。姑為言是秋胡，並憤其無行，乞休離。姑哀之，始相認。其李大戶以娶親不遂，前來尋鬧，不意胡歸，患謝過，胡命送李於鉅野縣懲之。事出劉向列女傳，但傳云胡妻自盡，此云復好，緣欲團圓結局，遂非本事。曲江池演李亞仙事，標題作鄭元和風雪卑田院，李亞仙花酒曲江池（按天一閣本錄鬼簿同，顧曲齋本前多二句云：老虔婆烟月鳴珂巷，小俊夫雲雨綠楊堤）。稱滎陽鄭公弼為洛陽府尹，有子元和，遣之謀命赴長安

應舉。三月三日，元和遊曲江。有長安趙大戶者，方挾妓劉桃花與桃花之結義姊妹李亞仙，張宴於曲江池上。元和適遇見亞仙，悅之，停驂注目，為墜鞭者三。已知為長安上廳行首，遂至其家，傾囊奉之。久之，金盡，為鴇所逐，流為丐，為人唱挽歌。其僕走報公弼，公弼入都，至杏園，遇元和，毆之立死。亞仙聞之，而往救，復蘇。鴇追至，強亞仙歸。亞仙不得已，置之而去。一日，念元和甚，遣俾召至家，飲以酒，請于鴇，出資自贖，與元和另居。勸其攻書，旋成名，登上第，授洛陽縣令，參府尹。公弼因知為己子，呼之曰元和，元和不顧而去。公弼親詣縣署，召亞仙謝之。亞仙責元和背父，憤欲自殺，元和頓悔，即認其父。鴇窮困尋至，元和亦勸亞仙存恤之。其事本唐白行簡李娃傳，而別撰人名，情節稍有變動，不盡與傳同。至鄭元和之名，頗為不典，論者譏之。然宋莊季裕雞肋編下載紹興中有維揚裔大觀仕于朝，或戲之曰：公可與鄭元和對。裔辨其豈有遺行若彼耶，云云。知宋時傳鄭生李娃事，已有元和之名，不自石君寶作劇始也。

范張雞黍一卷（元曲選本） 嚴子陵七里灘一卷（景元刊本）

元宮大用撰。鍾嗣成錄鬼簿下，載大用名天挺，大名開州人，歷學官，除釣臺書院山長，為權豪所中，事獲辨明，亦不見用，卒于常州，所著雜劇，據錄鬼簿及太和正音所載凡六種，今存者唯范張雞黍及嚴子陵二種。范張雞黍演范式張劭事，標題云義烈傳子母襃揚，據元曲選本，息機子本作子母榮華，天一閣本錄鬼簿作第五倫舉善薦賢，文不同。死生交范張雞黍，略稱山陽范式，汝南張劭同遊太學，不欲就官，各歸里。孔嵩仲山者，與式同里之人，與洛陽王韜同遊太學，共餞范張于長亭，孔有萬言長策，託王韜呈于當道，韜乃竊為己文，得除杭州僉判，式與劭約二年後相會于汝南。及期，式往赴約，韜方之任，與式遇，因共訪劭，登堂拜母，飯雞黍而去。其後式寓荆州，太守第五倫辟之不起，忽夢劭至，云生死異路，已隔幽冥，即往赴之，劭喪與將至壙，而不肯進，式至，乃得行，即留冢次守其墓。會第五倫奉上命徵式，來汝陽強起之，孔仲山為倫祇從，式見之，為倫言其人賢者，為王韜所冒，乃並薦之，而責王韜云。嚴子陵垂釣七里灘，元刊本標名為劉文叔辭隱三家店，嚴子陵垂釣七里灘，其本首白不全，審其文，乃謂嚴光隱南陽富春山七里灘，時光武避莽亂，改名金和，居下村李二公莊，每與光飲酒攀話，其後光武即位，宣光，光辭不往，上親作書召之，光乃就路，上出郭迎之，與飲酒，及歸，上為設拂塵宴于宮中，宴次，忽有鶴棲于欄楯，則七里灘光所狎鶴來探視也，光感其情，即回七里灘云云。錄鬼簿太和正音譜載大用劇俱有釣魚臺，此本作七里灘，不知即大用所作否。正音譜插宮大用之詞如西風鵰鶚，又云其詞鋒穎犀利，神彩燁然，若健翮摩空，下視林藪，今觀此劇，豪情健筆，溢于紙上，蓋非大用不能。王國維序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定為宮大用作，頗為近理。今從之與范張雞黍同目為大用之作，庶無差忒焉。

霸亭秋一卷 鞭歌妓一卷 簪花髻一卷 盛明雜劇本

明沈自徵撰。自徵字君庸，吳江人，璟從子。崇禎乙亥辟賢良方正不就。所編雜劇三種，合刊本稱漁陽三弄。此為盛明雜劇本，皆一折雜劇。霸亭秋演宋杜默哭項王廟事，本洪邁夷堅志丁集卷十五。鞭歌妓演唐張建封事，事見唐張固幽閒鼓吹。簪花髻演明楊慎謫滇南事。慎以議大禮謫戍，懼罪自放，書醉敷粉，作双丫髻，插花，諸伎擁之，遊行城市，諸夷酋以精白綾作裓，遣諸伎服之，酒間乞書，醉墨淋漓，諸酋輒購歸，裝潢成卷，慎聞亦自快。有規之者曰，老顛欲裂風景，聊耗壯心耳。其事明人盛傳，錢謙益列朝詩集傳、尤侗擬明史樂府注皆載之。自徵負才任俠，而功名不得志，劇指此三人事，蓋自況也。明萬歷以來，吳江沈氏多能曲，而自徵北劇特為擅長。鄒漪啓禎野乘自徵傳稱明南北劇不下數百家，唯徐文長四聲猿稱獨步，君庸與之並駕。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君庸善填詞，所撰鞭歌伎、霸亭秋諸雜劇，慨當以慷，世有續錄鬼簿者，當目之為第一流。王揆寄江集評鞭歌伎，稱君庸霸亭秋、簪花髻及此劇，欲與元人頡

頏。近日詞人鮮出其右。所評皆非過譽。啓禎野乘又稱自徵詩文散佚，冬青樹一劇亦復不傳。知自徵尚有冬青樹劇，顧亡佚已久，今行世亦唯霸亭秋等三劇，其冬青樹則無人知之矣。

四大慶　舊抄本

按是本分四段、以一事配一節、今與沈采四節、葉憲祖四艷、許潮泰和之體同、而以伍景一人貫串之、第一段為春景、福凡八出、謂趙宋時有大夫伍景妻、故有三女、長女生而啞、三女右手拳曲不能舒展、其次女曾有異人言、謂遇奇花方能開口、有秀才花緣扶者、性痴、禱於泰山松樹五大夫前、欲得妻、伍携女上山尋花、遇此痴生、呼大人、而女即能言、因贅為婿、第二段為夏景祿、凡七出、謂伍移鎮南昌、息於廬山、其三女湘娥梳頭、失所戴金雀、有挑水夫錢姓名山雲子者拾得之、以獻、而女手忽能自展、是時太子來廬山行香、遇盜、山雲子又有救駕之功、太子即官之、命娶伍女、第三段為秋景壽、凡六出、謂伍辭官遊至岳陽樓下、其長女玄珠乘船遇風、有漁翁牛八老曾網得玄珠、珠能避風、至此救女於厄、伍召見、悉其年逾七旬、而筋力甚健、且皓眉白髮、與長女同、因納為婿、第四段冬景喜、亦六出、謂伍出家於峨眉山、有華陽趙廣陵憤妻之妬、亦遁跡至山、伍下山勸廣陵之妻悔過、而廣陵所出之妾及婢寄居人家、各生二子、並歸宗團圓、次各述其因由、謂伍三婿及趙廣陵均來峨眉聽因果、悉次婿花緣扶乃福星降凡、以其痴故有福根、三婿山雲子上應天祿星、故食祿皇家、長婿牛八老乃天壽星臨凡、以善養天真、故享大年、趙乃天喜星臨凡、以前生嗜利、故十世無兒、亦能改過、故得多男[illegible]之報云、此因由一節為第七齣、附于冬景之後、其四大慶以泰山匡廬岳陽峨眉四大景為津梁、所謂按節選勝是也、然命意設事、不免弔詭、蓋文人嗜怪爭奇、固有此本、實非曲家之正格也、其冬景第七齣沽美酒曲云、葉樺盤泰山奇寫丘、原誤作立嶼雪匡廬妙結、朱素臣岳陽巧設、其下文缺、不知何人、據此四慶當由四人分撰、朱丘葉三人皆吳下勝流、其設峨眉之男一人、則不可知矣、

馮驩市義雜劇一卷　倚玉堂原刊本

清周樹撰、樹字起辛、一名之逌、字次修、蕭山人、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三錄此劇、釋題作蕭山周起編、此為倚玉堂原刊本、與倚玉堂詩選及壁上詞合刻為一編、其倚玉堂詩選前載山陰王端淑序、云次修幼以詩聞、今易名樹、則樹是名、提要誤作周起、蓋刊本題蕭山周起辛樹編撰、解題者誤以字為名、又誤以辛字屬下讀、合辛樹二字為字、失其實矣、端淑序又稱樹父官遠省、樹年十九、自驅驢往省父、與俱歸、則亦篤行之士、非華而不實者、此劇演馮驩事、開端楔子畧記孟嘗君好士及入秦始末、次以驩彈鋏為第一折、驩為孟嘗君收債為第二折、焚券為第三折、孟嘗君就國于薛、百姓親之為第四折、詞白格調、均力摹元人、差得其似、其不尚詞藻、唯以俗語鑄詞、亦是元人家法、唯音節瀏亮似仍不及、而賓白擬元太過、反欠自然、蓋有意追古、而未臻純熟者也、劇末附樹自記、力闢元時以曲取士及作者只撰詞曲、賓白由伶人為之之謬、謂賓白為關目所係、曲文往往有上句此意、下句彼意、絕不相關、賴賓白接續之、此白當出作者之手、非伶人佈綴可知、其議論甚為有識、按文人撰曲、未必便于場上、其賓白伶人扮演時圖自便、以私意改易、則有之、若謂古來撰曲者、但填詞而不綴賓白、萬無是理、樹此言明暢事理、足以破蔽世之信虛妄之詞者、亦可以熄矣、

閒情偶寄十六卷 金陵翼聖堂刊本

清李漁撰。漁有一家言及十種曲，已著錄。是編為漁所著雜品，凡分六部，一曰詞曲部，其目曰結構、曰詞采、曰音律、曰賓白、曰科諢、曰格局，皆論撰曲之事；曰選劇、曰變調、曰授曲、曰教白、曰脫套，皆論演曲之事。二曰聲容部，其目四：曰選姿、曰修容、曰治服、曰習技，皆論婦女妝飾。三曰居室部，其目五：曰房舍、曰窗欄、曰牆壁、曰聯匾、曰山石。四曰器玩部，其目二：曰制度、曰位置。五曰飲饌部，其目三：曰蔬食、曰穀食、曰肉食。六曰種植部，其目五：曰木本、曰藤本、曰草

本、曰眾卉、曰竹木。七曰頤養部，其目五：曰行樂、曰止憂、曰調飲啜、曰卻病、曰療病。所論六端，皆切近人生，標曰閒情，蓋自以為閒情逸致，杜濬序引陶潛賦閒情為解，殆未必然也。漁天性敏悟，凡諸篇所論，俱能自出新意，不襲陳言，其述治生調養之術，不事修飾，亦不為高論，卒然有當于事理。至於詞曲尤多精論。其居室、器玩二部論制度方式文所不能詳者，為圖以表明之，亦具有深思，有裨于宮室營造之學。雖其聲容部選姿修容諸條，刻畫之詞往往貽世人口實，然昔時風俗社會與今不同，漁所言亦當時人議論之一斑，雖語意微傷纖佻，要其大旨，固論修容之術，不害其著書之體也。自明季以來，東南士大夫崇尚競靡，山人墨客翕然和之，動以幽賞相尚。然觀其品題名物，所以陳一己之好者，不過浮詞淺見，率鮮實學。獨漁以精巧之思、幽美之趣，從容談笑，皆平生經歷所得，卓然為一家之言。觀其條理井井，綱事理備體用，雖古之哲匠無以過之，比求之四部書中，尚不多見。世之人顧猶有目為小道而輕之者，抑何識之偏耶。

酒色財氣四卷　清雍正七年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本以一劇包四事，皆包拯所理公案。一曰酒案，自第一齣至第八齣，屬之演臨川人高陽事。謂陽以元宵觀燈醉後，與富戶雷士春相忤。士春有姪曰應元，出家為道士，圖士春之財，令人暗殺士春，而誣指高陽殺其伯父。陽已誣服，而包拯按臨至江西，訪知其情，抵應元罪，釋高陽，而恤之。二曰色案，自九齣至十四齣，屬之演楊州人柳衣事。謂衣販易至江州，羨縫衣匠妻江氏之色，陷其夫以利，冀得一會。夫已允之，而婦為牛皮匠所殺。其夫疑衣所為，訟之，而衣是夕為父間阻，實未嘗出邸舍。包拯至雪其冤。三曰財案，自十五齣至二十齣，屬之演南康人賀全蘭事。全蘭失金一篋，夢人告其金在四聖廟旁。黎明將取之，而村民單大趙三先拾得之。單利金，殺趙，置其頭於篋中而去。全蘭至取篋，為吏所逮。吏觀異狀，疑為盜啟其篋，見人頭在焉，因繫之於獄。拯按部至閱牘，至全蘭擬判斬字，而雁哀叫不已，旋集于單大之舍。案因大白。雁叫者，以全蘭曾放生，報其德也。四曰氣案，自二十一齣至二十六齣，屬之演壯士養素事。事謂瑞州有國戚龐姓，修長生劇山人海東青以衔千之將殺一薛氏子，以合劇壯士養素聞其事，劫而救之。而東青利龐有寡妻，乘亂殺龐，奪其資，棄其尸於井。養素追至，誤墜井中。龐之家人因指素為殺人犯。拯至，理其獄，設計獲東青，而養素因龐之婿先有婚約，尋親至此，拯即命其完婚云。以上二十六齣記四案已訖。其二十七齣則記拯還朝，高陽、柳衣、賀全蘭、養素皆感恩相送。拯以四扁額分賜之：一曰酒不可縱，二曰色不可迷，三曰財不可貪，四曰氣不可使云。所設四案皆在江西，疑作者乃江西人或寓江西者。至四案始末，坊間龍圖公案小說亦未載，蓋扭合他事以意為之。然龍圖公案雜集包拯之事，而皆掠自他書，本非實錄。戲曲假設事端，固無不可，唯關目牽强構合，終未愜人意耳。

為善最樂不分卷　清康熙六十年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編演宋王曾父子事。分三段。其第一段十三出。二段五出。三段十出。標出數皆自為起訖。不相銜結。其分段之意亦不可曉。蓋伶人自記其作場節次。非有典據也。畧謂王曾父宗元平生敬惜字紙。多積陰功。生曾。連中三元。宰相畢士安妻以女。宗元亦得金十窖。其家大富。曾為翰林學士。旋巡撫應天。多善政。而善才童子復投胎為曾之子。是為王繹。繹生而精爽。太白金星下降為學究以教之。長遂嫻韜畧。英武過人。先是契丹內犯。寇準用

大將尹繼倫禦却之。至是復內犯。繼倫為帥。奉命開武科。繹應試得狀頭。將兵擊契丹。又卻丘奏凱而還。天子嘉之。命妻繼倫之女。是時曾已入相為大學士。天子悉其家世。乃封曾為沂國公。繹為平靖伯。曾妻畢氏。繹妻尹皆封夫人。賜曾父母爵如其子。詔地方官為曾父建坊。旌其陰德。吏賜為善最樂匾額。使懸于其家云。按演曾事傳奇。明有百順記。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四指其本所記金蓮燭送曾歸第。乃借蘇軾王珪事附之。謂楊億女為曾次室。[illegible]曾子繹中武狀元。皆不經。此本無以楊億女為次室事。而入封送歸

及繹中武狀元事則同。蓋清人潤色舊本為之。然據宋史繹本曾之姪。出繼為曾後。則謂曾有子者亦非實。蓋作者欲以全福歸曾一門。因而飾張其事也。

雙叩閽二卷　清寧府抄本

清女士張藂撰藂字釆于蘇州人是本演大騏妻汪氏叩閽始末託明萬歷間事畧謂成都馬大騏奉旨與皇甫謙監修河工為謙所害坐以贓罪繫獄上南巡大騏設計賺出監門之金山迎駕面奏冤枉上着余何二大臣拘拏皇甫謙明白質審而問官受謙之賂仍將大騏問成逆案虛詞覆旨妻汪氏咬指寫血疏叩閽上方幸南海子親詢之得昭雪大騏本武進士奉命出征有功其子亦中進士云前載藂自序謂丙戌應徵北上設帳王府按寧館課之暇奉內主命撰雜劇數種悉付家優今有姻親授余馮氏伉儷叩閽情節大聳耳目屬余為劇以避嫌故易其朝代更其姓氏云據此知其劇乃在寧府所作且記當時之事劇以為萬歷間汪氏夫婦事者乃不欲明言之按女子製曲明以來不多見如葉小紈梁孟昭林以寧王筠吳藾香及道士姜玉潔妓女馬守真等曲家摘引並傳為佳話其本存佚者半世之人已不能盡覩藂女子工詩文兼有斯劇今錄存其目使世之言文藝者有徵焉

著錄

三報恩二卷　滑稽館原刊本　竹葉舟二卷　清康熙四十九年抄本

清畢魏撰魏字萬後吳縣人王國維曲錄卷五載畢萬侯曲六種注云字晉卿考刊本清忠譜署李玉撰其同校人署名有畢魏萬後馮夢龍序三報恩亦稱萬後氏不作萬侯考左傳賜畢萬魏又稱萬盈數魏大名畢萬之後將大則其人名魏字萬後取義於左傳至晉卿當是別字諸書率稱其字又作萬侯不免小誤國維亦因仍其舊未能核正今幸得刊本正之目錄之學貴多見原書此亦其一端也魏著傳奇六種曰紅芍藥竹葉舟呼盧報三報恩萬人敵杜鵑聲今惟三報恩與竹葉舟有傳本其三報恩題姑蘇第二狂筆同邑龍子猶竄演鮮于同事凡三十六齣與馮夢龍老門生三世報恩小說全同按夢龍小說在警世通言中惟於鮮于同外加陳名易負恩事以相形容又第四齣添亂賭一事攙撰多人姓名點綴場面蓋劇扮演與小說體異不得不略加變動而其曲本事本出馮夢龍小說魏為是曲胥與夢龍商畧經其潤色故題曰龍子猶竄也竹葉舟演晉石崇事凡二十九齣其間架全仿唐人陳季卿小說而易其人為石崇謂崇本漁夫遇樵夫王質與恭支道林法

著錄

師。師知崇心慕榮利，意有所不足，取竹葉使戲之，其竹葉即化為舟，以龍王贈寶驟富，次記崇發跡致禍等事，均採史傳。既而驚覺，乃是幻夢，因悟道隨支遁林出家云。其出石崇以實事虛寫，將有作無，亦莊周寓言之體。唯崇賓閥閱而謂之漁夫，崇死於色貨而謂夢中之境，以是製曲，未免支離怪誕，太與本事相違，要屬優戲，固無不可也。其三報恩，載崇禎壬午馮夢龍序，稱萬後年甫弱冠，有此奇才，將來豈可量知。魏於夢龍為後輩，其填詞製曲度亦得之於夢龍者不少也。

磨塵鑑二卷　舊抄本

題桃渡學者撰，姑蘇王徵夏閱。按桃葉渡在江寧縣，似作者為金陵人，然其本第二十六齣紅綉鞋曲則云荊溪史逸興發，即鳴裡重將筆揮，則又似宜興人，其詳則不可考矣。斯編演天寶故事，而以黃幡綽進語導戲為線索，謂幡綽本西方散聖，降凡隱玉峯山，玄宗得寶書骷髏格，臣下不曉其意，募人解之，幡綽因為上述其意旨，以所編磨塵鑑傳奇進，教弟子為上演之。以下又記貴妃醉酒、明皇慶月、幡綽歸隱、安祿山反、明皇西幸等事，而顏真卿、郭子儀等事雜出其間，以李豬兒誅安祿山、上皇返京結束，謂豬兒即磨塵鑑中腳色，詐投祿山，實以報唐，似有意為伶人增氣。然磨塵鑑本串入之本，自第四齣起至九齣止，占全劇四之一，頗嫌主客不分，以之關合本劇，亦屬無謂。而所謂磨塵鑑者，演范謗事，謂謗不為人作壽文，不入文社，天上掉下一金錢，眾爭扛之，而虎至，以示金錢之無益，綴事屬詞，尤為可笑。其第三興教一齣，幡綽說骷髏格始末，乃全襲鈕少雅九宮正始之文。據其末齣紅綉鞋曲自叙云，已未欣逢徵夏，見一部骷髏扎云云，則因讀九宮正始而

為此劇，蓋興之所觸，偶然為之，非有所蘊蓄而然。此本標題新編磨塵鑑第四種，似所編當不止此一本，今亦不能考其目矣。

金花記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演以周雲妾婁金花為主，故標名曰金花記。王國維曲錄卷四據傳奇彙考錄金花記一本，注云明無名氏撰，疑即是本也。傳奇大意略謂唐時有周雲字子龍，下第遠遊，久而未返，其妾婁氏為暴徒所逼，以節自矢，天遣神醫救之，死而復蘇，易男粧至京師，改名婁蓮應試，中狀元，贅閻丞相之女，是時夷酋阿术彪內犯，有王樞密者以妻甥拒其婚，心不平，因薦婁為帥以陷之。將出師，而婦翁存一壯士至，相認，即其夫周雲，已而立功回，以情奏知天子，天子乃拜雲為參知平章事，婁氏閻氏並封夫人。

慶龍歸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本記唐末黃巢之亂及君臣恢復等事，凡二十七齣，畧謂僖宗崩，吳后垂簾，田令孜專權式穆宗第七子郢王為帝，亂政，居以太子付宮婢，刺其足成慶龍歸三字，使匿於民間，太子為賣藥者梅姓所收養，即冒其姓，名慶龍，時黃巢造反，令狐綯勤王，太后東幸廣洛，遇太子，亂既定，太子正位，以綯女為妃云。核其所演，皆荒謬不實，如僖宗后史失其姓，乃云吳后，穆宗五子無所謂郢王，乃云郢王穆宗第七子，僖宗二子，建王震、益王陞並早薨，僖宗崩無子，壽王以兄弟嗣統，乃云僖宗太子嗣位，至令狐綯卒於僖宗初，本末預討黃巢之役，且巢平在僖宗之世，亦非僖宗以後事也。夫小說戲曲演說古事，固無妨假借，然如小桃園、倒精忠之類，皆意有所屬，顛倒為之，原無不可，觀此本錯誤如此，蓋於唐事茫然無所知，非有意為之者，故附記其謬誤，庶使閱者無惑焉。

百子圖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晉鄧攸事，凡上下二卷，合為二十五齣，云攸棄其子賓，以己所佩古鏡繫賓胸前，以為他日會合之証，攸去，子為小民徐思萱拾得，與俱歸平江，及長為秘閣校書，娶王導之女，官至太傅，有四子二十孫，其曾孫亦七十五人，共盈百數，元帝命繪百子圖以進，攸居江左，以子改名全，不知為己子，後過思萱，見鏡識為故物，知子猶在，於是思萱述其事于賓，使與父母相認云。據晉書鄧攸行義無嗣，時人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劇翻其事，不唯追念往哲，亦勸人以義，雖其實不然，而於世道有補，唯攸棄子在永嘉末，劇謂在元帝之世，時代少誤，又史載攸弟子綏為攸服喪三年，其人殆非不知義者，劇乃謂攸撫其姪成長，姪富厚而不盡孝養，此則教人私其子，且於事理不合，殊可不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齊天樂二卷　清康熙四十九年抄本

按是本演佛成道事、僅存下卷、缺上卷第一出至第十五出、然重要節目存者泰半、尚可悉其始末、其文略記佛出家往雪山修道、其父淨飯王（按本文誤作梵）命內相陳琳往諭其還朝、不從、又命大將王珍率三千騎往、受旨謂太子不從則斷其手足、珍抵雪山、求太子不得、因縱火、而雷雨驟降、既見太子、以其不應詔、即斷其手足、而太子呼佛天、手足即復生、珍覩神變、當即皈依、王又自率宮眷往、太子以劍劈山、分為兩道、仍不能回其意、時文殊普賢化鷹與虎來試太子、太子割肉飼鷹、舉身飼虎、鷹虎皆引去、而太子妃以太子臨行時以鞭指之、已而有孕、至是生子、懼王之譴、登百尺樓上、王命焚樓、文殊來救、妃乘鶴昇天而去、於是佛修行圓滿、其父淨飯王、其母摩耶王后、其妃耶須、其子羅睺、三千采女、八百朝臣俱成正果、而將軍王珍為韋駝云、所叙亦稍本本緣部諸經、而參以俗語、不倫不類、如內相陳琳、太子妃李娥雲之類、往往可哂、

萬珠袍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龐萬珠與妻梁鳳娟事。畧謂萬珠名庭實。揚州人。父已亡。其祖曾封王南海。遺明珠萬顆。因以萬珠為字。萬珠性放誕不羈。既承家蔭。無意功名。又屢欲納妾。其妻梁鳳娟憂之。鳳娟父開府山東。憐麾下佐領黃某之貧。為家書屬家人存濟之。黃妻穆氏書女嬌鶯。次女嬌燕。因移家於梁氏之第。鳳娟以夫意不可回。因與鶯燕約盟結為姊妹。期不相負。定計使嬌鶯嫁萬珠為妾。重索聘禮。幾傾萬珠之產。鳳娟則與夫析產另居。旋改嫁一男子黃又蝦。萬珠落拓。又見棄于婦。乃奮志進取。中狀元。榮歸。始悉前此皆鳳娟所設之計。其鳳娟所嫁男子黃又蝦。實即黃嬌鶯之妹嬌燕。因曾易男裝者。其父使依舊不改。因得冒稱男子也。於是萬珠聲娟團圓。而黃氏二女亦成歸萬珠云。

龍鳳配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本演西晉時宮中雙生太子一名乾慶一名元慶共行弟難分上以拈鬮定之元慶當為太子乾慶忌之與府濟謀將醉太子以酒並擬潛殺一宮娥誣太子以淫姤罪事為宮人戚氏所知來機告太子太子乃辭疾不飲而出懼終為乾慶所圖微服出宮其戚氏則觸階而死太子入其師傅詞中第求救詞中教太子赴廣西省太傅褚天表家暫隱至廣訪褚為門者所拒遇漆匠蒲奉竹引至其家以女蒲姿妻之太子既不得見褚天表遂以實情告蒲姿往建南依尉馬蔡容華將藉其兵復國太子行有富人毛得科覩蒲姿之色欲奪以為妾姿拒之而詞中以太子故被繫子入寺遁於褚天表所下卷文多殘缺不知其究竟然第一出家門述意云侯門閑夜逢蒲匠有女綰絲桐指太子遇蒲奉竹事為遇豪奸試騎婢娟來會合兩兩入牢籠似蒲姿為富人毛氏所劫其下云俠士儔同旅邸夜奔長空山谷相逢敵國穿楊箭功救重幃萬奇冠重起帝王麟閣繪奇功似蒲姿逃救太子終亦得忠義之助正位還朝也

迷樓現不分卷　清亭府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隋李友梅與谷蘭芬姻緣始末而煬帝事串合其間標目云李友梅患中遇美谷蘭芬走盡天涯隋煬帝綱常都絕迷樓現換出新邑其文大略記宇文述忌郕公李渾使裴仁基奏其謀反檢裘無據復誘渾姪李敏妻出首誚敏小字洪兒渾以其名應圖讖將乘大駕度遼奉敏為帝煬帝因族誅渾渾子友梅先因偕覺迷初告避之他方並與侶袁一鶴臨難乃啟之至是聞家變啟袁讀其文書訖即易女粧急遁適朝庭選秀女為總中所錄選詣京師其谷驕蛟女蘭芬因父為煬帝所殺亦沒入宮掖友梅與蘭芬相識於患難之中中經磨難離而復合卒為夫婦其因由則友梅為善才臨凡蘭芬即龍女臨凡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景玉緣不分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景星與李玉香、平蕙雲姻緣。云明時事。星父殉建文難，寓於姨夫李鳳崗家。鳳崗以女玉香許之。鳳崗尋喪妻，繼娶錢氏。氏不禮於星，星因辭去。錢氏有姪名勿清，居鳳崗家，冒李姓，乘鳳崗出鎮濟南，欲併玉香為妾，屢欲犯之。玉香皆以計免。其平蕙雲亦殉難忠臣之女，知兵法。高煦反，易男裝投軍，路與景星相遇，慕星風華，欲以終身相託，而未便明言，僅以隱語致意。其後高煦平，景星以李氏、平氏為婦。其敘高煦之叛，謂煦妃名飛英，師飛虎洞仙，屢以妖術取勝，殺臨城將何定。需帥李鳳崗及遊擊程義亦為所擒，詭附之。而定需妻穆淑貞憤夫之死，將兵擊飛英，以臨陣產兒血光沖起，竟破妖妃之陣云。

天緣合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祝允明與周文彬事。凡八齣。謂允明、唐寅蹤跡于杭州，寓解元周文彬家。文彬貌美，嘗為女妝，與會有美人之稱。已而二人相賭，文彬為女妝，使允明辨之。允明不知為文彬。既不能勝，復慫恿文彬以女妝出觀燈，如杭州人不能辨者，則甘拜下風。文彬出，婦女皆瞻之。有王尚書子艷其色，劫以歸。文彬辭以日不吉，請俟明日成親。王信之，送於妹所。妹亦憐之。既寢，而覺其為男子，大驚。聞于尚書夫人。文彬自承為周解元。翌晨允明來訪，啟白其事。夫人以子行不端，而女有嫌，懼干物議，竟贅文彬于家。所記情節與文星現後半同，唯略去唐寅事，而以周文彬為主人。或即取文星現之一部為之，亦未可知。

珊瑚帔二卷 清康熙間成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夏少康復國事，凡二十六齣。謂太康無道失國，其后緡氏於古廟中生子，逃向孟津，病不能行。太史糜要奪其女而抱太子。后感其義，以珊瑚帔分為二，一裹太子，一裹糜之女。后渡孟津，復有為漁父所救，而漁父先拾得太史糜之女，后即因而撫之。其太史糜要抱太子為斟鄩所救。其後少康中興，以太史糜女為后，而帔復合。所記與古傳不甚背馳，而加以緣飾也。綴合以珊瑚帔為關目，則不脫俳優窠臼，亦當時習尚使然也。

列仙傳校正本二卷敘贊一卷 清嘉慶刊本

清王照圓撰。照圓字瑞玉，一字婉佺，福山人，棲霞郝懿行之妻。照圓博涉經史，聰慧過人，與夫懿行互為師友，當時著書家有高郵王父子、棲霞郝夫婦之稱。所著有列女傳補注、詩說等，與懿行書俱于光緒間進呈，奉旨留覽。此列仙傳校正，乃照圓校列女傳兼涉及此。既用道藏本校今本，復旁搜唐以來類書及注家所引，核其異同，從而是正之。其贊敘隋書經籍志作郭元祖撰者，則別為一卷附于後。搜尋既博，讎校亦勤，在行世諸本中最稱善本。四庫全書總目列仙傳今本上卷四十八人，下卷三十二人，內江妃二女應作二人，與葛洪神仙傳序稱七十一人合。據照圓此本，則上卷應補羨門一人，下卷應補劉安一人，合為七十二人。其江妃二女當視作一人，蓋庫本所據為通行本，不知書有缺逸，故為此揣測之辭。則照圓此本益覺可貴。唯類書引列仙傳除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外，太平廣記所引亦有數條，如卷四引蕭史、高王子喬，卷五十九引江妃二女、毛女、女几、鉤翼夫人，以校照圓此本，仍多異文。其江妃二女條，較今本多二十餘字。照圓為此書時未檢廣記，故不

及補入、是亦千慮之失矣、又列仙傳四庫總目入道家類、與葛洪神仙傳杜光庭神仙感遇傳等雜側、然此等書既異玄經、又非史傳、論其著作之體、實與小說為近、太平廣記神仙女仙二類盡取此等書、已以稗官目之、今附之小說與搜神記等視同一例、庶循得其實焉、

七嬉二卷 清道光丁酉三味堂刊本

題棲雲野客戲編、飼鶴山人評點、其書錄文七首、上卷為畫圖兒一首、水天謎虎一首、司花公子誦詩一首、善鬼不單名鬼一首、下卷為洗炭橋一首、鸚鵡地一首、幻影山得水天謎虎全本一首、其託體含諷、純然為小說之體、而炫博競奇、如猜謎博奕數算及切傳聲之事、往往見于諸篇中、其文如鸚鵡地等、亦極幻變之致、唯未詳作者為何人、其洗炭橋一篇序云、頃見松石道人作鏡花緣演義、初稿已成、將付剞劂、其中有西水刀巳才貝无火四關寓譬世之旨、因取其意潤色為甲乙至庚辛八鬼事、又水天謎虎篇、載松石道人評云、予與水天道人有舊、亦曾與以謎虎黏其窗、尚别有謎虎甚多、世有與吴君同癖者、當於鏡花緣內請教云云、知作者乃李汝珍之友、又其善鬼不單名鬼篇結尾有云、史梧岡至江東、以所著西青散記贈若士、俾寄野客評焉、知作者與史震林亦文字之好、其以擊鼓傳聲傳示反切之字、李氏音鑑亦附載其法、其文章境界與鏡花緣尤為相近、疑為汝珍並時同遊之人、唯其真姓名尚有待于考證耳、

海外奕心一卷 清順治刊本

清喬鉢撰、鉢字文衣、直隸內丘人、性道字天迪、
浙江平波人、其書錄劄記七十條、或泛言名理、或記風土
瑣事、或錄詩詞、不名一格、正文每一條後皆附性道之說、
故書名為眾家庵讀海外奕心、蓋眾庵者性道自號也、其曰
海外奕心者、鉢自序云、余居海外、魂傷心沮、生平不好為
奕、亦且無與奕者、乃生殘島、唯愁是對、惟死是懼、無可
奈何、乃以楮為枰、以研為灰、隨所意起、或所目觸、細而人
情物性、小而烟水蟲魚、以及褻鄙紕稗之語、信手不過數
行、消磨一日、與舜蘇說鬼之意同、用奕遣、故曰奕心云、是其
飄零困危之際、隨意為之以自遣者、故鮮條理、然往往撇
弄話頭、浮而不實、甚至以一句為一條、如知及之條云、尺
此是內外雙修、此染明末講學以禪入儒之習、猶有可說、
至云少年之精出自氣、其美暢、中年之精出自血、其美酣、
老年之精出自骨、其美酷、此真褻鄙之語、竟以之入書、亦
可謂猖狂無忌者矣、

西遊記二十卷 明世德堂刊本

按是本題華陽洞天主人校、前載萬曆二十年秣陵陳元
之序、稱西遊一書、不知何人所為、或曰出天潢王侯、或曰
出八公之徒、余讀一過、亦不著姓氏作者之名、今日本所
傳有萬曆閩清白堂楊閩齋刊本、亦載是序、有崇禎閩李
卓吾評、袁于令序本、不載陳元之序、而核其文字皆同、其
書皆百回、而無陳光蕊事、以清初汪澹漪本校之、汪本
第九回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仇報本一目、明本無
之、汪本第十回至第十二回、演魏徵斬龍、太宗入冥、太宗
還魂、劉全進瓜、玄奘建會、觀音顯聖諸事者、明本文亦同、
唯明本實為第九回至第十二回、緣汪本已增陳光蕊事
為第九回、遂併明本四回為三回、以符百回之數、今通行
西遊記皆自汪本出、故皆有陳光蕊事、與明本不合、然所
差只此一事、其餘諸回仍是明本、西遊記原文與明本西
遊記實無大異同也、按西遊記為吳承恩作、天啓淮安府
志藝文志一所錄淮賢文目、記承恩著作有西遊記可證、
承恩字汝忠、山陽人、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天啓淮
安志人物志、其稱其敏而多慧、博極群書、詩清雅流麗、有

秦少游之風，復善諧戲，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朱彝尊明詩綜亦稱其詩習氣盡除，一時殆鮮其匹云。承恩性耽奇聞，曾著禹鼎志，所著射陽存稿卷二載其序，自稱野言稗史，貯滿胸中，嘗愛唐人牛奇章、段柯古輩所著傳奇記，善模寫物情，每欲作一書對之，云其談奇志怪，有慕乎唐人之風，其為西遊記，亦猶其作禹鼎志也。此本述玄奘師徒取經事，演為八十一難，其文逾數十百萬言，而前後意不相沿襲，凡儒釋道家言，以及晉唐小說，悉鎔冶而陶鑄之，至于敘事、詠物、致詞、話之格，亦斐亹可誦，故自明以來

稱遍藝林，與水滸、三國、金瓶梅並稱奇書，以迄於今，猶巍然為小說冠冕，蓋不唯玄思幽妙，極變現之能事，亦其博物洽聞，藻思文采，足以佐其談，寫發其理，[illegible]致，故能于講史言情之外，獨是一格，為後人所不及也。然太宗魏徵故事，肇始于唐，宋有取經詩話，元有西遊記雜劇，及陳光蕊南戲，今永樂大典中，尚有西遊記評話，皆遠在吳承恩西遊記之先，是承恩此書，亦整比眾說，加以藻繪，不盡為自造之書，而經其編摩，更為新書，實後來居上，是其承用舊本之處，不必為承恩諱，亦不足為承恩病也，世之讀斯書者能

辨晰其源委，而知其所以為善者，則可矣。

天然巧三卷 清初刊本

題羅浮散客鑒定、作者不知何人、唯所記皆明事、第三卷云、我國朝著名的女子、有瓦寡婦、曾佐胡總制平倭、近日有石砫司女官秦良玉、他累經戰陣、在遼東立功、在四川平樊龍樊虎、則作者實明季人也、其書今存三卷、每卷一事、乃小說總集、第一卷曰佘爾陳、謂爾陳吳中秀才、欲娶蘇州妓女朱小娟為妾、恐受妓家掯勒、以十金付社友江公子、懇其代贖小娟、公子受金、竟自納之、其小娟不從、公子送之別墅、生悞恨萬狀、有蕭集生者為之謀、來公子外出、洩其事十大婦、大婦即呂爾陳、以小娟與之、第二卷曰陳都憲、都憲泰州人、姓魷、拙無文、而一生遭遇順利、入學登第、皆僥倖得之、及分房典試、則能得士、上書言事、則博直聲、嚴氏父子敗、以原官起用、官至都御史、已乃謝病歸、有二疏之榮、然其人本非騫鍔、即高名亦由倖致、作者因以為彼蒼混沌、世事無憑、第三卷曰曲雲僊、記萬曆間遼陽女子曲雲仙、精武伎、嫁援朝鮮[illegible]將家丁方興、方氏其名申、興奉命送公子回籍、雲仙與夫俱、路遇盜、公子幾危、賴雲仙救之、既抵里、公子欲强娶雲仙為妾、而雲仙固自矢、以匕首

擬公子、斥其無禮、索得方興身契、夫婦俱遠去、後有人遇之遼東、預知奴兒哈赤之事、蓋得道云、此書不知卷數、似尚不止此三卷、觀其數科塲之弊、斥縉紳之惡、蓋科名不利之人而有憾於末世之俗者、至其述援朝鮮調兵之狀、玩忽欺蒙、殆如兒戲、宜乎糜餉勞民而無補於國事、亦可為後世為國者之殷鑒也、

逍遙巾一卷 舊抄本

清湯貽汾撰。貽汾字雨生，常州人。道光間官靈邱路都司。先是，貽汾官嶺南，以逆匪祝現等通緝多年，久未弋獲，乃易道士裝私訪，詭姓名曰易一仙，字月水。嘗遇道士江瀛壽，以梅花衲及逍遙巾贈之。至是移靈邱，會以事之蔚州，縣尉徐廣緒與貽汾相傾慕，而未嘗謀面，恐主客禮煩，乃用黃冠舊名，巾衲訪之。既相見，詩畫投贈，留飲甚歡，而廣緒固不知為貽汾。其廝役靈邱人識貽汾，私以白廣緒，乃相與大笑，定交而別。臨歧，以巾贈廣緒。既歸，作劇，即以逍遙巾為名。貽汾有自敘，記其始末甚詳。是本為四折雜劇，目曰尋春，曰卜夢，曰衲訪，曰巾盟。而冠楔子一首於前，以倜人登場，與徐燨寫心雜劇之體同。貽汾武將，而儒雅風流，長于詞翰，所作尚有劍人緣傳奇。姚燮今樂考證著錄其目，上元孫雨霖雙紅豆閣詞卷三題劍人緣傳奇有乳燕飛詞四首詠之。其第三首注稱其劇拜月一折，有梨花飄一曲，情文雙美。玩其詞意，乃兵戈兒女之事。其本未見，今傳逍遙巾雜劇，其文采猶可見一斑云。

殘本如意緣傳奇一卷 舊抄本

題信天齋癯道人編次，姓名無考。前載自序一首，署乾隆壬寅。知作者乃乾隆間人。其本演小說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孫潤與劉慧娘事。詞意工新，關目排場，亦俱屬當行。惜此本已不全，僅存題畧、賞春、問疾、延醫、問卜、強訂、改粧、論遣、病婚、姑陪十齣。其事則止于孫潤代嫁慧娘伴嫂，計不及全本二分之一。按明沈璟有四異記，演孫潤事，作者於自序中未提及四異，當未見其本。今璟曲已佚，不知與此曲如何。然觀此本，其粧點描摹，均有可取，必出能文之士，而自晦其名，他書亦未有記錄，幸賴此本存其梗概，是雖殘編，亦可貴矣。其自序稱人性以成天之理，而命有以限之，孫潤與劉慧娘得父母攖之于前，太守成之于後，兩人者不費一謀，安然遂其意，天之佑人如斯，亦命也。夫因感而有斯作云。玩其語意，似其人情有所感而不得遂其志，因有是曲也。

金瓶梅傳奇二卷 舊抄本

按此梨園弟子傳抄本、不著撰人名氏、王國維曲錄五錄鄭小白金瓶梅一本、注云、小白佚其名、江都人、富即此編、則本小白所撰也、斯書傳本不一、至有詳略、即標目亦多歧異、詞白文字亦不能盡同、凡優人抄錄曲本、大抵如斯、不足為異、綜各本觀之、全書當得四十餘齣、實大本傳奇、此本雖亦有刪節、而所錄者三十三齣、大致完備、視他本為善、其事則自西門納潘氏為妾、武松誤殺、以及李瓶兒始末、皆據小說演之、其瓶兒死後、則接以西門慶之死、及武松殺嫂事、雖于小說後半稍刪略、而小說重要節目已櫽括為曲、去原書不甚遠、金瓶梅本穢書、賢者所不忍道、小白一據之為曲、未免好事、然小說寫市井小人以及妻妾相争之狀、淋漓盡致、小白此曲、第演其事、其詞白之妙尚未足與原書頡頏、知詞曲不難于工穩、而難于本色、莫違俗情、其事正復不易、使如徐石麟之撚花笑、則善矣、然人之才智不能盡同、拈其題者、或未必有其才、此則未嘗有此限之、亦無可如何者也、

一斛珠傳奇二卷 舊抄本

按、此傳鈔本未著撰者名氏、前載凌廷堪序、稱余友程君時齋取曹鄴梅妃傳譜作傳奇、雜取少陵事附之、名曰一斛珠、歲在丙申始屬草焉、時余在海上、時一過相商定、未二年、各以事他適去、中間或離或合、然晤時必問是書、癸丑冬、余自京師歸、時齋始出定本見示、蓋至是稿凡八易、忽忽幾二十年矣、時齋將以付梓、屬余作序云云、末署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同郡愚弟凌廷堪序、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八亦載是序、唯序後署題不錄、其文字皆同、按時齋名枚、海州人、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載程枚為海州板浦監生、長于詞曲、有一斛珠傳奇最佳、即此本也、廷堪籍徽州府歙縣、而生于海州板浦場、此序作于乾隆五十九年、是時廷堪尚寓海州、故自謂與枚同郡、廷堪博學嗜古通曉音律、枚尤詞曲擅長、當乾隆庚子、兩淮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刪改古今雜劇傳奇、以黃文暘為總校、而枚與廷堪皆任分校、枚斯曲創始丙申、尚在開館之前、而累易其稿、後十八年、廷堪始讀其書而序之、知其經營造作甚為不苟、異於造次編成供優伶之用者、此本凡二十齣、述

梅妃事全本梅妃傳、唯云安祿山之亂、妃殉難、為金衣仙子所救、居梅花庵、賦平與明皇團圓、與傳言死亂兵之手者異、其摻入杜甫事、謂妃使高力士以千金懇杜甫作賦、甫不從、妃乃自為樓東賦、（按傳云高力士畏楊妃勢、詭報曰無人解賦）其後甫以獻三大禮賦賜狀元及第、授京兆府兵曹司戶參軍、祿山之叛甫奔靈武、授右拾遺、奉命赴軍參房琯軍政、以車戰平賊琯封王、甫拜同平章事、亦非事實、蓋[illegible]兼寫梅妃與杜甫事、而傳奇多以美滿結局、不得不如此、至梅妃傳今本題曹鄴撰、實宋人所託、廷堪序乃引杜甫麗人行楊花雪落覆白蘋、以為詩為太真技梅妃而發、楊則太真之姓、蘋則梅妃之名、怪說杜詩者不見及此、信梅妃為實有、不免少疏、而校初為此曲、曾與廷堪商定、其牽合杜甫事、必因杜甫此詩無疑、則斯曲關目結構、實用廷堪杜詩之解也、至校此劇詞采俊逸、實可接元人之席、廷堪序謂近時曲家未覩東籬蘭谷之面目、但希青籐玉茗之瞻笑、折腰齲齒、自以為工、得覽時齋此劇、以藥之、庶幾其有瘳、今讀其詞、知所評皆不謬、雖只此一本、而以少見長、勝于博而不精者、實不愧為一作手也、

珊瑚鞭傳奇二卷 清乾隆戊戌刊本

清胡業宏撰、業宏字芑塘、安徽桐城人、是編為乾隆甲午業宏寓天津時所作、演小說玉嬌梨故事、凡四十二出、前載乾隆戊戌蔣士銓序、極稱之、其曲情節有矯原書之失者、如盧夫人為白太常胞妹、蘇友白為蘇巡按之姪、小說前半部皆未敘明、至十數回後突然說出、其文不密、是編則先為斡補、小說後半稍嫌潦草、是編則綴敘加詳、如訪舊鞠圃等齣、皆賈餘勇、力求照應、他如盧夢梨贈蘇友白金、事嫌唐突、則謂夢梨先知友白之名、借鞭事但涉紅玉一面、於夢梨太冷、則撰當鞭一齣以聯絡之、穿穴組織、頗見匠心、至於權輕重而去其重沓、據正史以糾其誕妄、皆為不苟、蓋斟酌損益而成此本、非泛然取材者、而要其大旨則有感于造物忌材、知音難遇、王公大人之失士、反不如閨閣女子之具特識、與尤侗李白登科同一用意、蓋業宏春官下第、淹滯津門、不能無慨、其第一出提綱蝶戀花詞云、氣節如今支不住、一領青衫、賢士難迴護、到得榮歸夫與婦、可憐走遍天涯路、詞含幽憤、知其託詞曲以寫意、非真有取于小說之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瑶臺夢一卷 立地成佛一卷 清止閣集本

清趙進美撰。進美字韞叔，一字韞退，號清止，山東益都人。明崇禎庚辰進士，入清徵授太常寺博士，康熙中官至福建按察使。三十一年卒，年七十三。著有清止閣集，此雜劇二種附清止閣集後，在第十三第十四二卷中。其瑶臺夢演許渥遇許飛瓊事，本唐人所撰逸史（按逸史今佚，此見廣記卷七十引）。乃一折雜劇。立地成佛四折，第一折前看楔子，演豐干禪師住新安休寧寺說法度棄屠事，目曰施鋑口到處逐人來，放屠刀立地成佛去。咨請棄屠入寺聽講，師以偈諷之，唱云九牛棧山一綠繫屠走的自走、坐的自坐。屠其語，因而閱堂悔悟之，欲施以齋飯。已而師至，勸其入道，屠宰牛，牛忽作人言，云是棄屠之父，因屠殺受畜生身。屠大感動，乃隨師出家云。其事宋釋寧高僧傳卷十九、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豐干傳均不載，不知何據。而詞古樸遒壯，綽有元人之風，與馬致遠任風子劇差相伯仲。王士禎池北偶談稱進美工詩，與錢謙益等倡和，聲調高華，乃藝林貴重。早通二氏之說，髮未燥作瑶臺夢、立地成佛諸傳奇，論者謂不減張小山、貫酸齋云。知此二劇在當時已有盛名。乃

明季河朔風雅，以山東為盛。進美早年登第，有才子之稱，入清以還，馳騁仕途，詩名與錢龔抗衡，及出其餘伎為全元樂府，亦著聲稱。觀其所詣，視尤侗、吳偉業亦無多讓。宜士禎之稱道不置也。

後一棒雪二卷 天樞閣刊本

清胡雲壑撰、雲壑字士瞻、一字衡洲、杭州人、是編繼李玉一棒雪傳奇而作、以原書記莫懷古事、其義僕莫成貞姬雪娘、皆為主捐生、戚繼光仗義為友、誼亦可欽、而懷古于此數人皆無所報、以為作者之疏、乃續為此編、補懷古脫禍以後之事、凡二十八齣、大略謂懷古子昊、昌業師方士弘之姪、中魏林、授御史、巡按九邊、遇繼光于薊門、悉其父母俱生全、迎至署中侍養、於莫誠則云懷古念莫誠代死之恩、撫其子文鹿為姪、改名莫景、使昊以叔母禮事昊之妻、延方士弘教之、旋為景聘士弘之女、於繼光則謂繼光側室有女歸莫昊、結為姻親、其雪娘與莫誠以生前忠烈並為神、遂棲稍之妻則流落為丐、寄食于養濟院、嫁其家奴傅恩、而使嚴嵩為贊禮、及昊歸朝復命、以父事奏聞上矜之、懷古者以太常卿原官起用、雪娘與莫誠俱賜褒封、其莫景夢父授以天書兵法、北番倭倭羅國王餓力莽入犯、其國師呼必薩有神變、景與方志弘子並立戰功、滅寇而還、至一棒雪、則懷古以繼光勸、懍懷寶之戒、埋之于祖塋、示不復珍惜云、大抵於原書各節一一歸結、而大旨在於受恩思報、忠義不虛、使世人知所勸、命意未嘗不善、唯古來忠臣烈士、舍生取義、斷脰絕頸而不悔者、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身後之名、子孫之報、非所計也、原本但記義行、未為疏漏、今補其文、不免畫蛇添足之見、於義可不必也、

雲石會傳奇二卷　清順治刊本

題惕三道人編次、肉芝先生訂閱、據卷首朱益采跋、及喬缽雲石會因知作者乃寧波包惕三、評定者即缽也、缽直隸內邱人、字文衣、父中和、曾撰元韻譜、缽順治間官寧波、得奇石于寶雲寺側、相傳石上時有雲氣、明有杜言者、結廬石上、顏其齋曰雲石、遂有雲石之名、缽邀文士置酒寺中、各為詩詠之、惕三復據余僧杲者所錄所載杜言事、演為傳奇、其本六卷、凡三十六齣、畧謂言家貧、鬻山房于鄰翁父執郭秀才家、郭有女影雲、值言出偶至其齋、見言題詩于壁、未成章、女代續之、郭疑女與生有私、詬女、投水而死、郭訟生于官、已擬死罪、學使吳松人喬因阜來校士、釋之、其後言中進士、因阜則辭官歸里、維衛佛化尼謁因阜、贈以銅、勸其鑄佛像送於明州、是時言已返籍、共至寺中、佛乃緩石為衆說法、言始悲雲石乃支機石所化、己與影雲、亦是天上星辰、登即隨佛昇空而去、其因阜係王子喬後身、經米元章點化、亦仙去、泉石愛好、本文人逸興、被之歌詠、亦爲屬一時之盛、唯劇關目鋪陳不免稍疏、

毛詩樂府一卷　清初刊本

按是編題目後題無名氏編、劍叟譜正、次題門人梁繩武較訂、王紹鏊較刻、其前載小引云、客有持毛詩樂府者、編次一目了然、但作者不知譜、遂覺格于喉而不可歌、因就其義、按譜而參填以詞、意恐褻經、不敢除、繼而思之、詩原以聲教人、古聲今不可考、以今聲出之、似亦有意、及一按拍、而悠揚之外、美刺宛然、知聲者自有會心、或亦可以翼經耳、未署劍叟自識、據此知此編乃劍叟改定無名氏之作、唯劍叟亦不知何人、按此編與喬中和父子著曷書八種及雲石會傳奇彙刻、而無總名、諸書板刻形式不能一律、其雕板不同時、且亦不同地、然所刻十一種、中八種皆為喬氏父子所著、則此署劍叟者、縱非喬氏父子、當亦同時之人與有關聯者矣、其書以南北曲述詩經、凡七套、第一套所詠自邶風至王風、第二套自鄭風至唐風、第三套自秦風至豳風、第四套第五套為小雅、第六套為大雅、第七套為周魯商三頌、唯二南無曲、不知何故、按[illegible]興觀群怨、本以感動人心、古今之聲不同、而其歌詠性情則一、以詩經入曲、本不必目以褻瀆、唯所詠但聯貫篇名、於詩

義無所發揮、且有二國之詩同在一調、一國之詩割隸二調者、限斷不分、自相混淆、論其製作、不過詩經之歌訣而已、其序竟云可以翼詩、亦談何容易也、

如夢緣傳奇二卷 清同治十一年抄本

清陸和鈞撰、字伯和、舉人、杭州人、是編演聊齋誌異所載連鎖事、凡三十齣、以本傳有十餘年如一夢之語、即取以名劇、前載咸豐十年庚申和鈞自序、稱東坡謫居黃州、喜人說鬼、僕十餘年來客處都門、窮愁之況、殆更勝于東坡在黃州時、當夫斗室婆娑、弔影自弔、無論覓一說鬼之人杳不可得、即欲如聊齋誌異中最劣最下之鬼、庶幾伴我於無憀、亦莫我肯來、然鬼棄余、余何棄鬼哉、於是借其陳迹、譜我新聲、題曰如夢緣、亦借以自況云、其自敘如此、詞意悱惻、增人惆悵、其後有同治閒金陵傅遇昌一序、記其鈔是本始末、謂和鈞撰是劇、尋鬱鬱以死、是其窮途落魄、區區說鬼、不啻文字之讖、尤為可痛、聊齋誌異自乾隆以還、詞家多譜為戲曲、如仙人島、辛十四娘等、不下十餘本、獨連鎖一篇未見纂演、今錄存之、亦有裨于文學掌故也、

十全福五本 清同治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演林俊事，事狀紛繁，大致與十全福彈詞同，計分五本，凡四十三齣，其間有卅二齣為一齣者，亦不知果全否，畧稱林俊中進士，授刑部員外郎，以劾僧繼曉忤上意，革職，其聘妻之父言吉交乃繼曉之黨，聞俊得罪，欲絕其婚，而女如玉固不從，俊因寄居舅王恕家，恕家有婢曰愛玉，又有尼庵司殿尼曰妙玉，皆為俊所悅，二人亦心嚮之，愛玉探知如玉之堅，與如玉謀，偽為王恕之子求婚於言，言許之，及吉期，使恕之側室曾氏偽裝新郎娶

得如玉，時繼曉以采藥來揚州寓瓊花觀，使其黨劫俊，將害之，愛玉復與尼妙玉設計救俊，得停刑不死，恕討徐海有功，奏繼曉之奸，上微服幸揚州，亦知繼曉擾民，命校尉問繼曉并其黨皆殺之，俊為揚州守，娶如玉，以愛玉及妙玉為側室，其名十全福者，以俊初聘言氏，及俊舅家王氏偽求婚於言，均以首飾十全福為聘禮也。

步雪初聲一卷 明刊本

明張瘦郎撰，瘦郎，湖廣黃州人，據馮夢龍序，知其字曰野青，其名則未詳，夢龍序又稱野青少負儁才，所步花間集韻，既已奪宋人之席，復染指南北調，感詠成帙，浪仙從而和之，斯道其不孤矣，是人素不解氷青，得此閒山尤為可幸，因名之曰步雪初聲云云，是其初學製曲，集名乃夢龍所擬，其書錄散曲二十四章，自題情以下至徒相思十一章，皆張瘦郎作，以下春遊春閨詠楊花三章，注廣浪仙，即夢龍序所謂浪仙從而和之者，其春閨題下又注龍子猶改，疑二人皆從學於夢龍者也。

彩筆情詞十二卷 明天啓刊本

明張栩編。栩字叔周，號蒙予，浙江仁和人。是編輯元以來詞人涉妓女之作，所收套數二百餘章，小令二百餘首。卷首載詞人姓字，各疏其名號里貫，凡元三十人，明五十人。其分類曰贈美，曰合歡，曰調和，曰叙贈，曰題贈，曰耽戀，曰間阻，曰囑勸，曰離別，曰送餞，曰賦物，曰感懷。據天啓甲子張栩自序，此書乃繼六觀堂刻青樓韻語而作。韻語錄妓女情詩，此意廣其義，錄文人題贈妓女之套數、小令。韻語所收不廣，且每卷綴附滋拙俚詞，言妓女之事，名曰嫖經，命意尤屬

纖佻。此編搜集元明人套令全章，較韻語卷帙為繁，且元明為南北曲最盛時代，當時士夫任誕風流，其嘌唱散曲半為妓女而作，佳篇美什，往往而有，錄之備文章之一格，實無不可。唯分類瑣雜，殊無體例，既曰叙贈，又曰題贈，既曰離別，又曰送餞，徒自紛擾，殊可不必耳。

容居堂三種曲六卷 書帶草堂原刊本

清周穉廉撰。穉廉字冰持，華亭人。（據徐釚詞苑叢談卷二，稱穉廉為吾友，嘗要才子書，為詞曲，知穉廉於釚為晚進，亦康熙間人也。）斯編所收傳奇三種，曰珊瑚玦、元寶媒、雙忠廟，各二卷，二十八齣。其珊瑚玦演陝西安定人卜青事。青與妻祁氏為寇所劫，臨別分珊瑚玦為二，各持其半，為後日表記。尋官軍進勦，妻為總鎮晏竽所得，以其有身，送之濟南原籍。竽戰沒，祁氏生子，遂冒晏姓，名繼光。及長，從軍破賊。卜青陷賊，至是投降官軍，而繼光固不知為生父，憐其老，送至濟南，使為園丁。祁氏遊園識其玦，未敢相認，子授

官，給假回里，氏使子詰之，果其父，因歸宗焉。此事清人記載亦有其事，殆當時傳聞也。其元寶媒記明時一丐者尚義好善，嘗救一劉姓女名淑珠，後女流落至大同為妓。丐行乞至大同，遇之。時武宗微行至妓家，知其人，賜以元寶。丐至大名滑縣，以元寶施陶氏女淑珠，為富人計成所陷，誣為盜贓，被繫獄。武宗聞之，親雪其獄。時劉氏已入宮，因賜丐姓劉，封為皇親，以計成家產賜丐，使娶陶氏女。所演與李漁無聲戲乞兒做好事皇帝作媒人一回同，蓋即本之。其雙

忠廟記明時豐潤人舒真與御史陽羨人康國實忤焦芳劉瑾同時被難、舒氏子方幼、家人王保攜其子私逃、恐人識之、皆易女粧、保男子忽湩乳、子得不死、康氏有幼女、乳媪石氏亦攜女出京、媪死女無所依、時太監駱善以選幼女至、憐其寃、因繳僞女與之逃亡、使女為男粧、駱内監尋亦生髯、人不能辨、二姓男女同棲於復忠廟旁、已而[illegible]結為婚姻、後康氏女以寫真徵入宮、奏聞於后、寃得雪、駱與王保皆為朝廷錄用、而舒子康女至是始各易其粧云、清初五

色石主人撰八洞天小說、其勸匪躬一篇、亦演此事、唯易明事為全事、稍異、此劇末齣收場詩云、㳂利求名念盡灰、唯餘文典未全衰、一生不捨人牙後、願處俱從深處來、其自賞如此、八洞天所演事本取戲曲、其補南陔一篇即取有風裙傳奇、則勸匪躬當本此劇無可疑也、稗康風秉異慧、十歲即能填詞、愚谷老人序珊瑚玦范繽序元寶媒均稱其著傳奇數十種、今唯傳此三本、即其劇觀之、其嗜新好奇、與李漁塗徑相類、而填詞穩愜、以及關目排場配搭之善、實不愧為詞場老手焉、

溫經室遊戲翰墨二十卷 北平孔德學校圖書館藏稿本

清孔廣林撰、廣林字幼髯、山東曲阜人、廣林為廣森之兄、精研經學、所著說經五稿、共三十六卷、儀禮上冠禮一卷、背潮釋禮經、用力至勤、又服膺鄭玄之學、輯鄭氏遺書為通德遺書所見錄七十二卷、一生矻矻窮經、可謂敦朴好古之儒、斯編為廣林晚歲所作劇本散曲、以之自娛、故曰遊戲翰墨、其書自卷一至卷四為東城老父鬪雞懺傳奇、事本唐陳鴻東城老父傳、凡四十二折、嘉慶十六年作、卷五為璿璣錦雜劇、演竇滔蘇蕙事、凡四折、卷六曰女專諸雜劇、演左

儀貞事、本天雨花彈詞、亦凡四折、嘉慶五年作、卷七曰松年長生引、乃乾隆三十三年祝其母徐太夫人壽所作舊稿二折、自卷八至卷二十、為令章散曲、又續錄一卷、則附録全書編次後一年所作、亦為散曲、其最後北黃鍾刮地風二首、一記河南滑縣天理教匪之事、一記匪犯禁城仁宗下罪己詔事、是時為嘉慶十八年、廣林已六十有八矣、廣林幼即喜曲、讀臧懋循所編元人百種曲而好之、晚年親故凋零、所歷坎

坷、遂專以詞曲自娛、而天性篤實、反覆推敲、尤事苦吟、其東城老父傳奇、自嘉慶十年成書、至十七年纂凡十有四易、始寫為定本、舊稿改者十之八九、其不苟如此、尤於曲律、每折皆自為注解、詳引舊譜比較前人文句而折衷之、自來曲家撰曲、未有計較毫釐用力如是之深者、唯詞曲之妙出於性靈、廣林但墨守繩尺、而施之於文、往往不能暢其意、是以集中諸詞、除散套隨意吟咏、詞意稍顯外、餘大抵蹇拙、以視桂馥四聲猿殆尤甚焉、蓋經典文學、判然兩途、自非天才卓異、鮮能並美、孔尚任為廣林族祖、當康熙之際、以詞采風流照映當時、其經學功力不得與廣林比、若以桃花扇與東城老父傳奇衡論短長、則不可同日語矣、此雖風會不同、亦才有以限之、斷不可勉強學步者也、

江梅夢一卷墨花夢一卷圓香夢一卷斷緣夢一卷 清道光壬辰刊藤花亭十五種本

清梁廷枏撰、廷枏字章冉、廣東順德人、此所作劇本四種、曰江梅夢、墨花夢、圓香夢、斷緣夢、皆四折雜劇、江梅夢演明皇妃事、墨花夢演毛奇齡姬曼殊事、圓香夢演莊生與珠江姬李舍烟情事、莊以舉人赴京應試、夢李死、急歸則果死矣、因為寫經超度、後李降乩與生對答、似是實事、唯諱其真名姓、斷緣夢則嶺南人高仰士與珠江妓陶四眉夢中相會、其緣空幻、故曰斷緣、自序謂秋賦新返、客履絕稀、枯坐短檠、若有所感憶、輒為斯編、蓋以秋試赴羊城、曲中偶有所眷、試罷歸來、感而為此、實自寓也、廷枏負才名、著作甚富、所作藤花曲話二編、專論南北曲、雖鮮精義、引據亦稱繁博、嘉應李黼平序其藤花亭十五種、亦稱其著作粲然、成童即工製曲、似廷枏亦深於此道者、乃觀所製曲殊非當行、其江梅夢末折用九轉貨郎兒、蓋續洪昇長生殿而作、而嘽緩之音不堪卒讀、信其才力有限、不足以方駕前人也、廷枏初作江梅墨花圓香三劇、皆以夢名、其師李黼平謂宜更添其一、為

小四夢。遂作斷緣夢應之。今坊肆猶稱小四夢云。

烟花債一卷情中幻一卷雙仙記二卷 清乾隆原刊本

清崔應階撰。應階字吉升，號拙圃，別號研露樓主人，湖北江夏人。父相國，處州鎮總兵。應階以父蔭授順天府通判，歷官山東巡撫、浙閩總督。乾隆三十七年入為刑部尚書，四十一年調都御史，尋以年老致仕。細此應階所作曲三種，烟花債、情中幻二種為雜劇，雙仙記三十六齣為傳奇。其烟花債刻于乾隆九年甲子，演宋人擬青雜說所記單符郎邢春娘事，與明梅鼎祚長命縷傳奇所演同，而以四折雜劇出之。其自序稱僕本恨人，久居散地，傷屠杜牧，空贏薄倖之名，恨引江淹，未有銷魂之句，因翻南部，竊效西崑，又稱地瑤抱角，繁臺鶴羈旅無聊，未免有情。其譜春娘之事，蓋亦有所感矣。情中幻亦四折，所演乃鄭六遇妖狐事，本唐小說任氏傳，宋金大曲諸宮調均曾以之入曲，唯自元以來未有譜為戲曲者，有之自應階此劇始。唯微任氏雖妖而貞，劇中於此未能摹繪盡致，致落窠臼。其雙仙記三十六齣，第明陸采記所演未暢，增以李晟勤

王、段秀實擊朱泚二事、趙鄂渚研露老人編著、
淮陰郁州山人分填，拙研露老人即應階自號、
郁州山人乃淮陰吳恒宣、恒宣字來旬、其自撰
四有義貞記、據應階自序、稱丁亥邂逅來旬吳
子、知其長於音律、爰其挹筆、余亦以餘暇分
填數闋、不逾月而稿成、是此記大部出恒宣一
之手、而以應階居其名、恒宣題詩所云、親承指
授拙宮商、花底分題續瓣香、今日梨園新譜
出、龍門何幸附詞場、言其事亦明也、情中幻戲

乾隆年己亥王昇跋、双仙記應階自序、在乾隆丁
亥、考辛巳為乾隆二十六年、丁亥為三十二年、應階以乾
隆二十四年官山東布政使、尋遷山東巡撫、至
二十三年調福建總督、是二曲之成、皆在雁月方
面重任之時、亦可見當時承平、疆吏雍容
得以筆墨自娛、倚聲填詞、付之歌部、其
風流掩映、亦一時之勝矣、

目蓮救母勸善戲文三卷 明萬曆刊本

明鄭之珍撰、之珍字高石、徽州人、諸生、據卷首倪道賢
序、稱其性至孝、自童至壯、左右志無違父母心、嘗譚
詩、業習舉業、宏詞奥義、於調笑中發之、顧數奇、蹭蹬場屋
垂三十年、晚謝博士去、自謂大丈夫不能秉時策勳以自
表見於世、執君秉仁義、竊風雅、默挽人心、爰摘目蓮救母
事為劇、使俗薄者有所省悟云、末有明胡元祿跋、稍
其躬冠稱邑庠、較藝屢冠諸士人、以異材目之、與里人
有不決之事、不平之鳴、得其一言靡不渙然冰釋、乃

解、所為勸善記參冊、好事者不遠千里求其稿、贍寫
不給、乃繡之梓以應求者、記之珍始末及著書之事為詳
蓋一庸行篤謹之士、久困諸生、託之戲曲以自慰者、其
書凡三卷、上卷三十三齣、中下二卷各三十四齣、計全本戲
文有百齣之多、古今傳奇除清代內承應大戲外、
殆以是本篇章為最繁矣、然大目犍連事本出釋藏
其事闡神變、閻巷盛傳、之珍本之演為戲文、園目
尤多增飾、至於尼姑下山等目則褻語諢詞、俱當
場笑謔、與勸善之志不符、殆亦為戲情所役、

渾忘其本初者也、至其曲白鄙俚、全不修飾、當時風氣實不如此、豈俳就伶工輩其通俗易曉耶、此本為原刊本、前後序跋皆完全無缺、至通行富春堂坊刻本、只載本文、盡削其序跋之珍著書始末遂不明晰、今以原本著錄、庶不失其故云、

綴白裘合選四卷 清初翼聖堂刊本

題寶國樵隱輯、積金山人採新、皆不知何人所選、元以來傳奇凡四十種、其目為琵琶、北西廂、荊釵、白兔、草廬、尋親、金釧、四德、伍倫、幽閨、香囊、絲樓、金印、四喜、四節、浣紗、連環、千金、南西廂、玉簪、繡襦、玉玦、春蕪、玉環、金丸、紅蕖、紅拂、玉合、絲綺、紫釵、題紅、灌園、投筆、竊符、祝髮、青衫、還帶、彩毫、紅梨、明珠、除北西廂外、餘皆南曲、所摘多至五齣、少至一二齣、其中十之八九皆有傳本、蓋取流行之曲、供扮唱之用者、不專以保存舊本為主、然如四節、絲綺、紅蕖、金釧諸記、今俱少傳本、此所摘雖一枝一葉、譬之嘗鼎一臠、猶勝於無、又綴白裘今通行乾隆間錢德蒼輯本、世人遂多以為綴白裘之名乃德蒼所自立、今觀此本乃[illegible]知清初已有選本以綴白裘命名、德蒼實沿舊稱、且此本封面有題記云、白裘一書昉自醒齋、厥後至再至三、何啻汗牛充棟、所言如此、則不唯[illegible]清初、當自明時已有其本、此本前載康熙戊辰（二十七年）華陽山人序、稱山人選六十種之絕妙以成書、似所選本六十種、今僅得四十種、似尚非完本也、

漱玉堂三種傳奇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稿本

清孫郁撰。郁字雪崖，直隸大名人。是編為郁所撰傳奇三種：曰繡幃燈二卷二十齣，演浙人覺隱公說策醫妬婦淳于氏事，李漁無聲戲小說載其事，此全本之第一齣談概所謂笠翁稗史天下聞，無聲戲作有聲戲者是也。曰雙魚佩二卷二十四齣，演蘇州人邵應龍與女子花想容相悅，其戚莫元兄弟之蠹設計陷害，而反以福之，如戲擬試題云傳得[illegible]節，而鄉生果以其題中式，偽為情書欲間阻婚姻，而女父反嘉生之拒約不赴，竟以女許之。戲為捷報，而生竟掄元，以生會試及第、堅花元女及妓女喬衣裝結束，其事無所本。其曰雙魚佩者，則生夢與花氏女相會，各出所佩玉魚為贈也。曰天寶曲史二卷二十八齣，演明皇事，取太真外傳、梅妃傳及雜書十種所記當時遺聞，攢簇成編，如虢國夫人入宮、李白承例作樂章、旗亭畫壁、雷海青死節，以及道士晤貴妃于仙山事，皆譜入曲中，綜其關目，與同時錢塘洪昇所作長生殿大致相同，而知之者少。

至繡幃燈與沈起鳳伏虎韜同演一事，而其本先于起鳳者將及百年，且其規模排場亦極相似，雖其人不著，其詞亦尚非一家之比，要亦言清代傳奇掌故者所宜知也矣。

琵琶行傳奇一卷 清乾閒琴鶴軒原刊本

清趙琴齋撰。琴齋連城人，名未詳。據卷末跋，其弟名繼曾，字鶴軒，則琴齋派名或當為繼字，然究不能知為何名也。其曲據白居易琵琶行詩意演為四折雜劇，曲皆北調，詩俱集白，與元人青衫淚同演一事，而文不相襲。其第三折前着楔子，謂風神暗助，使居易聞琵琶之聲，據繼曾跋，本出繼曾之意，使場面不至冷談，而曲成乃為一幕關鍵。一家兄弟皆能曲，亦異事也。其兄弟始末今俱不詳，唯觀其乾隆丙午自序，及弟繼曾題詞，知其兄弟同寓九江，杜門默日，相對愁苦，作曲以自况其拂鬱感傷之意，見之詩歌。握琴齋自序、蝶戀花詞，繼曾有七律題此劇，俱載卷首。其第三折白云：凡在九江的人，那個不勢利，和尚何足為奇。識世亦明，蓋處境厄塞，中有所為，不得已而為此。至四折填詞，秀逸高爽，實不愧前人。[illegible]其末折後自跋云：或謂蔣太史[illegible]有琵琶亭雜劇，謂之四絃秋，尚亦為遠商婦寫照，恐似吳楚人不能作燕趙語。其自負不淺，然合二曲觀之，覺斯曲差勝，亦非

誇大之詞也。此本傳世甚稀，其封面有何紹基題記，謂之涿以數十文購此，無意中得金玉，如拾芥。是紹基亦珍其書，顧世知之者少。清中葉後文人亦從無提及之者。文人寂寞，生前身後之名亦不可期，殊可嘆息。又此本尚載乾隆五十一年碧雲子琴鶴軒同懷稿序，則為詩集而作，深悲其兄弟懷才不遇。此本有劇無詩，蓋散亡之餘，僅能有此，亦不幸中之幸矣。

味蕉軒青燈新曲二種 清道光刊本

清黃治撰。治字介樵，台州人。此本未詳。此編所載二劇，一曰雁書記，四折，演蘇武事；一曰玉簪記，亦四折，演明武宗與寵妃劉氏事，與明高濂玉簪記名同而事異，與清李漁玉搔頭事同。唯一為傳奇，一為雜劇。據其自序稱二劇於道光乙未與兄壺舟泊淮揚時所作，客中各拈一事為燈劇。兄得蕭史柳毅事，而余得蘇武、明武宗事。是其兄弟並能曲，治此二劇，由其門人襄平李鏘刊於京師，而其兄作則不知其名目。此本末載李鏘跋，述治語，謂其劇五日而成，中或疏畧，如繡帶兒以下係正宮，即不用陽尾，亦宜標過宮名目，以將有閩海之行，無暇及此，屬鏘審定之云云。今按鏘所言在玉簪記第五折。此折繡帶兒以下為白練序、醉太平、尾三曲，宮調不同。鏘自以不知曲，未為修飾。又據鏘跋則雁書記首折當時燈節曾演之。其他無聞云。

儒酸福傳奇二卷 清光緒甲申原刊本

清魏熙元撰。熙元字玉巖，舉人，杭州人，官桐鄉教諭。是編凡十四齣，前有家門酸意一齣，後附餘味酸情一齣，皆寫教官風味。其假設姓名皆可指其人以實之。如劇中華柴君即石門教諭高學治，鄭藝齋即桐鄉訓導倪星垣，文照業即海鹽訓導劉文燦，白家駒即嘉興縣訓導王震元，殷夢良即海鹽教諭傅賓予，周蝶仙即嘉興府學訓導莊振英，和子鶴即嘉善教諭林夢相，而畢澗山則為熙元。蓋八人皆府縣儒學教官，世所謂冷宦，時因公事至府，同類相遇。熙元乃因之作劇，人占一事，雖一時雅謔，亦自道其甘苦。據凡例，謂其中惟酸鶯一齣實有其事，餘盡虛設云。

受福壽傳奇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二十五齣。演周勃事。謂勃子周勝尚主。勃平三十六國。封安定王。錫九錫。天子萬壽節。王母降于殿陛。致蟠桃於帝。而勃夫婦亦值八十其壽。帝乃以蟠桃勅賜勃夫婦云。所記勃事不合乎史。蓋門客祝當路壽詞。偶傳於今。非搜奇索古以倚聲爲事業者比也。

樵史通俗演義八卷 清初刊巾箱本

題江左樵子編輯。錢江拗生批點。皆不知何人。前載自序。稱樵子日在山中負薪行歌。世情之厚薄。人事之得喪。仕路之升沈。非所敢知。況敢問時代之興廢哉。然樵子頗識字。閒則取頌天臚筆、酌中志畧、寇紀畧、甲申紀事等書。銷其歲月。或悄焉以悲。或焉以哀。或勃焉以怒。或憮焉以惜。竟失喜樂之兩情矣。而樵之以成野史。其署題年號剜去二字。不知何時琉其詞抑塞沈痛。殆亦順康間遺民不忘故國者歟。明季演國事小說。於魏忠賢則有斥奸書。於遼東則有丹忠錄。於流寇則有盛世鴻勛、剿闖小說等書。然或失之太陋。或則紀事無文。獨此編本稗史而參以見聞。述光熹思三朝事。獨能原始要終。具有條貫。其紀事不蔓不枝。繁簡得宜。不愧為講史小說。至於每篇歌詠。亦激楚感慨。惻然有變徵之音。在明季小說中最為傑出。孔尚任撰桃花扇。自命詞史。其卷末附本末一篇。載所徵引諸書。中即有樵史。則尚任亦重其書。以為可備史材矣。此編傳本甚稀。清世有滿文譯本。乾隆禁燬書目

亦彔此書，唯原本久已隱晦，此本雖刊印不精，猶爲舊本，今錄存之，庶言明季史事者有所取資焉。

忠義水滸傳一百回 高陽李氏藏明刊本

按此本不著撰人名氏，前載一序，署大滌餘人識。知作序者乃杭州人。近李氏重印其書，謂其本即武定侯郭勛在新安刊本。按排印本序原文作郭英，當是誤排。按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稱勛好文藝，今新安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玩其意似德符本謂新安刻本所據爲郭勛家傳本，非謂新安本即郭勛本。又天都外臣序此本無之，此本不唯非郭勛刊本，亦尚非沈德符所見本，其本實刊于新安，或與天都外臣本同一源耳。又觀所記刊工姓名，芥子園刊百回本亦有之，知李漁刊水滸圖時，猶用其板，或書本昌曆間刊本亦未可知。然水滸遞經增刪改易，本來面目已不易覩。今存諸百回本，如容與堂本，如芥子園本，皆附李卓吾評，殊乏理致。獨此本無評，或刊行在李卓吾評本流行之先，在諸百回本中固猶爲較早者歟。水滸故事自宋迄明，歷有演變，且以本子題署之異，論者紛如，迄今猶難一一核實。今姑以此本爲主，略述四端：一、水滸傳稱羅貫中作，明本署題尚

多存其名、其人見於錄鬼簿、固實有、然今百回本則每稱書會、如第四十六回稱書會們備知此事作臨江仙詞、第九十四回稱先人書會留傳、一個個都要說到、則固書會編本、然謂貫中即書會中人（按宋元文士多入社會）或貫中用書會之本亦無不可、此其一也、二、征遼事、與征田虎王慶事諸本或彙或取、頗不一致、如今百回本有征遼、無征田王、百十五回諸簡本、則有征遼亦有征田王、楊定見本從簡本、其凡例云郭武定本去王田而增征遼、實是小家照應之法、大家正不爾、今按征遼征王田之文同屬荒率、然今百回本七十二回記四大寇、明有田虎王慶、其人名既見於本書、其事或亦載于古本、則田王之事殆非簡本臆增、其巴黎藏閩本題插增田虎王慶者、乃謂新行百回本所無、非謂增古本也、以是而言則征遼事殆為郭勳本所增出、楊氏之言乃道其實歟、此其二也、三、宋元詞話乃說唱之體、水滸既成于元、（按書中每稱致家云云）疑其本當為詞話、然今行諸本概是說散、惟其歌詞仍間存于本文中、如百回本四十八回有讚祝家莊詞一章、凡七言十八句、其結句云、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

捉宋江、核其文實為倡讚之詞、則水滸古傳當為說唱本殆無可疑也、此其三也、四、據百回本所記梁山濼故事、與宋末宣和遺事不盡同、與元雜劇賓白所述亦不盡同、如宣和遺事謂宋江殺閻婆惜即入梁山、水滸云江州劫法場後入梁山、元人曲多謂晁蓋三打祝家莊身亡、水滸云打曾頭市身亡之類、其三十六人名號次序、與宣和遺事癸辛雜識周憲王劇子和尚劉皆有出入、如李俊作李海之類、知其故事傳時代而有變易、今之水滸乃明人最後編定之本、然如武松打虎、張順水裏報冤、李逵元夜鬧東京之類、為宣和遺事所不載者、元人曲皆書演之、見于錄鬼簿太和正音譜野獲編等書、則沿波仍可溯其源、董平號雙鎗將、與舊說作一直撞不同、然百回本七十八回仍有董平慣衝頭陣、人稱董一撞之語、則於異中亦可見其同、此亦不可不知者也、此其四也、凡此四端略伸大意、俾世之學者共思之、至明初原本或仍與此百回本異、如此本第四十五回有上三卷書中所說之語、知此乃次本、其所據底本實為分卷之本、考錢曾

也是圍目、錄舊本水滸傳二十卷、今嘉靖刊本三國志傳二十卷、但標目而不著回數、疑舊本水滸亦如是也、

彙纂元譜南九宮正始十七卷 清初鈔本

明徐慶卿輯、鈕少雅訂譜、慶卿字子室、華亭人、明大學士徐階曾孫、少雅常洲人、名未詳、此本爲傳鈔舊本、其書但分別宮調、以類摘錄散曲戲文、而不著卷第、且前後錯出、不以次相從、蓋所據尚是未刻前稿本、因仍其舊、不及分卷、而裝訂時又有錯誤、故如是也、即其標目考之、所載宮調爲黃鍾宮、正宮、大石調、仙呂、中呂、南呂、商調、越調、雙調、仙呂入雙調、羽調、道宮調、般涉調、小石調、商黃調、高平調、每調又分列引子過曲慢詞、近詞諸目、其不知宮調引子則別爲一卷、附于後、其仙呂入雙調引子、雙調慢詞、高平調引子、以及商黃調、皆有目無文、是編據少雅自序、稱早嗜音律、致力于此者將三十年、惟仙呂宮之渡江雲、南呂宮之寄生子、中呂宮之滿庭芳、自來無人考訂、剛得詞林說統一書、則文式俱在、前疑宿釋、思彙爲一集而未果、適慶卿得元人九宮十三調詞譜、依宮摭調、規律嚴明、又得明初選詞樂府群珠、知少雅識音律、濟其相助、遂相與搜羅考訂、輯爲此集、未成書而慶卿死、少雅

續加考訂、至清順治己丑始蒇事、蓋前後易稿九次、歷二十四年始成書、是時少雅年八十有八矣、元時南戲、原與雜劇並行、為明人傳奇所祀始、其據之為譜者、嘉靖蔣孝有南九宮譜十卷、其書但以曲隸調、無所考核、迨沈璟研精音律、重訂其譜、始舜文比句、闡示義解、學者翕然宗之、當時言曲學者、必稱詞隱先生、然草創艱難、未能盡密、同時治曲者如王驥德撰曲律、已間摘其疏、慶卿少雅此後于沈璟南九宮譜者數十年、既多得秘本、依據廣博、故其書言南戲

純以元人舊本為主、其辨析原委、取精用宏、實在沈璟本之上、每調曲引旁証、不厭其詳、亦較舊譜為善、觀所引元傳奇名目多至數十種、其中什之七八皆蔣沈譜所未曾引、即永樂大典亦未嘗著錄、則所謂大元天曆九宮十三調譜、慶卿殆實得其書[illegible]、亦多[illegible]實非前人所及、少雅序稱蔣沈二公多從坊本刻為曲譜者、實非誇大之詞也、惟所稱詞林說統、上古名黏樓格、漢名㕷嘛貢、唐玄宗易為歌樓格、又曰詞興、又曰詞林說統、其中多有式無文、式文俱

備十之二三、以為唐人樂譜黃番綽後人所贈者、（按此本少雅序[illegible]王姓馮旭序稱黃番綽後裔）蓋純為虛誕之詞、不可徵信、觀卷中諸調所引歌樓格之說、或遠稱殷紂、或近稱唐事、詞意俚淺、不經、決非宋元人書、其出自晚近人杜撰無疑、殆樂坊舊譜偶傳於外、好事者假託古本、縱而附會其說、少雅不察、因誤信為實耳、考乾隆間莊親王九宮大成南北九宮譜序（按此序署癸月主人乃王自序也）稱歌樓有格、圖其譜而不有其辭、缺當時曾見其本、果係唐譜、斷不應略而不書、是其書實有而託唐譜者謬、

雖與本書體例無關、亦不可不辨、是編成于順治辛卯、旋即刊行、計其成書較沈自晉南曲新譜尚早四五年、惟傳本甚稀、王國維曲錄亦未錄其書、此猶舊時抄本、固學者所宜珍視矣、

殘夼林石逸興七卷 明萬曆刊本

明薛論道撰。論道字譚德，號蓮溪居士，北直隸定興人。光緒定興縣志卷十一載論道跨一足，八歲能屬文，以家貧輟博士業，讀兵書，自負智囊。都下公卿呼為刖先生。神堂谷有警，論道倡議利用寨不用衆，制府用其策，卻敵十萬衆。捷聞，授指揮僉事。萬曆初，戚繼光鎮薊，建議棄黑谷關，論道白制府，力陳不可狀，事竟寢，以是失戚意，移疾罷。久之，守大木谷，以功擢官三級，以神機參將請老，加副將歸。是編為論道自集所撰小令，以百首為一卷，凡千首，析為十卷。唯此本已不全，缺卷二、卷九、卷十凡三卷，稽其所詠，不過十調，尚未能極聲音之變，然所守既約，運用甚熟，其吐納宮商，動合節奏，不蹈纖仄堆砌之習，斷為可貴。蓋無意為詞而自然緒美，可謂鳴其天籟者。明季武人工詞，唯陳鐸為最著，然鐸本江南人，居文盛之邦，風氣相靡，易於染受，論道河朔壯士，馳驅戎馬之間，顧吟詠性情，得音律之微，有非文士所能及者，亦可以與鐸抗衡，婉美而無所愧矣。

玉燕堂四種曲 清乾隆刊本

清張堅撰。堅字齊元，號漱石，別號洞庭山人，金陵人。諸生。堅少工詩，受知於藩司鄂爾泰，選其詩入南邦黎獻集。鄉舉屢薦不售，作江南一秀才歌以自嘲，因有江南一秀才之目。歷遊齊魯燕豫，皆不得志。年八十三，卒于陝中。袁枚隨園詩話卷六稱與定其集，錄其見贈詩及偶成細雨瀟瀟欲曉天詩一首于篇，以示標舉。徐孝常序夢中緣，則稱其客京師時，方閑音律，能勤其應名，堅恥以伶彝之事希榮利，竟不就。蓋亦名士之有守者矣。斯編收所著傳奇四種，曰夢中緣二本，四十六齣，演明姑蘇人鍾心與女子文媚蘭、陰麗娟婚姻始末。前載自序，述其緣起，云感夢而作，蓋以自寓。曰梅花簪二本，四十齣，演明嘉靖時徐苞妻杜冰梅義烈事。曰懷沙記二卷三十二齣，演屈原事。曰玉獅墜二卷，三十齣，演黃損裴玉娥事，本馮夢龍情史。四種流傳，人稱夢梅懷玉云。其夢中緣為少年時所作，久負盛譽，唐英為九江關監督，召入幕，曾為刊行。其梅花簪初出，為金陵弟子購去，扮演易名賽荊釵，亦

傾動一時、懷沙玉獅後作、其事曲家皆先已採摭、然如鄭瑜汨羅江尤侗讀離騷、皆櫽括楚詞、皆用雜劇之體、堅乃鑄為長編、與之角逐上下、而文字不相沿襲、其工力實不易得、梁廷枏藤花亭曲話卷三、稱其文詞光怪、全部楚詞隱括言下、為曲海巨觀、又稱其玉獅墜數套一折筆力可透紙背、亦非過譽、蓋憔悴江海、不合於時、唯以倚聲自遣、精力所注、唯在此等、固不同率爾操觚勉強敷衍者、宜其為後人所傾倒也、

新曲六種 清乾隆癸亥刊本

清夏綸撰、綸字言絲、又字惺齋、諸生、錢塘人、斯編收綸所撰傳奇六種、皆取忠孝節義之事入曲、六種各立品目、其褒忠傳奇曰無瑕璧、闡孝傳奇曰杏花村、表節傳奇曰瑞筠圖、勸義傳奇曰廣寒梯、補恨傳奇曰南陽樂、式好傳奇曰花萼樓、並二卷三十二齣、其南陽樂以上五種、稱惺齋五種、蓋無瑕璧杏花村瑞筠圖廣寒梯四種皆乾隆十二年丙寅至十四年己巳四年間所成、其南陽樂雖乾隆甲子已有刻本、已復重訂之、與原刻稍異、故編次統稱五種、迨壬申花萼吟續出、始有新曲六種之目、即今行本是也、無瑕璧演鐵鉉二女事、本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特錄其文於卷首、杏花村演王世名報父仇事、事見明史、瑞筠圖演章綸母守節及綸直諫事、廣寒梯演士人王蘭芳母子行善信、奉廣寒梯即接功過格、故命名、而及第、其表兄解敏中先人澤厚、本應及第、以多行不善而落選、其云蘭芳夢中五名、敏中諱其曾見淂闈節、訴之監臨、發榜時、監臨命抽去五名而別以一卷補之、

西抽者正始中，補者乃蘭芳，考宋周密齊東野語載三山蘇大璋事正與此同，蓋即倫所本也。南陽樂謂諸葛亮平吳蜀，北地王諶即帝位，乃翻案之文，花萼吟演宋姚居仁與弟姚利仁事，利仁為貫似道所陷下獄論死，居仁至欲代死，以江萬里救得免，後兄弟同登第，並賜旌獎，焦循劇說卷四謂倫所演事雖皆有所本，然章倫母全氏誰云妾無夫一詩，或謂高季迪作，鐵司馬二女入坊後所作詩，乃吳人范昌期題老妓卷作，見張士瀹國朝文纂，是倫所記亦不盡徵實，然施之戲曲固無妨也。其南陽樂一種據吳兆騫跋，乃江海寧吳下諸名部皆先後開演，蓋人情所喜在事，故傳播獨廣，然意取美滿，故作諧語，究屬無味，特傳奇家風氣所尚，不自知其非耳，至倫所撰曲詞意頗屬穩諧，楊恩壽詞餘叢話卷三乃謂南陽樂不如周文泉丞相亮祚延東漢劇之善，非篤論也。

龍舟會一卷 清同治刊船山遺書本

明王夫之撰，夫之字而農，湖廣衡陽人，與兄介之同舉崇禎十五年鄉試，順治四年，清兵下湖廣，夫之入桂林，依大學士瞿式耜，會聞母病，間道歸，築土室石船山，杜門不出，以著述為事，康熙三十年卒，年七十四，是本為夫之所作雜劇，凡四折，其第一折前為楔子，全效北劇，劇演謝小娥報仇事，大致李公佐所為謝小娥傳，按見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一引 而兼取李復言續幽怪錄所載尼妙寂傳之說，按今續幽怪錄無此文，據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八所引 事蹟貞烈，詞亦慷慨激昂，饒有鬼[illegible]遺意，其第三折內著寄生草小令九首，點綴生情，似徐渭漁陽三弄之格，而筆酣意足，似尤過夫之學問氣節，照耀當時，世之人皆知之，至以儒碩工曲，則在有明實為僅見，惟夫之之意不唯詠事，實以寄慨，觀其詞云，王右丞擫觴在凝碧池，源少卿拜舞在白華殿，破船兒沒舵隨風轉，林鈎篠逢人便待牽，叩頭蟲腰肢軟似綿，堪憐翻飛巷陌烏衣燕，依然富貴揚州跨鶴仙，又云，假男兒洗不淨妝閣舊鉛華，戴鬚眉的男兒元來是假，又云，大唐家九

業聖神孫、只養得一彩胭花賤、此指當時失節諸臣、語意甚明、至云卻嘆咱半生半仕問天空熱得鬢邊鬢邊霜練、則直以自道、是其哀故國、惡金王、感慨激楚、與屈子離騷同一用意、豈如山人墨客耽玩聲律、徒以詞曲為娛樂者哉、唯據李公佐謝小娥傳、公佐始遇娥在元和八年、娥為尼在元和十三年、本非貞元時事、劉第二折公佐登場乃云貞元皇帝皇帝為逆賊所逼、駕幸梁州、與本傳不合、然非上移至德宗朝、則戰中傷時之語將無所施、此自屬作者組織苦心、不得指為偶疏也、

祭皐陶一卷 安雅堂集本

按此雜劇四齣收于宋琬安雅堂集中、不署本姓名、題曰二鄉亭主人新編、海上逸緣居士評、其前載康熙十一年季春杜濬序、今燬雅堂遺集卷三收之、題曰宋荔裳雜劇題詞、則實琬所作也、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清順治四年進士、順治八年為浙江按察使時、登州于七為亂、琬同族子因宿憾思陷琬、遂以興聞反謀告變、立逮下獄、闔門縲繫者三載、至康熙三年始得旨免罪放歸、自是寓江南者七載、此劇作于出獄之後、故記范滂至事釋南歸、汝南士大夫迎逆為止、其建寧二年大誅黨人滂及禍事、則略而不書、杜濬序謂以辛辣之才攄義激之詞、呼天擊地、洄洑橫流、作者其有憂患乎、夫無孟博之直氣、使千載之上宛在目前至於如此、為琬而發實道其實也、琬詩名動當時、王士禎嘗以之方施閏章、有南施北宋之目、然賦命不猶、頻經憂患、其康熙十一年再起按四川按察使、入覲、值吳三桂之亂、成都不守、全家陷蜀、至驚悸致疾以卒、其息女流離患難、境尤可悲、王培荀聽

雨樓隨筆卷一、謂查慎行集中有中山尼長歌一篇、情詞悱惻、卽指其事、殆為此劇、雖極寓境事、然亦慶更生頌恩澤、蓋不料後日之妻努被難已、仍以身殉也、今述其曲、仍詳論其事、溯其遺蹤始末、蓋殊足以增惆悵矣、

笠翁新三種傳奇 清初刊本

按此編所收傳奇三種、一曰補天記、一名小江東、二曰雙瑞記、一名中眉解、三曰四元記、一名小萊子、三種並二卷三十六齣、其補天記首小齋主人序、標曰小說、雙瑞記首長安不解人自序、四元記首燕客退拙子自序、皆不著姓名、補天記演關羽應魯肅召赴宴、周倉追之、舟覆溺於水、而伏皇后魂附其體、自訴為曹操所弒狀、羽歸救之、仍作后言、徒乃託之果報、謂后乃呂后轉生、操乃韓信轉生云、以關羽用兵襄

陽、劉備稱帝止、其設事荒唐、用意亦無足取、雙瑞記演晉周處事、謂周處改行改相、其婦翁時謀亦化迂腐為圓融、以二女妻處子時中、亦日登華貴、天子獎之、賜堂名為雙瑞、四元記演宋再玉以解元而中會元、又中狀元、再玉卻王安石之婚、易女裝為尼、而安石女及婢易男裝應試、中榜眼探花、上知之使再玉娶二女、蓋廣記之辭、故又名小萊子、三曲設事均不脫時曲蹊徑、科白亦未能照應細密、惟雙瑞記場面不冷、頗便場上耳、

笠翁傳奇五種 芥子園刊本

按此編收傳奇五種、一曰萬全記二卷、一名富貴仙、二曰十醋記二卷、一名滿床笏、三曰雙錘記二卷、一名合歡錘、四曰偷甲記二卷、一名雁翎甲、五曰魚籃記二卷、一名雙錯巹、其中唯萬全記三十齣、餘亦皆三十六齣、萬全記序署四願居士、十醋記序署西湖素民主人、雙錘記序署看松主人、偷甲記序署秋壺和尚、魚籃記序魚籃道人、亦不著姓名、其萬全記演卜豐妻賢子孝、子快登上第、尚公主、一舉三男、上錫名曰得富得貴得仙、云南宋時事、無所據、十醋記演唐節度使龔敬懼內事、事亦係假託、雙錘記演張良遣力士陳大力擊始皇後王琉球事、其事自序云本逢人笑小說、其本未見、唯今坊刻醒世恒言尚有琉球國力士封王一回、疑同一本也、偷甲記演水滸傳時遷盜甲事、魚籃記演于鰲生與尹蘭閨人傑秦娩娘婚姻始末、其事本載花船小說、云中宗復辟狄仁傑尚在、亦取小說所記、以為如此可令人心稱快也、凡傳奇五本、刊本標笠翁傳奇、姚燮今樂考證稱此本第五本著錄

錄此五曲、附按語云、十醋記或云係范希哲作、或又以萬全一種為范氏作、近得五種合刻本、署四願居士、按今所見五種皆無署名 笠翁無此號、殆為希哲無疑耶、然讀其詞曲、斷非笠翁手筆也、所言甚是、蓋笠翁或之以竹、又稱補天記署范希哲名、其本今在新傳奇五種中、然則八種皆希哲所撰歟、此賜曲海目載滿床笏、注云龔司寇門客作、無名氏傳奇彙考謂龔鼎孳寵其侍室顧媚、門下士作滿床笏、於媚生日演之、媚無子、劇云夫人生子妾生女者、祝其妾之本指也、考余懷板橋雜記、載顧氏無子、至雕異香木為男、內外稱小相公、又稱順治丁酉、鼎孳與夫人顧氏遊金陵、寓市隱園、值夫人生辰、開宴召客、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門人楚嚴某褒籛長跪、稱賤子上壽云、所記與傳奇彙考亦合、觀劇稱龔節度則直出其姓、云龔夫人師氏、則謂師之夫人、為門人所作以悅其夫婦之意、實無可疑、然顧本名媚、事鼎孳為亞妻、彙考謂侍室誤 鼎孳失節事異姓、其人無足取、徒以居顯要揮霍好士、遂令門下諂附若斯、亦可見當時士風之壞、足以垂戒方來矣、

孔方兄、賈閬仙、十三娘笑擲神奸首、狗咬呂洞賓、清順治友聲堂刊濼函本

清葉承宗撰。承宗字奕繩，山東歷城人，順治三年丙戌進士，授臨川縣尹，遇難卒。此雜劇四本，載承宗所撰濼函第十卷中。其孔方兄託士人金莖讀晉書魯褒傳，因而推衍其論，只一折；賈閬仙演賈島祭詩事，據其自記，乃乙酉除日所作，攜之而南，將以擯棄遺兵亂竟失其稿，憶句尋調，復綴成完曲，則順治乙酉後客中所作，亦只一折；十三娘笑擲神奸首演俠女荊十三娘事，本宋孫光憲所撰北夢瑣言，凡二折，其前有大題，標目曰稷門四嘯，又於十三娘題目前標曰一嘯，則本有四劇，今僅存其一，蓋非完本；狗咬呂洞賓用俗諺為標題，純宗事，謂石介報夜為蔡京所拘，感洞賓縱之，介尋中狀元，還鄉，洞賓度為仙，其蔡奇所寓之犬為洞賓所度，亦得入身仙去云。劇多憤世之詞，蓋有所感，意不能平，乃形之歌詠耳。濼函目錄則承宗所為劇，除其四嘯除十三娘見存外，尚有豬八戒、金玉奴、羊角哀，又有段

四嘯，目為狂柳郎、莽桓溫、窮孫周、癡莊郊。單本零劇尚有泥金娘夜囊言、黑旋風壽張喬坐衙，皆北曲；南曲尚有百花洲、芙蓉劍，是所撰甚多，惜今本皆缺佚不存，不能知其文字矣。

玉獅堂十種曲　清末緒辛卯刊本

清陳烺撰。烺字叔明，號潛翁，一號玉獅老人，江蘇陽湖人。斯編所收傳奇十種，曰仙緣記，演孫恪遇猿事；曰蜀錦袍，演明末石砫土司秦良玉事；曰燕子樓，演唐張建封妾關盼盼事；曰海虬記，演明永樂時水冠海杰事；曰梅喜緣，演聊齋志異青梅事。以上皆二卷十六齣、補前五種曲。曰同亭宴，演秦始皇求仙事；曰迴流記，演明寧王宸濠妃婁氏事；曰海雪吟，演明李鄘湛若殉難事；曰負薪記，演聊齋志異張誠事；曰錯姻緣，演聊齋志異姊妹易嫁事。以上皆八齣，不分卷，稱後五種曲。其中唯仙緣記、同亭宴事涉幻怪，海虬記憑虛不實，其餘盡見於傳記雜說，揄揚風烈，足以勸世。然詞不入格，語意亦欠警切，實非當行之作。俞樾序前集稱其蜀錦、海虬二種，音節蒼涼，可以頡頏尤西堂黑白衛四種；譚廷獻序後集則稱其直追古人，愈唱愈高，蓋酬應之作，理唯稱許，皆非篤論也。其仙緣記、蜀錦袍、燕子樓、海虬記四種，先刊行，稱玉獅堂四種。及梅喜緣續刻，合為五種。至光緒辛己，復重刻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並後五種為十種曲，文字視前刻間有更動，今據以著錄焉。

十洲春語二卷 艷史叢鈔本

題二石生著。考二石生乃姚燮自號，則燮所著也。燮字復莊，浙江鎮海人，道光十四年舉人。是編成于道光二十一年。凡上下二卷，皆記寧波妓女之事。其上卷曰品艷，立二十六品，每品出妓一人，以名花一種配之，各為傳贊一首，其花名下復舉前人詩一句為例。品題門巧，不外名士風流餘習，無足異，亦不足責。下卷曰壙餘，仿余懷板橋雜記敘事之例，記曲中習尚及瑣事閒情，頗為詳悉，可藉以見當時情景，雖小記亦不無可取。燮浙東名士，擅長詩詞及駢文，而四上春官皆被擯斥，落拓南歸，客居郡城，後值英人內犯，出入干戈，有瑣尾流離之懼，自以無用於時，頹喪失志，遂藉煙花為銷愁之地。自序謂以牢騷落拓之意，一寄諸幽馨禍艷之中，亦猶屈賈之苦心、嵇阮之末計。其自道如是，固非設詭詞以自飾者矣。

陶情樂府五卷 明嘉靖刊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少師廷和子。正德辛未賜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初以議大禮泣諫，杖謫雲南永昌衛，歷三十年，卒于戍所，年七十二。世宗忌刻殘忍，深惡諫臣，慎雖遠謫，意猶不能遂忘，慎聞之，乃以放縱自晦，嘗醉傅粉作雙了髻插花，諸妓擁之遊行，塵市酒間乞書，醉墨淋漓。其倚聲製曲，傳遍滇南，是編即慎在雲南所作曲集也。書凡五卷，卷一為套數，卷二為重頭，卷三為重頭，卷四為小令，卷五為拾遺。卷後又有拾遺，乃慎所作之犯玲瓏詞，只一首。慎記誦博洽，學問詞章，籠罩一時，在明代最負盛名，而實亦足以符之。唯其詩文欲以博麗見長，瑕疵互見，不能純粹。其製曲亦蹈此習，殊非當行，以視其父廷和所作樂府，餘音不及遠甚。特舉世重其名，流傳廣遠，無敢非議之耳。是本為滇中刻本，末有張愈後序，稱慎之所作可謂曲史，稱許不免太過。至所贈慎詩「事到東京須節義，地當西晉且風流」，可謂了然於慎之境地者。愈自謂為慎之知己，誠足當之而無愧也。

雷峯塔二卷 清乾隆刊本

清黃圖珌撰。圖珌有夢釵緣，已著錄。是編題峯泖居士填詞，不出姓名。然卷首載乾隆三年自序，私印文云圖珌字容之，知亦圖珌所作。其書二卷，凡三十二齣，演許宣遇妖事。稱宣乃佛座前捧鉢侍者，謫降塵俗，為許氏子，以父母俱亡，依姐夫李仁以居。偶遊西湖，遇婦人借一雙鬟備傘，約為婚姻，贈以金，使行禮。仁審其銀，鉸乃邵太尉庫中之物，疑其行竊，乃詣臨安出首。宣配蘇州，而婦踵至，旅舍主人勸宣納之。已而宣遊承天寺，所由見宣衣著乃周將仕所失物，拘之，又配鎮江，依李仁父執李將仕者，為之執役于藥肆。婦尋至，宣又惑之。婦出金使宣自置肆生理。一日宣遊金山寺，法海喝之，指其為妖所祟，宣頓悟，已過，救返杭州，海立掛搭淨慈寺中。宣往求之，海乃命揭鉢收妖，埋蛇土中，命宣托鉢建塔以鎮之。塔成，宣亦歸元，生淨土云。所演與警世通言所錄白娘子永鎮雷峯塔篇無大出入，伶人搬行，乃增益節目，如宣子中狀元祭塔等，皆非圖珌本所有。方成培又即通行本改訂之。然白蛇故事演為傳奇，自圖珌始。今通行成培本，而圖珌本不為世人所知。斯本為看山閣原刊本，讀成培曲者，不可不觀及此編也。

樂府遏雲編三卷 明刊本

題古吳楚冏生梶鼎、鍾譽生吳之俊選定、闌夫何光烈、濟之之重所龍校訂、選明人傳奇凡五十六種、與怡春錦某相出入、其中如李丹記、桃花記、鸚鵡洲、斐紅記、金丸記、錦箋記、金瑣記、鮫綃記、今皆有刊本或抄本流傳、雖皆罕見之本、此編所錄皆摘其零齣、以視傳本可謂存什一于千百、已無足貴、唯如四節記錄遊春齣花將笑一章、曲江扶妓齣錄芳草香堤一章、東山扶妓齣錄高臥林丘一章、南樓夢錄病訣齣春來無事腸斷損一章、聞哭齣晚粧才罷試描鸞一章、弄珠樓記錄露盟齣南陌盈盈聊遊一章、羅囊記錄遊山齣春光如海一章、皆存佚文、足資考證、雖其書只錄曲文、摒賓白不錄、不如怡春錦之善、要亦有裨曲學、存之以備考核、固無不可也、

閔刻邯鄲記三卷南柯記三卷 明天啟刊本

按二書皆朱墨本、其每書分三卷、以及行款形式悉同、邯鄲記載有小引云、刻是傳者地在晟溪里、其室曰隆恩堂、主人夢迷生、曰臨川說夢夢也、余贊之繪像批評音釋、可謂夢中尋夢、迷之甚矣、因自號曰夢迷生、夢迷者誰、吳興閔光瑜蘊孺氏、末署天啟元年、知書乃吳興閔光瑜所刊、其書以湯顯祖與臧懋循訂本合而為一、正文悉依湯原文、其懋循所刪、則上下乙識之、懋循所改、則用小字刻于本文之右、其懋循原評亦錄於眉端、凡顯祖原文以及懋循所刪所改、皆一望而知、甚便學者、其南柯記無刊書序、然其並收湯臧二家之文與邯鄲記同、知為一人所刻無疑、按臧懋循於臨川四夢一一改訂、疑光瑜所刻尚不止此二本、其還魂紫釵或亦有刻本、唯今所見只此二本、不敢揣其必然耳、

玲瓏唱和一卷 明嘉靖刊本

按此本首載楊慎七犯玲瓏詞四首，次爲顧箬溪、張石川、李丙等和詞。其張石川詞有序云，社長箬溪司寇頃以中丞再起撫滇，爲升菴先生構廣心樓于旅次，先生七犯玲瓏四闋索余和之。署嘉靖癸丑。知慎詞及諸人和詞皆爲廣心樓而作。次又載慎七犯玲瓏四首，後爲慎弟惇惶和詞。又李鈞李一元和詞。又劉大昌和詞。慎詞有自序云，湖州南坦劉公、箬溪顧公、石川張公、半谿李公，因木逕周公來滇，和余廣心樓詞四首，率爾口占以謝，惜往日、悲回風、感知音、懷良友，不知老淚之橫集也云云。知慎此作，仍續前詞。其首作四闋，陶情樂府拾遺已載之。次作四闋則未錄。疑慎詞作不同時，故未及收也。此本卷後又附刻畫眉序花月可憐宵一套，乃請正于慎者，末署小字林頻首頻首具，不知爲何人。疑此本即此人所刊矣。

新編太平時賽賽駐雲飛一卷四季五更駐雲飛一卷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雲飛一卷寡婦烈女詩曲一卷 明成化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其四季五更駐雲飛卷末題云，成化七年金臺魯氏新刊印行。知憲宗時北京所刊。魯氏不知何人，或係當時書肆主人也。諸卷所錄皆駐雲飛小令重頭，唯寡婦烈女卷除首載散套二章外，餘皆鷓鴣天詞爲異。然諸作詞意鄙俚，殊無文采，蓋市井編造之本，用之於嘌唱者，非錄舊，故曰新編。其稱太平時賽賽駐雲飛，尤不知何意，或書會編輯，各出新本，有競勝負之義歟。其題西廂記十詠云，漢卿文能，編作西廂曲調精。又云王家增修，補足西廂音韻迥。後把詞章湊。按西廂世稱王實甫作，關漢卿續。此則稱漢卿編作，王家增修。成化去元未遠，此必有所本，非漫然立說者。又董秀英花月東墻記南戲本已佚，此題西廂詠十二月卷中尚有詠東墻記六首。其第一首稱書生文輔赴京過海棠亭，叙前情，其指腹姻緣忽成虛諾。第二首稱秀英寫簡赴期，與生在花月東墻相會。第三首稱梅香隨邪導引。第四首稱夫人差錯致閨門出醜事。第五首稱醫生誤用藥。第六首稱山壽倈兒（按倈兒元人呼小兒之稱）入

學拜師，雖其詞意不甚明顯，讀之於戲文始末猶未能了然，而其故事情節於此猶可窺其梗概，亦不得目為無用之書矣。

新選南北樂府時調青崑四卷 明四知館刊本

題江湖黃儒卿彙選，書林四知館繡梓。其書分三欄，上下層為傳奇，中層為坊語謎詞，乃坊肆俗書。其分卷曰首卷、曰次卷、曰一卷、曰二卷，亦殊無倫理。然所選諸曲皆詞白兼錄，凡舊曲之少見者，不獨可見其詞，其所演事實亦藉以窺知一二，殊便學者。如次卷同窗記錄我達衷情問原因及風柔簾垂玉鈎二章，乃梁山泊祝英臺事。織絹記錄趲步往前行一章，乃董永遇仙事。一卷綠袍記錄香風陣陣襲人衣一章，乃劉湛事。又長生記錄自種桃在玄都觀裡一章，乃王道士斬妖事，即後來青石山所演。凡此諸曲，或標名生疏，或與他本同名，設非賴此編載其賓白，將無知其所演之事，斯其書頗有可採，不得以坊間俗本輕之也。

增訂樂府珊珊集四卷 明刊本

明周之標編、之標有吳歈萃雅、已著録、是編乃繼吳歈萃雅之後、復加選輯、所録除通行諸傳奇外、新出之本亦採録附入、故曰增訂、其稱珊珊集者、以前人詩有清歌中夜發明月、自珊珊之句也、書凡四卷、以文行忠信標目、文集行集皆散曲、自沈青門至楊斗望等凡録二十二人之作、而之標所撰亦附焉、忠信二集皆傳奇、忠集所録為琵琶記等十九種、信集為西樓記等二十二種、皆習見之曲、唯無名氏千古十快記録渡江齣一枝花浩浩的黃河一章、袁晉鷫鸘裘已佚、此本録新寨齣香羅帶會聯百歲一章、又情動齣三仙橋自惜風流倚媚一章、稍有裨考證、又其書循選家慣例、於諸傳奇不出賓白、而信集曇花記則有白、為自亂其例、不知是何用意也、

青溪笑二卷 原刊本

題蓉鷗漫叟填詞、前載自序、稱性愛填詞、往往為小樂府、稿甫脫即為人持去、己未秋、客白門、羈邸無聊、取青溪近事之可供談噱者、各填一曲、共成十六曲、總名曰青溪笑、言情敘事、無所虛僞云、其諸家題詞有孫星衍、有仲雲碙、必與仲孫為同時之人、然不著姓名、不悉為何人、其書上卷收八劇、曰賭離鬟司業義捐金、曰棄微官監州貪倚玉、曰桃葉渡吳姬泛月、曰海棠軒楚客吟秋、曰謝秋影樓上品詩箋、曰王翹雲閣中擲金釧、曰解語花浣溪自嘆、曰侯月娟睛蝶私盟、下卷收八劇、曰紗帽巷報信傷春、曰牡蠣園尋秋說艷、曰排家宴四美祝花朝、曰勸公車羣賢爭雪夜、曰鵝羣閣淡艷盟心、曰田雞營六姬識俊、曰莫愁湖江采蘋命字、曰驚峯寺唐素君皈禪、皆一折短劇、所譜多金陵妓女之事、而邊幅既既狹、詞亦未能暢茂、其前有標意一章、每劇自為序解、然亦飾詞、無關宏旨、自序又稱嘗作聯珠記、夢瓊圓、金帶圍、渡花緣傳奇數種、是所編傳奇甚衆、今唯存此青溪笑一集、其他則不可覩矣、

翻西廂二卷 原刊本

題古吳研雪子編輯燕都傻道人評正文標目曰識閒堂第一種翻西廂蓋自著總集之一種也斯編演會真記事其間目補取元人西廂記附益之而云崔鶯鶯與鄭恒配合其張珙即元稹一名方假元借同音與方義相反稹讀為真與假義相反言稹求婚於崔不遂有憾于崔氏因為會真記以誣蔑之故曰假方也劇中敘事皆推闡此意略稱鄭恒聘崔氏值相國之喪安頓崔氏母子於蒲州往依杜確張珙者以鄭得婚而己見拒乃投河東寇孫飛虎為參軍誘使掠蒲州以求崔女尼法本設計以實貨賂孫請緩兵三日即送女而使歡郎間道求救于杜杜與鄭以師至孫解圍去鄭遂寓寺之西廂與崔隔墻贈答崔和詩云兩地懸懸望清光共一天年年十二度何用此團圓蓋懸揣之婿婚期有待不可有逾分之行也已而鄭上京應舉珙意不甘乃撰會真記雙板行之謂崔曾私于己將以離間崔鄭之姻鄭父見其文果疑崔致書崔夫人請離婚夫人詢紅娘而知女行甚正然事已乖離無如何於是諸少年與珙並來求婚而女不從刺血寫詩以見志時鄭中進士授庶吉士尼法本乃齎崔氏詩赴京謁鄭訴之鄭微行至蒲仍寓西廂而女怨切病將死鄭遂呼之因蘇甦是時飛虎猶踞河東杜確復征之誅虎珙亦被擒緣此本只存三十三齣尚缺一齣不知其究竟然鄭當畢婚而珙受辱則可揣想而知之也是本前載翻西廂本意一文述意甚詳謂稹果私於崔不應反暴其醜行其為此必以求婚不遂之故其言極辯然男女私好往往情不自禁形之於篇章所疑實未是且唐人撰小説往往稱崔盧稹所私未必實為崔氏即果姓崔其為文亦不必以崔氏為嫌而避之也然西廂明以來續者甚多大抵陳腐此徒人情立説乃獨標新意其詞與元西廂亦無一句相犯詢為能手考沈謙東江别集卷四有北曲套數一首序云是日演余新劇翻西廂其詞有云俺將西廂舊案平反盡贊幾許移花門菊止不過痛惜那雙文根究出微之漏綱元因似此劇即謙所作或者以周公魯錦西廂亦名翻西廂乃以此劇屬之公魯不知公魯書今具存謂紅娘代鶯鶯嫁鄭其間目與此本大異何得混而為一也

殘本玉勾十三種十二卷 原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載書後一篇、署東城旅客、私印二、曰玉勾詞客、曰三讓王孫。其書後直錄余澹心南歌記一文、及叙自作則云今錄太平樂府、恨不得知音識曲風流跌宕如諸先輩者一序之、度亦清中葉人矣。斯編板心上題太平樂府、而每卷標目作玉勾十三種、自第一種至第十二種皆完整、唯缺第十三種、其第一種曰換身榮、演戰國時蜀人（鄭）魏燮女見幸於蜀王事、第二種曰天降福、演漢宣帝時平陽人荀賓妻宮婿毋王氏躋顯貴事、第三種曰世外歡、演三國時韋瑁妻趙娩孫女貨殖致富、不求仕進事、第四種曰秦樓（州）樂、演李金源以義姊李氏入宮得幸、官至秦州刺史事、不明言何代、第五種曰戍婆構、演元魏時鄭州人李沖娶姚素娥上書援鄰、背敗南軍事、第六種曰樂安春、演徐純事、不詳何代、第七種曰生平足、演北周時李遷哲及子李奇事、第八種曰萬年歡、演隋煬帝時柳甚事、第九種曰閙華州、演唐德宗時李忠臣子李國士敗叛兵于華州事、第十種曰臨濠喜、演五代時劉崇俊事楊行密爲濠州知府事、第十一種曰人難賽、演宋真宗時張耆事、第十二種曰三多全、演明趙輝事、謂輝乃太祖之婿、歷十朝至嘉靖時猶存、所記不根史實。其劇中諸人雖皆歷貴顯、然多醜行可鄙、似爲情世譏俗之作、然詞意隱晦悠謬、究不知其是何用意也。

軟羊脂二卷　舊鈔本

題闕里補閒齋婕庵填詞、梁溪碎疆園湘槎氏訂。不著名氏。考闕里孔氏私鈔載孔傳鋕，字振文，號西銘，別號婕庵，襲五經博士，著有補閒集二卷、清涛詞二卷，知婕庵乃孔傳鋕別號。傳奇即傳鋕所作也。是編演李兆騫事，以軟羊脂王盈為關目，而揩簇彩鮮關目，布局緊湊。略稱絳州人李滑，業胥，董兩子兆騫已游泮，甚有文藻。滑有王盈四歎羊脂，為友人阮思顯見之。時河東防禦使完顏蓋有女曰蕊瓊，嗜古玉，防禦鍾愛之。思顯欲有以媚防禦，乃遣滑與防禦交，以奕召滑入府，留三日不出，使報兆騫，謂父賭棋敗，所負甚鉅，須以羊脂玉盈為抵。兆騫言須見父乃出盈，則釋滑而囚兆騫，拘之園中，指為盜以求盈。蕊瓊適遊園，見生悅之，私訂約，贈金使逸。舉乘夜縱之出，防禦不甘，任巡兵誘為盜入滑家，搜括劫掠以去，然所得者他盈，其真者已為兆騫攜至京。防禦隨得柳以歸，女不義父之行，人公憤致中疾，先是女母鐵里氏入京省其兄，密和思留女侍父，至是託思毋恐，防禦乃送之至京。京師正陽門外古骨商洪礪者，與李滑友善，其人乃大俠。時順宗潛邸燕帖木兒見害，匿礪肆中，兆騫以礪介謁帝，以所藏告。兆騫乃設計，礪佈流言，云帝星照礪肆，燕鐵木兒果訣，自來捕之，兆騫以礪所薦徐大人七首刺死之。順宗即位，錫兆騫狀元，拜樞密學士。滑夫盈訴于太原帥張珪，收防禦，削其官。阮思顯入京營救，阮至，則新主立，兆騫已貴，阮念非兆騫無可解救者，乃自為媒，合李氏與完顏氏之好。兆騫奏出真玉盈為聘，擇日娶蕊瓊。防禦藉婿力得復官如故云。劇中南北曲詞諸牌者多，雖不盡純粹，然大致出於自然，非專以堆砌為工者。以方孔尚任桃花扇似不足，然較孔廣林經室遊戲翰墨諸作則風騷遠勝之矣。

樂府餘音一卷　明嘉靖刊本

明楊廷和撰。廷和字介夫，新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正德中官吏部尚書兼大學士，武宗崩，與梁儲等定策迎立世宗，以議禮忤帝意，致仕歸。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削為民，八年卒，年七十一。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乃廷和歸田後所著散曲，凡套詞六首，小令一百一十首，自題曰樂府餘音。廷和風節勛業，矯矯不羣，其子慎又以謫滇，以記誦博洽著稱，父子皆一代聞人，為世所重。然慎之富而失之於博雜，遠甚。其陶情樂府，雖傳誦一時，實非佳作。廷和為文名為政事所掩，然史稱其文簡暢有法，其為詞曲亦自然流露，如其朝天子感筆云：做詞人，道我閒淘氣，消閒以用遣些兒，此外別無事，靜裏乾坤，談中滋味，想當初年少時，醉裏夢裏，貴長郎子般力風致，殊不減元人，在明人曲集中亦未易多得也。

寫心雜劇十八卷　清乾隆間夢生堂刊本

清徐爔撰。爔有鏡光緣傳奇，已著錄。是編為爔所撰雜劇，凡十八種，皆自述之詞。曰遊湖，記與姬人遊湖泛舟事。曰述夢，記入東嶽帝君殿，自以死未可悲，欲留不返，而帝君以其陽算未盡辭卻之，醒覺乃知為夢。曰醒鏡，記對鏡自嘲年邁事。曰遊梅遇仙，記遊開元寺遇丐跛一足，即鐵拐李事。曰癡祝，記赴呂祖廟燒香事。曰蝨談，記捉蝨殺之，蝨鬼來問事。曰青樓濟困，記蘇州妓何娟娘與王蘭生訂好，已生一子，蘭生去久不返，爔周濟之。曰哭弟，記祭弟星燦事。曰湖山小隱，記遊石湖遇范成大示現事。曰酬魂，記平生醫人有死者，請僧普照追薦事。曰祭牙，記六旬六月誕月取所落牙祭之。曰月下談禪，記中秋節與四姬賞月，以佛法喻之，四姬皆學佛事。曰問卜，記家中落問卜事。曰悼花，記花落傷感事。曰原情，記與友人飲，支少年時所眷妓二人來，皆年老，聽鐘因悟世事。曰壽言，記七十壽辰，記陳樽來訪，勸之入道，辭之，謂當從俗任化，仙子定之。曰覆墓，記嘉慶十年自營生壙訖，從之。曰入山，記於畫眉泉習靜事。諸劇叙己事，皆以生登場，自

嗚呼有名任劇中為創格。儀當世清華，家中落，不能無感，故諸作雖多曠達之詞，以淡泊自持，而亦追往事，嘆暮景，騷楚之音亦流露於不自覺。蓋情動于中，不能已於言，而晚年疏放，終不肯為激烈之態，故其詞蕭瑟而有之，雖非奇至之文，亦往往可誦。然戲曲扮演事實，貴乎波瀾節次，儀諸作皆情節過簡，用於戲曲殊不相宜，其名雖為劇，有實當以散套視之，然則何如竟作散曲也。

靈寶刀二卷 明萬曆丁巳刊本

題浙汜任誕軒重編，不著姓名，考其稱舜殘唐再創雜劇有戊午八月序，稱防尹廣埜之麒麟罽、靈寶刀、櫻桃夢、鸚鵡洲，為南曲之最，廣野乃陳與郊字，知與郊所著矣。是編取李開先寶劍記原稿重加刪潤，凡過曲引尾二百四隻，內修改者七十四，重撰者一百三十，以非始創之本，故曰重編。其書演林沖事，自遊春、啟釁、賣刀、設計、被陷、發配，以及燒草料場、入梁山濼等，悉與小說水滸傳合，唯於林沖入獄後，增沖妻貞娘送饋，使女錦兒問卜事，又謂貞娘曾擊登聞鼓陳情，徽宗召李師師，遊艮嶽，直赴官代奏，府尹為平反其事，得以輕罪配滄州，自第八齣至第十一齣，皆極寫沖妻，為水滸本傳所無。又稱沖去後，衙內逼娶貞娘，貞娘自縊，家人救甦之，錦兒請代往而勸貞娘脫逃，錦兒至衙內家，竟自縊死，陸謙識非貞娘，衙內恚貞娘必娶，河北訪尋其夫，使王進追殺之，逼縱貞娘去，而自投延安經略帳下，不獲歸京，貞娘乃匿尼庵中，謂貞娘不死，為後日團圓之地，亦非水滸所有。又稱吳學智謀入梁山，向宋江乞師，為林沖復仇，江使扈三娘改粧下山，贈貞娘金，慰藉之，已而沖殺陸虞候等，太尉命徐寧連捕，沖窮急投

梁山，宋江乃為出師，設伏擒高俅父子，命沖自誅之，已乃受撫，沖與貞娘復合，凡三十五齣，以林沖事為主，而智謀鬧桃花山、李逵喬坐衙、燕青射李師師，亦救取之，映帶其間，其潤色增飾，頗費經營，然水滸小說寫英雄失路不平之氣，本不以團圓為結局，劇于此加意，令其夫妻復合，未免落俗，蹈時曲蹊徑，又南曲以之描摹壯烈，宛轉本不甚相宜，而與鄭于此等筆墨，又非所長，佳所謂殊不足為壯夫生色，雖重編舊本，而持與原本較，實亦無大勝處，卑人月嗣咸稱之，以為南曲之最，非至論也。

化人遊一卷 赤松遊三卷 西湖扇二卷 表忠記二卷 清順治刊本

清丁耀亢撰，耀亢有陸舫詩草、逍遙遊等詩集，已著錄，是編乃耀亢所撰傳奇三種，首成於順治時，標曰野鶴亭傳奇，三種皆成於順治時，化人遊十齣，託言浙中士人何皐訪道出遊，成連導之入海，上仙如王陽、左慈、李白、杜甫、易牙、陸羽、西施、趙飛燕等，皆來會之，為設宴，遊飲射覆，極其歡洽，舟行至弱水，皐改駕小舟垂釣，其舟忽為鰲魚所噬，皐葬魚腹中，而其中自有天地，屈原先居之，因與論詞騷，已而別去，諸仙復集，同赴龍王宴，至蓬萊登岸，則只皐一人，諸仙忽不見云，其情詭幻，皐字野航，似即自寓。赤松遊四十六齣，演張良事，蓋為其友王子房而作，王負大志，慕張良之為人，死流寇之難，耀元因作此曲以伸之，卷首有耀元赤松遊始末一文，述甚詳。西湖扇演武林顧史與女子宋湘仙因緣，始宋湘仙嘗題宮扇，遊湖失之，顧扇與所眷妓女宋娟娟，其和後金兵南侵，二宋皆被擄，湘仙旋為尼，黃旗，娟娟，封生遊皇覺寺，皆遇之，已而生中探花，奉旨娶二宋，據題清風店詩及宋蕙湘承恩詩，知曲為二人而作，其詩請初盛時傳，乃當時實事也。表忠記三十六齣，乃耀元官容城教

詞時所作正文標題作擬進呈揚忠慇蝴蝶表忠記、撮郛茶序、世祖嫌鳴鳳記演椒山事太略，欽求一改定之本，馮銓等以屬耀元曲既成，銓等以其後疏一齣指陳前代弊端过於刻露，欲令改之，而耀元不肯，因不復進，故曰擬呈。考楊恩壽詞餘叢話載吳綺奉敕譜忠愍記，由中書遷武選司員外郎，即以椒山原官官之，可謂極儒生之榮遇云。是同時吳綺亦有退此作，綺曲曾進呈，以稱旨遷官，而耀元曲則未進，今吳曲已佚，不知與耀元此曲有何不同也。

月露音四卷 明末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載自序，署丙辰花朝清餘居士醉題于酒香山中，私印二，曰長白，曰清餘居士，亦不出名氏，終不能知爲何人。其書四卷，摘錄明人傳奇不下百餘種，搜羅極爲廣博，然其標舉乃以莊騷憤樂名集，往往同是一劇，分錄數卷，如玉鐲記以訣兒度已二齣錄莊集，覓艷贈題二齣錄樂集，椒觴記以登第一齣錄莊集，謫雪一齣錄樂集，雙烈記以賀節相勢二齣錄莊集，途遘一齣錄憤集，繡襦記以扶休一齣錄莊集，山行一齣錄樂集，綵舟記以親迎一齣錄莊集，目成一齣錄騷集，龍膏記以酬咏傳情二齣錄騷集，閨病巧遘二齣錄憤集，遊仙一齣錄樂集，四喜記以呼名遘劇一齣錄騷集，閨怨一齣錄憤集，春宮一齣錄樂集，驚紅記以私盟一齣錄騷集，宮詬怨一齣錄憤集，霓裳一齣錄樂集，分釵記以追歡一齣錄騷集，春遊一齣錄樂集，百順記以訪妓一齣錄騷集，憶夫一齣錄憤集，投梭記以投梭一齣入騷集，秋懷一齣錄樂集，劉裂帝強殊房乘謁，今錄存其目而附其失，以見選本末流之弊有如此者焉。

紫瓊瑤二卷 清康熙四十一年抄本

清張大復撰。大復有醉菩提等，已别著錄。是編演燕脱，乃大畧謂燕脱字公宿，長安人，官建康刺史。妻王氏，以脱無子，為買二妾，一陳氏，一李氏。陳氏進御，脱察其有戚容，問之，始悉氏父為[illegible]謫遷官，以虧課抵罪，氏乃賣身，將以贖父罪。所字士人鄒文方議婚配，而家难作。脱聞之，召文配為夫婦，且賙濟之，使入都應舉。俄成進士，歷任至大官。薦脱於朝，即擢巡撫。先是脱嫁陳氏，出其妾李玉娘，旣有孕，生子，而有文在其股曰瓊瑤，即以瓊瑤呼之。及長，出獵，遇異人，授以瓊瑤，使佩之，謂可避邪祟。脱在巡撫任，奉命勤王，其賊首曰解橫行，有妖法。脱方列陣，而賊火龍烏雅軍出，勢不可當。方危急，而子瓊瑤突至，以懷王寶，其賊兵敗滅，父亦得救。上嘉其功，乃褒其父子，使瓊瑤娶鄒文之女。其始末如此。至謂瓊瑤為園尹喜降，凡天帝以紫瓊瑤賜老子，喜誤碎之，因謫降人間，則明以來傳奇閒端，例數衍因果，亦不必以瀆犯先哲責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再生緣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唐韋皐與玉簫，百凡十六齣。畧稱皐應舉下第，友人薦為北里之遊，識妓名倡韓玉簫者，殊相得。時朱泚僭號，招山賊尤雲光用為先鋒，北畧代州。節度使李晟與婦殷閒山女定計拒之，而雲光悍甚，晟與戰不利，僅能自守。德宗幸鳳翔，臨軒策士，擢皐為狀元，知其才可用，俾率兵救代。皐師行至五台，遇勇士搏二虎殺之，詢其人曰范克孝，異之，即用為將，與泚兵遇，大敗之，擒泚及尤雲光。玉簫念皐瀕危，自寫其容，使人致之于皐。及班師，而玉簫死，會同張延賞招皐飲，出見其義女，貌似玉簫，皐頻目之，延賞不悅，因相爭鬧於上。上詢知皐與女乃前世因緣，使配為夫婦云。其第二齣落銜第，乃改玉環記為之。第五齣巧遇，第九齣擒真，第十五齣鬧宴，第十六齣重圓，則全用元曲玉簫女再世玉環緣四季曲詞，不自作一字，蓋伶工編次之本也。

睢陽節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張巡事，凡十出。略稱祿山盜竊京邑，遣將署地淮南，睢陽太守許遠與御史中丞張巡，卅將雷海青弟萬春統兵固守，阻陽賊師，江淮路不得通。祿山乃擢其將尹子奇簡勁兵來攻。巡使南霽雲乞師於泗州守賀蘭進明，進明但為置酒出歌伎，無出師意。霽雲於坐中抽刀自斷一指示之，痛恨而去。睢陽食盡，許遠僕許義自戕以餉士卒。巡入白其妻，妻知其意，亦自殺。已而城破，巡、遠、霽雲皆遇害。久之，命張鎬出師，復睢陽，為巡等復仇，虜子奇殺之。巡等死王事，咸贈官，降詔旌其忠節。劇所演但以睢陽乃為主，不備詳也已，作科甚為簡要。其張巡妻唱玄鶴鳴曲云：老節制你擎天手，沽不得連城價，血淋漓杯肉酒共沙，要不曾墮玉碎芳名焉加，又不能殉當熊血濺紅顏相護遮。今日个情甘效死任剮三花。又巡唱撲燈蛾曲云：悔教印藏七尺，並無計保城堞，悔無端紅顏斷絕，灑血淚西風千里陣雲遮。亦覺悽楚有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蟠桃會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演以宋陳摶事為主，凡上下二卷，共錄二十三齣。亦不知係全本否。略稱摶得道隱華山，與呂洞賓為友。太祖受禪，徵摶入朝，問以治道及養生之術。摶奏對稱旨，錫號希夷先生，放歸。摶之妻忠妻歐陽氏，歐陽氏生子，洞賓相之，以為有貴相，且謂秉忠得官。未幾，朝命果以秉忠為司諫。太祖將經營天下，以雪夜訪趙普，與定計分遣猛將，征江南、蜀、廣、吳越，皆得之，天下已定，封禪山川，屢著瑞應。摶孫鳳登高第，為趙普門婿，與父秉忠同時乞假，祝摶壽。於是群仙並會，東方朔偷桃亦臨其家，家祥國瑞，極一時之盛云。大抵牽綴捏合，集神仙富貴事於一編，以供祝賀之用，而頗傷瑣雜。如劇出呂洞賓，遂並洞賓點化張珍奴事亦及之，他皆類此。至十二齣演太祖微行訪普議事，乃全錄羅貫中風雲會之文。故卷中獨此齣為長套，餘多短章，生吞活剝一至於是，亦可知其漫無體例矣。

葉兒樂府二卷 舊抄本

題元張久可小山著。按元張可久號小山，則可久乃久可之誤。小山小令，明李開先有輯本一卷，以未見小山集，故所錄不全。今存張小山北曲聯樂府四卷，疑開先所輯，得多百餘首，在傳本中最為完備。此本題葉兒樂府，似所錄為可久小令。然細察之，實為偽書，所錄令章雖多，皆自選集中錄出。如第一卷花底黃鸝章，乃玩江樓戲文；心下疑猜章，乃呂々旦劇；枯藤老樹一首，乃馬致遠小令；休說功名章，乃詠瀟湘八景詞；江雨綠々章，乃秋夜竹窗雨劇；翠簾深藏章，乃月下老劇；行裏蕭々章，乃倩女離魂章劇。卷二苗紅袍章，乃梁巴嘆酒劇；隔窗紗日高花弄影章，乃兩世姻緣劇；家住在碧澄々綠楊宮渡章，乃詩酒玩江樓劇。其中如呂々旦、竹窗雨、月下老、梁巴嘆酒、詩酒玩江樓，皆元人已佚之曲。以明正德間所刊盛世新声、嘉靖間刊詞林摘艷考之，皆不出二書所錄，知所據即此等選本，乃意抄錄，積成卷帙，漫題曰葉兒樂府，以冒王小山，且有時劇名亦依選本注出。其淆至拙，蓋書賈所為，以矇騙俗子一時者。藏書者不察，因而收錄之，亦失之智瞽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三經閒題二卷 明萬曆刊本

題句吳圻山山人撰。卷首載自序一首，所署亦同。然此編尚載王穉登序，稱太醫杜子善能詩，有儁才，家饒園池之勝，香中美箭，燦然成蹊，君對之翛然樂也，莫不倚而為曲，梓為二帙，命曰三經閒題。云是其人，非姓杜名善，即穉登舉其姓字曰杜子善，曰太醫者，或以其知醫而稱之，亦未必給事禁掖為太醫也。其書二卷皆詠物之詞，如上卷標曰詠花，曰雜詠，曰題雪，曰題月，曰虎丘，皆飯飣為文，詞章複重，絕無新意。蓋足跡不出一隅，所歷既狹，遂幅亦窘，雖長于此道者，亦難以篇篇詠物之詞見長，況于聲律本非有深究，雖勉為一集，不足名家，亦固其所也。其書末尚附名家新詞，所錄為張伯起子（本前人名詞二卷又名家新詞）三十五首，梁伯子二十首；四前人名詞為唐六如十六首，祝枝山十首，王尚書五首。然所謂首者，乃諸

人套曲中之一解、如祝枝山十首、實聯十曲為一套、王尚書五首實聯五曲為一套、析套言首、殊乖名義、又附己作于選集、古人著書多有其例、以古今人作附己集、則事出創見、近于不遜、尤非著述之體也、

雲莊樂府一卷 明成化刊本

元張養浩撰、養浩字希孟、號雲莊、濟南人、歷官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天歷初、拜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卒于位、追封濱國公、謚文忠、事蹟具元史本傳、所撰三事忠告、歸田類稿、四庫前錄已著論錄、是編錄養浩所作散曲、前載成化庚子艾茂序、稱歷下舊編梓、字小漫滅、今復得本鄉人欲鋟梓以廣其傳、因為之引、其序即作於濟南、知在濟南刊行、卷後有成化癸卯金閶既則稱應天府治中趙靖之、文忠公之鄉人、捐俸資新刊、屬敘予也、其簡末以識歲月云云、知此本乃靖之所刊也、此本所錄為套數二章、小令百餘首、以太平樂府、雍熙樂府、青樓韻語、廣集所引考之、皆不出此集、似為完帙、今以諸詞紀事考之、如慶宣和第一首云、參議隨朝天意可、第二首云、大小清河諸錦波、華鵲山坡、知詞乃自中書省退休後所作、喜春來曲云、親登華嶽悲哀雨、自捨資財拯救民、又云路逢餓殍須親問、道遇流民必細詢、又云十年不作兩柯夢、一旦還為西土臣、據養浩退休十年、天曆二年拜陝西行

以道事君、佩之立朝、有大臣之節、今觀其手時所作、多遠引去不再出之意、中拜命、間關賑饑、以身殉之、可謂至大至剛、其為人如此。

臺中丞、時氏茅政荒流二十家、傾已褒極之、知此詞作正在其時。朱履曲云、六十歲邊迴輪過、若浩以天曆二年七月卒、年六十、則此詞殆為絕筆、而其後又載辭參議還家曲、辭省事召至通州感疾還家曲、真西番經詞、又有歸指歸來後、山中八九年、七見徵書下日邊之句、皆至治泰定間作、蓋編次時以詞隸調、故先後倒置如此。若浩為一代名臣、其事蹟史載甚詳、當時詞曲乃其餘事、故詞嬌雄健、不愧為作手。元代名臣如胡祗遹、姚燧輩、皆善全章而無集、獨養浩雲莊一集巋然存于今日、亦足以光藝林矣。

詞譜一卷 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明劉敕撰。敕祖字仲修、別字庵、濱洲人。嘉靖庚戌進士、除衛輝推官、徵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為陝西按察副使、罷歸。敕祖負經世略、曾預修四鎮三關志、晚歸齟齬仕途、以詞曲自娛。昭陵遣中使索其題冊、呼為金庵而不名、因感慨賦詩云、更生雙鬢已蕭騷、敢謂文章擅彩毫、遇語偶承明主問、因緣不是贊綸袍、一時盛傳都下、以為朝所未有。所撰詞曲甚富、有都邑繁華、閨中一笑、混俗陶情、栽水節雪、良辰樂事、空中語等集、均先後刊行、殘後散佚不存。其子集其僅存者刊于京師、題曰詞譜、其後從孫芳蹈以康熙九年刊于山左、外曾孫胡介祉以康熙甲戌重刊其本、康熙庚午從孫芳永又重刊于大寧、皆是詞譜本。此本即芳永所刊、以較介祉刊本、所收悉合、知同為一本、其文字間有異同者、疑介祉重刊時所潤色也。今核其目、如首載皆劉飛所一套、標曰良辰樂事、知即敕祖原著良辰樂事集之文、而僅存其一。小令雁兒落帶得勝令注云、和元學士汪雲林一百首之三十二、掛枝兒下注云、二十首之八、

雙疊翠下注云，千首云八；鎮南枝下注云，一百首云十六；醉離歌下注云，閒中一笑三百首云四十八。今按此本醉罗歌轉曖首數起至卷尾一江风为實多情内摭黄鶯静首止，皆为四十八首，知所注非僅指醉羅歌詞言之，乃謂自此以下四十八首皆摘录向中一笑之文。况此諸注，知詞當所錄不及原詞什一，其所漏略實多矣。朱彝尊静志居詩話極称劾祖曲，嘗學其洗醉東風東華路塵沙滚滚，此本作東洋路殘滚滚，疑後人所作，彝尊所引及門巷外殘裁楊柳二首，又朝天子喜碧山日觀一首，以为不减元張小山樂府，今检彝在此本中。然劾祖諸作皆清暢流利，得元人家法，但即此本所載稱之，猶美不勝收，彝尊所標舉尚未足为盡也。

江花夢二卷　夢梁雜記一卷　清乾隆丁酉刊本

清龍燮撰。燮字二為，一字理侯，又字石樓，號雷岸，又號改庵，望江人。康熙時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左遷大理寺評事，改水曹。會逢聖祖南巡，回過通州，燮蒲伏迎謁道左，上憐之，有沈是好翰林如何改職之語。然終困閑曹進，不得志以卒。燮負才名，江花夢乃木策時所作，以寄慨者，尤見称於時，王士禛嘗為十絶詠之，所謂江東惟有阿龍超者是也。劇演荆州江霖事，霖取宗夢中渴詩篋，署廣陵袁氏作，擬訪其人，会為佐史所嘲，指為名士盜虛声，乃憤投儒冠，投种世衡幕，与聞边事，既不得之廣陵，以所録詩篋与家僮，原往訪之。有惡少兒連城知其事，盜渴生詩冒名往，果有袁氏女名蓉霞，詩成而失其稿，究至審其偽，逐出之。既而僮至，知生從軍，矢不他適，以待之。究衡恨，投防禦使某，使納袁為妾，袁氏嫌，求救于渴生，鮑雨日仗義改詩間防禦之事，事得解，袁乃請婚于鮑，鮑亦允之，蓉霞入門以已情告，且云不肯負江生。然鮑實亦女子，幼為男裝，人無知

者，曾西行從軍，遇江生，知其必成功，贈劍而還。至是以語餐霞，約共侍江生。餐霞因留鮑宅。已而江生立功，西夏平，授文職，賜翰林，官至臺閣，乞假歸，訪鮑，質其事，鮑自承不諱，謂餐霞尚有妹，請以己之妹與表妹歸生，以贖奪妻之過。生勉從之。及成婚，卻扇，其人即雨臣與餐霞也。為言始末，始悟。芙蓉城記只七出，演石曼卿為芙蓉城主，管領仙姝，以許廷輔、孫秀、武承嗣、元稹、李益等五案奏帝，帝降旨，其許、孫、武三案，使閻羅冠準判斷，皆罰為畜生。其元、李二案，使曼卿自發落。曼卿因判元稹轉世為僧，而使李益轉男身得醜婦云。蓋一時游戲之筆也。

拜針樓一卷　清康熙己丑刊本

清王墅撰。墅字北崎，燕湖人。是編記女子豐采蘋規夫改行成名事，男稱吳江後若，字賓王，父名後裔興，官華亭教諭，卒于官。若幼而聰俊，以才名動一時。前太守潼重其文，存入泮。聘李庚豐簡齋之女名采蘋，亦擅文藻。客為匪友所誘，為狹邪之遊，識妓女紅曉烟，大好之。曉烟入子虛班為女弟子，生亦入班串腳色，做戲，又書博，負債纍纍，至為人剝其衣以取償。戚友皆痛之。母欲其回心向善，丞為娶妻以慰之，於是采蘋入室。屏生不與同寢，母更憂之，乃使夫婦居一樓，而禁生使不得下樓。生晝夜攻讀其中，采蘋則針黹以伴之。一日，生與戲，采蘋乃以針戳其容，生感憤自勵，越歲中狀元，榮歸拜其婦，題所居樓曰拜針樓云。其關目情節，似脫胎綺襦記，稍以褻愛化之，而詞淨脫瀏亮，不愧名筆。維傳八折，短劇，實勝綺襦記之繁。清人所作詞曲，往往有高出明人之上者，此其例也。

歲星記二卷奇酸記四卷　永報堂下集本

清李斗撰。斗有揚州畫舫錄，已著錄。此爲斗所撰傳奇二種。歲星記演東方朔事，凡二十四齣，謂朔爲東方歲星降凡，妻細君乃晨星降凡。大抵本東方朔外傳敷演，亦間取倫妃記，而史漢所載朔事，亦多引摭取綴其間。據卷首嘉慶八年自序，稱癸亥冬，東園主人消夏製燈戲，因作歲星記以演之于園中，則此本即元宵節宴而作，用作奇賞，不必稽實也。奇酸記演金瓶梅事，除開端楔子外，凡分四折，每折六齣。其第一折曰艷傳現世修靈藥，第二折曰內相呈身登秘方，第三折曰邪尼種子授奇示，第四折曰禪師下山超孽業。其敘事綱領，不盡依小說，關目稍嫌不清。又曲白全用小說中語，取其口吻逼肖，詞意切合，用意固甚善。然斗南人，不嫻山東土語，以有意裝嵌，有時反覺生硬，未登筆融，是其所短。故所作以事言，不如鄭小白金瓶梅之實，而詞采勝之；以文言則以俚語入曲，固是上乘，然不如徐坦庵北花笑之圓轉流利。蓋一則以人工鬥巧，一則出以自然，離朱罔象，其間固大有區別也。

鏡光緣二卷　清乾隆間夢生堂刊本

清孫蕙撰。蕙字鼎和，號楠村，吳江人。祖鈗，康熙朝明經，擅宏詞，以詞著名。父大椿，長于醫，亦有文譽，所著樂府傳聲及詞譜通情曲，爲世傳誦。蕙承其家學，通曉聲理，亦雅好詞曲。斯編爲蕙所撰傳奇，乃爲所眷妓李秋蓉而作者。凡二卷十六齣。卷中稱余蕙，即蕙自託。其稱李秋蓉爲尼靜元外生女，以秋蓉嫁廖氏爲妾，其人乃倡家，因淪落爲妓。余集秋蓉傳，稱尼鸞之於狎狹同情節。其秋蓉矢志嫁蕙，避之義友山陰人沈世雄家，爲沈妻義女，與蕙之寓，蕙後隨父入京，而秋蓉已死。據集所爲傳，收留者乃浙江人潘某，是所演與本事不盡相同。蓋集傳乃紀事之文，據實錄之；蕙作乃傳奇，不能無所揉飾也。其稱鏡光緣者，乃蕙初見妓時，妓方對鏡，蕙云此鏡中花，妓云我是鏡中緣，因取以名劇也。卷首蕙自撰凡例，稱傳奇十六齣，比諸小傳一篇，其登場三十二齣已付梨園先云云，知蕙所撰有二本。其三十二齣付梨園者之本已不傳，今所行十六齣本。又云此十六出，止生旦貼三腳色，其餘偶見，不成戲矣。

此本原係案頭劇，非登場劇也。按劇本之作，原以供演唱，後人謂便登場者為案頭戲，此品評之詞，非為謂劇本有此一体也。茲乃目為二体，使各別並行，此古今人詞曲中絕無之例，實不可為訓也。

汜黃濤二卷　舊鈔本

題思齊主人編，不知其姓氏。演李亮璧事。謂亮璧字熙亮，汴人，所聘妻曰吳蘭英，選入周王府。一日，蘭英與宮女董霜華私嘆，王私行聞之，因放出宮。時流寇猖獗，決河水灌汴，官民皆逃散，董要於難中遇福王大妃，太妃連董氏之容，許以為福王妃。已而董陷賊中，福王渡江稱帝，董由賊營中逃出，至南京，自稱為王妃。王忌之，時蘭英在宮中，知其事，以白福王，乃留之。璧時避至南都，蹤跡吳氏事，因某振，詔使團圓。前載作者自序，謂劇乃中州實事，所本為朔紀毋輯要、守汴志、棗祀錄書云。

崖山烈二卷 清虞閣鈔本

明朱九經撰。九經字里未詳。此劇記宋亡諸烈士死節而作，蓋明遺民也。是本所錄凡二十九折。劇中所敘於文天祥始末特詳，其他如趙昂發、張世傑、陸秀夫、黃甫成、鄭虎臣等事，亦備載於其間。元將伯顏、史天澤、張洪範等侵宋，陷平江，逼池州。州僉判趙昂發死之。天祥為江西提刑，應詔率義師赴行在。時元兵已逼臨安，勅致仕文天祥便往元營議和。議將成，而呂師孟等以降表至，謝太后及幼主就虜北上。張世傑、陸秀夫奉楊太后、益王、廣王南奔，益王崩，復立廣王。天祥亦為元人所囚。元兵入廣，御舟移崖山，陸秀夫抱幼主赴海死。是天祥入北，乘間遁去，出海道南歸，糾兵與元戰，又敗被擄。服藥不死，至燕，就義。其日風雷大作，世祖悔殺忠臣。婦及天祥子昇奉黃冠歸故里，且命於崖山立烈士祠，祭宋君臣，即以昇主祭。時鄭虎臣已削髮為僧，聞祠祭來會，因求得帝后及諸臣，為立墓，植冬青樹表之云云。所演與史實非甚出入，鄭虎臣於宋亡前已被殺，此謂與祭，是且立祠之說，亦屬虛設。

然全劇關目頗緊湊，寫鬧亦沈雄，寫西臺慟哭記及冬青樹之上，其詞如川撥棹、曲尾、青龍君、北郡迎王駕、儀仗翩翩相逞、薦西崖山烈可嘉等處，亦不減前人也。

畫仙桃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本所叙凡二十八出。演刘弘敬事。本明凌濛初拍案驚奇刘元普双生貴子篇敷衍。刘弘敬字元普，洛陽人，家富好仁，七旬無子，屢謁[illegible]。活仙奉陳希夷命，以仙画仙桃贈之。有李[illegible]遜者子春芳、女瓊芳，病劇將死，封一函付妻子，使謁元普。然分元普非故，元普[展]書即為營葬，並安置其家屬。又有裴習者，因事動丁謂，以事得罪，貧病死。女蘭孫自鬻身以葬父。元普得便婦天祐，黄[illegible]之，知名父之後，不忍娶，而認為義女。已而倩桃得喜，有神告云瓊芳合配天祐，蘭孫合配春芳。遂擇吉令相配。已而畢之，奸王文用本無徒，先求瓊芳為妻，元普不可，至是恨甚，遂首元普有仙桃，指為妖賊之[illegible]。會春芳、天祐均中進士，蘭孫因[illegible]鄭公德才入相，繆其事，元普得免。而文用先已為瓊芳刺死。元普行善，應得子，所記略依凌濛初小說為之，而增畫仙桃為關目，殊無謂。其叙王文用謀惡狀，本小說所無，覺贅矣。

金鸞配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諸家劇目亦無此目，此本書衣面題御[illegible]澗圃乙夫第一行，則題金鸞配，並今名也。演江筆東、曇孫筆字彩生，東蘇人，有胡成之女名素娟者，當爐賣酒，生[illegible]之，女亦含情相契。又有致仕御史何天衢女玉娟，來寺行香，遺金鳳釵于殿上而去，生拾得之，持釵至何家送還之，與女見，未及款語，而夫人至，女因匿生于箭中，成與妻[illegible]貝我采何家行[illegible]，留箭去，素娟私[illegible]箭見生，[illegible]與諧逃，至淮安忽遇盗，強奪素娟而去。時文安[illegible]鳳子良，朝命起何天衢為[illegible]南兵備道討之，功未即奏上。以生[illegible]芳言，命錦衣衛擊向夫人[illegible]與玉娟赴濟南，遇賊騎，掠夫人而去，玉娟為衛卒所獲，送入豹房，其胡素娟亦為刘瑾所得，獻之上。二人為同[illegible]，患居豹房，私相善也。上方微行至洛，遇[illegible]閻[illegible]媪，家問民情，悉芳瑾等蒙蔽上聽，因[illegible]其手周元為錦衣衛指揮，使娶兵侍郎童女。[illegible]還京，幸豹房，素娟、玉娟出金釵相認，上偶聞之

益信瑾等不法，時天衢訐擒賊糧，押送京師。上大置
喜，陳天衢禮部尚書，並充中舉人。至是在試京城，充上
已知壽素娟、玉娟之情，乃以金母叙婦之，去二娟于
宮中，使即金殿上成親。據武宗巡南京事，別有劇，此
本亦載其事，或採其事入之，或別本自此劇摘出，皆
不可知，姑附論之，以見劇曲互相因襲之跡云。

玉田春水軒雜劇　清道光間刊本

清張聲玠撰。聲玠字奉兹，一字玉夫，又字閒卿，號蘅芷莊人，寧鄉人，官元氏知縣，有蘅芷莊詩文集。是編為聲玠所編雜劇，標曰蘅芷莊人外集，凡九出，每出演一事。一曰訊翂，演梁吉翂以父罪吏議，請代父死，其肘察法度，嘉其孝而釋之。二曰題肆，演南宋于國寶題詩肆事，與孫坦庵賣花錢劇所演為一事，而情節較簡。三曰琴別，演南宋琴師汪水雲自燕南歸，宮人陳真淑等十八人餞之於梁家園，賦詩贈別事。四曰畫隱，演宋趙孟堅國亡不仕，以畫自娛，弟孟頫應召授官，給假歸里，孟堅屏之，弟抱慚而去事。五曰碎胡琴，演唐陳子昂入上都不遇，有客賣胡琴，索價百萬，子昂購而碎之，因稱文章不為人知，何屑樂工之事，由是知名。六曰安市，演薛仁貴征高麗事。七曰看真，演宋党進命畫工畫像事。八曰遊山，演謝靈運遊山開路，驚人為盜事。九曰壽甫，演鄭虔韋等八酒仙慶杜甫生日事。中惟壽甫一出為幻設，餘悉有所本。

芋蘿夢一卷紫姑神一卷維揚夢一卷 清道光三年刊北涇草堂外集本

清陳棟撰。棟字浦雲，會稽人，諸生，績學不遇，役
役門人周之琦為刊其集于成都，此雜劇三種入外集，
皆四折。芋蘿夢演書生王軒感遇西施，郡凝求會西
悦之，泊舟芋蘿沙石畔，冀有所遇，乃遇東施。紫姑神演
魏子胥侍妾阿紫為子胥婦曹氏所虐死為紫姑
神事。維揚夢演杜牧寓揚州，為使主牛僧孺所重，
牧夜出狎遊，僧孺輒使州將暗中維護之，其後牧罷
進士，授御史，至洛，僧孺亦謫政居東都，牧往過之，
而先所著揚州鼓紫雲在僧孺，知其情，即飾紫雲
送牧，牧手玩三劇詞意皆有感慨之所作也。

五代史平話 董氏誦芬室影宋刊本

不題撰人。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二卷，每一史前皆有目錄。今梁
漢史皆缺下卷，餘史間有殘缺，然大致完足。按宋說話人講
史說三分五代皆有專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五京瓦伎藝
條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是五代史演講在北宋已
然。而元張國賓羅李郎劇云：上長街百十樣風流事，到家中
一十場五代史（三折）。明賈仲名對玉梳劇亦有五代史至輕呵也
有二百合之話（二折），形容家人生分，並以書場所說五代史為言，
則元明間演唱詞話五代史者必多。平話之稱雖不見夢
華錄諸書，然元有武王伐紂三國諸平話，稱謂或沿宋人之舊
亦未可知。二字後亦作評話，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六佛倫條自注
優人講說故實謂之評話是也。此評話演五代故事，言興廢戰
爭，皆與史合。軼聞瑣事以宋人書考之，亦去事實不遠。如周史太
祖微時因傷人犯罪，黥上刺雀兒一條。張舜民畫墁錄載之，則謂
雀兒為術者所刺，不緣犯罪。太祖聘柴氏一條，謂后父柴仁翁
以太祖有貴相，招為婿。蘇轍龍川別志則謂后本唐莊宗嬪
御，莊宗沒遣歸家，柴后見馬鋪卒郭雀兒自欲嫁之，此以屬
之后父為異。然事實雖稍有出入，究非後來臆造者比。蓋亦

去古未遠故語多徵實與至其行文則文言俚語間雜其用俚語演述者往往瑣細詞意與京本通俗小說及水滸等為近的是宋元人手筆而涉史實處幾全用文言且大部分抄襲史傳以通鑑勘之往往文同但易數字亦有[illegible]書而於歐史亦復有採錄其文體不純如此似講五代史話本為底本據史書增益之則今之五代史平話乃重修之本去原本未遠面目尚遠也又書中詔令奏疏多錄舊文亦有擬作者如唐史同光二年郭崇韜請立劉氏為皇后疏及冊劉氏為皇后文月日官銜皆誤係杜撰無疑崇韜疏結云同光二年正月日冊文云同光二年歲次甲申二月乙丑朔越六日庚午今遣攝太尉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檢校太尉行尚書省事上柱國汾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帶持節冊命爾為皇后云云按新史莊宗紀二月癸未立劉氏為皇后(通鑑本新史同)家人傳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冊劉氏為皇后錢氏考異疑其月日自為差參按舊史莊宗紀二月癸未豆盧革率百官上表請立中宮制以魏國夫人劉氏為后仍令所司擇日備冊禮又云四月己卯帝御文明殿冊封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是立后制出在二月癸未而冊禮之行乃在四月己卯小說冊文云二月庚午錯誤顯然且同光二年二月朔為己巳亦非乙丑又崇韜於同光元年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二年莊宗入汴後權行中書事又以侍中兼樞密使二月郊祀畢進封趙郡公食邑二千戶小說所舉無一而合可知其偽作也曹元忠跋是書謂於宋諱不能盡避其魏徵及貞觀則皆作魏證正觀亦當時習慣使然然證正之書正緣避仁宗諱則亦非無故者矣

三國志平話三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元至治刊本 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本書[illegible]為[illegible]平話之一種

題至治新刊書與武王伐紂書七國春秋後集秦併六國前漢書續集者為建安虞氏新刊三國人才最盛事亦煊赫如關張之勇晉宋南北朝以還久成習語(見趙翼廿二史劄記)武侯疊石為八陣之說亦早登記載(嘉話錄)至數演說唱蓋自唐已有之宋人書如東坡志林記閭巷閭說三國事而夢華錄記說話人講史說三分與五代且為專科以至元人雜劇演三國事者甚衆其事為流俗所知浸成典故人物性格亦早有定型三國故事之為民間[illegible]其歷史蓋甚悠久而因宋元之說唱扮演傳播益廣此三國平話即結集此等流傳故事而成書者乃今所見最初演三國事之本也書三卷以光武時秀才司馬仲相至陰司為王斷高祖誅功臣一案引起次記黃巾之反及先主魏武吳大帝創業始末兼及董卓呂布袁紹等事而於蜀事為詳書名三國實以蜀為主者末記晉平蜀吳以劉淵入寇冒漢滅祀高祖文帝光武昭烈

流行

後主結束、書不分節段、文中偶有標注題目、然不全
僅得三十題、其上欄圖旁所題則有七十題、而按之
本文則標題所在並非事成段落語意起訖之處、往
往文上下連屬中隔題目、則實刊書時隨意所加、原
本或為無題目之書亦未可知、今以所記考之、其故
事情節以及標題名目幾無一不與元雜劇同、如三
戰呂布則武漢臣鄭德輝均有其劇、勘吉平花李郎
有劇、孔明祭風及秋風五丈原則王仲文有劇、關公
單刀會則關漢卿有劇、白門斬呂布則于伯淵有劇、

臥龍崗則王曄有劇、(平話題三顧孔明) 劉先主襄陽會高文
秀有劇、(劇題蔡瑁謀害先主 平話有事無題) 以及桃園結義張飛闖
杏林莊 (招降黃巾事平話有事無題) 張飛獨戰呂布張飛三出小
沛雲長千里獨行古城聚義、虎德黃鶴樓私遁也是
園同所記元無名氏及古今無名氏劇皆有之、關公
斬蔡陽雍熙樂府六節遇端陽套引走驃騎百劇亦
有其目、司馬仲相事見五代史平話則原於宋人、(平話謂韓信托生為曹操彭越為孫權陳豨為劉備此則謂彭越為劉備英布為孫權為異而韓信為曹操同)
其上卷記獻貂蟬事云貂蟬本呂布之妻、於臨洮府

相失、今有元無名氏連環計雜劇情節亦同、凡此種
種、大抵不泥史實、以意生發、渾然市人本色、其事即
古今說唱伎藝人口耳相傳之本與圖書翰墨固毫
無關係者也、唯其如此、故其鋪陳吐述時近鄙俚、摹
諸葛公之機智直同妖道、述桓侯之勇則近魯莽、中
卷謂孫夫人從吳人之屬欲殺先主事尤怪僻、至職
官地理稱謂謬誤尤多、如謂劉表為荊王等未免可
笑、然徵之元曲則此等亦復同然、如王煥百花亭劇
云喚雨呼風蜀武侯王粲登樓劇亦謂劉表為荊王、

則戲曲詞話演唱因不以此為嫌、不甚讀書雖曲家
亦不免、亦未可以責小說也、至書名平話或即當時
話本、然書中敘事僅具輪廓、除極少部分外、文字大
抵疏畧不完、或是書會相傳草稿、以書場重臨時機
辯、此僅為備忘之本、或係聽者節要記錄、刪其詞華、
亦未可知、要與話本至為接近、以話本視之正無妨
也、凡書中所寫雖至簡拙、而言三國事大體具備、即
羅貫中三國演義亦不能出範圍、但參考史書加細
而已、雖羅書因承襲舊本故得失參半、要其活動生

發之虞襄史書而仍能不泥於史書者則實餘以此書爲基礎之故有是書啟其端因以增飾修正漸臻完美世之讀羅貫中三國者沿波溯原固當重視此本知其爲不祧之宗也已

殘唐五代史演傳六十則 通行本

題羅貫中羅本編輯此書今所見坊間刻本非一有八卷本六卷本及十二卷本亦有上下二卷本皆六十則其文字全同演五代事自黃巢起至宋太祖陳橋即位止而於克用家人及與梁兵相持事特詳至李存孝王彥章本五季名將書中於此二人亦甚鋪張然多悠謬之談以元人曲考之其故事往往有相同者今舉數例明之如白仁甫有李克用箭射雙鵰雜劇本書第九則記李克用招服周德威即有射鵰事但云一鵰爲稍異 關漢卿有鄧夫人痛苦哭李存孝劇本書第三十則記存孝之死有存孝妻鄧瑞雲痛哭事則關卿劇所謂鄧夫人者即存孝之妻也是園目載古今無名氏劇五代故事中有嗣源復奪紫泥宣事見本書第七則但云宣不作紫泥宣按唐宋宣頭以紫泥封之故曰紫泥宣三字非誤殆編次者刪之 飛虎峪存孝打虎見本書第十則狗家疃五虎困彥章見本書第四十二則唯五虎作五龍凡此劇本已不存其事可參考此書而知之又黃巢初反于枯樹中斬僧人法明事民間盛傳今戲臺上猶演之事

見本書第四則書中所記雖里巷之言固亦未嘗不可以廣智慧也又此書所收皆後起之五代故事其行文頗粗疏事亦憑虛者多與宋人平話所演其事近實而行文較瑣細者大異其趣各則中每附逸狂麗泉等詩與明季之徐文長評本隋唐演義同蓋即此輩所編次者而統觀全書尚不失平話規模且粗疏之中間亦活潑則雖輩編次屬之後人其書固猶是舊本或羅貫中實有此書亦未可知也

新列國志一百八回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吳門可觀道人小雅氏序稱坊間講史自夏書商書列國以下惹出村學究杜撰識者欲嘔列國志鄙俚紕謬訶白惡劣不可勝言墨憨氏重加輯演為一百八回始乎東遷迄於秦帝雖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云云則為糾正余邵魚列國志之鄙俗而作按墨憨為馮夢龍齋名則作者即夢龍審序文語意實亦夢龍手筆可觀小雅之名蓋以自喻其書也夢龍字猶龍一字耳猶亦自署龍子猶南京蘇州府吳縣人歲貢生崇禎七年任福建壽寧縣知縣十一年卸任據康熙壽寧縣志四官守志蘇州府志稱其才情跌宕詩文藻麗尤工經學所著書有春秋衡庫別本春秋大全二種四庫存目著錄麟經指月甲申紀聞中興偉畧帥志畧智囊智囊補譚槩三種四庫存目著錄情史等書集曰七樂齋集其序甲申紀聞署七十一老人草莽臣馮夢龍弘光改元撰中興偉畧序自稱七十二老臣則生於神宗萬曆二年甲戌或云死乙酉之變今莫能詳然於甲申乙酉之

事惆悵留連、則其孤忠耿耿不忘故國、不唯文學茂異、氣節亦有足稱、與袁凫公輩異矣、此新列國志一書、據卷首序云、墨憨氏補輯新平妖傳海內驚為異書、茲編更有功於學者、似書成即在泰昌元年撰新平妖傳之後、而封面所載書林葉敬池識語、則後有墨憨齋向纂新平妖傳及明言通言恆言諸刻膾炙人口之語、按通言刻於天啟七年丁卯、如葉氏所言則此列國志之作當在崇禎時、夢龍嘗從事於春秋之學、而文學尤為擅長、于當代專家戲曲亦復不滿

以己意刊定、如荒謬俚拙之余邵魚列國志、自不足以當馮氏之意、故另撰新書以代之、自此書行而邵魚舊本遂廢、在夢龍固為不負所學、亦可見好惡之公自在人間、草率著書者雖可蒙溷于一時、究不能欺後世也、其書以左傳史記為主、於春秋事則本內外傳戰國則採史記、而諸子書中所載奇行亢節一一分配於應隸某年某事之下、大而軍國之事、細而逸聞佳話均包羅其凡例列舉、所參考書、自先秦諸子以及漢儒著作不下十七八種、今以本書所演者

考之、如檿弧箕服之謠第一回及龍漦帝后事二回則本國語、蕭同叔子笑客事五十六回則參考穀梁、杜伯寃第一回本墨子、齊桓公遇委蛇二十二回則本莊子、管仲辨俞兒二十一回本管子、伐孤竹師老馬二十一回本韓子、晏子使楚不辱六十九回及二桃殺三士七十一回則本晏子春秋、介子推事三十一回則參考說苑、楚莊王絕纓會五十一回亦本說苑、孔子殺少正卯七十八回則本荀子及說苑、齊桓公舉火爵甯戚十八回及要離刺慶忌事七十四回則本呂氏春秋、子胥為怒濤及公孫聖為夫差占夢事八十二至八十三回

則本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他如秦文公之夢四回本史記封禪書、秦武王舉鼎絕臏九十二回本秦本紀、茅焦說始皇事本始皇本紀及說苑、而刺客如曹沫荊軻等、名將如孫臏吳起白起孫武王翦等、義士如程嬰公孫杵臼、恩怨如范雎許賈、如廉頗相如、如魏齊虞卿、如伍員、舌辨如子貢、如魯仲連、如甘羅茅焦、滑稽如優孟、食客如馮驩等、以及四公子及呂不韋事俱依史記本傳及所附載者演之、殆可謂無一事無依據、凡徵引各家記載大抵逕錄原文、畧用事廻旋曲折

加以聯綴、記事屬文均與三國演義為近、然三國時
沿說話人野說、雖人物個性間有描寫而題目未當
動失本真、不若此書悉依古人記載之舊為不失于
正、而世之論者或喜三國而抑此書、以為過實則近
腐、不如春秋內外傳多記傳說、本非如後世史書之
謹嚴、太史公著書亦極富文學趣味、至於先秦兩漢
子書言古事者、大抵傳錄古今口耳相傳之故事、雖
書隸乙丙部實與小說無異、本書即取材於此以補
經史之所未備而博其趣味、其方法甚是、蓋諸書所

記事端、或橫大變相、或附會傳訛、究其來原或非無
故、即迂怪荒誕亦自有其時代社會之關係、則講史
演某代之史、即取某代固有之傳說故事為資料、庶
於當時社會風氣不至背馳而得如其分表見之、自
說書人講史本屬聽說、因捏合而之荒率里師造作
若難博雅、襲一書而貞同史抄、則虛實二者皆失之、
如三國演義固嘗參考范陳二家之書及裴松之注
加以組織不同坊肆俗子之作、然其書既取正史雜
史、又收元以來市井俚言、踳駁不純、實非究書說者

顧以三國之虛實相間歌馮氏之過實、則於古籍性
質猶未能辨別、於馮氏著書之意全不了了、亦何足
以評論此書也、唯書中所敘時亦不脫稗官窠臼、又
遠古制度風俗述說唯難、馮氏雖識舊傳之謬、而其
書中所記涉及名物者、亦苦難親切、且晉乘楚檮杌
乃元人偽書、凡例竟不能辨誤認為古書、又前而春
秋列國後而七國雖大國不過十餘、而牽涉過多頭
緒紛繁、本書第取此書聯綴、雖于奇人盛事亦欲加
以形容、究無暇為進一步之深刻描寫、然此為體例
及時代所限、亦未可據以深責馮氏矣、

新鐫出像通俗演義遼海丹忠錄八卷四十回 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崇禎刊本

題平原孤憤生戲筆鐵厓熱腸人偶評書演毛文龍事首自序略謂遼海所恃爲長城者巉而殺之至釀逆胡犯闕不得竟牽掣之功願鑠金之口能死豪傑於舌端而如椽之筆亦能生忠貞於地下此予丹忠錄所由錄也云云後署翠娛閣主人按翠娛閣爲陸雲龍齋名則作者乃陸雲龍也雲龍字雨侯浙江錢塘人所著有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四庫提要別集類存目著錄又翠娛閣集四卷即翠娛閣近言則

爲雲龍自撰詩文雖刻意雕琢而詞氣大抵卑弱據文集答朱懋三書有機緣之左嘆鄧禹之笑人時事之非作劉蕡之孤憤七尺軀竟以三寸管作墳墓則亦不第之士以筆墨爲生涯者也此丹忠錄小説言當時事則頗詳贍不苟以視所作詩文殆爲勝之書中極稱毛文龍之孤忠所記文龍在皮島施設與毛雅黄所作毛太保傳同而尤詳盡謂文龍誘降李永芳劉愛塔使離間虜中諸王子使自相離貳將規復遼東值永芳病死不果並云文龍先以此謀商之袁

督師崇煥不欲文龍專其功因與虜謀而殺之語近誣蔑然烈皇小識亦有此說[illegible]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緣崇煥之殺毛龍當時論者多不滿作者殆亦深同情於毛之人故言之若是然崇煥拜命督師懷宗本賜尚方劍俾便宜行事其殺毛文龍雖[illegible]近跋扈亦不得即目爲無君雖其後文龍部下離貳多叛而附虜然即以此以爲遼事失敗之因亦屬[illegible]淺[illegible]見明季書生議論不切于事實者多至以袒毛之故而以私意揣測爲模糊影響之言則害成人之惡尤是

吾國士習懷宗中反間而殺崇煥至清修明史乃明言之世之言明季者亦可以破此惑矣

新刊參采史鑑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九十節　日本內閣文庫藏嘉靖原本

明熊大木撰。署金陵薛居士的本，鰲峰熊鍾谷編集，書林[illegible]。首嘉靖癸丑（三十二年）李大年序。鍾谷名大木，建陽人。李大年序稱書林熊鍾谷，其校注分類日記大全亦自署書林熊大木，則本書肆中人也。而熊氏在建陽本為世家，唐有熊秘，熊衮並登臺閣，宋有熊克、熊節、熊禾（即勿軒）。克有文名，節、禾並理學名家，而鰲峰自唐時有書院，至勿軒入元隱居於此，尤為顯著。故大木自署即以鰲峰標地域，以示其家世之舊也。此本目九十節，然實只八十九節，記李唐開國事，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至貞觀十九年而止。大抵以秦王世民事為主，故又有秦王演義之稱。所記情節，略為李淵起義晉陽，定關中，受隋禪，以次掃蕩群雄，歸於一統，至秦王受禪，定四夷，征高麗而止。凡事非涉唐者皆甚略，唯煬帝江都遇弒及竇建德、滅宇文化及事稍詳。敘次情節皆依通鑑順序，照抄原文而聯綴之。凡習俗所傳隋唐故事大率不取，唯竇建德、破宇文化及、尉遲恭戰美良川二事，尚是羅貫中舊文。至書中所記時代先後，亦有舛誤，且有顯違史實者，如破鐵勒九姓及薛仁貴定天山，均高宗時事，而此以為太宗征高麗時事，則亦不盡依史書。然除極少部分外，全書實摘錄綱目而成，雖託稗官，而實與小說異趣。元以來所傳之隋唐故事，至此乃大改面目，而同於史抄。然意境之創造既少，鉤稽組合亦無其學力，徒為呆板不靈抄綴之俗書而已。明中葉講史小說無不抄史書，而其風蓋自熊大木倡之。在此類無聊之講史書中，如大木者固為至重要之一人矣。此嘉靖本猶存作者姓名，後來重刊本亦皆不著撰人。

皇明中興聖烈小傳五卷 日本内閣文庫藏明本

題西湖義士述。卷首有小言，謂逆璫惡迹罄竹難盡，特從邸抄中與一二舊聞演成小傳，以通世俗云云。署西湖野臣樂舜日，則即作者。書半文白，亦附詩與聯對，僅具小說形式，而文理殊拙，事亦半為傳說，可資考証者殊少。其下卷紀周宗建死後魂曾返家，貸清江浦一舟子船抵家門云云。陸次雲亦有文記之（雲初新志九引），則當時固確有此種傳說矣。

平虜傳二卷 近報叢譚 日本内閣文庫藏明本

明無名氏撰（不著撰人名氏）。首自序，署吟嘯主人。記崇禎初滿洲入犯，連陷遵化、順義、固安，圍京城，袁崇煥入衛諸事，至思宗中反間逮袁崇煥而止。抄綴邸報數事，雜以里巷瑣談，乃書賈求售臨時雜湊之書。序謂其所記者真假參半，苟有補于人心世道者微訛何妨；有壞於人心世道者雖真即置。今以通俗小說性質言之，真假參半固亦不失為講史，而選材唯以是非邪正為標準，則無論史傳與小說皆無此例。立說如此，蓋徒以文其淺陋，亦非有義例可言也。

新編勦闖通俗小說十回 日本内閣文庫藏明本

明無名氏撰。題西吳懶道人口授。記李闖事始末，至宏光即位南京、吳三桂降清而止。書成蓋在南渡之後，所據為國變錄、泣鼎傳等。於死難諸臣及降賊諸逆臣記載頗詳，然往往抄錄原文，不加以聯綴。如二回附重記越郡三忠實錄、重紀馬素修先生死難實錄、重訂死難名臣籍貫姓氏，又附蔣模弔四忠詩。三回列死難諸臣名單，又錄魏宮人費宮人傳及魏學濂遺事，又錄吳縣文學許玉重先生死節始末。四回列附闖諸臣授偽職名單，附延陵龔仲震哭降賊諸臣文。五回列被賊夾諸人名單，附賊事奇聞，又附張家玉上闖賊陳情書、上闖賊荐人才書、周鐘為闖賊撰登極詔。六回則全以諸條劄記湊成。七回錄金壇合邑諸生討降賊諸臣檄。八回錄陳良弼等疏及龔雲起上錢牧齋書。九回錄錢僅書。十回錄梁溪討逆揭，又閻爾梅蔡王田事，附刑部一本議定從逆事六等，皆東西抄綴，雖勉立回目，前後文各不相屬，實未嘗加以組織，其匆匆為之，無暇排比，於此可見。然所記多當時實情，有裨舊聞，雖未具小說規模，以史實言之，較之後來之新世弘勳、鐵冠圖等，究為此勝於彼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通俗小說類 存目

新世弘勳二十二回 清順治原刊本

清無名氏撰。題蓬蒿子編。首順治八年辛卯自序。記闖賊李自成事始末，自造亂起至抄滅止，以世祖即位、張真人建醮結束。其事非盡臆造，而文頗草率。所記亦無關大體。計六奇明季北畧卷十九採崇禎十六年皇極殿災異一條，卷二十採十七年闖賊入京後賊兵姦淫一條，以司馬光通鑑例之，固無不可，唯須對其書加以鑑定，擇其記載翔實足以補正史所未備者錄之。如此書荒率，似不必取。然災異以今日視之固屬讕言，前史於此則闌注重；賊兵肆虐諸節亦可見當時荼毒之甚，則此書雖不足語於撰著，亦未始無些微之用矣。

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 日本尊經閣藏萬曆本

題東原貫中羅本編輯，西蜀升菴楊慎批評。首楊慎序，頗空泛。次為林瀚序，謂唐代演義久闕，瀚於京師得此本，審為羅氏原本，因徧閱隋唐諸書，編為十二卷，名曰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後署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春坊諭德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三山林瀚撰。官銜當不誤。（諸人獲本載此序多異文，署名官銜上尚有正德戊辰仲春花朝後五日十一字。戊辰為正德三年，瀚元年為南京兵部尚書，二年閏正月降浙江參政致仕，五年劉瑾敗後官仍致仕。二年三月瀚方降謫被罪，似不應遽稱以兵部尚書致仕也。）謂瀚於正德時為此書，自是依託。然如序文所述，則在此書之前先有一舊本。此十二卷本之隋唐志傳因舊本而補綴之，則當係事實。以今考之，則全書一百二十二回，自九回文靜世民議大事起至九十一回高麗王興觀出降止，以次演唐公起義入關中稱帝，竇建德破宇文化及，李密窮蹙降唐，以及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之先後掃平，太宗即位後高麗之征，都凡言唐初事以秦王為主者，當本是一書，或即羅貫中原本，其書當名

秦王演義或唐傳其第一回至第九回畧述隋煬及羣盜事第九十二回至第一百二十二回畧記高宗以降至僖宗事者則是後來所增即羅貫中原書綴說有尾前增後補則為十二卷之隋唐志傳即今之託林瀚編者是也其証有四一凡說話人講史書大抵截取某一代之最精采時期與此時期內最主要之人略依傳史書而演之無暇及於全史如演周事則武王伐紂前七國則孫龐鬭智後七國則樂毅圖齊前漢則呂后斬韓信北宋則趙太祖楊家將南宋

則岳武穆明則高皇詞話如此即元明人所編印講史書亦莫不如此其時代不長故全演此其事理宜如此並非例外且通俗小說編印最初皆以供藝人說唱及流俗所傳者為資料其所述者亦不能出此範圍之外也貫中生當元明之際為講史初期自不能逃此公例其演唐史自當以述開國之初以秦王為主決無演三百年史事之理此其一講史與小說最初編刊既取材於雜劇說唱故凡宋元平話以及明人舊本其所記情節莫不與雜劇散樂同轍

合符如元人平話以至嘉靖間重編新編諸種皆是然以此隋唐志傳百二十二回所演考之則第九回至第九十一回所演雖大致本史書敷演而其間重要節目出力描寫者莫不為市人里巷之談如秦王為李密所擒囚南牢及李密歸唐時秦王十蓋李密之說如叔寶污敬德畫像及秦王三跳澗吳良川一戰敬德三鞭換兩鐧之說以萬歷間澹圃主人重訂之唐秦王詞話勘之無一不合四馬投唐及飛刀對箭事亦並見於元曲則此八十三回所記實收集

敷演雜劇及散樂說唱中各傳說為之其為本來面目無疑而前附之第一回至第八回後附之第九十二回至一百二十二回則皆鈔襲史書所載事既疏畧文又短促與中間之八十三回殊異其趣顯非一人一時所作此其二更以熊大木唐書演之大木雖有意叢實多鈔史書然其書八卷八十九節自唐公晉陽起義至太宗征高麗止首尾以及全書次第規模與此本之第九回至第九十回全同其記楊義臣為竇建德決策破宇文化及以及秦王三跳澗敬德奏

瓊三撇換兩箇，且還襲此本中間八十三回中之文。則其書所據底本，與此隋唐志傳中間所含之書為一書，可無疑義。大木書別題秦王演義，則此羅貫中舊本亦名秦王演義，亦無疑也。此其三。又今所見之徐文長評本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者，其書自十節至九十八節，即用武林藏珠館本之熊大木唐傳演義板片，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則據此楊慎評隋唐志傳本前附後附之文增入，將此隋唐志傳斷開，去中間而用首尾。大是異事。此楊慎評隋

唐志傳為萬曆四十七年蘇州刻本，徐文長評隋唐演義為杭州刻本，書用泰昌元年唐傳演義板片，似增附首尾當在泰昌之後。[illegible]此楊慎[illegible][illegible]評本之刻時間[illegible]相近[illegible]書賈爭以全書標榜，因蘇州增補羅貫中秦王演義為隋唐志傳，遂因已有之板，即取其文增補熊大木唐王演義而為隋唐演義耶。此其四。因此四証，知此楊慎志傳實因舊本前後增補，非一時一人寫就之書。書題羅貫中撰，[illegible]按其內容情節，實是最初講史作風，則羅貫中說

似不誤，而其書本為秦王演義，亦無可疑。自熊大木採綱目為書，以史實跨耀，書肆展轉重刻，盛行於時，而羅貫中本遂晦。此書雖刻於萬曆之季，而所據者獨為羅貫中書，則其保存舊本之功誠不可沒。且雖前後綴附，而中間大部分文字，與羅貫中原本相去不遠，則即以羅貫中秦王演義視之，亦無不可也。又此本各回中多附麗泉詩，其十二卷後木記云，書起隋公楊堅至僖宗乾符五年而止。繼此者則有殘唐五代志傳，讀者不可不亟為涉獵。今殘唐五代傳每

回多附麗泉詩，正與此本同，顯係同時編印二書。而麗泉者即為參與其事之人。殘唐五代今亦署羅貫中。客係舊本，然附麗泉詩之殘唐必與此附麗泉詩之萬曆已未刊本隋唐志傳時代相去不遠，則可以斷言。或此本前後所附即出於號麗泉者之手，亦未可知也。

列國志傳八卷 日本蓬左文庫藏明萬曆丙午刊本

明余邵魚撰。邵魚字畏齋，福建建陽書林。此本為萬曆丙午余象斗重刊本，書名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又名按鑑演義全像列國評林，是為八卷本。此外明更有萬曆乙卯刊陳繼儒評本，不著撰人，為十二卷本。坊間又有八卷小字本，自萬曆丙午本出；有十九卷小字本，似析萬曆乙卯本之十二卷為十九卷，亦皆不著撰人。余邵魚當明代何時，今不可知。而萬曆丙午本載象斗識語，有「先族叔翁按鑑纂集，重刻數次，其板業舊，象斗校正重

刻」之語，則其人為象斗前輩，計其時代，且晚當在嘉隆之際矣。書自武王伐紂事起，以次記春秋五伯及戰國七雄事，而於孫龐鬥田事特詳，以諸侯秦併六國結束。其記文王入商、姜尚發跡及武王伐紂情節，與元人平話武王伐紂書同；記孫龐事與明刊之孫龐鬥智演義亦同；謂孫子教田單用火牛法破燕，亦襲元人七國春秋後集之說，唯刪其鬥陣諸妖異事，蓋即以此數種平話為底本而敷暢之。又夏商周及春秋戰國事，元人雜劇所譜有數十種之多，此小說諸條標題亦往往與元曲題目同。如浣紗女抱

石投江一則，元吳昌齡有其劇；孫武子吳宮操女兵一則，元周文質、趙善慶並有孫武子教女兵劇（按武林舊事載宋雜劇亦有此目）；范蠡扁舟歸五湖一則，元趙明遠有陶朱公范蠡歸湖劇；孟嘗君養士出關一則，元庾天錫有孟嘗君鷄鳴度關劇；田單火牛復齊兵一則，元屈子敬有田單復齊劇，又無名氏有田單火牛劇（並見錄鬼簿、太和正音譜）；馬陵道萬弩射龐涓，今有元無名氏龐涓夜走馬陵道雜劇，情節亦同。則謂此小說諸目即本劇名為之，蓋非過言。又臨潼會子胥爭明輔及伍子胥戰臨潼會二則，新列國志目為荒謬，而也是

園目載元無名氏劇有十八國臨潼鬥寶，本雖不存，以今所見元李壽卿伍員吹簫劇所述揣之，猶可得其梗概，其情節與小說並同。孫子下山服袁達事，亦無稽，而元無名氏有燕孫臏用智捉袁達劇，明刊孫龐鬥志演義載其事。百回本水滸第十二回亦有「那箇是七國中袁達重生，這個是三分內張飛出世」之語。然則即荒唐不經之言，亦自有其來歷。而全書八卷所演，蓋取之宋元以來傳說，如說話人話本及劇本所譜，排比先後，取其資料，亦略參以史實，原非邵魚自創之書也。及馮夢龍新列國志乃刪

其本旨取于史所載諸事，敷演成作，務求雅正。其事之典實有據，與文之雅飭，皆遠過此書。此余邵魚本列國志遂日晦，幾不為世人所知。平心論之，舊志所演，識多市井里巷之言，於列國事跡，或照其大端，而取瑣事點綴為文。人名地名，隨時捏造，官爵制度，以後世所設當之。名為按鑑，實與史實不相符，誠如新志凡例所譏。唯宋說話人講史，本半實半虛，即元明以來劇家演史事者，亦不求與史實相合。故自文學史實論之，馮氏所改，自擅勝場，遠非舊本所及。若以小說源流及故事嬗變之跡言之，則此不雅不實之余邵魚列國志傳，在列國故事中，固亦重要史料，治小說史者尤治學者所不能廢者矣。

野叟曝言二十卷一百五十二回 清光緒辛巳活字本

清夏敬渠撰。敬渠字二銘，一字懋修，江陰人。諸生。曾舉博學鴻詞不第。江陰志稱其英敏績學，通史經，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術之學，靡不淹貫。著述甚多，咸豐兵燹後，書多散失。姪孫子沐輯為浣玉集四卷刊之。其生平行事不甚可考，據文集所記，則知其曾游楊名時、孫嘉淦、高斌等之門，甚負時譽。四十以年設帳北京，居甚久。又漫游南北，曾客陝西、江西、福建、湖南諸省。生康熙乙酉四十四年，享年甚久，至乾隆末嘉慶初始卒。此野叟曝言一書，蓋乾隆間晚年所作也。此書初祇有搞本流傳，至光緒辛巳始有活字本出，書二十卷，以奮武揆文天下無雙奇士，銘經鑄史人間第一奇書為目。因原稿已不全，故此本第二回末第三回首均有缺文，第十八卷中自一百三十二至一百三十五回四回均有目無文，其餘諸回中亦多缺失，此本仍其舊。書託成化時事，所記以蘇州吳江縣人文素臣為主。云素臣具文武才，尤以崇聖闢二氏為職志，嘗試於有司不利，覩國事日

非乃遍游天下備它日之用所至鋤強扶弱物色英雄尤為美女所傾心先後得三妾旋入都東宮尊以師禮欽賜翰林奉詔平苗亂景王謀叛入都定之遂大拜新主即位寵眷尤深平浙平倭天子加禮號為素父救建府第又尚郡主為左妻妻田氏為右妻二妻四妾分居六樓樓名皆如其人既得君大行其志遂斥二氏東破日本北平蒙古南服印度使伍佛之國咸崇儒術毋百年壽天子賜匾與聯四幅上壽者七十二國子孫蕃衍咸得高第躋大官除夕家宴罷

素臣夢至薪傳殿位在昌黎上云即以夢結束意亦謂託之幻想如盧生黃粱之夢也其用事之可考者一曰影射明人事如平逆藩之似王守仁搗紅鹽池虜營之似王越景王為寧王宸濠相臣安吉即萬安劉吉太監靳直即汪直劉瑾附靳直之陳芳王絲即附汪直之陳鉞王越附劉瑾之焦芳張綵俱錢靜芳小說叢考二曰取當代人事為之如毀五通廟似湯斌治任知縣女病似葉天士三曰自述如所述素臣家庭遊歷之地以及學問志趣以文集考之無不與

敬渠一一相合惟顯貴為不侔則固反言之為快意之談耳至其以聖哲自命如書中所述素臣諸事驟視之似過於誇誕實則按其生平亦不足異蓋敬渠在當時頗負時譽胥游名相之門得其賓禮如孫嘉淦因講君子中庸章至有下拜之事[illegible]人詩註即朋游品藻而[illegible]多溢美之言遂忘形自負以不遇于時為恨晚乃造作小說以寄其幽憤一生學問懷抱盡寓其中雖狂妄不遜亦當時渴譽有以成之也其書託稗官之體而本意實不在乎文辭故駁

雜不純有講學語有論經史語文言俚語參差並出構造事端亦頗失之張皇至集中論經史文字往往摘錄於各回中一字不易尤為小說中未有之例又敬渠雖以衛道自命而書中猥褻語亦往往而有如六十七回至七十回記李又全一段凡四回一萬餘言尤穢惡不可名狀蓋其人本多慾不唯富貴功名之念橫于胸中即怨覲爾我男女色情之慾亦未能有所懲窒平日所為道學者特以飾張門面至下筆為小說則不免本形盡露而又自高位置不甘為

誨淫誨盜之書，因而矛盾支離，成此不倫不類之文字。某氏小說小話譏之，謂以雜事秘辛與呂黎原道並列，指摘其失，可謂中肯，即敬渠亦無以自辨矣。

別本野叟曝言二十卷一百五十四回 清光緒壬午申報館排印本

此本卷首載光緒壬午九月西岷山樵序，稱康熙中其五世祖韜叟宦游江浙，聞文敬渠出野叟曝言二十卷見示，亟請付梓，敬渠辭曰，是書託於有明，窮極宦官權相妖僧之禍，言多不祥，非所以鳴盛也，因請為評注，敬渠許可，乃秉便繕副本藏諸篋中，自是什襲者又百有餘年，遵先人之命，終未刊行，及壬午六月友人自海上購得此書相贈，為述刊書之由，始知書成於吳中，書賈而出之者，敬渠之後人，而缺失十一，不若其家藏副本之全，爰出全書以付海上之刊是書者云云，今以此本勘原書，則第二回後增多二回，以原書第三回為第五回，原書第十八卷中所佚四回，此本則備載全文，其餘諸回亦完全無缺，似此為足本，然細按之則可疑之點甚多，實為偽書，姑舉數事明之，一據序稱野叟曝言為家藏秘本，曷以凡例中前四條及每回後總評悉同辛巳刊本之文，序謂其祖請為評注云云，似所藏者為其先人評本 二辛巳本於缺處仍依原本注明下缺，不敢妄增一字，（見例第六條）態度至為忠

實如第十八卷中缺四回注云原稿全缺祇錄卷數回目又如第三回第七十六回第八十四回第一百三十六回第一百三十九回第一百四十回回首均注缺而皆著其目原稿既缺卷數回目何以知之必其目錄未缺猶可依據倘原本第二回後缺二回辛巳本亦必存其目今但注缺失别無二回之目則原書目錄祇一百五十二回可知然則原書本爲一百五十二回壬午本乃據第二回後附注所記事端增撰二回之文（按原本第二回後附注字二行云下有發水覆舟救妹挖龍擒怪痛廟結妹逆山栽傳姚奇破墻救女事世無全稿祇仍原缺）等作一百五十四回三以辛巳本校此本其文字往往有不同且有不銜接之處如七十八回論陳壽帝蜀不帝魏事有云謂其（按指魏武）挾天子以令諸侯資後嗣以纂漢之基云耳辛巳本第七十六回則令諸侯下尚有六字文爲謂其挾天子以令諸侯口而口食口千資後嗣以纂漢之基云耳按沈玉集卷二讀史餘論載此文爲謂其挾天子以令諸侯因而并食疆土資後嗣以纂漢之基云耳則原文尚有六字甚明此本無此六字明以缺三字

譌一字失其句讀遂毅然删去不用耳又辛巳本第一百四十回自曲阜縣辭去留進内書房起以下文全缺此本第一百四十二回文不缺獨失曲阜縣辭去五字此亦續作時因文便畧去此五字由是言之則此壬午本實爲續補之作而非足本其所據者即是辛巳活字本因辛巳本序及凡例均有望高才者補續之言已啟人續作之機也其序署西岷山樵增補者殆蜀人也

王嬌梨二十回 通行本

題荑荻山人編次、（荑荻一作荑岸、山人一作散人）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曾引是書、近人周樹人撰小說史略、以此書與平山冷燕好逑傳並屬之明人小說、然舊本載天花藏主人序、謂時命不倫、即間擲金聲時裁五色、而過者若罔聞罔見、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氣而又不忍、不得已而借烏有先生以發泄其黄粱事業、又云、此書白而不玄、（按書中白太常名玄字太玄）上能佐鄒衍之談天下、可補東坡之說鬼、中亦不妨與玄皇之梨園雜奏、豈必俟諸後世將見一出而天下皆子雲矣、天下皆子雲、則著書稍愧子雲可知已、與第一回引首詩更有子雲千載後生生死謝知音之語合、則荑荻山人與天花藏主人為一人、今平山冷燕有天花藏主人順治戊戌序（戊戌年）麟兒報有天花藏主人康熙壬子序（壬子年）則其人已入清、不得遽目為明人也、書名玉嬌梨者、以書中記蘇友白娶白紅玉、盧夢梨為妻、而紅玉在吳翰林家曾改名無嬌、即以三人名名書云、

情夢柝二十回 通行本

題蕙水安陽酒民著、西山灌菊散人評、姓名無考、唯在園雜誌卷二已引、清周書且據其事譜魚水傳奇、則亦康熙已前書也、演崇禎時胡楚卿與沈若素、秦蕙卿姻緣事、其略謂楚卿河南鹿邑人、居數因策問通[illegible]時冀州兵備道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沈氏有女若素甚美、時急於擇婿、試詩以定之、楚卿聞之往應試入選、未及納聘、而沈坐失戎機、被逮入都、若素旋里依母男以居、男嗜酒昏憒、以若素許庠舉人為側室、若素不從、易男裝赴京、於楊村驛旅邸遇秦氏子蕙卿、重若素之才、為妹求婚、若素不得已、聘定之、既至京、楚卿適中進士、父事亦得開脫、楚卿申前約於京寓成親、皆歸、訪所謂秦氏妹者、而秦蕙卿實亦女子、緣欲物色佳士、故易男裝以覘行人、云有妹則託辭耳、自此楚卿得二妻、優游林下終老、此書在同類小說中蓋較為著稱、故說者每與玉嬌李平山冷燕並舉、至其故為疑筆、欲以變幻不測見長、則當時風尚如此、亦不必過為責求矣、

合錦迴文傳十六卷 清嘉慶刊本

題笠翁先生原本，鐵華山人重輯，每卷後評語署素軒。鐵華山人、素軒均不知何人，唯二卷後評云：文中科諢，不過借筆成趣，觀者勿疑其有所指刺，若疑其有所指刺，則作者當設大誓於天矣云云。考李漁著傳奇，恐人謂寓譏刺其中，因作誓詞以自明，文載一家言集，有瀝血鳴神，稍有一毫所指，甘為三世之瘖之語，素軒評似即指此事，則作者與評者皆為李漁，笠翁原本之題殆可信也。略謂唐僖宗乾符時，襄州梁棟材家藏蘇蕙所織迴文錦前半幅，嘗以己意尋繹其詩，得三十首，立志非才如蘇蕙者不娶。時侍郎桑求之女夢蘭，父死，流寓在襄，能詩，藏蘇錦後半幅，以為天緣，遂聘之。有高梁子樂雲曾求婚於桑不諧，知婚於梁，則大恚，因以計奪梁生之錦，女見逼，亦去之長安，依義父柳玭以居。其後樂端事內監楊復恭，以奸回獲惡赦，梁桑卒團圓，錦亦重合，而夢蘭之表妹劉夢蕙亦才女，能解蘇詩，至是亦並嫁梁生。命意不出才子佳人舊套，而前半局勢開拓，文亦瑣細，自七卷以下則筆力漸弱，疑即後來增補之文。凡明以來才子佳人小說，大抵拙于摹繪，此書出自笠翁原本，尚較為生動。李漁著長篇小說，此一種外無聞，姑存其目，庶世之人於笠翁撰著有所考稽焉。

承運傳四卷 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坊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本刊書形式與明萬曆間書賈余光斗所刊八仙傳等書同、疑即福建書賈編印者、書不標回數、所記以太宗靖難事爲主、至出關破虜得角端獸而止、開篇詩云「南都開基英烈書、北向中興承運傳」、則書出當在英烈傳之後也、此書叙事極陋於本朝事尚不能知其梗概、至以黄子澄練子寧鐵鉉景清爲奸黨、貪賄賂、嗜酒亂政、則尤顛倒是非之甚者、太宗以陰很之資、躬行篡逆、自知不爲正士所

附、因而毒殺忠臣、同爲奸黨、當時人劫於威勢、固莫敢有異說、然邪正不待辨而明、雄主威虐只能及一時、而方正學諸人氣節長留天壤間、固萬世而不泯、即有明一代士大夫、亦無一人不知其爲忠臣義士者、如練子寧方孝孺集不久均於宣德後刊行、天下傳誦、蓋不惟事過境遷、無復文網之慮、亦諸公大節之深入人心、有沛然莫之能禦者也、此小說之編在萬曆間、去太宗篡位殆二百年、似不必曲徇人主之意、故爲訕謗之詞、蓋作者自以所演以太宗爲主、不得不爾、然臣子爲尊親諱、固非獻媚之謂、所指練鐵諸公貪婪事、亦無人肯信、適成其爲鄙夫之見而已、清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引是書云「近有承運傳、載朱棣篡逆事」、當即是書、然書爲萬曆刻本、不得云近、豈所見爲後來重刻本、不知其爲明人書、因以屬之近人耶、

飛跎全傳四卷三十二回 清嘉慶間坊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嘉慶丁丑一笑翁序，稱「趣齋主人負性英奇，寄情詩酒，往往乘醉放舟，與諸同人襲曼倩之恢諧，學莊周之隱語，一時聞者無不啞然失笑，此飛跎全傳之所以作也」云云。按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虹橋錄下，記當時評話稱絕技者有鄒必顯之飛駝傳；又卷九小秦淮錄云：鄒必顯以揚州土語編輯成書，名之曰揚州話，又稱飛跎子書，當即此書。此刊本題飛跎全傳，光緒間上海書局有石印小本，

書衣題「繡像三教三寶飛跎子傳」，每卷題「繡像三教三寶維揚佳話奇傳」，出揚州話之衣與此為一書，李斗所記鄒必顯著書，正名別稱皆一一相合，則此書即必顯所撰無疑。序稱趣齋主人，或必顯自號如此也。書名「飛跎」者，焦循易餘籥錄卷十八云：「凡人以虛語欺人者謂之跳跎子，其巧甚虛甚者則為飛跎」，則本揚州俚語。今觀此書誠亦飛跎之至，記一石姓子背隆起而足跛，人稱跳跎子，忽如異人，備諸幻變，以臘君封跎子為跎王，威震中原，名揚四海，結束一味荒唐玄虛，莫名其妙，而多雜揚州語，市人揣摩口吻，乃躍躍紙上，似用意唯在謔浪，與敷演故事者殊科，而與世傳之何典，卻為風味相親，然彼意存諷譏，此又似不然，不知當時何以稱絕技動人如此，蓋亦清風閘之類，如俞樾所謂「由於口吻之妙，不在筆墨間」者耶。

好逑傳四卷十八回 通行本

題名教中人編次、游方外客批評。是書一名俠義風月傳。康熙間夏敬渠作野叟曝言，於三十一回中引此書，則作者殆清初人。略謂大名秀才鐵中玉美而有膂力，以義俠稱，游學至山東歷城，有水侍郎女名冰心者，同縣過其祖艷之，強求婚，叔父許之，女以智免。其祖又賄縣令主婚，中玉仗義責斥，遂敗。中玉暴病，女感其德，延至家調治，終無所私。已而中玉入都應試中狀元，迫嚴命娶冰心，然以舊嫌終不肯同居。其祖之父為大學士，奏中玉先與冰心有私，父母循私縱容，實有傷名教。天子乃令皇后驗冰心，果為貞女，遂欽賜成夫婦云。

清李蔭桂有小河洲濟奇續此事。

子部 通俗小說類

平山冷燕二十回 通行本

題荻岸散人（一作山人）編次。清盛百二柚堂續筆談謂張博山十四五時私撰此書，未畢，父執某足成之。博山名劭，康熙時人，少有成童之目，九齡作梅花賦，驚其師。朱彝尊曝書亭集有送張劭之平遠序，即其人。又以為張勻鶴山所作，蓋二人姓同，皆嘉興人，相傳遂有二說，然究不知應誰屬也。嘉本有順治十五年戊戌序，署天花藏主人，似與玉嬌梨皆出一人手筆，唯書撰人姓名，今難確定耳。此書在園雜誌亦外坊本題為第四才子書。按天花藏七才子書本玉嬌梨題三才子書，平山冷燕題四才子。小說兩交婚第一回亦有平山冷燕前已播四才子之芳香之語，則當時實有此稱，然四才子本指平山冷燕四人而言，非小說品目。清人王尺樓傳奇本此小說為之，其開場詩云，四才子會合王尺樓，語意甚明。坊本題為第四才子書，則似與三國志稱一才子、水滸稱五才子同，非復原來之意義矣。書演才女山黛、冷絳雪事，謂黛雪均以題詩為天子所賞，將有新進士燕白頷、平如衡俱才士，詔以黛適燕、絳雪適平，命意安排，不外艷稱才女，以佳士匹之，而文意近俗，所舉詩篇亦無足取，至山黛

詠白燕詩，及借袁凱事為之。詩亦仿之而略更換字，以亦非能自出機杼者也。

皇明開運英武傳八卷六十則 明萬曆辛卯刊本（日本內閣文庫藏）

不著撰人名氏。卷一題云「原板南京齊府刊行」，「書林明峰楊氏重梓」。按明諸國以「齊」名者，唯太祖庶子榑，國青州。永樂國除，子孫為庶人，居南京。此謂原書為齊府刊行，似不足據。而第一卷第三則記滁陽王死，子某立為王，注云「舊本其子名遺，年一十四歲」。第六卷載徐達奉高祖命勿急攻張士誠，注云「舊本遺此」。且每卷新增各則，俱以「附增」二字標出。則前此確有舊本，唯不知為何本耳。今所見明本英烈傳，如三台館余君召本，如萬曆甲寅黃冠野史跋本，並六卷本，除題英烈傳，而實是此書。則此本雖非祖本，在今存諸版本中尚為最初之本，亦足貴也。所記自元順帝編修起，至沐英平雲南止。每則皆記其出處，所引有西樵野記及皇獻棠言、英武廷侯郭英射陳友諒事，見於第五卷，而友諒死于張定邊射中。郭英左驂英拔箭還射中友諒，太祖初不知之，及康茂才告，乃曰「郭英一箭勝十萬師」。蓋此書所記為稗錄，大抵摭稗野史及傳說，時補正史所不足，而立言悝謬亦往往而有。如載太祖賜沐英七律一首「大將征南膽氣豪」云云，弇州山人已指出為宋詩（此兩句世又以為世宗送毛伯溫詩）。又謂

太祖於擂臺上打滁州平章陳也先，則與明小說演宋藝祖事者乃同一身分。太祖以無賴起家為國，其軼聞瑣事明人記載所傳已多，然未有頌揚背力如此條所記者。雖稗官小說無足深責，亦殊嫌亂誕不經。況德符野獲編五謂英爵孫郭勛自付英烈傳，令內官演唱於上前，謂是相傳舊本，盛稱其功，以為配享高廟之地。按勛是否曾撰此小說固不可知，然此書刻於萬曆十九年，云原板係南京齊府刊本，其言雖難遽信，要之據萬曆初此書所記已與郭勛無關。沈氏又謂射友諒者乃華呂洪保，郭子興與英同姓，勛遂冒竊其功。按郭子興及郭興，英為親兄弟，俱預鄱陽湖之戰。友諒之殪為興，為英，明人記載已有異說。如祝允明九朝野記即指為郭興，郎瑛七修類稿又力辨為郭英。二人所說不同如此。蓋此事自口耳相傳，已自歧異。小說即為勛所作，採世所傳之一說以屬於其所從出之遠祖，未為大謬。此書第五卷尚載太祖圍武昌時，陳英傑將犯太祖，太祖曰：郭四為吾殺賊。此事明史本傳亦載之，作陳同僉，不作英傑（按同僉官名，英傑人名，明史實誤），知其不謬。茲役英之功亦偉，豈亦勛所緣飾？況就此書所記者觀之，其事虛實相間，亦無尤可言。勛雖武臣，然史稱其頗涉書史，

倘自為之，不應淺陋若是。蓋相傳市人演說之本，坊肆增補之，因編次為此書。勛使內官演唱於上前者，度理亦第取外間舊本用之。謂為勛自撰，所誤也。

新刻全相音注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六卷一百回（日本尊經閣藏明萬曆刊本）

此書每卷題清虛居士匯選，巫峽望道遊野史紀略，棲真齋名道狂客演義，雲閣鍾守儒生音詮，不出撰人真姓名，而多設異題。珠僑雅正首九一居主人序云：有真子性敏睿學，偶目出庚子征播前楊應龍事跡始末，輯成一帙，顏曰征播奏捷傳。屬余序。余少餘遊蜀，觀其事論略有根由，實跡是同之蜀院發刊播事略并秋澗踏人平西勘敵道聽山人平播集書中來，非抵虛架空者埒。六卷後有木記云，西蜀省院刊有平播事略，滿載勅桑文表，風示天下，道聽子紀其耳聆目聽之顛末，積成一帙，梓於坊中，不沒因合書之所敘事跡，敷演其義云云。有真子今不知何人，書六卷，以禮樂射御書數為目，自第一回本太祖定鼎金陵起，至九十八回普天下共樂昇平止。其第九十九回之道狂贊頌平播詩，及第百回之翰林川貴兵議，俱附九十八回正文，並無標題，雖目為百回，而每回文甚短，實勉強湊成此數。所謂蜀院刊本平播事略，疑即李化龍撰之平播全書。按化龍平楊應龍在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其平播全書成於二十九年辛丑，而此小說之刊即在三十一年癸卯，去應龍之死僅五年，距化龍著書亦僅二年，不可謂不近矣。明貴州巡撫郭子章又有平播始末，四庫提要於雜史類存其目，謂子章與化龍一二升遷休家居，聞武弁造作平話，左袒化龍，飾張功績，多非事實，乃為此書以辨之。所云平話雖不知何名目，殆即此征播奏捷傳一類之書，或作者即為一武弁，亦未可知也。

快心編初集五卷十四回二集五卷十四回三集六卷十二回

題天花才子編輯，四橋居士評點。編者署名與後西遊記同，玉四橋居士則陽羨花影序亦有此題，疑皆一人，蓋康熙後人也（安陽羨花影所著書有丁耀亢書壽之耀亢入清後康熙時人則四橋居士更當在耀亢之後）。書分三集，蓋隨編隨印者。演揚州凌驚、張駿、石佩珩事。凌驚為避仇赴京，於兗州遇巢吏李續之女鶯娘，大相愛好，未及訂婚而別。道遇盜，為亂人。續奉命征剿，驚之僕柳俊與石佩珩俱往投効，積功至總兵。驚赴京應舉中進士，娶麗娟。柳、張、石三人亦得美妻。其間小人如李續之、秦惡少、丁孟明等，皆自取滅亡，報應彰然。其記麗娟設計避婚事，頗似好逑傳中之水冰心。書寫煙粉事而多記戰功，頗嫌駁雜，而通篇用口語演述，前後一律，尚無其他同類諸書撏文之習。

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上中下三卷（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別題呂后斬韓信，亦建安虞氏刊平話之一。此書名前漢書續集，而實以斬韓信事為主。唯中卷兼記高祖殺彭越、英布，呂后害趙王如意、戚夫人等事。下卷記呂后專政，諸呂得勢，與亢、劉澤誅諸呂，至文帝即位，周亞夫軍細柳而止。按澤與諸將相誅諸呂，立代王，不誤。至樊亢，亢字當是伉字小寫。伉為樊噲子，噲婦呂須為呂太后女弟，樊為呂氏之黨。太后崩，群臣誅呂須，並殺伉。此以伉為與劉澤共事之人，其誤實甚。或亢為噲字音誤，然噲於惠帝六年卒，尚在呂后稱制之前，時代尤舛。其記蕭何（按小說作肖小寫）與呂后定計，設宴請韓信，數信三罪，因殺之。元鍾嗣成錄鬼簿載李壽卿呂太后定計斬韓信雜劇，已佚，節目當與此同。中卷記蒯通粧風賺隨何，見高祖後數信十罪五反以譏高祖，與元雜劇隨何賺風魔蒯通說白亦全合。又作者於信之死，評蕭何云：當日蕭何三箭登壇拜將，今日成敗都是蕭何用機，即宋元俗諺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者。如其議論敘

事全本俗說宜多認誤然書爲平話本出於伎藝人之口今日宜以古話本視之以爲辨証雜伎說唱之資固不必一一責以史實也

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上中下三卷 元刊本（日本內閣文庫藏）

不著撰人名氏爲元建安虞氏所刊平話之一此本演樂毅伐齊事名曰春秋後集然所記仍以孫臏事爲多涉田單者甚少正文自孫子斬龐涓起以下記燕齊相攻事謂燕王噲讓國於子之囚孫子父孫操孫子遂將兵伐燕滅之而爲清濬太子及國舅鄒堅鄒忌所忌鄒堅旋弒威王立愍王爲帝六國起兵爲孫子弔孝大破齊兵旋罷兵散去而孫子隱於雲夢山樂毅者乃燕山綠代谷養性黃伯揚弟子值燕昭王立以毅爲帥將趙魏韓秦四國兵伐齊破齊七十餘城楚將淖齒驅齊王至照尸台上弒之而齊人立固存太子爲帝孫子在雲夢山聞國變乃下山說燕王使以騎劫代樂毅並與田單書亦以離解二卦單乃用火牛計破燕兵燕王更名樂毅於趙將兵五十萬伐齊孫子乃與樂毅鬥陣樂毅不能勝乃請師父黃伯揚下山擺迷魂陣大窘孫子孫乃請鬼谷子下山鬼谷失其陰書三卷亦無計可施會有景州吳橋鎮漁夫拾得陰書來獻乃破陣救出孫子黃伯揚悔

不早休，然已無及，於是諸國尊齊為上國，各進金寶十萬貫云云。所記皆市井里巷之談，不根史實。今考明寧獻王權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雜劇有田單大牛一本，又明末錢曾也是園目所記內府鈔本雜劇有後七國樂毅圖齊一本，題目與此平話全同，二家所錄疑皆元曲。本雖不存，當與平話情節為近。平話謂孫子部將有袁達，今存無名氏元曲有孫臏捉袁達一劇（按錢塘丁氏藏鈔本），水滸傳第十三回所著四六出袁達之名。明嘉隆間余邵魚編列國志，亦演孫臏用智捉袁達一事。知袁達事實當時民間流行春秋故事之一。至明時猶盛傳，至黃伯揚擺迷魂陣今俗部秦腔猶演之。讀書人觀劇但嗤其不經而已，不知其傳自六百年前，自元時已有此說也。則茲編雖坊市俗書，固亦可徵民俗，資猥談，賢者所不廢，不得以文字論矣。

隋史遺聞十二卷六十回 明崇禎原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崇禎癸酉序，題云吉衣主人題於西湖冶園，下有私印二，曰令昭氏，曰吉衣主人。按令昭乃袁韞玉字，則書為韞玉所作。目錄葉題劍嘯閣評，劍嘯閣亦韞玉齋名，所作者評者皆一人。吉衣則射袁字也。韞玉初名晉，一名于令，字令昭，號甚多，曰白賓，曰籜菴，曰鳧公，白慢亭，吳縣人。入清官荊州知府，以事罷歸。晉詞曲擅長，所撰有西樓記傳奇最著名。此為所作小說，海內流傳絕少，唯日本頗有傳本。書以隋史名，實演隋末至唐諸豪事，而於秦叔寶將詳，俗傳賣馬事即見此編。四十八回以後始轉入唐，公起義及破王世充、竇建德事，以玄武門之變太宗受禪即帝位止。康熙時褚人穫編隋唐演義，於斯書多所掇取。今考每回後總評所記，則此隋史遺文乃本從舊本出者。如第三回評，舊本有太子白扮盜魁云云，第三十四回評，此節原有開河記，近優暢言於艷史，第三十五回評，謂羅士信原本無之，故為補出。又云原本以為徐士勣與魏玄成僕在隋為宮第

五十五回詳，原本李藝後不得見，茲為補入，既入
李藝則他人又不得不補矣，第九回評語注云原評下有小
皆為從舊本出之，然此舊本為何時刻本，書為何
名，今不得而知，而觀晋序滿斤史官謂不足以該英
雄留之奕世，繼云向為隋史遺文，蓋以著秦胡原缺此字
蓋有所遊夸國於微，更旁及其一時恩怨共事之人，已足紙
貴一時，顧個中有憮概足驚里耳，而不必諧於情，奇
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於理，襲傳聞之陋，過於誣人，創
妖艷之說，過於憑己，悉為更易，可仍則仍，可削則

削，宜增者大為增之，蓋本意原以補史之遺，原不必
與史背馳也，竊以潤色附史之文，刪削同史之缺，
亦存其作者之初念也，以先後二書皆是韞玉一人所
作，惟觀其吐屬氣息，誠有如于令所謂驚里耳而
不諧於情，快俗人而不根於理者，如此書固以全力寫
叔寶一人，而所記叔寶之局度規模甚為不倫，不
足為英雄生色，唯命意措詞頗能曼曼獨造，不
襲前人一字，敘事亦委曲詳盡，以文論實遠在熊
大木唐傳演義等書之上，在講史書中固亦矯矯

出群者，然韞玉本才人，其技似當不止此，疑舊本本
市人話本，韞玉取而潤色附益之，因成斯編，又雜
佚專門演說秦叔寶事起於萬曆之後，以前無
聞，考余懷板橋雜記有柳敬亭年八十餘過其
所寓宜睡軒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之語，此書中有秦
叔寶帶罪見姑娘一回，云叔寶姑母為羅藝之妻，其
事正同，則此秦叔寶諸事當是萬曆後柳敬亭
一流所揣摩敷衍者，韞玉亦頗採其說而為書耳

西遊證道書一百回 日本內閣文庫藏原刊本

清汪象旭評。象旭字憺漪，原名淇，字右子。此本署西陵汪憺漪箋，錢塘人也。又考清康熙二年刻尺牘新語，前有憺漪子序，本書附圖記刻工有胡念翼，與笠翁原本無聲戲同，知象旭亦清初人，與李漁等同時矣。明本西遊皆不言撰人，如陳元之序且以為不知何人所作，自象旭此書始以為丘長春作，証道之說亦自此書倡之。首冠以虞集序，次丘長春真君傳，次佼作此字奘取經事跡。其第九回載陳光蕊事，目為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仇報本，今通行本皆因之。其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回，回目亦皆與今本同。後來評注本，如陳士斌真詮、張書紳新說、劉一明原旨，無不有第九回之陳光蕊事，蓋皆從此本出。此本第九回象旭評云，俗本刪去此一回，致唐僧家世履歷不明，而九十九回歷難簿子上，劈頭却又載遭貶出胎、拋江、報冤四難，令閱者茫然不解其故。及得大畧堂釋厄傳古本讀之，備載陳光蕊赴官遇難始末，始補刻此一回，以明本無此一回者為誤刪，至象旭始以

以大畧堂釋厄傳古本補之。按西遊記第一回引首詩有云，欲知造化會元功，須看西遊釋厄傳，此詩通行本有之，明本亦有之，唯書題皆作西遊記，無作釋厄傳者，或吳承恩書原稿有西遊釋厄傳別題，刊書時削去不存，或另有西遊釋厄傳一書在吳承恩之前，吳氏著書時襲用此詩，而未標釋厄傳之名，今俱不可考。又萬歷間朱鼎臣編西遊記，其書有陳光蕊事，與此本同，題唐三藏西遊釋厄傳，然文甚簡畧，顯係吳承恩百回本西遊記節本，書出在百回本之後，不得云古，且末卷木記題書林劉蓮台梓，不題大畧堂，似非象旭所得本。象旭所云大畧堂古本，其來歷甚不明。今所見明本西遊記，除朱鼎臣編之節本外，皆無陳光蕊事，唯象旭本第九回演之，且此第九回文字情節與朱臣本亦不盡同，疑此第九回文字即象旭所為，云古本者詭詞也。今以二事證明之，一、象旭此本第九回敘事與他回所記無一相應者，如第十二回所附七言偈詞斷詞，謂收養玄奘之僧為遷安（按諸明本十一回亦作遷安），第九回作法明，又云恩官不受願為僧，洪

福沙門將道訪，似玄奘報父仇後，尚有面君授官之事，今第九回亦無之。又第十二回言陳光蕊拜文淵殿大學士，第九回乃云升學士之職。第十二回言觀音菩薩引送玄奘投胎，第九回乃言南極星君奉觀音菩薩命引送。第九十九回玄奘第三難為滿月拋江，第九回乃謂二日拋江。又此本第九回謂玄奘父陳光蕊以太宗貞觀十三年己巳（按貞觀十三年歲在己亥，非己巳。但此乃末節）中狀元，授官之江州任，時方暮春，路為劉洪所害，殷小姐以懷孕忍辱暫與劉洪相處，未幾生玄奘，（以光蕊赴任在貞觀十三年三月，其時殷小姐已有孕言之，則玄奘誕生至遲亦在貞觀十四年。）生十八歲而為父報仇，設玄奘生貞觀十三年，則十八歲當為高宗顯慶元年，乃第十二回記其應舉目之薦設道場為壇主，即在貞觀十三年九月，十三年三月玄奘猶在母腹，十三年九月已長至十八歲，或逾十八歲而為高僧，此寧非怪事。凡小說戲曲皆隨意敷衍，固難認真，然朝代年號以及地理職官原不必苟求核之正史，（如玄奘西行，實在貞觀三年，吳氏乃云十三年，顯違事實。）如此等乃行文之絕大罅漏，名手為之，當不爾爾。他回非繇

則第九回斷非原文，此記事之可疑也。二、象旭此本第九回文字疏淺重沓，與他回文字不類。如此本第九回承第八回觀世音訪取經人之後另起一事，第十回承第八回之後亦另起一事，此第九回與第十回之間措詞屬大竟無聯絡。第以文論，則此第九回乃可有可無者，甚似勉強增出此一回，已屬可怪。不唯如此，第九回自話表陝西大國長安城起至太宗登基十三年歲在己巳止，開端數語乃與第十回開端數語從同，前後二回合掌如此，吳氏在明時負有文名，假令吳氏為之，亦何至文思之窘如是乎。且玄奘出身乃有四難，（遭貶、出胎、拋江、報冤，見九十九回。）吳氏果有意記玄奘出身事，於正文自當盡其所長，從容為之。今觀第九回所記，以一回之文備諸情節，封意窘桔，乃全無描寫，尤欠周密，不能繕究，以視本書記沙僧、朱八戒乃至龍馬之出身各節大有遜色，似後人補作於隸事屬文均不及仔細推敲者，此文字之可疑也。以斯兩言，吳氏原文果有陳光蕊事與否固不可知，即有之亦決非如象旭此本及今通行本之第九回之文。象

旭所謂古本即實有之、殆亦如朱鼎臣所編一類之書、著其事而文不備、乃參以己意撰此一回、第九回既增此一事、於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諸回文字乃不能不有所歸併兼別立回目、其與明諸百回本異者以此、讀象旭此書者、如過信其說、以所增第九回為吳氏原文、則大誤矣、按象旭評刻此書、以私意增補、在當時原亦無足輕重、而後此重刻西遊及評注西遊者皆從其說、如同象旭此本題証道書、遂開後來悟一子等之箋注附會、以為即長春作、遂使此後二百餘年世人不復知吳承恩之名、自謂得古本增撰第九回陳光蕊事自此遂為西遊記定本、謬說相承、至今日仍無人起而揭其偽者、故存其目而詳著其可疑之點、俾世之留心西遊掌故者有所是正、不至為託古者所蒙蔽焉、

南北兩宋志傳二十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三台館本

明熊大木撰、此本北宋無署題、南宋題陳繼儒編次、據三台館主人序云、昔大木先生建邑之博洽士也、編覽群書、涉獵諸史、乃綜核宋事彙為一書、名曰南北宋兩傳演義、則本大木所作、題陳繼儒者妄也、書自卷一至卷十為南宋、卷十一至卷二十為北宋、不標回數、雖卷數銜接、而南宋北宋分敘、實是二書、後來如尺蠖齋評本玉茗堂評本南北宋各十卷五十回、實亦此書、但刪去舊序、致作者姓名無可稽考耳、南宋自後唐明宗敘起、以次演晉漢周三朝事畧備、北宋記宋太祖受禪事僅數回、至曹彬定江南止、而宋太祖即位前事雜出漢周之間、言五代則畧梁唐、言宋則僅藝祖之事、又前涉三朝、範圍太廣、不知其所宗主、今以羅貫中殘唐五代傳考之、羅書演五代事、以唐以前事為詳、石晉以後事僅占全書四分之一、似不相稱、而此書則頗詳晉漢事、置梁唐爭霸事不論、與殘唐五代傳詳畧互異、疑本為一書、此南宋傳即割裂五代傳後半為之、凡二書同記晉漢周事者其

文字往往相同、否則此詳彼畧、即本為一書之証、蓋五代重編與南宋造作皆出一人、於五代傳晉以後事則節其文、以供南宋傳之用、今之五代傳實刪節之本、非貫中原書、唯大木在南宋傳中用五代傳原文究有若干、今不能定耳（今五代傳以宋太祖受禪結末、節無尾云、餘見宋傳、此不多錄、此必後人重編時附注之文、因倘為貫中自注、則此宋傳亦應為羅貫中撰也）、書中所演宋太祖事、如第二十則打董達事、也是園目有其劇、十四則鬧御勾欄、馮夢龍通言千里送京娘篇亦引之、而京娘事不見此書、第二十則中清幽觀主郭圖、通言作叔父趙景清、又通言所引得名馬赤麒麟、黃州除宋虎、朔州三棒打死李子英、滅潞州王李漢超一家諸事、此書皆無之、唯韓素梅今猶見之俗劇、則雖元明間流行故事、此書亦未能充分引用矣、至北宋志傳五十回則全以楊家為主、楊業之降與征遼死難、六郎鎮三關、破天門陣、楊宗保平西夏諸事、均與楊家府大同小異、唯無楊家府楊文廣征儂智高、征新羅諸事、大抵採市井俗說、雜以妖法異術、不倫不類、至謂西夏即達達、云西夏在中國西南、而相

持乃在雄州、尤屬囈語、統觀二書、南宋採雜兼採史書俗說、不能融合、亦無作意、而北宋尤陋、又演宋初及太祖事者曰南宋、演太宗真仁三朝之楊家事者曰北宋、命名尤為不通、按五代殘唐傳記宋太祖受禪說云、餘見宋傳、及峨齋評本北宋第一回前所附按語、有是傳記一十卷、起唐明宗天成元年石敬塘出身、至宋太祖平定諸國止、今續後集一十卷、收集楊家府等傳、總成二十卷之語、（玉茗堂本同）疑熊大木書本名宋傳、及宋傳續集或後集、南北宋之稱乃無如妄人所改、又非原名、又熊大木為嘉靖時人、今所見明本楊家府刻於萬歷三十四年、如是原本、則大木不能逆採楊家府為書、或楊家府之編述在萬歷以前、或宋傳續集今云北宋志傳者、非大木自作、又係後人綴集之本、今則不可知矣、

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八卷附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後集三卷 日

本内閣文庫藏明嘉靖刊本

明熊大木撰。大木有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已著錄。此本別題武穆王演義，首嘉靖三十一年大木自序，謂武穆王精忠錄原有小說，未及於全文，因其戚楊氏之請演出詞話，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迹按通鑑綱目而取義，至於小說與本傳互有異同者兩存之，以備參考。按明以來書坊所出演史諸書，凡演五代以前事者，大抵鈔朱熹通鑑綱目，蓋其書通行閭里，無司

馬光通鑑之繁，行世諸本又多標舉綱領，極便摘錄，第以原文略加刪併，另紙書之，插圖分段，便是小說。而小說遂等于史抄，若宋元史事則明陳桱即有通鑑續編之作，其後商輅等並有通鑑綱目續編，亦通行閭里閈。此大木序所謂按通鑑綱目而取義者，蓋即據此等續書演之。其書第一卷自斡離不南寇起，以次記二帝北狩及高宗南渡事，二卷以下至七卷則記李綱宗澤及韓岳諸將事，大致以岳飛為主，卷七記秦檜殺岳飛及洪皓歸朝等事，而以秦檜冥報結束。

大抵抄綴成文，罕有作意。雖序自云取小說參考以補史書所未備，實不過效顰集及江湖紀聞等一二條，皆流俗所傳易知之事，至於宋人史籍說部可知其概，未寓目，蓋書賈抄書其伎倆不過如此，亦無足怪也。附刻精忠錄三卷，題李春芳編輯。春芳正德五年重刻精忠錄後序，春芳興化人，嘉靖間官至大學士，明史有傳，以此附小說之後，於義亦無取。此嘉靖原本載作者姓名，此後如萬曆間三台館本削去大木之名，而易以余應鰲，至明季至清刊本則皆不著

撰人，書名改題武穆精忠傳，而實是此書。今尚不知據存大木原本目於此，庶為不失其真焉。

新刻續編三國志後傳十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歷刊本

題晉平陽侯陳壽史雜紀、西蜀酉陽野史編次。前有萬歷己酉序，不著名，不知何人。序後又有引，亦不著名。所記以劉曜事為主，兼及東晉初數事，自劉蜀降英雄避難起，至陶侃興兵討蘇峻止。謂劉曜為北地王諶幼子，劉淵實梁王劉理之子，本名璩，改名劉淵。張賓乃張苞妾所生子，關興子曰關防、關謹，趙雲孫曰趙槃、趙染，並佐劉成功，實為淆亂事實。據某氏引謂感於蜀漢衰微，輔以關張葛趙諸人，亦不能恢復漢業，致為司馬氏所併，故託其後裔以洩憤一時，取快千載，故不以虛誑為嫌云。又不如三國鼎峙，英雄割據，原無是非，降魏吳為偏霸，而以蜀接漢為正統，乃南宋以來儒者之見。當宋室南渡，偏安一隅，跡同蜀漢，其時文人著書以正統與蜀，亦不忘中原，情有可原。然所爭者虛名，且以此論施于歷代，轇轕叢生，難有定論，本自無謂。至此小說以祖蜀之故，謬引索虜為漢裔，助彼張目，實同於認賊作子，為無識之甚者。然造此說者實不自此書始，如元至治刊本三國平話下

卷記蜀漢之亡，謂漢帝外孫劉淵北去，豪傑多歸之，忿晉虜其舅氏，遂興兵滅晉，建國號曰漢。其收場詩云：漢君懦弱曹吳霸，昭烈英雄蜀帝都。司馬仲達平三國，劉淵興漢鞏皇圖。文以此結，是明以胡劉接巨漢矣。市人愚昧無知，造作平話，相承有此說，此書亦誤採之而揚其波耳。明張譽重刻平妖傳序引是書，謂續三國志如病人囈語，一味胡談，其論甚是。然清劉晉充小桃園傳奇（據漢劉淵、晉書載記）謂劉淵為先主曾孫，張賓為張飛之孫，乃全與小說同，蓋亦狃于舊說，深惜蜀祚不永，思補其闕憾，因為此悠謬之言歟，不知揆之於理則甚謬，以文章關目論亦至拙，究篡不思之過。凡戲曲小說作者往往出以游戲，不自居于莊言正論，即世人亦不甚重視之。然華夷內外之分，義至尊嚴，不得以野史而輕恕之，故于此書存其目而闢其謬如此，庶幾瞑瞑者知所警悟，不至淆亂聽聞焉。

新鎸全像孫龐鬥志演義二十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刊本

題吳門嘯客述、卷首載戴氏主人序、題崇禎丙子、則崇禎刊本也、書不標回數、自潼關鎮句起偷營朱仙鎮孫龐結義起、至馬陵道分龐涓屍孫子拂袖歸雲夢而止、所演事蹟皆不經、文亦不甚完密、然如孫子收袁達事元人有其劇、明余邵魚採其事入列國志、孫子被刖後隨卜子夏茶車如齊、與元無名氏之馬陵道射龐涓雜劇全同、其謂孫臏父名孫操與元至治本樂毅圖齊平話亦同、按今所見元刊平話五種中、七國春秋祗存後集、前集已佚、此書雖刊於明季、審其風格實與元刊諸平話為近、且所演以孫龐事為主、與春秋後集之以樂毅為主者前後適相銜接、疑出於元本、為建安虞氏刊諸平話之一、書當名七國春秋前集、孫龐鬥志演義則重刊時所改也、此明本今不多見、然坊本前後七國志所收孫龐演義二十回、其文字回目與此本皆同、實是一書、唯此本不標回數、坊本標回數為異耳、元刊諸平話除原本外流通本絕少、其重刊本之存於今日猶保存其本來面目者唯此書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通俗小說類 存目

鴛鴦針四卷 大連圖書館藏明刊本

題華陽散人編輯、前有獨醒道人序、謂世人黑海狂瀾滔天障日、沉溺名利二關、是扁鵲之所望而却走者、古德拈一語云、鴛鴦繡出從今看、不把金鍼度與人、道人不惜和盤托出痛下頂門毒棒、此鍼非彼金鍼、其救度一也、審其語氣即作者矣、大連圖書館藏此書凡三本、一為鴛鴦針已殘僅存第一卷、一為一枕奇二卷、細考之即鴛鴦針之前半、一為雙劍雪二卷即鴛鴦針之後半、合之成四卷適為全書、蓋其書本名鴛鴦針觀序文甚明、書賈析前二卷別行則為一枕奇析後卷別行則為雙劍雪雖改易名目而原是一書、不可誣也、其書每卷四回、演一故事、卷有總目回有回目、第一卷演徐秀才事記科場之弊頗詳、第二卷演一落魄秀才得強盜周濟屢拯其厄、後與立功、共登華貴、三卷則演一盜虛聲秀才頗淋漓盡致、唯四卷寫猥褻事甚無味、書中所述多刻畫世態譴責時人過於刻覈、蓋一科場不得志之人窮愁無俚姑以此鳴其不平耳、其第三卷文中有弘光登基事

知書成于南渡之後、明人小說、殆以此為最晚出者矣、此書雖析出別行為一枕奇雙劍雪二書、然原本鴛鴦針已缺四分之三、無可依據、一枕奇雙劍雪又皆寥寥二卷、無庸目為別本、故依舊本祇存鴛鴦針之目、其內容則取二書所記者補之、以見全書梗概焉

埘古齋評點小說醒世奇觀十八帙 日本長澤規矩也氏藏刊本

題古閬龍鍾道人彙劇輯，前有序署龍鍾道人，下有章曰岑翁，無正文評語或署葉岑翁，蓋一人也，目錄十八帙，此本祇存第一帙至第四帙，又第九帙至第十二帙，共八帙，今以目考之，第二帙姚滴珠事，第三帙轉運漢事，出初刻柏案驚奇，第四帙三孝廉事，第七帙蘇小妹事，第十一帙呂洞賓斬黃龍事，出恒言，第五帙李白事，第六帙王安石事，出醒世通言，第八帙佛印事，第九帙陳希夷事，第十帙司馬貌事，出古今小說，第十二帙星家改八字事，出無聲戲，第一帙秋江夢李宏拍四女，第十三帙前生定金公空貯物，為通言卷十一及初柏卷一入話，皆非自作，僅改其題目，第十四帙真秀才退居林泉下，演唐傳圓澤事，事本唐人小說，今不詳所出，第十五以下四帙皆演莊子事，扇墳及田氏事二篇，疑即本通言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篇為之，嘆骷髏事則多至二篇，且四篇皆演一人事，尤為可疑，或虛列題目，實無其文，亦未可知，按清人坊刻小本燕居筆記，載陳希夷、呂洞賓、吳孝廉、轉運漢四篇，按此本皆收，行好事、錯姻緣二篇，篇首輒題埘古齋評點小說，即因轉錄此書，仍其舊題，錯姻緣出李漁無聲戲，不見此本，則所評刻者又不止此一集矣。

珍珠舶六卷 大連圖書館藏日本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序署鴛湖烟水散人按散人為嘉興人徐震則作者即震震其他諸作皆才子佳人長篇而此獨為短篇總集其書六卷每卷以三回演一事共演六故事雖勉成篇章而詞意枯窘全無作意亦不脫才子佳人氣習又每卷無標題但有離析回目致不知每卷所演者是何題目按明清間短篇總集如鴛鴦針十二樓載花船等雖每篇分若[illegible]干回而篇首皆有總題概括之故非無題之書是於著書之體尚所未諳亦不必論其他矣

再團圓五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清乾隆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亦泉州尚志堂刊本封面書名旁題風月主人書今所見坊本小說如玉支璣情夢柝鳳簫媒蝴蝶媒終須夢五鳳吟等其封面往往別題步月主人訂蓋一人也書五卷收小說五篇目曰蔣興哥旁注云午集曰崔俊臣注云巳下曰金玉奴注云未上曰裴晉公注云五上此五篇雖本出古今小說通言及初拍而抱甕老人今古奇觀皆選之蓋即從今古奇觀錄出觀目錄所注每篇次第顛倒錯亂[illegible]似以他選本零篇裝訂成書者蓋坊肆俗本隨意分割妄立題目置之不論可也

人中畫四卷 日本内閣文庫藏清乾隆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為乾隆庚子泉州書坊刊本。封面書名旁題風月主人書，亦不知其為題書者署題為著書者署題也。凡四卷，卷演一故事，前有目曰唐季龍，旁注云丑下；曰柳春蔭，注云丙上；曰李天造，注云未下；曰女秀才，注云戌上。除女秀才一篇出二刻拍案驚奇外，餘俱新編。其唐季龍、柳春蔭二篇並不出才子佳人舊套，李天造篇記天造鰥居徇鄰人之議，與其親家母寡婦李氏配合，以為近人情合天理，設想甚奇僻，而與世所傳清睿親王多爾袞妻其寡嫂事頗相類，或亦意存諷譏歟。觀目錄所標次第已非全書，又似與再團圓本為一書，今無從釐定。又大連圖書館所藏抄本人中畫，所據為乾隆乙丑植桂樓刊本，所收僅唐季龍以下三篇，無女秀才篇，稱為三傳奇，刻書時代在此本之前，或人中畫原本祇三篇，此庚子本從乙丑本出，書名仍舊，而又取他書所載小說益之，斯亦未可知矣。

金壺浪墨八卷金壺遯墨四卷金壺逸墨二卷金壺醉墨一卷戲墨一卷心影二卷 清同治刊本

清黃鈞宰撰。鈞宰字天河，一字宰平，淮陰人。所著金壺浪墨八卷、遯墨四卷，多記鴉片之役英兵入犯事，頗有稗于掌故，而遺聞瑣事亦間出其間，不免為小說家言。又如浪墨卷七之讀史類譚二十七則，又雜抄史書典故供裾摭之用者，其體亦不純。逸墨二卷多錄所記多雜品及雜詩文。戲墨一卷皆瑣語及笑謔之辭。醉墨一卷亦名醉言，則皆自撰喻況議論之言，似效古子書說林之體。心影二卷原名金壺浸墨，多記男女怨悱之事，唯記與瑤雪遯述哀情若干條，仿金聖嘆王斫山問答之語，自抒苦境，非記事之文。鈞宰幕遊文士，其學不純，故其著書未能雅飭整比，存前輩典型，然雜記見聞，關涉時政，分別觀之亦時足採錄。其醉言中謂北人尚樸，其失也野；南人尚文，其失也浮。然耕稼躬親，不失為善類，金玉其外，無救于中乾。故君子與其浮也毋寧野，與其通也毋寧介，與其娟也毋寧死而無所容，則風骨稜稜有卓然

獨立之志蓋鈞宰生長江北地近燕齊猶存河朔遺風故其氣質亦有相似者歟此本爲同治刊本題曰金壺七墨然數之僅得六書八千卷樓書目所載亦同或有續刻之本未及收入光撰七墨之名亦未可知其卷首附鈞宰比玉樓未刻書目曰金壺叢墨寰海新聞說璅國朝名人可法錄比玉樓閒話又傳奇四種曰管城春十二紅夢呼么鴛鴦印除管城春未詳外其餘始末均分見于已刻各書中唯鴛鴦印心影下卷云丙寅清水潭決稿付東流此乃列之未刻書中蓋記其著作之目非其本皆存且此四曲今亦未見傳本姑附錄之以見鈞宰著作梗槪焉

遣愁集十四卷 清康熙刊本

清張貴勝撰貴勝字晉侯蘇州人是編集古今事凡分五十四門每門皆有小序分類瑣屑亦每條不注出處其標題如鬚眉婦中幗雄莫須有豈偶然等皆近於纖能每條附評語亦浮誕無實不出明末佻健之習諸條雖採自古書然亦錄近事即已作亦往往附入如卷一韻談末敝乩一文即爲自作其書似仿馮夢龍談概之體然夢龍有文才其書記明季逸事尚可資異聞此則雜抄成書即門類隸屬亦多未合者雖所抄積至十餘卷之多亦何裨益藝文乎

漁洋說部精華十二卷 原刊本

清劉堅撰、堅錫山人、始末未詳、前載自序、謂漁洋山人詩文海內心折、所撰說部遊歷志而外、石帆亭紀談居易書諸書多編年日記、各為部帙、間有重複不無詞異而意同、因摘菁英用門類區別為十二卷云、核其書所分八類、曰評隲皆品評詩文之語、曰考核皆考訂之文、曰載籍皆題跋及記古籍之文、曰典故皆記典章禮樂之文、曰談諧皆記嘲詼之詞、曰詩話皆說詩及標舉之語、曰清韻則涉清賞、曰奇異皆涉異聞、其間詩話與品隲多相出入、典故與考核、一考典章制度、一雜考名物、稍有分別、足資觀覽、所列門類大致尚清簡得要、不至如帶經堂詩話之瑣碎、然所錄諸文均不注原書、難以覆檢、其體例實不如帶經堂詩話之善也、

虞初續志十卷 通行本

清鄭澍若撰、澍若字醒愚、始末未詳、是編成于嘉慶中、前載澍若嘉慶七年壬戌自序、謂以續張潮虞初新志之後、其書採輯亦仝做潮書、如汪琬侯方域魏禧徐乾學毛奇齡方苞集中所作諸傳、悉以擱入、與蒲松齡聊齋志異中所錄林四娘崔猛王成寄生諸文雜厠、遂至汪琬之傳江天一、方苞之書左光斗、所以補史傳之不備者、忘同於小說傳奇、黃華白茅、不辨體例、以此推之、則正史列傳之有文采者、亦無一而非小說、有是理乎、又邊大綬虎口餘生記、乃孤行之書、亦行選入、如是則載事之書亦將侵入小說範圍、是小說將盡包史家傳記之文、史書與稗官家言將何所剖判乎、是本所錄只十卷、他本尚載珠泉居士續板橋雜記一卷、雪樵居士秦淮聞見錄一卷、疑其書原為十二卷、此以二書皆記猥褻之事、恐違禁例、因而削去之也、

廣虞初新志四十卷 清嘉慶癸亥原刊本

清黃承增撰。承增字心盦、歙縣人。是編前載承增癸亥自序、其書以邑人張潮所輯新志僅就同時諸家手授抄本、蒐羅未廣、百餘年來前人全集既多刊行、後起作家亦復林立、因補收博采、廣為此書。其摭錄各家文集雜書、全沿張潮之例、與鄭澍若輯虞初續志同時梓行、而承增所收為特博、目錄原文題目下、間亦注出處、唯不能偏注、僅顧景星白茅堂集、陳維崧迦陵集等十餘種、又朱彝尊集名曝書亭集、此本卷一錄崔子忠陳洪綬傳、注云竹垞集、似亦未檢原書。蓋亦輾轉稗販而成、非能偏覽諸家文籍從而摘錄其文也。唯捃摭既廣、頗便觀覽、以之為初學行文之助、亦無不可。至其文章體例不明、私家傳記概目以小說、則沿張潮之誤、不自承增始、可無庸深論焉。

南北史捃華八卷 通行本

清周嘉猷撰。嘉猷字兩塍、錢塘人。是編成于乾隆中、仿劉義慶世說新語之例、採輯南北史分三十五門、徵引出處、則以以上南史、以上北史別之。前載自序、稱魏晉人風調音吐、自宋逮陳、相沿未沫、北土遷洛以降、復雜有此風。何元朗汎濫及于宋元、而南北朝僅寥寥數則、采摭不廣、且其中紕漏更多、如徐廣揮淚在義熙之末、乃屬之桓玄、余輯斯編、未必非元朗之諍臣云云。所論未嘗不是、然義慶原書簡潔淡遠、蘊蓄無窮、何良俊所續亦醞釀剪裁、饒有風調、嘉猷斯編不過分門抄綴、僅同類書、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如卷七記宋武帝事、同在儉嗇門分作二條、第一條起云宋武帝節儉過人、第二條起云宋武帝大明中壞武帝所居陰室。卷八記羊侃事、同在汰侈門亦分作二條、第一條起云羊侃善音律、第二條起云羊侃初赴衡州。此直條錄舊文、非著作之事矣。且大明乃宋孝武帝年號、誤書武帝、未免太疏。又書中各條人名上或標朝代、或但標人名、時代混淆不清、義慶著書記

近代之事、名字爵封彰彰衆口、人所習知、自不足爲病、今以後世之人記八代之事、不加分別、閲者非熟讀南北史、何從知之、又總諸條而云以上某史、不明卷帙、亦難以覆查、斯雖抄錄、亦未能盡得法也、

夢厂雜著十卷 清道光八年刊本

清俞蛟撰、蛟字青源、號夢厂、山陰人、前載嘉慶六年自序、稱弱冠鐵驅四方、之豫之楚之西粵、至於燕齊之鄉、往來尤數、因摭見聞登簡帙、其嘉慶十六年孫鑑序、則又稱其以丙申援例入都、辛丑以一尉奉發南越、又十餘年、夢厂奉諱請急來省、遇於羊城云、似蛟曾宦廣東、唯檢廣東方志、迄無其名、或僅分發廣東、終未得補官歟、是編依類編次、收蛟小說六種、曰春明叢說二卷、皆北京事、曰鄉曲枝辭二卷、皆其鄉山陰之事、曰遊蹤選勝六卷、皆記山川名勝、自巖襄記至夢遊天台記不過十二首、曰臨清寇畧一卷、則記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王倫叛變事、曰讀畫閒評一卷、所載亦寥寥、曰齊東妄言二卷、皆神怪之事、曰潮嘉風月一卷、記潮州嘉應妓女之事、蛟歷遊南北、足以廣其見聞、然所述不過猥瑣雜事、文亦失之膚淺、唯臨清王倫之亂、爲蛟所目睹、所記一卷頗足以佐史該、潮嘉蛋戶妖姬事由親歷、行文乃近於自然、所記曲部情形亦風土之一班、清人編昭代叢書曾摘錄

此一種題曰湖嘉風月記，殆亦有取其文歟。

新世說八卷 民國十一年排印

民國易宗夔撰。宗夔字蔚儒，湖南湘潭人。是編分類標目，凡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悉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上起清初，下迄近代，所掇事蹟頗為繁富。然記言記事，殊少翦裁，文亦平板乏致，不能得臨川著書之體。劉孝標注世說，考校事蹟，最為博洽。宗夔著此編，自謂有據，唯恐不出于人，然易不效自注之體，徵引文籍，悉注其出處。至近事除目擊者外，亦可如司馬光涑水紀聞之例，注所從聞之人。今悉從略，未見其能徵實也。又於諸人悉撰小傳，附于本條之下，亦嫌贅疣。小說非傳志之比，如欲疏其本末，另為一卷，附本書之後可也。義慶原編記事簡雋，文無蕪累，如寫意圖畫，神情自足。宗夔之學之才，顧不足以語此，故抄綴成編，不倫不類。如其假譎類記朱彝尊私抄錢曾讀書敏求記一條，開首略以己意衍數語，下即引何義門跋讀書敏求記後記，全錄其文。感溺類載陳圓圓事，錄陸次雲圓圓傳長至七百餘字。義慶世說新語有是體乎？至賞譽類載尤侗以文受知世宗，乃世祖之誤；任誕類載蒲松齡強路人

說故事以撰聊齋、乃里巷傳聞之言、本不足據、且與任誕無涉、輕詆頰戴吳偉將入都、觀爛柯山記被嘲事、云詆者張某、善疊假山、不知其人即張南垣、則記載之疏、又不足置論矣、

西遊記六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

題元吳昌齡撰、昌齡西京人、所撰雜劇目俱見元鍾嗣成錄鬼簿及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其東坡夢劉明臧懋循收入所刊元曲選中、此西遊記劇中土久佚、唯日本內閣文庫尚有其本、博士鹽谷溫重印之、始城傳於世、前載萬曆甲寅序、署彌伽弟子書於紫芝室、序後又有凡例一篇、題曰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總論、後署句吳蘊空居士書于寓谷齋、皆不詳為何人、序稱偶得此本斷為元人大手筆、嘗攜之遊金臺、按指北京為友人持去、後復得之故家敝篋中、而帙已散亂、字多漫滅、乃苦心校讎、摘陰陶帝虎之謬、不啻終秘、乃謀而授諸梓云、似所得者本為抄本、與總論僅見鈔錄秘本未經鏤板之語合、則序與總論當出一人手筆、而書題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非刊書人所能自稱、且文中亦不載評語、則不可曉、或所據之本本有評論、刊時削去之歟、按此本六卷、每卷四齣、其每卷末載劇本正名、是元曲形式、然元曲劇中諸折何無標題、此則每齣以四字標題、如之官逢盜

三藏朝元等、皆明人傳奇之格、則於原書形式亦不免稍有更換、非其本來矣、考錢曾也是園目卷十有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劇、入古今雜劇類、又有吳昌齡西遊記四卷、入傳奇類、按清曹楝亭書目亦似錄西遊記作六卷昌齡所撰有西天取經及西遊記二本、此本西遊記作六卷、與楝亭書目合、當即此本、唯據元鍾嗣成錄鬼簿及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所錄昌齡曲目、均作西天取經、而無西遊記、唯天一閣抄本鍾嗣成錄鬼簿所附無名氏錄鬼簿續編、錄楊景賢所撰曲有西遊記、是西遊記與西天取經、其名稱初不相混、且據錄鬼簿續編、宜分屬吳昌齡與楊景賢二人、按景賢名暹、後改名訥、號汝齋、本元蒙古氏、因其姐夫楊鎮撫姓、[illegible]入明後曾供奉文皇、卒於金陵、又天一閣抄本鍾嗣成錄鬼簿、於吳昌齡西天取經目下、注其題目全文、曰老回回東樓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經、按之此本無回回叫佛事、唯葉堂所輯納書楹曲譜續集卷二目錄有唐三藏劇、正文載其浸調新水令鐃鈸了叫佛樓一套、與抄本錄鬼簿所記合、或昌齡所撰唐三藏西天取經、本為納書楹所錄之本、而西遊記

自為另一人所撰、因所譜皆玄奘取經事、梢者不加分別、因屬之昌齡一人、如元費唐臣有貶黃州劇、元明無名氏有醉寫赤壁賦、亦同演一事、或者乃以屬之費唐臣歟、唯是本刻於明萬曆中、其書中明題吳昌齡之名、其總論引正音譜是曲、不依原文作西天取經、漫以西遊記稱之、或誤據正音譜所記、或別有所本、均不可知、元人劇本存者無幾、是本偶存於世、實數百年來未有之秘笈、治學者雖無疑其所不可解、亦當尊其所宜尊、至名稱姓字之微、則古人著書疑案重疊、或前志不錄而其書確無可疑、或此作彼述、難有定論、其例甚多、實無庸瑣瑣失之拘滯也、按是書明以來久鮮傳本、孟稱舜編柳枝集、曾摘錄其第四本二郎收猪八戒劇、改題猪八戒、其詞謂昌齡嘗擬作西廂、以王實甫西廂記出、知不能勝、乃改作西遊記、即襲此本總論之語、知稱舜曾見此本、又葉堂納書楹曲譜續集卷三、錄西遊記撇子認子胖姑伏虎女還借扇等六折、補遺卷一錄西遊記餞行定心揭鉢女國口折、校其文皆同此本、又清莊親王大九宮

成南北曲譜卷十五、錄此本第一齣第二折滿腹離愁一套、卷六十錄第一齣第三折你趁着這碧澄澄大江東去一套、卷七錄第二齣第一折梅綻南枝一套、卷五十四錄第三齣第二折包藏造化靈一套、卷二十一錄第三齣第三折白頭躍蹊一套、卷十五錄第四齣第二折良夜沈沈一套、卷三十四錄第五齣第三折我在巽宮裏居一春、注云西天取經、亦同此本、是其遺文斷章尚散見清初各譜中、唯不得此本勘校、則不能知其爲明刊（前人傳錄）吳昌齡西遊記之文、則斯本之責愈可知矣、

萬曆慶雲縣志十四卷 明萬曆六年刻本

明邑人楊州鶴纂、慶雲知縣柯一泉刊行、州鶴字未詳、隆慶間邑恩貢生、官至天長縣知縣、一泉字漸海、歲貢、江南貴池人、萬曆四年知縣事、慶雲故無邑志、洪武成化兩朝、邑紳甄賈張希達等、雖有抹輯、其本皆散失無傳、至是州鶴始創修之、其書凡十志、曰地里、曰風土、曰建置、曰祠祀、曰財賦、曰官紀、曰人物、曰選舉、曰寵錫、曰叢紀、其地里、風土、建置、祠祀四志、尚屬完整、餘皆斷爛不全、今第就現存者論之、其地里志沿革類、記歷代疆域變遷、語簡事繁、頗中體要、山川一門、縷列古今川渠、而附以詩文、稍嫌泛濫、然如河源攷、九河攷、碣石攷、歷代九河議諸篇、皆有關實用之文、後人續修邑志之言川渠者、多採其說、風土志、所記問媒納聘親迎之婚禮與喪禮中之修佛事及陰陽風水諸條、與今日仍無出入、則斯邦之禮俗相因不改者、至數百年之久、亦留心地方風俗者所應知也、其建置志公署門所記自宋治平間起、所附正統二年高祥之重修慶雲縣治記一文、於縣治之沿革言之亟詳、又嘉靖丙

辰杜爵奉例均田碑記一文記當時因民間地糧不符丈量田畝以計征額事凡民田之畝數地界之画分與土質之等次區分類纂詳記無遺皆有關地方掌故他書不載僅見於此又祠祀志祀典類有州鶴之名宦鄉賢論一篇其採摭上起五代下迄有明凡其人德行可記者悉為登錄後來邑志之傳名宦人物亦皆本之則州鶴斯書為後來諸志所自出其創始之功誠不可沒雖殘缺不完自今日視之彌覺可貴矣

河間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清河間知縣袁元修教諭楊九有纂元字北海江南天長人順治九年任長科進士康熙十一年任九有字箴菴順天武清人康熙十二年任河間縣志創修於明萬曆間康熙十一年檄修通志元參以舊志棣之見聞於十三年成書分十八綱首列天文次為地理沿革建置風土秩官選舉人物賦役武備郵政節行恩命典禮世系古蹟祥異文藝等門類太煩不免失之瑣碎其序文云酌古準今分局類纂信者揚之疑者闕之凡例云上可備

國史之採擇下可垂來禩之法則但詳考諸篇與所言多未相符其疏漏畧與舛誤之處如地理類載晉水一條謂周成王封叔虞於唐而唐有晉水故名晉國河間之東陽地也按叔虞受封於唐地當山西太原南有晉水東注於汾此與河間無涉其記形勝則曰東濱滄海西麓太行亦與事實相違又風土類關於邑人之風尚習慣皆未詳載只援引風俗熙熙及民風敦朴諸成句皆浮泛不切實際人物類先賢傳載顓頊高陽氏之八愷世系表於帝王載顓頊后戚載顓頊之母昌僕

皆事涉遼古，荒渺無稽，雖援引登之志乘，亦不足為榮，不知其已。是其編次頗傷猥雜，不可為訓。然書中記職官、賦役、郵政諸條，繁簡尚為得當。且清修河間志，以斯編為最早，世之言方志學者，固亦有取焉。

河間縣志六卷 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清河間知縣吳山鳳修，江南黃文蓮纂。山鳳字翥堂，監生，湖北漢陽人。乾隆二十一年知縣事，以康熙間河間舊志多簡陋疎脱，且又閱八十餘年不復續次，遂於二十四年開館重輯之，歷五月書成，二十五年刊行。凡十一志，別子目五十有七。以輿地為第一卷，建置、賦役、典禮三志為第二卷，風土、職官、宦蹟為第三卷，選舉與人物為第四卷、第五卷，藝文為第六卷。其輿地志中沿革與河渠二門，援引各書皆明出處，並附按語，頗為不苟。記形勝不取八景之說，以前人題咏景物之作入之藝文。記邑中治亂興衰大事，用編年之體，亦得史法。賦役志以丁、田、賦三者分別記述，以鄉飲、賓興等之行於官者入典禮志，婚、喪、祭祀等之行於民間者入風土志，記述明晰。又選舉志自康熙後八十年間，諸人有未經仕宦、姓氏失考者，此據通志所載、學宮所記，并搜採見聞，一一補入。是其用心甚勤，與虛應故事者異，在方志中，亦未易多得矣。

獻縣志八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獻縣知縣劉徵廉修、鄭大綱纂。徵廉太和人、以康熙十年來知縣事、十一年檄修通志、徵廉遂參攷明萬曆獻縣志、撰為此書。為志八、曰輿地、曰宮室、曰學校、曰食貨、曰秩官、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其輿地志記獻縣沿革、自顓頊始、按邑境於漢初始置樂城、屬河間、金時以獻名州、至明降州為縣、乃有今稱、斯綿乃遠追太古、頗嫌荒誕、又於山川門列建成山、樂壽岩、萬春山、白草山諸名、皆邱陵土阜、不得云山、妄以擱入、事近附會。秩官志所記、始自明洪武間、而順治以前、官吏之任期、與朝代、仍多不可稽攷。其驛丞類、自謂獻縣當三輔近地、九省通衢、郵符驛使絡繹如織、而所登驛丞、只有清妻思仁、朱致祿、鄭本禮、馬重光四人、明朝一帶代竟未登載一人。又秩官之有傳者、明代僅知縣趙景星、錢春、石維屏、王調鼎四人、清代則無一人。雖年代短淺、循吏難求、然三十年間、豈無一人可記、亦稍嫌疏畧。蓋廹於功令、計日成書、不暇旁蒐廣輯、又當鼎革之際、干戈方殷、兵燹之後、圖籍所存無幾、文獻缺乏、則纂輯難以完備、故於斯書亦不宜責之過甚也。

初續獻縣志四卷　清咸豐七年刻本

清獻縣知縣李昌祺纂。其書纂輯以續乾隆二十六年萬庭蘭所撰志。萬志纂輯頗為完善、昌祺纂修書時、志存舊志、不敢輕易、故其續纂者自為一書、其以初續命名、意謂尚待於後人繼修也。斯篇不載總目、亦不分志別、惟各篇之前皆有標目、其順序為人物、選舉、職官、典文、藝文等、所載悉為乾隆二十六年以後事。其輿地、建置、食貨、禮樂、武備、封建諸門、因舊志已備、此不復記。人物門列女傳、晰為貞孝、節烈四類、未免瑣碎、而士人及未經旌表者、亦著於書、體例亦不純。其忠節傳記咸豐三四兩年、戴青峯及倪雲鶴事、云逆匪至境、二人先後禦匪、不言匪為何人、語意不明。考咸豐初洪楊北犯、正在此時、所指匪或即太平天國之北進軍也。其選舉類、於乾隆至咸豐間之科第名額外、復載同治間壬戌科進士李寶箴、癸丑亥科進士高錫疇二人、舉人王官正、孔慶桐二人、武舉齊景春一人。按斯書即成於咸豐七年、不得預載同治間事、蓋後人所增、非其原文。職官門、舊志有例貢、捐職二類、此本闕、其蔭襲

類未詳襲何官者甚多、且年代亦不詳、頗嫌疏漏焉。

獻縣志二十卷 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近人獻縣縣長薛鳳鳴修、張鼎彝纂。凡四志、一曰輿地志、疆域、沿革、建置、古蹟屬之。二曰經制志、設官、賦役、新政屬之。三曰文獻志、封爵、職官、仕進、人物、藝文屬之。四曰故實志、凡記事、兵事、宗教、物產、謠俗、金石、軼聞、叙跋等皆屬之。其輿地志疆域篇、凡邱陵土阜悉附會為山、因仍舊志、不能釐正。其沿革一篇、上溯唐虞、斷限無截、亦言不雅馴。又所列沿革表、不唯排比失次、即命名亦甚不典。如第一表標名為第一變由無名而有名表、二為第二變由郡縣而封建表、三為第三變由封建而郡縣表、詞意皆不通。不知何以荒謬至此。其經制志有設官一篇、記歷代官制、而職官題名又隸文獻志、且遺漏過多。如嘉慶、道光兩朝、距今不過百年、兩代之中、之來宰斯土者、竟無一人列入。其宦蹟有傳者、乾隆以後、只有同治間知縣熊存瀚一人。民國以來承審員、只現任步恆昴一人能詳其任期、餘皆無可考。近在目前之事、尚不能詳載、則其疏漏可知矣。

東光縣志八卷　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清東光知縣白為璣修、教諭馮樾等纂。為璣奉天鐵嶺人，康熙二十八年知縣事。樾真定寧晉人，康熙二十九年任教諭。按東光有志始於明正德間，撰者乃邑人廖紀（紀弘治三年庚戌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明史有傳）。迨萬曆、崇禎兩代，知縣余良弼、與邵建偉又先後纂輯，皆已成書。康熙十二年，知縣王九鼎復重修之。惟諸志皆亡失不存，斯編成於康熙三十二年，歷時三月，凡八卷，分四十七門。按史記僅為八書，漢書只作十志，此以一邑之志，斷為數十門，類可謂繁瑣之甚。其記載紕誤之處亦多，如封爵門以戰國之安陵君登入，當時安陵地在魏國，即括地志之潁川郡鄢陵縣，此與東光無涉。又謂漢景丹封為東光侯，按後漢書景丹傳，丹馮翊櫟陽人，始號奉義侯，建武二年封櫟陽侯，子尚徙封余吾侯，孫遽於永初七年為監亭侯，並無封東光侯之說。其忠節門載戰國之縮高，按縮高故里在今河南開封一帶，亦不在東光。又祥異門載漢元帝初元六年四月渤海大風事，攷元帝年號有初元、無元初，且初元只有五年，不得云六年。又載唐文宗開成八年滄景大水，稽之唐書五行志，乃開成四年事，且開成只有五年，不得云八年。又載元元貞七年德景大水，而成宗元貞只有二年，三年丁酉已改大德，云七年又誤。蓋傳抄譌誤，不知攷核，遂疏陋至此。惟東光舊志皆已亡失，此志在東光志中為最古之本，其歷史上之價值，亦不可泯沒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東光縣志 二

東光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十四年刻本

清東光知縣周植瀛修、寧津吳潯源纂。植瀛字錦川、浙江嵊縣人、光緒十年任東光。志自康熙間續修以來、道光二十九年、邑人馬德潛曾經采訪、迄未竣事。同治間、官修畿輔通志、飭各州縣重修邑志、邑令陳錫麟同治八年任、陶治安同治十二年任先後延馬春田從事采輯、以當時縣令皆不久離任、事又中輟、迄光緒十二年斯書乃成、於十四年刊行、則前後共計、歷時將近四十年也。斯編凡分九志、曰輿地、曰田賦、曰學校、曰經政、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稽。其書撰述頗有法、攷核亦精、於舊志釐訂處極多。舊志於輿地未詳沿革、此以年代為經、縣境為緯、列為表格、檢查甚便。又於正史之外、參攷禹貢、周禮職方氏、寰宇記、戰國策、水經注、方輿類纂諸書、援古証今、亦頗核洽。其職官志自隋唐迄於遼金、記載略備、獨元朝之官斯土者無一傳、殆因文獻無徵、無從稽攷歟。清代康熙間知縣係於琦、孟應瑄、常宏祖、祝鈗臣四人履任歲年無攷、蓋亦喪亂之際、失其稽矣。

吳橋縣志十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吳橋知縣任先覺修、邑人楊萃纂。先覺字伊水、山西寧武人、康熙九年任吳橋知縣。斯編於康熙十二年成書、歷時三月、分九志、曰輿地、曰宮室、曰食貨、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武備、曰王言、最末為終志。每篇首有小序、篇末有論、皆浮泛不足取。書中援引明志之處頗多、按明吳橋志已亡惟不詳其始末。攷光緒吳橋志卷首錄明萬曆三年錢維禮創修吳橋志序跋各一篇、更詳其全篇門類、以與斯書對照、其標題除武備一門明志無之外、餘皆完全相同、知斯編實因仍明志而成書也。其域地志記疆域沿革、而以建置標目、又以城池隸於疆域目、縣治附宮室目、公署附學校目、皆糅雜無序。武備志已附駐防、而官師志中亦有駐防、前後重複。其王言志誥命封爵門中載婦女受封贈之人、恩廕門中載廕襲之官、本宜分隸職官及列女門中、徒以事出誥命、即標王言一目、似乖體例矣。

吳橋縣志十卷 康熙十九年刻本

清吳橋知縣鹿廷瑄纂。廷瑄，山東福山人，康熙十七年任。其書承康熙十二年任先覺之後增補成書，發凡起例，悉仍舊志。然距舊志成書不過七載，其中間文物制度尚無幾許變遷，故增補之事亦不甚繁。於官室志增鹿廷瑄所建之預備倉並附建修記一篇、碑文，增范文忠公祭田碑記一文；官師志知縣增任先覺、鹿廷瑄二人，典史增范作楨一人，教諭增郝化鳳一人，訓導增伊肅一人；選舉志舉人增乙卯科王作肅與戊午科孟蘊二人，武舉人增戊午科范世臣、張威振二人，貢生增趙日旭等四人，例監增劉子忠等九人；人物志孝子增王性剛、孫守才二人，孝婦增張廷樞之妻丁氏一人。凡舊志之蕪穢與疏漏之處，悉未整釐匡正，相因不改，蓋草草纂修，尚未足以語著述也。

吳橋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元年刻本

清吳橋知縣倪昌燮修，教諭馮慶楊等纂。昌燮字理卿，吳興人，同治十三年知縣事。吳橋志自康熙十九年續修以來，百數十年內有關邑事之記載，只有乾隆間邑人李洞菅之吳橋文獻考一書。昌燮官吳橋時，值官修畿輔通志，飭下屬州縣重修邑乘，遂纂輯斯書。其乾隆以前事，即據洞菅書補之，而益以以後諸事。凡分七志：卷一為輿地志，卷二至卷四為建置志，卷五為田賦志，卷六為官政事志，卷七至卷九三卷為人物志，卷十為雜記，十一、十二兩卷為藝文。其沿革、職官、選舉三類皆用表格之體，年經事緯，尋究為便，惟職官之姓名里貫多有遺漏，未能一一稽核。其建置志學校類，列舉先賢名姓外，於陳設禮器、樂章、樂器諸項皆詳述之，附圖數十。當代禮樂本有專書，似此徒占篇幅，不如省略為便。而於漕運、兵防二類僅寥寥數條，略充門類，可謂繁簡失其當矣。又田賦一志記載失於汎濫，如尚書、周禮、孟子諸書，其有關三代田賦者，悉為摘錄，以為邑舊例如此。按西漢始置安縣，屬平原郡，是為在邑境設縣之始。金時分將陵之

吳橋鎮置縣，屬於景州，是為以吳橋名縣之始，則漢前
沿無其地，何得定其田制？且斯邑田賦之記載，明初始畧
有可攷，隆慶、萬曆間兩次丈量田畝，以計征額，文獻
始備。其叙述不始於明，而遠引上古，反墮浮泛焉。

青縣志四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青縣知縣楊霞修，邑人姚景圖纂。霞，山東臨淄人，
進士，康熙九年任縣事，時朝廷方修通志，令各省重修志
乘，霞遂參閱明志為此書，閱三旬而成。成書之易，在方
志之中最為罕有，或為功令所迫，急待竣事之故。其書
凡四卷，第一卷為星野、疆域、山川、古蹟、沿革、建置、里分、
戶口、地畝、賦役，第二卷為祠廟、寺觀、典禮、職官（附名宦）；卷
三為人物、風俗、災祥、物產；卷四皆為藝文。標目太繁，
未免眉目不清。其叙事不僅疎陋，更有舛誤失實處，
如山川門，列中山、西山，並謂中山在縣南二里，唐陽城曾
隱居於此。攷唐書一百九十二陽城傳，城北平人，隱中條
山。山在今山西境，與青縣無涉。又云舊有懸岩瀑布
數十丈，猿啼鶴淚之聲猶存，皆附會無稽。又滹沱、
漳河、子牙諸川舊道，昔時皆在縣境，此皆遺漏未
載。堤工、漕運諸端亦不詳。又青縣地近燕、齊，歷代視
為戍守重地，自唐至明設軍置衛，彰彰可攷，斯書
亦無記載，殊為疎漏。人物門於政事、文學、孝行、尚義、
貞烈諸傳之後，忽列選舉題名，此下又為隱逸、與后

妃傳、配置、無倫、亦嫌淆襍、惟斯志乃因明志而成、明志萬曆三十五年應震所修、已久佚不存、今所見青縣志以斯本為最早、以之攷地方文獻、亦不可廢之書也、

青縣志八卷 清同治五年重印本

清青縣知縣沈聯芳修、倪鏘等纂。聯芳字蕺山、監生、江蘇元和人、嘉慶六年任青縣知縣。青縣志自康熙十二年續修以來、百數十年間、纂續無人、聯芳乃於嘉慶八年春開館重輯、閱兩月書成、至同治五年、邑令劉傑重印其書、以板已腐、為補鐫五十餘葉、即斯本也。其書八卷、凡天章、星野、沿革、疆域、為第一卷、山川、古蹟、建置、為第二卷、賦役、兵防、附漕運鹽課 為第三卷、職官、選舉、為第四卷、人物、風俗、為第五卷、附物產 蠲卹、祥異、藝文、為第六卷、卷七卷八皆為藝文。天章一門記聖祖巡子牙河、經縣境、詠詩事、及高宗上諭、與兩次南巡過境題詠、皆臣子尊君之義、不得不爾、其水道一門攷核頗精、凡水道變遷、堤防、漕運諸端、皆條分縷晰、悉極中體要。疆域沿革、除援引正史外、更參攷畿輔通志、方輿紀要及太平寰宇記諸書、頗能網羅舊聞、至記兵防、建置、賦役、諸門、亦繁簡得要、在方志中差為得體。惟津梁渡口應附川渠、而列於建置、漕運鹽課可附於賦役、乃附於兵防、皆不免有混淆之嫌。康熙十年以後職官姓名或錄

或缺、不能具備、至雍正間諸人里貫出身始能稽核、此因文獻無徵、並非撰述者之咎也。

青縣志十卷　清光緒八年刻本

清青縣知縣江貢琛修、會稽茹鉽林纂。貢琛安徽霍邱人監生，以同治十三年任青縣知縣。是時因官修畿輔通志，檄飭各州縣修邑志以備採擇，貢琛遂取嘉慶志增補之，始於光緒元年春至仲冬成書，發凡起例悉仍舊志，此因有所增補，故增舊志八卷為十卷，書成未及印，至光緒八年，知縣包增澍始刊行之。其書所記僅增補之文，於舊志不錄其文而存其目於卷首，補正諸條，如舊志山川門、列中山西山，此因青縣本無山，易為河渠，並補載同治間因各河水漲，新築黑龍港、滹沱、清河、運河諸堤事，兵防門、補同治十三年調淮軍步馬兵，由濟甯州移駐馬廠事，職官門補自道光二十年至光緒初年事，其嘉慶至道光十九年間因卷宗不完、全無從稽攷、皆從缺畧。獨郵門續道光二十年以後事，藝文門補嘉慶八年以後文字，又舊志無列女門，此增立其目，書中所記大致簡核，惟漕運、鹽課仍附兵防，物產仍附於風俗，未能釐正，至以名宦混入人品，亦嫌賓主混淆焉。

青縣志十六卷 民國十九年鉛印本

近人青縣縣長萬震霄修，邑人孫僑等纂。震霄字景蒼，江西德化人。斯編成於民國十九年，標目一曰輿地志，其子目四：曰疆域、沿革、建置、古蹟；二曰經制志，子目三：曰職官、賦役、時政；三曰文獻志，子目二：曰人物、藝文；四曰故實志，子目七：曰物產、風俗、事、祥異、金石、志餘、叙錄。按青縣自明以來有萬曆、康熙、嘉慶、光緒四志，明志亡失已久，今不得見，而康熙志震霄等亦未見完本，故斯書纂輯多本嘉慶、光緒二志，於天津府志、畿輔通志及廢興濟縣志諸書，亦有採錄；此外更參考邑人劉戒庵之舊志批注及某氏同野堂遺集中之邑志部，戴羲臣之滄桑紀略等，因而成書。然記述多有未當，如歷代治理河渠，視為為政之大端，故凡入境之水，於其沿革、堤防以及航運、河工諸項，應詳記之，此章記載嫌略，且併附亦無倫次，如漳河、清河、減河、子牙河諸故道不入河渠，參戶、乾寧、興濟諸故城不入輿地沿革，而皆入之古蹟；清河、子牙、南運與其橋樑、渡口不詳於河渠，而載於建置，皆屬氾濫。至橋梁與渡口不應再分為二類，且

渡口亦未詳隸於何川。其宦蹟傳中，知縣與教諭錯雜並列，且多有僅記姓名，不舉職銜者，究屬職掌何事，難得究竟。文獻志於鄉賢列傳之後忽列選舉一表，亦體例不明。蓋纂修方志率病人非其學，作者迫於功令，敷衍成書，編古今所同，至於多難之世，政理不修，修文籍亦非其時，區區此編，固亦無足深責焉。

北里志一卷 古今説海本

唐孫棨撰、是編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不載、唯郡齋讀書志卷十三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均錄其書、讀書志載棨為大中進士、直齋書錄解題則稱唐學士孫棨撰、此本卷首載棨自序、題唐翰林學士孫棨撰、舊題也、其書記大中以來長安曲中諸妓事、凡十三條、又附錄尚書胡證等事五條、卷末自記又附載王金吾令狐滈事二條、於當時妓院情形記載極詳、文亦斐亹可觀、唐以來專言妓女事者莫先於是書、四庫撰要以其叙猥褻之事因屏而不錄、然觀其自序在中和甲辰、蓋黄巢平後、車駕返京、追懷往時承平之盛感而為此、故曰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聊以編次為太平遺事、是亦東京夢華之意、不得遽目為導欲之書、且其後序曲中毒惡之事著之明文、以為危橋峻谷不測之地、原其用心亦未嘗不思以垂戒後來、較與崔令欽教坊記實同一例、乃館臣於教坊記則錄其書、於棨此編則擯而不收、此胸有成見、未見其為至公、又其書記一時公卿子弟皆直書其名、無所隱避、所附小注、著諸人始末亦詳、頗有裨於掌故、故清徐松撰登科記考、亦嘗引之、斯其書雖非如摭言等之專記故實、而未嘗不可以作徵故實之用、凡古人著書非祇一端、後人讀古人書、宜知所持擇、略其短而取其長、亦不必因噎廢食也、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四引是書、云孫棨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子弟平康狎遊之事、其旨似言盧相携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今按棨是書實以記冶遊事為主、不含他意、以為有所諷刺殊未必然、光憲之言亦揣測之詞、未為確論也、明天台陶宗儀説郛卷十二曾收是書、注云一卷、與讀書志同、然刪去大半、只存六事、且此六事文字亦不全、此本為明陸楫所編古今説海本、首尾完足、核其文字尚出舊本、今據以著錄焉、

玉夏齋傳奇十種 明刊本

不知編者名氏。其書收明人戲曲十種，曰喜逢春二卷、春燈謎二卷、鴛鴦棒二卷、望湖亭記二卷、荷花蕩二卷、花筵賺二卷、長命縷二卷、金印合縱記二卷、鳳求凰二卷、四大癡四卷。其春燈謎署百子山樵，乃阮大鋮撰；鴛鴦棒、花筵賺署吳儂荀鴨，乃范文若撰；荷花蕩署上黨擕芳主人，乃馬佶人撰；望湖亭署鞠通生，乃沈自晋撰；長命縷署江東勝樂道人，乃梅鼎祚撰；合縱金印記一名黑貂裘，不著名，乃蘇復之撰，皆著名曲家。其鳳求凰譜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事，署瀟慧居士；喜逢春演毛士龍忤魏忠賢黨被戍事，署金陵桃葉渡清嘯生，皆不知為何人。唯鳳求凰曲收場詩云：楊吉生本幻仙，口中辯出金蓮，問誰演出當壚、賽畫溪頭陳玉蟾，似作者姓陳，玉蟾乃其自號也。四大癡四卷，第一卷言酒，劇名酒懂，演晏應酗酒事，署武林李逢時九標父；第二卷言色，標曰色卷，不著曲名及撰人，其曲演搧墳事，當即蝴蝶夢；第三卷言財，劇名一文錢，不著名，作者乃徐復祚；第四卷言氣，標曰氣集，亦不著曲名及撰人，實即孟稱舜之殘唐再創。按斯編所收諸曲，泰半有別行刊本，中唯喜逢春、望湖亭、長命縷、鳳求凰今傳本頗稀，此並存其文，頗為有功。至喜逢春曲，清乾隆間曾經查禁，蓋因其第十七齣封爵一齣中，有奴酋入寇及奴酋因敗憤恚發疽而死等語，觸時之所忌也。

小張屠焚兒救母一卷　景印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云：炳靈公府君神怒，述報司簿中分付王員外好賭貪財，小張屠焚兒救母。畧稱汴梁王員外為富不仁，有屠戶小張屠者，事寡母至孝。母病，將新棉襖去王員外家質米，則云故衣，只與米二升，又向之贖硃砂定心丸，以假硃砂與之。母服劑嘔吐，病不能痊，乃向東岳大帝設誓，許保佑母痊，二月廿八日進香，當捨其三歲子喜孫，焚於醮紙盆內。既已，母果痊。及期，與其婦攜子去，王員外亦將其子萬寶奴之嶽廟賣香紙，炳靈公鑒張屠以孝棄子可惜，而王員外瞞心昧已，不合有後，遂命急腳鬼李能如其時以王員外子易張子，而送張子于其家。已而張屠與婦歸見母，跪陳其事，母乃責其因辭失子，幸賴好友相救，呼兒出視，果是喜孫。屠大驚，視其狀，則廟中急腳神之緊腰也，益感神佑。乃設案焚香，合家遙拜云。此本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景印元本，諸元本書皆不著錄。王國維跋是本，引元典章至元十一載皇慶元年中書省文書，近為劉信向泰山東岳酬願，將伊三歲兒拋投醮紙火盆，以致傷殘骨肉，滅絕天理，云以為劇作當在

皇慶以後，殆或然歟。

帝妃春遊一卷 明萬曆刊本

明程士廉撰。士廉字小泉，休寧人。是編演唐明皇幸上苑賞春事，稱武惠妃薨，明皇冊司戶楊玄琰女為貴妃，寵幸絕倫，其姊妹亦出入宮掖，封韓國、虢國、秦國夫人。春月與貴妃幸華清宮，宣三夫人至，使歌李白清平調新樂府，遞飲作樂。安祿山聞內宴，趨至，以海南助情香進。帝大悅，賜御酒三卮。祿山謝恩訖，為上作胡旋舞，三夫人亦共舞霓裳。酒闌日暮，三夫人留宿宮中，詔祿山迴避云。情節極簡，乃一折南雜劇也。明錢曾述古堂書目卷十續編雜劇載程士廉帝妃春遊、秦蘇夏賞、韓陶月宴、戴王雪訪四劇，據景刻書目。陳與郊古名家雜劇、劇本集皆收之，其目為幸上苑帝妃春遊、泛西湖秦蘇賞夏、醉學士韓陶月宴、憶故人戴王訪雪，與述古堂目合，惟題目作七言，微異。此本即為士廉所作四雜劇之一。據所載萬曆己丑跋，稱小泉程居漁獵百家，縱步詞林，舊矣。間有出是劇示余，而程子吳伯子綴之以語。余閱之，晉唐梁宋千載目前，天子公卿賞心樂事，奇節快人，視聽以小雅名堂，夫誰非然云云。是其書本合四種劇為一集，以小雅堂標名，今佚其三，已非完帙。王國維曲錄二據景刻書目錄此四劇於無名氏類中，於泛西湖秦蘇賞夏劇下注云疑即金仁傑之蘇東坡夜宴西湖夢，於醉學士韓陶月宴劇下注云疑即戴善夫之陶學士醉寫風光好，不知此四劇乃明萬曆間程士廉所作，與元四無涉也。錢曾述古堂目稿本與此本均晚近始出，非國維著書時所能見，宜不足為國維病矣。

符金錠一卷 明息機子刊元人雜劇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新編天一閣鈔本錄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皆不著錄、惟錢曾述古堂也是園二目載之、黃清管廷芬重訂曲海目有符金錠、或曾見其本、錢目入元無名氏類、考此本第一折白有崇文門買酒之語、崇文門乃明時語、元無此稱、此白如非樂官私改之文、劇當非元曲、永樂都北京後明人所作也、殆演趙匡義事、稱周世宗時符彥卿家有聚錦園、饒花木之盛、值春景、彥卿預戒其女金錠勿得窺園、薄暮、遊人多散去、金錠與婢入園中、則趙匡義與鄭恩在焉、匡義驚女之豔、為詩以調之曰、姮娥離月殿、織女渡天河、不遇知音者、空勞長嘆多、金錠亦唱云、紫燕雙雙起、鴛鴦對對飛、無言勻粉面、只有落花知、方互問姓名、而勢家子韓松者亦攜伴至、見女無禮、恩遽呵之、乃逸去、匡義亦別女而歸、自此匡義感病、父弘殷憂之、疑有暗昧、召女滿堂至、使叩之、女問弟得實、使媒王朴求婚于彥卿、值韓松亦遣媒至、

彥卿不能決、乃搭彩樓、使女自拋綉毬以擇之、匡義得毬、為松所奪、彥卿見之、知女屬匡義、命匡義擇吉來娶、匡義計被韓松經松之門、慮其劫奪、乃設計於吉日使人舁新婦門道先行、而使鄭恩居彩輿中、匡義結義弟兄張光遠等所謂日虎等左右擁護之、其日韓松果糾衆攔截搶親、見恩懼反走、光遠等追擊之、謀既遂、成禮、弘殷乃大張筵置酒、召親情相賀云、按宋太宗后符氏不誤、而其事純然虛構、鄙誕不經、其詞唯第一折旦唱仙呂點絳唇一套粗可觀、餘甚平平、第四折新水令套尤屬敗筆、

張千替殺妻一卷（舊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悍婦貪淫生惡計，良人好善結相知，賢明待制翻疑獄，鯁直張千替殺妻。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附載失名氏傳奇目、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劇目，均載有此劇。此本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影元刊本，其賓白不全，不能知其詳細情節，就現存詞白觀之，大意謂屠戶張千家貧親老，鄭州有富戶某員外時周濟之，與之結義為兄弟。員外以索錢西行，未年未歸，清明節，張千與員外婦往祖墳祭掃，婦于墳院調張千，欲與私，千拒之，婦糾纏不已，千詐應，回家相會，使婦先行，婦為酒食以待之，而員外回，見酒饌，怪問之，婦支吾其詞以對，員外乃召千共飲，婦勸員外酒不已，員外酒醉睡去，千欲辭歸，婦阻之，且求歡會，千以恐兄知對，婦激千殺之，千知婦淫兇不可理喻，乃向員外四拜，遂取刀殺婦，州官疑員外殺其妻，繫送開封府，府尹包拯疑其獄不能明，員外數被拷問，苦毒甚，千不忍，乃詣府自承，備言其事，獄具，乃釋員外，而以張千抵償云。劇作者不知何人，然詞甚古，其四折新水令一套，沈璟

頓挫，尤為出色當行。此等悲劇，與關漢卿竇娥冤實不相上下，顧名字不傳，為可惜也。

漢相如獻賦題橋一卷 雜劇十段錦丁集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云：王令尹敬賢有禮，蜀富家擇婿無驕。卓文君當罏沽酒，漢相如獻賦題橋。演司馬相如事。稱相如隱居臨邛，縣令王吉重其才，館穀之。臨邛富家卓王孫有女文君，色美，令知相如無偶，屬王孫治宴招相如，意女見之必有所諧。於是王孫甚設相如赴之。梁雍進，便請相如鼓琴，作鳳求凰之曲。文君自屏後潛窺之，相如亦微察之。託醉罷宴，王孫留相如止其家。相如遣媒行聘，贅于卓氏之久，之王孫怪相如即安，無意宦遊，停其供張。相如乃攜妻另居，設酒肆沽酒。文君旋亦悔之，供給如故。已而相如得令資助，將獻賦于朝。文君送至昇仙橋，相如即題橋也。入京上聞其名，命內監楊得意詢相如，子虛賦是其作否。相如因呈孫，復奏有上林賦。監閱其畧，已嘉之，復奏有長楊賦、大人賦，乃以二賦進呈。上大悅，即授中郎將，旋奉命宣慰巴蜀，有司供給車馬，馳驛入蜀，至昇仙驛，使人逆文君至，與同乘駟馬車過橋。既抵臨邛，以上所賜金分贈前令及王孫。次日宣上諭，士民皆勝歡，度郎

諸來亦來序，納版籍，編為郡縣。此劇初記相如在蜀諸節，頗近淺雜，及四折記其獻賦、慰蜀，則關目繁湊，鋪陳煊赫，詞亦典麗堂皇。元人曲本折多敷筆，而此則饒有風槩，蓋出名手無疑。考鍾嗣成錄鬼簿載關漢卿所子敬並有昇仙橋相如題柱。此本關漢卿無此劇。明晁瑮寶文堂目、清錢曾述古堂及也是園目均有無名氏司馬相如題橋記。此本有王國維據趙清常抄本校字，於正名題目下批注題橋記三字，是其劇他本有作題橋記者，與晁、錢兩家書目所錄合。古人編劇，往往一事數本，且劇名動經後人更改，不能一律。今據錢曾述古堂編雜劇目，仍以末句標題。其作者則不能定，姑付缺疑云。

趙氏孤兒一卷 元曲選本

元紀君祥撰。君祥大都人，與李壽卿、鄭廷玉同時，其他不詳。此本為元曲選本，標題目正名，作公孫杵臼恥勘問，趙氏孤兒大報讎。孝天一閣抄本錄鬼簿上載此曲作冤報冤趙氏孤兒（通行本錄鬼簿僅單句曰趙氏孤兒，冤報冤不和正音譜作趙氏孤兒）。元刊本錄此劇有詞無白，其正名作韓厥救捨命烈士、程嬰說妒賢送子、義逢義公孫杵臼、冤報冤趙氏孤兒，以核錄鬼簿，知象公逢乃義逢義之誤。然則抄錄鬼簿名目乃是舊題，錢曾述古堂目卷十載內府穿關鈔本作趙氏孤兒大報讎，與元曲選合。蓋明時傳本如此題，懋循亦據所見本錄之，非臆改也。演程嬰、公孫杵臼救趙氏孤兒事。稱晉大將屠岸賈與文臣趙盾不知，設計謀害之，盾為靈輒所救出走。賈乃言于靈公，族誅趙氏，唯盾子朔尚主為駙馬，與公主俱在府內，未便擅殺，矯靈公命賜朔自盡，囚公主于府中。朔死時，公主已有孕，既而遺腹生子，賈又忌之，使下將軍韓厥守其門，禁府中人不得出。公主

知事急，呼供奉醫生程嬰至府，以孤兒付之，自縊死。嬰藏孤兒于藥箱中，攜之出門，厥搜其箱，得孤兒，感嬰之義，縱之去，亦自刎。而賈索兒益急。時中大夫公孫杵臼方退隱家居，嬰詣之，請以己所生子偽為趙氏之孤，使杵臼告官，與其子俱死，其真趙氏子託杵臼養之。杵臼自以年七十餘，不能撫孤成長，乃欲自居匿孤罪，使嬰舉發，而以撫孤事諉之嬰。嬰乃詣賈，告杵臼匿趙氏孤子，賈信之，即執杵臼，命嬰拷之，杵臼撞階而死。賈搜得子，即殺之，以嬰有功，使居門下，倚為心腹，復取嬰所撫子名程勃者，養為義兒，命名曰屠成。勃年二十，習弓馬，甚有機謀。嬰以往事繪為圖，乘間為勃言之。勃聞之毛豎，乃奏於晉主，殺岸賈，滅其宗。晉主使復姓，賜名趙武，賞程嬰而褒韓厥、公孫杵臼之義。按程嬰、杵臼事不見左傳，史記趙世家所載與晉世家亦自抵牾。此劇以盾之出亡與朔之誅為同時事，時代既誤，又稱武初名趙氏孤兒，尤鄙俚可笑。然元時劇文亦有趙氏孤兒

蓋當時流俗傳說、其事如此、君祥即其本製詞、
不違改作耳、錄鬼簿載君祥曲尚有蘿皮記、
販茶船、松陰夢、韓退之四劇、並此而五、今唯
趙氏孤兒存、餘則均不傳矣、

百花亭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目云、賞名園賀氏千金笑、逞風流王煥
百花亭、錢曾述古書目卷十元無名氏劇有逞風流王煥百
花亭抄本、其續編雜劇目又有朱太傅抄徵本王煥
百花亭、永樂大典目亦有風流王煥賀憐憐、戲文則
此本當為元劇無疑也、演宋王煥與洛陽妓賀憐憐姻緣
事、畧稱汴京王煥、字明秀、早喪父、依叔于洛陽、煥美風
姿、擅文藻、樂章音律騎射諸技、無不精妙、時人目為
風流王煥、值清明節、出城至陳家園遊賞、有妓
上廳行首賀憐憐者亦來斯園、憩于百花亭、相顧留連、
俱不忍去、賀乃手折菊花吟詩云、折得名花心自愁、回春
光一去可能留、唱訖又覆詠之、生乃續云、東風若是相憐惜、
爭忍開時不並頭、女聞之悅懌、然皆不知為何人、煥因詢
賣查梨王小二、得賀居址、即造其家相狎暱半載、傾
其貲、賀母甚厭之、時延安鎮軍高邈奉經略來洛陽采
辦軍需、挾賀甚重、聞賀名、以二萬貫娶為之挾賀居承
天寺中、自是與煥隔絕、賀念煥甚、乃作東製長相思詞、使
王小二送之、煥讀詞悲咽、覘邈之出、易貨裝為

賣查梨人、之寺，叫賣、賀聞聲出與語、方叙情好，而邈至、賀託他事遮之，來邈之醉、贈煥金、使赴延安投畢約立功後相見、復賦南鄉子詞為贈煥、入延安經畧種師道幕，以功授節使、邈戀妓誤限次，師道使人勾之，並拘賀至，詢知為煥妻，乃歸賀於煥，而治邈罪。按王煥本實有其人，與師道同時，劇所稱不謬。其與賀憐憐事不知有據否，此劇乎詞為而關目甚佳，其第三折記煥唱賣查梨賓白數段，全肖市語，尤清新有致。

碧桃花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本錄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皆不著錄，明高儒百川書志卷六晁瑮寶文堂目、清錢曾述古堂也是園二目，均載此劇，錢目列入元無名氏類，不知是元本否。演張道南與徐碧桃兩世姻緣事，稱東京徐端官潮陽知縣，有女長曰碧桃，次曰玉蘭。碧桃許字同里張珪之子道南，珪時為潮陽縣丞，又同寮也。時當春暮，端夫婦赴應珪邀至其署賞牡丹，留碧桃于家，與婢潛至使園遊觀，而道南以逐鸚鵡至，突入園中，與女值，互詢姓名，出意外，方共議而端歸，尋女至園中，怒其無禮，責之，女羞憤而死，端悔之無及，即殯女于園中。其後張珪任滿回洛，徐亦致仕，在洛陽城外莊上住。道南舉進士，授潮陽知縣，蒞任，居徐舊第，偶窺園則一坏土阜，碧桃生其巔，巔花英正繁，即碧桃埋玉之所也。頗憶前因，誦人面桃花之句，不禁覺惝然，及夕乃有女子入齋中，與生歡會，自稱某氏之女，生惑之，贈以青玉案詞，天明別去，生自此遂感疾，辭官回里，久之不愈，生父憂之，適真人薩守堅雲遊至洛陽，遂請救其子，真人知為鬼所

崇為設壇攝碧桃之魂至，問何鬼魅，敢害生人，魂自陳為徐氏女，殁當返魂，而身已壞，幽情不能忘生，非有他意。真人檢簿籍，知女與道南終當復合，而其妹玉蘭祿適盡，乃使女託玉蘭体還陽。玉蘭累病，至是卒，忽蘇，父母驚問之，所答悉碧桃語也，疑不能解，真人踵至，告以故，其家遂以玉蘭歸生云。明息機子雜劇選亦選此劇，取校此本，此本唯多青玉案詞，此本張道南，息機子本作斗南，此本題目正名作張明府醉題青玉案，薩真人夜斷碧桃花，息機子本收句亦同，而起句作斗南斷絃憩再續，又息機子本第三折云斗南授洛陽令，全文碧桃葬潮陽署中，道南親臨其墓而致病，則不當作洛陽，息機子所錄實誤，又天一閣本錄鬼簿續編載賈仲明有碧花劇，其標目作王重巧諳青雲竹園丘長三度碧桃花（推疑當作鄭長春王重陽）標之，此劇無一事相涉，自當別為一劇也。

風月紫雲亭一卷　景印元刊本

按此本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景印元刊本，不著撰人名氏。其本首賞花時共么為楔子，次第一折點絳唇一套，第二折一枝花一套，第三折粉蝶兒一套，第四折新水令一套，其賓白删畧太甚，偶存一二句，全不能窺其事實。其標目云：象板銀鑼可意娘，玉鞭驕馬畫眉郎，兩情迷到忘情處（原誤志誠），落絮隨風上下狂；靈春馬適意悞功名，韓楚蘭守志待（原誤侍）前程，小秀才琴書青瑣幃，諸宮調諸風月紫雲亭。王國維跋此本，但畧釋作者，亦未暇考其事實，似劇所演事已不可考，然細案之，實南戲宦門子弟錯立身故事也。今就其詞詠推之，大意乃謂開封有說唱諸宮調妓與舍人某交好，其母還間阻之，而舍人父居官，家訓亦嚴，妓不得揚其志，怨母甚，一日，妓至舍人家與舍人相會，為舍人父所見，痛斥之，妓母亦尋至詬其女，居人父乃監鎖禁其子，配妓使與其家人還鄉，妓感舍人之恩，誓不再交他人，悵望闕河，無復生趣，已而

舍人背其父母，私出尋妓，資斧乏絕，淪為雜伎
藝人，說唱諸宮調，終與妓遇，即相攜潛逃。其後
同官府傳樂入一第，亭堂中望見官人，則舍人之
父也。大駭。官人失其子，甚痛，至是喜出意外，即留
子，使與妓為夫婦云。考永樂大典本所載宦
門子弟錯立身戲文，記西京河南府完顏同知之
子延壽馬，與東平散樂妓王金榜相戀，私會于
書齋。同知見而大怒，鎖子驅妓一家，使即離府
境。生乘機潛逃，蹤跡妓，遇之于旅邸，宛轉求其妓

父，即招為婿，相隨趕趁作場。會生父宦達，一日喚
院本，則生與金榜一行人至，因相認。生雖落魄江湖，終與
妓配合，得遂其志云云。此與紫雲亭劇相似，固不待言。
更以此劇所錄詞句考之，如第二折菩薩梁州後三煞詞
云，更做你是開封府同知，都不敢招平人無罪，卻便硬監
拶賤迭兒，你這般乞字（靈同）高裡清廉，怎立碑那公廳
上施為。此言生父為開封府同知也。第三折有白云，靈春
思量殺我，又十二月詞，阿，教我越思量俺完顏小哥，他
端的所為兒有誰過。此言生姓完顏氏，名靈春也。（按據標目當作）

靈春馬，南戲作延壽馬，又作延壽。按延壽靈椿同意，此春字似椿字省文也。夫其事始末既同，其官
階氏族又符合如此，不謂之同演一事，不可也。其微異者，
戲文妓名王金榜，此名韓楚蘭。戲文生所習伎為雜劇院
本，此云諸宮調，則名字頗節偶有變動，不害其為大體
相同也。按天一閣鈔本錄鬼簿上，載石君寶紫雲亭注
名目為韓秀才詩禮青雲路，諸宮調風月紫雲亭。
以此劇目勘之，韓秀才當為小秀才之誤。通行錄鬼
簿刊本，載戴善甫亦有諸宮調風月紫雲亭，而李
直夫亦有錯立身劇，目為莊家付淨學踏爨，宦門

（原誤空門）子弟錯立身，見天一閣鈔本錄鬼簿上，則與南戲題目
全同，疑此事當時盛傳，故諸家遞演為劇。觀此本
結末鷓鴣天詞云，風流公案風流傳，一度搬着一度
新，則翻新門牆，原出舊本可知。其標紫雲亭者，
既有石戴二家，則此本當不出二人手筆矣。

載花舲二卷香草吟二卷　曲波園合刊本

捷二書俱題若野老塡詞、載花舲題靡蕪鎡居士評閱、
香草吟題湖上笠翁鑒定、王國維曲錄載二書釋云徐士俊撰、
考刊本香草吟首載李漁序、稱戊午春來子修齡持若耶
野老繼鯉并所撰香草吟塡詞索余言弁首云云、此序今
笠翁一家言全集亦載之、一家言詞集又載漁與徐治
公書、謂其香草吟宜改名香草亭、方是傳奇名目云
云、考治公乃徐錄字、則作者非士俊也、載花舲三十
二齣、演荀詠事、稱詠陳留人寓上谷、父官尚書、詠

南遊至吳門、聞名妓容王朝霞之名、欲見之、而朝霞厭
風塵謝客、乃改致醜妓大會伎樂以動之、朝霞義妹錢塘
端聞其事、往窺之、驚生丰采動人、歸以語朝霞、朝
霞心動、乃潛往訪生、一見相契、因留宿、然同室異榻、終不
相犯、已而生北行、朝霞遠送之於無錫、約三五年後
成名來娶、有行人司正皮瀛者以冊封暹羅過蘇州、
欲強娶朝霞、朝霞失不從、遁跡荒村以避之、日夕望生
至、初生撰古史新編、經館臣進呈、稱旨、徵爲翰林學士、
至是以暹羅阻命、奉詔征之、凱旋過吳、朝霞知之、

而不欲自見、乃以己所歷編爲載花舲詞話、使歸
女喬大姐沿街彈唱、冀生聞之、生聆其詞、果訪之、因
知朝霞在處、已詞召至、與配爲夫婦、其香草吟亦三十二
齣、乃集藥名編爲故事、演桑寄生劉寄奴
事、實游戲之筆、其載花舲末齣撥水令尾
聲云、曲波園七種新編定、還有香草吟未曾
求政、待我回到稽山續請評、是香草吟成在
載花舲之後、所謂曲波園七種不知皆是傳奇否、今所見唯
此二種、餘無可考矣、

野猿聽經一卷　影印元明雜劇本

不著撰人名氏。斯編錄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無名氏劇目均不載，唯清錢曾述古堂及也是園目錄入元無名氏類中，明管庭芬重訂曲海目亦有其本，明陳與郊嘗選入續古名家雜劇中。此影印本標明元明雜劇，殆即實衰合陳與郊正續古名家雜劇殘帙為一編。此劇即續古名家雜劇本也。演龍濟山老猿聽經成道事。略稱龍濟山大慈寺修公禪師者，自幼出家，修持多年，道業甚高。忽有余舜夫者來訪，其人儒者而隱於樵，修公以禮接之，坐談此時，道說山景而去，其言甚清，修公心異之。一日默坐，聞佛殿有聲息，潛出窺之，則有玄猿方披袈裟，執幢幡，於經案前就經文誦之。公恐其有善緣而未容人類，恐經典損毀，召山神驅之使去。已而有儒生袁遜者叩關求見，自稱峽山人，字舜夫，唐明宗之世，官於端州，抵任未踰年，妻女盡死，憔悴一身，遂不復仕，往來江湖間，以參禪問道為務。側聞禪師尊名，願求皈依，言訖，出所製疏啟呈修公。覽之，詞甚修整，大抵言世事麻紮，祈指示覺路云。修公知為玄猿所化，即闢

僧舍居之。次日升座，集僧衆說法，聽者以次設問，一一通之。次及袁問如何是正法，公為說偈云：衆石煙霞水，木中皮雖異性，靈通勞師為說無生偈，悟到無生總是空。袁聞偈，乃自承為得道老猿，實非人類，前樵夫入山亦其所化，頓云有悟，即坐化于講席，蓋為聖僧接引登淨土云。按劇第一折樵夫白為余舜夫，第三折修公白乃云野猿先化樵夫，託名侯玄，與上文異同，是劇參差如此，疑必有誤。又考明李禎剪燈餘話一卷，有聽經猿記，事與此劇同，劇中白文詞句且多直襲剪燈餘話之文者，似劇出在餘話書成之後，疑此劇乃明永樂以後人所為也。

隔江鬥智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兩軍師隔江鬥智，劉玄德巧合良緣。清錢曾述古書目及也是園目錄此曲，作諸葛亮隔江鬥智，在三國故事類中，不入元無名氏類，疑明劇也。演漢末孫劉締婚事，略稱劉備為曹操所敗，棄樊城，走江夏，勢窘甚，使諸葛亮借兵于吳，大破操兵，備遂定荊襄九郡。周瑜以破操乃吳功，數向備索其地，備拒而不與，瑜大憤，乃獻策于孫權，詐以權妹許備，嫁時令甘寧凌統各將軍五百為送親使，乘機掩取之，計不遂，則令權妹刺備。權然其計，即令魯肅為媒，諸葛亮勸備允之。及婚期，命張飛屯兵荊州城外，唯夫人與及婢一騎得入，餘止于城外不得入。權妹與備成禮為夫婦，見備之威容，其心事之，更無行刺之事。瑜所計皆不得遂，乃更設計迎備與夫人回門，因而羈留之。亮知其謀，亦勸備允之。備既渡江，亮使劉封賫一錦囊于備，備與權宴，佯失其囊，權啟視之，乃亮書云操兵且至，請留吳，亮當復來。備借兵拒之。權欲備當操師，因不留備，與夫人悉得歸，而操固未興師。瑜聞大恨，乃將自兵追之，而亮已使張飛迎備，請備與夫人換騎先行，飛在後護送之。瑜追至，見鸞輿，以為夫人也，方跪啓事，而飛揭簾叱之，瑜羞憤猝倒地，凌統擁之回。備返荊州，乃會諸將慶功歡宴云。劇中設事，以意製作，不根史實。其稱權妹名孫安小姐，尤為可哂。按元刊本三國平話中卷亦演此事，尋曲中其情節與此劇大致相同。曲海提要卷四錄此本，謂與演義不合，蓋時三國演義通行，明本故所言如此，不足怪也。

謝金吾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楊六使私下三橋關，謝金吾詐拆清風府。太和正音譜無是目，寶不著錄，唯臧懋循元曲選收此本，不知是元劇否。演宋楊景焦贊事。略稱楊景字彥明，楊令公第六子，奉命鎮守遂城益津瓦橋三關，帶六使銜。其部下有岳勝、孟良、焦贊等二十四指揮，皆驍將。北番長之欽若者，本北人，番名賀驢兒，奉遼蕭太后命投南，賓以偵宋。臨行時，太后以硃砂刺賀驢兒三字於欽若左足，以志不忘北朝。真宗景德初，欽若仕至樞密使，忌景之能，欲因事殺之，乃奏御街狹窄，車駕往來不便，宜展寬之。景有清風無佞樓，適臨官道，即命婿謝金吾拆之，以激景之怒。景母佘太君不能制，知欽若之意，使人送書于景。景屬其不得聖旨，毋得入關。景得書憤甚，使岳勝代統其衆，私入關探母。焦贊知之，隨之同行，都至謝金吾家，盡殺其家屬，蘸血題謝詩粉壁云：多來少去閒西漢，殺人放火曾經慣，一十七口誰殺來，六郎手下焦光贊。欽若已祕於關隘截獲景、

至是執贊奏於上，將并誅之。景妻母長國姑者，宋太宗太宗之妹，真宗之姑，而周世宗之鬼子媳也，聞其事，至法場逕放二人。欽若無如何，方奏聞于上，而孟良於邊界得遼臣韓廷壽與欽若書，內約為內應，執其使入奏，上驗得欽若足果有賀驢兒三字，因誅欽若，而赦景與贊，使復原官。明萬曆間秦淮墨客所刊楊家府演義，載此事與此劇大同小異，蓋即本此曲。海提要卷四四錄此曲以為本楊家將演義，不知楊家演義乃明時書，而曲當為明初舊本，不得反襲小說也。

舉案齊眉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梁伯鸞甘貧守志、孟德耀舉案齊眉。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劇有舉案齊眉，錢曾述古堂書目也是園目無名氏劇目中並有孟光女舉案齊眉，知為元本。天一閣本錄鬼簿續編失名條奇目有孟光舉案，注云義烈士梁鴻作歌、賢達婦孟光舉案。標題與此本異，蓋題目偶有改動，未必是二本也。大意謂洪梁扶清縣人孟從叔以府尹致仕，妻王氏，女孟光，小字德耀。從叔與同學故友梁公弼夫婦各有孕，指腹訂婚。梁生子鴻，已而夫婦皆殁，家貧甚。從叔悔婚，欲使女改字他姓，因置酒招富室張氏及官齋馬良甫飲，使鴻亦與宴，命女隔簾窺之，使自言所欲適者。而女念前約堅，欲歸鴻。從叔因贅鴻于家，鴻厭錦繡珠飾，女即去之，布衣荊釵，怡然相得。從叔以為辱，逐之。鴻乃去之富家皋伯通莊中居，積賃舂自給，光為鴻具食，舉案常齊眉。從叔念女賢達，乃使乳媼瞻以銀物饋鴻，使求官。鴻入京應舉，以第一人及第，授扶溝縣令，歸，從叔夫婦來謁。鴻不肯相認，乳媼為述其原委，乃大感激云。據後漢書鴻傳，鴻隱居著書，未嘗為官。劇以及第授官結束，乃

循傳奇家常例。其記鴻居皋伯通莊，張氏子及馬氏子前往調孟光，為光所辱，及鴻榮歸，二人迎謁皆痛責之，則形容過甚，不必如此點綴也。

陳州糶米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劇見收于臧懋循元曲選中。錄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也是園目皆未著錄。演包待制勘問劉衙內之子事。稱范仲淹為戶部尚書、天章閣大學士。時陳州亢旱、奏上命派官清廉二人至陳州開倉糶米、欽定細米石價五兩。劉衙內舉其子小衙內及婿楊金吾往。陰屬其子改價為一石十兩、以八升為一斗。恐百姓不服、請仲淹奏於上、賜紫金錘以行。至則與吏相比為奸、大為民害。有張𢢽古者與子小𢢽古糶米、吏以十二兩為八兩、因相爭、小衙內以錘擊𢢽古死。小𢢽古因入京聲冤。時包拯自南採訪回、仲淹請于朝、遣拯往陳州勘問、賜勢劍金牌、先斬後奏。拯微服至陳州。衙內所屬娼妓王粉蓮者方應小衙內召、騎驢赴官廳。見拯、屬為控驢、拯亦從之。妓行至、留拯于門首、言于小衙內、鎖拯以測、拯斥之。小衙內怒、因縛拯於樹、已而拯屬張千至責小衙內不法、謂包待制已至東門、何不迎之。小衙內與楊金吾匆匆去、終不知所縛者即包待制也。於是擒拿小衙內、楊金吾罪狀、執而殺之。劉衙內求旨來赦、已無及云。

小尉遲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曰：老尉遲鞭對鞭、小尉遲將鬥將認父歸朝。錢曾述古書目卷十唐朝故事類載有內府穿關抄本、名與此收句合、蓋[illegible]舊本也。演尉遲敬德父子相認事。稱敬德初事劉武周、以介休之役降唐。其子保林方三歲、留山後。敬德僕宇文慶收養之。武周子劉季真乃取為子、取名劉無敵。及長、驍勇絕倫。季真乃倚之入犯、使當敬德。距敬德降唐時已二十年矣。保林臨陣、宇文慶與私議、謂敬德實其生父、出敬德先所留鞭一條付之、使陣前相見、以此為信。既而兩軍相挂、保林與敬德鬥將、佯敗、引敬德至無人處、即相認、且云將取劉季真之功以歸唐。請以馬擒去。敬德回營、監軍言敬德釋寶林不取、其事可疑、將亦疑之。已而寶林果縛季真至唐營、乃信敬德實有子、奏於上、以寶林為金吾上將軍。劇為明人所編造、乃稗官家言。然據唐書敬德實有子寶琳、名不誤也。

葫蘆曲數雜劇名目有小尉遲鞭對鞭、即此劇。

馬陵道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寶文堂書目、述古堂及也是園目所錄無名氏傳奇皆有此劇。此本標題正名云、孫臏晚下雲山、龐涓夜走馬陵道。錄鬼簿續編所注同、唯晚下作悔下、乃字之誤也。演孫臏、龐涓同師鬼谷先生事。稱孫臏、龐涓同師鬼谷先生、所居為雲夢山水簾洞、二人習業十年、皆通曉兵事、約富貴相勿忘、其貴者負心、焉天厭之。涓先下山仕于魏、封武安君、威服諸侯、約請于太子申徵之入魏。已於教場演兵、臏所為、涓不能知、忌臏勝己、遂譖臏以官罪、缺望書將謀叛、刖刖而館之于家、使傳寫鬼谷先生所授天書、俟寫訖仍殺之。臏知其意、乃偽為風魔、狀食穢、與羊大同羣。會齊大夫卜商以貢茶來魏、知其事、隱匿臏于館驛中、載之出魏東門。涓雖搜檢、而臏以智免、遂仕齊、為田忌軍師。會韓趙秦楚四國兵伐魏、偽敗、屢減其竈、誘涓追至馬陵峪、見白楊樹上有字、取火讀之、其文云、白楊樹下白楊峪、正是龐涓合死處。大疑、欲遁、伏兵發、擒之。臏數其罪、命刖龐涓足而後斬之。明崇禎間吳門嘯客所編孫龐鬥志演義情節與此全同、疑即本此也。

神奴兒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包龍圖單見黑旋風、神奴兒大鬧開封府。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附載失名傳奇目有開封府，注云：包龍圖威振汴梁城、神奴兒鬧鬧開封府。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劇目有大鬧開封府，疑亦此本，蓋元劇也。演包拯斷神奴兒母子冤獄事。稱洪人李德仁，妻陳氏，弟德義，妻王氏，兄弟同居，唯德仁有子，方十歲，以賽神生日名之神奴兒。王氏性情乖劣，勸其夫與兄析產。德仁以家本義門，三世同居，勸弟勿萌此念。德義因稱嫂不賢，兄不肯析產，使當休妻。德仁憤懣死，是家產悉為德義霸佔，陳氏與子別居。一日僕攜子出遊，遇德義，抱之至家。德義婦乘德義醉，因勒殺神奴兒。德義隱忍不敢發。陳氏失子，訪至德義家，德義夫婦反誣陳氏因姦殺子，縣令受賄，逼陳氏招伏，置之獄中。包拯由西延賞軍回，見旋風突起，形如小兒狀，知有異。及升廳，吏呈陳氏案請判，拘眾人問之，而陳氏與案不符，因疑是德義所為。初府役何正出迎拯，與德義爭，為德義所辱，至是堂上見德義，挾舊怨毆之。拯惡其無禮，詰之，正以其事告，則正與德義相爭時，適見德義抱神奴兒回家也。德義不能辯，遂供王氏謀害事。拯乃誅王氏，杖德義，釋陳氏出，而還其家貲。

凍蘇秦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本為明臧懋循刊本，在元曲選中。標題目正名曰：冰雪堂張儀用智，凍蘇秦衣錦還鄉。天一閣鈔本錄鬼簿續編載有無名氏衣錦還鄉，注云：秦張儀為官忘舊，凍蘇秦衣錦還鄉。明晁瑮寶文堂書目亦有凍蘇秦衣錦還鄉，曲所著名稱，與此本收句合，當是一本。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目則載蘇秦還鄉、張儀凍蘇秦二劇，疑其時自有二劇，皆演蘇秦事，非複重也。此本大意稱蘇秦父母蘇大公，兄曰蘇梨，張儀者少孤，寓蘇秦莊中，與蘇秦同學習業，投分甚深。值六國招賢，乃結伴應舉求官。秦至弘農，患病不能行，資斧既竭，不得已還家。其父兄皆莊家慳吝，見素落魄晚歸，大不悅之，妻亦怨望，不為炊。秦憤怏出門，聞儀為秦右相，投之，而儀驕矜甚。時天寒雨雪，延之冰雪堂中，開軒揚雪以辱之，草草供食，即送客出。秦羞愧欲自盡，儀之僕陳同憐之，饋贈焉，使去。至趙，成

名，官六國都元帥，衣錦至洛，父母聞之，共家人迎至驛亭。儀知秦貴，欲伐秦，亦馳至秦，懷前恨，不禮之，而獨升陳同，用乃陳當年資送實所儀指使，其時儀故相輕慢，乃激秦使自奮耳。秦大悟，乃與歡宴云。所設冰雪堂情景，未免俚淺。據史記列傳本秦激張儀，此謂儀激秦，適得其反。然觀其詞，實是元人舊本，其白中多有著偈讚之詞，與楊顯之瀟湘雨、鄭光祖王粲登樓同，可以見古曲體製。劇中點湯送客，亦宋元舊俗，王國維曾引之以為說，斯其記事又可為博聞多識之資，雖短劇殊覺可貴也。

賺蒯通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蕭何害功臣韓信、隨何賺風魔蒯通、係內府[illegible]閣本、在西漢故事類中、名目與此本合、也是園目同、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劇目有智賺蒯文通、當即此本、則此劇稱蒯徹字文通、曲亦元明舊本也、演蒯通事、稱漢得天下、封韓信為齊王、丞相蕭何以信軍權太重、欲與張良議除之、張良勸阻、何不從、良因辭官而去、何乃與樊噲定計、詐稱天子遊雲夢、召信為留守、至即殺之、信得詔欲往、客蒯徹阻之、信不聽、徹乃取紙錢水飯而信、信以為狂、擇之去、至長安果見殺、徹懼禍、佯狂于市、何知徹嘗勸信叛漢滅楚、又阻信入朝、今雖風狂、未可信、遂知隨何多智、使偵之、何至齊、則徹臥羊圈中、方高歌、有詞云、忠言反作目前憂、佯狂暫躲身邊害、潛聽盡知為徹、執歸之入朝、何設鑊欲烹之、徹無懼容、稱桀犬吠堯、各為其主也、何稱信謀反當誅、徹乃述十罪三愚叩之、則述信之功也、十事漢未定時楚前、信握雄兵百萬可反而不反、大臣機者三、陳詞慷慨、何等皆泣下、上聞之

之悔、乃復信官而祀之、擢徹為京兆官、此劇所記情節、與元刊平話前漢書續集合、十罪之說、亦見平話中、知當時雜伎演唱、自有此等說也、

諸葛亮博望燒屯一卷　景印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曹丞相發兵夏侯敦進兵無門、關雲長白河放水、諸葛亮轉望燒屯。天一閣本錄鬼簿續編附載失名氏傳奇、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劇目、錢曾述古堂亦是園目均著錄。演諸葛亮敗曹兵燒博望城事。稱亮隱居南陽，備來訪之，凡三次始得見。備披款，略城相請，亮猶不欲。及相閱張、趙雲、劉封，皆王霸之器，相備云只得三年。皇帝備適抱子劉禪，相之，知有四十年天子之分，翊戴之志乃決。備拜為軍師，與計大事。時曹將夏侯敦方引兵南略，亮召趙雲、劉封、糜竺、芳、關羽，各授以方略。張飛數請往，皆不許。備為飛言之，乃使伏兵隱處，候曹軍敗收之。於是雲為前部力戰，封設疑兵，操兵入博望，竺、芳縱火燒其師，羽遏白河放水。操兵死于水火者十八九，四人皆立功而回。獨飛無所獲，將依軍令斬之。備為請，始釋其罪，且是著壯如飛取東命不敢有違矣。已而開宴慶功，忽有風颯然，亮知諜者將至，預為處置。有故人管通奉操命來偵，師亮與宴訖，引出帳使歷觀諸將及備父子，通皆驚其儀表不群，乃知天命有歸云。此本為景印元本，其賓白不全，事知始末者不能周悉。今據其大意記之。劇記孔明處，誠不免失之雅弱，然曲與小說相出入，元曲演史大抵如此，無足為怪。若專論其詞，固亦超脫可誦，非後人所能及也。

赤壁賦一卷 景印元明雜劇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因王安石譏課滿庭詞、蘇子瞻醉寫赤壁賦。演蘇軾與參政王安石同學，安石嘗題扇，有庭前昨夜西風起，吹落黃花滿地金之句，軾為續成二句云：秋花不比春花謝，說與詩人仔細吟。安石已銜之。軾謁端明殿大學士安石，設筵賀之，其夫人慕軾才名，欲識其人，雜伎侍中出行酒，軾賦滿庭芳詞，語涉狎戲。安石又怪其輕狂，乃以二事奏聞，貶軾于黃州。秦少游、賀方回、邵堯夫餞之于驛亭，軾以堯夫通數術，問何日得還朝，堯夫不對，但述己之家世里貫，以及生年甚詳，使軾記之。軾不知所謂，漫應之而已。既抵黃州，循例參刺史，刺史推故不相見，軾憤然去，與黃州直佛印禪師遊于赤壁，酒酣，佛印吹簫，軾即景作賦數百言，然不以得失為意。居一年，邵堯夫卒，有詔表其墓，詔其子以家狀進，其子奏唯軾知其詳，乃召軾還，復其原職，刺史亦致歉相送云。按元鍾嗣成錄鬼簿、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均載元費唐臣貶黃州劇，說者因謂此本即費唐臣所作，然考太和正音譜有蘇子瞻寫赤壁賦劇，在古今無名氏雜

劇目中，與費唐臣貶黃州有別。其樂府引無名氏赤壁賦第二折之文在此本中，而引費唐臣貶黃州文，此本無之，知此本自是無名氏赤壁賦，與費唐臣劇了不相涉也。

九世同居一卷 明息機子元人雜劇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晁瑮標題目正名云、忠孝門三朝旌表、張公藝九世同居、斷編明晁瑮寶文堂書目始見著錄、其後錢曾述古堂也是園二目並載之、清管廷芬重訂曲海目亦有其本、錢曾目以為元無名氏、然天一閣鈔本錄鬼簿續編附載失姓名傳奇及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劇目中均無此本、疑明人舊本也、演張公藝事、稱壽張縣張公藝其家自北齊至隋九世同居、曾受兩朝旌表、號為義門、公藝三子、長悅、次翊、次英、翊習文、英習武、已命之應舉、更以其家事付悅、使置義學義田、以給寒素、闢亭館為老年習靜之所、端居樂道、怡如也、有王澄也者、父喪不舉、以父原舉與公藝有一面之交、來稱貸、公藝厚賙之、更資以鞍馬、使赴京應舉、澄對策稱旨、授黃門侍郎、奉命知貢舉、公藝二子適與試、澄知為公藝子、且才略過人、並擢狀

元、復奏公藝宿德名門、九世同居、上異之、勅使問以何法治家得如此、公藝無他言、但書百忍字授之、使者回奏、上大悅、詔旌其門閭、張公書百忍字、九世同居、世所共知、此演為雜劇、事既紕謬、無可採擇、但可資勸善而已、

善知識苦海回頭一卷　雜劇十段錦本

不著撰人名氏。棣月云：丁公言奸邪譖謗，胡仲淵貶竄雷州，聖天子賜還官職，善知識苦海回頭，演宋胡仲淵事，與壽春胡仲淵，字伯泉，世為鼎族，性耿介，下第歸，行囊蕭索，父友馮摠方為河中府尹，俾僕勸使殺之，不聽遂歸，旋以李迪榜登第，授秘閣修撰，與同赴慈恩寺宴，與李迪、丁謂賦詩畢，題名于雁塔，仲淵見前人舊題處，稱此皆前輩，賢佞相雜，吾等今日登可不懼也。謂疑仲淵譏己，怒相詆，迪排解之，然終不歡而散。仲淵於崇政殿說書，語涉諷規，謂知之，乃藉內臣鄭端言于上，謂仲淵責直沽忠，意存欺罔，上怒，乃貶仲淵為雷州團練副使。謂仍餞之於都亭，居雷一年，上意悟，貶謂於雷州，勅召仲淵還復原官。仲淵謝使臣回鄉里，入黃霍山，從黃龍禪師學道，卒成正果云。劇情甚簡直，詞意亦不甚超拔，又北曲四折，雖多以一人唱，而諸本每折開場人物往往不屬之一人，所以避免重複，茲則每折皆以末胡仲淵開白，實非當行。其劇諸家書目皆不錄，

作者亦不知何人，觀其借丁謂胡仲淵寄意，殆為逐臣遷客所作無疑。此本為雜劇十段錦本，亦無简稱。錢曾述古堂目續編雜劇目取其標題末句作善知識苦海回頭，今從之，與前人著錄標名之例，亦不相違云。

李太白貶夜郎一卷 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鍾嗣成錄鬼簿上載王伯成二曲，一爲張騫泛浮槎，一即李白貶夜郎。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上、清管廷芬刊均載王伯成貶夜郎劇，則劇本伯成所作也。伯成涿州人，始末不詳。明賈仲明補詞稱伯成爲馬致遠忘年友，張仁卿莫逆交，度亦元中世人。其天寶遺事諸宮調散見正音譜、雍熙樂府諸書中，一一採輯，猶可成卷。至貶夜郎劇，諸家所刊選集俱不收，今僅見此本，殊爲可寶，惜其賓白不全，不知其詳細節目，今以見存諸白合其詞觀之，其第一折似記李白飲酒肆中，宣入朝，命草嚇蠻書，太真捧硯，高力士脫靴，祿山至，白叱之，遂因母第二折記白醉飲，高力士奉上命宣之，遲久始至，上怒之，白以馬不進對上。君解，賜錦袍更飲以美醞。三折記白奉宣帶酒入朝，見貴妃與祿山狎戲，大聲欲退，妃與祿山強留之飲，啖以荔枝。白雖不辭飲，然盛氣相凌，直刺其醜短。第四折記白貶三千里外，漂倒水鄉，中秋月明，酒醉後懷鄉憂國，淒然有感，因投入水，龍

君水部接入水府，蓋仙去云。劇所謂第三折中呂粉蝶兒套，白責祿山、貴妃，其詞不免尖酸刻露，非學士所宜言，然詞采自佳，且施之於優戲，原無不可。讀曲者但當論其文，不必以假託譏之也。

東窗事犯一卷 景印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王國維序目此本解題云：錄鬼簿載孔文卿、金仁傑所撰雜劇，均有秦太師東窗事犯。此本未知誰作。考此本卷末標題目正名云：岳樞密為宋國除患，秦太師暗結勾反諫，何宗立勾西山行者，地藏王證東窗事犯。天一閣抄本錄鬼簿上卷載孔文卿東窗事犯，注云：何宗立勾西山行者，地藏王證東窗事犯。與此本合。下卷金志甫（按仁傑字）東窗事犯下無注。疑此本即文卿所作也。文卿名學詩，溧陽人。諸書稱為平陽人。蓋文卿籍本浙之平陽，為南宋聖裔，雖居溧陽已久，傳者多據其族望稱之，故猶曰平陽云爾。劇演岳飛冤獄。稱飛拒金師于朱仙鎮，將復東京，秦檜矯詔一日發十三次金召之。飛不知其故，急馳至行在。檜誣飛造反，下之于大理寺獄，與子雲、將張憲同死。檜殺飛後，感惡夢，意不自安，詣靈隱寺祝告地藏菩薩，化為呆行者，名葉守一，持火筒短髮，掃面向前數檜之惡，云陷岳飛于死，遲早當有報。檜大患之。然以其有風疾，無如何。不豫間已命虞候何宗立赴寺勾之。至則其人已杳，僅得題詩一首，持以呈檜。檜讀之，其結句云：丞相由問我歸何處，家住東南第一山。復命往東窗南第

一山勾之。至則恍惚入冥，見鬼吏森列，檜帶枷含淚，屬宗立傳示夫人東窗事犯矣。蓋檜下飛獄，欲置之死地，意猶躊躇，胥與婦謀于東窗下也。宗立入山將半未四旬，及歸已滿二十年，髮班白矣。時高宗已內禪，新君即位，聞宗立事，召見詢之。宗立因乃奏由敷奏，而飛與子雲及張憲亦托夢于上皇，乃罪檜及其家屬，而旌飛等忠烈云。按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三東窗事犯條，稱嘗見元之平陽孔文卿有東窗事犯樂府，杭之金人傑有東窗事犯小說，與今所傳大略相似。又稱廬陵張光弼蓑衣仙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勾幹，恍惚入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窗事犯矣。復命後即棄官學道，號胥今在蘇州玄妙觀為蓑衣仙也。據此實有是事可知矣云云。則瑛嘗見孔文卿東窗事犯劇，惟云金仁傑所作為小說，殊不可解。考仁傑東窗事犯劇，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並載之，且註云次本，似不得有歧。則瑛所載或係誤記，不得據此謂東窗事犯僅文卿一本，仁傑竟無其劇也。

蕭何追韓信一卷　景印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云、霸王垓下別虞姬、高皇親掛元戎印、漂母風雪嘆王孫、蕭何月夜追韓信。考鍾嗣成錄鬼簿、下載金仁傑有蕭何月夜追韓信劇、當即此本也。仁傑字志甫、元天曆初官建康崇寧務官、卒于任。所見錄鬼簿、又稱天曆己巳、仁傑之子護其柩來杭、弔詞云、夢西湖何不歸歟、魂來處追故居、比梅花想更清癯。蓋杭州人也。劇四折、演韓信事。稱信淮陰人、微時不能自給、蔵黨厭薄之、雪天行路、偶與惡少相撞、惡少掣劍相向、逼出其胯下、信自度不能敵、忍辱從之。已而避楚于楚霸王、霸王不用、投漢、因蕭何謁沛公、沛公亦等閒視之。鬱抑甚、將歸為漁夫以老。已登程矣、何追及之、強挽之回。高帝以何言、悔失信、至是喜、陪壇拜為元帥。樊噲心不平、信以威令懾之。已與上論項羽短長、謂楚必亡無疑。於是部署軍事、指麾張良、周勃、酈商、王陵、灌嬰、樊噲、英布、呂馬童等合圍楚師、項王兵敗、至烏江自刎、呂馬童得其首以獻云。錄鬼簿載仁傑四為追韓信、東窗事犯、長孫皇后鼎鑊諫、周公旦抱子設朝、蘇東坡夜宴西湖夢、蔡琰還朝六本、其中東窗事犯雖有元本、然不敢斷為即仁傑所作、今唯追韓信劇傳於世云。

桃花女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正名云：七星官增壽延彭祖，桃花女破法嫁
周公。其劇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寶文堂目、錢曾述古堂
也是園二目並著錄。錄鬼簿曹寅刊本作破陰陽八卦桃花
女，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劇目作鬼智賺桃花女，寶文堂
目作桃花女，述古堂也是園目元無名氏劇目作講陰陽八卦
桃花女，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附載失名傳奇亦有桃花
女，標注云：祭七斗七星君錢鏗，破陰陽八卦桃花女收句
與元曲選本不合，而與曹寅刊本同，疑錄鬼簿所著名目
是原題也。此劇諸書皆不載撰人，惟曹寅刊本錄鬼簿
屬之王曄。曄字日華，杭州人，有子嬋，善寫真，見聞凡戲耕
錄。所本演桃花女破周公法術事，記女嫁時禁禳之法，至
今世俗婚娶猶多用之。劇情關目極詭譎可喜。畧稱洛陽
有周公者，善卜，設卦肆于城中，人爭趨之，僅二十年，盛名不
替。而任二公有女曰桃花女，亦善卜，其術且過周公。女深閨
自晦，周公不知也。有石嫗者，子留住久客不歸，嫗念之甚，
以問周公。周公卜之，決其有故[illegible]不可救。嫗歸而
大慟。桃花女適遇之，謂猶可禳，教以夜三更坐門限上披

髮扣馬杓，呼石留住者三，如法行之，而留住歸，竟無恙。
問所歷，則云夜宿破窯中，方熟睡，聞人三呼其名，趨出
而窯倒矣。嫗異之，以質周公，周公無以對。有彭大公者
名祖，庸于周公家，公卜之，謂後日午時當死。桃花女又教之
云：次日乃北斗星君下降日，其夜三更，以香紙花果明燈淨水供
養，匿身席圍中，伺神臨去，突出求之，當獲延壽。已而又
無恙。周公知為桃花女所解，大恨，乃為子增福求婚于
任，所擇婚期，其日時出門則與日遊神相觸，登車則犯
金神七煞，上路則犯太歲，下車則逢黑道，入門則值星日
馬，入院落則值鬼金羊、昴日雞，入第三門則直喪門吊客，入
室則林鋪白虎頭上且動鼓樂以驚之，計其將凶煞重疊，萬
無可免。桃花女知其意，出門則戴花冠，使人持篩先行，登車
命倒摜搥車三步，然後進，且自以手帕蒙首，下車命以
席二鋪置與前，俟女履過，倒替其席，入門則取馬鞍
搭于門限上，入院則以鏡照面，以碎草米穀及梁成五
色銅錢撒之，入第三門則命人持弓箭三射，入室則招周公
小女至，使坐牀上，女避之他所，於是女免於禍，而周公女竟死。
女以水咒之，復蘇。周公益恨，復卜知城東南小桃樹植已十

八年，與女年同，是女本命，命彭大公伐之以害女，女知之，私謁彭公，請其相救，彭以前事感女德，乃斲根株歸禳之，而訂之曰如女言伐樹時去其上梢，
女已死，更依女言，如女言伐樹，灑灌去其上梢，以桃枝即
周公宅門限敲之，依其數敲，周公及其子女皆相次死，更
近女尸，於耳畔高呼女名，三呼而女蘇，亦勸女勿挾舊仇，女
乃取水噀周公一家，皆活之，周公乃慚謝女，促女與增福行婚
禮，會親友，置酒相慶云。

還牢末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李致遠撰，標題目正名云：李山兒生死報恩人，都孔目
風雨還牢末。續名家雜劇本作烟花則說他人過，借任賽娘遭抵鐵山兒李逵大鬧恩鐵山孔目還牢末，與元曲選不同。其曲
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上，清錢曾述古堂及也是園目十均著錄
以為無名氏作，清黃文暘曲海目、王國維曲錄二書載李致遠還
牢末，似所據即元曲選本，明陳與郊續古名家雜劇即脈望館元明雜劇本
亦收是劇，題馬致遠撰，然考錄鬼簿、太和正音譜，馬致遠名下
均無此劇，則非馬作甚明，而李致遠，錄鬼簿亦無其人，考太
和正音譜上古今群英會樂府格式，錄李致遠之詞，如玉匣昆
吾，名在元一百八十七人中，其所選樂府中呂調中曾摘錄李致
遠散套，其粉蝶兒曲云：歸去來兮，笑人生苦貪名利，我則
豈肯俗迷途，惆悵獨悲，假若做公卿居宰輔，割地心勞
形役，量這些來小去官職，枉消磨了浩然之氣，醉春風曲
云：想聚散若浮雲，歎光陰如過隙，不如閑早賦歸歟，怕
好是美也美，棄職歸來，杜門修道，早子死心塌地則元實
有李致遠，讀其詞，知致遠曾出仕，旋棄職歸隱，其里貫官
職則不能詳矣，是劇演梁山泊劉唐史進等事，略稱唐進
皆東平人，在府衙為五衙都首領，宋江聞其名，遣李逵下山

招致之、逵改名李得、入境、打死平人、為吏所獲、送于府、都孔目李榮祖憐之、改其案為誤傷、得免死、配沙門島、逵感榮祖之義、至其家、以扁金環一付酬之、榮祖有妾蕭娥、本倡家、與趙令史有奸、聞其事、知李逵得乃梁山泊盜李逵假名、即控于官、先是劉唐誤假限、為府尹所責、榮祖不救、唐恨之、至是收榮祖拷之、復受蕭娥囑、以盆弔酷刑害榮祖、死、棄尸坑中、時榮祖大婦已以憂死、遺子僧住、女賽娘、見父尸、哭之、而榮祖復甦、蕭娥見之、以告唐、復收入獄中、於時阮小五復奉宋江命招史進、劉唐、李逵、聞榮祖下獄、亦來救之、二人俱晤唐進、告其事、唐乃釋榮祖與史進俱投梁山、擒趙令史、蕭娥殺之、而攜榮祖及其子女歸山寨云、

翠屏山二卷 舊抄本

明沈自晉撰、自晉字伯明、又字長康、號鞠通生、明諸生、璟之姪也、斯編演楊雄、石秀事、為自晉所撰傳奇三種之一、畧稱石秀、金陵人、出遊綏過桃花山、劉太公以女一娘妻之、相待甚厚、越年餘、返鄉、挾資北上、以販馬寓薊州、一日、薊州吏楊雄為無賴張保所辱、秀不平、助雄毆保、梁山泊首領戴宗以訪公孫勝來薊州、見而義之、說使上山、秀辭、乃贈金而別、雄感秀、與結義兄弟、留寓其家、雄妻潘[illegible]氏來間調之、秀不從、潘氏旋與僧如海通奸、秀知其情、以告雄、雄信婦言、反見猜疑、秀乃殺僧以自明、與雄設計誆婦至翠屏山殺之、秀之別劉太公也、山寇周通強聘一娘為婦、擇日迎娶、事敗方急、適戴宗、李逵再訪公孫勝北遊、述道來主其家、知其事、逵匿洞房中、俟通入室、痛毆之、一娘得免、秀、雄殺人懼罪、入梁山、張叔夜來捉宋江等、乃與江等出

降云、所記與水滸傳無大異同、而謂青有
妻即劉太公女、且捏合花和尚鬧桃花山事
假名于達、似覺無謂、此本爲雍正九年抄本
所錄、僅二十七出、事蹟不完、其記劉一娘事
打周通止、後遂無照應、據家門有劉氏尋
蹤遠遁、遇英雄豪指引重逢之語、始知劇
中尚有一娘遠遁與秀復合之事、而此逸之、
蓋書本優人所抄、故任意删節、不顧情理如此、
世無刊本流傳、今亦不能一一訂其失也、自晉
承其家學、研究音律、所撰南詞新譜中
今本散佚無多、參伍考核甚詳、爲有用之書、
其詞曲亦見重當時、散曲如賭墅餘音、越溪
新詠、不殊堂近稿、今俱不傳、傳奇唯望
湖亭序及此本僅存、其耆英會、雙詞雲曲、
時見於南詞新譜中、今亦失其本矣、

陰陽還金記不分卷鴛鴦墜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還金記凡十四齣、前載張瑀序、
稱記事皆真實、窮巷愁知、唯石麟誕瑀、王韶
傾思、頗涉虛僞、詞人蓋無嫌於藻繪、余復
托此以自進逭、觀其記、即涉瑀事、稱瑀爲瑀父與
直正梁、翁爲親串、臨歿以妻孀子瑀幼寄
銀于翁、瑀七科不中歸、翁偕崔游擊桂以
金還之、銀封上瑀父筆跡尚可認識云云、據此可
決此劇爲瑀所作、其還金者則梁夢龍之父
也、瑀正定諸生、猜乾隆修正定府志卷三十
四有傳、入文苑志、稱其多讀書、能文、以數奇
寫憂、聲歌每即席度曲、未脫口、燕趙間已
遍賭於旗亭、渠侍郎清遠摘其還金記
紅而青吟之句、比之馬東籬王實甫云、所
所舉還金記即此本、鴛鴦墜乃王折雜劇、
標題云、霍先生輕透鬼神機、老夫人錯配鸞
鳳傳、梁大郎苦結生死緣、黃小姐硬硬說鴛
鴦墜、稱梁高齊聘王鸞、王鸞祖母忽悔

婚，女因鬱鬱成疾。高秀入京試畢歸，看途次遇女遊魂，屬其訪塾師霍先生求救。如言求之，霍先生即自升座閱牘，命吏送魂還陽，其人蓋攝冥王也。高秀異之，猶未敢遽信，歸至女家訪問，則女病垂危而復蘇，乃以所遇告。女祖母感其事，即以女歸生云。此本無序跋，亦不署名。查其筆跡，乃與還金記同時所抄者，標卷數曰真定梁氏直覺集卷十五、卷十六，與還金記同演梁氏事，疑亦瑞所著，今附著此本于還金記之後，日為瑞作，或無大誤云。

紅梅記二卷　清初刻本

明周朝俊撰。朝俊字夷玉，鄞縣人。是編演裴禹與女子盧昭容事。二人姻緣以折梅題詠起，故曰紅梅記。據錢塘裴禹與仕友郭穉恭、李子春遊湖，上有盧夫人孀居，女昭容，貌妍能詩。時春景暄麗，梅花盛開，女登樓眺望，折得梅一枝，方吟哦間，禹於牆外攀枝，忽墮於地，女即取折枝贈之。賈似道乘輌舫遊湖，適見之，驚女美，求為妾。禹詣夫人，画策云以女已字人，始當免。夫人用其言，以為是，又重其風貌，即以女許之。似道聞之，怒，拘禹於家，私禁之，陽言已贅於相府，使向夫人求女。女知其詐，誓不從，懼禍及，乃與母避之揚州，寄於姨母曹氏之家。初，似道之遊湖也，其姬李慧娘于船上見禹，偶然贊一其美。似道歸，即手刃之。至是，拘生姬之鬼乃就禹與歡會，自告為禹而死，情緣未絕，猶不相忘，為生引路使出走。似道失裴生，拷其姬侍，而慧娘忽現於前，似道悔驚失次，以是禹竟得免。久之，赴南省試，與郭穉恭俱登上第。時似道已敗，窜眼哀詣之，遇於揚州，則女因曹姨子數求婚，已為裴為道服，示不他適。生至，姨子更忘

之標之於官時江灘全面於李子春，知局之情不安理、
潛送昭容女子臨安為執柯使媒配云，此本為袁
晉評本，其上卷末折俱評摘拷役時諸妾境並而
鬼四出場，一人獨唱長曲、合場皆冷，尚依新折名鬼
辯者方是，附劇改本題云劍嘯閣改紅梅記第十七
折，知晉曾改此劇，又評云此齣情節新，曲尤諧俗，但解
唯似張生，出會似夢梅耳，雖然有此情節有此詞
曲，亦新樂府之白雪也，所評論皆甚允當，亦足書此詩傳
卷三十，稱禎俊少有才，詩慕李長吉，填詞所擅
有李舟、香玉人、紅梅花十餘種，唯紅梅花最傳，當平
殲外傳人莫不唱紅梅花云，今唯紅梅記清初李
流傳，餘本太平縣聞，明本此雪居士所輯萬壑清音、嘲其本多與鄰館
嘗選李丹記世傳於本，今有李丹記一書，傳中
李舟疑李丹之誤，然則穎俊曲傳於今者殆
有二種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無町詞餘二卷 清乾隆丙子五放園原刊本

清曹錫黼撰、錫黼字誕文，號菽園，官太常寺
所牧截缺改補員外郎，年二十九卒于官，生前藏
書甚富，晨夕披覽，學甚該博，所著有鮮齋
詩集二卷、詩餘一卷，見同治上海縣志二十一人物傳
及二十七藝文志別集類，又詞曲類又載錫黼無
町詞餘，注云又有四色石、桃花吟，然考此本無町
詞餘即桃花吟、五色石之總稱，作者殆未見原
本致有此誤也，桃花吟為四折雜劇，演崔護事，
謂所遇女謝氏小字婷婷，大抵依本事詩敷衍，
無所出入，四色石乃以一劇分演四事，每事一折，
其目曰、張耀綱廷平感世序、蘭序內史臨波
宴、滕王子安檢韻、寓同谷老杜回興歌，廷平感
世一名崔羅廷、演翟公羅廷尉復起題門志感
事，內史臨波一名曲水宴，演王羲之宴蘭亭事，子安
檢韻一名滕王閣，演王勃作賦事，老杜興歌一名
同谷歌，演杜甫寓同谷作詩事，其滕王閣隱括
王勃賦，同谷歌隱括杜甫詩，雖不如鄭瑜滕王閣、尤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讀離騷之囊括原文、魄力沈雄、要亦穩愜可觀。其崔羅（廷）邂逅翟公門客（中）一段，集千家字文句、長幾千言、形容炎涼世態、頗盡淋漓致，在清人劇中亦罕見之例云、

四石家傳奇摘齣四卷 清雍正間刊本

清車江英撰。江英始末不詳。是本前載雍正乙卯浚義散人序，稱江右車子江英，履傳才，寢食於韓柳歐蘇之文者數十年，于茲乃以慧心繡口措意數詞云云。據此知江英為江西人，其名里則不可知矣。斯所錄（編）凡四雜劇，曰藍關雪，四齣，演韓愈事。稱愈姪女湘子成道後，與愈相遇，從愈命回家，仍與妻會，生子。愈在州，奉詔參裴度幕，與李愬雪夜入蔡，取勝吳元濟，平之後，敗潮州，經衡嶽，值陰霾雲封，得神佑，雲開單峯現，乃作詩云云。所錄殆不不備，與標題曰藍關雪不合。曰柳州煙，亦四齣，演柳宗元、劉禹錫事，其詞意不甚明，似謂宗元登第後，宰相王叔文女以詩二女許配宗元與禹錫，宗元匪丞叔文郎贈女與唱酬詩句。其後禹錫貶連州，宗元貶柳州，以風謠寄贈，旋奉詔入京，途中過叔文二女各於驛口成婚云。曰醉翁亭，四齣，演歐陽修事，稱修妻善病，修寂坐書齋，感秋聲為賦，既而

入京應舉，妻縫綻送別。修成名久宦，妻存亡不知。好友石曼卿適死，修尊哭之。曼卿為芙蓉館主，而修妻之魂現至，查其籍，應卧病三年，仍得還陽，命送之西。於是修妻復生，問修，已中進士云。觀其語意，亦不完。統遊赤壁亦至斷。演東坡事，稱坡女弟小妹招秦觀為婿，婿至三試其才，坡官翰林，奉詔入內，上為設樂，賜金蓮燭送之歸。既而觀貶郴州，坡貶黃州，坡與佛印、黃魯直遊赤壁弔古。觀由郴州內召，過長沙，訪先所遇女黃義姑，猶守貞相待云。似亦不完。蓋其書以摘斷標名，或本為傳奇，不及全刻，僅摘其中數齣錄之歟。

李逵負荊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康進之撰。進之棣州人，或云姓陳，見鍾嗣成錄鬼簿。其始末不詳。錄鬼簿上、太和正音譜上、述古堂存也是園目共十種，有康進之黑旋風負荊劇，及天一閣抄本錄鬼簿錄。此本作杏花莊，注為名目云：杏花庄老王林告狀，梁山泊黑旋風負荊，與天一閣本數字之異，知所錄實為本也。演李逵事，略稱梁山濼附近有莊曰杏花莊，有王林者設酒肆于此，諸首領以暇時常至其肆中飲酒，林皆款接之。附近有小寇曰宋剛、魯智恩，一日冒宋江、魯智深名，亦來是肆。王林本不識二人，誤以為真，為具酒食，出女滿堂嬌進酒。剛因使智恩為媒，強掠之而去。時清明日，李逵下山，偶過林，王林以事告，逵大怒，返山詈宋江與魯智深，砍倒寨中杏黃旗。倒之，江力辯無其事，逵不信，乃立軍狀，與逵賭約共下山，使王林辨之，真則江自刎，否則斬逵。事既明，逵慚懼，負荊請受杖，江命斬之，而王林馳至，蓋宋剛娶婦已三日，方攜婦與魯智恩同至林家會飲，皆昏醉，乃乘機來告也。江乃釋逵，命與魯智深同下

山、掩而殺之云進之此劇情雖簡質、而詞欵
挺秀、在元中亦不失為佳著、其第一折宋江白稱
江綽號順天呼保義、是蓋三打祝家莊之第
二折李逵唱黃鐘尾非錢牛敢無禮云
云、皆可與水滸互證異同、今百回本水滸載李
逵負荊事、與此大同小異云。

燕青博魚一卷 元曲選本

元李文蔚撰、鍾嗣成錄鬼簿上載文蔚為真定人、
江州路瑞昌縣尹、明寧獻王權太和正音譜稱文
蔚之詞如雪壓蒼松、其他不詳、斯編為元曲選本
標題目正名云梁山泊宋江將令、同樂院燕青博
魚、清錢曾述古堂目也是園目、黃文暘曲海目所記
皆與此本收句合、曹寅刊本錄鬼簿載此劇作
報冤台燕青撲魚、與此本異、考宋元人書博字
字皆作撲、如相搏作相撲、博買作撲買、則作
撲者原文、太和正音譜作燕青撲魚、劇字之誤
也、演燕青事、稱燕青於重陽節下山遊賞、歸誤
限期、受杖憤而失明、下山覓醫、流寓汴
京、汴京人燕和、妻王氏、弟即捲毛虎燕順、王氏與
楊衙內私、約以三月三日會於同樂院、及期楊騎馬至、
撞青倒、青欲控其馬、楊毆青、急馳而去、燕順適
至、見青目盲、憐之、引入肆中、以鍼治之而愈、至詢姓
名、結為兄弟、青販魚自活、年至同樂院博魚、楊
衙內復至、奪其攤、青奮毆之、燕和在旁見之、賞其拳

勇，亦與青結為兄弟，引至家，飲館，殺之。值中秋
日，王氏乘燕和醉，與楊衙內私會于後園，為青所
見，將殺之，楊逃去。李家至，縛和與青，送于官。和青
夜間越獄走，楊李家追之，將及，時燕順已入梁山
濼，聞和青事，來救，乃共擒楊與王氏殺之，俱
投梁山云。此劇情節雖瑣碎，然詞元爽雄健，在元曲中自具一種風格。劇末高文秀時自為一文作手，所撰戲曲，
錄鬼簿所載凡十二種，今唯此劇
存，且其劇除元曲選及酹江集外，諸選集悉
不收，則亦僅存之至寶也。劇中所言撲賣事實，
元間市俗，西湖老人繁勝錄、武林舊事等書記臨
安市井皆載之，然其事不詳，此劇於當時意錢
之制，言之至悉，可以考見當時風俗。又李斗揚
州畫舫錄，載清時揚州小商販賣猶有此事，
乃知古今習俗相去不遠也。

灰欄記一卷 元曲選本

元李行道撰。行道名潛夫，絳州人。鍾嗣成錄鬼簿上
作李行甫，太和正音譜作李行道，此本作李行道，與正音譜合。
賈仲明弔詞稱絳州高隱李公潛夫，養素讀書
門鎮掩，蓋隱者也。斯劇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並著
錄。演包拯斷馬均卿妻張海棠一案，稱鄭州妓張
海棠，從良馬均卿為妾，生子已五歲。均卿妻與趙
令史有奸，欲殺夫而未得便，適海棠兄張林向妹
求貸，婦教海棠卸衣服頭面與之，而譖海棠於均卿，
謂擅以衣物與奸夫。均卿不快，命海棠煎湯，婦又
乘間投毒藥其中，均卿飲之死。婦乃誣海棠殺夫，欲逐
海棠而留其子，海棠不服，因成訟。令史受賄，又賄鄰人及收生
婦，均指子為婦所出，官信之，因鍛鍊成獄，押海棠
赴開封定罪。時海棠兄張林充開封府尹祗候，方以迎
府尹包拯回，適遇解人，乃與妹共詣府尹申冤，謂無辜
奪孩兒藥死丈夫事，實緣大婦與趙令史有奸，告
時恰值令史掌案，屈打成招。包詢畢，亦疑之，命提婦至，
盡灰為欄，置兒其中，命兩婦左右拽之，凡再拽，惟婦輒拽

兒出欄外、而海棠不能拯、知子非婦所出、而與令史奸是實、遂并令史誅之、杖街坊及收生婦流之、釋海棠、使携其子與張林同居、天一閣抄本錄鬼簿載行道此劇目、作張海棠屈死下蘇宰、包待制智勘灰欄記、此本收目同、而起句作張海棠屈下開封府、似屬本謂海棠屈死、而此云釋罪寧家、然果海棠死則灰欄兒兒之說不可通、疑屈死二字有誤、非原文也、

殺狗勸夫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云孫蟲兒挺身認罪、楊氏女殺狗勸夫、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附載失名氏傳奇目有殺狗勸夫、注云王脩然、按當作脩然、屏邪歸正賢達夫、殺狗勸夫、太和正譜上錄殺狗勸夫、在古今無名氏劇目中、錢曾述古堂及也是園目十並有王脩然斷殺狗勸夫劇、在元無名氏類中、似乎此劇乃元無名氏所作、然考清曹寅刊本錄鬼簿下載蕭德祥劇五種中有王脩然斷殺狗勸夫、則劇乃蕭德祥所作、德祥名天瑞、號復齋、杭州人、世業醫、據錄鬼簿稱德祥凡古文俱隱括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戲文等、不言作雜劇、豈德祥所作五曲皆南戲、而此殺狗勸夫雜劇、自為無名氏所作歟、演述京孫榮妻楊氏事、略稱榮字孝先、弟華、小字蟲兒、雖親兄弟、而華不見禮于兄、被迫離家、居于城南破瓦窯中、清明、華上墓值榮、謂華詛兄、復毆之、次日榮與友柳隆卿胡子轉飲于謝家酒樓、醉歸臥地、柳胡捋其金委之而去、時風雪甚、華見之、負之歸家、既醒見弟、猶疑弟盜其金、其刻薄不近人情如此、榮妻楊氏憂之、思回夫意、乃向鄰婦王氏買一狗、殺之、加人衣冠於其身、置之後門、榮醉歸、見

之以為死尸也大懼乞柳與胡代移之於他處皆醉宮急謀於婦婦謂宜求弟使移之榮不得已抱懶以往而華欣然至覓尸埋之汴河隄上柳胡知狀則訟于官謂榮殺人兄弟皆被補拘華自承謂不干兄事府尹方欲施刑而楊氏知至白其始末引蘇婦王氏為證試發其尸果犬也柳胡乃伏御胡子轉而旌楊氏授孫華為縣令劇第四折稱斷案者為宋仁宗時開封府尹王脩然考脩然金史一百五有傳章宗時嘗知大興府事以明嚴果決稱所記實誤作者蓋元末南人距金已遠于脩然始末已不能詳僅知其名遂誤認為宋人也

紅梨花一卷 元曲選本

元張壽卿撰壽卿東平人浙江省掾見鍾嗣成錄鬼簿天一閣抄本作東都人考明賈仲明所補弔詞云浙江省掾祖東平蘊藉風流張壽卿則東都乃東平之誤也斯劇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並著錄演趙汝州與妓謝金蓮事稱汝州與劉輔同學輔除洛陽太守汝州將訪之先寓書于輔云聞有謝金蓮者欲一見之輔問左右其人乃妓也惜汝州溺色如此思有以轉其意已而汝州至問金蓮輔命喚之左右對已適人矣汝州意沮欲辭去輔強留之館於後園及夕有女至自云王同知女汝州引入室中共飲語言娛洽約明日相會越夕女果至以酒一罇紅梨花一瓶相贈汝州悵意甚因指梨花為題求女詩女占一絕云本分天然白雪香誰知今日却濃粧秋千院落溶溶月羞覩紅脂睡海棠汝州稱讚不已亦賦一絕云換却冰肌玉骨胎丹心吐出異香來武陵溪畔人休說只恐夭桃不敢開方欲情好而司知家之老婢突至女匆匆別去汝州悵望而已自是女蹤遂絕音問寂然一日獨坐齋中一賣花三婆（據三婆字之假）來園採花見梨花大驚為汝州言昔有王同知女酷好此花以情死瘞斯園

中、往往為祟其子寓園中、即為所魅、患病死、語其經
歷、持贈之物、與生不殊、生大驚、適鞘下鄉勸農、遂僕從送輕
馬至、即馳之京、應試中狀元、除洛陽令、鞘置酒召之、強召金
蓮至、與以扇柄、上插紅梨花一枝、屬持之以待令、既而汝州至、
見女及花、驚為鬼、呵之、鞘以實告、生轉意慕鞘之惠、即
席與金蓮結為夫婦、壽鄉此劇殊與鄭古名家雜
劇無名氏顧曲齋孟稱舜柳枝集皆收之、稱舜評此劇
以為字字滄潤、語語婉雋、迥世曲家所不能及、又稱首折次
折語更香楚、湯顯祖極學之云、斯其劇甚名貴、雖壽鄉
所作、只此一本、猶勝多許、柳枝集第四折又載稱舜批語
云、此下數枝多從吳興本改、知懋循此本所錄第四
折多非原文、今諸本俱在、猶可考校異同也。

欽去思者偽耳。

鐵拐李一卷 元曲選本

元岳伯川撰、鍾嗣成錄鬼簿上載伯川里貫有濟
南、鎮江二說、不舉其名、其始末不詳、是本劇錄鬼簿太
和正音譜、寶文堂目錄曾述古堂也是園書目並著
錄、演岳壽成道事、略稱鄭州人為本郡孔目、人甚
直、然未免糧作威福、時韓魏公奉朝命持節來
州、吏胥聞之皆懼、岳自以無私、未措意、仙人呂洞
賓以壽有緣化、一風顛道士詣其門、謂其子為無郎
業種、謂其婦為寡婦、岳聞之縛洞賓于門首、
魏公微行至、釋之、岳謂擅縱其縛、命其屬張千
向公索賄、公出金牌示之、自承即新任廉使、壽遂
驚悸成疾、旋死入冥、冥王謂其前生作吏多為
不法、將置之鼎鑊中烹之、而洞賓忽現于前、壽
視其人即瘋道人、知為仙、因求度、洞賓乃言于
冥王、使復還陽、而軀已壞、時屠戶李氏子新死、借
尸還魂、子跛一足、醜惡甚、壽詣其妻、妻初不相
認、久之乃悟、令入室、而屠家則堅留認為己子、相
爭、訴于魏公、洞賓忽至、述其事、魏公乃兩筆釋

之壽隨洞賓仙去以兩世得岳李二姓故名李
岳道號鐵拐李云此本爲元曲選本標目云韓魏
公斷借屍還魂呂洞賓度鐵拐李岳天一閣抄
本錄鬼簿注此劇題目作韓魏公讀疑係誤字托
柄曹司呂洞賓度鐵拐李岳目與元曲選
本微異述古堂目則作鐵拐李借屍還魂蓋錄
者隨意標目凡曲名此類甚多不足爲異也。

勘頭巾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孫仲章撰標題目正名云趙令史爲吏見錢親
王小二好鬥禍臨身望京店莊家索冷債河南府張鼎勘
頭巾曹寅刊本錄鬼簿上有孫仲章注云大都人太和
正音譜上稱孫仲章之詞如秋風鐵笛然天一閣本錄鬼簿
以及賈仲明所補弔詞均作李仲章究莫知誰是也錄鬼
簿載仲章劇只卓文君白頭吟全本宋斷遺留文書二
劇不及此劇種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附錄失載名氏
傳奇有勘頭巾所注劇正名二句與此本合據抄本錄鬼簿河南府作開封府

亦不云仲章作然錢曾述古堂目錄抄本河南府開封府
張鼎勘頭巾一劇標元孫仲章撰則懋循此本題孫仲
章者當劇別有所據非妄載也演張鼎斷王小二疑
獄事略稱開封細民王小二嘗得員外劉平遠次
助一日往告貸與平遠爭平遠出呵之因相詬小二出
惡語云設假巷相值當殺汝婦乃逼小二立保辜文
書保辜百日內無事小二不得已署狀而去婦本與太清
庵道士王知觀有私至是與道士謀乘劉城外索債回
要殺之于路而控小二殺其夫小二已誣服而織伐芝蔴羅

頭巾及減銀環未獲，吏通索之小二，乃謬言在蕭林（是時府尹為）
城外劉家菜園井旁。吏往取，果得之。完顏府尹（新）
某湖情，與已判斬都孔目張鼎疑案經半年，而贓物皆（明）
向吏部請知，審吏小二供贓物時何人得聞，始知有望京店莊家人
適過獄，打草苫，適聞其語，拘莊家審問之，又知莊
家事畢出獄，曾遇一道士于獄門外，嘗以小二供相
告。蓋巾環即道士攜莊家譴所置，以陷小二也。於
是案乃大白，罪劉婦及王道士於法。此劇與魔合
羅劇同演張鼎斷事。其人蓋當時能吏，以決獄
著稱，而名類劇曲以傳。第二折張鼎白言吏掌刑名
所須者八事：一筆札，二算子，三文狀，四把法，五條行
劃，六書契，七抄寫，八止訟，新續古名家雜劇
本尚多二事：九伏德，十樸子。其語有不可曉者，必
當時課吏之條目也。

魔合羅一卷　元曲選本

元孟漢卿撰。鍾嗣成錄鬼簿上載漢卿亳州人，其始
末不詳。此劇錄鬼簿、正音譜、寶文堂目、述古堂及也
是園目俱著錄，演河南府孔目張鼎勘劉玉娘一案。略稱
河南府人李德昌妻劉玉娘子佛留。兒德昌營緞線鋪，卜
云百日內有災，須出遠以避之，因辭妻之南昌貿易。妻送德昌
行，言從弟文道（元刊本作文鐸）屢相調戲，其意叵測。德昌以婦平日
與文道不合，且言甚實，亢詰誡之而去。其後貿易大得利，歸
將近家，憩于城外五道廟中，冒雨得病，有貨郎高山亦以避
雨來廟中，因告以居址，屬轉告其婦來視。疾山入城，適逢德
昌問路，且述其事。德昌故謬指之，迂折久之，始得劉氏之居，
已達德昌之言，兼以魔合羅一贈其子佛留，蓋時節適屆
七夕也。文道知兄病，先趨至廟中，以毒藥進于兄，劉氏至
則病已深，扶至家，七竅流血而死。文道因挾制其婦，欲逼
娶之，不從，則誣以因奸殺夫，訟于官，縣令受賄，鍛鍊成獄，具
案呈完顏府尹，已判斬案，六案都孔目張鼎知案可疑，言
于府尹，謂送信人未到案，奸夫無名，証據不足，請覆審。府尹以其
言懇，限鼎三日內究出本末。鼎折即出玉娘于獄，詢送信人年貌，生

理、玉娘忽憶為貨郎，曾贈魔合羅與小兒，命取魔合羅，而底有高山二字，訪得其人，拘問之，乃言遇時先遇於肆主人，即文道也。史收文道鞫之，事乃白，釋玉娘，置文道于法，鼎亦坐是遷官。云漢卿亮人，此所演即河南府事，耳目接近，疑必有據也。天一閣抄本錄鬼簿上載漢卿是劇，注題目正名作「曹司居推貨郎，漢侯鼎智勘魔合羅」，此本目作「李文道毒藥擺哥哥，闌令晚裏得錢多，高老兒屈下河南府，張平叔智勘魔合羅」，標目與天一閣本錄鬼簿已不同，又元刊古雜劇三十種亦且收魔合羅，勘其文字，與新續古家雜劇息劇子雜劇選、元曲選以及孟稱舜酹江集所收，皆大致不殊，其與元刊本異者，自以元刊本為是，唯元刊本脊白太略，事蹟不顯，今姑以元曲選本著錄焉。

城南柳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谷子敬撰。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載子敬金陵人，樞密院掾史，洪武初戍源時，「提」字當有誤。又稱其明周易，通醫，口才捷利，樂府隱語藝行于世，舉下堂傷其一足，終身有憂色，乃作耍孩兒、樂府十四煞以寓其意，極為工巧。太和正音譜、群英樂府格勢稱谷子敬之詞如崑山片玉，又稱其詞理溫潤，如璆琳琅玕，可薦郊廟，推許亦至，並列其名于國朝十六人中，不目為元人，則以子敬由元入明故也。斯本為元曲選本，標題目正名云「岳陽樓自造仙家酒，截頭渡得遇垂綸叟，西王母重餐天上桃，呂洞賓三度城南柳」，末二句與錄鬼簿續編所注亦合，續編「重餐」作「重會」，道蓋稍是舊題。劇演呂洞賓度柳樹精事，稱洞賓遊岳州，其地有有老柳，生已數百年，欲度之，乃埋桃核于地，成長後通靈，與柳精配為夫婦，洞賓詣岳陽樓飲，以劍貶酒而去，而柳、桃精夜樓中為賣酒保楊老，以劍斬之，於是柳精託生楊老家為男，桃精托生李家為女，仍為夫婦，洞賓來贖其劍，時楊老已

死，其子不知其事，堅不肯承，而婦不昧前因，猶能識洞賓。洞賓勸二人學道，婦即欣然相隨，子持劍逐之，追至截頭渡，一漁翁渡之，稍當見其婦，為指其洞，果見婦，拔劍斬之，忽有公人過，押送官府，問何殺人，則誣云洞賓誘其妻逃，殺人者乃洞賓。官拘洞賓至與對理，洞賓乃言殺人者必有刀仗，此人所現挾劍，何不搜之，及搜子，果得劍，官怒，即命洞賓殺之。子方惶懼，而洞賓與衆仙忽現于前，乃省悟入道，與赴王母蟠桃宴云。錄鬼簿續編載子敬曲目有枕中記（按演呂公盧生事）、（據此目）雪恨鬧陰司、司牡丹借屍還魂，今唯此本存，其司牡丹還魂，雍熙樂府猶引其零折，但則不可知矣。

誤入桃源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王子一撰。太和正音譜古今羣英樂府格式有王子一，名在國朝一十六人中，陳與郊續古名家雜劇錄是劇，題國初王子一，則此本署元人者誤。王子一始末不詳，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亦不載其人，唯太和正音譜稱其詞如長鯨飲海，又既云風神蒼古，才思奇瑰，如漢庭老吏判辭，不容一字增減，其高處如披琅玕而叫閶闔，所以推許之者甚至。正音譜錄其劇海棠風、楚臺雲（元曲選卷首引作楚岫雲）、鶯燕蜂蝶（元曲選卷首引作花間四友，注一作鶯燕蜂蝶）、劉阮天台（元曲選引作悞入桃源，注云一作劉阮天台）四種，今唯誤入桃源存。此本標目作太白金星降臨凡世，紫霄玉女夙有塵緣，青衣童子報知仙境，劉晨阮肇悞入桃源，與續古名家雜劇本全同。劇中大意略稱天台縣人劉晨、阮肇同學，值朝政昏亂，共隱于天台山下，暮春入山采藥，迷路不能歸，遇一樵夫指路，云有桃源洞人家可往投宿，因詣之，至則笙歌嘹繞，有二女出迎，呼其名姓，知遇仙，遂為夫婦。越一年，二人皆動歸思，求暫去，二女悵然餞之于長亭，即席賦詩為贈，晨等抵家，

則景物已非，家人存者皆其曾元，見晨不能識，盖别家已百年矣。悵仙境非凡，乃偕肇復入山，覓洞址不可得，各賦詩寄慨，便欲投崖。太白金星現像喝止之，云昔化樵夫指引，今乃復迷舊路，旋次手指其後處，則桃花叢中洞門已啓。復與二女相會，同登仙位。云謂二女乃紫霄玉女謫降，其與劉晨阮因緣，太白星命青衣童子先達之。故標目云云。考劉阮事元明人所演有數本，錄鬼簿載馬致遠有晉劉阮誤入桃源，詳續編載明汪元亨有劉晨阮肇桃源洞，太和正音譜下雙調篇引馬致遠誤入桃源第四折收尾一曲，勘其文不在此本中，則此本署王子一當不誤。孟稱舜柳枝集亦錄此劇，其第四折新水令曲行不上嚴灘臨潤，盼不到宫闕倚天高，眉評云三句四句依吳興改本，較原本為佳。考續古名雜劇第四折此曲作道不行乘桴浮海闊，時不遇攀桂仰天高，則懋循於此劇曾加改定，不盡依原本也。

寬大詔一卷 清嘉慶刊本

題涂陽嘯岩居士填詞。前載嘉慶二十年王祁一序，稱吾友王嘯岩先生弱冠遊庠，名噪一時，先君宰榆次，始識之。屢困場屋，鬱鬱不得志，晚年悟道，習性命之學云云。據此知作者姓王，王乃諸生，困厄不得志于時之人，嘯岩蓋其號，其名字則無可考。斯編為四齣雜劇，演陸賈諭降南越王趙佗事，其事甚單簡，詞亦近平，無甚可稱。祁序又自稱筮仕中州，與嘯岩相同，數載其顛病時，猶復以持身律己諄諄相勉，言猶在耳，而良友不再覩，覓其遺稿得寬大詔一書，知吾嘯岩以陸賈自喻，其抱負不凡，惜乎其不得志也，遂為校刻。則此本即祁所刊。其書衣題澹雪齋外集，或祁所刻尚有嘯岩詩文集歟。

喬影一卷 清人雜劇二集本

清吳藻撰。藻字蘋香，號玉岑子，仁和人，著有花簾詞、香南雪北廬集。斯編爲藻所撰雜劇，託名謝絮才者，以身爲女子，雖懷奇抱異，而閨閣銷聲，不得與鬚眉男子馳逐名場，抑鬱無聊，乃懸所寫飲酒讀騷圖於書齋，易士人衣冠，以酒酹之，感慨傷懷，謂屈平遯世，尚留身後之名，今爲女子，實不得與屈平比云云。考藻嘗製飲酒讀騷圖，一時詩人多題詠之，則劇之作，實藻自喻也。梁拱辰兩般秋雨盦隨筆稱藻父夫俱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據此知藻以閨中翹秀而適非其偶，觀其劇詞，由意感慨悽涼，幾若之人之趣者可如何之時，抒情寄恨，唯有託之詞章，劇女子名謝絮才，殆亦天壤間乃有王郎之感也。施淑儀清代閨閣詩徵畧又引杭郡詩三輯吳藻小傳，稱藻嘗寫飲酒讀騷圖，自製樂府名曰喬影，吳中好事者被之管絃，一時傳唱，幾如有井水處必歌柳七云云，則藻此曲當時握行，流布極廣，雖其詞尚未能臻雄健，而以女子得此，亦非易易矣。

花間九奏九卷 花韻庵原刊本

題花韻庵主人著。考沈起鳳報恩緣等傳奇四種，為石韞玉所刊，其卷首所附樂府解題四首，署花韻庵主人，其板式與此本全同。韞玉詞集有花韻庵詩餘，在獨學廬二稿中，知即韞玉所著也。韞玉字執如，號琢堂，吳縣人。乾隆庚戌恩科進士，以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歷官四川重慶府知府、山東按察使，告歸，曾主蘇州紫陽書院、揚州書局，校勘全唐文，以道光十七年卒，年八十二。（據見陶澍撰墓誌銘）此集為韞玉所編雜劇九種，曰伏生授經，演晁錯受尚書于濟南伏生女事；曰羅敷采桑，演秦氏羅敷采桑拒趙王使者事；曰桃葉渡江，演王獻之納桃葉為妾事；曰桃源漁夫，演武陵漁夫向陶淵明說所遇桃源人家事；曰梅妃作賦，演唐明皇江妃寫槿東賦進呈事；曰樂天開閣，演白樂天年老放侍姬樊素、小蠻，樊素獨留事；曰賈島祭詩，演賈島受知韓愈，為僧還俗，除夕祭其詩，

孟郊李賀同享餕餘，忽舉為長江主簿事；曰琴操參禪，演東坡宴西湖，與妓女琴操承應，與共遊僧寺，坡說法，琴操參究，僧參寥証明，故因悟道出家事；曰對山救友，演康海救李夢陽于劉瑾事，皆一折雜劇。其桃源漁夫不能方尤侗之桃花源，梅妃作賦亦甚遜陳栻之一斛珠，蓋情文並簡，少所安排，特文人清閒餘事，非當行之作也。

玉尺樓二卷 清乾隆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王國維曲錄五錄讀(?)書記亦收此曲，釋為盧見曾撰。考清汪啓淑飛鴻堂印人傳載朱夰館于運使盧雅雨署齋，月餘成玉尺樓傳奇一部，授之梨園。揚州人爭歸之，于是凡有井水處莫不知有朱山放云云。則朱夰所作，國維所記誤也。夰字山放，初名杏芳，字雲栽，錢塘(?)人，弱冠補湖州府學廩弟子，有聲庠序，久困場屋，甲子後不再赴棘闈，遂改今名，字山放(?)，自號萬綠道人，嗜金石篆刻，兼尤精音律，能指析其宮商。身落江湖，而名蜚京國。著有摹印傳、印律、山漁刻印稿、宮綱譜等書，事俱見汪啓淑所作傳。斯編演沈韻與女子韓艷雪、馬傳雲事，本平山冷燕小說而參合他書，改易人名，搆敍新穎。閩(?)中亦擅黃(?)絹，湊(?)君稱臨安沈韻，號鄉薦第一，與友[?]遊，隨同客來信樁于西湖，忽有白燕飛于前，韻題詠詩云："搖光分影是耶非，散因何日換霜衣。宜向梨花枝上宿，水晶簾動月中飛。"旭(?)和其詩佈于京華。左相韓(?)擬(?)藏，有女艷雪，佳(?)中亦有白燕詩云："寄

言(?)毛女許雪添肥，柳陌經過繫染衣。未必當時王謝種，日長猶傍玉臺飛。"韓嶽賞之，納其詩于袖中。趙王適(?)津園宴入座，以白燕詩于殿前，上命學士賦詩，忠(?)當意者。韓即以沈韻詩進，韓嶽女呈其女詩，上閱而嘉之，授女為女學士，敕有司為造樓，顏曰玉尺，備收天下及第如意尺以衡量人材，如意以擊[?]臣民之[?]上樓者。是(?)冊太尉黃鉞子雲，欲娶艷於韓，以須考試拿(?)信，忽聘步以白燕命題，乃授以韻詩，使照寫女之閱，韻待於文(?)，知其壞竊，笑置之，雲遂登樓，女使婢以如意[塗抹]擊之，狼狽而退。太尉怒，乃劾女非有才，轉奏取君上自命題，令內官偕太尉往試。諸作無不稱旨，更寵錫之。由是才名益著。顧撫李地求婿于相，相許之，命其弟後來暑(?)，是時有馬氏女傳雲者，才貌與艷雪等，亦有白燕詩云："不向雕梁塵迴出屏(?)，玉釵飛去影雙雙(?)，江邊鷗鷺無相猜(?)，十二仙峰翦白雲。"詩題扇，遺失於途，韻拾得之，詢知為傳雲作，以其扇為名，覲請其家，見女驚其美，欲並娶之，懼為韓氏所知，乃託言為宋宗[?]已聘矣。左相聞之，怒，艷雪設計，密遣人與

馬氏溪香斯朝豔雪改號柳沈顏之弟、親近傳雲於東、
知其相見、倡為神妹、太尉子周傳雲夫、往劫之、已弗及
矣、已而讀中狀元、使右丞相讀、贅西約、私娶相收顧
馬氏、醉之云已別贅温雲為婿、其才貌過顧遠甚、顧讀
閨而愧悔、求一見其人、傳雲乃易男裝出、復作白
燕詩云、綠鬢雙飛玉堤、湘江雲影落坡寒、珠
簾月下鄰相混、寶倩倪帽[illegible]、[illegible]顧冒審其
含貌笑、蹤跡似傳雲、大惑不解、旋知為豔雪之計、
乃更贈詩李旭、求左相許歸妾、贅於王尺樓云、

萬曆新城志十二卷　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明新城知縣張棟纂修、棟河南鄧州人、萬曆四十四年來知縣事、新城縣志萬曆十三年邑令王好義創修、其書已佚、惟斯編卷末尚載邑教諭劉紹禹舊志原跋及訓導賈士邁續跋、舊志源委賴以考見、棟纂輯斯編多本前書、凡十二卷、其目為圖說考、輿地考、建置考、政教考、官秩表、選舉表、循良傳、人物傳、名宦傳、敕封紀、藝文傳、雜傳記等、其建置考記城池沿革、起自唐文宗太和元年、下迄明景泰、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諸朝、歷修事皆詳載之、又政教考記田賦、謂門載謂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地土、不論沙壓、水占、鹻薄、荒蕪、墳墓、道路、一槩徵科、故畝數倍增、更錄當時中下地畝折當上地若干云云、此等記載、於明代賦役制度之研究、亟有裨益、又記邑境之莊田、有清寧宮、仁壽宮、裕府、景府、汝南王府、嘉善公主及慶都伯、長寧伯、穗平伯諸莊田、其田畝總計約有一二千頃、以一邑之地而莊田畝數有如此之巨、豈因新城為王畿之故歟、其記鹽法、述宋元舊制及明時商販引鹽與戶口食鹽之情況、亦詳核可

表、知縣戴張棟以後閥閱等七人，訓導賈士邁後有韓思范、喆士璺二人，按斯書即成於棟手，不得豫知以後之事，蓋後人所增補也。

乾隆邢臺縣志十八卷　清乾隆六年刻本

清邢臺知縣劉燕雯修，邑人李嵸等纂。燕雯山西平陽府洪洞人，廩貢，乾隆三年知縣事。按邢臺志創修於明萬曆朱誥，續修於清康熙高顯明，志已亡。康熙志今僅存有殘本，斯編繼康熙志而作，以乾隆六年孟夏開始纂輯，歷五月成書。其書分十八類，曰輿地，曰城池，曰祀典，曰學校，曰壇廟，曰建置，曰山川，曰災祥，曰營田，曰賦役，曰名宦列傳，曰鄉賢列傳，曰職官表，曰選舉表，曰仕宦表，曰殊恩志，曰人物列傳，曰藝文志。其標目過於繁複，編次亦不合法，如輿地、山川、營田析為三類，已嫌瑣碎，而山川類更攔入物產、形勝、古蹟、陵墓等。書有名宦、鄉賢二類，而祀典志中復出名宦、鄉賢之目，殊無倫次。又城池可入建置，名宦可併於職官，鄉賢可併於人物，皆不必多出門目。又學校類有書籍目，以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五倫全書、累世忠貞錄、大明一統志等書悉入集部。災祥志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蠲免征餉事，皆屬夸張。惟營田類水利門載永澤閘、百泉閘、珍珠堤、流珠堤等二十餘條，記其閘

創之年代、其興其廢、灌溉之畝數、頗為詳贍、尚屬有關史實之文也、

道光邢臺縣志十卷 清道光七年刻本

清邢臺知縣竇景燕纂修、沈蓮生續增、景燕山左臨朐人、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舉人、嘉慶十二年任、蓮生浙江平湖縣人、監生、道光六年任、景燕以嘉慶十四年纂輯邑志、彙稾成未刊、旋卸任、蓮生來宰斯邑、復為續增刊行之、即為斯編、書分十志、曰方輿、曰建置、曰食貨、曰典禮、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恩恤、曰災祥、曰藝文、其卷首之疆域圖、圖開方計里、甚便檢閱、建置志、列倉廒一門、載景燕所創設之社倉、石井村諸倉、先記倉之所在地、次記倉房若干間、及貯穀若干石、事蹟出於當時、其記載當極可信、人物志以舊志數次纂修、皆草率相沿、即明代縉紳、其事功言行、亦多不可攷、斯編采諸史府志廟碑墓表墓碑等、極意蒐羅、然所獲亦不多、至於蓮生所續增者、於建置志義倉門、增開元寺添設之倉廒、及當時城鄉貯穀之數目、典禮志於文廟從祀東廡、增陸贄、黄道周、湯斌諸人、西廡增呂坤、劉宗周二人、官師志知縣、增竇景燕等十二人、巡檢增胡栩等九

人、典史增游茂松等三人、教諭增冉蔚文一人、訓導增譚宗濟、于振鐸二人、千總增史宗義、外委增阮大宗、劉萬春、選舉志舉人增姚元襄等三人、貢生增閻芩等十七人、武科增張贊等五人、人物志於善行補吳養民傳、孝友補王琨等三傳、文苑補趙有誠、李虎變傳、列女增陳氏等二十二傳、此外則無甚增補處。

光緒邢台縣志八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清邢台知縣戚朝卿修、周祜纂。朝卿、貴州修文縣人、光緒八年癸未科進士、二十八年知縣事。邢台志自明萬曆以來遞有纂本、惟朝卿所見僅為嘉慶志、因本之成書。其目曰輿地、建置、經政、職官、選舉、人物、古蹟、藝文。其輿地志記風俗、以土地之肥磽、定民風奢儉。其言邑中農商諸俗、亦確切無浮詞。其記物產、載土人習攻皮技、銷售於齊、豫、吳、皖諸省、此皆舊志所未詳者。經政志榷稅門、於鹽酒諸類行銷之斤數、每斤之價格及徵銀若干、皆一一記載之。前事門記災異甚詳、如記咸豐七年蝗災、同治六年旱災、光緒三年、二十六年大饑饉、當時穀價若干、皆登錄、此於食貨之研究、頗有裨益。職官志先述歷代制度、後舉其人。選舉志亦先記歷代試格、後載名額。凡諸史職官志、選舉志、通典、唐六典、文獻通攷、玉海、科場條例、大清會典、學政全書等皆有采摭。藝文志分著述、金石、舊序諸門。其著述門只列書目、兼附釋題。金石宜別列為一目、今入之藝文、頗嫌混淆。

乾隆沙河縣志十卷　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清沙河知縣杜灝纂修。灝字拙初，江蘇金匱人，舉人。其纂輯斯志，多親自採訪事蹟，見道光志名宦傳。沙河舊志修於康熙二十七年，以其記載疏略，故灝又重輯之。其取材除舊志外，有十七史、通鑑綱目、宋遼金元史、明史、郡志、文獻通考及鄰縣諸志等。全書分九卷：志曰輿地，曰建置，曰風土，曰田賦，曰秩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其輿地志祥異門記載起唐乾封迄於清乾隆間，舊志於斯門僅錄順治至康熙初年事，此據府志所載補入。又舊志風俗門記事簡陋，語亦浮泛，此另立風土一志，再析為習尚、藝術、食貨、俗禮、歲時、種植、物產諸目。其藝術門記邑中木瓦鐵諸匠之製造，食貨門記民間之食品服飾居室營造諸端，皆可資參攷。田賦志所記戶口自明弘治朝至清乾隆六年間，闔邑戶數不過二千餘，口數不過二萬餘，迨乾隆十六年，戶增至一萬九千，口增至八萬七千餘，數目驟增，相去至數倍之巨，此因乾隆九年奉文清查滋生實數之故也。綜觀全書纂輯大體有法，惟藝文志錄其自撰之文，如碑記有三槐樓記、盧忠烈公祠記，雜著有請祀鄉賢詳稿、溫泉賦詩，有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沙河縣志十卷

和郡伯王礪齋先生喜雨元韻等六首，未免近於好名。然古人選錄文字亦有附己作者，亦無不可也。

續增沙河縣志二卷　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清沙河知縣魯傑纂修。傑字卓泉，湖北江夏人，舉人，道光二十一年任。斯編續乾隆間杜灝所撰志。杜志纂輯有法，故傑於其書不加刪定，只補其事。前後纂修皆傑一人任之，並未設局分纂。其取材或訪之邑紳，或採之各房，於邑明經馬汝霖濁水瑣談一書，亦有參攷之處。閱一載書成，板片亦其自捐，可謂風雅好事者。其書編次首人物，次為輿地、建置、田賦、秩官、選舉、藝文、舊記諸類，以人物居編首，與他志不同。凡例云，志乘中各目多以備一邑之掌故，惟人物一門尤為典型所在，風化攸關，故此編移置卷首云。但前無此例，究嫌立異好奇。至所增補之文，人物志則官望、鄉型、孝友、義烈、列女、流寓諸傳，均補前志所未錄；輿地志則祥異門增乾隆五十六年至道光二十四年事；建置志學校門，舊無先賢先儒之名，此為補入；兵防門補道光間裁撥兵額四條；秩官志增乾隆以後諸人，於元明兩代更補舊志之闕漏失載者；選舉志舉人增張養心等五人，及副榜、拔貢、恩貢、歲貢、捐貢、例監等若干人，武進士增邦上庠等五人，及武進士以下之武科及武職若干人；藝文志所增者皆係碑記詩文，即傑自撰之沙河八景詩亦附入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平鄉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清平鄉知縣楊喬纂修。喬字南木，號蓮渠，浙江縉雲縣人，拔貢，乾隆十二年任。其目卷首星野，次地理、典禮、田賦、職官、選舉、人物、藝文，每門之下又別為子目若干。然臚列頗無倫，如以建置、壇廟、學校諸門附於地理志，係甲遞馬、物產、風俗等隸於田賦志，皆屬乖謬。又目錄建置門有公署、郵舖、倉庫、郵舖目，而本文乃全無標題，自為歧異。惟山川門記滏河、舊漳河等水，於河源流經之地，頗為詳細，所附堤防、橋梁亦能詳述其沿革。藝文志中所收記序之文，如毛术修郡城碑記、唐澤三堤告成記、陳文言重修復興閘記等文，亦尚有稗掌故，可供言地方事者參攷之資焉。

光緒平鄉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十二年增刻同治七年本

清平鄉知縣蘇性纂修吳沂增刊性於同治二年知縣事沂於光緒五年知縣事初同治六年性知平鄉縣邑舉人李乾運等請修邑志以斯年設局草創甫就以捻匪之亂中輟至次年秋始纂輯成書及光緒二十年吳沂來任又稍增補之即斯編也其書體例多沿乾隆志之舊其目首星野次地理典禮田賦職官選舉人物藝文等舊志選舉志有封爵門此移入職官舊志無恩賜襲蔭二門此增入其餘標目與舊志無甚出入其卷首凡例稱於舊志天文有釐正之處但以乾隆志核之文字全同至其增補之文地理志災祥門補道光二十八年知縣張光第挑濬城河事同治六年知縣蘇性重築城池事職官志知縣增乾隆十七年任之王克醇以迄若干人教諭增乾隆二十二年任趙得基以後若干人惟田賦志地畝戶口人丁之數目以及徵額稅課等悉與乾隆志同若謂百數十年間毫無變動斷無是理此必修志時僅錄舊志原文於乾隆後事未及增補也

同治廣宗縣志十二卷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清廣宗知縣羅觀駿修李汝紹等纂觀駿字升之四川營山人道光十七年丁酉科舉人同治八年任汝紹字未詳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舉人曾任浙江山陰縣知縣廣宗縣志嘉慶七年邑令李師舒有續修本迨同治十二年觀駿又延汝紹及教諭胡光緒訓導劉香集等纂輯之體例多仍嘉慶志其編次首為封域次為建置祠祀田賦典禮封爵官師選舉宦績人物祲祥藝文等其各志之序不分見於各志而彙載於卷首體與他志不同而書中每志開首復有類似序之小文不知何意又文中每有舊志曰誌曰及吳存禮曰諸語按廣宗志斯編未出之前有萬曆康熙嘉慶諸志吳存禮於康熙三十二年纂邑志四卷此書所引存禮之語當錄自康熙志其稱舊志曰及誌曰未詳何指蓋轉錄舊文不加翦裁近於不刪舊藁因有此失至其記事亦甚疏陋如封域志沿革門自高陽氏起迂虛不實列朝地域則僅言屬某地不能攷核如云三國屬魏之類不免過於廣泛其

選舉志以朝代為經，進士、舉人、歲貢、拔貢、例監等為緯，自唐至清以一表統之，頗嫌混淆不清。

民國廣宗縣志十六卷 民國二十二年廣宗文化委員會鉛印本

近人廣宗縣長姜榴榮等修，韓敏修等纂。其目為大事紀及地輿、民生、風俗、建置、法制、財政、教育、金石、藝文諸略，政績錄、職官表、列傳、古今人表等。其輿地略記疆域沿革，多本同治志，惟每條之下更參攷史籍而疏明之。其村鎮列為一表，凡村屬某區、距城里數、戶口若干等，按格而稽，亟便尋究。山川門記水道，攷核之處亦屬精當。惟書中記事不免有叢蕪之處，如民生略已記農人種植事，其中復有物產一門，所記略同。法制略中已載勸學所、教育局、財務局事，此外仍有教育略與財政略。又驛站、郵局、電話、倉庫之設置，法制略中已載之，此外更有建置略，皆不免叠牀架屋之嫌。其藝文略雖登書目，而未注存佚。政績錄列於職官表之前，次序亦屬倒置。

康熙南樂縣志十五卷 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清南樂知縣王培宗修、培宗字德厚、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進士、康熙四十六年任、卷首載培宗序及丘性善序、次為目錄、又次為御製飭士子文、御製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記、及歷修邑志之序文與凡例、末為部咨一篇、自此以下乃為正書、標目曰天文圖志、地理圖志、帝本紀、建置圖志、沿革表、賦役志、風俗志、方物志、秩官志、紀年、職官年表、選舉年表、宦業列傳、人物列傳、藝文志、其分類煩瑣碎、如沿革、風俗、物產三門宜併於地理、其帝紀一門載倉頡、赫胥氏、不但事涉遠古、難以徵信、且一邑之志、稱述及於古帝王、標曰帝紀、殊為荒謬、又其沿革表、風俗志、方物志三門、皆自為一卷、而所占篇幅皆不過三頁、簡陋可哂、藝文志收生人文字、如現任知縣王培宗之義學記、戊子春再行季試約、戊子入北闈分校序、勸民栽植文等十餘篇、於體例亦不合、惟地理志有諸水源流考、樂邑水患考二文、言歷次水患及堤防之事、頗為詳贍、建置志記城池、學宮、公署、亦能考其沿革、賦役志於戶口、地畝、兩稅、驛傳諸項、頗存有明永樂、正統、

嘉靖諸朝之事、於賦役之研究、不無裨益焉、

光緒南樂縣志十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刻本

清南樂知縣施有方修，邑進士武勳朝等纂。有方，昆明人，進士。光緒二十七年任。斯志開始於光緒二十八年，僅數月而成書，惟藝文志以有方離任未及手定，陸維炘繼任縣事，延邑人李雲峯增補之，始爲完書。斯編標目曰地理、建置、賦役、學校、壇廟、方物、封爵、官師、名宦、選舉、人物、兵燹、祥異、藝文志，餘其地理志記述沿革，援引諸史及舊志府志等蒐羅頗勤，釐正舊志之處亦多。山川門每條之下皆注其出處，亦爲不苟。其衛河、漳河、永順渠諸條爲舊志所不載。蓋衛河、漳河，嘉慶、光緒間始先後由大名入境，永順渠亦同治光緒間所開濬者，川渠變更乃近世之事也。其職官、選舉二志，凡康熙五十年以前事本之舊志，以後者多據府志增。舊志未立武汛一門，此增錄咸豐至光緒間之總把若干人，而出身籍貫仍多不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清豐縣志十卷　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清清豐知縣楊燝修。燝，浙江平湖人，康熙三年甲辰科進士。康熙十二年任。斯編凡十卷，其目首沿革，次爲建置、地理、古蹟、風土、編年、田賦、鹽鈔、祀典、帝妃、封廕、官師、武備、科貢、循良、宦業、武功、經術、文苑、孝義、忠節、貞烈、藝文等標目，太繁，編次亦嫌猥雜。其古蹟門載頓陵及帝嚳陵，事涉遠古，未必可信。其編年門記載皆不注出處，不知所本何書，且其記事有過浮泛者，如載秦二世元年陳涉遣張耳、陳餘師三千人從白馬渡河下河北諸郡，及載唐明皇開元五年郭子儀等敗史思明，復河北諸郡，此皆非斯邑中專有之事，不可濫登也。

光緒鉅鹿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清鉅鹿知縣凌燮修、邑人赫慎修纂。燮字友鶴，安徽定遠人，光緒十一年任。慎修字惺齋，咸豐六年丙辰科進士，官至刑部主事、河南開封府知府、河北同知。鉅鹿縣志自康熙間增修以後，久未續修。光緒三年，邑令張春熙曾因仍舊志，從事纂輯，然亦未竣事，僅成志稿二卷。燮來任後，復設志局，延拔貢張純學、恩貢趙學海等襄其事。稿成，屬慎修釐定。慎修為之刪繁補略，歷五月成書，即為斯編。凡十二卷。志曰輿地、曰建置、曰學校、曰典禮、曰賦役、曰風土、曰事異、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其體例多遵陸隴其靈壽志例，如建置志凡舊有而今廢者，皆存其名，舊無而今增者，亦書其故。壇廟祠宇亦間加注釋，以明其源委。藝文志關於一邑者列之前，編關於一人者列於後。此皆倣靈壽志之例也。其輿地志記川渠，有引証、有按語，詳其發源流經之地及川渠漲淤之年代，末附建閘及灌田等事，頗為詳悉。古蹟門記舊城、南緯故城、白起故城、柴城等，亦具有攷証。賦役志記戶口起

明弘治間，凡正德、嘉靖、萬曆、順治、乾隆、光緒諸朝之事，皆分條記述之。典禮志記載極詳。凡例云：鄉曲人士未易披覽官書，鉅典煌煌，豈堪終昧，今照南宮志例詳細補入，庶幾文人學士有所遵循，於教化不無裨益。所言亦為允當焉。

光緒唐山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七年刻本

清唐山知縣蘇玉修、教諭杜霜等纂。初同治十年續魁任縣事時，曾延教諭程鳳書、邑拔貢賈天球等輯唐山志稿，本已具稿，未及付梓。至光緒六年蘇玉等又本之撰為新志，以光緒七年刊行。為志十二：曰輿地、曰建置、曰世紀、曰田賦、曰保息、曰典禮、曰學校、曰官師、曰武備、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其建置志中有封建一門，記唐侯帝堯、戰國柏人侯李曇、後魏柏人侯侯莫陳悅、晉柏人男楊宣及明唐山王等數條，此下忽出橋梁、塞鋪。武備志中記營汛，載唐山汛、演武場，下文出郵政、遞馬、馬夫，又下文為營汛表，皆雜廁無倫。又建置志已載養濟院、漏澤園，而保息中又言其事，前後亦嫌重複。田賦志記土田、戶口、鹽政、賦役諸項，條理不清。且所載多為順治、康熙間事，於近代事即不詳。選舉志清代舉人只段紹宸等九人，亦恐有遺漏，非其實也。

畏廬漫錄不分卷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民國林紓撰。紓字琴南，福建閩縣人。紓治古文學，所譯西洋小說數十種，盛傳于時。是編所收，皆紓自撰小說，凡九十五事。用事立標題，核其體格，實沿唐以來傳奇之流風。按文人為小說，極盛于唐、宋人書為小說無如洪邁夷堅志一書，多至四五集，為古今所無。然貪博嗜奇，泛濫既廣，不盡精粹。元明作者雖多，率皆猥瑣。清則紀昀以簡潔勝，蒲松齡以振奇勝。二百年來，文人祖述，不出二體。然作者學有未至，則效紀昀而僅成瑣錄，文不能高；效松齡則襲其皮毛。雖著述繁多，率無足數。紓生於清季，負一時文名，其為散文，不出八家窠臼，邊幅未廣。獨其譯西洋小說，修文證本，不乖原意，以蔚藻之詞，寫殊別之意境，其文溫潤可觀，不傷大雅，濡染既深，故其自撰小說亦融合中外，細密調勻，雖稍染西風，而無時流生吞活剝之弊。遂於紀昀、蒲松齡兩家之外，卓然自為一家。語其造詣在近代文人中，可謂推陳出新，克自樹立者。唯遣詞間有渣滓，未能熨貼。如黃建人篇，記黃癡

之女云、癡乃不審其女所抱則嫁之倡家、李嫩紅篇贊云、前二十年安有東安之市場、第一之舞臺、皆病褻芬、以紓嗜言古文、不應有此、唯此等句例、文中無多、偶有疵瑕、亦不至掩其全文、要其幽杳深秀、固不失為一代作手、可以抗前修而無愧者矣、

夜譚隨錄十二卷 通行本

按、此本題霽園主人閒齋氏著、不著名氏、其書多言鬼狐之事、與蒲松齡聊齋志異之旨趣全同、蓋即效聊齋而為書者、其書文筆亦頗流暢、唯涵養未純、往往流于率易、其中如記大興霍筠諸條、亦涉猥褻、稍嫌刻畫、又如卷四雜記五則、記狐異、皆同學稱述之語、其第一則開端畧記與諸人聚談始末、並舉其人名、類乎總序、以下分叙其事、諸條文意相承、若斷若續、與唐人之記三夢同、實當視為一文、其贊宜兼釋五篇之意、附諸第五則之末、方為得體、而乃裂為數首、羼入各條中、徒隔文氣、又第一則自言侑唱紅姑娘事、顧其事不在此五則中、反見于本書第二卷、皆不合文體、唯所記多京師及河朔風物、以耳目切近、叙述描摹、往往得其似、其勝處亦自有不可沒者、考清禮親王昭槤嘯亭續錄卷三夜談隨錄條云、有滿洲縣令和邦額著夜談隨錄行世、皆鬼怪不經之事、效聊齋志異之轍、文筆粗獷、殊不及云云、據此為滿洲人和邦額作、且其人曾為縣令、續錄又摘其記與狐為

友者、云與若輩為友終為所害、用意狂謬、又記陸生楠事、直為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所論劾者、以為僥倖之至云、按生楠事見本書卷七陸水部條、見陸請戍為馳夫所凌辱、餓而遇仙翁、其事荒唐無稽、其文中有翁曰君尚欲聽狐人之餘罵乎之語、眉端注、狐音瓜、俗呼山西人曰狐、則自採俗語、未見其為悖逆之詞、如以生楠事為不應記、則其所記者幻怪、且其事在伏法之前、當時朝廷興文字之獄、蒙訕謗之嫌者多為漢人、其胡虜夷狄字不應避、世宗亦有諭旨、和邦額本滿洲人、昭槤于所著書、亦有斯論、抑未免太狹矣、

續劍俠傳 五卷 明刊本

明周詩雅撰、詩雅字廷吹、[illegible]、斯書裒集古今書傳所載俠行、上起春秋、下逮於元、凡一百一十九事、然徵引諸書、皆不注其出處、所採亦泛濫無歸、如齊姜醉遣公子重耳、乃婦人之有志節者、與劍俠無涉、王陵母趙苞母徐庶母雖蹈義輕生、亦不得徑且以俠、又與韋任城王章以勇猛見收、則凡古今猛將皆可謂之劍俠矣、臧洪慷慨為友、申屠氏報夫之仇、並以入書、則凡烈士烈女亦可謂之劍俠矣、他如許遜呂岩世所謂神仙、亦一并闌入、施宜生背國降金、但取其南聘時以虜謀告館者一節、亦目為俠、可謂漫無體例、此本前載萬歷壬子詩雅自序、稱庚戌曾刻劍俠、今再續之、其卷四異僧條附註稱此俠已載前集、是其書先有前集、今通行有劍俠傳一書、不著名、不知即詩雅所撰前集否、然詩雅此本序、謂集凡五卷、如前刻、是前集亦五卷、今通行本二卷不同、則詩雅所撰前集、當另為一書矣、

想當然耳八卷 清光緒四年聚珍堂印活字本

清鄒鍾撰。鍾字衆生，安福人。此本前載李熙齡序，稱同治間權篆東郡，聞鍾子年壯有著述才，願採度支術，博修養，作寓公，急延入幕云云，知鍾嘗游幕山東。又載咸豐辛酉琴囿不出山人序，知鍾斯編在咸豐中已成書。書凡八十則，其中所記如卷一李明府條，記咸豐四年聊城知縣李肇春禦粵冠守城事，李中丞條，記琦善李吉人事，卷三女科目條，記朱九妹等事，亦稍稗掌故，餘皆雜記見聞，規撫聊齋而不能至。熙齡序乃稱其叙事傳人，酣嬉淋漓以出之，奬許未免太過也。

涇林續記不分卷 涵芬樓秘笈第八集本

明周玄暐撰。玄暐字叔懋，一字緘吾，崑山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雲南道御史。按玄暐之祖復俊，嘗著小說曰涇林雜記，玄暐此書以續記為名，亦其不忘先德也。其書記弘正以來見聞雜事，皆隨筆記錄，不加文飾，然記述反近自然。其稱一代之事，時可為多識之助，如世宗時嚴氏父子弄權，薰灼一時，忠臣如楊繼盛、沈鍊等受其荼毒者不知凡幾，然世宗非庸主，咸由自作，嵩之得以竊柄，實緣善於揣摩上意，其誅戮忠臣，皆設法激怒帝意，由帝自行之，故累經言官彈劾而寵遂不衰。明史雖開此意，而史書簡要，未暇一一著其事例，此則謂嵩一切施為，皆世蕃為之謀，並詳言其致寵之由，可為史書疏証。其記張居正之死，由于嬖楊州妾，縱慾過甚，實斃于婦人之手，亦資異聞。唯居正在相位，綜核名實，一時政治幾於清明，特任情自專，忌之者衆，致不免驂乘之禍。玄暐乃極斥之，謂其包藏禍心，染指神器，實明人門戶爭軋之習，不可為訓也。

鐙窗叢録五卷補遺一卷 涵芬樓秘笈第九集本

清吳翌鳳撰。翌鳳初名鳳鳴，字伊仲，號枚菴，休寧商山人，寓吳縣，諸生。著有稽齋叢稿、吳梅村詩集箋注、國朝文徵■東齋脞録等書。此本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藏抄本，向未刊行，乃札記之書。未有一定體例，其録前人之文，如卷二録韓朝衡司官嘆十首，卷三録朱彝尊序集文一首，卷四録孫奕示兒編七條，録隨園詩話一條，皆直録其文，無所辨正。然間亦考訂名物，如卷一解昔為夜，謂古樂府昔昔鹽即夜夜艷，卷三釋東漢人無二名，引哀十三年公羊傳，晉魏多率師侵魏，此晉曼多謂之晉魏多，譏二名，非禮也，以為古禮如此，亦有理解。至于朝野遺事，如卷一記明季文人社集，清初社集，卷三記湯斌張伯行事，亦有關史事。史稱翌鳳博雅工詩，少寓陶氏東齋，寢饋書史，積二十年，又謂考據之文易于傷氣，故是編所記皆隨意綴録，雖有闡發，不斷斷以考據為工。然翌鳳讀書甚博，其辨証徵引之處，往往可供參稽，雖未必能獨造精微，亦有用之書，不可竟廢也。

春泉聞見錄四卷 清嘉慶庚申家刊本

清劉壽眉撰。壽眉字春泉，順天寶坻人。是編記所歷雜事，凡一百十則，不標題，但記條數。其間涉江浙者頗多，蓋壽眉父曾宰崑山、寧海諸邑，壽眉皆隨侍任所故也。劉氏科名鼎盛，仕宦者多，故書中亦喜言家世舊聞。其卷三第八十二條，記山東王倫之叛頗詳，與黃鈞宰金壺七墨所記互有詳略，可徵知當時事變始末。自餘率皆瑣録，無關掌故，文意亦殊澀拙。其自序稱經理家政，無暇息肩，素性魯鈍，且多疾苦，又不好學，以故更鮮知識，蓋自道其實，不失為純朴之士。甥婿李鼎元序其書，則稱其淡泊寧靜，好讀書，讀之不厭三復，蓋對長者言不得不爾，亦不得以貢諛目之矣。

南浦秋波錄三卷 清道光刊本

按此本亦題華胥大夫著、實亦張際亮撰、謝章鋌賭棋山莊詩話、有題南浦秋波錄詩、註云、是錄張亨甫所著、蓋述臺江冶遊之事、又引際亮之言曰、全臺非記全臺、秋波錄則錄南浦、是二書一以寄慨、一以紀實、用意不同、此編載庚寅自序、蓋成于道光十年、距全臺殘淚記之作不過二載、其書記福州倡伎之事、卷一為紀由、述閩中樂伎始末、溯自唐中葉、至清道光初止、然粗具梗概、未能詳徵博考、卷二為紀人、自慕碧雲以下為傳廿二、又附傳者十一、又以諸伎相識而其事不甚著者為彙傳、以其人無可傳者為表、然彙傳與表、人名下皆畧疏數語、體例實同、不知何以分別為二、其卷三紀事分四章、曰宅里記、習俗記、歲時記、瑣事記、所記曲中市語及習俗均甚詳悉、亦言風土者所宜知、在全書中差為有裨實用云、邱煒萲菽園贅談林蕉棣眉史條、稱際亮著南浦秋波錄、書過艷冶、大吏某有愛女見而溺之、竟致瘵卒、搜篋得書、因燬其板、並禁翻者、外間傳本絕少、並以未見際亮

書為恨云云、煒萲海澄人、距際亮著書不過四十餘年、而其書已不可見、則燬板禁翻之說或係事實、然則際亮斯書遭遇、與薛時雨白門新柳記畧同、其本至今猶有傳本存者、不可謂非[illegible]幸事也、

金壺殘淚記三卷 清道光刊本

按是本題華胥大夫著，前載戊子自序，按戊子當是道光八年不署姓名，考長樂謝章鋌賭棋山莊詩集卷一，有書金壺殘淚記後一詩云，一傳中含百尋(?)才華如此竟煙塵，少年痛哭尋常事，我亦悲歌感慨人，亦不云誰作，唯卷六有南浦秋波錄題後詩六首，中有小注云予所藏秋波錄芭川書其後曰，亨甫又有金壺殘淚記一帙，嘗謂余曰，記金壺非記金壺也，後世必有淚余之淚者，按亨甫為張際亮字，則本際亮所作也，際亮福建建寧人，道光間以詩名，性耿介難諧俗，遊京師時，南城曾燠方以名輩居日下，羅致名士，士日獲其贈遺，有諂之過甚者，際亮因寓書於燠，責其不能教導後進，徒以勢力奔走寒士，門下士復不如自愛廉恥，俱衰云云，燠怒毀之，由是得狂名，是編記當時京師名優之事，凡三卷，其第一卷為傳十篇，篇後各繫以贊，第二卷為詩五十九首，詞三闋，第三卷為雜記三十七則，所載遺聞瑣事，頗可以考見一時風尚，其涉及時流，宵闕其姓名，僅書官階，蓋有所迴忌，亦不得不然，唯際亮時書，雖鋪陳艷冶，實以寄慨，說者謂其書概當世之好士，曾不如其好色之真實，殆為得之，觀其自序謂居都門三載，深觀當世之故，頗能言其利而救其弊，無薦之者，既不敢獻策，復不敢著書，輒慟哭，故人情之，每為徵樂部少年清歌侑酒，醉後則又慟哭，其金壺殘淚命名，乃因將歸里時感衣上淚痕猶在，因以為書志一時之情，其雜記云余為此編未始非不肖，然新書猶在，罪言久緘，窮者時也，困者命也，酣嬉以保其生者，酒場歌板也，感激而出之，為之耶，所言如此，亦可以哀其志而原其心矣，

于公案奇聞八卷 坊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清文康撰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九回引是書、云新出于公案、似其書道咸間始行世、唯卷首序已署嘉慶庚申、則書實成于嘉慶初元矣、書演漢軍鑲黃旗于成龍事、其文前後相承、而每卷同數自為起訖、且所謂某回者、並非文一首之謂、乃施於每段標題二句之上、文只一段、而目作二回、甚不合理、其記成龍仕履、云初任樂亭縣知縣、升授直隸通州知州、皆與史合、唯成龍以通州知州擢江寧知府、旋擢安徽按察使、以後歷任直隸巡撫河道總督等職、未嘗有官山東之事、此乃云升擢山東按察使之職、實為謬誤、自餘所記、亦莫非悠謬俗說、蓋市人演說之詞、非傳記之比也、按康熙間有兩于成龍、一為山西永寧于成龍、謚清端、一為漢軍鑲黃旗于成龍、謚襄勤、同名同時、並著清節、為一代名臣、而襄勤以旗籍居京師、尤蜚聲輦下、為衆所習知、市井揣摩、因撰為小說、雖紀事不實、頌揚未能得體、要亦成龍屬己篤行、負清正之名有以致之、錄之以為臨民者勸、實無不可也、

雜劇十段錦十卷 武進董氏景印明嘉靖本

按此本原本爲明嘉靖戊午絡陶室刊本、近人武進董康得其書、以玻璃板景印、流傳始廣、其書不著編者名氏、自甲至癸分十集、每集一劇、其閱雲長義勇辭金、李亞仙花酒曲江池、蟠桃會八仙慶壽、趙貞姬死後團圓、黑旋風仗義疏財、清河縣繼母大賢、豹子和尚自還俗、蘭紅葉詐良煙花夢、均明周憲王有燉撰、今有誠齋樂府本、其丁集漢相如獻賦題橋、戊集胡仲淵賦寃雷州二劇、百川書志所錄誠齋傳奇三

十一種中無此目、考元鍾嗣成錄鬼簿、於閔漢卿屆子敬下、均錄其昇仙橋相如題柱劇、錢曾也是園目明無名氏亦有司馬相如題橋記、此未知誰屬、至胡仲淵賦寃雷州、各家亦未著錄、王國維曲錄、此書既收周憲王劇八種、此二種恐亦出憲王手、亦臆度之詞無他証佐也、按憲王雜劇、自來傳本頗稀、今則百川書志所錄三十一種、皆有其本、斷編所錄憲王八種已無足驚異、唯相如題橋胡仲淵二劇、世仍無別本、元明舊劇久佚之本、賴此本而存其二、此則甚覺可貴耳、

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景印本

按此本原書爲黃氏士禮居舊藏、近人羅振玉購得其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復據以景印者、其書不標卷第、諸劇錯置、亦無倫次、蓋當時書肆刊印、供演唱之用者、故不暇編次條理耳、今據王國維重訂目考之、其書收元劇三十種、應屬於關漢卿者四、曰關張雙赴西蜀夢、曰閨怨佳人拜月亭、曰關大王單刀會、曰詐妮子調風月、應屬於高文秀者一、曰好酒趙元遇上皇、應屬於鄭廷玉者二、曰楚昭王疏者下船、曰看

錢奴買寃家債主、應屬馬致遠者二、曰泰華山陳摶高臥、曰馬丹陽三度任風子、應屬武漢臣者一、曰散家財天賜老生兒、應屬尚仲賢者二、曰尉遲恭三奪槊、曰漢高皇濯足氣英布、應屬紀君祥者一、曰趙氏孤兒、應屬石君寶或戴善甫不能定者一、曰風月紫雲庭、應屬張國賓者二、曰薛仁貴衣錦還鄉、曰公孫汗衫記、應屬孟漢卿者一、曰張鼎智勘魔合羅、應屬王伯成者一、曰李太白貶夜郎、應屬岳伯川者一、曰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應屬狄君厚者一、曰晉文公火燒介子推、應屬孔文卿或金仁傑不能定者又一、曰東

窗事犯、應屬楊梓者一、曰霍光鬼諫、應屬宮天挺者三、曰死生交范張雞黍、曰嚴子陵垂釣七里灘、曰輔成王周公攝政、應屬金仁傑者一、曰蕭何追韓信、應屬范康者一、曰陳季卿悟道竹葉舟、不知名氏者三、曰諸葛亮博望燒屯、曰張千替殺妻、曰小張屠焚兒救母、其中如西蜀夢、拜月亭、單刀會、調風月、遇上皇、貶夜郎、介子推、東窗事犯、霍光鬼諫、七里灘、周公攝政、追韓信、博望燒屯、張千替殺妻、焚兒救母十五劇、今皆無傳本、如七里灘、追韓信等、後世選本如臧世

新聲等亦僅摘錄其一二章曲文、非有全本、餘十五種、雖與臧懋循元曲選複重、然如楚昭王疏者下船、日本狩野直喜校其文、知其曲名同而詞異、尉遲恭三奪槊、王國維校亦以為全異、直是二本、至於每曲詞句之異、尤不可勝數、且不啻臧本為然、即以他本校之、亦往往大異、今舉看錢奴劇為例、元本此劇第一折寄生草你爺娘在生時常憂飯一曲、後為么篇、又後為六么序、以枝息機子雜劇選本則無么篇、元本此劇第二折倘秀才披兒蓋了一個字一曲、後書

為呆古朶奶奶可憐見、又後為倘秀才今有錢學不的哥哥五湖四海一曲、今息機子本乃重倘秀才曲、無呆古朶、又倘秀才有錢學不的哥哥五湖四海曲後、元本為滾繡毬、脫布衫、小梁州、么、賽鴻秋、三煞、二煞、收尾煞等八曲、息機子本乃於賽鴻秋前增滾繡毬、脫布衫、小梁州、么四曲於賽鴻秋後增三煞二煞二曲、其收尾煞曲雖同、然校其文、息機子本又少陷窮人的心兒毒以下至與他財交命不快百四十餘字、又改曲中煞尾形骸毒害心腸句為煞尾形骸

你毒害、直不成句、棲明刊息機子本多用原文、本較臧懋循元曲選為善、核以此本、乃差異如此、是知學者欲究元曲秘奧、唯元刊本為可據、後人之刊元曲、於元曲從違雖有矜慎與孟浪之不同、要不能盡依原文無所更動也、斯編為元刊之僅存者、雖塵劫之餘、不過三十種、要為人間秘籍、世有好學深思之士、其視此本固宜珍同拱璧矣、

殘本雜劇三集十四卷 清順治刊本

明鄒式金撰。式金字仲愔，號木石，無錫人。崇禎庚辰進士，歷官福建泉州府知府。是編選明季所撰雜劇，凡吳偉業、尤侗、茅維、鄭瑜、孟稱舜、周如璧、查繼佐、張來宗按來宗字木拜、薛旦、張龍文、孫原文、黃家舒、陸世廉、堵庭棻、南山逸史、碧蕉主人、土室道民十七家三十二劇，又附式金及弟兄金所撰各一劇於後，共收十九家三十四劇。明季清間著名諸作，大致捜錄無遺。唯此本已不全，缺原書卷五一卷，又缺原書卷十至卷二十九，計十九卷。僅吳偉業通天臺、臨春閣二劇，尤侗讀離騷、弔琵琶二劇，黃家舒城南寺、西臺記二劇，堵庭棻衛花符一劇，土室道民鞭詩識一劇，式金風流塚及弟兄金空堂話一劇，與目合，皆完全無缺。所錄茅維劇，據目為六種，僅存蘇園翁、秦廷筑、金門戟、鬧門神四種，計所存十四卷，不及全書二分之一。然其中除吳偉業、尤侗四劇今有別行之本外，餘皆無傳本。且所錄吳偉業、尤侗之曲，勘以見行之本，文亦多不同。蓋是編刊於順治十八年，猶據其原稿，今存西堂全集諸本皆後來刊行，以有所避忌，往

往刪改字句，則此本所錄實覺可貴也。此本前載灌隱人一序，稱式金為年兄，按即吳偉業；又有式金自序，稱遭逢世變，滄桑，人多懷感，或抑鬱幽憂，或憤懣激烈，或月露風雲，寫其飲醺近婦之情，或蛇神牛鬼，發其閱天遊仙之夢，幽居無事，郵筒往來，得若干種，梓行之云云。則式金是編實寓感慨，觀所錄西臺記、秦廷筑等皆抒亡國之痛，非無意而作者；而書名雜劇三集，以繼沈泰盛明雜劇初二集之後，隱示不忘明朝，亦有微意。讀斯編者，殆不可以尋常通選本視之也。

後四聲猿散套　清嘉慶甲子刊本

清桂馥撰、馥字東卉、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選雲南永平知縣、居官多善政、嘉慶十年卒于任、年七十、馥博涉羣書、尤精小學、所著說文義證札樸等書、俱盛傳於世、是編乃馥撰雜劇四種、曰放楊枝、譜白居易遣家妓樊素事、曰題園壁、譜陸游遊沈園與唐氏相遇因而題壁事、曰謁府帥、譜蘇軾為鳳翔判、不見禮于府帥陳希亮事、曰投圂中、譜李長吉死後、詩稿為其中表所毀事、皆一折、中放楊枝謁府帥二本為北曲、其投園壁投圂中二本、皆用南曲、馥以老師宿儒、孤宦天末、暮齒窮年、猶蕞爾一令、沈埋下僚、抑鬱不伸、故取古之賢哲軼事以自況、其境可悲、其寄託感慨亦足以增人惆悵、雖經師製曲、未必當行、而憔萃行吟、實為詞林韻事、故為劇曲生色、固當因其人而重其書也、唯陸游題壁一事、兒女之感、無關升沈、馥乃以之入曲、疑非偶然、王定柱序稱此劇之作、意于戚串交游閒當有所感、而先生曰無之、是其事馥不欲明言、後人亦不能以懸揣得之、至四

曲科白完整、本雜劇之体、題以散套、實為不妥、今附定其類、仍以原名著錄、庶不失其真云、

閱微草堂筆記二十四卷 清嘉慶庚申北平盛時彥重刊本

清紀昀撰。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左都御史，嘉慶間官至大學士。昀學問淹通，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昀為總纂官，專司其事，凡十餘年，成四庫提要二百卷，典贍詳覈，至今天下人重視其書。是編為昀所撰小說，曰灤陽消夏錄六卷，乃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以編排秘籍于役灤陽時所作，曰如是我聞四卷，以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成書，曰槐西雜志，乃官都御史時所作，以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成書，曰姑妄聽之四卷，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成書，曰灤陽續錄六卷，乃嘉慶三年戊午扈駕灤陽退直時所作，是時年已七十有五矣。其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志三書，皆先後為書肆刊行，姑妄聽之則門人盛時彥所刊，嘉慶五年庚申，時彥請于昀，合五書為一編，二十一年又重刊之，凡二十四卷，自卷一至卷六為消夏錄，卷七至卷十為如是我聞，卷十一至卷十四為槐西雜志，卷十五至卷十八為姑妄聽之，卷十九至卷二十四為灤陽續錄，閱微草堂筆記則總

題也。昀博極羣書，考據詞章俱有根柢，故其書敘述淵雅，迥出諸人之上，裒然為一代藝文之首，以視蒲松齡聊齋志異，雖雜記傳奇，各有其體，而古澹典實，非松齡所及。門人盛時彥跋姑妄聽之云，先生諸書雖托諸小說，而義存勸戒，無一非典型之言，至於辨析名理，妙極精微，引據古義，具有根柢，則學問見焉，敘述剪裁，迥出天機，則文章亦見焉。又稱其書體例而為之說云，必取裁經義而後宗旨正，必參酌史裁而後條理明，必博涉諸子百家而後變化盡，以為昀

明著書之理，雖稗官脞記，具有體例也。凡此稱述之詞，以施之昀，俱非過譽。考李慈銘日記稱四庫提要多出歷城周永年之手，永年專精丙部，而紀河間之學亦長于諸子，其精密在史部集部之上云。今以此筆記核之，則書中所述，往往有可與四庫提要互証者，如姑妄聽之卷三云，李義山詩空聞子夜鬼悲歌，用晉時鬼歌子夜事，李昌谷詩秋墳鬼唱鮑家詩，則以鮑參軍有蒿里行，幻窅其詞耳。四庫提要集部別集三，錄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其釋題云，諸家所論

必欲一字一句為之詮釋、故不免輾轉轇轕、反成滯相、如秋鬼唱、鮑家詩、因鮑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墳、非真有唱詩事也、循文衍義、詎得其真、其疏賀詩二書皆同、知提要此處為昀之文、又提要於六朝以下諸小說皆以太平廣記校見行之本、考証最勤、而筆記亦嘗引太平廣記、且往往注其卷數、如灤陽續錄四引靈怪集云、今佚、此條見太平廣記六十八云云、如是之類、書中屢見不一而足、尤可為提要子部出昀手之証、蓋昀本一代鴻儒、其淹博多識、有似漢之劉向、其四庫目為學術而作、可比七畧、筆記五種雜記之稗官家言、其中亦未嘗不見學問、則說苑新序列女傳之比矣、清末騈葉老人作蕙露庵雜記、謂閱微草堂筆記間有錯誤、如屋山為近屋脊之墻、昌黎寄盧仝詩已用之、乃不引韓詩而引范石湖詩、嗜好與俗殊酸鹹、亦韓句、乃以為東坡詩、李賀箜篌引、杜氏叩彈集已選之、乃曰從未選本未及、以為偶誤猶所不免、不知名物瑣碎、考証至難、有意吹求、即漢儒經師碩儒亦不能無一時之疏、

況昀之學博綜大體、不專為訓詁之學、一義之微、豈能盡察無遺、且其書本小說、與之所及、閒涉考辨、既非專門考據之書、即無用以此相譏、且全書二十四卷所摘亦只此三條、亦可見昀書之不易攻擊矣、譚獻同治十二年復堂日記、又謂四庫提要乃欽定之書、昀作筆記每稱余撰四庫提要云云、摘其不知體、然自來儒臣奉敕撰書、例得列名、如晉書隋書、今人皆認為房喬魏徵撰、亦無異議、四庫書之修、昀本為總纂官、清國史館昀傳大書提要成進御、上嘉其詳覈、仁宗上諭亦謂昀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為出力云云、則當時朝廷本以功歸之昀、昀自稱撰斯書、實無不可、獻所責亦未為公允也、

艷異編四十卷 明刊本

題王世貞編、湯顯祖評、前載顯祖序、文中有云、戊午天孫渡河後三日、蓋萬歷四十六年所刊也、其書雜採古今說部、分類編次、凡十七門、曰星部、神部、水神部、龍神部、仙部、宮掖部、戚里部、幽期部、冥感部、夢遊部、義俠部、徂異部、幻術部、妓女部、男寵部、妖怪部、鬼部、分類頗嫌瑣碎無序、其文錄太平廣記者甚多、佔全書十分之七、宋人小說如康布清尊錄、洪邁夷堅志、元人如夏伯和青樓集、明人如瞿佑剪燈新話等、亦往往採錄、其卷四金廢帝海陵諸嬖條則自金史嬖倖傳錄入、在馮夢龍情史之前、知馮夢龍輯書時曾參考此本、餘其所摭亦屬繁富、唯輾轉稗販、出處不明、其書僅十七門、而宮掖一門已占十卷、可謂毫無持擇、世貞在有明一代、號為博學、何至為此等書、此必書肆所託、即湯顯祖序評之語亦屬偽造、無是事也、

續艷異編十九卷 明刊本

題玉茗堂批評、與艷異編同時刊行、亦不知編者何人、其書分二十二門、曰神部、龍神部、仙部、鴻象部、宮掖部、幽期部、情感部、妓女部、夢遊部、義俠部、鱗介部、器具部、珍奇部、禽部、昆蟲部、獸部、鬼部、徂異部、定數部、冥跡部、冤報部、草木部、標目與前編或同或不同、其採太平廣記夷堅志剪燈新話等、與前編亦略同、唯收明人小說較多耳、考明萬歷間吳大震曾撰廣艷異編三十五卷、此書標目半同吳書、所載大士誅邪記等、吳書亦有之、此書或即依傍大震廣艷異編稍稍變通為之亦未可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小說類異聞

燕蘭小譜五卷海鷗小譜一卷 乾隆刊巾箱本

燕蘭小譜題西湖安樂山樵吟。其書記京師優伶，起乾隆甲午，迄於乙巳，凡十餘年間所閱名優，皆一一為之題詠，稍疏其事。其卷一錄畫蘭詩五十四首，詞三首，皆為伶人王湘雲而作。卷二所詠為陳銀官等十八人，詩四十六首。卷三為白二等二十六人，詩四十八首，皆花部。卷四為吳大保等二十人，詩四十四首，皆雅部。其軼事新聞又為雜詠，凡雜事十八則，詩二十八首，錄入第五卷，附諸卷之末。雖以題詠為主，而人各有傳，遺聞瑣事雜出其間，亦小說傳記之體。

考清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卷八煙蘭小譜條云：自魏長生以秦腔首唱于京都，其繼之者如雲。有王湘雲者，湖北沔陽人，善秦腔，貌頗秀，為士大夫所賞識。有宗室某嘗析其園中樓閣，為其償逋債。湘雲性幽藹，善繪墨蘭，頗多風趣。余太史集為之作煙蘭小譜，以紀一時花月之盛，以湘雲為魁選云。所云當即是書，然記標題為煙蘭，不作燕蘭。譚獻光緒四年復堂日記，稱其友寄洲以燕蘭小譜見示，二三十年未

見之書，作者題西湖安樂山樵，蓋仁和余秋室先生集所撰。惜在都時未與王小鐵輩論及此云。亦稱仁和余集撰，與嘯亭雜錄同。而楊懋建夢華瑣簿則稱吳太初司馬撰燕蘭小譜，頗以譜中所載無杭州人為憾，後乃得張柯亭一人。又稱杭州吳氏撰燕蘭小譜。天津張氏撰秋坪新語，寄在乾隆庚戌辛亥間，備載魏長生、陳漢碧盛時事，獨以為吳太初作。考太初乃仁和吳長元字，是本前載作者自序，署安樂山樵太初自識，則書為長元作無疑。其稱余集者，蓋集與長元同為仁和人，伶人王湘雲畫蘭，集亦有題詠，因誤為集作矣。是本附刻趙執信海漚小譜一卷，前載趙起杲序及余集序。起杲序謂命集手抄刻之，此本已用扁字，非寫刻，蓋據其本重刊者。執信少年登第，以國忌觀劇小過，與洪昇等同遭罷斥，困頓風塵，時論惜之。此書乃執信康熙甲申客天津時所作，記狎遊之事，多率意而出，而文特悽艷，所附題贈諸詩，亦駘宕逸麗，饒有風調，其頹然自放，借風情以寫其悒怏，蓋亦北里志、板橋雜志之比也。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

三載安樂山樵燕蘭小譜、引其詠張柯亭等四詩、以爲在南部煙花錄北里志之外別創一格、又載趙秋谷海漚小譜、稱其贈仙姬不忘絕句最佳、蓋當時傳播、故校均見其書云、

京塵雜錄四卷 清光緒丙戌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

清楊懋建撰、懋建字掌生、號爾園、道光辛卯舉人、是本署蘂珠舊史、則其別號也、其書記京師優伶之事、凡四帙、卷一曰長安看花記、記伶人秀蘭以下二十一人、皆據目前之人爲斷、卷二曰辛壬癸甲錄、記韻香以下十四人、皆行輩稍前者、其標目曰辛壬癸甲、蓋懋建以道光辛卯離籍入都、至甲午已四年、述此四年中所聞見之人也、凡卷一卷二兩卷、皆成於道光丙申丁酉之際、卷三曰丁年玉筍志、記秀芸等十二人、則懋建道光丁酉以科場事被遣戍、長路中追憶近時所聞諸伶而作、初名看花後記、嗣改此名、其諸人年輩又後于長安看花記所載、卷四曰夢華瑣簿、則雜記歌場舞榭閒之軼聞瑣事、于當時社會鋪叙爲詳、極有裨于風土考証、凡卷三卷四二卷、皆成于戊戌、卷端皆有序、署道光壬寅、則爲二十二年矣、懋建負才名、受知于儀徵阮元、此書第四卷載其道光丙申與阮元論今樂語、謂今樂古樂中間尚隔燕樂一閒、亦爲有識、蓋亦留心樂章之人、唯其行文喜堆積

掌故，眉目不清。此本卷末載桂林倪鴻跋，稱其芬菲悱惻，才實可傳，推許不免稍過。唯以紀事而論，則較吳長元燕蘭小譜為詳。長元所記皆乾隆間事，茲則道光間歌場之事，皆所目擊，一一縷敘，不厭瑣雜。世之考散樂雜伎者，亦當有取於是也。

表異錄二十卷 清康熙戊子海昌陳世修刊本

明王志堅編。志堅字弱生，更字淑士，亦字聞修，崑山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湖廣提學僉事。所著讀史商語四卷，四庫總目錄入史評類存目。是編採集古事，分二十門，曰天文、地理、人物、宮室、器用、音樂、軍旅、植物、動物、人事、國制、職官、刑法、錢幣、藝文、仙趣、佛乘、棲逸、技術、通用。每門之中又分子目，其無子目者則標總載。乃筆錄前人著作，摘其奇文奧句，供採摭之用者。然輾轉稗販，體例不明，諸門所錄各條，或於正文出其書名，或于文末注其出處，而無出處者實居多數。明人著書往往若是。此本為康熙間海昌陳世修刊本。世修以康熙間刊陶穀清異錄，並及此書，意以相配。清異錄標舉奇文異名，雖近餖飣，然所錄唐五代之事，據當時見聞書之，極有裨考據。若志堅此編實不得相提並論也。此本前載志堅弟志慶序，云先生學術極有原本，其綜核史氏，貫通千載，若置身當時，不止諷解文義，此豈循文逐句，漫事涉獵而能然者。是編徵奇集異，人有同好，然吾恐以是編求先生，先

生隱矣。所言如此，似隱為志堅地者，蓋亦心知其不可矣。

對山書屋墨餘錄十六卷 清同治刊本

清毛祥麟撰。祥麟字對山，上海人。是編成于同治庚午，前載自序及南滙朱作霖序。卷中每條後有評，署雨蒼氏者，即作霖也。其書或雜記見聞，或抄錄成編，體頗不純。如卷三摘錄斌椿乘槎筆記十五條，卷四志局摘錄十二則，則同治丙寅修上海志時錄採訪送局之文。卷六程序伯棗墨摘存五則，則錄程庚鷺小松園閣棗墨之文。卷十摘錄曹千里說夢殘墨二十二則，為曹家駒說夢之文。卷十一田叟傳則朱作霖之文。卷十六誌泰西機器則摘錄吳人丁甦良所輯格物入門，皆非自作。其文或為瑣錄，或具始末如傳記之文，亦不一致。如卷五嬌姝殊遇一篇則刪潤清初人所著過墟志感為之，亦非己作。其文雅自矜持，然體格卑弱，未臻純熟，不能獨樹一幟也。

礮園稗史三卷 涵芬樓秘笈第九集本

明孫緒芳撰。緒芳字世其，湖廣華容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東廠獲人誣為盜，下刑部論法，緒芳白其冤，改兵部員外。武宗將南巡，緒芳率諸部寺屬百餘人力諫，下捕繫，廷杖，終雲南提學副使。是編記朝野雜事，其中唯卷二沐英世傳、為高皇子條、姚少師廣孝條，為明初之事，餘皆正統以來事，而正嘉兩朝所記尤詳。如卷一記宸濠謀叛始末，及李士實、劉養正事蹟，皆足以佐史詄，記錢寧籍沒物數，亦資異聞。唯喜言讖異，如載陸震癸雪軒詩，以為杖死之兆，記正德七年黃河清，以為世宗入繼之兆，此等皆不必為之說。至嘉靖六年河南靈寶縣黃河清五日事，越十年迄無應驗，乃以靈寶人許讚擢吏部尚書當之，尤為附會。又正德時廖鵬貪戀祿位，使其妾通於錢寧，其事雖實，然其人則無恥，其事則猥褻，記此一端已汙筆墨，乃詳細登載，摹繪口吻，幾如傳奇小說，殊嫌猥濫，不免為文字之累。然其書三卷，除委巷瑣事外，正嘉間遺聞掌故，往往而有，亦未嘗不可為考訂之資也。

續金瓶梅十二卷 通行本

題紫陽道人編，湖上釣史評，前載蔥隱道人、西湖釣叟、南海愛日老人等三序，均不知何人。其書卷首有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一文，署魯諸邑丁耀亢參解。本文第六回又稱臨安西湖有仙人丁野鶴，臨化遺言說五百年後又有一人名丁野鶴，是我後身，來此相訪云云。考耀亢自號野鶴，則書即耀亢所撰矣。耀亢字西生，山東諸城人，明諸生，清順治五年入京，由順天籍拔貢，官容城教諭，所撰丁野鶴詩抄，四庫前目已錄入集部存目。是編續明人書，使書中人物一一轉生，戒淫惡報，意主因果，異於舊本之猥褻，唯敘宋金用兵及妓李師師事，穿插其間，關目稍繁，又喜為議論之詞，文中雜引佛道之書，闡發義理，動數百言，非小說之體。耀亢負詩名，所撰戲曲有表忠記、赤松遊、化人遊等，為海右能文之士，其作是小說，不知何意。考耀亢有出劫紀略，自敘亂離避地事甚詳，又嘗參劉澤清軍事，蓋滄桑之際，多歷事變，或觸物有感，因作是書，亦未可知也。

残本東遊記三卷 清初刊本

題顧道民脫稿、不知何人、其書凡二十四章、記敘諸事不主一端、而文意衔結用演說之體、中或彙引古事、動數千言、以此本只存三章、不知其全書始末、大抵說怪猥褻之詞、多人所不忍言、又書為古體別字、非反覆參伍、不能知為何字、明季風俗弊壞、坊市往往印行猥瑣小書、以圖私利、若此書亮不易披閱、則其意非以牟利可知、或別有苦衷不得已而出此、或迂誕之士為異書以炫世、均不可知、觀其援引古今記誦甚博、亦非淺學之士、不知何以蓄意為此書也、其書第二十四章稱于叔夜、知在袁晉西樓記之後、末卷稱季滄葦王錫闡、知作者乃清初人、又稱今日本長崎有大唐街、皆中國人云云、考日本長崎唐人街數於元祿二年、當中國康熙二十八年、然則其書至早不得在康熙二十八年以前、度其人亦康熙時人矣、

残本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十八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刊本

按此本為建陽余氏雙峯堂刊本、其本自卷一至卷七並缺、卷八以下至卷二十五完好、而重卷十一卷所存實得十八卷、其卷中附詩輒云仰止先生或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有詩、仰止乃明福建建陽書賈余象斗字、所刻小說雜書或題三台館、或題雙峯堂、今世多有其本、此本題雙峯堂又載象斗詩、疑即象斗所刊之本矣、其書每葉分三欄、上欄為評釋、中欄著圖、下欄為正文、每卷標舉題目而不記回數、以明百回本水滸勘之、此書第十九卷至二十三卷記田虎王慶事十七節、為百回本所無、其餘節目雖同而文字亦刪畧殊甚、如百回本宋江吟反詩一回、宋江自語云、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我家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此本卷八乃有學吏二字及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句、文為出身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功名不就、父母兄弟幾時相見、寄不成句、又如百回本李逵有母下山前有

請假一段、此本卷九不錄其事、而遷記李逵在沂水縣看榜事、解珍解寶越獄與宋江打祝家庄同時並起、其人不見前文、故百回本記越獄前有說明一段、此本卷十無之、於文理皆未合、其為節本似無疑義、至此本標目亦視百回本為特少、如百回本之第四十回第四十二回第四十三回第四十七回第四十八回第五十二回第五十七回第六十八回第八十七回第九十三回第九十八回諸目此本皆無之、此或以紀事畧而目有省併、或分章截篇二本原自不同、均未可知、至百回本征遼後即接征方臘事、此本則征遼後尚有征田虎王慶事自第十九卷以下至第二十三卷記其事（其與征遼事產生孰先孰後、說皆臆測、莫衷一是、）按百回本載征遼事文甚荒率、必非水滸原文、此本已載征遼事與百回本同、而其記田虎王慶事為百回本所無者亦疏淺不文、且三法司本明人語、文中用之則亦明人所增無疑、唯表無涯百二十回本水滸發凡云郭武定本即舊本移置閻婆事甚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則附田虎王慶事於原本猶在嘉靖時郭勛（按勛封武定侯）刊定水滸之前、無涯在明季所見水

滸必有記田虎王慶事而不載征遼之本、故所言如是、然則此本錄王田事當出于舊本、而征遼事乃據郭勛本增入歟、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稱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尚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為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覆瓿、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云云、象斗與應麟俱萬曆時人、應麟所指摘者、殆即此等本、是其刊落原書本無足取、唯今行世諸百回本已不盡依原本之舊、此本究自舊本出、所錄雖刪減之餘猶有可以考見舊本者、如上欄全載各篇開場詩詞、評云未干水滸內之事、反擴人眼目、故記上曆、隨人覽看、據此知水滸原本開篇原有詩詞、今諸百回本皆無之、其逸文反賴此而保存、是亦有稗考證矣、

覺世雅言八卷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

按是編不知編者何人其前載綠天館主人一序以豫章居士警世通言序勘之自所得未知孰贋而孰真也以上全同唯隴西茂苑野史以下六十二字不同其序用通言序而署名則與古今小說序署同不作豫章主人亦不知何故或通言序本署綠天館主人今本已易他名而此猶依其舊亦未可知所收小說八篇見於馮夢龍三言者七篇如卷二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出古今小說卷二）卷四楊八老越國奇逢（出古今小說卷十八）卷六旌陽宮鐵樹鎮妖（按出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卷四十）卷五白玉娘忍苦成夫（出醒世恒言卷十九）卷七呂洞賓飛劍斬黃龍（出醒世恒言卷二十二）卷八黃秀才徼靈玉馬（出醒世恒言卷二十二）見於初刻拍案驚奇者一篇如卷三誇妙術丹客提金然拍案驚奇此篇題目本為一聯文曰丹客半黍九還富翁千金一笑此本獨作隻句乃依今古奇觀卷三十九所題蓋他篇依三言原題均是隻句唯拍案驚奇每篇題目例用聯對今直錄其文則文不一律故以今古奇觀題目易之也然因此知是編成書在抱甕老人今古奇觀之後或者以為其書早成在三言之前者誤之甚矣

唐鍾馗平鬼傳八卷 清乾隆乙巳廣州刊本

題東山雲中道人編、姓名不詳、是編所演凡十六回、記唐進士鍾馗奉閻羅命為帥、偕抄平人間諸鬼、所領冥卒四名、至萬年縣有兇鬼十餘糾眾來抗、馗與戰皆不支、又於桃花山收神荼鬱壘兄弟、諸鬼或擒或誅、皆以次平定、其命意在借馗平鬼事以諷世、與專主紀怪變之書不同、然其闕司鋪陳未盡妥善、文亦不免刻露、書中於貧士及有家累之人甚致矜憫、故謂其鬼降馗建功、得生高門、而最憎清客文人、謂為腌臢浮蕩之鬼、蓋寒士不得志者所作、故託以鬼語、罵盡世人、慨乎其有餘怨、不自知其言之偏急也、按通行本陽直樵雲山人斬鬼傳四卷、題第九才子書、亦演鍾馗事、勘其文與此本全異、疑此為舊本、今存其目著於錄、

殘本平妖全傳四卷 明刊本

題吳興會極清隱道士編次、洪都瀛海嬾仙居士參閱、彭城龍延平處士訂證、是本已殘、存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四卷、其卷二自第十三回起、卷五至卷六十四回止、每回以四字標題、記天啟間徐鴻儒之亂、多為實情、按鴻儒以天啟二年五月起兵、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陷鄆城鉅野鄒滕嶧、眾至數萬、巡撫都御史趙彥薦故大同總兵楊肇基可用、朝廷因命肇基為山東總兵官、偕游擊陳九德帥兵討賊、築長圍攻鄒、十月復鄒縣、禽鴻儒、獻俘磔于市、其事分見明史熹宗本紀及楊肇基傳、（見明史二百七十附馬世龍傳）小說所謂山東巡撫趙、則趙彥也、所謂楊總兵、即楊肇基也、賊陷滕縣、知縣姬文允登陴拒賊、死節最烈、事詳明史卷二百九十忠義傳、小說載之而誤作文胤、又登州總兵沈有容、明史卷二百七十亦有傳、唯與此役無大關涉、史但載楊肇基平鴻儒後代有容鎮登萊而已、小說又載賊黨有女子裴月娥因悅許參將定國、降於官軍、頗立功、其事有無不可知、凡小說家言多如此、亦不必問其有無也、

西廂記五卷（明文漱初刊朱墨本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元王實甫撰、關漢卿續、明凌濛初評釋。濛初所著有詩逆等書、見四庫前目、小說有拍案驚奇、已別著錄。是編前載凡例十則、後有小序、署即空觀主人用詞名、而所鈐朱文印二、一著濛初之名、一著其字曰初成氏、則未嘗不以姓名示人矣。凡例謂得周憲王刊本、分為五本、本各四折、折有題目正名四句、以末句為本劇總名、得元人之體、因遵憲王原本刊之、一字不易置增損、即有鑿然可改者、亦但明註上方以備參考、至本文不敢不仍舊、又云評語解証以釋疑滯正訛謬為主、至如用事習見者非博雅所須、故不備、其體例如此、故其本錄王關曲獨立為五劇、曰張君瑞鬧道場雜劇、曰崔鶯鶯夜聽琴雜劇、曰張君瑞害相思雜劇、曰草橋店夢鶯鶯雜劇、曰張君瑞慶團圞雜劇、每本四折無標目、其解証各附于本劇之後、又附錄元無名氏對奕劇及會真記於王關劇之後、凡時本所附年譜辨証詩詞題詠之類、皆不錄、特為雅潔、其文中評注以及解証各條、亦復詳贍有法、具見本原、卓然為一家之言、於同時王德驥所注西廂深致不滿、以為胸中有癖、阿其所好、悍然筆削、其辨析確當處十僅得二三、（按此凡例中語）書中駁驥德處或曰陋甚、或曰酸甚、或曰迂拙、皆近於呵罵、失雍容之度、然濛初於曲學本博洽、所著南音三籟、考証精審、言曲者奉為圭臬、為不刊之作、其評釋西廂亦確能踐不易舊本之言、無驥之短而能証其謬、如第一本顛不剌解三字為助語、正王本訓顛為輕狂之失、係若有主張依原文、正王依徐本改有主張為把小張之誤、必痒唯撓、引看錢奴劇撓不著心上癢句、証拘字之不誤、以王改撓字為搔字非是、況醉東風調、引追韓信等劇首句末字皆用平聲、証王說末字當用上聲之不確、第二本嚇蠻書信、不改下燕書信、謂元劇用事不必正史、金鈎雙控、依原文、如王改雙鳳之滯、第三本社家不改杜家、以引輟耕錄杜大伯猜詩謎為不足據、所論皆至確當不易、又如第一本醉春風曲多情人一見了有情娘、徐王俱言古本是寡情人、仄字起為合調、然以不見其本不敢更、錦上花外像兒風流一曲、係旦與紅唱、在末唱折桂令及著王劇之間、非北曲之體、疑後人添入、以舊有其文、亦不

敢逐刪、皆屬矜慎、唯所解說間有疏略者、如第二本注謂生忿與生分同、解証訓為戾氣、引金線池等曲以見其例、而不知漢書地理志已有貪遴爭訟生分為失之語、第二本注謂前程即姻像、不知前程實不專指婚姻而言、第三本解証謂社家猶言作家、不知宋元謂社會中人謂社家、注打扮的身子詐引王驥德說訓為詐喬、不知詐乍偽通假字、宜訓美好、驥德說實不可據、又執元雜劇每本四折之說、以不念法華經一章為楔子、考元劇楔子皆是端正好賞花時小令二三隻曲、或插入

院本則疊曲較多、其用大套曲扮演為楔子者、絕無其例、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引西廂記作十七折、似此章本自為一折、楔子之說實無所據、至謂北詞唯一人唱、疑旦紅唱錦上花一曲為後人增入、不知吳昌齡西遊記已有第二人唱之例、周憲王雜劇中多有之、是始終一人唱之說亦不盡然、濛初亦偶未之察耳、然濛初斯書大致精審、在評刻西廂諸本中實最為善本、當明季文人競以己所學易元曲之際、而濛初獨能不矜才、不嗜奇、尋尋焉唯以保存舊本為務、斯亦難能可貴唯所

附西廂舊目載點鬼簿目錄所錄王實甫張君瑞鬧道場四劇題目、與關漢卿張君瑞慶團圓目、與周憲王本合、按點鬼簿當即錄鬼簿、今通行本錄鬼簿於王實甫只錄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一題、於關漢卿即不云有張君瑞劇、唯天一閣抄本錄鬼簿於王實甫西廂記注云鄭太后(按后當是君字之誤)開宴北堂春、張君瑞待月西廂記、與此亦不合、不知濛初何據、憲王刊西廂記今未有傳本、而金鑾在明中葉有周憲增西廂賞花時之語、據此則西廂記當有周憲王本、濛初或得其本亦未

可知、觀其書腳色上場開呵開科、即用開字、明季刻元曲已無此例、又如記杜將軍至普救寺救張生科段、有引卒子騎竹馬調陣之辭、此是舊時砌末、唯元刊本雜劇及周憲王所編雜劇中有此記載、其他明刊元劇絕不見此等、而濛初此本有之、此決非不見舊本捏合為之者、固知其言不謬也、

殘本盛世新聲五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正德刊本

按是本為明正德刊本，前載一序，稱予嘗留意詞曲，間有文鄙句俗，甚傷風雅，使人厭觀而惡聽，暇日逐一檢閱，删繁去冗，存其膾炙人口者四百餘章，小令五百餘闋，題曰盛世新聲云。為編者自序，序後題正德十二年，不署名，亦不知為何人所編。考錢曾也是園目，卷十載盛世新聲十二卷，是本僅存卷一、卷五、卷六、卷八、卷十一凡五卷。其卷一收正宮諸曲，卷五收中呂，卷六收南呂，卷八收越調，皆元明雜劇套數，卷十一無標目，則雜收北調散套及小令，其中如卷一標子集，卷八標未集，知以十二支標目，他卷無標題者，當係後人削去之也。其書編印不甚精，前後二套或竟連書，無所分別，目錄次第與正文亦不盡合，又每卷所錄各曲，例不注撰人姓名，唯卷八目錄題下有注，細察之乃後來補刻，亦非原書之舊。蓋搜集時行曲子，供吟歌之用，非有意於述作，故不免疏率。然明初總集存者無多，斯編為正德原印本，猶在雍熙樂府之前，則其本可貴，正不以殘零為嫌也。

六幻西廂記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刊本

明閔齊伋校。齊伋字遇五，烏程人。是編彙唐元稹會真記、董解元西廂記、元王實甫西廂記、關漢卿續西廂記，及明李日華、陸天池二家南西廂為一編，而附元白會真諸詩及宋王銍、明王世貞等考証論曲諸條及錢塘夢小說於會真記之後，附元晚進王生圍棋闖局一折及自撰五劇箋疑於關王西廂之後，附李開先園林午夢於陸天池南西廂之後，總題曰六幻。六幻者，元真會真記為幻因，董解元西廂為搊幻，王實甫西廂記為劇幻，關漢卿西廂為賡幻，李日華南西廂為更幻，陸天池南西廂為幻住也。其判王實甫西廂為四本，每本四折，以惠明唱法華經一套為楔子，與凌濛初本同，蓋依其說，唯佛殿奇逢泥金報捷等目，皆明人所增，此猶狃于俗本，未能遠廢。其箋疑釋事，錄舊本所載，傅以己意，實無考証，曲文折衷俗本與王伯良本之間，偶有辨証，亦錄凌濛初、王伯良之說，而稍稍竄易其文，未嘗有一人獨得之見，蓋齊伋於曲學非所長，特有刊行古書之好耳。唯所收除會真記為唐人傳奇外，餘五種皆金元明著曲，

彙爲一書、極便觀覽、李開先園林午夢一劄、亦僅見此本、於保存舊文不爲無功、明人撰曲十存五六、而齊僅此編獨能流傳至今不廢、其名傳播士林、亦可謂刊書之效矣、至六幻與幻因揚幻等名頗爲不文、則明季士人喜爲纖巧之詞、不自知其謬、亦無庸深識焉、

柳南隨筆六卷　清乾隆庚申刊本

清王應奎撰、應奎字東溆、昭文人、是編記明季以來朝野見聞、於當代文人事蹟遺聞瑣事記述爲詳、頗有稗于掌故、尤以常昭文獻、身居其地、見聞較切、書中所錄足以補志乘之闕、其記載之陋者甚爲不少、至於考証名物、評論詩文、徵引亦詳、如王士禎賞漁洋詩話、賞程松圓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句、應奎考爲戴叔倫句、但以天遠易調敝二字、（按見卷五）爲士禎所未詳、蓋應奎本績學之士、文章亦有根柢、故敘述淵雅、不同於稗販抄綴、同里顧士榮序其書謂爲説苑之質的、執文之標準、以古人著書擬之、亦容齋洪氏之遺意、雖稱許不免稍過、要在清人説書中固爲近雅者也、唯所述亦閒有疏舛者、如卷二釋韓愈元和聖德詩駕龍十二、魚魚雅雅、謂取奴隊之義、言馬之行如魚貫、如雅陣、不知魚魚雅雅本聯綿詞、以狀整比、不得以文義求之、又丸擊客傳乃蜀人杜光庭作、誤以屬之張説、皆不免小失、然書中如此類尚少、亦不足爲全書病也、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 羅振玉景印宋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本爲日本高山寺舊藏，爲三浦將軍所收，今又歸於大倉喜七郎氏。中土久無傳本。其本上卷缺第一則，中卷缺第八則，餘俱完好。書記唐玄奘取經事，節目與後世所傳不盡同，唯第一卷遇猴行者條云花果山紫雲洞，已與小說西遊記名目畧同。中卷入鬼子母國，經過女人國，元吳昌齡西遊記亦載其事，則異聞相傳，亦自有其統系，雖通有變更，終不能盡違異矣。王國維跋是編云：其書稱詩

話，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名。其有詞有話者，則謂之詞話，皆夢粱錄所謂說話之一種也。按此書以白文與詩偈相間，核其文體，與唐五代講經之變文實同。宋人說話四科中有說經，此編當爲宋人說經之本。凡數演故事以偈詞與白相間者，唐人謂之詞文，元以來謂之詞話，此編謂之詞話實無不可。其云詩話，或書肆所妄擬。國維詩話詞話之分，近於臆測。話本謂之詩話，除此書外，未有他例，宋元人亦無此記載，蓋不然矣。是編今傳世有二本，一爲日本德富蘇峯藏本，名大唐三藏取

經記，亦三卷，而缺第二卷。羅振玉收入所編吉石盦叢書中，一即此本。二本命名雖殊，文字實同。以此本較完，故據以著錄焉。

蜨階外史四卷　清咸豐庚申重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載咸豐四年甲寅自序。其書標舉題目，合為短文若干首，似仿蒲松齡聊齋志異之體為書，而敘事殊未工美。唯記軼聞瑣事，間有可採。如卷二記果毅美黎世序、鄒浴劉燕亭董果等軼事，及寶坻廣濟寺、西山大覺寺碑刻，元氏唐宣城縣尉李某妻賈氏碑發見始末，記甘鳳池技擊，記林清叛時駱六之忠於其主，皆可以資廣異聞，備考據。又如酌中志引正定府志，謂欒城太監房宗玹與劉若愚合撰此書，世多未知。曹墨條記豐潤人曹鼎望善製墨，著其款識甚詳，亦談藝者所宜知。又如賈爾敦紀寬，稗官家演說有之，世人或傳，士大夫未嘗信其人為實有，書中乃著其事蹟，唯據閱微草堂筆記爾敦嘗作二東，此不引紀昀所述，失於不考。又謂宋獻策乃得道入蜀，精導引之術。然據查慎行人海記，獻策實死於北京，所記實傳聞之詞。是其書虛實相間，乃傳奇家言，不甚可據。惟讀斯書者慎取之，無勿過信焉可也。

東山談苑八卷 民國二十三年襄社影印本

清余懷撰。懷字澹心，莆田人。所著有板橋雜記，四庫存目已著錄。是編為懷晚年所作。長洲徐晟序其書，以不署年月，故不知為何年所作。卷一正文前有懷自撰小序二則，稱往精年少不羈，喜為豪華之事，愛讀奇僻之書，究竟豪華奇僻為害頗深。亂離之後，閉戶深思，遇古人佳言懿行，隨筆輒記，裒然成編，暇豫展覽，因勝於吹竹彈絲云云。又稱余讀二十一史及稗官野乘，著有古今精華義抉錄，大約彈擊古人，鏡無遁照，而此編則專言古人之長，理歸忠厚，其所言如此，蓋亂後屏居所作。其云東山者，則莆田城中有烏石山，因以名其書云。書中所記皆漢以來古人軼事，尤以宋事為多，而明人事亦雜出其間。如楊慎簪花髻、康海拒楊廷儀、寧獻王權、袁雲諸條，皆見于明人記載，無特異之處。至稱引前朝事皆不注出處。所舉諸人，亦多不冠以朝名，實隨筆抄綴而成，於考証無甚稗益。然懷入清朝，此編終書不及清初一事，則實以明人自居，亦未嘗不以寄慨矣。是本為懷稿本，乃其孫兆蛟舉以贈人者，末有兆蛟跋，稱其人為豫齋主人。有楚黃龍湖主人跋，又稱燕山豫齋主人，知為北京人。其道光丙戌郭尚先跋，又稱歸我笥生同年，益輾轉易數主，而僅存者。書中校注之處，如卷四本朝狀元，去本朝二字。卷八唐直言妻條，有注云，先子傳奇四種，有封髮記、賓頑記，似即其後裔所注。懷明季遺民，有文名，斯編世無別本，今著其目於錄，蓋不惟其書，亦重其人焉。

人海記二卷 正覺樓叢書本

清查慎行撰。慎行字悔餘，初名嗣璉，字夏重，浙江海寧人。康熙乙卯以皇太后忌辰觀長生殿劇，除諸生名，後改名應試，康熙癸酉舉順天鄉試，四十二年特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雍正六年卒，年七十八。所著周易玩辭集解、補註東坡編年詩、敬業堂集，四庫前目已分別著錄。是編記有明一代及清初事，多涉掌故，然亦羼入叢雜瑣語，不免為小說家言。其明事錄前人書亦標出處，如張江陵雜著、長安客話、楊士聰玉堂薈記、馮夢禎快雪堂漫錄、王士禛觚不觚錄。然大抵因仍舊聞，無所是正。如卷上記香山弘光寺為永樂間太監鄭和所建，云和朝鮮人，四使本國，寺中有佛閣，形圓而八觚，云東國之制。考明史宦官傳，鄭和雲南人，先後七奉使通西洋，無使朝鮮之事，蓋傳者偶誤，因而載之于書，不能訂正。且諸條迻錄舊文，全無翦裁，以著書之體實未完善。唯慎行久直禁中，又常隨聖祖駕西巡，見聞頗廣，故所記雖雜，可取者亦多。如記塞外行程，記清初宮殿門名，則有稗考証；記宋獻策為八旗豢養至康熙初始死；

記西洋順風耳之制，以及遺聞瑣事，皆可廣異聞，雖未及王士禛之叙述有法，究可供學者多識之資，亦談清初事者所不能廢也。

虞初新志二十卷 清康熙刊本

清張潮輯。潮字山來，號心齋，新安人。是編選當代傳記之文，目為虞初新志，以繼明湯顯祖續虞初志之後。然所錄諸文多有不應屬之小說而强登者，如南懷仁七奇圖說在小說中宜居何等，妄以闌入，書實為不倫不類。吳偉業柳敬亭傳、張南垣傳，其文實效韓柳之體，與傳奇迥異，今一概目以小說，亦嫌廣泛不辨體例。又所收諸文多在集中，目錄則但著作者之名而不注其書，其總諸條為一編而每條不立標題者，如皇華紀聞、客窗涉筆、聞見卮言等，則又載其書名於目，致著錄各家之文自為參差。又如人瑞、燕觚、觚賸之一篇，本非書名，且同一選觚賸之文也，其人觚、事觚、物觚在此書十七卷中，隔一卷而出燕豫秦吳四觚亦不名，其義例所在。蓋書坊選輯之本，本不同於著書，而世人唯取的便，通行頗廣，今時學校教師選授國文，仍多據此編，而不檢原書，亦國人偷惰之一徵矣。

桐薪三卷 舊抄本

明錢希言撰。希言所撰有劍筴、戲瑕、獪園等書，四庫前目皆附存目。是編前載萬歷癸丑希言自序，稱新野馬司農仲良識闕異，會得斯篇而嗜之，捐貲餘鋟行。按仲良為馬之駿字，則本斯駿所刊也。其書每卷有目，諸條各立標題，而襍其說于後，古今諸事以及草木蟲魚奇玩好，非只一端，其徵引亦甚繁博，唯裒積故實而不詳其本末，有時近乎通行類書，非根柢之學。其記事亦不免有誤，然如卷二燈花婆婆條，知其事出于唐人小說劉績中事，頗能推見本原。卷三公赤條載宋人詞話燈花婆婆第一迴文中之語，知希言曾見其本，頗有稗於文獻。至其他述名物方言，亦有可採者，雖卷帙無多，錄之以備一代藝文，實無不可。黃虞稷千頃堂目小說類載希言是編及戲瑕、獪園、聽濫志共四種，四庫存目錄戲瑕于雜家，獪園於小說，餘二種不錄，知未見其本。今桐薪猶有傳本，聽濫志則希見矣。

別本二刻拍案驚奇三十四卷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刊本

按此本唯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有之，他藏未見，其書世無別本。其書襲凌濛初書名，然考其目，唯卷一至卷十十篇與凌濛初原本同，餘皆不見於原本。且有與夢覺道人三刻拍案驚奇重複者。考三刻拍案驚奇載癸未年序，稽其年當為崇禎癸未。此編既取材於此書，則其編刊必在崇禎十六年癸未之後。又此本卷二標目為江愛娘神護救夫人顧提控聖恩超主政，原本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五目作韓侍郎婢作夫人顧提控掾居郎署。此本卷三標目男美人指背得婚女秀才移花接木，原本二刻拍案驚奇目作同窗友認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皆不同。是於原本篇目亦擅加竄易，蓋坊肆編集之本，託凌濛初書名以求售，其更換原本竄亂，則示其為秘本新出，與原本不同耳。昔宋陳善捫蝨新話載東坡集多羼入他人著作，書肆逐時增添改換，以求速售，即歐公集亦有續添之文，是此風由來已久，前代名人詩文集猶然，在小說則無足怪矣。

三刻拍案驚奇八卷三十回 明刊本

題夢覺道人編輯、前載癸未一序、年號漫漶不存、疑即明崇禎十六年癸未也、夢覺道人不知何人、考黃文暘曲海目清傳奇目中有鴛鴦合一種、注云夢覺道人作、當是一人、又其時福建邵武人有周學實以醫術著名、亦號夢覺道人、亦不知是其人否、是編所述多近事、其體格與凌濛初拍案驚奇為近、雖文藻未能爛然、在明季短篇專集中固亦具規模者、其書别題型世奇觀、另有一殘本則題幻影、署夢覺道人西湖浪子同輯、與此本亦不全合、以序文考之、似幻影本為原題、其三刻拍案驚奇及型世奇觀則稱、乃凌氏二拍及今古觀盛行後所改、今以是本著錄、其名稱可因仍其舊、無須更易矣、

誠齋傳奇二十六種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周藩刊本

明周憲王有燉撰、有燉、周定王橚長子、自號錦窠老人、又號全陽子、全陽老人、太祖高皇帝之孫、洪熙元年嗣封、正統四年薨、明史附定王傳、按王以正統四年薨、據明史、錢謙益列朝詩集云景泰三年薨、考明史憲王無子、弟簡王有爝嗣、景泰三年薨、則謙益誤合簡王憲王為一人矣、斯編凡存雜劇二十六種、皆王自撰、其成於永樂間者六種、曰張天師明斷辰鉤月、永樂二年甲申作、以元吳昌齡張天師劇近於褻瀆神靈、重為此本、曰甄月娥春風慶朔堂、永樂四年丙戌作、演宋范仲淹春妓甄月娥事、本俞文豹吹劍錄、曰惠禪師三度小桃紅、永樂六年戊子作、本小桃記小說、按據自序、曰李亞仙花酒曲江池、永樂七年己丑作、病元石君寶劇叙事不明、另為新劇、唯此本曲文全缺、僅存序錄、曰關雲長義勇辭金、永樂十四年丙申作、演關羽辭曹操歸劉備事、曰李妙清花裏悟真如、永樂二十年壬寅作、演汴中妓女山秀按妙清樂名學道事、其成於宣德間者十三種、曰羣仙慶壽蟠桃會、為四年己酉王初度日宴集而作、曰美姻緣風月桃園景、六年辛亥作、演武涉

妓女桃園景從良嫁舉子李釗事、曰瑤池會八仙慶壽、曰孟浩然踏雪尋梅、正七年壬子作、曰紫陽仙三度常椿壽、演仙人張紫陽度椿樹精事、曰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演汴梁妓女劉金兒從良後狡黠無狀、色長刊令復為娼事、曰豹子和尚自還俗、演梁山濼諸寇事、曰劉盼春守志香囊怨、演河南樂工女嫁周生誓不他適事、曰趙貞姬身後團圓夢、演山東濟寧軍士之妻夫亡自縊事、皆宣德八年癸丑作、曰東華仙三度十長生、演松鶴等動植十種得度事、曰十美人慶賞牡丹園、演全母宴牡丹仙事、曰清河縣繼母大賢、改前人無名繼母大賢劉、皆九年甲寅作、曰呂洞賓花月神仙會、演洞賓度張珍奴事、十年乙卯作、其成于戌統朝者二本、曰南極星度脫海棠仙、因移太行山海棠於苑中而作、曰河嵩神靈芝慶壽、因宮中生靈芝而作、皆正統四年己未作、是時王年已六十有一矣、其年月無考者五本、曰四時花月賽嬌容、演花仙事、曰蘭紅葉訴良姻花夢、自序謂洪武辛酉河南陽武妓蘭氏適人不辱、與夫終老、愍其志為作傳奇、

實洪武十四年事、然憲王生于洪武十二年、其時不能作傳奇、必後來追述其事、惟序不署年月、不詳其始末、曰小天香半夜朝元、演元時長安楊氏妓小天香早寡修道事、曰搊搜判官喬斷鬼、劉演當時伴讀徐行寃報事、曰文殊菩薩降獅子、劉撰菩薩法力、皆不知何時所作、錢謙益列朝詩集乾集稱憲王勤學好古、留心翰墨、製誠齋樂府傳奇音律諧美、傳流內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嘉靖時牛恒撰周藩王宮詞云、夜來行樂鴈池頭、侍女分行秉燭遊、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皆為王而作、可見一時風流之盛、又雍熙樂府載時行歌曲於憲王劇幾全收入、則流傳內府之言誠為不虛、蓋其詞尚自然、而風華和婉、實足以娩美元人、故為當時所重如此、非徒以人貴也、又憲王生當明初去元末遠、其曲白體製可資考據者亦多、如劇中多串入院本可徵知當時院本與雜劇之關係、八仙慶壽劇有做院本捡焰爨之

語、知院本與宴非一事、又此劇新水令套科白有辨四仙童唱蟠桃會第三折內青天歌一折了之文考青天歌詞在蟠桃會第二套端正好之後第三套一枝花之前、乃隊舞唱詞、知蟠桃會此隊舞一折與一枝花套合稱第三折、雖刻本不明標折數而其時自有折數之稱、可正近時淺學者謂元明舊曲不分折之失、諸封詞有洩唱合唱之例、知合唱之制在明初實不限于南曲、義勇辭金劇記科段有正末騎竹馬上四探子騎竹馬上、與元刊本雜劇合、知明初舞臺

制度猶與元同、桃源景末折端正好套全以胡語為曲、先於尤侗琵琶劇者數百年、知侗此格並非自創、皆有稗劇學、至如蟠桃會末折載八仙名、豹子和尚劇載梁山盜三十六名單、而宋江在外、斯又關于小說掌故、其沾溉無窮、固不得徒以文字論矣、

誠齋傳奇二十四種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奢摩他室曲叢第二集本

明周憲王有燉撰、是本存周憲王劇二十四種、核其目、唯天香圃牡丹品、福祿壽仙官慶會、神后山秋獮得騶虞、黑旋風仗義疏財、洛陽風月牡丹仙五種為北平圖書館藏刊本所無、然刊本曲江池僅存序錄此為全帙、是此本可補刊本之缺者實有六種、考明高儒百川書志卷六外史類載慶朔堂等雜劇三十一種、末有釋題云、皇明周府殿下著、凡三十一種、總名誠齋傳奇、今合刊本二十六種與此本得多之五

種計之、恰為三十一種、憲王樂府傳本甚稀、今以二本併合、居然完備、亦藝林之盛事也、此本牡丹仙牡丹品皆記花事、仙官慶會記鍾馗驅鬼福祿壽三星獻瑞事、仗義疏財記李逵燕青拯李撇古女及受招安平方臘事、得騶虞記鈞州神后山見瑞獸、州官得之以獻藩府、貢於朝事、考憲王嗣封開封、時當承平清暇、有牡丹之好、故其散套雜劇以詠牡丹者為多、斗恒周王宮詞、蕭蕭修竹映池寒、分汲銀瓶灌牡丹、報道花朝開內宴、競持金剪逺朱欄、亦道其實也、其

牡丹仙劇以宋歐陽修事入、文甚俊麗、孟稱舜柳枝集謂元賈伯生有咏十花仙曲、載於雍熙樂府、此劇出實作無疑、斷此本爲憲王改本、則與長鈎月曲江池等同例、然文人撰作、鬥勝爭奇、即元劇亦多次本、固無妨也、其得騶虞劇吳梅跋以爲吉祥文字、劉情無勝人處、蓋以尋常鋪張頌揚之詞目之、然所記本實事、考明史周定王傳、記定王爲惠帝錮於京師、成祖入南京、復爵、永樂元年、詔歸其舊封、明年來朝、獻騶虞、帝悅、宴賜甚厚、憲王此時年已二十歲、其河南神靈芝慶壽劇第二折白中、亦云永樂二年秋八月鈞州神后山生騶虞、貢於朝、曾受重賚、來與此劇寄符、知非虛構、而此劇末折白文云、騶虞上貢朝廷、欽蒙恩寵、賜以金幣、衛士三百、樂章七奏、較明史所記爲詳、亦談明代掌故者所宜知也、至伏義疏財末折黃鐘醉花陰一套、雍熙樂府錄之、題曰征方臘、王國維撰曲錄不知爲仗義疏財之一折、因于卷三元明無名氏雜劇中、著錄征方臘一本、與上文錄周憲王伏義疏財劇抵牾、此則亟宜改正焉、

買花錢一卷大轉輪一卷浮西施一卷攏花笑一卷 坦庵詞曲六種本

清徐石麒撰、石麒字又陵、一字坦庵、江都人、據李斗揚州畫舫錄、稱又陵畫花卉、有天趣、工詩詞、有坦庵六種、又著蝸亭雜記青白眼諸書、則石麒詩詞之外亦兼工繪事、此雜劇四種即在坦庵詞曲六種中、其買花錢四折、演宋士人于國賓事、與馮夢龍警世通言俞仲舉題詩遇上皇篇所寫爲一事、考宋周密武林舊事載孝宗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以安太上之心、一日御舟經過斷橋、旁有酒肆頗潔雅、中飾素屏、書風入松一詞於上、光堯停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俞國寶醉筆、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不免酸寒、因改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爲明日重扶殘醉云云、即日宣命解褐云、是事本實有、唯其人姓俞、劇書作于、孝宗奉太上遊賞同閱此詞、劇只書孝宗、亦是有文、其欽賜翰林及楊震賄使帝后頒賞等事、皆劇中增出粧點煊赫爲書生吐氣耳、大轉輪亦四折、演司馬貌斷獄事、其事本宋元評話、明清以來文人亦喜言其事、浮西施一折則云范蠡沈西施於江、不取五湖同載之說、大抵事取

奇瑋、而詞律諧暢、有激揚發越之音、在清初實堪與西堂梅村諸樂府伯仲、非如孟稱舜英雄成敗、欲以雄奇見長、而往往竭蹶不能自振也、其拈花笑劇寫妻妾相爭、本游戲之作、非傳奇正格、出詞亦不免鄙俚、然詞曲之作、不難于雅而難於俗、此劇所寫不過家人婦女俗情、而排擊怒罵之語以韻文寫之、揮斥縱横、幾與口語無別、在小說唯蒲松齡醒世姻緣有此魄力、戲曲則明以來絕不可見、謂其伎亦可謂滑稽之雄矣、

南皮縣志八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南皮知縣馬士瓊修、邑人湯淳、黄得煬等纂、士瓊西充人、於康熙十年由舉人知縣事、淳順治十八年辛丑科進士、得煬康熙三年甲辰科進士、按南皮於明萬曆間邑令李正華始創修邑志、迨於康熙又七十餘年、士瓊乃延邑中士紳重纂志乘、於十二年成書、其書分八門、曰圖經、曰事記、曰建置、曰賦役、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其事記用編年之體以記大事、藝文循录畧之例、只列書目、其記敘文字有關於史實者、皆分別隸附於諸志、卷末另附有詩文一編、頗能合於史法、惟金石不另為一門、但附於古蹟、體例未善、山川類以大台山小台山諸邱陵附會為山、並謂大台山為太行分脈、實為不典、至川渠不辨沿革、不詳流經之地、僅臚列水名、亦嫌疎畧、又書有殘缺、事記自萬曆二十一年至康熙十二年間事皆不可攷、亦無他本可校、然南皮明志久佚、此本在今日實為南皮最早之志、又其記事屬文亦屬簡淨、录而存之、亦攷邑乘者所必須之書矣、

南皮縣志八卷 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清南皮知縣馬士瓊原修，劉址續修。址字沈亭，河南新蔡人。以康熙十七年知縣事。因官家方修通志，檄令各郡縣續修志乘，址遂取康熙十二年本增補之，於十九年續成此編。發凡起例悉仍前志，然距前志纂修不過七載，其間物與人事尚無幾許變遷，故此編除因仍前志外，於圖經志鄉丘墓類增柴克振等七人墓，並附其碑銘；於事記志補明萬曆二十一年以後至康熙十九年事（據前志成於康熙，事記志不應記事至萬曆中葉而止，或原書缺佚也）；官師志清代知縣增張慎發、劉址二人，典史增樊萃等三人，教諭增陳王冊等三人；選舉志增康熙乙卯科舉人張作楫一人；人物志儒林增湯裔振等三傳，文苑增柴堪棟一傳，鄉行增張福蘊等三傳，列女、流寓增補亦不過一二人；藝文志書目無增減，詩文鈔增劉世燧詩二首。馬士瓊原書纂輯有法，此依其成規，尚少疵病，惟馬志記山川有附會及疏漏之處，亦未能訂正焉。

南皮縣志十五卷 清光緒十四年刻本

清南皮知縣殷樹森董修，慶雲知縣汪樹寶纂。樹森江蘇人，同治十二年癸酉科舉人，光緒十二年任南皮知縣。按南皮有志，創始於萬曆，清康熙十二年邑令馬士瓊、十九年邑令劉址曾先後續修，皆已成書，至光緒間邑志失修已歷二百餘年，文獻散失，亟待綴續。同治間邑人孝廉潘震乙因通志數修，奉文採訪，事甫及半而歿，以後其子修祚出其遺稿，樹森刪潤補綴，於光緒十四年成書，即為斯編。凡為十志，曰輿地、曰建置、曰典禮、曰學校、曰風土、曰賦役、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卷首有疆域、城池、縣署、文廟四圖。全書語簡事詳，敘述得法，衡以著述之體，雖未盡善，然在地方志中差為佳著。疆域志分辨沿革，繁簡得當，惟邛陵、長堤悉附會山名，不能出俗志陋習。學校志列舉四配、十二哲及諸先賢姓名，詳述不足，繼之以表，未免太繁。風土志條分縷晰，貫穿今古風俗，惟物產宜附疆域，今羼入此章，頗嫌不倫。職官志乾隆以後職官姓名闕漏不載，此因同治七年捻匪破城，圖籍燬於寇燹，職官姓名遂無從稽核耳。

慶雲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慶雲知縣李居一修、邑人崔允貞纂、居一字元公、陝西岐山人、康熙八年任慶雲知縣、按慶雲有志、始於明萬曆間、迄於康熙、缺闕佚未補、居一增舊益新、彙為一帙、於十二年刊行、即為斯編、凡為九志、曰地里、按原書理皆作里、曰建置、曰財賦、曰廟壇、曰職官、曰人物、曰寵錫、曰藝文、每志之下又別為子目若干、斯書纂輯多未得法、仍不出明人修志之習、如地里志不詳地利、不明要害、僅援引詩句附會事實、列舉八景等强充篇帙、又學校本為政之大端、而與神廟並列、官民典禮本當別為一志、而盡隸於廟壇、皆屬不倫、職官志中有武備一目、先述地勢之扼要、次舉武場之設置、再記軍器之種類、末及衝要之大路、皆兵防事項、與職官無涉、不如另立一門、又以選舉附於人物、寓賢附於職官、亦嫌淆襍、藝文志無書目、而以誥勅、紀序、碑銘、詩文等充之、皆嫌猥襍、非史書之成例也、

慶雲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清慶雲知縣李興祖續補、興祖遼東鐵嶺人、於康熙十三年知縣事、因詔修明史、十九年催徵新舊邑乘、以資采輯、興祖遂以十二年本續補之、為書十二卷、分九志、曰地里、曰建置、曰財賦、曰廟壇、曰職官、曰人物、曰寵錫、曰風土、曰藝文、標目分類悉與舊志同、其書雖云續修、實則文字與舊志無甚出入、如地里志悉仍原文、並無增删、藝文志散文除摘錄舊志外、增奉例均田碑記、社學筆記、條議三篇、詩僅增高津詠古柳、翠映亭三首、於舊志之蕪襍處、如典禮、樂書、學校諸端、隸於廟壇志、選舉入於人物、武備列於職官之類、悉未釐正、可謂虛應故事、失續纂之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慶雲縣志三卷 清咸豐五年崔光笏刻本

清慶雲知縣潘國詔修，邑人崔旭纂，昆明戴絅孫重修。清嘉靖慶十一年，國詔來知縣事，倡議重修邑志。十四年延旭等纂輯，歷四月書成，即斯編之初本。當時旭雖任纂修，但權非由己，一切去取多未愜意。書成後二十年中，嘗手自刪節，晚年以付其子光笏。道光三十年，光笏宦游滇南，出其父稿付同年絅孫，請為釐正，於咸豐四年成書，五年刊行，即斯編也。凡為十志，曰地理，曰建置，曰賦役，曰祀典，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風土，曰藝文。斯志詳今畧古，敘述簡要，尚不出（失）志乘之體。如地理類諸本多用星野之說，然一縣之地幅員不過百里，必曰某星所繫，事近牽強，此本畧而不書，極為允當。舊本以壇壝、廟祠、寺觀並屬建置，今移屬祀典。又舊本以地糧、課稅別為二門，今併於賦役，亦屬得法。惟人物志中列傳過於空泛，尤以文學傳不謂好學精思，即曰聰穎過人，究屬長於何學，撰述何書，並未述及，不免泛濫失實，失史家傳載之體也。

塩山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塩山知縣黃貞麟增修。按塩山志，當康熙十年，知縣朱鸞鷟曾重修刊行。十一年，詔修通志，令各州縣重纂志乘，以資采輯。時貞麟知縣事，遂取十年邑志稍事訂正，於十二年書成，名為增修，實則門類體例一仍因前志。凡前書疏陋之處，概未訂正，蓋相去不過二年之間，事無可增，而俗吏無文，又不能博攷詳搜，另為新書，僅功令所迫，不得不爾，遂至因陋就簡，敷衍成編，其不足為世重，亦無足怪矣。

鹽山縣志十六卷 清同治七年刻本

清鹽山知縣江毓秀修、南皮潘震乙纂。初同治四年，知縣王福謙曾延震乙纂修邑志，並邀邑人劉慶凱襄其事，甫經草創，福謙因故離任。毓秀繼任，於五年夏月重開志館，仍屬震乙纂修，六年書成，七年刊行。慶凱留心鄉邦掌故，曾輯高故輯存一書，斯編所載，亦多取材於其書。凡十三志，曰輿地，曰建置、典禮、學校、風土、賦役、職官、宦政、選舉、人物、列女、金石、藝文。輿地志記古今沿革，頗能援引史傳，訂正前誤。惟於山川目列舉鹽山、篋山、潤山、鉄錢山等，皆邱陵土阜，張冒以山名，不出前人陋習。饒安、高城、章武、柳縣諸故城，宜詳載於沿革目下，而入之古蹟，稍欠允當。至職官志以乾隆初元至十年間職官冊不存，其間知縣、教諭人名里貫皆訪之耆舊，不免遺畧不完，而佐貳以下記載無徵，斯則文獻不足，非纂修者之咎矣。

鹽山新志三十卷 鉛印本

近人賈恩紱纂。鹽山志自明以來，有嘉靖、乾隆、康熙（光緒二種）、同治五志。明志佚亡，不得詳其究竟。現存志書亦未盡精當。恩紱采輯傳記，參合見聞，撰為新志。凡四畧十六篇：一曰疆域畧，經界、沿革、古蹟三篇屬之；二曰法制畧，建置、設官、賦役、新政四篇屬之；三曰文獻畧，職官、氏族、人物、藝文四篇屬之；四曰故事畧，物產、謠俗、兵事、金石、軼聞五篇屬之。疆域畧先詳經界，後述沿革，其意謂不先通今，將無以資考古；先沿革而後形勢者，不若由今溯前之瞭然易曉也。其古蹟一篇，持擇亦精，所收確有關於史實，非點綴名勝者比。文獻畧立氏族一篇，蓋取法於章學誠永清縣志及吳汝綸之深州風土記，惟有目無書，不知何故，或尚待增補歟。恩紱通曉文章，以邑人修本縣之志，博洽遠在舊志之上。惟文獻畧以名宦與鄉賢並列，前人章學誠曾亟言賓主混淆之非，此因仍舊體，未及剖分。其故實畧收謠俗物產，亦似不合。要其大致可觀，亦近代地方志中之有文采者矣。

塩山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年刻本

清塩山知縣朱鷟鷥修，教諭錢國壽纂。鷟鷥字翔千，貢生，泰興人。是編以康熙九年纂輯，十年成書。凡序錄凡例目錄及纂修題名皆闕而不載，不知何故。或本有序錄，而今本佚亡歟。唯有錢國壽跋文稱塩山志創自時侯，續自李侯，迄今百載無嗣音者。朱侯莅任以來，即有纂修之志。按塩山有志，始於明嘉靖十二年，乃知縣時尚儒所修。至隆慶六年知縣李葛又續修之。跋文所謂時、李二侯，當即指時尚儒與李葛而言。其書佚亡已久，今皆不得而見矣。斯編不分志別，只列細目，首星野、次疆域、山川、古蹟、沿革、建置、里分、戶口、賦役、壇廟、寺觀、典禮、職官、汰職、寓賢、人物、附選舉、風俗、災祥、藝文諸目。標目太繁，失之瑣碎。其星野、疆域、山川、古蹟、沿革、里分、廟壇、寺觀、戶口、風俗諸目，均可總以方輿。職官、汰職不必分立二目。寓賢亦可附於人物。今臚列多至數十目，近乎類書，殊嫌膚陋。又其敘事過略，考核未精，山川目列篭山、小山二條，俱非實有。強立門類，職官目有傳無表，且多有不詳任期，不書朝代者。至謂塩山乃古渤海國，尤誕謬無稽。又知縣朱鷟鷥乃現任官吏，為之立傳頌德，未免阿諛太甚。前志亦無此體。惟其書纂輯承明志之後，塩山明志久已亡失，數百年來鄉邦文獻實賴斯編以傳，在方志中亦不可廢之書矣。

餘墨偶談八卷 清同治辛未刊本

清孫樗撰、樗字詩樵、順天人、是編所錄以詩話為多、舉詞人著作、時足以供考核、間記雜事瑣碎、如卷一鸚鵡塚條、記京師城南鸚鵡塚始末、云偶社諸君曾譜鸚鵡恨傳奇二十四齣、卷五二閘條、記東便門外二閘之衰由于尼庵之廢、卷六戲名對條、舉京師崑弋戲名目至數十種、卷六李衛公碑條、記宋紹興丙寅旅珪曾刊李靖上金天大王文於籐縣廳壁、卷八漁洋宅條、記漁洋舊宅在琉璃廠火神廟西夾道、舊名海王村、張給諫貽山賦居於此、有古藤一本傳為漁洋手植之物、皆可為多識之助、蓋樗居輦下習聞往事、宜所記涉京師者咸有可採也、

風月談餘錄六卷 清光緒丁未福州刊本

清徐兆豐撰、兆豐字乃秋、江都人、是編所記凡二百三十二則、雜記遺聞以及詩畫古刻、不拘一格、所摭尤以揚州文獻為多、如記吳熙載印章署攘之、以為讓字通作、辨世人潤筆署攘之與潤筆署讓之之誤、記劉熙載蔣超伯著作、記鄭燮印冊、記羅聘鬼趣圖、記楊吳尋陽長公主墓誌、云今藏真州張午橋唐石軒中、記宋紹定六年陳孺人磚刻地契及明隆慶二年宋氏磚刻地契、皆載其全文、記墨盦之制、云始於道光間、引方子箴詩集中墨盦詩小序自祝蘅畦年丈創為斯製云云、皆有稗異聞、唯每條下往往自附按語、曰豐按云云、或申前文所未盡、或旁涉他事、頗嫌猥雜、非著作之體、又末卷記宋板趙善璙自警編、其書四庫全書已著錄、列之雜家、而云諸家書目所不載、亦為失之眉睫、蓋雜記見聞不以考証見長、而所記事端多有依據、尚非輾轉稗販及臆說者比、在清季說部中猶為近雅者、是本為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刊本、前載兆豐自序、署光緒十年識於京師、蓋書成于兆豐官北京時、久而後刊行云、

獪園雜志十六卷 如不足齋刊本

明錢希言撰。是編分十類，自卷一至卷四為仙幻，卷五卷六為釋異，卷七為影響，卷八為報緣，卷九為冥跡，卷十卷十一為靈祇，卷十二為淫祀，卷十三為奇鬼，卷十四卷十五為妖孽，卷十六為瓌聞，皆有明一代奇聞雜事。四庫全書總目收之附存目中，入小說類。明人喜撰雜書，而記事無文，往往庸沓瑣碎，希言此編雖涉神怪者多，然敘事整比可觀，其釋異一類尤文采斐然，有慧皎道宣諸僧傳之風。其他軼聞瑣

事可取者亦復不少，如卷七卷八記張放伏事，又卷七記係謂殺僧冤報事，引四明余寅說，皆涉文人事蹟，可資多識。又李福達在世宗時曾興大獄，明史雖分載其案，而于福達本人不詳，此則記其幻變諸跡甚備，足徵其為妖人。至宋人詞話紫羅蓋頭其本久佚，此書卷十二乃指其演二郎神事，亦諸書所未載。四庫提要摘其記陳與郊子祖皐陷冤獄事，一謂祖皐在影響類中妻死為厲，在影響類中，一謂與郊為厲，在神祇類中，兩卷之中，姓名事迹自相矛盾，記所見異，記所聞

可知云云。然其神祇類所載與郊事本據金三枝傳說，其祖皐婦死為祟事在影響類，乃先據王穉登所為傳，是其傳聞不同，不免有出入。又卷七影響類高載康察劉庚事，為究祖皐罪案之人，其事聞之嘉定何秀才，亦涉冤報，是所記乃有三條，蓋祖皐一案本當時冤獄，傳之者多，而其事既非目覩，據所聞分別書之，亦事之常。古人著書原有並存二說之例，亦不必以此責希言也。唯其中記事亦不免因襲重沓，不能核實者，如卷七焦典史沈僧報冤一條，乃見燈因

話所載丁縣丞事，其用字亦間有疵累，如用社鼠城狐為城社，用溘先朝露為溘先之類，皆乖文理。然核其全書，文筆條暢清麗，在明人小說中實饒有文采者。即其自序一首亦尚有奇氣，異於當時之文或矜異而失之纖佻，或摹古而陷于生澀。四庫提要所摘僅就記事一端而言，殊不足以盡其全書也。

遊春記一卷中山狼一卷 明崇禎刊本

明王九思撰、九思有碧山樂府、已著錄、此為九思所撰雜劇、在張宗孟所刊全集中、遊春記四折、演杜甫事、標題目正名、曰、唐肅宗擢用文臣、曲江娼不識詩人、岑評事好奇邀客、杜子美沽酒遊春、前載王德己卯漁父按即康海序、蓋王德中所作也、稱甫至德初為右拾遺、莫春官閒無事、遊于曲江、向賈婆婆沽酒、有衛尚書子亦來斯肆、與甫會、盛稱蓋相李林甫之詩、甫嗤之、因相忤、賈婆婆亦嫌甫酒錢無多、送之出肆、意悵然不樂、次日、岑參邀遊渼陂、招妓泛舟、飲酒樂、頓忘世情、而丞相房琯特上命、拜甫為翰林學士、甫念朝士多闒茸、任非其人、謝不奉詔云、中山狼僅一折、演東郭生救狼事、與康海所撰中山狼雜劇情節略同、蔣仲舒堯山堂外紀卷九九思傳、稱敬夫按九思字有高才、尤長于詞曲、劉瑾以擴充政務為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敬夫與瑾同鄉、獨為吏部、不數月長文選、瑾敗、謫同知壽州、人或譏之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編少陵遊春傳奇劇罵、所謂李林甫者、蓋指西涯也、李聞之益大恚、遂

不復用、錢謙益列朝詩集丙集十一、稱敬夫之再謫以及永錮、皆長沙秉國時、盛年屏棄、無所發怒、作為歌謠及杜甫春遊雜劇、力詆西涯、流傳騰涌、嘉靖初、纂修實錄、議起敬夫、有言于朝曰、遊春記李林甫固指西涯、楊國忠得非實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是九思遊春一劇、指摘時人、頗以招忌、今按劇中詞、如三折綿搭絮云、不怕你經綸奪世、錦繡盈胸、前擁後擁口鉗舌、眼睜睜難分蛇與龍、烈火真金害假銅、似這等顛倒英雄、不如咱急流中歸去易、四折離亭宴帶歇拍煞云、你看那薄夫華才誰是個廟堂臣、怎做得湖海士、羞慚殺文章伯、紫袍金闕中、駿馬朝門外、讓與他成風氣、慨教子要沽酒再遊春、來將去過海、詞牢騷激烈、誠非無因而作、使讒夫得以藉口、謾為捕風捉影之詞、遂至終身廢墜、雖小人之害君子、千古一轍、要不可不謂九思有以自致之也、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十七稱康對山詞逸宕、然不及王蘊藉、如渼陂杜甫遊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北面、何況近代、其推許甚至、然遊春劇情節失之太離、中山狼納馬中錫中山狼傳諸節

日于一折、亦覺過于繁碎、不如康海中山狼劇之善、唯其詞特軒爽雄麗、為不可多得耳、李開先詞謔、稱九思設宴於遊春記、開場唱賞花時、予聞擊之、曰、四海謳歌百姓歡、誰家數去酒盃寬、兩韻脚走入桓歡韻、因請予改作安乾二字、至唐明皇走入益門鎮、又駁其益字去聲、不足取、復請改、上句乃太真妃葬在馬嵬坡、以拘於地名、無以為應云云、今此本賞花時仍作百姓歡、酒杯寬、不用安乾二字、蓋未改之本也、

生金閣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武漢臣撰、標題目正名云、李幼奴擡傷似玉顏、包待制智賺生金閣、考錄鬼簿載武漢臣劇十種、無此目、錢曾述古堂目十載有內府穿關抄本包待制智賺生金閣劇、入無名氏類、亦不屬武漢臣、也是園目同 明息機子刊元人雜劇錄生金閣劇、亦不署名、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所附失載名氏傳奇目、中有生金閣、注云龐衙內打散沒頭鬼、包待制智賺生金閣、當即此本、以諸書皆不云武漢臣劇測之、則此劇當非武漢臣作、元曲選所題不知何據、或傳錄之誤也、演郭成事、略稱、蒲州河中府人郭成妻李幼奴、成問卜、卜者云、百日內有災、須遠出避之、遂請于父、詣京師、一以求官、一以避難、父以家傳生金閣授之、其器置之有風處、則仙音嘹喨、或以扇扇之亦然、為成萬一不得官、以獻當路、當可稱意也、成領之、因攜妻行、將至汴、遇雪、息酒店中、有衙內龐勣亦來店飲酒、成見其僕從煊赫、意為要人、即出閣獻之、衙內受之、引成夫婦至家、欲奪其妻、成不從、禁之、令乳媼往說幼奴、誦幼奴本以禮聘、乃不相從、媼如其數見幼奴、幼奴乃覿面哭訴、媼亦慨然、衙內怒媼不了事、

縛而投之於井，並以鍘刀殺成，方成之見殺也，家人見其提首越墻而去，衙內以為强鬼，亦不措意，會開封府尹包拯賞軍回，忽風起，有無頭鬼見于前，公知有異，命吏詣城隍廟拘其鬼，鬼至，訴其事甚悉，幼奴與乳媪之子亦由衙內家逃出，來府訟冤，公乃置酒召衙內，云有生金塔，拜之上生光彩，衙內因自誇有閣，出以示公，公驗之實，即呼幼奴上證其事，乃誅衙內，送幼奴于河中府而旌之，所記乃黨冤公案，與其他公案劇蹊徑相同，無甚可採，至所云生金閣疑即興隆笙，考元宴樂器有興隆笙，制以楠木，形如夾屏，中空為虛櫃，如笙之匏，繫風囊於風口，鼓風囊則簧自隨調而鳴，元史禮樂志卷七十一及輟耕錄載其制甚詳，以大內樂器，外間人聞之而不能詳，因訛傳為生金閣也。

冤家債主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張善友告土地閻神，崔府君斷冤家債主。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附載失名氏傳奇，有閻浮司劇，注云：看經善友歸佛教，冤家債主鬧陰司。雖所舉名目與此本微異，當是一劇。錢曾述古堂目十載抄本崔府君斷冤家債主，屬之鄭廷玉，也是園目同，王國維曲錄從之，然考諸本錄鬼簿，鄭廷玉名下均無此劇，則本非廷玉作，錢曾藏書目作廷玉撰者，殆緣廷玉有看錢奴買冤家債主劇，而此劇標目中亦有冤家債主字樣，因並屬之廷玉，國維不察而劇從之，殊為失考。劇演張善友事，稱晉州古城縣張善友誦經禮佛，頗有善行，而無子，州人趙廷玉竊其銀五錠，善友緝訪不得其人，又有五臺僧寄銀十錠于善友，善友外出，屬妻還之，僧來索，妻不承有寄銀事，善友歸則云已還矣，已而善友移家磁州福陽縣，漸饒裕，妻亦先後舉二子，長曰乞僧，次曰福僧，均成立娶婦，乞僧性慳而行儉，福僧性愚而喜揮霍，頃之，乞僧病死，善友甚惜之，未幾妻歿，善友益無聊，已而福僧亦死，善友自以平生向善而遭際如此，憤怨不已，時縣令為崔玨子玉，與

善友為結義兄弟，即詰珏控土地閻神，請珏斷之。珏辭以陽官不能判冥府事，而善友請愈堅。方糾纏間，善友忽瞑然入睡，即為鬼力勾去，見閻羅，問何事見控，答以妻子亡逝故。神即攝其二子至，善友呼乞僧，則曰余趙廷玉也，昔竊汝銀五兩，今倍償之矣。呼福僧，曰予五台僧也，汝妻没吾寄銀，已向汝家索償訖，兩不相涉矣。言訖皆退。復見妻，則云因負僧銀受苦，宜速超度。又問善友汝有故人，今為神，欲見之否。善友曰善，讒轉目，閻神已杳，即有巍峨表之神現于前。方動問何神，子玉在旁呼之，則已醒矣。因悟事有前因，非神昧昧也。按磁州有府君祠，自唐以來雜書小記盛稱崔府君為冥官，此殆當時民間流行故事云。

竹塢聽琴一卷　元曲選本

元石子章撰。鍾嗣成錄鬼簿上但載子章為大都人，不言其名，亦不著事蹟始末。考元遺山集有贈石子章詩一首，蓋元初人也。此本為元曲選本，標題云：鄭彩鸞草庵學道，秦脩然竹塢聽琴。按天一閣本錄鬼簿作借道演秦脩然事。畧摘女子鄭彩鸞者，父官禮部，與工部尚書秦思道指腹成婚。彩鸞父母雙亡，避居城外竹塢庵為女冠，學有草庵。其庵主亦姓鄭，乃官人梁公弼之妻，遭亂相失，出家於此。彩鸞時往學琴焉。久之，公弼除鄭州尹，然不知鄭氏入道，鄭氏亦不知州尹即其夫。其秦思道卒，與公弼有舊，思道卒，子脩然依公弼于鄭。脩然偶出遊，日暮詣竹塢庵借宿，值彩鸞撫琴，竊往聽之。彩鸞覺之，延入互詢姓名，乃知夙有婚約，睽隔絶已十餘年矣。不能抑情，遂相歡會，自是來往甚頻。公弼察知其事，為乳嫗語脩然曰：斯觀有道姑死，常為人祟。脩然懼，請行，遂詣京應試，中狀元，授鄭州通判而歸。初脩然去後，公弼訪彩鸞，詢知即脩然幼所婚訂者，乃延之入城，使主州衙附近之白雲觀。至是候脩然至，設宴觀中，使相見。脩然驚

為鬼公狲乃實告之。使諧伉儷。鄭道姑關彤鸞還俗嫁人。尋至白雲觀。責之。忽與公狲遇。相認。亦還俗。與公狲偕老。錄鬼簿載子章劇。為黃貴娘秋夜竹窗雨。及竹塢聽琴二種。今唯竹塢聽琴存。其黃貴娘久佚不傳。僅詞林摘艷等明人選劇內摘錄其詞云。

風光好一卷 元曲選本

元戴善甫撰。善甫真定人。官浙江省務官。見鍾嗣成錄鬼簿卷上。其名未詳。此本為元曲選本。標題名正名云。宋齊丘明識新詞藻。韓熙載暗遣閒花草。秦弱蘭羞寄斷腸詞。陶學士醉寫風光好。息機子刊本元人雜劇。題目作宋丞相明宣閒花草。韓熙載暗算文章老。正名唯羞寄作錯寄。餘同。天一閣抄本錄鬼簿載正名。則作秦弱蘭詐配鳳鸞吟。陶學士醉寫風光好。並標目自錄鬼簿而下已再易矣。劇演陶穀事。穀乾德初官翰林學士。使于唐。名望素其

圖籍。實說降也。唐相宋齊丘獻策于唐主。羈留之久不延見。而使昇州太守韓熙載優給其館。穀自以大國使臣。矜莊甚。每宴出聲伎。輒止之。凜然若不可犯者。而異域孤栖。不能無感。私題十二字於驛壁曰。川中狗。百姓眼。虎撲兒。公廚飯。齊丘精之。知為獨眠孤館四字。乃飾妓秦弱蘭使夜就穀於驛。對月長吟。託為驛吏之妻。方持服孀居者。穀見之。果誘與私。題風光好詞贈之。詞云。好姻緣。惡姻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列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妓得詞回報。齊丘知其中計。

乃置酒招穀，使若蘭歌穀可製詞，且出其稿為証，穀氣沮欲辯不可。齊丘、熙載並勸穀納之。穀既辱命，不敢還汴，乃投錢俶於浙。宋平唐，弱蘭逃至浙境，為俶所得，知穀當日事，設宴招穀，以弱蘭還之云。錄鬼簿載善甫劇有關大王三捉紅衣怪、伯瑜泣杖、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諸宮調風月紫雲亭，并此為五種，今惟此一種存。正音譜評其詞為荷花映水，亦極稱之，蓋亦元代一作手云。

張生煮海一卷　元曲選本

元李好古撰。曹寅刊本錄鬼簿載好古保定人，或云西平人，天一閣鈔本作東平人，其里貫已有異說，事蹟則更未述及。考元余闕青陽先生文集卷一，有送李好古之南臺御史五律一首，乃在京師所作。闕元統元年登進士第，猶及見前輩名流，然則闕所贈者或即曲家李好古歟。斯編演潮州張羽事，標題云石佛寺龍女聽琴，沙門島張生煮海。略稱羽字伯騰，功名未遂，閒遊海上，寓石佛寺，清夜鼓琴，適有東海龍神第三女瓊蓮，偕婢翠荷出遊，聞琴聲竊聽之。張撫琴絃斷，疑有人，出視相見，詰之，女乃云龍氏，引入室，各述生平，約生以八月中秋至其家，召為婿。及期生蹤跡之，渺不得見。忽遇秦時毛女，以情告，毛女云女乃東海龍王之女，龍神懆暴，其事未必得遂，乃授生以銀鍋一隻，金錢一文，鐵杓一把，旁水取海水煎之，每煎一分，海水減十丈，煎水乾，則海水見底，龍神不能寧居，其事當得諧。如其言行之，神果窘急，浼石佛寺僧為媒，召生為婿，贅于龍宮，生與女旋仙去，蓋二人乃上界金童玉女降凡云。此本為元曲選本，以孟稱舜柳枝集本勘，第二折毛女上

場有四毛女打魚鼓筒子歌出隊子五臺又十棒鼓一曲、蓋串入院本、而元曲選刪之。又生與龍女婚、此本謂石佛寺僧爲媒、柳枝集本則另出閬苑仙母爲媒、有稱穿注云、仙母作媒、吳興本改作石佛寺長老。今看曲辭、與長老口角不肖、仍改從原本。據此知臧懋循于此曲頗有刪改之處、不盡依原本、賴柳枝集本正之。其第二折龍女侍婢白、有羊市角頭磚塔兒胡同之語、其地在北平、至今名稱仍未改、疑此乃明時教坊演時所增、刊本仍之、元時坊巷今不能詳考、仔古原文亦未必即如是作也。

單鞭奪槊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尚仲賢撰。考鍾嗣成錄鬼簿、載仲賢劇有三奪槊、無單鞭奪槊。其三奪槊目下注云、齊元吉兩爭鋒、尉遲恭三奪槊。與元刊本所標題目正名同、知元刊本所錄即尚仲賢劇無疑。此本題單雄信斷袖割袍、尉遲恭單鞭奪槊、其目不唯錄鬼簿不載、即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亦無之。唯清錢曾述古堂目十錄抄本尉遲單鞭奪槊劇、以爲尚仲賢撰、此是目同。此非傳抄者誤題仲賢、而曾目仍之、即抄本本無署題、曾誤據舊錄舊譜以爲即尚仲賢所撰之本。臧懋循編刊元曲選、錄單鞭奪槊、其誤與曾同。其後黃丕烈重訂曲海目、承尚仲賢單鞭奪槊注一作三奪槊、則直認爲一劇、皆緣未見元刊本、無從比勘、致有此誤、不足怪也。此本演尉遲恭敗單雄事、稱恭事劉武周、與唐兵戰、被誘至介休、唐師圍之、勸使降、則云主在不可降。時武周奔沙陀、唐復誘沙陀殺武周、以首示恭、恭爲持服三日、乃出降、秦王命釋其縛、恩禮有加。初、元吉與恭戰、乘於洛、爲恭所敗、至是見秦王厚遇恭、益恨、值秦王詣長安奏捷、與段志賢定計、誣敬德出走。

下之，守中。將害之。徐茂公聞之，急追秦王回。問其事。元吉因自誇，言恭逃走，躬身追之，擒之而返。秦王疑之。釋恭，使恭先走，元吉持槊自後追之。三用槊皆為恭所奪。事乃白。會王世充將單雄信將兵來索戰。秦王將數十騎出營，覘之。且覘洛陽城。實遇雄信，追王至榆科園。將及之。茂公馳至，急持雄信。雄信即割袍示茂公，謂各為其主。再乞救，即殺之。茂公懼而卻走。王張弓而無箭，勢危甚。恭突至，單鞭擊雄信走，奪其棗木槊而回。是為單鞭奪槊云。據此則此劇標奪槊者，乃謂奪單雄信之槊。其第二折錯有三奪元吉槊事，乃劇中偶然取其事點綴，不屬正文。元刊本三奪槊全劇演恭與元吉事，正謂奪元吉之槊。其大關目不同如此，自不可混而一之也。

老生兒一卷 元曲選本

元武漢臣撰。錄鬼簿載武漢臣，濟南府人。太和正音譜稱武漢臣之詞，如遠山疊翠。其他不詳。是編錄鬼簿、太和正音譜、錢曾述古堂及也是園目，並著錄。元曲選收此劇，標題目正名作指絕地苦勤禮拜婦，散家財天賜老生兒，與天一閣本錄鬼簿所注同。蓋猶是原本也。演東平富翁劉從善事。略稱從善六十無子。妻李氏有女曰引張，贅婿曰張郎，姪引孫，引孫父母皆亡，依從善以居。頗李氏愛女，深惡引孫。張郎亦不相容。從善乃薄資給之，予草房一間，使課業自存。自此鎮錀鑰皆歸張郎掌握。其視劉氏產不啻已有矣。時從善婢小梅適房有孕。張郎與引張計，謂婢生女，猶可分財產之半；生男則家祀有託，女若婿將不得染指。奈何？引張謂不如去之。乃秉從善赴別莊養靜，匿婢於他所，詭報婢私逃。從善固疑之，而無如何。自顧遲暮悽涼，信為宿業，乃盡取行錢所得債券焚之，更出鈔於開元寺佈施，大濟貧人。引孫落魄來乞，李氏與婿皆靳而不與。從善憐引孫甚，而不欲明有所施為，私語引孫曰：汝第勤祭掃先隴，一二

年後當令汝致非富也、其後值清明節、從善將掃墓、命張郎夫婦治具、先往塋次陳設、二老當繼至、至則不見張夫婦、而墓有酒漿紙錢、係遂張夫婦、則自往張墓設祭、從善大悲惋、妻亦悟婿不可託、俄而引孫荷鍤來增土、叩之、悉紙錢與酒、即引孫所奠、於是夫婦皆持引孫泣、攜之歸、產業盡付之、從善生日、張郎偕引張來賀、從善拒之、使引孫謂之曰、有親似引孫者、可來見、女遂引小梅及所生小兒至、自陳乃婢有孕、張郎妒嫉、懼其母子不保、寄之東莊姑家、既生子、供其衣食、今三歲矣、從善大悟、喜女之孝、乃分財產為三分、使子姪與婿各取其一、劇演家庭之事以及人倫狀況、甚為誠摯、疑必當時實事、漢臣採而入劇、明凌濛初拍案驚奇小說有念親恩孝女藏兒一篇、全襲此文、亦真樸可觀、曲海提要二釋此劇、謂女引張與夫同謀、處置從善之婢、又云小說載此事、則云劉女甚賢、與此略異、是其解以從善女與婿同惡相濟、不知劇末折有女自陳一段、表白甚明、從善詞亦有很張郎妄圖家業、孝順女暗換親支之語、是婿惡而女甚賢、劇本如此立意、解者乃不加分別、似

于漢臣劇並未寓目者、亦未免太疏矣、

晋文公火燒介子推一卷 景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鍾嗣成錄鬼簿上載狄君厚有晋文公火燒介子推劇，知劇乃君厚所作也。錄鬼簿但云君厚為平陽人，不詳其事蹟。明賈仲明補弔詞亦寛泛無事可徴。據詞稱元貞大德秀華夷，至大皇慶錦社稷，延祐至治承平世，養人才，編傳奇，一時氣候雲集。有平陽狄君厚，捻火燒介子推，則君厚似當為至大至治間人也。演介子推事。稱晋獻公寵麗姬（麗字依原文書），貶后齊姜於冷宮，復信姬與國舅呂用私言，廢太子申生及重耳為民，處之霍地，為姬所生子奚齊卓慈（慈字依原文書）建千尺雲月台，上築太極宮，天下騷動。諫議介子推引紂王事以諫，不聽，子推辭官去。姬復命六宮大使王安賜申生死，重耳走匿子推莊，事為國舅所聞，親往取之。子推子林在府學攻書，聞警，願代重耳死，子推乃割兒頭，毁其容，以與國舅。國舅不能辨，以為真重耳首也，受之而去。子推偕重耳私遁，風雪絕糧，重耳饑甚，子推割股以進之，詎云野味，既而呻吟不已，重耳固問，始以實對。值楚國遣使來迎，乃別重耳，歸侍其母。其後獻公薨，文公歸國，立為晋君，賞羣臣之同出亡者，獨遺子推。子推乃

作龍蛇歌懸于宮門，叔向奏聞，文公始憶之，命召子推，而子推母不欲子出仕，子推奉母隱于綿山，文公求子推不得，命燒山，冀子推懼火當出，而子推竟與母抱樹以死。文公悔而祭之。其事本書傳，惟子推子代死為添出情節。孟嘗春申叔向與重耳不同時，劇中乃並出之，以為一時人，失于不考。

鬱輪袍一卷真傀儡一卷 盛明雜劇本

明王衡撰、衡字辰玉、太倉人、少傅錫爵之子、萬歷辛丑賜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有緱山集、此衡所編雜劇二種、鬱輪袍演王維事、稱唐岐王範愛文學、多與士人周旋、聞王維名、欲致之、寓書于維、謂來日九公主設宴、請衣樂工服、與某俱往、得主道地、當得狀頭、維面授詞于來使、婉辭之、而不肯為回書、有秀才王推者、遇使聞其事、即冒王維名謁岐王、與俱赴公主宴、至則彈琵琶、為主奏鬱輪袍新曲、時教坊曹崑崙在旁、疑其伎淺、推盛氣凌之、公主不疑其偽、即以一札諭監試官趙履溫使留意拔擢、又書字付推、使面懇履溫、履溫阿主意、見推試詩、即面許狀元、讀維詩、詳拔之、命即出場、已而主考宋璟覆閱試卷、拔維第一、黜推、推恚之、伺維赴瓊林宴、沖廷詆之、謂維以關節得狀元、且出公主書字為証、禮官信之、即剝維衣冠、等候參奏、岐王聞其事、來解之、反見維而不相識、視推則奏琵琶請公主關節皆其人也、禮知其假冒無禮、命懲之、而復維冠帶、維辭、浩然竟去、與裴迪隱于輞川、文殊菩薩化西僧來度、與因緣、謂維

前身乃維摩居士、迪乃儒童菩薩、以世過重科目、三百年後、使維再化身、改姓而不改名、不由科目、不立文字、而相業赫然、為有志男子吐氣、其人即宋之韓維云、按王維以鬱輪袍進見、于集異記、劇則翻案、為維洗發、可謂一新面目、據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十五 稱衡以萬歷戊子舉順天鄉試第一、父錫爵方執政、言者攻之急、錫爵陳辨甚厲、而世人不以是短錫爵、以辰玉真才子、不愧舉首也、據此則劇之作、乃衡以掄元被謗、鬱鬱不平、藉以抒憤之作、實自寓也、真傀儡演宋杜衍事、稱衍以祁國公致仕、閒遊市井中、嘗著道服騎驢至桃花村、觀傀儡戲、有小鄉官趙某在座、矜倨自得、衍默然而已、及戲衍故事、趙指點疏說、往往不典、衍亦微正其誤、已而勑使至、尋杜衍、傳旨問以治道、衍未攜朝衣、遂借戲衣着之、謝恩訖、條答甚晰、俄又有使賫密敕至、則有聖諭云、頃諫官入奏、云杜衍三公入市、有失相體、宜賜貶、朕知其妄、已留中不發、卿此後亦宜檢點出入云、眾觀使始知為相公、競前謝罪、且盛稱其德云、據所記、即韋絢劉賓客嘉話所載杜佑事、蓋移屬杜衍、此劇盛明雜劇本署

綠野堂無名氏編考孟稱舜酹江集收真傀儡有注云相傳王荆石相公壽日長玉作此爲尊人壽其曲詞雋爽不在馬東籬喬孟符之下較鬱輪袍爲更勝云則亦衡作沈德符顧曲雜言稱近年獨王長玉太史衡所作真傀儡諸劇大得金元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但四折用四人各唱一色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呈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真傀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尚隔一塵所論雖是然錄鬼簿載元張時起賽花月秋千記即六折則衡劇打破四折非無前例以文言固無妨也清王士禎香祖筆記稱王衡工詞曲其大父緱山先生作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家稱爲本色當行黄文暘曲海目又載衡劇有長安街没奈何今裴湛劇已佚世有李丹記演裴湛事疑非一書長安街没奈何雖有傳本亦不易得今通行唯此二曲云

尋親記二卷 明富春堂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本爲富春堂刊本題劍池王錂重訂蓋曾經錂校訂之本也演周瑞隆事稱開封封丘人周羽府學生妻郭氏家甚貧里會河決派夫役黄里正派羽役羽欲行賂求免而無錢令妻質銀于同里張敏敏固無徒覷羽妻美署券未付銀而命僕索償于羽與羽詬敏乃殺里正置其尸於羽門首誣以殺人罪經官以事無確証得減罪配廣南敏復賄解卒中途殺羽解卒憐而釋之敏謂羽已死逼娶郭氏郭氏毀容以拒之茹苦自活生子瑞隆俾就學義塾及長成進士授平江路吳縣尹解卒見羽子成名乃告郭氏謂羽在鄂州固未死瑞隆痛哭棄官尋父初羽遁之鄂州館于李員外家甚相得至是遇大赦辭李返開封瑞隆至則羽已行急追之李員外知羽離家後生子恐瑞隆不識父容以羽集授之曰逆旅輒誦之認此詩者即汝父也瑞隆如其言果遇于旅邸父子皆垂垂老矣時開封府尹爲范仲淹瑞隆往訴父冤仲淹爲懲張敏云劇作者不知何時人然沈璟等曲譜皆屢引之蓋萬曆前舊本清李調元

雨村曲話下、稱尋親記詞雖鄙俚、然諸之可以風世、近人姚華菉猗室曲話、亦謂其情事骨幹近優珠記、穿插處則不及、然曲爲舊本、其詞格律度、往往爲後世楷模、且記事真摯、足以動人、是以歌詠不輟、其旅店遇父等折、至今猶按行于劇場、亦其風徽猶有不可泯沒者矣、

白羅衫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蘇雲父子事、稱永樂間涿州進士蘇雲授蘭谿令、攜妻鄭赴任、舟行至黃天蕩、船戶徐能劫之、投雲于水、掠鄭氏還儀真其鄉里也、能弟徐用素不直能之行、私縱鄭使走、鄭投茅庵分娩得子、恐賊來尋覓、以所衣羅衫裹兒棄於路、轉之當塗爲尼、徐能果來追、不及、得兒撫爲己子、及長名之曰繼祖、年十五領鄉薦、會試入都、經涿州、投一老嫗求宿、嫗見繼祖不覺泣下、問之、因自言有二子、長子雲之任蘭谿、死于賊、次子雨、探兄亦客死、今見君酷似老婦長子、是以悲耳、繼祖將行、嫗取羅衫贈之曰、衫有二、其女衫已與冢婦矣、今以男衫贈君、他日南旋、幸爲訪蘭谿存亡事、儻得其實、生死不忘、繼祖援而志之、及試登進士第、久之擢監察御史、奉使金陵、將便道省親、至當塗有尼俗姓鄭氏者來訴冤、所控即徐能也、頓憶向所遇涿州老婦之言、召姚公、姚大至、問之、姚不敢隱、以實告、知有羅衫在儀真、命姚往取之、其蘇雲沉江遇救、流落江介、爲塾師、至是亦來南京控徐能于操江御史、御史亦以告繼祖、繼祖乃

誣徐能及其黨宋書並誅之。釋徐用不問。以羅衫為証與蘇雲相認。並迎祖母及母鄭氏於署。考馮夢龍警世通言有蘇知縣羅衫再合小說一首。所記與此本全合。其結尾云。至今京師盛行蘇知縣報冤唱本。疑此本所據非通言小說。即蘇知縣唱本也。

四韻事四卷 玉湖樓原刊本

題蕙路居士編。其正文第一行標題云玉湖樓第三種傳奇明翠湖亭。其前載自序一首。南江笠叟序一首。又馮家楨序一首。家楨序稱裘子殷玉詩古文妙天下。尤酷好填詞。所著玉湖數種藏之家。今又讀其四韻事云云。考玉湖樓乃裘璉藏書樓名。殷玉亦璉字。則裘璉所作也。璉蕙路人。少孤。年未壯。著作已等身。康熙二十六年修一統志。總裁徐乾學訪士於黃宗羲。宗羲舉璉志成。乾學善之。五十四年舉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時璉年踰七十。遂乞歸。以山水自娛。著作日富。雍正七年卒。年八十六。著有復古堂集、橫山詩文集、玉湖詩綜等書。斯編所錄凡四劇。曰昆明池。二折。演唐中宗幸昆明池。羣臣應制賦詩。命昭容上官婉兒銜其甲乙。以宋之問詩居首。曰集翠裘。二折。演狄梁公與張昌宗雙陸賭得昌宗集翠裘事。曰鑑湖隱。四折。演賀知章天寶初乞歸四明。賜鑑湖剡川一曲事。曰旗亭館。三折。演唐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飲旗亭。聽伶人歌所為詩事。以所譜皆士人韻事。故曰四韻事。其曰明翠湖亭者。則

四劇名目，各取其一字，以爲總名也。

鴛鴦塚一卷 清康熙刊本

清沈玉亮撰。玉亮字瑤岑，一字亦村，錢塘人。斯編爲八折雜劇，標目云：「吳秀才玉樓修文，戴烈婦金錄失節，姻蝶夢證果冤，因鴛鴦塚吟風嘯月。」其劇爲吳錫妻戴氏而作。錫卒，戴氏殉之。玉亮與錫同學，因有是作，凡七日而成。戴氏事見浙江通志二百二烈女傳，志稱氏十歲父死，哭泣過哀，幾至失明。十六歲歸錫。錫因鄉試下第致病，海忽遂死。氏求死者七，皆獲，後畢命，年二十二。里人建祠于西湖葛嶺下，曰吞金祠。康熙二十七年事也。與劇所演合，知皆實錄。玉亮此劇詞頗流暢不俗。前載康熙己巳序，署名巖德源，不出姓氏，稱玉亮於音律之學獨得妙解，傳奇五種，膾炙人口，亦有以不治舉子家言規之者，然曲終有詞場憑弔之語，深嘆知音之難云。據此知玉亮所編傳奇有五種，今唯此一劇存，其名亦未見諸家著錄。

順天時不分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演乃封神演義所載鄧九公土行孫事以鄧與土行孫並殷將效順歸周故名曰順天時此本為梨園傳抄本不具始末所錄自閨誓至偷空凡十餘出恐非足本以世無别本亦不知原本究有若干出也以此本現存者觀之所演為鄧九公奉殷命拒周師子牙定計大敗之申公豹忌子牙功名遊說懼留孫門人土行孫使盜師法寶往投九公九公見其貌陋不甚重用之時周將挑戰九公與女蟬玉並為周將楊戩

所畜神犬所傷行孫治以金丹立愈九公喜授為先鋒陽許妻以女行孫益奮厲夜劫周營楊戩示變現擒之然行孫通地遁法纔就縛即遁去戩知非懼留孫綑仙繩不能制即往求之留孫欣然詣周營使人誘行孫出戰即擒之行孫因降以九公許婚事告于留孫留孫以為有夙緣言于子牙使人赴鄧營為行孫請婚鄧允之謂須子牙親來納采實欲誘子牙至伏兵擒俘之也懼留孫知其計預為部署入鄧營又大敗之擒蟬玉以歸文至此止不知其歸結然據曲海提要卷三十九所述則蟬玉被擒降于周知天命有歸回營曉其父母共棄殷歸周以父命與土行孫婚配云則此本所佚無多雖不敢信為足本其大畧猶可覽觀也劇演神怪無特别勝處提要亦第述其事而已其釋題後附按語一條云封神傳相傳係元時道士陸長庚所作未知的否觀傳內燃燈慈航接引準提皆稱道人文殊普賢拘留孫皆稱元始弟子崇尚道家疑必道家之作考元時道士無陸長庚明中葉揚州道士有陸西星字長庚善談玄著書能詩文此所稱元時必係明時之誤清乾隆中於揚

州設局修改劇本預其事者多一時文士今所見傳奇彙考蓋當時别錄之本此必陸西星撰封神傳揚州人多有知之者校曲者熟聞其說故記于此劇之下也封神作者言者紛紛虛構非誤即謬得此而獲一解孰謂雜書不可以資考據哉

陌花軒雜劇七種 清初刊本

明黃方胤撰。方胤號醒狂，字未詳，金陵人。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據焦循曲考所載[於張國籌雜劇五劇下]錄曲七種，曰倚門、再醮、淫僧、偷期、督妓、孌童、懼內，注云選七種（按今本缺作六種，然勘其目實七種，知六字乃七字之誤也），題陌花軒雜劇，黃方印作。所載七種名目，與此本同，而書作者作方印，不作方胤。復考焦循劇說卷五，亦載陌花軒雜劇，云黃醒狂作，凡十折，曰倚門四折、再醮一折、淫僧一折、偷期一折、督妓一折、孌童一折、懼內一折，皆描摹市井猥俗■描摹出之，所■記折數與此本亦合，唯此本作齣不作折，僅一字之異。畫舫錄引曲考載其人名作方印，劇說載其號作醒狂，此本題醒狂黃方胤著，而醒狂與方胤名字殊不相應，疑醒狂乃其自號，取漢書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之意。其作方印蓋傳寫之誤。[illegible]明顧起元客座贅語載黃方儒事有二條，其一在卷八黃贄南父子條，云吏部黃公甲字首卿，贄南其晚年自號，生四子，皆負雋才，伯祖儒、仲成儒、叔方儒、季復儒。方儒落魄廢其業，有陌花

軒小集、曲巷詞、餘韻，世謂潮俗，殊令人解頤。諸子離龍競爽，而名跡不著，士論甚為惜之。其第二卷九傷逝條列作詞曲之人凡五人，其第四人為黃上舍方儒，注云文學，著陌花軒詞小令。起元書成於萬曆四十五年丁巳，所記黃方儒事[軒名及謂擅]甚悉，似當與方胤為一人。王國維謂以軒名推之，當以方儒為是，或方胤本名方儒，後改是名，亦未可知也。是編所載七劇，皆鄙褻之事[雅人所不忍道]，調世嘲俗，用意當爾，唯有時堆砌典故，不盡本色，所作殊不如徐石麒撚花笑之善。蓋戲曲代言之體，須適合其人，譜鄙俗人言語行事，而猶存雅語，則不入格。樂府子夜企喻諸詞，其事鄙，其詞淺，而人反以其鄙淺而好之，亦由其不失真耳。觀方胤是編，殆落拓不遇[故作狹邪語]，所以寫其牢愁，與李開先罷歸後之作一笑散諸劇用意實同。此本前載一序，稱醒狂黃四君（按據客座贅語方儒第三，此云四君，意不可曉），翩翩佳公子也，儇薄厲一日之雅，風晨月夕，舉

白命歌、多君稱賞、因出陌花軒雜劇示儂云、末署秦淮盈盈馬驪華志、玩其詞意乃為妓女之筆、則其頹然自放、寧以倡伎文冠之其卷首、不作元晏之求、亦有所激而然矣、其書七劇、而今本標齣數、第自一齣起至十齣止、不以每劇為起訖、而其劇名標識只記於某齣之下、用小注側書之、殊非著作之體、或本自如此、或後來書坊誤刻、今不可知、至王國維曲錄卷三一錄方淮曲六本、而遺督妓一

本、後附釋題云、右六種李斗揚州畫舫錄引蕉里堂曲考云云、此殆誤據畫舫錄本小注、信為六種、而工文正書曲目實是七種、因以意刪其一、以國維平日著書矜慎、而有是誤、殊不可解也、

翼駉稗編八卷 清道光刊本

清湯用中撰、用中字芷卿、北平人、其事蹟不詳、惟斯編前載道光戊申周儀顥序、稱用中乙亥歲以乙榜出為醮曹、訪勝竹西、采風淮左、則曾中道光十九年己亥舉人、宦於揚州、其書卷二何首烏功効各異條、稱外祖趙甌北先生云云、知為趙翼外孫、卷三水性輕重不同條、稱吾常西門之水與東門懸殊、卷八又稱族叔雨生都督貽汾云云、知其本籍常州武進、為湯貽汾之姪、今此本卷首署北平湯用中、似用中曾入北平籍、因有斯題也、斯編所記皆道光以前雜事、雖其間

如黃得功等間涉明季之人、然其例不多、實以清人事為主、凡所摭拾不出遺聞瑣事、而叙事雅飭明淨、極有可觀、在清中葉小說中頗能超出流俗、其紀一代名人軼事亦可資異聞、如卷一記年羹堯事、記阮元祖玉堂事、卷二記桐城張氏事、記畢沅妾月兒事、（按書作鎮洋某公）卷三記李光地事、卷六記肇惠事、記妖僧王樹勳事、記長蘆鹽商查氏發跡事、卷七記栗毓美事、以他書核之、十得六七、不盡為傳聞之詞、蓋用中本世家餘蔭、多習舊聞、其游宦所及、亦足以廣其聞見、與全憑臆說或採里巷市

語以為小說者不同也。惟其中間有抄襲舊聞者，如卷三石女生男條，與李漁十二樓中之十卺樓同；卷八改裝存孤條，與漁無聲戲男孟子教合三遷篇同。惟第一條漁所記為永樂時姚某事，此書指其人為廣州府知府高廷瑤；第二條漁所記為嘉靖時莆田縣許生事，此書指其人為龍川陳子湘孝廉，記科第官職皆詳。（按道光廣東通志卷四十五載廣州知府高廷瑤貴州貴筑人，舉人，嘉慶二十一年任。其人實有，且距用中時代甚近，不敢斷其為無此事，然古今事巧合如此，亦可怪也。）又卷三妙究條，記鎮洋畢生事，與聊齋陳雲棲篇全同，但易其姓名；卷四姦殺詐幻二條，第一案記山陰陶某冤死事，與馮夢龍三現身包龍圖斷冤小說亦極相類。此殆文人狡獪，聊依舊事為文而諱其出處。然除石女生男等三條與舊作文體不同外，其妙究一條與聊齋同為文言，而無一字相同，亦不失為自造之文也。

耳食錄十二卷　通行本

清樂鈞撰。鈞初名宮譜，字元淑，一字蓮裳，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著有青芝山館詩文集。史稱鈞秀氣孤東，少日喜為駢儷之文，奉母僑江淮間，南城曾燠招寓題襟館中，為詩及諸體文靡不綺麗。江西詩家蔣士銓後推鈞及吳嵩梁云。是編成於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東鄉吳嵩梁序之，稱其事多出於兒女纏綿、仙鬼幽渺，間以里巷諧笑，助其波瀾，胸情所寄，筆妙咸臻，雖古作者無多讓，所推許甚至。然逞意而出，未能細密妥貼，又散文儷語自為節奏，格調亦未純熟，所詣殊不如鈕琇觚賸之善。惟勝流著書終為世人稱道，且清詞麗句往往而有，其俊逸煥發亦有足多者，雖疵瑕不免，亦著作之林不可一概抹煞也。其書名耳食錄，則鈞序引太史公語與耳食何異，遂以名篇云。

秋燈叢話十八卷 清乾隆四十五年原刊本

清王椷撰。椷字凝齋，山東福山人，乾隆元年丙辰恩科舉人，歷官湖北當陽天門知縣。前載乾隆四十二年仁和胡高望序，按民國十年湖北通志載高望字豫堂，是時提督湖北學政。稱椷以名孝廉宰大邑，循聲著江漢間，採椷書中卷三自記稱乾隆甲午調任天門，甲午為乾隆三十九年，下距胡高望作序不過四年，似其書成刊印即在椷任天門知縣時，而卷首載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平原董元度序，稱椷早登桂籍，未遂鵬圖，則在椷出仕之前，蓋其書積歲月而成，觀書中記天門當陽事皆其在官時所記，知書成決不在二十年前，其為友人為撰序先成者，刻書時未便割棄，悉數收入，遂至年月參差耳。其書多記鄉里見聞，以及楚浙嶺南遊蹤所及，耳目所接，便為傳錄，所記多屬瑣碎雜事，不涉掌故，亦不侈言藝文，視並時人紀昀所撰小說頗遜其博洽。然記事有法，其文清淺簡雅，體格甚為不俗，且其記風土証古蹟，亦有可採者，如杜甫懷古詩云「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自來注家多不詳，或云荊門即後之荊門州，椷則謂荊門州去秭歸三百里，於義未合，指歸州東北四十里有山名荊門，羣峯聳峙，唯此山低，山下有村名香溪，即明妃產地，以今証古，甚有理解，惜書中此類不多見，蓋為學力所限，印証殊少耳。然小說稗官不當專以學繩其高低，其文去偽去浮，實涵養深至，在當時亦不可多得也。

秦淮廣記四卷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清繆荃蓀撰。荃蓀字筱珊，江陰人。是編成於民國壬子，即辛亥革命之次年。其書輯明以來南京妓院之事，以訖清季。釐為三目：卷一曰記盛，卷二曰記麗，卷三曰記瑣。其卷一又分一二兩卷，卷二自卷二之一卷二之八，又為八卷，惟卷三記瑣只一卷。所引乙丙部書不下數十種，搜討亦勤。然編次猥雜，毫無翦裁。如記盛門卷之一錄板橋雜記、秦淮燈船一條，又錄杜濬之秦淮鐙船鼓吹歌、汪蛟門之秦淮鐙船歌，其曹大章蓮臺仙會品、潘之恒金陵妓品、秦淮劇品、■曲艷品，復全錄其書。卷一之二錄板橋雜記、續板橋雜記諸書序，其紀麗門錄諸人傳，復錄題贈之詩歌，且所引之書雖同在一卷中，同是一書，亦先後錯亂。荃蓀非不能著者，不知斯編何以無體例如此。或當滄桑之際，頹唐失志，無意著作，姑付鈔胥為之歟。夢華諸作，敘事可觀，余懷板橋雜記，亦文采斐然，哀感頑艷。荃蓀是編雖自謂寄慨，實不足抗蹤前人。獨其卷首自序一篇，述秦淮盛衰始末，兼及諸妓之事、禁妓之人，括隱今古事，頗可供談風土者之參考耳。

逸農筆記八卷 清光緒戊子刊本

清黃鴻藻撰。鴻藻字硯賓，廣東嘉應人，舉人，公度其子也。此本乃鴻藻官桂林時所刊。其書八卷，凡三百二十餘則，其五卷以上成於鴻藻官京師時，六卷以後則榕城需次時所輯。自序謂倣灤陽消夏錄、槐西雜志之例，雜綴成編，兼資勸戒，其志尚在此。故其記事朴實，屏綺麗浮誇之詞。其採朝野逸聞瑣事，兼錄詩文，無紀昀之名雋，亦不至如池上草堂筆記之迂。文筆小說至光宣之際作者漸少，錄而存之，實無不可也。

蘭芷零香錄三卷 長沙刊本

題蓮道人戲編，不著姓名。察其書封面有木記一，題曰長沙楊氏坦園藏板，則本楊恩壽所撰也。是編凡三卷，其一卷為列傳，卷二為記事，卷三為詩文。其列傳所載不過妓桂齡等十一人；詩文類錄詩五十二首，亦無關事實；獨記事一卷，記楚中歌妓情形極詳，頗可以見世俗之變。如云長沙道光中葉始有歌妓，然合省城不過三四輩。咸豐改元，上行下效，省城遂為花藪。而述長沙繁盛之因，由於湖湘子弟帕頭荷戈，富貴而歸故鄉，揮金如土。又曾國藩開府江南，改定章程，挈得引票者漸成富商，飲食服御力換維揚風氣，一變而富弁富商為曲中所仰望，覘文士則匿笑萬端。此皆史乘方志所不能詳，著類此等記載而知其始末。又記一時瑣事，亦有他書所不肯言者，如云某師致命沙場，其猶子扶櫬歸葬，上湘道過省城，某公編集名花祖道，因客居喪，為群妓製素羅衣，簪劍脊玉，其他悉用素飾之，人幾疑入瓊樓玉宇云。書中雖隱其姓，然文義甚明，不煩思索。當湘軍全盛之日，儒生亢節，戡定大難，為史冊所僅見，踏論首尊美其功，幾以為人皆東飭，古道守法，此書所記乃質朴如此，孰謂稗官不足以當信史哉。

夢花雜志五卷 清道光刊本

清李澄撰、澄字練江、江都人、前載自序謂癸酉甲戌間閉門屏居、捜舊聞、採近事、随筆記之、以類從爲十二册、其稿爲人携去、寄還者僅四册半、其人歿、餘稿遂不可復得、其存者如第五册本十四首、今亡其五云、序署道光六年、所云癸酉甲戌當是仁宗嘉慶十九年二十年、則本嘉慶中所撰也、其書五卷曰志節第一、記賈煥等十四人、皆涉節義、曰志畸第二、記盲叟先生等九人、皆畸人至行、曰志俠第三、記劉幕少年等九人、皆俠義之士、曰志艷第四、記諸媛等十四人、皆涉色情、曰志虛第五、記黃州道九人、皆仙術怪變之事、其體每類卷首有序、在同一類中又用合傳之體、後繫以讚、大抵效史傳之體、其文有意摹古而矯揉造作、殊不能以記事見長、如卷三記孫耀生事、一人之事强分兩傳、卷四記徐巧姑與李氏子事、謂二人婚姻乖迕、不諧所願、及記生遊獄廟遇女、女遣小鬟語生、云父已許婚某姓、不能自主、感郎君多情、必以死爲報、生淚下欲言、鬟遽返、下即結云、生歸之後病可知也、此揣測議論之詞、無論傳奇文無此格、即史傳亦無此等語、譚獻光緒五年復堂日記、乃稱此書、謂文殊近魏叔子、殆粗觀大畧未及詳審也、

女才子集十二卷 清乾隆十八年刊本

清徐震撰。震字秋濤，號烟水散人，嘉興人。其書記女子凡十二人，曰小青、楊碧秋、張小蓮、崔淑、張畹香、陳霞如、盧雲卿、郝湘娥、王玖、謝彩、鄭玉姬、宋琬，人各為傳，以一傳為一卷，每卷有引，每傳後復附評論。震潦倒文士，以筆墨謀生涯，所編小說雜書，如合浦珠、賽花鈴、珍珠船等，皆淺鄙無文。斯編所記皆萬曆以來近事，演以文言，乃較為條暢流利，視所為通俗小說實遠過之。唯其托格甚卑，不脫乎話窠臼，識論敘事亦頗傷纖佻。如卷三張小蓮傳入話，記吳江女子張麗貞誤奔匪人事，引其自敘文中反經為權之語，而稱之以為有卓識，謂蔡文姬初適衛仲道，中奪于沙漠，歸嫁董祀，而范蔚宗傳列女，津津稱之，亦惜其才而悲其遇云。按宋以前婦女不以再醮為失節，所舉文姬事未嘗不是，然文姬改適非淫奔可比，以此為例，甚為不倫。是其立言倡論，不啻為蕩檢踰閑者張目，亦可謂無忌憚者甚矣。

閒情野史八卷 明萬曆四十八年刊本

按是編書衣題籤已失，不知其書的名。其前載三序，曰陳繼儒序、顧廷寵序、韓敬序。繼儒序稱客座所述閒情野史風流十傳，廷寵序稱陳仲醇（按仲醇繼儒字）所刪八傳，其筆陣風采不讓漢唐，曰十傳曰八傳，所謂不同，而是書實為八卷，所載凡八事。或繼儒序中十字乃八字之誤，或書本十傳逸其二，書坊因改廷寵序中之十字為八，而繼儒序偶存其舊，未及更改，均不可知。至其書總名，亦不見於卷中標題，今姑取繼儒序中語冠之。其書是否即繼儒所編，亦未易斷定。當萬曆之季，繼儒名滿天下，以處士與公卿抗衡，書肆假借名號，所刻小說雜書，往往書陳繼儒先生批評，或偽製繼儒序冠于卷首，真偽混淆，不一而足。今日既無從審核，可以置而不論。且書之善否，視其本書如何，不在乎序評之人，似此瑣瑣小節，無足輕重，亦不必置論也。此本所收，為小說八種，曰

鍾情麗集、曰雙雙傳、曰三妙傳、曰天緣奇遇、曰嬌紅傳、曰三奇傳曰融春集、一名懷春雅集、曰五金魚傳、凡此皆分別見明人所編於類書中、如國色天香萬錦情林等、皆有其文、清初佘公仁所刊燕居筆記且盡錄之、無奇篇異文可以動人聽聞者、然諸他本刊皆不精、此本開板廣闊、字亦疏朗悅目、以視諸他本特為工整、又所附跋語多疏本末、亦時裨異聞、如卷四天緣奇遇記明初祁羽狄事、跋云一說我朝毛生甚有奇遇、因託言祁羽狄以誌其事、蓋謂祁毛羽狄百家姓之成句耳、此已為他書所未能詳載、至其卷二雙雙傳記高氏兄弟妻秦氏姊妹事、末亦有跋云、此汝南姬邢命識之、江都梅禹金撰之、按梅鼎祚字禹金、宣城人、此云江都人誤、或者為一人、未必即為梅鼎祚、然猥雜小說作者既不自顯名姓、譔者亦不知其人、此獨言之鑿鑿、決非杜撰、即此一端已可徵其書編者習當代掌事故、見聞賅周、非書賈

不知本末輒轉鈔錄者比、雖僅疏名姓未能加詳、亦不可謂之無用矣、

康熙滄州新志十五卷 康熙辛年刻本

題清滄州知州祖澤潛、李永純等總裁，學正王耀祖等纂修。澤潛，奉天寧遠人，順治十二年乙未科進士，康熙九年知滄州。永純，遼東前屯衛人，康熙十二年由廕生知州事。先是康熙十一年壬子秋，奉旨命詞臣修大清統志，檄下直取各府、州、縣、衛志，以資攷証。澤潛草創未就，陞任去。十二年癸丑，永純繼任，亦未竣事而去。十九年庚申，知州閻三元奉文增修，與學正蕭載招致州中人士從事編集，復逾一載而書成，即此編也。三元，奉天廣寧貢士，康熙十九年知滄州（均見滄乾隆滄州志）。最後成書，既出於三元之手，而此本序跋並未言其事，纂修亦未列其名，不知何故。凡為十志：曰天文、曰疆域、曰建置、曰田賦、曰禮制、曰官師、曰兵防、曰人物、曰掌故、曰藝文。斯書採輯既畧，舛誤尤多，不攷源流，不辨沿革，堆積羅列，僅如賬簿。疆域志謂渤海國古鉅靈後裔，並謂古唐虞三代今州地皆稱渤海。按漢高帝五年始置渤海郡，前此焉有此稱，此沿明萬曆滄州志而誤。至渤海名國，始於唐，其地南抵新羅，東抵海，西抵契丹（見唐書渤海傳）。渤海稱縣，則唐至元皆有渤海縣，其地初隸棣州，後屬濱州，皆與滄州無關。今於志中著渤海國、渤海縣之名，實為誤登。職官志誤載金人王擴、田穀、完顏震、程寀、王稀等為遼人，亦可謂疎忽之至矣。

滄州縣志十六卷 鉛印本

近人滄縣縣長張鳳瑞等鑒修獻縣張坪總纂滄縣自明以來有萬曆康熙乾隆三志咸豐光緒間續修者再然迄未成書百餘年來文獻散失全書四篇標目曰方輿曰經制曰文獻曰事實凡疆域河流建置古蹟皆括於方輿賦役行政則隸於經制職官人物藝文則總於文獻宗教生計禮俗金石軼聞志餘大事年表皆屬於事實是書始於民國二十年五月成於二十一年四月歷時一載而就卷帙頗繁然泛濫堆積蕪穢特甚全無義例可言如方輿沿革皆本州人葉圭綬咸豐志稿葉志用傳注之體條目分明考核亦極詳今可據其原文錄入斯書避抄襲之嫌改為長篇以致頭緒不明物產風俗不入地理而入事實古河列於古蹟而於河流門內不載倉庫關於食糧本貨之一端驛站關於交通乃建置之事項今併為一類標名倉驛亦屬不典又藝文一門所以考一方著作理應詳備此則不注存佚不明出處不述作者之意僅一簡單賬簿疏略實甚尤謬者賦役迄於清季而止民國以還徵收聚斂始末悉削而不書若是則志何取乎續人物一門多至數卷傳記之不足繼之以表女嫁喪夫即屬列女父死有子即著先德若此何須乎史至於文編錄生人之文字尤不免濫登皆不合著述之體他日續修時所亟宜刊正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滄州志二十八卷 咸豐三年稿本

清滄州知州沈如潮等主修、祁州知州吳增嘉總裁、州人董友筠、葉圭綬等總修。按州志修於乾隆八年，迄於咸豐，已逾百載，州中人士懼於文獻無徵，因以重修，始於咸豐二年壬子，迄於癸丑，歷年餘而書成。發凡起例，悉仍舊志，分七綱三十目：曰方輿，其目則疆域、星野、沿革、川渠、物古蹟、風俗、物產也；曰建置，其目則營繕、封爵、職官、題名、職官政績也；曰政令，其目則賦役、學校、典禮、選舉、祠祀、兵防、鹽法也；曰人物，其目則古鄉賢傳、國朝世族傳、仕宦傳、士林傳、布衣傳、歷代藝術傳、仙釋傳、寓賢傳、列女傳也；曰紀事，其目曰大事、曰遺聞；曰金石，別金與石為二目；曰藝文。駐防自為一志。其攷核敘述具有史法。編年以綜大事，分類以識典章，藝文專載書目，在舊志中堪稱為良史。輿地沿革諸目多出於州人葉圭綬手，圭綬長於輿地金石之學，於鄉邦文獻尤所留意，故攷據詳博，元元夲夲，多能訂正前人之失。其大事紀則據明諸朝實錄，引証亦為核洽，蓋卓然有史家風裁，非徒述風土、記人物古蹟，虛應故事者比也。唯書中諸志概無小序，亦不列一表，不知何故。夫序錄以綜始末，列表以便覽觀，此史書成例，尤以職官、選舉無表，最易蕪濫，斯書乃不用表格之體，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屬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於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次於雍正教諭之後，其有時事後先，須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攷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雖為究竟，可謂虛占篇幅，不知所裁。然全書大致精嚴，得法在地方志中實為矯矯，居上者固不以微青而傷其全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殘本萬曆滄州志八卷 萬曆三十一年刻本

明滄州知州李夢熊總裁、學正顧震宇纂修、夢熊山西長治人、萬曆二十九年由舉人任州事、震宇南京崑山人、萬曆三十年由舉人任學正、事蹟均見乾隆滄州志、初州人王緒始為州志、知州胡璉按萬曆六年任刊行之、其書經始草創、多所未備、又夢熊抵任取舊本刪潤、一載成書、即是編也、以萬曆三十一年刊行、斯書在現存滄州志中時代最早、凡為六志、曰疆域、曰剏修、曰田賦、曰人物、曰故事、曰藝文、每志又分為子目、其書惟七卷殘缺、餘俱完足、其疆域志謂滄州為古渤海國、三代以來皆稱渤海、春秋時屬於晉地、皆揣測臆說、不足為據、又滄州本無山、乃云渤海地方遼濶、山川森列、列舉大台山、馬谷山、老烏山、小山、中条山等名目、或本為郎陵、或文人附會、一律登載、不加辨正、亦嫌誕妄、又甲榜鄉科、文武官吏、宜別為志、而皆隸之人物志中、已乖體例、且選舉不記科第年分、職官或只列人名、而不書籍貫出身、或僅載籍貫而不詳任期、宣德知縣位於永樂之前、天順知縣反列於正德之後、錯舉人名、非表非傳、猥襍淆亂、不出明人簡率之習、田賦志記載人口、地畝、稅糧等項、頗為詳細、可以見古今賦役之變遷、至所記古蹟村莊名目、亦有裨考証、明中葉去今三四百年、政治人事中間已不知經幾許變化、此志修於萬曆中、記當時狀況、在今日實皆為寶貴史料、故斯編衡以著述之體、固未完善、而其在歷史上之價值、亦不可掩沒、斯其本可貴、亦不得以文字之得失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滄州志十六卷　乾隆八年刊本

清滄州知州徐時作總裁、莊日榮等纂修。時作字鄴侯，福建建寧人，雍正五年丁未科進士，乾隆七年知滄州。鑒於康熙滄州志罣漏太甚，於斯年開館重修，半年而成，為書十六卷。首冠輿圖，其目曰星野、曰疆域、曰沿革、曰建置、曰學校、曰祠祀、曰禮制附風俗、曰物產、曰賦役、曰鹽政、曰兵防、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紀事、曰古蹟、曰遺聞、曰藝文，凡十八門。其書較舊志為精密，凡附會古蹟、題咏景物、無實靡文，概從刪落，惟全書標目太繁，失之瑣碎。如星野、疆域、沿革、物產、風俗、諸門，總於地理可也；賦役、鹽政、學校、選舉、職官、兵防以及祠祀、禮制，皆宜分別併合，不應離析各自為目，近於短章瑣記。又金石一門不應闕漏，而書中反無其目；選舉、職官以表為善，而不用其體；滄州本無山可言，書中勅看兩條，從流俗附會之說，而不能糾正；太守龔遂古之循吏，人物傳中竟無其人；至藝文不專載書目，只收詩歌、序文，亦不免循俗，書體格失班劉之義矣。

萬曆故城縣志五卷　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明故城知縣李元忠修、教諭沈元昌纂。元忠，山東霑化人，舉人，萬曆四十一年任。元昌，浙江秀水人，舉人，萬曆四十二年任。故城志自明永樂間邑訓導趙恕創修以來，歷正統、成化、嘉靖、萬曆四朝，馬偉、呂恕、趙榮顯、周世選諸人先後皆有纂輯，但諸本皆佚亡不存。斯編因當時纂修府志，徵志於縣，故元忠撰為此志。凡五卷，卷一為沿革、山川、古蹟、土產、貢賦、馬政、集鎮、公宇、廟學等；卷二為秩官、祠宇與亭軒；卷三為人物、登用、墳墓、雜志；第四五兩卷皆屬文翰。此本卷三、卷五兩卷殘缺，餘皆完整。其沿革門記述起自隋代，語簡而事備；其城池類中附成化四年太常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吳節所撰之故城新築城池碑記一文，所記縣治沿革與建修之始末頗為完備；其記鄉村更詳其土質之肥瘠、居民之饒薄，兼及戶口、民風諸事；又載勸農屯、新義北鄉及新義南鄉三處之居民皆由山西、江西兩省遷發填實者，頗有裨於氏族之研究；貢賦門記地畝之統計，自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以至萬曆各朝田畝征額分別記述，皆甚賅備，據所述故城

田畝自正統至正德間不過五六百頃而萬曆間驟增至五千餘頃相去如此之鉅豈因採用一條鞭制重新丈量田畝逃戶減少之故歟又集鎮門載鄭家口鎮始末謂臨街河居民繁盛商賈輳集日有貿易無定期按鄭家口今仍為邑中大鎮則此鎮之繁榮已有數百年不衰亦為邑人所應知也其文翰門所錄敕諭尚多有關史實者如弘治間敕諭袁中錫巡撫宣府大同整飭邊備諸諭正統間敕諭李獻可整理漕運水利事萬曆間敕諭周世選巡視鳥場等文皆屬當時為政之大事可為研究當時政治之資料焉

康熙故城縣志六卷 清康熙十九年補刻十一年本

清故城知縣吳友聞修教諭柴應辰纂友聞字明生貢生陝西會寧人康熙六年任應辰字君拱舉人順天永清人康熙四年任其書成於康熙十一年至十九年宋不祁來知縣事於其卷端又增序文一篇編內又增職官數人實則仍友聞應辰之舊也書凡六卷首星野次為沿革疆域山川古蹟建置街巷里鎮集期賦役壇廟寺觀坊表職官人物風俗物產文翰諸門其分門別類多沿仍明萬曆志惟星野疆域建置里鎮坊表諸門標題為其新增又正德萬曆間縣丞主簿之職相繼汰缺故其書另立汰職一目餘無出入其記事多增萬曆以後之事如賦役門增康熙十六年所查出隱首地若干頃及順治間優免人丁若干人與順治至康熙間人丁之數目若干其起運存留諸制則悉載清制於明代事未錄又進士增萬曆壬戌科楊天錫王開期二人職官於知縣增明喬大可等十一人清李元楨等十四人教諭增明于重慶等六人清崔蹐崆等七人典史增明馬人龍等八人清任大器等九人訓導增明高士段緒二人清蔡時秀等四人其選舉附於人物傳中不另為一

門、體例似未合焉。

雍正故城縣志六卷 清雍正五年刻本

清故城知縣蔡維義修、縣丞秦永清等纂、斯編繼康熙間吳友閏所撰之故城志而作、發凡起例悉仍舊書、中除賦役一門採輯新制外、餘皆錄舊志原文、而更增以康熙十九年以後之事、於建置門增康熙六十年所修縣丞署、忠義節孝祠、公館、書院、義學諸條、更補蔡維義所增修之邑署、邑東門、倉廒與西監諸事、於職官知縣增康熙十八年以後白方鴻等十人、教諭增馬方伸等五人、學正增陳士奇等四人、縣丞增商德曾等四人、典史增李文祥等六人、於人物門賢達類增劉清漣等四傳、寓賢增時敏一傳、選舉類進士增康熙戊辰科馮文蔚、甲戌科任謙、癸未科蔣書升、己丑科沈寅清四人、雍正甲辰科秘象震、賈如璽二人、舉人增蘇騰蛟等十六人、武甲增曹廉、賈國佐二人、餘如武科、拔貢、歲貢等、凡康熙十九年以後者悉補入、於文翰中增蔡維義之東門義學碑記一文、與賈棠、賈際熙、賈樸、秦永清諸人之序記文數篇、除舊增補諸條外、於舊志無所釐正。

光緒續修故城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十一年刻本

清故城知縣張熯修、教諭范瀚文等纂。熯、浙江嘉興人、監生、光緒八年任。瀚文、清河人、以舉人任。故城志自明永樂以來雖經數次纂輯、但其書邑中皆不存、即康熙志傳本亦稀、惟雍正間、蔡維義志尚存。然其書編次亦在百餘年前、同治末邑令丁燦屬教諭王堉德纂邑志、三載未就、旋離任去。熯繼任、又延瀚文及訓導賀璜等取舊稿加以考覈、兩月脫稿、即為斯編。其書以恭紀列於卷首、建置沿革、星野、紀事為第一卷、疆域、河防、城池、公署為第二卷、學校、兵制為第三卷、鄉村、戶口、田賦、倉廒、風俗、物產為第四卷、壇廟、寺觀、古蹟、陵墓為第五卷、宦績、職官為第六卷、選舉、人物為第七卷、列女、雜志為第八卷、卷九至十二四卷皆為文翰。其恭紀一章、記清代皇帝巡幸至邑境、與蠲免錢糧事、首列此章、當時為取尊君之義、未為不可、然二字文義實不繕完。其職官、選舉、沿革三門皆用表格之體、年經事緯、頗便尋究。沿革表復有考辨、引各史地志、括地志、通志諸書、頗為核洽。紀事門則用編年體、凡興衰大事皆備錄之。兵制門附有武事考一文、其記事起

自乾隆間、詳記歷年平定賊寇事、皆本之公牘奏章、頗可徵信。文翰門所收碑文、皆取有關史實者、其與志乘無涉者、雖文采茂美亦不錄。勅諭之文只收明諸帝賜馬中錫、李際可、周世選等勅書、餘如邑紳之誥封文字、悉為削去、而另置馳贈恩廕門以存其名、極得體要、於方志中可稱為完善之本也。

雍正阜城縣志二十二卷 清雍正十二年刻本

清阜城知縣陸福宜修、邑人多時珍等纂。福宜，江南泰興人，監生。雍正十一年知縣事。阜城志，康熙十一年曹邦曾有重修本。福宜以其書卷帙簡畧，又復纂斯編，始於雍正十二年五月，至八月竣事，歷時僅三月。其標題首星野，次為沿革、疆域、城池、公署、學校、典禮、古蹟、壇祠、物產、貢賦、風俗、郵傳、武備、封建、仕籍、選舉、馳封、人物、列女、詳祥、異藝文等二十二門。門類太繁，頗嫌瑣碎。又以城池門附牢獄、馬棚、草料厰獄、醫藥，公署門附表坊、養濟院、預備倉，風俗門附農官，排比皆無倫次。其城池門載正德間因流寇陷城修城，嘉靖間因兵變修城事，不詳為何寇及何兵為亂。風俗門農俗只引漢書正北曰并州宜五穀業農者隨原濕高下布種之數語，且與阜城之農俗無涉。又載清聖祖兩次南巡駐蹕阜城，以邑中文武官奉迎駕之事，遂載斯事於典禮門，亦近牽強。其宦績門為現任陸福宜作傳，謂其到任甫一歲，釐剔歷年未剔之積弊，修歷來未整之規模等語，此不遵史例，為現任官作傳表彰，不免有阿諛之譏矣。

康熙南宮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季年增補十二年刻本

清南宮知縣胡胤銓纂修。胤銓，字遜齋，湖廣孝感人，順治九年辛卯科舉人，以康熙十年知縣事。南宮志創修於葉恒嵩（按：嘉靖時人），再修於邢侗（按：萬曆時人）。胤銓為是書，不見嘉靖志，萬曆本亦未見其全帙，僅拾其殘卷撰為新志。一曰封域，二曰營建，三曰賦役，四曰禮儀，五曰事異，六曰官師表，七曰選舉表，八曰錫命表，九曰循良傳，十曰人物傳，十一曰列女傳，十二曰藝文。編其封域志山川門，以紫微山、龍岡、飛鳳岡諸邱陵悉附會為山，並謂紫微山自太行發脈而來，龍岡亦太行餘脈，皆屬臆度傳說，不可置信。其言疆域，則謂太行控其西，而紫金、龍泉、倒馬、井陘諸關在焉，皆屬浮詞，與南宮不相涉。其記風俗，謂臘月二十四日掃滌舍宇，夜設酒脯祀竈，為以飴糖投祀竈事，今邑中習慣以二十三日行之，所記不同，不知何故，或古今風俗之異，未可知也。其賦役志明洪武至萬曆間本之舊志，清以來本之賦役全書。記官師表亦因文獻無徵，明以前多不可攷云。

乾隆景州志六卷 清乾隆十年刻本

清景州知州屈成霖修，邑人趙杉等纂。成霖字傳野，進士，常熟人。以乾隆五年知州事。杉字柯亭，乾隆七年壬戌科進士。

按景州志今所見以明嘉靖間知州羅許修本為最早。清康熙間有知州張一魁、張鳴珂先後續修。近志成霖以舊志罣漏太甚，遂延邑進士趙杉、孝廉李基塙、明經劉瞻等重為纂輯，於乾隆九年甲子開館，乙丑成書。分六卷。卷首為宸章。卷一為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城池、官廨、壇壝、學校、風俗、河防等。卷三為田賦、兵防、古蹟、物產。卷四為封爵、官師與宦績。卷五為選舉、鄉獻、循吏、文學、武功、淑行、寓賢、貞節。卷六為封贈、文苑與雜識。其宸章篇載清聖祖御製景州觀詞福寺塔詩、聖祖御評董子賢良三策及乾隆御製讀董江都賢良三策諸條，蓋當時國體守尊君之義，不得不然。其卷中各圖皆散附於各篇，披閱甚便，頗合古人左圖右史之意。河防一門記載亦詳，如衛河條凡沿革、岸堤、淺夫、河兵、漕運諸端皆分別記述，眉目了然。記田賦斷自明初，先詳田賦，次記人丁，次起運、存留，亦頗有條理。惟風俗與物產二門，猶嫌廣泛，如風俗則云人皆貴德，俗皆淳樸，民淳事簡，無強暴之風。物產則引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漢書畜宜牛羊、穀宜黍稷等語，強取古代州郡記載施於一邑，殊可不必也。

（康熙）肅寧縣志一卷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清肅寧知縣王宏翼纂修。此本卷首無目，其每篇標題綱目並列，無所分別，不知孰為大題，孰為小題。以書中所記攷之，其順序大概為山川、古蹟、建置、人物、選舉、壇廟、典禮、職官、文職、武備、武科、土產、藝文諸門類。斯編纂修，因其時詔修一統志，迫於功令，倉猝成書，故卷帙簡短，記載疏漏、不備，復有舛誤之處。如邑境本無山，而以山川標目，於水道只記其名，而不言其沿革，其廢河、湮塞之年代亦多無攷。其記疆域之沿革，誤以邑境之武垣古城為肅寧舊治。按武垣古城為漢置，在邑境東南，肅寧舊治乃宋景德二年所置，附河間郡郭者，即今河間縣治也，兩者各不相涉。又誤以宋熙寧間所置浼魯寨與景德間所置之肅寧城為一地。按宋之浼魯寨，金元升為縣，亦即今治，與景德間附河間郭之肅寧城又無關。又科舉題名列於人物門中，邑人之官於外者目以宦績，亦為乖舛。其藝文以勅諭、誥勅、祭文等充之，不能攬古今著述，效史家書目之體。

乾隆肅寧縣志十卷 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清肅寧知縣尹侃修，談有典纂。斯編繼康熙志而作，因仍舊志之處頗多。全書十志，曰方輿、曰建置、曰賦役、曰典禮、曰學校、曰秩官、曰人物、曰選舉、曰列女、曰藝文。其方輿志先記沿革，後述星野，與史書先天文後地理之例不合。且其記沿革亦太略，由漢迄於明清，僅以數語了之。山川門仍因舊志，無山而虛設其目。古蹟列為八景，且所載更有當時實無其事者，如青口河、海市河當時流已淤塞，而標青口停舟及海市遨游二景；龍泉之井已湮，而載龍泉穿月，且描寫其景，歷歷如在，可謂浮而無實矣。其列女志首書某氏，後記某人妻，亦違成例。藝文中多為勅諭、勅誥、碑記等文，但勅諭中所收正德七年勅總制陝西右都御史張泰平亂陝西事，尚屬有關史實之文。此外碑記中有明邑訓導劉徽與之重修肅寧城池碑記，與邑訓導吳俊之科貢題名碑記，及邑令尹侃之稟請賑務文，與賑務完竣稟文諸篇，尚可以之攷邑中之掌故焉。

光緒寧津縣志十卷 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清寧津知縣祝嘉庸修、邑人吳尋源纂。嘉庸字伯存，監生，陝西西安府安康縣人，光緒二十四年任。尋源字棠湖，光緒乙亥恩科舉人。按寧津志創修於明萬曆間，迨康熙十三年知縣程昌裕重修之，此後歷二百餘年，未有續書。至光緒間，邑令楊積堂恐文獻之散失，乃倡議重修，方擬妥定規條，從事纂輯，以不久離任去。嘉庸繼任，更延尋源為總纂，數月書成，即為斯編。凡分九志：曰輿地，曰田賦，曰學校，曰經政，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稽。尋源通曉文章，尤熟於鄉邦掌故，光緒丁丑曾任畿輔通志局分纂，十四年修東光縣志，聞見既博，經驗亦富，故斯書之創體記事，皆有法度。凡舊志乖謬之處，如以寺觀與公署學校並列，目軍器書籍為建置，武備附之典禮等，此志為究糾正之。其輿地志記沿革於邑境臨樂、新樂、胡蘇諸故址，皆本之正史，証以今地，此皆為舊志所未詳者。川渠門參攷諸史、寰宇記、明一統志、方輿紀要、畿輔通志及鄰縣諸志，采摭引亦屬博洽。其記風俗於通行習慣，逐條皆証以他書，如風俗通、西京雜記、東京夢華錄以及雜書小記，皆有根據處。其人物志記載自明始，因邑

境數經廢絕，外屬鄰境，又當靖難兵起，縣境為墟，戶籍可攷者只限於明初，故傳人物亦自明始也。

康熙交河縣志七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交河知縣牆鼎修，敖諭黃伉纂。鼎，四川墊江縣人，舉人，於康熙十年知縣事。按交河有志，始明萬曆間，鼎官交河時，朝廷方修一統志，檄徵郡邑志乘，遂撰為斯編。其書七卷，卷一為地理志，卷二為建置志，卷三為賦役志，卷四為官師志，卷五為人物志，卷六為藝文志，卷七為雜志。分類標目，尚屬清晰，惟記載頗嫌簡陋，如山川門僅臚列水名，全無考証，又邑中無山可述，而以山川標目，不免疏舛。古蹟門列槐家鎮（今淮鎮）、大樹鎮、參軍鎮、留河鎮、泊頭鎮等，以其建鎮年代較久，即名為古蹟，此等亦欠允當。又其人物志，羼入選舉、題名，已覺不合，且諸傳猥雜無次，如孝友、忠節、臣烈、女、高義諸傳後，更標列傳一目，而列傳之後，更有貞節傳，皆漫無體例。惟藝文志中所錄碑記，如萬曆中知縣禹中良之交河題名碑記、余繼登之泊鎮重修西門記、嘉靖中尚書趙廷瑞之交河重修儒學記諸文，頗有裨掌故，可為考証之資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交河縣志十卷 民國五年刻本

交河縣長高步青修，邑人苗毓芳纂。步青，山西代州人，清進士，民國二年任交河縣。志自康熙間重修後，年久失修，步青於民國三年延邑舉人毓芳從事纂修之，五年成書。分九志：曰地理（輿地），曰田賦，曰學校，曰經政，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稽。其書釐正舊志之處頗多，如舊志以星野次沿革之後，此改從史例，以星野居首，沿革次之；舊志以公署後附壇壝、倉儲、養濟院等，比擬失當，此立經政志，皆分別書之；舊志藝文內載誥敕之文，此以為家乘，無關方志，皆刪而不錄。其編次均屬得體。又記沿革，採取河間府志、畿輔通志、方輿紀要諸書引証，尚屬博洽。其古蹟門據各史地志、碑記及出土古物書書之記載，亦多可信，如載光緒二十六年出土石碣，上有大唐瀛州景城縣景呂鄉陽氣寺字跡，末書大唐乾符四年，因據此以考景城故址，極為確切。其田賦志以康熙、乾隆、光緒、宣統、民國劃分時代，分別記述。末附交河縣最近財政說明書，歲入經常門一節，凡田賦、鹽課、正雜各稅、驗契、正雜各捐、雜收入、司法收入諸項，皆一一登錄，亦屬難得。惟其藝文志包著述、文詩、金石三類，頗無體例，後來重修時，所亟應釐正。

康熙靜海縣志四卷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清靜海知縣閻甲胤修、儒學馬方伸等纂、甲胤陝西渭南人、貢生、方伸順天密雲人、舉人、其蒞任歲年皆不詳、靜海縣志自明天啟七年邑令王用士始撰成若干卷、其版藏之縣庫、順治初年損於兵燹、至康熙十一年、官修統志檄令邑郡重修志書、甲胤搜訪遺籍、得殘志一冊、因本之成書、即為斯編、書凡四卷、第一卷為分野、地理、疆域、公署、舖舍、墩堡、形勝、風俗、景致、古蹟、官師諸門、卷二為學校、賦役、武備、選舉四門、卷三為藝文與辟為二門、卷四為廟壇、名宦、鄉賢、人物、典禮、災異、土產、寺觀、陵墓諸門、斯書不但標目瑣碎、編次亦嫌蕪雜無序、如卷一分野、疆域、墩堡等、應與卷四之土產、陵墓等同隸地理、名宦應附之官師、鄉賢與人物、廟壇與寺觀亦不當判分為二門、又邑境無山、而標山川之目、所記河渠、僅臚列川名、於河道之沿革、及流經區域皆不詳、又以鹹水沽、大直沽、獨流口、寨里口等數十地名、悉與河渠雜廁並列、皆無體例、至人物寓賢類首列太公望、謂縣南三十里有釣臺、其地有子牙里、太公釣魚於此、則亦不免採里巷之言、入之志乘、附會無稽、

惟風俗門、記農民商販之生活習慣、言之頗為詳贍、賦役門、記明清間田賦制度與戶口之增減、尚有條理云、

同治靜海縣志八卷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清靜海知縣鄭士蕙纂。其書繼康熙志而作，因同治十一年官家檄徵各縣志，乃士蕙重輯而為斯編。為志九：曰地理、曰建置、曰災祥、曰物產、曰田賦、曰官師、曰人物、曰選舉、曰藝文。其地理志記本縣沿革，元以前多涉今青縣地，以靜海在宋為寓子砦，隸清州也（按清州今青縣）。其記河渠，於衛河、大清河、黑龍港及子牙故道等凡沿革河工諸項，記述頗詳。人物志不為生人立傳，凡當時邑人之宦於他處者，其懿行不為褒揚，僅書其姓名職銜，亦合史法。惟節婦生人亦有傳，自相乖異。其災祥志咸豐三年記太平天國軍北犯事，云髮逆竄入境內，四年逆匪敗遁，兵燹方息。按洪楊之亂，林鳳祥北犯，畿輔聚眾於獨流、靜海一帶，與官兵相持，此為近代大事，此僅以數語了之，頗嫌疏畧。且兵亂乃一方大事，今僅以入之災祥，似亦未妥也。

民國靜海縣志不分卷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近人靜海縣長白鳳文修、邑人元殿元纂。其書分類總題不以志畧名篇，而曰部：一曰首部，凡目錄、檄文、序文、凡例、歷修職銜及捐資姓名等屬之；二曰土地部，別為方輿、建置、物產三志；三曰人民部，再分為官師、選舉、人物、風俗、文藝五志；四曰政事部，更晰為立法、司法、行政三志。名目既嫌生疏，且土地不足以包建置，人民亦不足以概官師，又首部之名尤無意義。此於著書之例全不了然，妄立名目，可謂不知而作者。至其叙事亦糅雜不足取，如方輿志記沿革，忽引明史，忽錄舊志及府志，更纂取舊志議論之語為本書按語，堆積羅列，先後皆不貫穿。其人物志，如鄉賢、忠節、賢良、廉潔四傳，其人皆係鄉宦，而下文復出鄉宦與仕績兩門；文武既立一門，而文武門外復立武功傳，其武功傳記玄默在河南禦李自成事，記元展成遼、鄂尔泰平回域、征苗民事，皆與仕績中之玄元二傳同；既列女，亦自為一門，而於孝友傳中又列孝女孝婦，顛倒重複，不可究詰。其記邑之風向，謂境鄰渤海，瀕太平洋，有貿易風，即春夏多東北風，秋冬多西北風等語。又記氣候，謂吾邑居溫帶稍北，感受太平洋寒

晚之調劑，故以大寒大熱云，此中國瀕海諸地所同，非邑境所特有。其記河流，首標運河，謂文史運河始於隋。文化史者，係其物人文化史也。災祥門記咸豐三年、同治七年與民國十一年之兵災，而不詳其事實，皆簡陋太甚。以方志重要之事而作，不得其人，亦可慨矣。

琥珀匙二卷 康熙鈔本

清葉稚斐撰。稚斐字子章，吳縣人。是本記吳人胥塤事。稿塤遊西湖，寓於翠園。園與系弟裔陶南洲宅第相接。陶女佛奴方與妹拜琥珀匙（按：扇名），遺釵而去。生於得之，撰減字木蘭花詞，以錦箋書之，署名託繫於花枝上。次日，佛奴得箋，亦依前韻製一詞以酬之。已而私相見，約以科場事畢來議親。時有金鑒者，來陶肆購彩毆，其人本盜魁，而陶不知，宜知定，備得其情，乃指陶寓賊贓，已於陶家搜得巨金，仍勒索不已。陶之次女媚姑乃代父入獄。佛奴願賣身以贖父。有揚州來御史買為妾，佛奴臨行，請于父母，俟胥生至，使妹嫁之，而買佛奴者固非御史，乃金陵舊院妓家。佛奴恥之，請日為書畫，鬻之以償其值。鴇知不可強，從之。然來御史本有其人，官山東方，以事回籍。陶南洲來揚州，有其女來御史知其誤，且素識胥生，乃使南洲移家于揚，以待生。居頃之，來升南京御史，聞閩更肄唱佛奴事，知在舊院，痛斥妓家，使善待佛奴。遣使南洲來取之，而已無縹，是時生已中進士，由杭之揚州，以求佛奴。南

洲夫婦訴其故，使與婿姑成親。然念佛奴甚，仍易裝訪之。來御史違使至揚州，與夫人書戲云，將納佛奴為妾。夫人怒甚，使繡娘女尋諸偽辦金醫馳之金陵舊院，叔佛奴以歸，鎖禁南樓。眘生至金陵，聞佛奴被焚死，痛甚。已而知其在揚州金御史家，遂往尋之。時御史囬籍，同云無其事，使生自搜檢。夫人大恐，使女尋諸引佛奴至江岸，將殺之。金醫適至，射女尋諸死，欲御史門，數其罪，並縛其妻，將殺之，眘生勸釋之。御史亦自慚，以佛奴事聞於朝，乞旌其節，生與佛奴姊妹備吉禮成親，旋奉旨擢生為翰林學士，佛奴封節孝夫人，婿姑封碩人，而金醫遠去，竟不知所終。雅斐此本閑目緊湊，極便場上，故舊時伶人喜演之。呂士雄南詞定律卷二曾錄其蕭薇花一曲，亦範圍詞韻，亦有可取，唯所記眘生與佛奴拾翠園互調，形容太過，殊欠大雅。女尋諸一段亦太突兀，皆不免疵累。唯雅斐本戲曲名家，高奕新傳奇品稱其詞如漁陽三弄，意氣縱橫，甚推重之。其所撰女開科、開口笑、三擊節、遊園趕、英雄概、八翼飛、人中人，今雖偶存零齣，今俱無

全本流傳，獨此本完整無缺，得據之以窺見雅斐作風，則亦稀有可貴矣。

海烈婦傳奇二卷 清道光年丑刊本

題餘不鄉後人撰，撰圜老人評。前載康熙九年作者自序，稱傳奇之作，始于康熙六年五月。時常州毘陵驛有海烈婦死節一事，思顯其事，於是有此丈夫之作。至七年正月成書。又載海烈婦祠壹歌云：毘陵通衢烈婦祠，我來傳舟一拜之。昔我曾有樂府作，摹寫烈婦情依稀。梨園子弟一回奏，滿堂觀者淚交頤。今來敬拜婦祠下，揮筆爲婦重題詩。署太倉沈受宏。知即作傳奇之人。受宏字台臣，號白溇，著有白溇先生集集，隱居教授。歿祠鄉賢。子起元，康熙六十年進士，官至直隸布政使，轉光祿寺卿。按海烈婦殉節事甚爲壯烈，江南通志及常州武進諸志均載其事，而陸世儀所作海烈婦傳所記最詳。據陸傳，烈婦徐州人，夫陳有量，貧不能自給，丐食毘陵。有惡少楊二，艷其色，挑之，爲婦所拒。乃導旗丁林顯瑞與有量交，餌以金，使往蘇州，乘間逼婦。婦自縊死。篙師蓋廷發其事於監兌司李。司李屬任恩繆明偵之，盡得其實。林論斬，楊二亦死獄中。土人競捐貲，爲婦立祠於毘陵驛旁云。烈婦死在康熙六年正月，受宏斯編即于是年五月間始。其所述稱，堪爲詞史。其本凡二十八齣，初以海氏、蓋廷、繆明皆著風節，名曰三異記。後改名，此丈夫又逕稱海烈婦傳奇云。

桂香雲影樂府一卷 刊本

題秋緣詞人填譜，不著名氏，前載鷗夢詞人序，署柔兆敦牂序於珠湖小滄浪館，知序作于丙午歲，亦不知何朝，斯編記山陰人汪夢桂以省試之杭州，偶游湖上，遇妓女劉桂雲，驚其佚麗，詢知妓家住吳山脚下十五奎巷，因訪之，桂雲贈金釵，汪以白玉和合報之，已而倭寇告警，生赴果於翔，授元戎，桂雲避亂山中，心不能忘生，託顧老踪跡之，顧老行至滸墅關，為官兵所遮，汪鎮淮揚，亦遣家將往迎桂雲，而娠將傳誤，亦竟不能得，生思之甚，乃摹擬其容，為桂雲寫一像，題曰桂香雲影，其夜桂雲入夢，自此各不相知，劇凡八折，乃雜劇之體，其設事書為自寓，而不知其人，鷗夢詞人序，稱秋緣詞人司馬題橋，士衡入洛，往往擲花入座，擲果盈車，將為打槳之迎，復動棄繻之想，乃中途多梗，好音不傳，登雲有梯，補天無路，此恨綿綿，爰引商刻羽，為此劇云，雖隱其人，而所敘情事甚明，其序作于丙午，考有清一代，康熙乾隆道光光緒四朝均值丙午，疑此丙午乃道光二十六年丙

午，所記兵事乃鴉片之役，倭夷即英吉利之託詞也。

全不換四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揚州姚氏子破家悔過事。畧稱姚彪世襲指揮，富甲一郡，妻亡，子曰英，娶同里上官宏之女，曰若素。英性揮霍，清客賈清夫、李棒師、趙能武導之畋獵、蹴踘，氏田則出賣，賠償之所費甚衆。又與豆腐店查十三謀，偽飾館舍，誘英來遊，使其女蟾兒出見，勸英出財禮聘定，為築室。無能憤子不肖，病垂危，邀親家上官宏，以子為託。英父歿不二年，家產蕩然。宏則託友人假姓一一收買之。其賈清夫、趙能武者，更誘英賭博，貧無以償，則以指揮劄付相抵。能武偕清甫冒名之寧波任，時東海島孫島倭婁犯浙，趙與倭遇，大敗，遁回揚州，寧波遂不守。總督胡宗憲因命罪校至揚州緝拿之。英始知不免，向父翁言，請改嫁其妻。婦翁佯允之，詭云已改適霍姓，而屬其僕姚勤往浙營救之。勤至浙，聞英即將處決，逐往軍門呼冤。時軍中試放西洋炮，勤憑以身祭炮。宗憲嘉其冤，召寧波守將兵丁使認英，云非是，乃釋英，使逐而行。文保捕假冒人犯。先是英被逮赴杭，所聘妾蟾兒者

誓守節，聞若素改適霍氏，往責之。若素告以情，且嘉其義，乃留蟾兒為男裝，飾霍氏，四盈無俚，訪賈清夫及趙能武，皆謝絕之。婦翁上官宏聞之，乃使勤介英傭於查十三豆腐店中，屬查勞辱之。英不能堪，逃去之天寧寺，丐方聚飲，見英，又羣辱之。英擬投河自盡，勤又救之，引英投霍氏守門，呼曰姚二。室中有錦蒲團一。除夕，英坐其上，憶往事，不覺大悔。蒲團旁捨得父像，懸之，對像自責。僮攜賭具來與之博，英卻之不顧。蓋至是始悔矣。而若素壽辰，置酒堂上，命英侍酒，主人與若素語，又痛斥其前夫，英聞之泣下。婦翁察其悔過，與女謀，與英道其實，而英已出走。時宗憲與倭戰久之，不能勝，聞童謠有胡孫怕鵝英之語，憶英名，伏名之，英至，果獲勝，授官歸。其父翁上官宏乃還其田產。英與妻復合，而納蟾兒為妾云。按曲海提要卷三十九錄錦蒲團，云一名全不換，係近時人作，核其情節，與此本同，當即此本。提要又謂其剿本孝德錄張孝基事，而又操小說情節更易姓名，以為影射醒世恆言張

按馮夢龍有張孝基陳留認舅小說一篇，在所編醒世恆言中

孝基事、則殊不然、考明邵景詹覓燈新話載姚公子傳、記浙東姚公子以射獵徵逐傾家、思鬻其妻、妻翁詐令人為豪族聘其妻、而迎女養之別室、公子受聘金、不久復盡之、將自鬻其身、父翁則詐令庄客收為庸、以苦之、公子不堪、逃去、丐食市中、又令乞兒侮辱之、俟其艱苦備嘗、乃令其女築室于大門之旁、使人說公子曰、爾之故妻今為豪家主母、吾與爾言、求為門役、公子感而從之、主人嚴其出入、竟不知妻之來嫁、終其身不敢一面、老死于斗室云、其情節固目與

此劉全同、實此劉所本、唯因話記姚公子未嘗一面、劉則謂父翁遂其產、妻妾團圓、為稍異然、元秦簡夫有東堂老雜劇、記敗子悔過、父執遂產事、亦是揚州事、似隱採其事入曲、至張孝基事與此不倫、情節亦大異、斷曾非傳奇所本、提要於劇中用事瑣屑辨証、務求其出處、獨於此乃泛引渺不相涉之事、於覓燈新話所錄、反失之眉睫、亦可見考証之不易矣、

衣珠記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本演成都趙旭事、凡二十七齣、自第一至第十四為上集、自第十五至第二十七為下集、今本如斯、不知有所刪略否、略稱宋成都人趙旭者、其姑母乃同郡劉天輔之妻、女曰湘雲、婢曰荷珠、旭來省姑母、不見禮、湘雲見而憐之、使荷珠約旭以夜三更伺於園亭、將贈以貲、及生至而荷珠睡熟、湘雲自往會生、忽遇失足墜池中、荷珠適醒、冒湘雲名贈旭金飾、且與之私、湘雲為水神所救、得不死、神遣一衲、屬翌日正月十二巳時有貧士來借縫衣衲、則以此贈之、

因攜之至夷陵、有王媼者、憐而納焉、旭得貲、不辭而行、已至夷陵、遇湘雲、湘雲憶神言、贈以衲、而各不相識、別後入汴、方元宵張燈、仁宗夢金甲神坐太平車子、手捧紅日九輪、其光眩目、心為之搖、以語后及侍臣、咸以為飛熊之兆、上乃微行訪其人、至一旅舍、見壁上題詞云、羽翼將成、功名欲遂、姓名已趁男兒志、東君為報牡丹芳、瓊林賜與他人醉、唯字爭差、功名落第、天公誤我平生志、問歸來何處是天涯、水遠山遙、三千餘里、署錦里趙旭、問作者誰、旭乃自承、訴云、曩冒應試、誤書唯字從厶旁、坐是落第、今再來而科試停、上憫之、

旋詔旭為陝西安撫、代范仲淹、與仲淹俱入蜀討蜜獠、其夫陵女子即以配旭、既平蠻、得荷珠、廷輔夫婦遇荷珠、屬咸認為親女、已乃湘雲至、與廷輔夫婦相認、事乃明、旭因並娶之云、按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三錄珠衲記解題云、一名衣珠、未知何人所作、所記閔司、全與此同、惟云旭祖姑適劉氏、今此本云姑母、稍異、解題又稱其本曾經湯顯祖批改、疑所據乃刊本、其本或題湯顯祖評訂、或自有題識、今不可知、然以顯祖名標榜、知作者當為明人、又假白囊九集卷四、錄此劇折梅、墮水、園會、埋怨、閔根、私偶、堂會、七齣、知此本在乾隆間

猶盛演、顧全本久佚不傳、此為梨園子弟傳錄本之僅存者、其事具首尾、大致完整、殊為可貴、曲海提要引尉遲偓中朝故事所載唐宣宗微行遇淮南趙某事、謂此本旭事當據以敷演、又引高彥休唐闕史進士畢長鳴自辨不授軍事、為此本旭自訴場屋事所從出、以為此本紀事皆憑空撰出、所論甚確、然宋元小說本有趙伯昇茶肆遇仁宗一本、為夢龍書錄入所輯古今小說中、此傳奇殆本小說演之、亦不可謂無據也、

敬壽碑一卷逍遙亭一卷三緣報一卷 抄本

按三本皆不題撰人、每本板心下刊有紅雨綠雪樓五字、又有私印曰紅雨園、曰小隱綠蘿村、曰錦城、似皆一人、蓋稿本也、其敬壽碑十二齣、記夏邑人陳太占寓徐州、夢文昌帝君授以筆、遂工書、入都名甚著、與部曹王某忤、即田家書敬壽二字於雲龍山崖、使工鐫之、蓋前夢謁帝君、有是屬也、旋遊揚州、遇倡藏素素、甚相敬愛、素素擬託以終身、而生竟去、趨寧波、轉象山、及返、經過揚州、而倡以憶生死、既抵家、妻亦無子、依

猶子以居、而所題敬壽碑猶在、其渡海水鬭二齣、記南海龍王與揚子江龍王爭邀太占作榜書、至相鬬、似隱有所指、逍遙亭存十八齣、記趙人孟霄垣為幫閑李桐所誘、與桐遊揚州、垣納名妓秋香為妾、婚後、垣忽病、偕妾回籍、舟行、為妓之故夫楊祺所劫、奪妓去、垣與桐皆落水、逃至淮安界、垣父天祥方巡淮海、垣候選已得甘泉令、桐投部伯司巡檢、俱赴任、桐至部湖、獲楊與秋香、拘繫之、將致之于垣、已先以書聞、而桐婦疑桐納妾、兼桐出、私縱之、垣來迎妾、桐無以應

乃以己妻往、詗察其人、非狄香、詢之、乃嫣桐之妻、亦失
之、以下文闕、不知其究竟、三緣報記杜香父子事、云
香溧水人、為永嘉吏胥、以捕盜有功、升縣丞、卒于任、
婦託子於婿徐山、徐誘使往商、杳没其產、復命人殺
杜氏之族、置其胥于杜氏之第、以陷之、杜子誣服、減
死充軍、母亦痛死、壽以平曹承運功得都司、及榮歸、徐
已赤貧、獲陰譴而死云、凡三本筆墨相似、如出一人、
逍遥亭三緣報以諷世、敬壽碑則以自寓、蓋遊幕文士
述所經見之詞也、

人如願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畧稱廬陵歐明、父新授彭澤學博、
舟泊豫章馬頭、時廣南節度使韋初軒入覲、亦泊
舟於此、安撫使聞韋至、邀往滕王閣張宴、其女如
願、在舟中聞興隆觀張燈甚盛、與婢春櫻易男粧
往觀之、明亦以觀燈至、與如願猜謎唱中、因飲于
觀中、互贈詩而别、會大風雨、女與婢相失、明亦誤
投韋舟、婢至、亦來賊辨其人、已而節度知之、檢其衣
得如願贈詩、因誣為盜、投之于湖、為湖神青洪君
援入水府、款之、向所欲、生云但求如願足矣、先是
如願為神攝、認為義女、至是聞生言、即以女許之、
屬生亟赴上都、揭格晉榜、倘有失意、即喚如願、生
遵其屬、奉命與尉遲寶林討八蠻、戰不利、喚如願、
如願即至、以陣圖授生、得勝班師、與如願團圓云、
曲海提要四十一錄求如願、所記為歐陽明事、與
此同、唯此本較畧、謂為唐事、與記如願作宋事者
異、唯歐陽明得青洪君婢如願事、已見干寶搜神
記、宋劉斧秀才青瑣高議亦載李公子、獲稱心事、馮

夢龍更據之演為小說，則[illegible]本一源，雖作者遞有衍變，而除增飾瑣事外，其旨要實同，究不能自掩也。此本第八出題尾云：人人如願，慶豐饒，大一統萬載皇清賀聖朝。其第一出又稱上元佳節，金公木母遣祥麟童子、彩鸞仙子降凡為歐氏子、韋氏女，並清人燈節所製詞，稍易舊本為之，故與求如願不盡同也。

又高奕新傳奇品跋：張心其所著傳奇有獺鏡緣

繡衣郎二卷　康熙鈔本

清張大復撰（不著撰人名氏）。卷末有題識云：康熙己卯年荷月下浣二日，平江朱君采重錄繡衣郎全本終。知亦舊本。按曲海提要卷四十五錄繡衣郎傳奇，採鮮明所演，乃洛陽縣皂役子白回睛宦逃接御史事，與此本所錄全然不同。而曲海提要卷二十九所載獺鏡緣傳奇，演獺精變化事，與此本合。是其書本名獺鏡緣，此乃張大復所撰。本題繡衣郎者，因劇中獺精自稱繡衣郎，因用為傳奇別稱也。其本記董七郎有女具姿色，全相國欲強娶之，為俠客所救。女在家，有獺精化男子來調之，自稱名繡衣郎，女為所柔，已而有孕。其舅田伯時射精殺之，即化為獺，伯時脅而食之。女私藏其骨，遺腹生子曰獺兒（按提要作蔡兒，云以姓音蔡得名），因母告知所生，冀父骨於龍穴，獺骨得地氣，旋化為龍，攜董氏去。其田伯時與董七郎嘯聚山林，殺全相國，旋據海島，本獺兒為首領云。與曲海提要所述大致相同，惟提要不出董七郎、田伯時之名，此本俱載之，蓋提要偶有略。提要又謂劇借許真君殺蛟精事附會成編，考之許真

君傳殊不相似、唯摘其設事太荒忽斷頗中其失耳、

稱心願二卷 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本從雷峯塔而作、云蘇州有秦從元者、慕神仙感遇之事、以白娘子鍾情許宣、宣庸流自疑、惑於法海之言、致夫婦情好不終、慘遭禁錮、赴杭弔之、白娘子侍兒小青、與從元有緣、遂之乎望涉趣園中、相款會、其許宣出家、因水淹金山寺、溺死者衆、鬼相與祟之、不能安居寺中、出寺化齋、至涉趣園、青兒欲殺之、以從元勸而止、其宣子士林宦江蘇學政、奉命巡海塘、慟其母、宣亦悔過、至塔前哭奠之、從元忽病、青兒詣萬迴師處盜芝草以療之、以與從元歡好者凡二年、緣滿别去、而從元旋點探花云、

玉帶山一卷　中國戲曲音樂院藏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唐涪縣老人張戴福事。老人年近八旬，樵採自給。入山，偶逐一白鹿，見巖谷中金銀滿坑，恣取之，遂致巨富。有楊氏者，業賤商，女曰阿翠。老人時至其家，至是發驂，請以三千金聘其女。楊夫婦皆不願，女意良愜，乃許之。既嫁，孪生二子，曰惟賢、惟德。時山水暴溢，人民廬舍淹沒者甚衆。皇弟光王忱適奉太后命進香峨眉，息駕于張老之舍。老人請輸金十萬兩、粟十萬石以賑災民。王嘉勉之，舉令李貫中亦高其義，許以女歸其二子。旋有詔張戴福可五品職銜，二子俱賜進士出身，並賜福壽康寧扁額以褒之。按唐宣宗諱忱，始封光王，乃穆宗之弟。據此當是穆宗時事。然其事無考，蓋隨意點綴之。唐代非有實事也。至謂張老家婢侍王母遊時，與王母言，疑主人八旬生子事太奇。張老聞之，欲釋衆人之疑，乃以婢爲妾云云，則又襲馮夢龍小說劉元普生子情節，益知其爲杜撰之本也。

神虎報一卷　昇平署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核其本乃弋陽調，爲六折雜劇。略稱宋祥符縣有畫工劉成金，其舅母生日，與婦梁氏騎驢往祝。中途犬出，驢逸，成金趕爲知縣傳去畫壁。其婦在家，犬因化成金之貌來調之。已而成金至，相鬩。氏亦不辨真僞，訴於官。又有韓二者，與牛保入山斫柴，二浴于澗，爲虎銜去。牛保拾其衣歸，以告其母。其母疑保殺之，亦來訴。是時縣令爲包拯，審劉成金妻，以照妖鏡察之，犬精吐氣噴鏡，鏡失其效，辨不能辨。適牛保業至，公意當拘虎審之，問誰可進得山者，有所由名靳得山，謂公呼其名，即應喏。公命捉虎，靳禱於山神，虎尋至，隨靳至衙。問殺人否，則點首。詢二之母，則子實不孝，虎噬之，乃誅其罪也。公以爲神虎，即出兩劉成金，令虎辨之。其犬精見虎，味懼，虎即銜之去。公因賞牛保，而釋成金夫婦。按龍圖公案元人雜劇已屢演之，好事者彙爲小說，而明以來劇本所演，亦往往託之包公，名曰公案，此亦其一云。

麟閣記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吉夢龍事、畧稱蘇州人吉夢龍爲妻舅易任佑所陷、入獄、遇赦遠遯、於石壁遇仙猿、授以仙籙、遂曉風占禁咒之術、至平陽、與嶽商汪氏遇、汪子萬鍾納監北雍、時往視之、夢龍因與俱赴京、抵京而萬鍾死、汪氏因以夢龍爲義子、使冒萬鍾名應試、竟得狀頭、大學士何用欲以女友鸞歸之、而夢龍不從、乃業之後園、尋以女勸釋、而禮遇之、先是、夢龍家破、其子蘭生幼過繼卞氏、名興祖、與夢龍弟夢桂並來京應試、而不相謀、二人並以是榜登第、蘭生閱題名錄、始知之、因與夢桂相見、詢悉其本生父始末、因棄官往尋之、而不知父已改名、即本科狀元也、夢龍妻易素娥先遭家艱、憤投于海、汪氏之妻進香南海、途中救得之、而汪氏遂徽州、不敢以子死告、已而報萬鍾中狀元、共相慶、而素娥亦不知萬鍾即己夫也、是時萊陽牧牛人孫大梁娶狐妻、以妖法惑之、導之作亂、遂嘯聚貧民、據縣城、自立名號、思宗聞名、大臣入對、閣臣范景文薦萬鍾有將才、萬鍾者即奉命往討、名天兵降伏之功、成朝廷進官褒賞、妻素娥、子蘭生皆先後團圓、夢龍已復姓、感汪氏夙昔之恩、待之甚厚、結姻親以報之云、

瀟湘雨一卷 顧曲齋本 酷寒亭一卷 元明雜劇本

元楊顯之撰。顯之大都人，元鍾嗣成錄鬼簿稱其與關漢卿莫逆之交，凡有文辭，與公較之，時號楊補丁云。按此據天一閣抄本 知與漢卿同時，亦元初人矣。錄鬼簿載所撰曲有劉泉進瓜、黑旋風喬斷案、醜駙馬射金錢、衛魯恩劉屠大拜門、大報冤西世界劉屠、借通無跳神師婆旦、與瀟湘雨、酷寒亭為八種，今惟瀟湘雨、酷寒亭二劇存。瀟湘雨演宋張商英女翠鸞，商英謫官，攜女渡淮，舟覆，翠鸞為漁夫崔文遠所救，因以妻其姪崔通。通中高第，重婚趙氏，授秦川縣令，置翠鸞不顧。翠鸞尋至，誣為逃奴，流之沙門島，行至臨江驛，商英適以廉訪使至，與翠鸞相認，翠鸞乃親之秦川，縛通及趙女將罪之，值崔文遠至，力救之，商英乃釋通，還其官，使與女俱之任，而以趙氏為婢。酷寒亭演鄭州孔目鄭嵩寵妓蕭娥，婦蕭氏氣憤以死，蕭娥入居其室，虐其子女，復與祗候高成私通，嵩恥之，殺蕭娥，以殺人罪迭配沙門島，行至酷寒亭，嵩先所救罪人宋彬者落草為寇，至是牽軍校至，救嵩上山，並殺高成。按元人南戲有鄭孔目，沈璟以下諸南曲譜多引之，與顯之此劇同演一事，知係當時流行故事。又二劇以顧曲齋本元明雜劇本考之，亦多與元曲選本異，甚其著者，如元曲選本瀟湘雨第一折之醉中天幾救出淮河口一曲，及第二折隔尾我則待婦隨夫唱和一曲，第四折採旦唸唱醉太平我遭你是聰明的卓氏一曲，又正旦唱醉太平不爭你厮心的解元一曲，尾煞從今後鳴琴鼓瑟閒歡宴一曲，顧曲齋本皆無之。尋繹其文，元曲選本多臆改，顧曲齋本亦不免有刪畧之處，似此宜分別觀覽，固不應拘泥一本焉。

張天師一卷東坡夢一卷 元曲選本

元吳昌齡撰。昌齡有西遊記雜劇，已著錄。此張天師、東坡夢二本，明臧懋循元曲選收之，世未有別本。張天師題目曰長眉仙遣梅菊荷桃，正名曰張天師斷風花雪月。略稱洛陽太守陳全忠姪世英，寓洛陽園中，值中秋節翫月鼓琴，時羅睺計都星纏月，元英琴聲感動婁宿，救月宮之難。於是月中桂花仙子感世英之意，潛下人間，與世英相會，約明年中秋節復來。及期不至，世英因思慕成疾。適天師張道玄過洛，乃結壇為攝梅菊荷桃及風雪諸仙至，勘問，既知為桂花仙子，備牒文押諸仙至西池長眉仙所定罪，長眉仙並釋之，使各還本位云。按元鍾嗣成錄鬼簿上及寧獻王太和正音譜上錄吳昌齡曲，俱有張天師夜祭長鉤月（按正音譜只作長鉤月三字），而無張天師斷風花雪月。天一閣本錄鬼簿且載其題目正名云：文曲翁搭救太陰星，張天師夜祭長鉤月。與元曲選所出題目亦不合。近人遂有疑長鉤月與張天師斷風花雪月本是二曲者。然考明周憲王雜劇有張天師明斷長鉤月，亦記陳世英事，唯改桂花仙子下降作桃花精冒嫦娥仙子名與世英會，與此本異。據王自序，暇日見元人吳昌齡所撰長鉤月傳奇，

余以為木石之妖或有此理，若陰氣至精之正氣，與天地同行化育者，安可誣之若此？遂泚筆抽思，亦製長鉤月傳奇一本，付之歌喉，為風月解嘲云。是周憲王此曲，本是改吳昌齡本，而昌齡原本題目實作長鉤月，不作風花雪月，然名稱雖異，而所演事則同，以為昌齡有二劇，殊不必然。至元曲選題目與錄鬼簿等書異，當由臧懋循所改，即其文字亦未必盡為昌齡原本之舊，唯今無他本可校，不能究其本原，為可惜耳。東坡夢演蘇軾與釋了緣參禪事，云了緣居廬山，軾偕歌妓白牡丹訪之，欲誘之還俗，了緣乃示變現，遣花間四友（按撲曲乃桃柳竹梅）幻作女子引軾入夢，軾惑之，為一一賦詩。次日，與了緣往復，不能難，而白牡丹反因了緣指示披剃為尼云。所標題目正名曰：雲門一派老婆禪，花間四友東坡夢。考天一閣抄本錄鬼簿上錄吳昌齡曲十種，中有東坡夢，注云：雲門一派老婆禪，與此元曲選本所題同。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上所錄吳昌齡曲亦十種，與天一閣本錄鬼簿全同。唯曹寅所刊錄鬼簿，載昌齡曲為九種，中無東坡夢，其子母揭缽記，天一閣本及正音譜均作老回回探狐洞，此則所記不同，蓋傳寫名目互異，兼有出入，不得徒據此一本以為昌齡無東坡夢一劇也。

東堂老一卷趙禮讓肥一卷 息機子元人雜劇選本

元秦簡夫撰。簡夫字未詳。元鍾嗣成錄鬼簿下有簡夫傳，云見在都下擅名，近歲來杭。按刊本杭字下衍回字，今據涑鍾校抄本刪 天一閣鈔本錄鬼簿則作大都人，近歲在杭。其文小異，不[illegible]確知其里貫。鍾嗣成錄鬼簿作于至順初，其書簡夫在方今才人相知類中，則亦至順間人矣。錄鬼簿錄簡夫曲五種，同為東堂老勸破家子弟、天壽太子邢臺記、玉溪館、義士[illegible]趙禮讓肥、陶賢剪髮待賓。今唯東堂老、趙禮讓肥有傳本，餘俱不存。其東堂老演東平人趙國器託其子於友李實，國器歿，子揚蕩無檢，盡貨其產，實暗使人收買之。俟其悔過，一一還之，無少欠缺。東堂老者，里人尊實之稱也。趙禮讓肥演趙孝弟禮遇賊，母子兄弟爭死，賊因並釋之事，本後漢書趙孝傳。而謂賊即馬武，後禮後以武薦得官，揑造不實。然二劉皆淳厚德長者之事，足以勸世，實有功名教之作，殊未可以尋常筆墨視之。其本今有明臧懋循元曲選及息機子元人雜劇選二本，勘其文字，互有異同。如元曲選本東堂老第三折醉春風全不想日月兩跳丸，後為叫聲恰俺伺手扶柱杖走街衢，本是醉春風與叫聲二調，息機子本則混為一調，其叫聲二字不標作調名，以叫聲二字與叫聲調中之我這裡提柱杖上街衢我這裡驀入驀入门程去二十一字為白，與上正末白我來到门有也白衙結，又以叫聲調中我這裡覷覷了悠悠的他五魂無十三字假屬于醉春風調，此當是息機子本誤刊。然如蔓菁菜調末句則哭你大食店裡燒羊去，元曲選誤截此十字為下文賓白中之文，而息機子本不誤。又如元曲選本趙禮讓肥第三折絡絲娘我只道你殺人力十分利害一調，[illegible]東原樂敢道是凶年歲一調，第四折沉醉東風想當時受盡了千辛萬苦一調，雁兒落休道是恭將軍不重儒一調，得勝令我可也須識恩報恩一調，息機子皆無之，疑此五調未必係息機子本刪去，而係臧懋循所增。至東堂老第一折胡子轉白哥的網中，元曲選本網兒當是誤字。然網中明刺元時無此，殆伶人潤色之文，非簡夫原本之舊也。

再來人二卷 舊鈔本

按是本不題撰人、演裴諶王恭伯及唐高祖將天水趙肱之之女趙瑤娟登仙事、僅存十八折、略稱河東裴諶字信玄、瑯瑯王恭伯字敬之、同入終南山學道、師梁芳、諶志甚堅、得道、恭伯志不忘功名、下山去、詣長安、遇馬周、共撰太平十二策獻之朝、上悅、授周監察使、恭伯左武衛曹參軍、紅陽侯趙肱賞恭伯才俊、欲以女瑤娟妻之、恭伯至趙家行聘、瑤娟自屏後窺之、識其丰采、先是徐勣為子求婚于趙肱、肱拒之、勣以為恨、時恭伯已升評事、乃奏准揚等處應恤刑、薦恭伯往、限期赴任、恭伯因是不能行婚禮、既行、任高郵湖、裴諶作漁夫與挈舟相訪、約恭伯抵揚日、當於青園橋樓桃園相見、恭伯諾之、已至揚府、造其寓、見園中饒瓊花奇景、供張之盛、所未曾見、諶與恭伯飲、列女樂、復以術攝瑤娟入座、瑤娟見恭伯大驚愕、恭伯亦艷其色、取筵上李實投之、瑤娟不懌、繫李于裙帶上、將俟他日質之、文至此止、不復知其究竟、然所演實本太平廣記卷十七所引李復言續玄怪錄之文、按今傳本續玄怪錄不載此條其異者、廣記稱王敬伯、此作恭伯字敬之、文中子之姪、廣記稱諶敬伯與梁芳學道、乃諶敬伯之友、不成而死、此謂即敬伯等所師、廣記稱敬伯婚于趙氏數年、奉使淮南、此謂未及行婚禮而之淮南任、又廣記但稱裴諶登仙、無敬伯成名後復入道事、此劇第三折載許真君語梁芳之言云、瑯琊王恭伯、天水趙瑤娟、謫在人間、配為夫婦、今差你先度裴諶、即令裴諶度彼二人、又稱真人以九轉靈丹三粒埋于終南山白鹿洞千年不結子李樹下、依期結成三李、付與三人、則劇尚有王恭伯趙瑤娟婚配登仙等事、為此本所缺、蓋劇所演大致雖本廣記引續玄怪錄之文、而關目稍有竄改、不盡依之、亦曲家演古之常習也、又考明止雲居士輯萬壑清音卷七錄李丹記二齣、其一為梁芳証道、即此本第七齣、其一為裴諶辱度、記裴諶度王恭伯事、文在此本之外、為此劇軼文、似此劇本名李丹記、此本作再來人者、乃傳寫者所私改也、陳繼儒白石樵真稿卷十九有題李丹記文一首、稱浙東海日先生嘗以建言出部曹、又以神明宰名邑、按據下文知其人曾為合肥令 一旦掛冠、逍遙山水間、悯一切羣生沈五慾昧三生、非莊語格言所能覺、乃借裴諶王敬伯故事作李丹傳奇云云、據此則作者乃浙東人、號海日、曾作合肥令者、惟未詳其姓名、清王士禎香祖筆記卷十二稱王抃大父緣山先生作鬱輪袍及裴諶和合二曲、詞曲

家稱為本色當行。是王衡有曲演裴諶事。然衡太倉人。據徒
儒所稱乃浙東人。如當時裴諶曲當有二本。不得認此本即
王衡所作也。

絳綃記一卷 抄本

清黃燮清撰。燮清有倚晴樓七種。已著錄。是編所演乃聊齋
志異卷八所錄西湖主事。分八折記之。曰龍遊。曰蛟變。曰遇
獵。曰題巾。曰玩巾。曰尚主。曰採營。曰蕩寇。關目大抵本聊齋
而畧有變動。如劇中陳弼教聊齋但稱其曾為副將軍賈綰
記室。身行經洞庭春救豬婆龍之事。以下專記弼教遭遇。不
復及賈綰。此劇則稱賈綰奉旨討楊么之孫楊蛟。軍校射豬
婆龍。弼教救之。既而兵敗舟覆。弼教飄流著岸。因遇公主成
婚。公主助平楊蛟。其饋食婢阿念復有採營之功。凡所設請
事。皆係增出。聊齋所無。又聊齋弼教與公主婚後尚有歸家
致富生子及友人梁子俊宦歸過洞庭遇弼教贈金等事。劇
亦不採。蓋增征勦事所以救場面之冷。而聊齋弼教與公主
婚後諸節。一一納之劇中。則關目殊不緊湊。此則文各有體。
詞人剪裁運用不必盡同。亦不關小說之得失也。聊齋諸篇
清人譜為曲者不下十餘本。然不過勉強為韻文。膚畚猥璜。
不足與小說並駕齊驅。燮清詞曲名家。負一代作手之名。此
劇詞意警新。超然絕俗。其裁製不盡襲聊齋。其意境亦非聊
齋所能掩。且自來無刊本。殊堪寶貴。今亟為著錄。倚晴樓曲

只傳七種、得此而八、世之稽覈清著作者、亦有所資取焉、

玉鴛鴦傳奇三卷 [illegible]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三十三齣、演明嘉靖時揚州人謝雲仙姻緣始末、略稱謝雲仙父瑩璧官翰林學士、致仕、雲仙風貌秀異、兼負才名、己中解元、山東盜東方傑偕妹月娥喬裝來揚州賣藝、雲仙見月娥而好之、出玉鴛鴦贈之、約相配偶、而傑恐雲仙以妹為側室、遂攜妹還、擬俟雲仙會試晉京時劫之、即迫脅成親、有女子文霞仙者、貌與謝雲仙類、適易男裝過山、東方傑以為謝雲仙也、劫之成親、而雲仙父瑩璧奉命征倭、過山、亦誤認為己子、以託之山東巡撫徐階、階賞其資、復以女妻之、時階已內升吏部尚書、乃偕婿與女俱之京、已而瑩璧立功歸、知前之誤認其子、徐階亦知其婿本非瑩璧之子、乃女子也、而雲仙已中狀元、乃使徐小姐東方月娥及扮男裝之文霞仙並適雲仙云、

三義節傳奇不分卷（清道光二十年庚子抄本）（商務印書館藏）

不著撰人名氏。大意謂河南汝寧人姚燕，字世龍，燕以清明掃墓，過二龍山，盜魁梁彥章奇其相，約為兄弟，梁以珠串贈姚。而串本徐太師家中物，彥章劫得之者。有羅應者至姚燕家，見之，因指姚為賊黨，引役捕之獄，定擬斬，解京。羅又與妻馬氏定計，引姚妻楊氏入山，將殺之。虎驟至，負楊而逃至山西，有楊天榮者救起之，與結為兄妹，而使楊氏撫其女繡蓮。羅應乃入掾姚之室，姚子寶童生數月，即撫為己子，易名羅秀成。及長，中進士，巡按山西，楊氏來訴冤狀，子母即相認。姚燕至京，臨刑，為梁彥章所救，旋受撫，為山西總兵。燕留居幕次，至是亦來相見，於是一家團圓。其羅應夫婦，使人詐迎至署，數其罪。寶童則與楊天榮女繡蓮結婚云。劇後半極似白羅衫傳奇。

福星照傳奇二卷（商務印書館藏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三十二齣，演周宗建、左光斗、許顯純等事，而皆荒誕不實。略稱宗建恥附逆璫，致仕歸，有子曰耀，女曰蓮玉。耀娶吳貞貞，其家有瑞芝生園中，蓋福德星君所賜。五軍中府許顯純聞之，欲取以獻魏忠賢，宗建不許，顯純深銜之。時阿南國女王賽花花恃強不順，其妹曰阿南月魏，弟曰鐵里牙波，俱善戰，能役使陰兵。帝命左光斗討之，敗績。顯純乃建議以宗建媳吳貞貞和番，帝竟采其言，詔以貞貞為議政夫人赴邊。貞貞聞之駭甚，夫耀乃易女粧代行。既抵虜帳，曉以利害，賽花花大悅，已而知為臣之子，益傾心，與妹皆委身事之。顯純復誣夫人通番，詔逮其一家入獄。光斗情之，使子彝入獄代周耀。及出，乃貞貞也。是時彝需應試，以入獄不果，貞貞乃冒名代試，竟中狀元，奉命撫阿南。賽花因與妹入朝，何陳始末。帝乃復宗建官，以耀為兵部尚書，賽花姊妹與貞貞皆封夫人，左彝欽賜狀元，以酬其功。宗建感光斗之意，復以女蓮玉妻彝。其後鐵里牙波復叛，詔蓮玉為帥討平之。蓋蓮玉曾受天心正法于福德星君，故能破牙波云。

南樓傳不分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刁球事、凡十九齣、略稱襄陽人刁球、妻劉氏、妾李氏、球游揚州、識書生毛龍于妓柳氏家、投分最深、因結為兄弟、時有安樂王世子聞柳之名、亦來尋歡、與球爭、球痛毆之、懼罪遠逅鄂、而毛龍赴京應試、初球行後、妻與監生王文私通、球至家、相與謀酖而殺之、託言以暴疾卒、家人知之而不敢言、時毛龍已成進士、巡按襄陽、夢球來訴冤、且云偽回京、請託立里中冤、醒而大異之、乃微服易姓名、至球家弔喪、詢其家人、悉得姦狀、乃自撰狀付球妾李氏、為巡按來則控之、李如教、龍即拘人犯、將嚴訊之、未及聞審、而朝命忽調龍入京、龍憶夢中之言、即將全案移交襄陽理刑童侃、侃持正不撓、案遂定、劉氏凌遲、王文梟首示衆、毛龍旋升任湖南巡撫、奏球妾李氏撫孤守節、給旌之、童侃升漢陽知府、曲名南樓傳者、以球字南樓、即以名曲云、

陰陽二氣山不分卷　雍正二年甲辰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一名後西遊記、略稱唐半偈與弟子孫小行者、豬一戒、沙彌等赴靈山取經、至陰陽二氣山、路阻不通、小行者鑿山開通、推倒鎮山石碑、於是寒熱調適、二氣流通、而山靈陰大王、陽大王奮起相拒、虜半偈一戒、置之造化山巔、小行者因化為蛺蝶、蒼蠅、蜈蚣、蝎子等入山攪惱之、陽大王殊鎮定、不為所動、陰大王懼匿石匣中、小行者復拔毫毛吹之、化為利劍、懸之陽大王帳以恫赫之、且言將搗碎石匣、陰大王知無可避、乃出與陽大王弄力、戰小行者、沙彌、又不勝、遁之造化山、求造化小兒為助、行者蹤至造化、小兒以酒色財氣貪嗔癡愛諸圈套之、行者皆能跳出、獨好勝一圈不能脫、過老君指點、乃悟好勝非是、方持是念、其圈即脫、造化小兒乃以半偈一戒還之、俾西行云、其說本之後西遊記小說、

陰陽鍾不分卷 清道光十八年戊戌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薛家將事。畧稱薛剛佐廬陵王起兵討武氏。武氏有子曰驪頭太子，出生後為鐵板道人攝去，教之習伎勇。至是年長學成，授以九頭神珠一串、黑沙飛刀一把，命之下山救母。大敗薛剛兵。梨山老母按當作驪山老母者，志與廬而剛母樊梨花之保傳，不忿鐵板之事，亦遣梨花下山，授以新仙劍，使詰唐營，趙救其子。時薛剛果為驪頭太子劫寨擒梨花，救得免，而鐵板道人復親自至，助攻唐師。梨花乃運神變至斗母宮，求得八卦陰陽鍾，道人及其弟子驪頭太子均敗服。

定風珠二卷 舊抄本

按此劇不著撰人。每冊書衣皆有外三學記及舊外三學圖章，知其本乃昇平署寫本，蓋弟子傳習備供奉之用者。作者則不詳矣。劇演龐涓事。畧稱齊魏修好，魏王親至齊訂盟，筵上大風忽至，衆驚避，而魏王神色不變。齊王疑而詢之，知魏王身佩定風珠，欲強取之。魏王逃歸，齊遣田忌追及之，魏王被困窘甚，而龐涓方辭鬼谷子下山，行至此，救魏王於危，與并歸魏。魏王因以女妻涓，封涓為輔國上將軍，伐齊復仇，大戰穆陵，據地至紫金關，旋為康寨花夫人所敗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雪泥書屋雜志四卷

清李庭撰。庭一名庭相，字陌人，號默人，棲霞人。乾隆乙卯優貢生，任觀城縣訓導。是書為雜考之屬，凡天算地理名物訓詁義理皆所論列，並無次第。庭學甚博，惟好出主張，喜立新誼，其不合事情者固多，然其佳處實發前人所未發，未可一概論也。如謂世傳孫子十三篇即伍子胥所著書也，持論甚辯，然終與史記不合。左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論語文莫吾猶人也，無適也無莫也，庭並謂莫聲與慕同。文選鷦鷯賦故每言而稱斯，庭謂斯當為期。辨命論左帶沸脣，庭謂說文脣驚也，沸脣言沸騰脣驚也，似皆未合。然卷四贊揚鄭學一節，持論正大。又若論語山梁雌雉，鄭讀梁為梁，庭謂易林良之師曰秋梁雌雉，所至利喜，鄭意以梁粟秋熟而雌雉食之，為得其時，必用先漢古義也。此節推證鄭注，立說甚精。惟易林良之師作陸梁雌雉，而復之賁作秋梁雌雉，庭誤記耳。宋本秋梁作稻梁，無論作秋作稻，皆足推闡鄭誼，前人所未言也，故此書終為考證家所不舍也。

媿生叢錄二卷

清李詳撰。詳字慎言，一字審言，號後百藥生，一號窳生，復更媿生，晚署齳叟，補廩膳生，充江楚編譯局分纂。是書初名窳記，載列國粹學報中，刊行即改用今名。凡清儒之逸事及其著書之概況、文章之注釋、義理之是非，耳聞目見，皆所論列，間亦攷訂四部諸多精當。漢學師承記謂任子田之字林考逸，乃竊取丁小雅之書而署其名者，詳則力辯其非，為鄉先輩辨誣。事屬私情，然義實允當，塙非郭象盜莊之舉也。通鑑後梁開平元年，名其所居為宮殿，妻為皇后，胡注茂貞自為岐王而妻僭皇后，錢大昕辨正謂皇后當作王后。詳則據蘇東坡詩自注以證通鑑之不誤，亦精鑿之言。盧文弨謂戴震屈原賦注微言奧旨，具見疏抉，詳謂楚辭之在兩漢，皆有師授，叔師校上之本，非敢妄作，東原一概抹摋，并其所詮事實而亦去之，以申己說，是本顯者反晦矣。又謂唐人熟精文選，故多以文選注釋唐人之詩文。此可以見其學有家法矣。惟其間亦有泛論之處，至謂支那之言，始于宋史，不知已見于六朝譯經

凡此小小疵纇，間或見之，然不足以掩全部之美也。

古韻通說二十卷

清龍啟瑞撰。啟瑞有爾雅經注集證，已著錄。是書分古韻為二十部，第一部冬，第二部東，第三部支，第四部脂，第五部質，第六部之，第七部歌，第八部真，第九部諄，第十部元，第十一部魚，第十二部侯，第十三部幽，第十四部宵，第十五部陽，第十六部耕，第十七部蒸，第十八部侵，第十九部談，第二十部緝。其名通說者，以為全韻相通，非僅通其數字而已。列通說為十類，冬東鍾江兩部通說，之脂之質歌五部通說，真諄元三部通說，魚部不與他部通說，幽侯二部通說，幽宵二部通說，陽部不與他部通說，耕真二部通說，蒸部不與他部通說，侵談緝三部通說。每部先列詩韵，次列經韵，次列說文本音，次列通韵、轉音二部。通韵者，兩部全通也；轉音者，他部數字之音轉同本部也。所分二十部，乃參證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江有誥諸家之書而得者，斤斤於說文得聲之字，則又用姚文田、嚴可均、張惠言、苗夔之說者。啟瑞自以為集諸家之大成，即以此也。惟其間頗有疏舛之處，劉禧延嘗為札記，惜已不存，事見於雷浚乃

有盧雜著及劉氏遺著中。啟瑞不用合韵對轉之名。欲以雙聲統之。最為簡捷。然用通韵轉聲諸目。似仍囿於舊讀。不能自張其說矣。

四聲韻譜　不分卷

清杜永發撰。永發字棨軒。棘津人。永發以為宋司馬光等韻圖。沿西域之傳。定中原之韻。經以四聲。緯以七音。凡經傳及各字書音切。皆藍本於此。第其圖以一隔示人。其同母同聲之字。猶夥不能悉載。刻本另分卷冊。補入又皆離其分位。每患考校一字。擲前撿後。不勝翻閱之勞。乃依十六攝各按其等。析為幾板。每等仍將字列置於上。於韻圖所不及載之字。擇其要者。側行列置於下。如通攝一等見母平聲。與公同音者。有工蚣等字。列於公字下。入聲與穀同音者。有谷穀等字。列於下。是部位不移而四聲皆具。故名曰四聲韻譜。十六攝之名。始於四聲等子。永發所為。不過補注便用而已。又附載詩規一部。可知此書雖為讀書正音之用。仍寓示人以賦詩押韻之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韻鉤沈不分卷

清苗夔撰。夔有毛詩韵訂已著録。此乃採録羣經諸子之音。以求古讀。而名經韻者。實以經為主也。曰鉤沈者。鉤其已沈而出也。惟全書無條理體例凌襍。但見鈔本。未知是否刊行也。其述古音。亦有可疑之處。如頗字下云。尚書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陂釋文音秘。舊本作頗。公羊傳遂頗。釋文音皮。二傳遂罷。文選音義頗肅該音本作陂。布義切。考皮陂頗義古皆屬歌部。夔雜引不倫。未加論定。亦不知其意何屬。其他諸節。或論或否。甚屬可異。豈搜集音切為他日著書之地耶。

正音切韻一卷

清莎彝尊撰。彝尊字秬薌。長白人。是編在正音咀華中。先列切字捷法。字母切韻要法。次列十問語極清楚。次列四聲。土音同正音異者。傍用硃批。有官字者用官話讀。有土字者用土話讀。有兩字者用合切讀。有開字者用開口讀。有合字者用合脣讀。有一箇字者與土音同讀。故又附開合及正北音異二部也。次有字音字韻字母三部表。並列。字音八十字。橫列為四行。分有句讀第一行係大開口音。二行半開口音。三行合齒音。四行合脣音。音韻三十五字。直列為十六句。有三字一句者。首字是大開口音。次字半開口音。三字合口音。二字一句者。首字開口音。次字合口音。有圈者有音無字也。字母六十字。在字音字韻表下。上下合切。即成末有千字同文彙註。下注各字之同音。旁注上為切語。下為發音部位。蓋是書極求簡易明暢。自為初學音切之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音定切四卷

清劉熙載撰。熙載字融齋，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同治季年，主龍門書院講席。是書本名韻釋，準今韻釋其所含之音也，又名四音定切者，以四音攝一切之音，聲歸韻母，明反切之理也。專用四音定切之名，而不用韻釋者，以四音釋各韻原其實也。四音者，欲意烏于也，以此四音統一切字音，欲知四呼之別，試而即得。欲字收聲為開口音，意字收聲為齊齒音，收烏為合口音，收于為撮口音。韻釋廣列圖表，附以

解說，有四音圖、四音平峭圖、字母清濁圖、合聲圖、合聲切音同歸圖（切音直韻互相切音轉韻圖）、切音轉母圖、切音轉母轉韻圖、四音貫讀四等圖，共十圖。韻釋則因每韻不必全備四音，故於韻首則注明有無某音，又收聲字有清濁互轉者，亦注出之。或一部中無收聲之字，則以四音叶本部音作收，復將純清次清純濁次濁分注每節之下，至於一字重見本韻者，列注於部末。綜觀其書，未必盡當於音理，然其法簡捷易明，初學音切者，自可藉助於此也。

古韻大指一卷

清劉熙載撰。熙載有四音定切，已著錄。此書略論古韻，雖粗具綱目，而體例蕪雜，以為鄭漁仲諧聲制字六圖，極有功於古韻，而以顧亭林為至極，分通韻轉韻協韻三種，通韻者，蓋即同部之意也。轉韻者，蓋即段玉裁之所謂合韻，孔廣森之所謂對轉也。協韻者，猶近世所謂旁轉旁對轉也。其實時有古今，地有南朔，明於通轉之理，足以馭一切之音，何取乎廣立名目也。至於今韻入聲分隸平上去者，與古不合，顧炎武已明之，非熙載所獨

得。惟炎武以緝合諸韻隸於侵覃，未免兩歧之見，熙載頗加辨駁，然王念孫亦已言之，又非熙載之獨見也。其間又以緝合九韻通於支微齊佳灰諸韻，所舉詩經楚辭之例，或為祭泰夬廢之字，或屬緝盍之字，已為殽亂，擇錄韻例，亦未清晰。論古韻者，考古與審音並重，熙載既不能悉心考古，徒掇襲舊說為己有，又不精於審音，以此推論古韻，安見其能合也。

字母辨一卷

清黃廷鑑撰廷鑑字琴六常熟人其著此書因各家多逞一隅之方音對於字母或增或減故辨正之謂五十聲母之說雖為有理然中土有音有字者祇有三十六故增母之說不必也至於并知徹於照穿牀并泥於孃并非於敷并奉於微刪六母存三母或者并去羣定並從牀邪禪影匣喻十母存二十母不識知徹澄孃四音為舌之次音猶照穿牀審禪五母為齒之次音泥為一音由呼之不正故減母之說亦非也因力辨知徹澄三母之呼法泥與孃非與敷奉與微匣與喻禪與日之分別蓋能別字母之讀法則不囿於方音不囿於方音則增減字母之說自息矣其三十六母不可增減說近江永辨字母之讀法亦足以補音學辨微之不逮雖未能十分詳晰較之支離破碎者則善矣

四聲均和表五卷

清洪榜撰榜字汝登號初堂歙縣人乾隆四十一年天津召試第一賜內閣中書年三十五而卒是表尋聲定位音等有四按韻按等各列一表字在某位即屬某母每卷首俱列度式於前其有等只一二字者附於他等之下別為注明分喉吻舌齒脣五音吻即舌頭音也第一行清音第二行濁音別為發聲送聲內收聲外收聲四種聲分五類全本戴震聲類表故微紐入喉疑紐入齒亦與戴同惟戴以今音定古音故不依今韻之次第榜則專明等音故全依廣韻戴洪二書仍可合證至于分等則又參據江永四聲均韻表故此書亦無大發明之處五卷後附廣韻各韻所含之音字上旁注音等字下旁注反切總計音數簡而易曉又有考定廣韻同獨用四聲表則全襲戴震之說非榜所著也

說文雙聲 二卷

清劉熙載撰熙載有四音定切古韻大指並已著錄是編之意以為切音既不始於西域又不始於孫炎起於制文字之時許氏說文論形聲舉江河以為例江工即為雙聲今言聲而不及韻者以韻有古今之別雙聲則今古一也徐鉉注說文字音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其實許氏之聲本可為切因分音和類隔二部後附許聲標母即韻借孫氏毋用許氏有類隔者以今為類隔古為音和也先列說文次列得聲次注原切原切上一字列於右得聲之字列於左擬以得聲之字改原切上一字也此書義例如此以得聲即含切語本非明塙之言古代聲紐與今亦有差池不獨韻有今古也說文得聲之字皆可明其同紐否則即有通轉且古代同在喉牙舌齒脣各部皆為雙聲[illegible]時亦雙聲[illegible]熙載既考古雙聲復以切語範之故合則取之不合則去之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非真能識古雙聲者矣

說文疊韻 三卷

清劉熙載撰熙載有四音定切古韻大指說文雙聲並已著錄是編乃熙載與其弟子袁康同輯者康字竹一寶山人疊韻者疊古韻也以為許氏說文於字下繫聲所以著韻即出於其字雖雙聲亦在其內要不及疊韻之多故既撰說文雙聲又輯此編也音切從大徐部名從廣韻遇字與聲古屬通韻者則曰通遇古屬一部者則曰並歸某韻其非徑通而由他韻可通者則曰轉通若不在此數例而許氏取以為聲則曰協用協用一類於各篇後附之先列說文復列其得聲各注反切並分今古之所屬其實所舉協用之例實轉通之類也此書癥結所在仍在韻部之分熙載以為鄭庠分六部未免太少顧炎武十部較善惟顧移庚入魚模移幽入蕭豪移尤之半入蕭豪丰入支脂及緝合九韻隸屬侵覃不遵從之其餘概同炎武不知炎武講論古韻在清代塙有承先啟後之功然非其極也熙載於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諸人之書絕未引及正不審其何意若以說文疊韻之法以論古韻則姚文田嚴可均皆其流也而熙載亦丘蓋不言更不可解觀於是編

用心甚善。惜讀書未廣，法例未密，終不能與姚嚴諸家之書一例論也。

示兒切語一卷

清洪榜撰。榜有四聲均和表，已著錄。此則以簡明之句示切語之方，以爲凡切字俱上一字定位，下一字定音。同位爲雙聲，同音爲疊韻。因取三十六字母定位分等，悉采廣韵所用切音上一字，各歸其母，并列其等，作三字句，而以古切音歌錄於篇首。考江永四聲切韵表後附切字母位用字一篇，榜襲用江書，雖換等之字略有更易，而大體全同。大概榜中年即卒，稿多凌雜，未及悉心整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傳字音考正四卷

清馮肩撰。肩字心海，順德人。是書依音韻闡微以注經傳字音，其意以為用今音讀經傳，可得音之展轉流變，其實不相合也。

韓詩內傳并薛君章句攷四卷

清錢玫撰。玫字元杰，號漢村，上虞人。廩貢生，歷署西安教諭、長興訓導，後選補杭州昌化訓導，不就。道光辛巳，徵舉孝廉方正，賜六品頂戴。是書但見鈔本，據上虞縣志卷十二人物志，但云韓詩注與此異名，且未言卷數，蓋未刊行也。四卷之前，有韓詩師承一表，四卷之末有附錄筆談一部。觀其所輯，疏失良多。韓詩師承，采錄未備，如尹勤、梁景、韋著，胡碩、崔炎、張紘皆習韓詩者也，玫並遺之，其失一也。漢人習韓詩者，多於援引之中推得其誼，玫皆不取，其失二也。既引外傳，自當備錄，玫或取或否，用意安在，其失三也。援用釋文，誤混音切，卷二又缺我銶，引釋文云：鑿屬也，今之獨頭斧（鈔本作今獨斧頭誤）。不知下句乃釋文引又一說，非韓詩注也，而並入之，至為疏錯，其失四

也、簡擇類書、自宜詳究、不應多所脫佚、如文選曲水詩注引薛君章句、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白虎通上、引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文選詠史詩注亦引之、曲禮正義引云、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攷皆未引、餘亦多所遺落、其失五也、引用韓詩、審定經文、不宜報亂、如惟辭也、以經文所見最先言之、則當在蔦卑維葉萋萋之下、以生民言之、則當在時維姜原之下、而攷獨附於時維后稷、又葛人顒顒、仰天告愬、當在雲漢瞻卬昊天之下、攷列於節南山蹙蹙靡所騁之下、皆不允合、其失六也、疏證之處、亦有可議、如室人交偏讁我、讁就也、攷謂就為訧字之誤、桂馥本有此說、其實非也、廣雅釋詁、讁就也、明用韓詩、

安得改就為訧乎、考槃在阿、曲京曰阿、文選注京作景、自是誤字、而攷謂京為假借字、於在彼中阿、遲引曲景曰阿、真所謂倒植者、其失七也、以無可附麗者、仿詩攷之例、列於卷末、其實未嘗不可附麗、攷考之不審耳、如辟除也、辟日辟國百里、道威夷者也、解周道威夷、煦暖也、解昫日始旦、嫗悅也、解伊胡為嫗、承受也、解承筐是將、安得謂無所附麗乎、其失八也、凡此諸端、未免輕率、然自王氏詩攷以來、輯韓詩者、互有得失、三家詩、齊魯先亡、韓詩自晉以後、傳者漸少、唐末亡佚、攷則師承自唐而止、可供攷覈、疏證韓詩、廣引先儒之說、亦足以備參稽、引用諸書、如任淵后山詩注俞德鄰佩韋齋新聞之屬、多為輯韓詩者所不措意、是此書可取者雖少、亦未始無一端之長也、

讀史雜記一卷

清沈豫撰。豫有皇清經解淵源錄皇清經解提要讀經如面已著錄。此則雜論諸史或說史法或評文字或論事實或訂史注。次第蕪雜。而陳義淺薄。史記列傳序次。趙甌北以為不可解。未下斷語。正其謹也。豫竟以為紊亂而欲正之。未免妄誕矣。魏志武帝紀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裴注力辨其誣。何義門讀書記謂必有一二萬。不滿萬則失其實。豫從裴說。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以何說甚泥。其實何說固非。裴亦未為得也。承祚撰史。最為精審。官渡之戰。曹公親兵實不滿萬。張範傳云。袁術問張承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眾。可謂不量力矣。劉曄傳云。明公以步卒五千。北破袁紹。與紀文合。豫為裴注所惑。未詳考耳。其餘諸節亦平平無奇。不足述也。

讀書小記二卷

清焦廷琥撰、廷琥有冕服攷已著錄、是書爲經史攷訂名物紀原之屬、廷琥爲焦循之子、學有本源、然中間所論頗有不審之處、如謂民之無辜、并其臣僕、鄭箋義勝毛傳、並謂如毛傳、則并其二字不順、考毛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證本周官、無可訾議、至於經文并字、與拼同、釋詁、拼使也、說文無拼字、蓋作抨、鄭兼習三家詩者、此不從毛、各存其誼可也、安得是鄭而非毛乎、又番維司徒、家伯維宰、廷琥謂正義云、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之卿、以維爲名、非毛鄭之義、此可怪之論也、正義按文爲釋、並未以維爲名、如廷琥之言、則蹶維趣馬、楀維師氏、正義謂蹶氏維爲趣馬、楀氏維爲師氏之官、亦以維爲人名乎、且正義下文言之甚晰、何嘗以維爲名、廷琥未能細繹正義全文、故出此議、粗疏之甚者也、若單亶但之相通、谿字有四音諸節、書中常例、不足爲異、其他亦多淺薄、無精詣也、

徽庵掌錄一卷

清陶紹曾撰。紹曾字仲甫，號徽庵，安化人，補縣學生員。紹曾為憲曾之弟，故是書全為校勘輯佚之屬，與其兄雲華館叢稿體例相同，皆遵王念孫讀書雜志之法者也。校勘古籍，本非易事，當先明本書之體例、作者之用心，然後據證論以斷之，方能符合。王念孫校理諸子最為精密，史漢則稍遜矣。何則？史漢法例

甚嚴，若專論訓詁，援據類書，即可改字，則差以毫釐，失之千里矣。蜀志趙雲傳：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紹曾謂「即後主也」、「即後主母也」二句，蓋裴注誤羼入正文也。此事亦載甘后傳，則弱子之為後主，甘夫人之為後主母，已見前卷。雲傳敘此事，不必如此重複，通志此二句，正作雙行小字云云。此說甚誤。趙雲在蜀與

關張並列者，即以救甘后母子之功，其他無可稱述。裴注所引趙氏家傳，乃其後人演撰，虛揚功德，殊非實錄。承祚仕晉，故修史不得不以魏為主，而心實祖蜀，觀全書之例，可以推證。故陳志頗有微言，此二語所繫甚大。後主昏庸，若使早卒，則蜀亡不致如此之速。陳壽於雲傳加此二語，似揚其功，而實為惋歎，蓋有天數存焉，非人力所能強。紹曾未能

知壽意也。至謂前後重複，尤為不明書例。漢書高帝紀：呂公女，即呂后也。讀漢書者，皆知呂公女即呂后，何待複述。果如紹曾之言，則此數字亦為注語羼入正文矣，豈可通乎？須知班加此語，寓後日呂氏之亂。壽加此二語，寓後主昏庸而亡國，皆歎惜之詞也，安得妄刪乎？又先主傳：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紹曾據太平御覽改「為」為「與」，考

後漢書蘇章傳、祖父純、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班竇固軍北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二為字誼同、乃劉攽欲改後漢書為字作從、錢大昕欲改此文為字作助、紹曾又據御覽改作與、皆非也、二為字竝當讀于偽切、助也、詩鳧鷖福祿來為、箋為猶助也、論語夫子為衛君乎、鄭注為助也、竝可證明此文及後漢書不能過信類書也、其他諸節、頗見精整、其兄憲曾卒年二十七、紹曾卒年二十五、以其年齡而覈其全書終為難得之材也、

靈華館叢稿五卷

清陶憲曾撰、憲曾字伯成、一字梅先、安化人、補弟子員、以入貲得國子監典籍、加五品銜、是書多為校勘輯佚之屬、以唐宋之書援引為證、蓋墉守高郵王氏之法也、書中可取者多、而待斟酌者自亦難免、即如賈誼新書、匈奴篇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憲曾謂但疑作倡、說恐未是、淮南子說山訓、使但吹竽、文子但作倡、實不足據、考鹽鐵論散不足篇、奇蟲胡妲、妲但聲同、是漢代實有但樂、似難擅改為倡、然為此學者、精密者多、即屬可貴、況憲曾二十七歲即卒、以未至而立之年、所獲如此、殊可珍惜、書雖瑣碎、較之泛立議論、不顧事情者、則此為善矣、

表湔札記一卷

清沈豫撰。豫有皇清經解淵源錄、皇清經解提要，並已著錄。是書雖盡關經學，而寥寥數節，且摘錄者多，斷制者少，著書體例，亦不明晰，無可取材。全氏經史問答卷八云：渦水見於爾雅。豫謂爾雅作過，漢書地理志作渦，此渦字疑誤。考釋水過爲洵，釋文過又作渦，是謝山所用渦字，非誤也。讀經而不檢釋文，可謂謬妄。又謂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史公作傳文，不知漢人引用論語，多稱爲傳，此尚不曉，他何可言，所謂無知妄作者也。

師伏堂筆記三卷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編雜考四部之屬，不信史記魯世家、蒙恬傳揃蚤沈河周公奔楚之說，則門戶之見也。珊玉集所引蘇武事，蓋魏晉以來演繹如小說者，以之證史，自不相合。詳申弓即卷字，魏晉以後，俗字紛出，固難質言，然說文有弓字，讀若含，與圅誼近，此尚待斟酌者也。其餘諸節，如引北史陳奇傳，以證侯瑾之官，論北史之張買奴、明楊准與楊準爲二人，推鄭義開國之主不立始祖之廟，辨思玄賦注引孔傳爲非平子自注，攷注緯書者非後漢之宗均，說皆可信。以薛君爲薛漢，不從桂未谷薛夏之說，以爲古禮不盡可行於今，不必傅會古禮，强誣古人，引以藉口，頗爲有識。即釁血改作菋血，引張晧奏議以推證王通元經之屬，皆可

供人參攷也。

讀書雜記一卷

清王紹蘭撰。紹蘭有周人經說、王氏經義說文段注訂補，並已著錄。是書仿高郵王氏讀書雜志之法，例校訂羣書。計荀子七條，墨子八條，商子二條，呂氏春秋五條，淮南子十三條，賈子二條，韓詩外傳一條，白虎通二條，鹽鐵論三條，列女傳、廣雅各一條，楚辭二條，春秋緯、水經各一條，共四十九條。其間如墨子芊䱟凡四見，皆不可說，紹蘭達䱟為之魚，施於芊為，以為芊䱟不加者去之，當作鮮且不加者去之，然施於別處仍不相合，即改為鮮且，亦屬無據，此當存不知蓋闕之心，何必強為解釋也。淮南子精神訓如景之放與爓不叶，紹蘭改放為敫，終不若依文子作效，校勘古籍，含有據之說，而用意必之言，終不可也。然如證墨子高偃即郭偃，呂氏春秋欽陷作

歙陷、淮南子涕之出於目、據毛傳以駁莊、元元至碭而運照、據說文暘字以合注、引山海經以證楚辭之黃棘、皆精鑿不磨、其餘諸節、亦可自成一說、供人參證也、

蕙櫋雜記一卷

清嚴元照撰、元照爾雅匡名、已著錄、是書雖僅一卷、上自經子、下及詞曲、皆所論列、或述版本之精麤、或說學派之流別、章節不多、語皆精審、其謂讀書貴博議論貴雅、閻百詩著書失之繁雜、毛西河失之放恣、亭林竹垞可稱雅人、評論最為塙當、論朱子云、朱子之學、由博反約、非空談性理者也、而學朱子之學者、

往往流於空疏、予最重王深寧黃東發兩公所著書、是真能誦法朱子者、尤為名論、清代樸學之法、往往取之於宋儒、拘于門戶之見者、不獨不知宋學、且不能真知漢學者矣、可知是編之精審、因其學之有淵源也、惟其中有可疑者、如蠚蜡疑即叩頭蟲一節、注云、蠚叩同匣母、蜡頭同泥母、考蠚字或讀入見母、或讀入曉母、叩則為溪母字、皆為牙音、自

可相通，然謂同匣母，則非也。端頭皆定母字，乃謂同泥母，則大誤。此或由于創稿時之筆誤，而未及改正，或由于校刊者之不審，皆未可知也。

談書錄一卷

清汪師韓撰。師韓有觀象居易傳箋、孝經約義，已著錄。是書本為雜述，間有考議，往往違於事情。其言曰：潘安仁小人也，其為長安令，作西征賦，曰丘去魯而顧歎，（汪書丘改某，亦同歎誤難）季過沛而涕零，敢於直稱孔子之名云云。潘安仁固非君子，然直稱孔子之名，則為小人，稱聖人稱夫子，或稱某者，則為君子乎？君子小

人之分，豈可於此斷之？劉琨重贈盧諶詩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李白廬山謠云：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皆直稱孔子之名，果如師韓之言，則越石太白，皆小人矣。豈其當乎？又謂凡言猖獗者，猖狂也。古今宜無異解，乃三國志諸葛亮傳遂用猖獗，乃竭蹷之意矣。後漢紀作猖蹷，可證三國之誤字。此亦妄說。猖獗或作倡獗，與敏碑是也。或作猖蹷

衣紀是也，皆以音近隨便用之，安得謂陳志為譌字，且猖獗當竭蹶解釋，不獨蜀志為然，丘遲與陳伯之書云，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與諸葛亮傳所用誼同，李善作猖獗，五臣作猖蹶，正可明其通用，安得如卿等之所說乎。其他多述瑣碎之事，如宋江、楊六郎諸節，聊廣見聞而已。

清暑錄一卷

清趙紹祖撰，紹祖通鑑注商、讀書偶記並已著錄，是書乃嘉慶庚辰夏避暑時讀說部詩話等書，隨筆所記五十二節也，所據者，概為夢溪筆談、侯鯖錄、敬齋古今黈、五總志、容齋隨筆、甕牖閒評、避暑錄話、耆舊續聞、捫蝨新話、孫公談圃、西溪叢語、冷齋夜話、韻語陽秋、藏海詩話、吳禮部詩話諸書，此作於讀書偶記

之後，其藝祖生夾馬營中一節已明言之，紹祖長于史學，故攷證之處頗有可取，如證李宓擊南詔、連昌宮詞之岐薛、遼金之年號、錢鏐之死與楊溥之僭位、張九齡之卒與楊妃入宮之年、輔公祏反江東之年號，皆為有據之言，即其論蕭嵩之薦張鎬、房元齡之名字，亦可供人參攷，至於目覩紅菱，親驗桂子，尤足以廣見聞，不得以其所據說部詩話之

書而少之也、

等韻一得二卷

清勞乃宣撰。乃宣字玉初，晚自號韌叟，桐鄉人。同治十年進士，由知縣累官大學堂總監督、署學部副大臣。是書分內外篇，內篇分列譜表，外篇分論音理，列為三大綱。以音之生發於母，故母為一類；收於韻，故韻為一類；分屬於四聲，故四聲為一類。母之目，有喉音、鼻音、舌音、齒音、脣音，鼻舌齒脣又各有重輕，其別八。鼻音即牙音，重舌即舌頭，輕舌即舌上，重齒即正齒，輕齒即齒頭。鼻以下各分四類，曰戛音、透音、轢音、捺音，惟喉音獨為一類，無戛透轢捺之分。以音之生原于氣，此音出于喉，無所附麗，自發至收，始終如一，直而不曲，純而不襍，故獨為一音也。其別二十九，又各有清濁，其別五十八，舍有音無字者，則為三十六，與古母相合。乃宣以為古母三十六，從江

永之說者也、字母標識、改用麻韻平聲、配以古母、則喉音清聲阿即影、濁聲(阿)即喻、鼻音清聲戞類嘎即見、濁聲戞類噶即羣、清聲透類喀即溪、清聲轢類哈即曉、濁聲轢類(哈)即匣、濁聲捺類迎阿即疑、重舌清聲戞類答即端、濁聲戞類達即定、清聲透類嗒即透、濁聲轢類拉即來、濁聲捺類納即泥、輕舌清聲戞類咤即知、濁聲戞類茶即澄、清聲透類侘即徹、濁聲捺類拏阿即孃、重齒清聲戞類查即照、濁聲戞類楂即牀、清聲透類叉即穿、清聲轢類沙即審、濁聲轢類(沙)即禪、濁聲捺類髯即日、輕齒清聲戞類帀即精、濁聲戞類雜即從、清聲透類擦即清、清聲轢類薩即心、濁聲轢類(薩)即邪、重脣清聲戞類巴即幫、濁聲戞類拔即並、清聲透類葩即滂、濁聲捺類嘛即明、輕脣清聲透類乏阿即敷、清聲轢類夫阿即非、濁聲轢類符阿即奉、濁聲捺類無阿即微、分配表譜、極為詳晰、惟戞透轢捺之名、與方以智之發送收、錢大昕之出送收、洪榜之發送外收內收不同、以為音之生、由於氣、鼻舌齒脣諸音、皆與氣相遇而成、氣之遇於鼻舌齒脣也、作戞擊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戞類、作透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透類、作轢過之勢而得音者、謂之轢類、作按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捺類、若以發送收較之、則戞為發、透為送、捺為收、勢當於發送收外、別增一類、然舌之轢音、與鼻齒脣之轢音、稍覺不類、故部班卿欲將轢類分為拂轢二類、是四類亦不足以盡音勢也、音當言其大齊、愈分則微眇而難辨、轉不若發送收之簡而賅矣、韻之目有喉音一部、又名直喉、喉音二部、又名展輔、喉音三部、又名斂脣、鼻音部又名穿鼻、舌齒音部又名

抵齶、脣音部又名閉口、其別六、每別分陽聲陰聲喉一部復有下聲、其別十三、十三又各分四等、曰開齊合撮、其別五十二、五十二部竝用影母清平聲、各部按四等配之、喉音一部陽聲阿鴉窪(俞阿)陰聲厄(伊厄)窩約、下聲餒伊烏俞、喉音二部埃厓歪、(俞埃)陰聲額(伊額)威(俞額)、喉音三部陽聲敖幺、(烏敖)(俞敖)陰聲歐由、(烏歐)(俞歐)鼻音部陽聲昂央汪、(俞昂)陰聲鞥英翁雍、舌齒音

部陽聲安焉彎淵、陰聲恩因溫云、脣音部陽聲諳奄、(烏諳)(俞諳)陰聲(厄音)音(烏音)(俞音)阿厄伊烏俞、為生聲之元、為喉音一部、阿厄收於伊為埃額、為喉音二部、阿厄收於烏為敖歐、為喉音三部、阿厄收於鼻為昂鞥、為鼻音部、阿厄收於舌齒為安恩、為舌齒音部、阿厄收於脣、為諳(厄音)為脣音部、阿厄皆閉口、各部之開口、皆阿厄所生、伊齊齒也、各部之齊齒、皆伊所生、

烏合口也、各部之合口、皆烏所生、俞撮口也、各部之撮口、皆俞所生、喉音一部獨有下聲、而餘部無之者、以各部之陽聲生於阿、陰聲生於厄、而各部陰陽之齊合撮、皆生於伊烏俞也、以配廣韻則阿鴉窪(俞阿)麻也、厄(伊厄)窩約歌戈也、餒伊之脂之微齊也、烏俞魚虞模也、埃厓歪(俞埃)佳皆咍也、額(伊額)威(俞額)灰也、敖幺(烏敖)(俞敖)蕭宵肴豪也、歐由(烏歐)(俞歐)尤侯幽也、昂央

汪(俞昂)江陽唐也、鞥英庚耕清青蒸登也、翁雍東冬鍾也、安焉彎淵元寒桓刪山先仙也、恩因溫云真諄臻文殷魂痕也、諳奄(烏諳)(俞諳)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也、(厄音)音(烏音)(俞音)侵也、考廣韻平聲五十七部、此分五十二攝、部目相近、又以五十二攝束於十三部、十三部又束於六類、六類又束於喉音一部、尋其音勢、分別部居、條理秩如也、四聲之目、曰平上去入、其別

四、惟四聲配合、諸家不一、大抵皆考據古音、而為之、故言人人殊、乃宣獨以人聲審之、以為喉聲一部收聲於阿厄、阿厄為開口、與鼻聲近、當以鼻聲之入為其入、喉聲二部、收聲於伊、伊為齊齒、與舌齒聲近、當以舌齒聲之入為其入、喉聲三部、收聲於烏、烏為合口、與脣聲近當以脣聲之入為其入、乃合天然之條理、前三部與後三部平上去不同、而入

同、何也、長短之故也、入聲短促、有能至鼻齒脣者、有未至鼻齒脣而滅者、物之變窮則歸于同、故平上去異、平聲長、上去漸短、至入而極短、長者之長短顯、短者之長短微、至極短則復歸于一、故入聲相同、由此可悟、廣韻入聲獨少、竝可推得異平同入之理矣、統觀全書、似多創獲、實皆折衷前人之書而得者、明乎此、不獨知等韻、即可推知今韻、不獨知今韻、竝可助考古音、昔審音之法、自來論等韻之書、此為最善者矣、

等韻一得補篇一卷

清勞乃宣撰。乃宣等韻一等得內外篇已著錄。補篇者，補內外篇也。仍按舊例，分補內篇補外篇二部。前則訂補表譜，後則證成理論也。大旨仍遵內外篇，其重訂字母韻攝，計有三端。字母舊用麻韻平聲，分別清濁，後以阿字於韻攝為陽聲，與陰聲之絅阿字相對。阿字之母，未能盡適用於各韻，且母為字之前半，尚無韻之可言，不可毗於陰陽。推支韻之字，不偏於陰陽，又字母當用短音，用入聲為宜。復參交泰韻之例，乃改用支韻之入聲質韻為之。前定韻攝，以前三部為喉音一部，喉音二部，喉音三部，以阿絅伊烏皆喉音，而一部收聲於阿絅，二部收聲於伊，三部收聲於烏也。然埃額絅必以阿絅合伊，鏖歐必以阿絅合烏，而後成，與阿絅之直收本音者不同，一部為

純音，二部三部為聯音，而皆謂之喉音。尚覺無所分別。讀伊字必懸其舌，懸舌則向齒而未至齒，是舌齒之輕者也。讀烏字必斂其脣，斂脣則向脣而未至脣，是脣之輕者也。因定喉音一部為喉音部，改埃額絅為輕舌齒音，鏖歐改為輕脣音。部安恩改稱重舌齒音，諳絅音改稱重脣音。前韻攝分陽陰下三聲，嗣以下之為名，與陰陽不類，且伊烏紆固為下三等所從生，而餞師則與下三等無涉，下字尚不切合，餞師非陽非陰，實居陽與陰之中，因改其名曰中聲，又以韻攝之餞已改稱中聲，而字母又改用餞師之入聲餞韻，則餞師不當復居其下，因重訂韻攝譜，以餞師為首，而列於阿絅之上。此重訂之大端。至于所補韻攝相生譜、兩部同入譜、展透同濁譜、韻攝侈斂譜、韻攝侈斂四等譜、餘音譜，皆足以補前書之未逮。

若前韵攝譜先列備四等之五十二攝正譜次列專開口之十三攝簡譜此則易其次第以專開口者居前備四等者居次則無關得失要之此編當與內外篇合觀始能見其全也

三韻易知十卷

清朱夔撰夔字鼎和號飲山洎陽人是書經其戚屬楊廷茲重纂者廷茲字右文號薪畬所謂三韻者律韻古韻詞韻也律韻依韻府羣玉而審其夷險參佩文詩韻廣註而別其同異故每韻之下注以岐韻岐韻者即字同而義或字仄兩用與平聲難解者俱辨明之全為作律絕近體律賦所用之韻也古韻以杜

韓所用為宗全從邵氏古今韻略之說每韻之下有叶韻叶韻者即與他部通用也全為作古詩賦者之韻也詞韻依沈去矜所定而臚平上去于前列入聲于後略變其體例而已全為填詞者之韻也作近體詩及律賦者用韻府羣玉佩文詩韻諸書本無不可詞之宮譜既亡用沈氏詞韻亦無妨礙惟作漢魏古詩賦者以杜韓所用為宗不能合也

問奇一覽二卷音韻須知二卷

清李書雲撰、書雲字秘園、廣陵人、問奇一覽、上卷為目六、分毫字辨、同音異用、誤讀諸字、異音駢字、誤寫諸字、通用諸字、下卷自一字二音、至一字十音、附切韻捷法各方鄉音二類、觀其所輯、蓋全本張明成問奇集、而略有改易、故曰一覽也、如分毫字辨誤讀諸字一字數音、各地鄉音、兩書同綱、其餘亦大體相似、音韻須知、則全據中原音韻、惟高安分十九部、此則二十部、即將魚模分為居魚呼模二部、考魚模本有二音、故洪武正韻分魚模二部、書雲雖未言所據、蓋本於洪武正韻也、

顏氏家訓校記一卷

清郝懿行撰、懿行有易說、已著錄、此為懿行隨筆手校於程榮本之眉端、其後遺失、未能成書、民國十年、陽城田氏得於太原書肆、前後雖無款識、惟記內自稱某某名者三、又與牟默人商榷數事、決為懿行手撰、遂從程本迻錄擺印以行、名曰校記、雖僅一卷、而書內卷第仍依家訓、考懿行曬書堂文集卷五亡書失硯篇云、昔年余有顏氏家訓、係坊間俗本、不足愛惜、乃其上方空白紙頭、余每檢閱、隨加箋注、積百數十條、後為誰何攜去、至今思之不忘也、所云百數十條、與此正合、雖未明言程榮本、然程本亦俗本也、惟當依懿行所記、名曰箋注、改題校記、殊為不合、蓋田氏得此、未能詳考、而不知其見於文集也、風操篇留雲、勉學篇鹿獨二條、下竝有梧舟按語、

舘舟不詳何氏，蓋嘗得懿行之書，而補其所未詳也。懿行所記，精審之處，概與趙曦明、盧文弨所注暗合。盧刊趙注在乾隆五十四年，重校於五十七年，懿行記此書之年月，雖未明言，然觀於祀主祀及辭多古語二節，當在嘉慶初年，似尚未見抱經堂刊本，不得因此而没其心力也。盧趙所不言，或言而未盡者，如風操篇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引年默人說，卯下即劉音〔實〕昭音，最為精塙。音辭篇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懿行以為鄭康成、服子慎、應仲遠已解作反語，不始於叔然，與曬書堂文集卷七反語攷一篇適合，亦頗有見地。惟其間時有不審之處，隋書經籍志明載延篤戰國策論，而史記索隱、文選注並引延篤國策注，雖與音義名異，當即一書，而懿行竟拘于本傳，未明其原也。裴

松之上三國志表已簡稱陳壽書為國志，而懿行謂書證篇國志上脫三字，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槩總論全部，固為瑕不掩瑜之書，況隨手寓記，未經改訂，尤不能苛論矣。

淮南子補校一卷

清劉台拱撰、台拱有論語駢枝、已著錄、是書據盧校莊本而重校之、故曰補校也、共七十九條、頗為精審、其以他書證其誼者、如原道之偶䁲、即荀子君道篇之齵差、泰族之玩、即史記鄒生陸賈傳之刓、其以本書證其誼者、如原道之滾灖、即氾論之衰微、人間之武、謂士卒、從覽冥齊俗脩務注也、其以他書校訂本書者、如主術聽獄必為斷、從說苑至公篇作師斷、道應之失從心志、從呂覽作失從之志、以本書校訂者、如說山鼎錯、據說林改錯作鍇、脩務之因高為田、據說山改田作臺、其校注者、如天文副注康盛也、改作康虛也、人間注務勢也、改作懂勇也、皆陳誼墧鑿、無可致疑、惟原道足蹟趎埳條、云此既襲列子之文、即當從彼作株為是、不知今行列子、本是

魏晉間偽撰、以證淮南、自無不可、但當云列子襲淮南、不當云淮南襲列子也、又道應飲器注、飲溺器、椑榼也、飲溺器當作飲酒器、台拱謂溺字衍、疑亦非是、此蓋偶不審耳、校其全體、雖不如王念孫所得之夥、較其精鑿、未多讓也、

荀子補注一卷

清劉台拱撰、台拱有論語駢枝、已著錄、此為校勘荀子補正楊注者也、僅九十六節、續十六節、大體精審、如謂勸學篇于越作干越、辟馬作羣居、不苟篇憂則靜而理、理不作違、榮辱篇驕泄即驕泰、斬而齊、斬讀如儳、儒效篇囿不分、不當作眾、君道篇論德而定次、論當作議、正論篇以雍而徵乎五祀為一句、大略篇非禮也、作非仁也、哀公篇無取詌、詌同解蔽之鉗、皆墝罊不磨、亦有不可信者、如謂申徒狄非殷時人、以駁莊子音義、須知古代渺邈、傳聞異辭、不得是此而非彼也、非十二子篇、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台拱駁楊注五行五常之說、不知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鄭注明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即本荀子、以楊注不清晰可也、以楊說為非、則誤矣、王霸篇一日而曲列之、台拱改日為目、則與上文不合、君道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則列顯為別之形譌、安得改日為目乎、凡此之類、時亦見之、然較其全部、可取者仍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鶡冠子注一卷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周易說已著錄鶡冠子本爲僞撰而錯誤特甚幾難句讀注釋此書當先校勘可解者則解之於其所不知當存蓋闕之義闓運既棄陸注又不詳校而注亦簡略須知陸注雖劣往往援引異文藉此可略推鶡冠之原本安得盡删且闓運所注多失原書之旨亦不高于陸也如博選篇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注云言以名聲亦可取士此望文而生義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作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今本已誤勢離擅注度萬篇動靜組轉注云組當爲紐改組讀爲徂徂轉猶往返安得改組爲紐乎泰鴻篇至共成形端端王王王王明爲正正之譌路史前紀三所引可證而闓運改王王爲玉玉注云端玉顓頊通用字泰錄篇不見形臠而天下歸美焉形臠猶形埒字本不誤而闓運既改原文作形變又注云陸誤作形臠粗疏妄誕一至於此不足述矣

顔氏家訓注七卷

清趙曦明注、盧文弨補注。曦明初名大潤，後易名鼒，字敬夫，號瞰江山人，晚更此名，江陰人，以諸生終。文弨有經典釋文攷證，已著錄。此書曦明原據宋本以為注，文弨復校補以刊行者。附錄一為北齊書顔之推傳，以傳中所載觀我生賦，家國一生之狀備見於此，文弨亦詳加注釋。二三為宋本沈揆跋及宋本名銜。清修四庫全書時，未見宋淳熙七年嘉興沈揆之本，故用明人所刊之二卷本，實與唐宋志不合，錄此者，所以明宋本之概況。惟沈氏攷證一卷，文弨散置文句之下，取繙閱較便也。四五為曦明跋及文弨所撰瞰江山人傳，欲後人深知曦明注書之情，並得因以想見其為人也。此外有補遺、壬子年重校正及錢大昕顔氏家訓注補正各一卷，用力甚勤，於此可見矣。注中時見闕陷，約為三端：闕於注者，如風操篇王修名狗子，晉代有許思妣，並見於世說新語及劉孝標注；誡兵篇顔俊以據武威見殺，事詳魏志張既傳；歸心篇項橐短折，若引抱朴子塞難篇及自序篇，可以袪其疑矣；不必剽落鬚髮，若引魏書釋老志，可以明其誼矣。皆非僻書，而曦明、文弨或云未詳，或云書中不載，則未能詳檢之過也。尤可異者，文章篇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宋孝武帝，而曦明以晉孝武說之，則違於事實矣。雜藝篇會稽賀徹，賀革之子，明見南史賀革傳，而文弨注云其子未見，則亡於眉睫之前矣。文弨注觀我生賦，亦多遺誤，其失一也。校正之處，如風操篇及南北風俗云云，趙與旹賓退錄卷四引及作今，是也。勉學篇卿今食者綠葵菜耳，能改齋漫錄引無菜字，

亦較今本為優、省事篇事迄迴宂而文殆誤从宂雜之宂、音而隴切、書證篇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下五字乃前人校注語之羼入正文者、曦明文殆竝未知之、其失二也、文殆詳注音切、便于初學、原無不可、惟文殆本不知音、故注多疏失、如慕賢篇將士解體、將當音子亮切、而誤作于亮切、勉學篇崔轉為諸儒道之、為當音于偽切、而誤作于為切、名實篇雜沓參差、參當音初林切、而誤作初登切、終制篇藏內無磚、藏當音徂浪切、而誤作切浪切、他如羣從之從、與讀從如放縱之縱、經傳之傳、與郵傳之傳、音本有殊、而注多不別、其失三也、觀此三失、則是書之未盡善、殆可知矣、然論其全體、可取者仍多也、黃門之書蘊藏宏富、凡倫常道德、人情風俗、六藝之流別、文章之得失、靡不論列、且自唐以來、校注者必自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盡、況此書大體詳明者乎、居今觀之、終當以此為較善之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呂氏春秋補校一卷

清茆泮林撰。泮林有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已著錄。此因呂氏春秋十二紀正文及注，多經後人改易，畢沅所校，但據禮月令，而朱子經傳通解附注呂本與今本多異，畢未取校正，乃據朱所援引補校之。後有紀外所校，僅得三節，蓋隨筆札記，以附錄也。前後異其名者，以前校十二紀，故用呂氏春秋之名；後三

節在八覽中，故用呂覽之名也。以朱子附注，推呂原文，大體精整，惟禮月令、鄭注所謂今月令，蓋為漢明堂月令，故鄭君所引十七節，多與呂書不合，而泮林堅謂即指十二紀，且往往引此疑朱，未免進退失據。如季春紀，監工日號，無悖于時，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朱謂呂為作為，而鄭君月令注引今月令無于時，作為為詐偽，雖時代參差，容有淺人

妄改之處，但禮記月令，呂氏十二紀，與明堂月令，不盡相同也。尤可證者，季夏紀，是月也，命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禮月令，作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鄭注今月令漁師作榜人，朱但謂呂命作令，上有是月也字，無登龜字，而泮林謂呂氏古本當作命榜人，不知說文舫字注引明堂月令曰，舫人，舫人即榜人，安得如泮林之所說乎。至於所附三節，

以慎人篇注，不知出何書也一句，乃後人校語混入者，雖持之有故，然名類篇禹攻屈驁，注亦云不知出何書也，與此例同，泮林之說，終難信也。惟引論語孔說以證離謂篇之注，深得高誘之意，從御覽以證用民篇倒字為到字之譌，亦甚精塙，若擷長棄短，自可補正畢校也。

呂子校補二卷

清梁玉繩撰。玉繩有史記志疑，已著錄。初畢沅校刻呂氏春秋時，玉繩亦與校讎之列，故頗采其說。刊成之後，續得刊義二百六十餘條，因纂成二卷。其間有正前說之誤者，如論紀覽論序之次第及管蔡周公之長幼是也。其餘或補前之不足，或別有所獲也。如謂上農四篇為古代農書之言，序意篇趙襄子一節疑前篇錯入，引初學記以證垂於術，引南史以證陽門之扇，高注早則資舟夏則資皮，明其出于越語，抗以玄錫摩以白旃，證字句於淮南，皆立說可信者也。其餘講論地理，廣引史事，自可備攷。惟時見忌習，如貴直篇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韓非難二作十七，直諫篇楚文王兼國三十九，說苑正諫作三十，蓋古人傳聞不同，所據各異，而玉繩盡斥為虛妄，非允當之言也。歟其所論亦未盡純，察微篇引孝經一節，陳昌齊謂為注語之混入正文，較為可信。而玉繩但云周秦古書中引孝經甚少，似仍信呂覽之不誤，而從黃東發之說也。觀表篇注，朊讀如窮穹之穹，玉繩謂當作讀如穹高之高，攷朊為尻之俗體，尻从九聲，穹究為一語之變，明為幽蒸相通，尻又與孔相近，則又幽東之通，皆可不改。今易穹高之高，為無據矣。不二篇注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至乃下之字，草書之譌，豈有上至經耶，而玉繩竟謂高氏必有所本，則未免輕於立言矣。

讀鶡冠子一卷

清俞樾撰、樾有易貫、已著録、此書雖僅三十餘節、頗有可采、其校正錯誤者、天則篇、蓋毋錦杠悲動者、毋作毌、環流篇積往生跂、往作柱、道端篇、内有挾度、挾作揆、減門殘疾族、無法而自備、循疾字備字皆衍文、泰鴻篇、傾傾作頊頊、其補正陸注者、如天則篇、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梟猶勝也、道端篇、大祥即大判

近迭篇、乃繞居旻之十分一耳、旻與萬通、王鈇篇、域不出著居不達塊、著即釋宮之宍、塊即塊、謂之坫之塊、泰鴻篇、梟方者萬物之止焉、止乃基址之址、詛皆稍塙、餘亦可供參稽、惟博選篇、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樾以爲物與勿通、詛嫌迂曲、此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亦理物情者也、

荀子補注二卷

清郝懿行撰、懿行有易説、已著録、此書名同劉台拱所撰、中間亦引台拱及洪頤煊之説、卷末附書二篇、一致王引之論孫卿書、一致李璋煜論楊倞書、觀其所撰、較台拱業多、而遜其精審、如脩身篇之提僈、即下文怠慢之意、而分爲二義、儒效篇譎德、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譎與決通、而誤從洪頤煊説作論德、致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篇、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爲出字之誤、而以士爭強通之、成相篇、欲衷對言不從、衷對誤倒、而改從爲封、大略篇仁非其里而虛之、虛字明爲處字之譌而以虛讀爲墟、強説之、破詩序哀字爲衷、鄭君之説也、而於子道篇不言其本皆失於檢點者也、然如證脩身篇出入爲出人、不苟篇潐潐即皭皭、非相篇黨學者、引方言黨知之訓、儒效篇行偽即行

爲、王霸篇略奏即略湊、正論篇墮訓爲毀、解蔽篇墨與默同、誼皆精塙、綜覈全書、亦瑕瑜互見者也、

借閒隨筆一卷

清汪遠孫撰、遠孫有國語三君注輯存、已著錄、此乃讀書時隨筆札記之作、僅二十九節、大體可取、然如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遠孫謂禽獸當從盧本作走獸、以走獸與飛鳥相對爲文、說未塙實、孔氏正義以通別言之、最爲精審、至于淮南氾論注引作走獸、蓋高誘受業于盧植、故用盧校本也、狗彘爲名、本不足異、唐以前無所忌諱、犬子狗子皆可爲名號也、又顏子節魏志王基傳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遠孫引此數語、不知何意、且此文別見于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篇韓詩外傳二、並在魏志之前、不當舍彼而引此、觀其語氣、似尚未完、疑遠孫原稿即未申述、或汪康年輯時已殘佚也、即漢人治魯詩一節亦不完備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其謂咸章不當作越章，厥次即當平屬眾為漢晉閒之方言，復楚國復讀覆亡之覆，說皆可據。又以國語韋注所引鄭仲師語，多為康成之說，故其采輯外傳古注，竝不錄收，此書明其意旨，亦可互為參證者也。

顏氏家訓補注一卷

清李詳撰。詳有媿生叢錄，已著錄。此為抄本，惟國粹學報嘗載列之。補注者，補趙曦明盧文弨之校注也。章節不多，頗為精審，補其未詳者，如王修名狗子，晉代有許思妣，原出世說新語，同轅觀罪出于左傳，考字句之出處者，如伏事本于周官，心醉原出莊子，推當時之常語者，如平章為晉唐閒之常言，微管亦六朝

之恒語，校正字句者，如吳臺不作吳山，迴允當作迴穴，義皆塙鑿。清代校注顏氏家訓者有趙曦明、盧文弨、錢大昕、孫志祖、徐鯤、錢馥、郝懿行、李詳諸家，竝足為黃門之功臣也。

臨嘯閣筆記一卷

清朱駿聲撰。駿聲有尚書學已著錄。此為手稿本，國學叢編曾載列之。或論經史，或論詞章，或記瑣碎之事，以小學為夥。蓋駿聲長于鄦學也。然其所論，極為膚淺。如云漢書有後漢，無前漢，前漢只宜曰漢書；牛頭馬膊，矛盾之謂；郢書燕說，貽謬之謂。又論小學，如奘駔為大壯字，侗為同人字，東通陽、登侵，青蒸登通文真，夏暑雨三字疊韻之類，似皆不足紀述者。疑此為駿聲用功時隨筆劄記，以備遺忘，本無刊行之意，由此推之，亦不必以著述論矣。

楚辭辨韻一卷

清陳昌齊撰。昌齊字賓臣，一字觀樓，海康人。弱冠，膺乾隆乙酉拔貢，辛卯成進士，入翰林，充三通、四庫纂修官，嗣轉河南道監察御史。嘉慶元年，升兵科給事中。六年，補刑科給事中。九年，出為浙江溫處道，因事降調，遂解組歸。二十五年卒，七十八歲。是書之名，非昌齊所定。昌齊著有歷代音韻流變考，後燬於火，據曾釗謂是書原為音韻流變而作，記於楚辭篇中，昌齊歿後，吳石華從楚辭簡端錄出，刻之，名曰楚辭音義。其實是書當名辨韻，不當名音義也。嶺南遺書，遂改題辨韻。廣東通志載為楚辭音辨，吳應遠所撰昌齊傳又作楚辭韻辨，今觀所撰，曾說良諦，故仍用嶺南遺書之題名也。是書並非凡韻皆錄，擇其通合之處，以推今韻之所自出。曾謂為歷代音

韻流變改而作墻可信也其間言抽思完字當從別本作先懷沙驥焉程兮引史記平秩作便程與匹為韻說皆精鑿惟東君操余弧兮反淪降之降河伯魚鱗屋兮龍堂之堂天問焉有虬龍之龍皆可不入韻逕若離騷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昌齊謂路字與他化叶是魚虞模部入歌戈麻部不知曰黃昏二句乃衍文洪興祖補注曰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先內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其說最是文選亦無之安得以路與他化為韻乎屬其二字並在矦部不得分隸迎與故叶則迎當作逆亦不必曲為之說天問以嚴字與響長為韻則嚴當作莊而昌齊謂此為覃談咸銜嚴凡部與陽唐用合亦不可信蓋此從簡端錄出非其定稿故謬隙甚多也

鹽鐵論校勘小識一卷

清王先謙撰先謙有尚書孔傳參正已著錄嘉慶十二年陽城張敦仁重刊涂本鹽鐵論附以考證先謙因取敦仁所刊涂本復盧文弨拾補及敦仁考證散入正文之下復增其鄉人王啟原胡元常之說寫錄既竟復加審定頗得剩義因撰校勘小識一卷附於卷末而刊行之其所校正頗足以補盧張之所未逮又喜援引類書類書雖不盡可據然比之以意校者為可信也其證盧張之說者如非鞅篇蓋文帝之時盧謂蓋當作昔先謙引通典亦正作昔憂邊篇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張謂者當作耆先謙引太平御覽正作嗜正盧張之誤者如本議篇養生送終之具也盧謂張本終作死先謙引通典御覽送終並作奉終鹽鐵取下篇刑人若刈菅茅張謂芳

字當衍、先謙引羣書治要若作茅、詳盧
張所未詳者、如鹽鐵箴石篇、則恐有盛
胡之累、盧云未詳、先謙謂盛胡即訟賢
篇東海成顒河東胡建、成盛古字通、其
說甚精、授時篇則民從義而從善、張云
未詳、先謙引治要上從作徙、義亦塙鑿、
盧張所未言者、如通有篇楚之宛丘、從
御覽作究陳地、廣篇行遠者假於車、濟江
海者因於舟、從治要行遠下補道字、皆

可依據、其他諸節、亦允當也、

新論正誤一卷

清陳昌齊撰、昌齊有楚辭辨韻、已著錄、
劉子新論一書、本雜集秦漢諸子而成、
其書雖譌誤百出、然可藉他書以勘正、
昌齊所校精當者、殆居十之九矣、專學
篇、筌滑之也、惜時篇、今人退不知臭腐
榮華、剗絕嗜欲、各本滑誤為猾、而退不
知三字、尤譌錯不可究詰、惟近印舊合
字本尚未錯亂、昌齊所校正、與舊合字

本相同、此可以見其精審矣、校語簡覈、
雖不言其本原、然可以推證也、如虛心
觸己、改心為舟、則本於莊子、自碎其掌
改碎為焠、則本於荀子、其母呼毆毆喻
吏、衍一毆字、則本於尹文子、並非意必
之言、蓋與王念孫讀書雜志繁徵博引
者略異也、惟去情篇、身膚強飯而蒙飽
者不以為惠、昌齊謂膚當作膚、考淮南
子繆稱篇取膚而強飯之、莫之愛也、劉

子所本，則身膺當爲取膺之誤，不得改膺爲膺也。風俗篇，是越之風好勇，是越爲楚越之誤，本書辨樂篇，楚越之俗好勇，可爲塙證，昌齊改是越爲吳越，則失之於目睫矣。

淮南子正誤十二卷

清陳昌齊撰。昌齊有楚辭辨韻，已著錄。昌齊校訂諸書行世者，有呂氏春秋正誤、劉子正誤等類，而以淮南子正誤爲最詳。觀其所校，殆有數例：一以版本校者，如俶真訓，莫先見其形，引道藏本無先字，精神訓，孰能無好憎，引別本增作憎本經訓，凡亂之所由生者，在流遁，引一本在上有皆字是也。一以唐宋諸書所引者校之，如書中所引北堂書抄、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酉陽雜俎、說文繫傳、太平御覽、廣韻等類皆是也。一以他書文同者校之，如書中引莊子、呂氏春秋、文子、劉子等類皆是也。一以韻叶之法校之，如原道訓，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始終，昌齊改始終爲終始，右始爲韻是也。一以文義校之，如本經訓，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昌齊據

文改慶賀為慶賞是也。觀其五例，與王念孫校法相同，中間屢引念孫之言，而讀書雜志中亦廣引昌齊之說，蓋交相磋磨，各有所獲。閒校訂古籍之法，例昌齊亦與有力焉，非僅念孫一人之功也。惟念孫校訂一字，往往證以千言，昌齊文語簡質，而聲音訓詁之學，昌齊似亦不能如念孫之深。如齊俗訓弟之出於目文本不誤，列御覽目作鼻，實淺人所

妄改也。原道訓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昌齊謂日不知夜月句疑倒，蓋夜化大為韻，不知化在歌部，大在祭部，夜在魚部，安得附會韻而改句乎。然此類錯誤，亦不多見，無損於全書也。至於廣引類書，不下斷語，蓋審慎之意，亦未可盡非也。

呂氏春秋正誤一卷

清陳昌齊撰。昌齊有楚辭辨韻，已著錄。王念孫賜書堂集鈔序曰：先生為余詞館先輩，後又同值諫垣，公事之暇，屢以古義相告語，其學旁推交通之中，加以正譌糾謬，每發一論，皆得古人之意義，而動合自然云云。故昌齊考訂古籍，發譌正讀，與王念孫相近，其精審之處亦不多讓。此乃補正畢校呂氏春秋者，中

間亦引王念孫之說。考文簡略，而陳義甚精，如仲春紀蟄蟲咸動，據淮南補蘇字；情欲篇故每動為亡敗，據注衍亡字；誣徒篇鷄神於世，疑神為䌷；審分覽奪其智能，奪當作奮，皆塙鑿可信；以察徵篇孝經一節為注語之羼入正文，頗為有識。中間廣引元劉節軒校本之異文，尤可補正畢校也。

南滑楷語八卷

清蔣超伯撰、超伯字叔起、號通齋居士、一號南滑翁、江都人、未冠補諸生、道光十九年舉於鄉、二十五年會試第一、補刑部主事、咸豐同治時、歷爲廣西南寧知府、廣東高州潮州廣州知府、署按察使、卒年五十五、是書自第一卷至第六卷爲雜錄、間有考證、第七卷讀管子、讀荀子、讀淮南子、讀鶡冠子、第八卷讀莊

子、讀列子、讀韓非子、揚子法言、尸子、穆天子傳、亦多攷訂、惟不甚精審、廣韻頨字注、孔子頭也、超伯不知所本、考牟子理惑論云、伏羲龍鼻、仲尼反頨、即廣韻之所據也、後漢書左慈傳、行視諸鑪、章懷注鑪猶肆也、最合文義、而超伯訓鑪爲竈、以駁注、而不自知其非也、今行列子本爲僞撰、而楊朱一篇、尤足以表見魏晉之玄思、而超伯既信列子爲真書、又以楊朱一篇爲朱自撰、可謂無識之甚矣、淮南詮言訓、桃棓、與說山訓桃部注有二解、超伯疑說山解爲許君之注、不知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明引詮言注爲許君之說、則說山注解桃部爲地名、爲高注無疑、超伯之言、真所謂倒植者、其學力之不深、於此可見、然前六卷所言典章制度掌故俗語、可以增廣見聞、即末二卷中、如謂淮南原道訓注舜藏

金於嶄巖之山三句、出於陸賈新語、莊子人間世司馬彪注麗小船也、引魏志王朗傳注以證之、並可依據、綜覈前後不能謂爲全無可采也、

鹽鐵論考證一卷

清張敦仁撰。敦仁有撫本禮記考異，已著錄。敦仁以鹽鐵論自明嘉靖中爲張之象所亂，卷第割裂，字句踳謬，顧廣圻得宏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淦涂禎依嘉泰壬戌本所刻，因取涂本重雕於江寧，撰考證一卷，附其後焉。考證之處頗見精義，如謂力耕篇范當作紀，大當作本，禁耕篇居局當作居句，非鞅篇介當作尒，推當作椎，疲當作拔，刺權篇夫當作吳，園池篇者當作耆，未通篇囿當作圃，議當作讓，地廣篇材當作杅，殊路篇鑑識當作鑑諸，散不足篇鈴當作軨，識當作幟，水旱篇唉當作涘，伐功篇文字衍文，皆可依據。然其間亦有不可信者，如輕重大夫君二處，敦仁竝改君作名，不知御史對文學言，固無斥其名之理，即文學亦不能斥三公之名，安得妄改。鹽鐵取下篇，刑人若刈菅芳，芳乃茅字之誤，敦仁謂芳字衍，則非。即大論篇，膠車倘逢雨，謂倘當作倏，亦無據之言也。

讀鹽鐵論一卷

清俞樾撰。鹽鐵論一書，頗有闕誤，清代自盧文弨、張敦仁考補後，較易繹讀，仍多疑義。樾校是書，不足五十節，蓋隨筆所記，非專心治此書也。其謂非鞅篇介當作爾，未通篇議當作讓，毀學篇賴讀為厲，論誹篇言字衍文，水旱篇唉當作浹，備胡篇牧當作收，伐功篇支字衍文，並與張敦仁考證說同，蓋未見張書而與之暗合者也。至謂毀學篇制當作裂，遵道篇修當作循，水旱篇循當作修，能言篇同狀作匡狀，鹽鐵取下篇管芳作菅茅，刑德篇執軸作執舳，皆精塙無疑。其餘亦皆可自成一說，供人參證也。

曬書堂筆記二卷

清郝懿行撰。懿行有易說，已著錄。是書雜錄上諭及當時之事，或轉抄古籍，間附論證。其李陵答蘇武書、蘇武答李陵書、溫泉攷、書養生要論後、相經、相馬經、相牛經諸節，較為有用。首卷末雜間中有韓詩外傳、禮記、詩經、春秋、爾雅、說文諸書，雖章節不多，可供參證。至爾雅釋詁諸節，與其所著爾雅義疏較之，其台我也、陽予也、元良首也、貉縮綸也、諸條，義疏足本有，而節本無；釋天二節、釋鳥、釋畜各一節，足本節本雖並無之，而誼亦相近。惟釋畜駮牝驪牝玄駒褭驂一節，仍從俗本作驪牡，似不在義疏成書之後。蓋陸續撰輯，故參差不齊也。

讀論衡一卷

清俞樾撰。王充論衡，包羅宏富，可以徵經，可以考史，可以推證百家。樾讀此書，隨筆寫記，亦以搢證他書者為多。如水潦降不獻魚鼈，孔子葬母於防，以證禮。七十尸位以證尚書，素飡以證韓詩，羊舌以證左傳，舞雩以證論語，段干木東方朔之說以證史，援戈反日屬鬼杖鐵以證子，皆可增廣見聞。即謂無形篇，廉作庶，案書篇侯鋪即侯芭，亦塙實可信。惟論衡一書，譌誤最多，後漢書劉昆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論衡初稟篇，以昆對光武語為光武之言。樾謂為傳聞失實，理或近之。然論衡光武皇帝上下是否有脫佚，殊不可知，終以謹慎立言為是也。

讀書劄記一卷

清劉熙載撰。熙載有四音定切，已著錄。是書一名古桐書屋劄記，乃雜錄聖賢經義及先儒格言，或心有所獲，則不舉古人之辭，蓋為修身養心及教誨弟子之用。與其所著持志塾言體例相同，若循名督實，是書其續編也。惟持志塾言，分二十類，此則不別，緣持志塾言為熙載手訂，此則熙載歿後門弟子所編，故前後略異也。

曬書堂筆錄 六卷

清郝懿行撰。懿行有易說，已著錄。此書分記異志怪博聞繹古砭俗五類，耳聞目見，隨筆雜錄，或轉抄舊籍，間附考論，無所取材，其論小學及文章之處，亦平平無奇也。

古韻溯原八卷 道光己亥刊本

清安念祖、華湛恩同撰。念祖字景林，錫山人，安吉子。湛恩字紫异，梁谿人。是書本於安吉韻徵，仍主七音去四聲之說，惟分十六部，一宮宮聲東冬江韻通，二弓變宮聲蒸侵覃鹽咸韻通，三章商聲庚韻半通陽韻，四角角聲屋沃覺韻尤韻之半通蕭肴豪韻，五文角聲沃覺藥韻通蕭文豪韻，六敫敫聲微齊韻通佳灰韻，七采敫聲支紙韻通灰賄韻尤有宥韻通支紙灰賄韻職韻通支灰韻，八解敫聲陌錫韻之半通支齊寘霽韻，讀如蟹卦韻，九吹敫聲支韻字與歌韻麻韻通，讀若佳灰韻，十位敫聲物月曷黠屑緝合葉洽韻通未泰卦隊韻，十一至敫聲質韻通寘霽韻，十二山變敫聲元寒刪先韻通，十三川變敫聲真文元韻通先韻，十四天變敫聲真庚青韻通先

韻、十五羽羽聲、麻馬禡之半藥陌韻之半通魚語御韻、十六丨羽聲、尤有宥韻之半通虞麌遇韻、數聲即徵聲、變數聲即變徵聲也、卷六末有重文附注表、同文分注表、誤同別注表、三類、卷七為詩三百篇用韻法、詩篇通韻表、卷八為經傳古詩騷賦古文誤叶譌字辨、魏晉六朝溷韻辨、今韻誤入字辨、三類、其分十六部、似異于韻徵、然究其實際無不相

合、韻徵未分十六目者、實含於七類中耳、改頭換面、以為著述、用心殊不可曉、其所附諸論亦多未合、冬窮並屬冬部、非東冬韻通也、風心並屬侵部、非東侵韻通也、易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曳掣劓並屬祭部、而妄改掣為厚、改天為彤、離騷豈余心之可懲、懲與荒章常韻明為陽蒸通用、而妄改懲為懲、蓋全不知音韻之源流正變者也、

荀子集解二十卷 思賢講舍光緒辛卯刊本

清王先謙撰、先謙有尚書孔傳參正已著錄、此乃集錄諸家校釋荀書之言、而分次於文句之下、依盧文弨校例、不主一本、擇善而從、卷首攷證、博搜兼採、其次第從楊倞注中之說、而以向校目錄附於卷末、皆足以見其審慎不苟、採輯最要者、有盧文弨校本、劉台拱補注、王念孫雜志、郝懿行補注、俞樾平議諸書、

而折衷以己意、亦皆平允、實荀卿書最善之本也、惟其間有可疑者、王郝諸家之說、全部採入、劉氏補注亦然、攷劉書尚有荀子補注續十六條、而此書全未引及、疑所見僅端臨遺書三卷或七卷本、而未見八卷本歟、然八卷本刊于道光十四年、先謙當能見之、或撰此書時搜輯舊說、責諸寫官、先謙但攷訂折衷、未及詳校所引諸書、雖所繫甚微、亦不

能不謂為疏忽也、

呂氏春秋新校正二十六卷 原刊本

清畢沅撰、沅有夏小正攷注已著錄、此書據梁玉繩呂子校補序曰會其事者盧抱經云云、沅但謂同志如抱經前輩等又各有所訂正並列盧於審正參訂姓氏表中、與梁所言微異、疑沅所撰之書、往往出于他人之手、疑此亦非沅自撰也、所據舊本八種、而審正參訂者有盧文弨、謝墉、錢大昕、孫志祖、段玉裁、趙曦明、錢塘、孫星衍、洪亮吉、梁玉繩、梁履繩、臧鏞堂十二人、皆績學之士、故其書大體精整、惟其間可議者有三端、今行呂氏春秋頗有錯簡、如制樂與明理、貴信與舉難、文誼參襍、不獨序意廉孝已也、校者未能及之、其失一也、高注錯亂、有正文入注者、有注入正文者、亦有淺人妄增改者、而音讀亦多譌誤、校者未能悉心勘正、其失二也、呂氏春秋似有佚文、

太平御覽珍寶部、引呂氏春秋曰、戰鬬用琥、成功用璋、大喪用琮、今書所無、酉陽雜俎曰、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戍用珩、戰鬬用琥、今誤作瓌、城圍用環、災亂用雋、疑誤、大旱用瓏、今作龍、大喪用琮、文較御覽詳、而不明其所出、以說文瓏琥二注推之、疑許君本于呂氏春秋、因太平御覽本于修文殿御覽、其源甚早也、校者亦未能檢覈其失三也、此誠本書本之闕陷、故書出之後、補正者亦有多家、然多則數百條、少僅數十節、居今日而論全書、仍不得不依據是本矣、

呂氏春秋高注補正一卷 抄本

清孫鏘鳴撰、鏘鳴字韶甫、號渠田、瑞安人、道光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咸豐時、遞遷侍講、侍讀、左右庶子、侍講學士、同治壬戌、轉侍讀學士、光緒庚子、賜侍郎銜、年八十有四、是書乃同治戊辰校讀畢刻呂氏春秋時、隨筆寫記、得百六十餘條、今但見抄本、惟國故月刊曾分期印畢、其自述謂王懷祖雜志未見、俞蔭甫平議未出、管見所及、必有一二與之暗合者云云、王氏志餘中有呂氏春秋、非專心校是書也、鏘鳴書中、如謂禁塞篇取者二字衍、遇合篇嫁不必生者不生子也、正名篇湣王二字衍、貴信篇物固不可全也、乃舉難篇之首句、上農篇當以農不敢行賈為句、竝與俞氏平議暗合、懷寵篇題字衍、與陳昌齊說同、去尤篇設當作毀、與洪頤煊說同、洪

氏讀書叢錄陳氏呂氏春秋正誤二書、鮒鳴亦未見也、務本篇列近則持諫、鮒鳴謂持諫猶拒諫、實與文誼不合、用民篇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而猶以也、不可而不察於此者、不可以不察於此也、王念孫言之最晰、而鮒鳴以不可句讀、則大失其旨矣、然舍此二節、其餘竝可供人參證也、

列子平議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六種也、清儒校訂列子、概依世德堂本、樾撰此書、以張注為主、參用盧重元注本、雖未明言張注之刊本、蓋亦用世德堂本、然如湯問篇、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世德堂本作恐、不作怒也、又說符篇注、亟紀力反、急也、此乃釋文、樾以為張注、亦其疏也、天瑞篇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樾謂上變字衍、考易緯乾鑿度作九者、氣變之究也、樾說殊不足信、黃帝篇瞀於牖北聽之、樾謂當作北牖、附會禮說亦難盡據、然如謂黃帝篇治食當作治矜、無多餘之贏、無字衍、仲尼篇在雄為存雄、楊朱篇任當為數、說符篇施字衍文、違當作處、誼皆精塙、其餘仍有可採之處、不可以一眚掩也、

讀呂氏春秋札記二卷 抄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五種也。畢校呂覽，闕陷甚多，鴻慶所校，訂正不少。其所參證，除畢書所引諸家外，有王念孫讀書志餘及俞樾平議二書。然如君守篇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一節，說與王同，察微篇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一節，說與俞同，蓋未能覆核之過也。又鴻慶所據爲浙江書局重刊畢本，誤字甚多，如離謂篇死生存以安危，從此生矣，鴻慶謂存以當作存亡，不屈篇非猶傳舜而由辭也，鴻慶謂猶當爲獨，罷庶誹謗，鴻慶謂罷當爲象，高注云，言患王辛享傳國之子，鴻慶謂子當作名，不知畢校原刊本存以正作存亡，猶正作獨，罷正作衆，子正作名，鴻慶所校乃浙局翻刻之失檢，非原本之誤，故書中此類並當刪去，所謂勞而無功者也。

讀列子札記一卷 抄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三種也。與周穆王篇四海之齊，訓齊爲中，湯問篇，謂其下二字及矩字皆衍文，說符篇補事字，改者爲去，皆可依據。然如周穆王篇，日月獻王衣，旦旦薦王食，鴻慶謂日月當作日日，考吉府本作月月，最是，果如鴻慶之言，則日日與旦旦何以異乎。說符篇，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吉府本人下有有字，而鴻慶以爲言有二字誤倒，殊不可信。仲尼篇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一節，鴻慶據文誼校訂，亦難盡據也。

呂氏春秋平議三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十種也、振亂篇、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高注、攻伐欲隘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樾改一實為一貫、不知論衡屢以一實為言、安得改為一貫乎、禁塞篇、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樾謂故下取字代下者字並衍文、謂者字衍、是也、謂故下取字衍則非、非救守不可下當衍取字、此皆以不可為句、下文可證也、遇合篇、故嫫母執乎黃帝、高注、黃帝說之、說本不誤、樾引韓詩訓執為服、誼嫌迂曲、考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銜嫁不售、流棄莫執、莫執猶言莫之親、說也、論衡遇合篇作近、亦親說之誼、則樾說之不足據也明矣、然其餘所論、美不勝收、如貴公篇、大庖不豆、豆讀為剅、先己篇、故事莫功焉、剅功為宇、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人讀為仁、誣徒篇、不可證移、證當作証、古樂篇乃之阮隃之陰、阮隃當作阮隃、聽言篇、其室培濕、濕讀為堪、審分覽、實以過悅、過當作遇、君守篇、故曰天無形、曰當作界、誼皆精絕、至以求人篇人正為令正、辯土篇熱則脩、脩讀膜、其脩矣之脩、審時篇、如此者不益、不益作不嗌、並與陳昌齊暗合、亦塙實而無疑、惟中間篇題頗有錯亂、如侈樂篇誤入大樂篇、音律篇誤入季夏紀、此蓋原稿失著、或刊時誤脫篇題、遂混入於上篇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老子平議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三種也、以唐景龍碑河上公王弼傅奕陳景元李道純諸本參校其實諸子中異文最多者莫過於老子、即如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樾謂惚兮恍兮二句、當在恍兮惚兮二句之下、考吳澄本正同、樾說蓋未見其本耳、漢魏唐援引老子者、亦當參證

如抱一能無離乎、樾謂古本固有乎字、考文選吊魏武帝文注引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樾亦失引、以閱眾甫、甫與父通、塞其兌、兌讀為穴、猛獸不據、據段為豦、誼皆可說、惟老子一書、文淺而誼深、校讀者、當先探老氏之旨、而以訓詁證成之、不當舍其本根、而但尋其枝節也、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樾謂常與尚通、尚者上也、常道上道也、常名上名也、不知老氏之意、道既無上下之分、名又無上下之別、樾之所言、大失道家之旨、至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謂全為含字之誤、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謂哀為襄字之誤、亦何所據而云然耶、

退學錄二卷 玉屏山莊刊本

清葉大莊撰、大莊有喪服經傳補疏、已著錄、此書大題退學錄、小題偕寒堂校書記、雜校古籍、明其訓詁、計穆天子傳三十條、大戴禮十八條、國語四十四條、六韜二十四條、孫子十九條、司馬法十九條、尸子十五條、牟子十五條、韓詩外傳三十一條、琴操十條、分為二卷、[illegible]大莊別著大戴禮審議、此又有大戴禮十八條者、補審議之不足也、校釋瑣碎、然可取者甚多、雖不能如孫詒讓札迻之精審、較洪頤煊之讀書叢錄、未易軒輊也、其間固有不可信者、如穆天子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改眉為目、殊不足據、晉語國君好艾、大夫殆、韋解艾當為外、蓋本韓子內儲說下篇、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而大莊以少艾駁之、失韋旨矣、琴操寒涼

固回、改固為曲、亦屬無據、此類闕陷閒亦見之、然不足以掩全書之美也、

供冀小言一卷 修本堂叢書本

清林伯桐撰。伯桐有毛詩通攷，已著錄。供冀二字出於荀子修身篇。書中雜論天人修身齊家之道，分天人、士民、出處、勤惰、鬼神、古昔、食力、天爵、質文、習俗、家教、宗法、師友、練習、內行、實惠、貧富、奢儉、息機、安雅、勞樂、循壽二十二類。議論平平無奇，文章頗調暢也。

持志塾言二卷 古桐書屋全書本

清劉熙載撰。熙載有四音定切，已著錄。持志乃熙載之齋名。書中雜錄古人道學之言，或己有所得，亦筆著之。上卷分立志、為學、窮理、存省、擴充、克治、力行，下卷分盡倫、立教、人品、才器、致用、濟物、正物、處事、處境、處世、天地、心性、禮樂，共二十類。其言雅俗閒用，不似宋人語錄之廣用俗話，然皆明白易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晏子春秋校勘二卷 浙江局本

清黃以周撰。以周有禮書通故，已著錄。光緒初浙江書局校刻諸子，以周為總校。其晏子春秋，既據孫星衍校本，並附刊其音義二卷。以周更據吳山尊刊本、盧召弓拾補參校孫刻，又以凌澄初本、梁處素、孫頤谷二校本佐之，又以王懷祖雜志、洪筠軒讀書叢錄、俞蔭甫平議輔之，已有所得，亦錄入焉，因彙為二卷，附於全書及音義之後。故音義所具者皆不錄，如有所駁正，間引及焉。援用諸家之說，往往不加折衷。又如職計莫之從一節，王、俞之說皆不引用，但錄異文，因其謹也。然如翌當為糞，實為王念孫之說，據為已有，不知何意。君子所誠一節刪削王氏論音之處，亦殊不合。至以辟拂為蹴蹀，拂蹀聲不相近，未可為訓。又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引文選注作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不知注所引者，乃外篇之文，非內篇也。又引韓詩外傳十作索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今本外傳十雖有景公遊牛山之文，並無此句，不知其何據而云然也。

晏子春秋校本七卷 光緒壬辰思賢講舍刊本

清蘇輿撰。輿有春秋繁露義證，已著錄。是書以孫星衍校本為主，而以別本參佐之。其孫氏音義、盧文弨拾補、王念孫雜志、俞樾平議、黃以周校勘諸書，散布文句之下，與其師王先謙所撰荀子集解體例相同。其閒頗有可議之處。孫星衍說音，多不可據。王念孫雜志，於其首見之處，改正其誤，餘不駁論，蓋雜志體

例使然也。輿撰次全書，既知其謬，則不當援引，今錄于注中，不加駁斥，是不知著書之體例，蓋與於聲韻之學懵懵也。黃以周引書，往往錯誤，輿但知抄錄，不檢原文，亦其一失。斷制之處，如卷一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舍王而從俞，不知俞說未必是，王說未必非也。卷五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治要隱作情，御覽作墮，一本隱君作隱惡，輿以隱惡為是，考鶡冠子著希篇云，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隨墮惰三字古通，是隱惡未必是，惰君未必非也。又洪頤煊讀書叢錄有道光光緒兩刊本，不獨道光刊本，輿能見之，即光緒十三年重刊之本，亦可尋得，緣輿撰此書，成於光緒十八年也。今但據黃氏校勘而轉引，則亦未免輕率從事矣。然晏子春秋一書，自陽湖孫

氏全椒吳氏校刊以來，或以己意定其是非，或一仍舊文，無所改竄，學者所校散在群書，而輿既彙校各本，又集錄諸家之說，閱者較為利便，若能擷長棄短，終可依據之本也。

晏子春秋雜志二卷 同治庚午金陵書局刊本

清王念孫撰。此讀書雜志之第六種也。其自序云，嘉慶甲戌淵如得元刻影鈔本以贈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澗薲校而刻之。澗薲以此書贈余，因復合諸本及羣書治要諸書詳為校正云云。序此書時年已八十八矣。其閒駁正孫氏音義之處，最中肎綮。雜立懸禁、暴論、諫繁於閒諸說，為俞樾所非駁，然其正譌補闕可信者十之七八。至于君子所譏，以古音推證晏子原文，尤為精審，不獨孫星衍不能知之，即後之考訂晏子者，如俞樾、孫詒讓、黃以周、陶鴻慶諸人，亦無此學識也。

晏子春秋音義二卷 經訓堂本

清孫星衍撰。星衍有孫氏周易集解，已著錄。此因先據明沈啟南吳懷保兩本校定晏子春秋，復合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及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推求審正，撰音義二卷，附於其後。惟星衍昧于古音，所論多有未合，訓釋之處亦往往似是而非。王念孫撰晏子春秋雜志頗加駁正，內有二節最能洞見此書之癥結。星衍謂內篇諫上昔夏之衰也十三句，戲來里力罷理滅衰為韻，虎下為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合緩急讀之。王駮之曰，戲字古韻在歌部，來字在之部，里理在止部，力在職部，罷在旨部，滅在月部，衰在脂部。此十三句惟虎下為韻，理字或可為合韻，其餘皆非韻也。淵如於古韻未能洞徹，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以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韻者為韻、又見高注呂覽淮南、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遂依放而為之、不自知其似之而非也、故音義中凡言某某為韻、某某聲相近、及急讀緩讀者、大半皆謬於古音、此論其言音之失也、內篇雜下、怨利生孽、星衍謂左傳怨作蘊、杜注、蘊畜也、孽妖害也、然据此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則怨字自是怨恚之怨、左氏取此書改其文、顯然可見、王又

駁之曰、爭利而相怨、可謂之怨人、不可謂之怨利、若以怨為怨恚、則怨利二字義不通矣、前諫上篇、內無怨治、內無亂行、言君勤於政、則外無蘊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是晏子書固以怨為蘊矣、乃淵如不之省、而必以怨為怨恚、蓋淵如之意、必欲謂晏子春秋在左傳之前、凡左傳之文、與晏子不同者、皆是左氏誤改晏子、故必訓怨為怨恚、以異於左

氏、而不知其說之不可通也、其音義中多有此論、皆不足深辯、此論其釋義之失也、明此二節、足證全書、然其廣引經子及類書之異文、則較為可取者、至本書偶有與其所定正文不符之處、蘇輿謂為音義後成、未及追改、其言是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晏子春秋平議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二種也。其謂蓋廬為盍廬，廢罷為廢置，鍖然為歁然，訾猶為譽猶，概者為槪者，朝當訓色，合與給同，隱讀為依，誼皆可據，即立惡繁於閭二節，不從王氏雜志，說亦甚塙。惟諫上篇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王氏雜志從羣書治要引作職計筴之，士師筴之，樾非駁王氏，持論甚辯，不知下文明云請從士師之策，則王說未可為非，校訂古籍，惟求其是而已，何必先有成見，以駁王為能也。

讀晏子春秋札記一卷 鈔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七種也。其間說雖無據，而可供參證者，如請使之亦乎，乎為子誤，寡人一樂之一為美誤，誠有鄙三字為句，比焚如三字誤乙，其不為穴者，穴上補窒字，王室之正也，正上補不字，自為祈祥，祈讀為機，故難及也，故讀為胡之類，至若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者，于席不去一節，改易太多，不足為訓也。

讀莊子札記一卷 鈔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二種也，養生主云，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戴震謂已猶此也，鴻慶謂已讀爲至人無己之己，歷述本書以己與知對言，德充符云，彼爲己以其知，天下篇，慎到棄知去己，又云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云云，此不獨較戴說爲塙，且可悟得研讀莊書之法，蓋莊書有重言危言寓言三類，固不能擅改字句，亦不得望文生訓，雖內外錯雜，不出一手，然當互推語例，證以聲訓，則所得自多，惜鴻慶不能擴而充之也，其他所論，如人間世妄則其信之也莫，謂莫即慔之借字，較俞樾之說爲安，外物篇，火馳而不顧，謂火爲水字之誤，亦有精誼，故章節不多，殊可取也，

讀管子札記三卷 鈔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六種也，形勢篇，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文亦見於淮南，鴻慶引董子精華篇說其誼，可謂精絕者矣，其他諸節，亦可供人參證，然如大匡篇，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改百姓爲身如，實爲無據之言，霸形篇云，則必從其本事矣，義本可通，不必改本事爲本始也，明法篇云，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從法之不立者，由於法之不立也，義極明順，不必移從於生字上也，蓋鴻慶尋繹文義，時有創獲，然喜以意改字，是其蔽也，

管子平議六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有易貫及羣經平議，並已著錄。又撰諸子平議，體例相同，蓋倣高郵王氏書而為之也。諸子平議為管子六卷、晏子春秋一卷、老子一卷、墨子三卷、荀子四卷、列子一卷、莊子三卷、商子一卷、韓非子一卷、呂氏春秋三卷、春秋繁露二卷、賈子二卷、淮南内經四卷、太玄經一卷、法言二卷，共十

五種，三十五卷。此其第一種也。管子書頗錯雜，卷帙既繁，譌誤亦甚，故前修校訂者甚多。其乘馬、臣乘馬、海王、山國軌、山權數、揆度、輕重諸篇，最為難讀。樾之所考，雖未盡合，然多足以校訂本書之錯譌，補正先儒之闕失。其他如小匡輿除其顛旋，據國語訂輿際為叢敘之譌。問篇，邊信傷德，據尚書而知邊讀為營。誼皆精審。小匡云，奇怪時來，珍異物聚，謂物當為總。侈靡篇，若是者必從是囂亡乎，不依洪頤煊、王念孫喪亡之說，而謂囂本作囂，即儡之古文，雖皆無據，然可供參攷也。推如形勢篇，生棟覆屋，生讀為笙，引方言笙細說之，殊不可信。考莊子讓王篇，環堵之室，茨以生草；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塗濡而椽生；呂氏春秋別類篇，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所謂生者，皆新溼之謂，蓋古代之恒言，非細

小之謂也。樞言篇，十日不食，無儔類，盡死矣。謂無字衍文，說亦非是。如欲改訂此句，則當作十日不食，無儔類矣，盡死二字疑為無儔類之注語，而羼入正文者。無儔類即莊子讓王之無壽類，不得如樾之所言也。

莊子平議 三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七種也。所言聲訓，多可依據。如呺同釋天之枵，莛同說苑之莛，泄同荀子之抴，德充符之諔詭即齊物論之弔詭，義讀為廣雅之峨，山讀為釋器之汕，勝即列子之朕，拾訓為舉，止即爭字，鳳讀為凡，遨古作徼，五常即洪範之五福，甘冥猶淮南之甘瞑，皆是也。其改字之處，亦有可供參證者。

如吉祥止止，據淮南俶真作吉祥止也，始乎諒，據淮南詮言作始乎諸，萌乎不震不正，據列子黃帝作罪乎不誫不止，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據本書天道篇作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據韻叶作一下一上，以和為量，江河合水而為大，據文改作為江河合小而為大，名山三百，據義作名川三百，皆是也。其間亦有不可信者，如不龜手之說，舊

注可通，不必讀龜為拘也，捐道字本不誤，不必改捐為偝也，木與木相摩則然，若改為木與火，則不獨與摩字義不相應，且與淮南原道所言不合，至以冥靈大椿為人名，尤屬非是，蓋求之太深，轉近於鑿矣。

讀法言札記一卷 抄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四種也、學行篇、以其所葬、從五臣注本作以其所以葬、問神篇、盡勢諸名卿可幾也、駁俞樾之說、問明篇、衡衡讀為憧憧、重黎篇、者讀為諸、也讀為邪、誼皆精塙、即孝至篇宗夷猾夏、從廣雅釋詁宗眾之訓、亦能闡發李注之旨、其餘多似是而非之論、至以修身篇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一句、君子篇牛玄騂白一節、竝是錯簡、尤為臆說、不足據也、

讀公孫龍子札記一卷 鈔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五種也、其駁正俞樾之說、頗有見地、即解釋句意、亦可供人參攷、惟改字之處、殊難盡據、須知今本公孫龍子、乃後世掇拾之書、至於堅白同異之說、所謂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者也、文語艱澀、勢所必然、若恣意增改、易失其真、如有所疑、闕焉可也、

讀尹文子札記一卷 鈔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六種也。名家書中，尹文子最為清晰。鴻慶所校，謂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當作名而不形，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盡然有分當作畫然有分，末如即蔑如，較為可信。餘多擅自改易，不足為訓也。

韓非子識誤三卷 嘉慶二十三年刊本

清顧廣圻撰。廣圻有說文校議、辨疑，已著錄。初，廣圻得述古堂影鈔韓非子，嗣在張敦仁許，又得宋槧本，乃悉行讎勘，條列而識之，并錄其友人王渭之說，成識誤三卷。其後吳鼒重刊宋乾道本，因附此書於其後焉。其謂瘇病當作痤病，推車當作椎車，易功當作見功，皆與盧氏拾補同，書中引及鍾山札記，而未及拾補，殆未檢而暗合歟。未詳之處甚多，蓋其謹也。初見秦五湖，不從吳師道之說，而從國策作五都，頗為有識。解老經絕改作徑絕，定法申子未盡於法也，改作申子未盡於術，商子未盡於法也，皆塙當而無疑。即補攷二事，謂孟獻伯孟當作孟，楚申胥申胥作蔡申，亦能持之有故，尤可言者。內儲說上七術，一曰晏嬰子聘魯一節，廣圻謂一曰者，劉向敘

錄時所下校語也。而於內儲說下六微一曰洛以蘭湯，及舊注矣。一云屎共立一云公子赫，復申其說，以為劉向敘錄時校文，固不能謂為定論，要為舊注之語，可斷言也。內外儲說多見其例，即此一端，大有助於讀韓子書矣。

管子校正二十四卷 同治壬申刊本

清戴望撰。望有論語注，已著錄。管子書多古字古義，譌誤亦夥，最為難讀。而弟子職地員諸篇，與禮制名物相關，故前人考訂此書，用力甚勤，惟散錄群書之中，不便繹讀。望以撰次全書，殊非易事，因集錄諸家之說，間附己意，並按管書篇第排列，俾與全書對閱也。其所引及者，有劉績、孫星衍、洪頤煊、王念孫、王引

之、王壽同、戚庸、俞正燮、吳志忠、宋翔鳳、丁士涵、俞樾、張文虎、日本安井衡、豬飼彥博，及其師陳奐之說。其間有為專著者，有為書中轉引者，有為稿本而未刊行者，有為師友商榷者。惟引丁士涵之說甚多。士涵字永之，元和庠生，與望同受業於陳奐。嘗撰管子案若干卷，詳見奐著師友淵源記中。其所引者，蓋見其稿本也。望又取宋明諸刻，詳加比勘，管

子書稍可讀矣。惟中間有可議者。望集錄諸家之說。或棄或取。又未明言其旨趣。若意有是非。觀其所取者。未必盡是。所棄者。未必全非。轉不若集錄無遺。供人採擇。故讀是書者。仍以檢閱諸家原著為宜也。

鹽鐵論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一種也。此取永樂大典中所載鹽鐵論及涂禎刊本。以校張之象本。因考知書中古字皆張所改。如防作坊、贍作澹、賑作振、策作冊之類。皆非其舊。其例以所正者作大字。其誤字與或衍或疑及張所改古字。注其下。本議篇出邊用度不足五字。度字下注云。涂作費。今檢涂本亦作度。不作費。衰賢篇以儒術擢為上卿。擢下注云。涂推。而涂本亦作擢。不作推。此或有差誤也。其謂力耕篇通百味之利。通有篇無味利。味竝末字之誤。非鞅篇蓋文帝之時。蓋當作昔。竝塙實而無疑。廣引通典、意林、雲谷雜記諸書。可以參證。用永樂大典所校之處。亦可珍也。

管子雜志十二卷 同治庚午金陵書局刊本

清王念孫撰。此讀書雜志之第五種也。念孫撰是書，費時甚久。初以趙用賢本管子，詳為稽覈，博考諸書所引，每條為之訂正，並錄其子引之之說。其後孫星衍采宋本與今本不同者，錄以示之。念孫乃就曩所訂諸條，與星衍商酌，又與洪頤煊稽合異同，廣為考證。逮淮南子校畢，更取管子書而尋繹之，所校之條，增於曩昔，遂編為十二卷。故中間引劉績、孫星衍、洪頤煊諸家，而其子引之之說，殆居全書之半矣。管子書多古字古義，然流傳既久，譌誤滋多，而乘馬、海王諸篇，數目字尤為清亂。念孫一一釐改訓釋之處，紏正尹注甚夥。世謂高郵王氏父子校訂古籍，全據類書，殊不盡然。如形勢篇譕臣為譕巨，乘馬篇與棘為楚棘，鎌纆為鎌纆，七法篇橩竿為搖竿，宙合篇法崖為泮崖，含愁為含愁，循發蒙也，循當為猶，明墨章書，書當為畫，下泉於地之下，泉當為泉，霸言篇文武俱滿，滿當為備，戒篇摧路家，摧當為振，心術篇充益當為充盈，位赶當為低趕，小問篇睽目當為瞋目，地員篇品榆當為區榆，蟲易當為蟲豸，山權數篇袁為袞字之誤，揆度篇橐為橐字之誤，等類亦何所依傍耶。蓋熟於羣籍，閑於聲訓，故立一說，定一義，皆能暗與古會。清儒校管書者甚多，自以此為最精，誠有如序中所言，管書之幸也。

荀子雜志八卷 同治庚午金陵書局刊本

清王念孫撰。此讀書雜志之第八種也。初盧文弨有荀子校本、蓋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念孫復據盧本而加案語、陳奐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寄念孫、念孫據以與盧本相校、詳加考覈、遂撰此書、書已付梓、顧廣圻復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示之、念孫因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是錢本、亦不能盡同、乃復閱詳稽、撰補遺一編、附於書後、補遺略分二部、前為念孫及其子引之之說、後為顧廣圻所校、可知其用力之勤矣。王制篇、析愿禁悍、從韓詩外傳作折暴禁悍、補遺讀愿為傆、王霸篇、而菑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謂而國二字衍、補遺謂國在斷句、下在字衍、禮論篇、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以為足禮謂重禮、不足禮謂輕禮、補遺謂二足字並是字之譌、皆訂前說之誤者也。又若非相篇善於後世、引之謂善為著字之譌、成相篇、欲衷對、言不從、念孫謂衷對當為剖衷、未可盡據即成相二字、引之謂成相者成此治也說亦難信、其餘幾條條精塙矣、又荀子用語、與他書不同、非特安案為僞而已。如察辯對文、類法互用、念孫言之甚詳、此讀荀書者所不可不知也。

讀老子札記一卷附王注勘誤一卷 刊本

清陶鴻慶撰。鴻慶字小石，又字秋農，鹽城人，中光緒己卯鄉舉，師高郵王氏，德清俞氏之學，撰讀諸子札記，有老子、莊子、列子、淮南內篇、呂氏春秋、晏子春秋、孫卿子、墨子、新書、春秋繁露、韓非子、商君書、法言、公孫龍子、尹文子，共十六種，此其第一種也。老子舊注，完全者，有河上公、王弼二家，河上公注，不足憑依，自以王注為近古矣。老子異文雖多，無關宏旨，鴻慶但推尋王弼之所據，故往往就注語以正原文，實為究述老子之正宗，惟王注多所挩誤，亦有不能句讀者，蓋前代校訂老書者，每於王注漠不關心，鴻慶勘誤一卷，頗為精覈，然如二十一章，唯恍唯惚，文選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注，引王注曰，恍惚無形，不繫之貌，今本貌誤為歎，窈兮冥兮，注，窈冥深遠之歎，歎亦貌字之誤。五十一章，亭之毒之，初學記九引王注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文選辯命論注引同，今本挩亭謂品其形毒六字，質又誤為實字，惜鴻慶尚未能詳校也。

荀子平議四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五種也。不苟篇。君子易知而難狎。不從韓詩外傳。而引詩芄蘭篇首次章以證之。立誼甚精。非相篇。慎聖人。改作聖聽之。可備參攷。欲衷對。改作欲對衷。亦較王念孫之說為允。惟如脩身篇。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以為不字衍文。實誤會原文之義。不苟篇。鉤有須。文本費解。樾謂鉤為姁之段字。亦屬無據。尤可異者。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義與論語相合。本無錯誤。樾必從大戴記以省乎二字為後人所加。須知荀書首勸學。終堯問。與論語篇第大旨正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亦見荀書。且書中論語義最多。何為强從大戴而不從論語也。校訂古籍。求是而已。不得先有成見。專以尋瑕為能也。

韓非子平議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九種也。書僅一卷。雖不盡可信。而可取者甚多。如謂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皆字衍文。田明辜射。辜射即辜磔。勢在郎中。埶當作督。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導當作道。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根上奪柢字。昭卯當作明卯。詎乎其已乎。已當作芑。矜偽不長。矜當作務。狐蟲當作狐蠱。不道仁義者故。者當作諸。並陳義精塙。明仕託有兩途。分炮格為二類。以桃左春秋為桃兀春秋。亦皆可備一說也。

晏子春秋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七種也。孫星衍晏子音義成後，文弨復有所獲，可以足成孫氏之本，其例正字大書，舊譌及以他書參訂者作夾注，校讎將竣，吳槎客示以元人刊本，其每卷首有總目，又各標於當篇，文弨亦據錄於本書之後。孫氏音義譌音多誤，文弨此書未引及之，蓋文弨本不知音，原無足怪。然其引證羣書以相讎校，亦非草率從事者也。如内篇問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數語，雖不如王念孫校訂之完密，然文弨謂行止當作行之，則為有識之言也。以内篇雜下元本及沈啟南本注引晏子對曰一節，及晏子使魯一節，為晏子本文，今本乃後人以左傳改易者，亦確乎其不可拔也。

韓非子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六種也。據其自述，韓非子有明馮己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云云。其間固有不可為訓者，如謂初見秦趙危而荊狐疑，策作荊孤，是，則與存韓篇不合矣。難勢篇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藏本任作佂，疑𤴓之譌，𤴓古正字，亦與文誼違戾。然如八說篇推車作椎車，五蠹篇惠御即串御，誼甚精塙，是文弨出主張者，實為瑕瑜互見。至于廣引左傳、國策、史記、諸子及文選注、後漢書注、荀子注諸書，證其異同，最為詳細，中間采趙曦明、孫志祖、梁履繩之說，亦皆可據者也。

讀孫卿子札記（抄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八種也。其間多補正王念孫、俞樾、王先謙諸家之說。證多平允。即以成相篇諂之陰陂傾側此之疑。俞訓疑為止。證嫌迂曲。鴻慶以疑惑之常訓說之。最為明順。又莫不理續（王從說）主執持。王改主執持為孰主持。鴻慶以執為埶字之譌。亦比王說為優。其餘改字之處。雖未可盡據。然在全書之中。較為純正者矣。

讀韓非子札記 三卷（抄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二種也。其校韓之處。如存韓篇均如貴人之計。均讀為洵。書言韓子之未可舉。謂為舊注羼入正文。主道篇故虛靜以待令。令當作之。外儲說左上篇夫藥酒用言。用乃中字之誤。外儲說右上篇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百金一金並當作千金。難勢篇而未之議也。未乃末字之誤。說頗可據。餘多擅自改易。其間固有可供參攷者。如揚權篇因稽而命。而為天字之誤。飭令篇小者不毀下。補多者不損四字。即解老篇聖人之遊世也一節。改訂上下文。亦頗有理。然無據而恣意增損倒乙。終不可為法也。

列子張湛注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五種也。清代所用列子張注，多為世德堂本。此本往往以殷敬順釋文及宋陳景元語參入注中，不加識別，引用者多誤認釋文為張注。故文弨專校張注，間亦及於本文，如天瑞篇「不化者往復」下句當衍「往復」二字，仲尼篇「鼻如口，口無不同」，當作「鼻如口，無不同也」，其說甚是。至於校正張注，用力甚勤，其分別注與釋文之處，今檢北宋刊本，多與暗合，而宋本尚有參雜不清之處，仍可藉資於此書也。

新論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九種也。文弨初以程榮本新論校何允中本，大體相同，嗣以道藏本校之，即成此書。惟不及袁注耳。劉子一書，雜集周秦兩漢諸子而成，錯誤之處，本易推尋，文弨但以藏本改誤而已，未能無專心詳校也。

淮南子校本二十一卷 乾隆戊申刊本

清莊逵吉校。逵吉字伯鴻，武進人。嘉慶初，以入貲為知縣，分發陝西試用，署咸陽，再署大荔，補藍田，調咸寧，擢潼關同知。逵吉自序謂乾隆甲辰，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為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坫，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搯其篋笥，以示逵吉。逵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云云。是此書全用道藏本，錢坫所校，而逵吉補正以刊行者也。然檢覈全書，多與藏本不合，故顧廣圻謂錢坫實未見道藏本，所見校道藏本，故其稱說全無一是。王念孫則謂武進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槩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念孫所言，最能洞見其癥結矣。文不合者，如原道訓，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藏本結作竭，此妄從劉績本也。注不合者，如原道訓注，策，箠也，末世之御，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藏本末世之御作末之感也，此蓋改從茅一桂本，不知藏本固非，茅本亦未是也。妄生異說者，俶真篇，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句望本為句注之譌，而逵吉謂漢書地理志句注為句汪之誤，汪望同聲，不知本書墬形訓亦作句注，漢書文帝紀屯句注，句注疊韻，且諸書並作句注，無作句望者，何竟不學至此也。校刊古書，本有二法，一依善本，無所改易，此庸人能為之也，或擇善而從，以成一家之定本，此非好學深思之士不能為也。逵吉不學無術，而又自作聰明，染明人之惡習，改易古書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欺世、即使擇善而從、亦當注明於下、逵
吉全不明著書之體例、以此校刻古籍、
不如不刻之為愈矣、

淮南內篇雜志二十二卷 金陵局本
清王念孫撰、此讀書雜志之第九種也、
二十二卷為後序、其子引之又補。附顧
廣圻校淮南子一卷、故書實二十一卷、
連後序則二十二卷、若統以顧校、則二
十三卷矣、淮南內篇、表雖易讀、譌錯實
多、念孫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譌捝者
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因據道藏本、劉
績本、茅一桂本、朱東光本、莊逵吉本、參
互校訂、引用者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
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之外、復及水
經注、五行大義、酉陽雜俎、廣韻、謹類本
草、爾雅。疏、埤雅、楚詞補注諸書、用力至
數年之久、凡所訂正、殆近千條、天文墬地
形、致力尤苦、不獨清代校淮南者以此
為最善、即在讀書雜志全書之中、亦以
此為最精者矣、後序數萬言、發明致誤
之例、不獨依之可讀淮南、即推用於他

書，獲益甚大，又有啟後之功矣。其例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有因假借之字而誤者，有因古字而誤者，有因隸書而誤者，有因草書而誤者，有因俗書而誤者，有兩字誤爲一字者，有誤字與本字竝存者，有校書者旁記之字而闌入正文者，有衍至數字者，有脫數字至數十字者，有誤而兼脫者，有正文誤入注者，有注文誤入正文者，有錯簡者，有因誤而致誤者，有不審文義而妄改者，有因字不習見而妄改者，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者，有不審文義而妄加者，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加者，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讀者，有妄加數字至二十餘字者，有不審文義而妄刪者，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刪者，有不識假借之字而顛倒其文者，有失其句讀而妄移注文者，有既誤而又妄改者，有因誤字而誤改者，有既

誤而又妄加者，有既誤而又妄刪者，有既脫而又妄加者，有既衍而又妄加者，有既衍而又妄刪者，有既誤而又改注文者，有既誤而又增注文者，有既誤而又移注文者，有既改而又改注文者，有既改而復增注文者，有既改而復刪注文者，有既脫且誤而又妄增者，有既誤且改而又改注文者，有既誤且衍而又妄加注釋者，有因字誤而失其韻者，有因字脫而失其韻者，有因字倒而失其韻者，有因句倒而失其韻者，有句倒而又移注文者，有錯簡而失其韻者，有改字而失其韻者，有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者，有改字以合韻而反失其韻者，有改字而失其韻又改注文者，有改字而失其韻又刪注文者，有加字而失其韻者，有句讀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有既誤且脫而失其韻者，有既誤且倒而

失其韻者、有既誤且改而失其韻者、有既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有既脫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共六十二類、（序謂六十四事、疑誤、）竝取證於本書、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似即從此化出也、

管子義證八卷 積學齋叢書本

清洪頤煊撰、頤煊有禮經宮室答問已著錄、嘉慶時、孫星衍洪頤煊王念孫及其子引之、竝校管子、互相商榷、頤煊刪其重複、附以己說、先成此書、而未刊、王念孫復有所獲、亦擇錄孫洪之說、後成雜志而先刻、故中間不盡同也、如牧民毋曰不同國、及輕重丁通之杭莊之間諸節、所引王說、雜志所無、此或念孫成書時芟薙者也、又如立政篇博出入、七法篇猶倍招而必拘之、宙合篇之涅儒及不可名而山是、輕重甲夫妻服簟諸節、竝與王說相違、此蓋續有所得、未經商榷、或互有成見、不便引友朋之說以為駁難之資也、參互觀之、自不如王氏雜志之精、然孫洪廣引類書、不加斷語、而雜志未於體例未援引者、仍可供人參考、其說亦未可盡非、惟頤煊自序、有

逸文附於末之語、今檢卷末、並無逸文、
似非全帙也、

淮南子校勘記一卷 崇文局本

清汪文臺撰、文臺有十三經校勘記識語、已著錄、文臺初錄校語於淮南子簡端、歿後、其子繕寫校語以示黃彭年、彭年命人詳校、畫一體例、刊附崇文局本之後、局本已改、則不錄焉、觀其所錄、概為劉績王念孫之說、其餘似亦多從淮南雜志轉引者、彭年跋謂原稿紛亂、然彭年所校者、但牽就於鄒本而已、否則文臺既以莊本為主、何以復引錢坫之說乎、其實此書刊行與否、無足輕重、崇文局本所刊諸子、往往擅自改易、不明其原、即有校勘記、亦不足以資觀摩、且文臺集錄校語、便於籀讀而已、本無成書之意、因臨文之便、致體例錯雜不齊、亦勢所必有者矣、

淮南內篇平議四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十三種也。樾校淮南，以意測旨，未可盡信，然其用左傳管子莊子列子文子呂氏春秋及本書展轉訂正者，頗足以補淮南雜志之所未逮。其舊注之誤及注所未言者，如謂京臺即強臺，怵然若有所誘慕，怵讀為怵，直而不爭，爭讀為䋫，左右若鞭，鞭讀為緶，善憎議而治亂分矣，議讀為儀，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瞀假為鍪，典凝如冬，典訓為堅，寅丘無壑，寅假為夤，以時教期，期讀為朞，亦皆可據者也。

墨子校注十六卷 經訓堂本

清畢沅撰。沅有夏小正考注，已著錄。初盧文弨孫星衍互校墨子，沅集其成，復檢摩書，參酌校訂，至乾隆癸卯而書成，故中間屢引盧說，而卷十後附錄孫氏識語，定為十五卷，目一卷，共十六卷，從隋志也。前考篇目，後附佚文，經說上下，分注釋經之次第，以經上有讀此書旁行之語，遂考定經上篇，依錄而截，旁讀成文。又引文選注太平廣記太平御覽諸書，校其譌誤，用尚書史記諸子考其事實，其用力可謂勤矣。雖中間意改之處，未能盡信，讀音亦多錯誤，然墨子一書，較管子尤為難讀，經上經下，意指艱深，備城門諸篇，蓋為古代兵書，文句詰詘不易解識，樂臺注既不可尋，而先儒偏於孟子作墨之成見，漠不留意，故展轉錯誤，不可句讀，斷非一二人之力所

能校緒也、今行墨書、自以孫詒讓閒詁為佳、若論其創始之功、不得不推是書矣、

墨子雜志六卷 金陵書局本

清王念孫撰、此讀書雜志之第七種也、念孫以墨子一書、盧孫校之於前、畢氏集成於後、雖多所是正、然尚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乃與其子引之重為校正、墨子傳刻之本、自以道藏本為最優、故於藏本未誤而他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尚有未當者、乃著錄焉、

所得數百條、雖間有未審之處、而大體則精審、經上下訂正不多、蓋以其旨艱深寧存蓋闕之意、而備城門諸篇用力甚勤、又墨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一篇、其尚賢下篇、尚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因附錄於卷末、又以墨子雖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以尋見其例、一

可與說文相證者、非儒篇、子路享豚、作享不作亨也、衰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作苟不作亟也、耕柱篇、但割而和之、作但不作袒也、二因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所染篇、晉文染於舅犯高偃、高為郭之譌也、尚賢中篇、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傲為敖之譌也、尚賢下篇、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僕為佚之譌也、備城門篇、以射衝及櫳樅、衝

為衝之譌也、三因墨書而推見文字得聲之由者、說文謂墨翟書義从弗、聲讀不協、其子引之考弗當作荓、荓古文我字、非儒下、親親有術、即中庸所謂親親之殺、說文殺从殳杀聲、五經文字杀古殺字、引之謂亦字蓋从乂术聲、術亦从术聲、故相通也、又墨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所考得者、如胡作故、降作隆、誠作情、又作請、拂作費、知作智、志作之、

字作野、他作也、晞作欣、管作關、悖作費、從作松、皆足以見古字古音之通假、他書所未有、不獨校勘之處、可以補正舊校、即按其訂例、以讀墨書、所獲豈淺鮮哉

墨子平議 三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四種也。校訂之處，往往求之太深，固難盡信。然其閒時見精義，足以補正舊校者。如謂親士篇內當作納；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七患篇食乃倉字之誤；尚同中篇舉其誤倒；尚同下篇天子當作天下；兼愛中篇崇乃宗字之誤；兼愛下篇以水救火下有挠文；經下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其不甚，以說在重斷句，其為甚字之誤，皆可信據。號令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謂垂為郵之壞字，亦較王引之之說為允。又墨子錯簡甚多，盧文弨、王念孫均有所移乙，而備城門篇仍有錯亂，樾詳為考正，亦精塙而無疑也。

讀墨子札記 二卷 鈔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九種也。雖以畢沅所校墨子為主，然亦見孫詒讓之閒詁，故中間多補正畢、王、俞、孫諸家之說。兼愛下非人為非之之誤，墻不可易；備穴篇丈一為伏罌之誤，亦能持之有故；經說下二與一亡、不與一在，以二字為一句，與讀為舉；偏俱一無變，以偏俱為句，似較孫詒讓之說為允。備城門錯簡，俞樾已訂正之，鴻慶復補其不足，可供參稽。其他改易之處，殊難盡合墨書義指。艱深字句錯誤，校訂者互有短長。此書雖不若諸家所校之精，亦有可取焉者，不能謂為無功於墨學也。

商子校本五卷 問經堂叢書本

清孫星衍、孫馮翼同校。星衍有孫氏周易集解，馮翼有禹貢地理古注考，並已著錄。清代校訂商子者，首為嚴萬里，萬里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此則成於嘉慶八年，未見嚴本，故書中未引及也。所據有明程榮本、鄭寀本、吳勉學本、朱蔚然本、施氏先秦諸子本，參互校訂，擇善而從，所引史記及類書，但注于下，不改本文，頗為審慎。間有疏忽之處，如更法篇吾聞窮巷多恡，注云，鄭本作怯，怯恡並當作怪，新序可證。又如靳令篇，六蝨，注云，玉海引庚峻傳作六蝎，庚峻之名，不見史傳，考庚峻當作庾峻，晉書庾峻傳，峻上疏曰，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玉海所引，當即指此，誤作庚峻，不可說矣。若論其全書，自可與嚴校本參證者也。

讀淮南內篇札記二卷 鈔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四種也。俶真訓有始者一節，引莊子齊物論以證之，說山訓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疑醜肉二字，乃高為惡字作注而亂入正文者，凡此之類，可供參證。然如原道訓所謂志弱而事強者，莊本如此，別本無而事強三字，鴻慶以此為言，徒勞而無功。又鴻慶所參攷者，有王氏雜志、俞氏平議，明見引於本書，而道應訓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據呂覽補生之二字，乃王氏之說，而不著其名，蓋偶未檢閱，致與暗合，亦可以推知鴻慶著書之不謹矣。

讀商君書札記一卷 鈔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三種也。其間頗有可取者。如農戰篇上作壹，故民不儉營，則國力摶。儉乃偷字之誤，獨無益於治也。獨乃猶字之誤，並可依據。去彊篇怯民勇，勇以死，以為民字之誤，正與四庫鈔本暗合。其餘雖瑕瑜互見，然所引韓非子、亢倉子諸書，轉相證明者，亦可供參攷也。

子史粹言二卷 願志齋叢書本

清丁晏撰。晏有周易述傳，已著錄。此乃讀子史時，分錄其有益身心之語。上卷為諸子粹言，下卷為讀史粹言，合稱子史粹言。諸子為管子、老子、列子、莊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新語、新書、說苑、新序、法言、潛夫論、鹽鐵論、中論、申鑒、論衡、人物志、顏氏家訓、中說，二十種，附錄大戴禮、韓詩外傳、春秋繁露，三種。以其雖為經翼，實係子流也。史則自漢迄元。不著史書，每節之下，但注人名或書疏而已。觀其所錄，誠有如序中所言，上裨治道，下正人心，內以治躬，外以涉世也。其實晏之人品不高，讀書而不力行，格言雖多，亦奚益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申鑒拾補一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四種也。此用程榮本申鑒及何允中本、黃省曾注本參互校訂，摘其譌挩。其後漢荀悅傳所載異同，黃注已引用之，故此不具列焉。其間有以意校者，有用北堂書鈔改正者，條列不多，亦有可採。惟政體篇用黃說補二十三字，中亂順殊不可通。此及下文亂竝辭字之誤，文弨未能詳覈也。又俗嫌篇捷言羌亥，文弨謂羌謂慶忌，亥謂章亥，不知羌亥即慶忌之異文。亥忌古音同在之部。司馬相如上書諫獵云：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即荀悅之所本。文弨以大章豎亥說之，則非其偏矣。

歸田瑣記八卷　道光刊本

清梁章鉅撰。章鉅有論語旁證，已著錄。此章鉅於道光壬寅，辭江蘇巡撫，歸撫浦城後所記者也。書訪歐公歸田錄，故名曰歸田瑣記。書內一百十餘條，益以浦城北東園日記詩數十章，釐為八卷。所記甚雜，凡朝廷之遺事、士大夫之笑語，一名一物，或文或詩，耳聞目見，靡不詳載。述年羹堯、和珅之敗，及陳夢雷之於圖書集成，胡中藻之因詩被譴，頗關掌故。至若洪文襄、李文貞、松文清、劉文清、蔡文恭、紀文達、朱文正諸家之逸事，文選樓、南萬柳堂之雅詠，頗足以增廣見聞。其議馬頭、議江口、議鑄大錢、戒停葬、戒厚殮、戒錮婢諸節，亦可覘當時政治風俗也。

呂子校續補一卷 槐廬叢書本

清梁玉繩撰。玉繩既成呂子校補二卷、續有所獲，分見於其所著瞥記及其子學昌所輯庭立紀聞中。光緒時，嘉興陳其榮從二書錄出，依次擺列，名曰呂子校續補，共三十節。其榮未能分別詳注，今細覈之，瞥記六節，庭立紀聞卷一呂子校補二十一節，卷二雜記中一節，實僅二十八節。而其榮復附入宋翔鳳過庭錄二節，其實宋說不必附錄，未免自亂其例。二十八節之中，玉繩之說僅十六節，餘皆轉引嚴九能、諸葛堂、蔡鐵耕諸家之說也。

太玄經平議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十四種也。太玄校者甚少，樾之所撰，頗有可取。其申范注者，如火魁頤水包貞，魁之訓藏，榆漏率刻，榆之訓寫，等皆是也。其駁范注，如其忽資戚資，讀為咨，不從資用之訓；準繩不甫，甫讀為尃，不從甫始之訓，等皆是也。其校訂者，如嘖情也，抽理也，瑩事昭君子之道也，嘗作抽嘖也，瑩理也，昭事也，君子之道也。其說甚塙。至若殺生相午，改午為失，㞦㞦干于丘飴，或錫之坏，謂丘飴為甌瓿之借音，殊為牽強。又進以高明，以其道迂也，范以迂遠釋之，疑者提之，提與是同，故范注提猶正也。日月相斛，范注斛量也，諠注不誤，而樾皆駁之，不可信也。

賈子平議二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十二種也。此書訂正盧校者甚多，如謂宗首臣故曰十九字、且謂天何十六字、孽產子曰為大夫治可也十五字，皆為賈子原文。藩傷者與臣下相殘四十一字，與大都本是一篇，等齊在所當從潭本作所在，壹通所謂即所為，屬遠窮以所聞縣令丞為一句，相歸休者為一句，傳職夜漏屏人而數數者說也，並較盧說為安。其謂匈奴篇美哉膹炙肉當作美哉膹，膹即炙之異文，輔佐篇以時巡循，循乃脩字之誤，胎教篇無宜治之民宜當作恆，說皆精闢。樾撰諸子平議，多以意校，故精粗不同，瑕瑜互見，而賈誼新書獨用吉府本詳校，故可以依據者，亦較他書為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讀賈誼新書札記一卷 鈔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種也。此書以史漢補校者，可供參考。審微篇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鴻慶謂逐為起字之誤。容經篇在小不寶，在大不窕，鴻慶謂寶為塞字之誤，其說甚精。孽產子篇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綈，鴻慶謂且主為皇字之誤，說亦新巧。餘多擅自改易，不盡可從也。

新語校本二卷 浮溪精舍叢書本

清宋翔鳳校。翔鳳有大學古義說、已著錄、此以漢魏叢書本新語為主、又從孫星衍處得子彙本、姜思復本、及舊影抄明胡維新本、參互校訂、抄本內有朱筆添改、星衍跋云、不知何人據別本所增、此書校語稱別本者、即指此也、翔鳳雖據漢魏本、然亦擇善而從、成一家之定本、中間引孫星衍說、嚴可均說二節、以意校者、不改原文、惟子彙本多有妄自增補者、嚴可均已言之、故翔鳳据子彙易本書者、頗為審慎、辨惑篇、何以當背象多、依子彙改當背為黨輩、齊人鼓噪而起、依子彙改噪為譟、首足異河而出、依子彙改河為門、殺渠傳亦作門、慎微篇雕琢文邪、依子彙改邪為彩、懷慮篇、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乖先王之法、明誠篇、莫不延頸而望治、懷異乖先頸而望治、並依子彙增補也、其餘子彙與本書異者、皆未移易原文、惟據羣書治要改訂者甚多、蓋治要引書、僅有刪節、無增改也、即就翔鳳所引論之、無為篇云、無四瀆東流、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此據治要改正者、意林所引與治要正同、思務篇云、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利、又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利字及博而行己四字、並依治要改補者、而宋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所引與治要正同、此足以證其可據矣、其餘依文選注及太平御覽校改者、亦多可信、若將子彙異文、但注于下、不改本書、可稱完璧、然在清代校本之中、較為精審者已、

墨子刊誤二卷 本刊

清蘇時學撰。時學字敷元，號爻山，藤州人。此讀畢校墨子有所訂正，編錄成書也。備城門諸篇用力甚勤，措語簡質，頗似陳觀樓，不似高郵王氏廣引證據也。時學蓋未見墨子雜志，故有與王說全同者，亦間有與俞樾墨子平議暗合之處。其最精者，如法儀篇云莫不犓羊豢犬豬，時學以犓乃芻牛兩字誤合為一者，考莊子釋文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可以證其說矣。號令篇云守以順城上候城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時學謂順為須之譌，與雜守篇正合。其最失檢點者，如兼愛上云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時學謂用當作由，不知古籍以由用三字相通，文非誤也。又辭過篇云凡回於天地之閒，時學謂回當作同。考毛詩雲漢昭回于天，傳回轉也，詩云回于天，此云回于天地之閒，回字之誼一也。說文回轉也，从口中象回轉之形，繫傳曰渾天之氣，天地相成，天周地外，陰陽日月五星回薄其中也。又考說文亘从二囘，囘即回之古文，二即天地之閒，是墨子所言正見古誼，安得改回為同乎。故綜覈全書，亦瑕瑜互見也。

文山筆話十四卷 同治甲子刊本

清蘇時學撰。時學有墨子刊誤，已著錄。此書前三卷雜考經史，卷四考訂穆天子傳、石鼓文、竹書紀年、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戰國策，卷五考訂新序、說苑，六七兩卷雜論正史、別史，閒及子部小說，卷八論諸子及委巷流傳之書，此下皆爲雜考及詩文之屬，後附雜言十四則，錄養心之語、講尋常之事、論詩文之法，故謂爲雜言也。說經殊少精義，論史多空泛之言，深信竹書紀年，亦其蔽也。女媧之爲婦人，自漢以來，本有此說，論衡順鼓篇云，俗圖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北齊書祖珽傳云，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並可爲證，時學未能詳考耳。古今僞書考一節，稱新安姚某爲妄人，平心論之，姚際恆古今僞書考中，疑古過甚者，誠所不免，至以列子爲漢後人僞作，塙無可疑，時學竟以此詈之，豈足以服姚氏之心哉。其校訂穆天子傳、晏子春秋、說苑、新序諸書，頗似其所著墨子刊誤，雖不能條條精密，然皆實事求是，不雜浮辭，實爲本書最佳之一部，其他雜考之處，亦不能謂爲全無用也。

賈誼新書校本十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校。文弨有經典釋文攷證，已著錄。此因新書久無善本，故詳爲校訂。稱賈誼新書而定爲十卷者，皆從新唐書志也。依宋本增過秦論中一篇，分禮容語爲上下二篇，問孝、禮容語上二篇雖闕，然合于漢志五十八篇之數也。所据諸本，有宋建寧府刊本、淳祐八年長沙刊本、明沈頡本、李空同本、陸良弼本、程榮本、何允中本、友人趙曦明校本八種。建寧本則稱建本，長沙本則稱潭本。所校自以建、潭本爲主，實亦擇善而從，徵之以史漢，參之以大戴禮、晏子、說苑、新序諸書，復以意林、黃氏日抄所引證定之，用力甚勤。所可惜者，文弨不精于小學，往往自作聰明，如親疏危亂之吟齗，文弨謂當作紫齗，與方言、馮齗音皆相同，不知嘿馮聲韻並不同也。亦有輕率之處，如春秋云，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文弨謂非所聞也四字不類元文而去之，不知論衡福虛篇，亦述此事，作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是非所聞也一句中，僅有脫落，而文弨竟以爲衍文，則大失其旨矣。又漢書襲用賈子，自有刪節，不必强同。如宗首篇，豈有異泰之季世乎句下，建本有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十六字，上下文正銜接，文弨竟以爲不成文理而削去之，此徒欲同于漢書，而失賈子之原文矣。凡此諸端，書中往往見之，不能不謂爲闕陷。然皆詳注於下，不似明人之妄改古書而滅其跡者，若就其精覈者言之，終不失爲善本也。

呂子校補獻疑一卷 本刊

清蔡雲撰。雲輯有月令章句，已著錄。此讀呂子校補有所補正，函達梁玉繩者也。其間有補正其說者，有改訂校補誤字者，僅有十條。後有致諫庵函，附續呂子校補獻疑一條，合前共十一條。改正校補誤字兩條，一為「大夫種楚之鄒人」注若鄞誤刻若郢，一為「秦獻公」內索隱誤作史索，今考「清白士集」中呂子校補郢已修正，尚見剜改之迹，而史索依舊未改也。其鳥獲、豪甲、甯戚歌、大陰之月四條，已見引於梁學昌庭立紀聞，其封朝鮮、投伐子罕殺宋昭公三條，全未採用。微中一條，庭立紀聞收於人表攷中。索盧一條，紀聞雖有其說，而未著雲名，蓋校補成後，玉繩續有所獲，其子學昌遂輯錄之，正與雲說暗合，非「掠美」也。惟紀聞尚引蔡氏音初篇佚女猶言處子不

當作淫泆解之說，本書未載。疑當時雲與玉繩別有所商榷也。

榕堂續錄四卷 同治丁卯刊本

清蔣超伯撰。超伯有南漘楛語，已著錄。此亦雜記之屬。榕堂者，超伯署粵東按察使時，因堂後有巨榕，故以名之。又超伯先著麗㵳薈錄，故此云續錄也。是書抄撮羣書，間有攷證，所抄撮者，皆平平無奇，殊不足以增廣聞見，所攷證者，如正亭鄉侯事爲蔣家故實，其言尚可供人參考，餘多淺薄不足觀。分引諸書，但求其多，頗似明人炫博之惡習，適足以形其陋耳。卷四云：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周邦彥有吉了犯、姜白石有淒涼犯，考吉了犯乃倒犯之別名，今行周邦彥詞集，有陳元龍注本片玉集，汲古閣本片玉詞，鄭文焯校本清真集，皆作倒犯，毛本注云：清真集作吉了犯，鄭本校云：元本調作吉了犯。而超伯舍通行之名，而獨用生僻之名，何也。若尋犯調之例，清真集中，先有側犯，何以遺先見者而取其後見也。且以清真集論之，尚有玲瓏四犯、花犯之類，其不言犯者，如瑞龍吟、蘭陵王等，亦皆犯調，超伯全未之知也。嘗探其源，超伯實未見清真詞集，此則襲用佩文韻府耳。韻府豏韻犯字，有吉了犯，注云：周邦彥有吉了犯。又淒涼犯，注云：姜夔有淒涼犯。正與超伯所言相同，韻府一書，至爲淺陋，超伯竟以此爲攷證之資，無怪其著書之易矣。

寃豹集二卷 咸豐刊本

清蔣超伯撰。超伯有南漘楛語，已著錄。是書爲攷證之屬，然抄錄者多，如惠氏九經古義、朱氏經傳考證、王氏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等書，其中明引者也。有不著其名，似出己手，實亦轉錄惠、戴、王、阮、江、焦、邵、郝之書也。大概超伯之說，有超案以隔之，餘多混而不別，既不依經史之次第，而迻錄旨趣亦難推尋。

著書之法，本非一例，讀前人之書，而折衷以己意，一也；析前人之說，明其法例，二也；集前人之說，依四部之次第，排列有章，便於讀者，三也。今超伯之書，全異於是，固害之互誤，或才之相通，前人言之屢矣，舊籍具在，何必多此一舉也。

四寸學六卷 道光辛卯刊本

清張雲璈撰。雲璈字仲雅，錢唐人。此爲抄撮叢攷之屬。其名四寸學者，即用荀子口耳四寸之義也。其言文選之處，往往見其所著選學膠言，其餘所論，頗爲淺薄。朱竹垞押嫦字入陽韻，至爲塙當。嫦娥古稱尚儀，尚有市羊時仗二切，故廣韻十陽，常尚並列。竹垞博洽，非雲璈所得而議也。謂子姪之稱，始見於呂氏

春秋，不知呂覽之子姪，乃子姓之誤也。少陵八哀詩，薈蕞何技癢，雲璈據潘安仁射雉賦，徒心煩而伎懩，謂技癢當作伎懩，尤爲妄說。今文選李善本作技，六臣本作伎，無論爲技或爲伎，說文則有別，餘多混用。稍知學者，皆能明之。文選射雉賦，徐爰及五臣注，並作懩，李善引風俗通作養，今本風俗通聲音第六作癢，癢養懩皆非本字，本字當作蛘，說文

蛘，搔蛘也。禮記內則作癢，荀子榮辱作養，文選作癢，皆以音近，隨便用之，此古書之常例。雲璈所謂，全不知文字聲韻之道也。何休大張公羊，故撰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墨守言如墨翟之守城也。傳記所載，並無異辭。惟王子年拾遺記卷六，引作公羊廢疾、穀梁墨守，此蓋廢疾與墨守誤易，本不足以援引，而雲璈竟以此為言，可以知其學問之淺陋矣。

風俗通義佚文不分卷 潛研堂全書本

清錢大昕輯。大昕有聲類，已著錄。風俗通義本三十卷，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所載，並云十卷，殘佚久矣。大昕遂從群書搜輯逸文，孫志祖盧文弨補訂之。文弨遂刊入群書拾補。其後大昕復從意林一切經音義續有所獲，詳見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中。此書前以篇名亡失，無所分隸，略以義近者為次焉。論音聲二節，今本所無，題曰音聲篇佚文，太平御覽引風俗通論數篇，因以論數者皆入此篇。史記集解、廣韻並稱應劭氏姓篇，因以論氏姓者皆入此篇。又據續漢書五行志，以為有災異篇，凡論災異者，皆入此篇。然依陸心源儀顧堂集所攷，有數紀篇，或即論數之異名，實無災異篇也。中間馬一匹車一兩二節，似當移入論數篇。謹

采自鄧毓一節，疑為祀典篇佚文。姓氏篇，黄氏、前後複見，皆體例之可議者也。其耳珠曰璫，大斗曰尉，織毛褥謂之氍毹，凡毛謂之𣯶，四節，注云，疑出服虔通俗文。考文選傳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注引通俗文曰，耳珠曰璫，可知其非風俗通矣。即猛風曰颲，涼風曰瀏，微風曰颼，小風曰颼，小風從孔來曰颮，積冰曰凌，壯冰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諸節，

疑亦非應書也。姓氏篇據[illegible]廣韻輯入漢有北海相處興一句，注云，容齋五筆作北海太守。考後漢書酷吏李章傳明云遂因太守處興，廣韻八語處字注風俗通云，漢有北海太守處興，尤為明白，何所據而改為北海相乎。皆輯錄之可議者也。然觀其全書，用力頗勤，考訂之處，亦多可採。且應書殘佚已久，大昕始為搜輯，其功不小，稍有差失，亦無傷

于大體。後有重行採錄者，亦不能舍是書也。

札迻十二卷 光緒廿年刊本

清孫詒讓撰。詒讓有周禮正義，已著錄。此用高郵王氏之法，校訂故書雅記，自易乾鑿度、文心雕龍，凡七十七種，初則識于簡耑，繼則迻錄成帙，間仿羣書拾補之例，校列異文，如尹文子、論衡是也。或考篇目，如六韜是也。或證舊注，如鬼谷子是也。其所校訂，多塙鑿不刊，雖間有千慮一失之處，實無傷其全體。蓋詒讓撰周禮正義、墨子閒詁二書，參酌羣籍，多有創獲，信者取之，疑者去之，故能精絶若是也。此外可記者，尚有數端。自高郵王氏以來，承其學派亦有多家，然往往讀書不博，妄下雌黄，穿穴形聲，是非倒植，俞樾平議，有聲當時，以今觀之，瑕瑜互見。樾尚如此，況他人乎。詒讓書不貪多，以精為貴，此可記者一也。清儒以治經之法，旁及子史羣集，盧文弨但列

異文，王念孫力有未逮，洪頤煊語多未審，詒讓所考，有金樓子、南方草木狀、漢武帝内傳、文心雕龍諸書，範圍既廣，所得亦宏，此可記者二也。前代校訂古籍往往不言其底本，盧氏抱經雖明言之，而例訪釋文，閱者終嫌未便，詒讓於每書之下，先注其所據，次及諸本，並詳列參攷之書，一見即瞭，有條不紊。其所羅列，如蔡中郎集、舉正、素問校譌諸書，今已難見，學者按目以求，所助不鮮，此可記者三也。前人校書，自有準則，以為理在法中，不違別白，而承其學者，迷於向往。至若淮南雜志、後序、古書疑義舉例，分門別類，條理顯明，然析例者多，定誼者少。此書自序，復見籀廎述林，明舊籍用字之不同，論古今校書之原委，評諸家考訂之得失，其論義法，最中肯綮，謂以舊槧精校為據依，而究其微指，通其大

例精確博攷，不參成見，其謬正文字譌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它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為之錧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其言簡，其誼賅，學者守此，可無失矣，此可記者四也。觀此四端，所闚匪小，讀其書者，固不得以其零碎而少之，若但賞其校訂之精覈，猶未能盡全書之美也。

補輯風俗通義佚文不分卷金陵叢書本

清顧櫰三輯。櫰三有補後漢書藝文志，已著錄。櫰三輯風俗通佚文，已見盧文弨、錢大昕諸家輯本，此則始氏姓篇，餘則不分類別，為盧錢本氏姓篇，複姓居後，此依廣韻排列，為略異耳。室中作室中，蓋為誤寫，不必深論。其曰補輯，自序謂間與各本不同，各本同而刊本見存者不錄云云，皆名實不副之言也。惟五月落

梅風一節，注云，初學記風部猛風曰颲云云，冰部積冰曰凌云云，皆引作風俗通，按其文體，疑是通俗文，今不錄，此較盧錢為精審，餘多陳陳相因，且有譌誤之處，如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一節，見後漢書酷吏傳注，櫰三注漢書注處子也，語殊不瞭，又謂見廣韻注，不知廣韻八語處字注，引風俗通云，漢有北海太守處興，而櫰三失引，且以後漢

注為廣韻注、譌謬滋甚者也、蓋懷三篇輯此書、後見各家輯本、明知不能軼過前人、而又不願没其心力、故稍易體例自成一書也、

風俗通義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八種也、風俗通一書、宋時已殘闕不完、錯誤亦多、留意者少、文弨所見、有元刻、明胡文煥刻、程榮刻、諸本、因攷之百家傳記、互相參訂、更援引何焯瞿灝錢大昕孫志祖諸家之說、附錄三、宋元諸本跋一也、臧庸顧明覆校而為當篇末載者、二也、錢大昕所輯佚文、三也、足以知其

校訂之勤、不可謂非應氏之功臣也、惟參以己意、時有未審、如正失第二、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人生害足、文弨據御覽校改廚人生害足為廚中生肉、考論衡感虛篇、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中木象生肉足、史記刺客傳索隱云、風俗通論衡皆云、廏門木烏生肉足、廏蓋廚誤、烏為烏譌、然可以知文弨所校之非矣、祀典第八云、禮緣生

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
得稷米、稷、反自食也、文弨謂此文有譌、
當云若稷是穀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也、
也與鄭通、考禮記郊特牲疏、引五經異
義、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
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
食、應氏所本、文弨之說、不足據矣、山澤
第十、故自親行之也、文弨據白虎通乙
作親自、然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七、引自

作必、義亦明順、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
也、文弨據初學記、校作湖者都也、言流
瀆四面所隈都也、然御覽六十六、引都
已下尚有周官揚州其浸五湖八字、似
亦此節之文、皆待斟酌者也、綜覈全書
乎立誼全誤及似是而非者、居十之二、可
據者、居十之八矣、

風俗通校正一卷 抄本

清朱筠撰、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
大興人、乾隆進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
降編修、筠於乾隆丁亥、以元大德本風
俗通、校訂何氏漢魏叢書本、筆於簡端、
至道光丁亥、其次子錫庚、按條錄出、始
終未刊行也、其例依元本改正者、則謂
今本誤作某、從大德本改正、疑而未決
或誼得兩通者、但注大德本作某而已、

閒從玉篇廣韻文選注後漢書注唐類
函諸書、校訂、亦有以己意考正者、似非
草率從事者也、愆禮第三、負蒚畁涉齋
一盤醢、只於墳前、錢大昕以蒚畁為算
字之誤、盧文弨改涉為步、見於羣書拾
補、及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說本無據、
其後張澍謂蒚畁當作筒券、見于養素
堂文集卷三十一、說更無稽、惟筠據後
漢書徐穉傳注、謂負蒚畁涉、當作負笈徒

步、自可備一說矣。帷（帷幃帳）絳縿、注云縿大德本作天。考班孟堅燕然山銘云玄甲耀日、朱旗絳天、則天字為是。縿字乃淺人所改、鈞不敢訂正、蓋失于檢點也。又祖父名原為侍中、鈞注云、後漢袁閎傳注引此原作京、案原字仲譽、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是也。其說殊妄。原京二字、古書屢混、然此實當作京、不作原、後漢書袁安傳、安子京敞最知名、太平御覽引亦作京、不獨袁閎傳注可證也。觀乎九原一事、即可證原譽二字相係耶。其亦不思甚矣。

讕言一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孔穿撰。清馬國翰輯。穿字子高、孔子六世孫也。漢書藝文志、儒家讕言十篇注、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顏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考家語後序、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讕言。國翰遂據孔叢子錄出三篇、逕題周孔穿撰。其實漢志本于劉歆、既云不知作者、自當遵循其說。家語為王肅偽撰、孔叢子亦非真書、顏監不從家語之言、最為有識。國翰居然錄入、蓋未能詳考也。讕字當從如淳讕音爛之讀、而國翰引集韻詆讕誣言相被以釋之、亦非其旨也。

內業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儒家內業十五篇、注、不知作書者、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王應麟漢志攷證謂管子有內業篇、此書恐亦其類、國翰即據管子錄入、釐為十五篇、以合漢志之數、今考管子區言五內業四十九、文甚簡古、且多韻語、與短語中之心術、文氣相近、故有互見之言、以為漢志之內業、理或近之、蓋輯管子者、以此與弟子職、侈靡其中、即心術一篇、或亦採錄於他書中也、其大旨以為欲返于道、先正其心、此其所以名內業歟、

王孫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王孫氏撰、清馬國翰輯、王孫氏佚其名、國翰據漢隋志叙其書次、知為戰國時人、無他證也、漢志儒家、王孫子一篇、注、一曰巧心、巧心蓋其書之別名、隋志梁有王孫子一卷、亡、意林亦一卷、僅有目錄、或誤以莊子雜篇繫其下、誤也、唐志已不著錄、國翰遂從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參互校訂、得其五事、嚴可均亦嘗輯之、王孫所引多為他書所未載、皆修身愛民之旨、且援據孔子子貢論斷之語、蓋習孔子之道者也、

李氏春秋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李氏撰、清馬國翰輯、李氏佚名、漢書藝文志儒家、李氏春秋二篇、叙次於公孫固羊子之間、故國翰以李氏為戰國時人也、其書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惟呂氏春秋勿躬篇引李子一節、國翰以為李氏春秋佚文、據以入錄、然泛論名理、不無可疑、列于儒家、尚難推究、其以春秋為名者、朱氏經義考擬經篇嘗言之、國翰疑是虞氏春秋之類、今亦無從證定矣、

董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董無心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董子一篇、注、名無心、難墨子、隋唐宋諸史志並一卷、晁公武讀書志、董子一卷、皇朝吳祕注、無心在戰國時、著書闢墨子、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其書明時猶存、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之、今則不可得矣、國翰據

引四節、論難之詞、未能詳知、又所列者論衡福虛、未著書名、其餘三節、意林文選注引為纏子、國翰以纏子必不作詞窮之語、故既入此書、又別輯纏子、其實僅為一書、不當分列、所謂知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也、

甯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甯越撰，清馬國翰輯。甯越，中牟人，為周威王師。漢書藝文志儒家甯越一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國翰據呂氏春秋不廣篇、說苑尊賢篇輯錄二節，附以事蹟，合為一卷。呂氏春秋博志篇曰，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若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云云。觀甯越之言，雖不免游說之風，然尊賢師古，好學不倦，入之儒家，蓋以此也。淮南子道應篇甯戚誤為甯越者，疑戚壞作戉，又轉寫作越也。

清真集校本二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鄭文焯撰。文焯有說文引群說故，已著錄。此校訂宋周邦彥詞集者，次第補遺，全依汲古閣本。詞句異文，則擇善而從，校語分列各詞之後。正文大字，校語則雙行小字。附清真詞校後錄要一文，其論宋元本題號之先後，宋元本篇目之多寡，宋元本體例之出入，周邦彥之身世，皆博極群書，攷證詳覈。其所校訂，參酌各本，通其聲律。如齊天樂練囊，從花菴作練囊，六醜斷鴻，從陽春白雪、龐元英談藪作斷紅，皆精鑿不磨。其間亦有可疑者，如瑞龍吟云，前度劉郎重到，文焯謂度字是短拍，然方千里、楊澤民、陳允平諸家，既未和此韻，而夢窗又不叶，宮譜久亡，文焯之言，終難信也。集中荔枝香近第二闋上半段，文焯謂譌脫殊甚，說本不誤，至以燈偏簾卷之偏為不

可解因改偏未偏移于香澤方薰下為韻則臆斷無徵燈偏篆卷四字蓋融化韋莊香燈半卷流蘇帳之意非不可解文焯求之太深耳然此小小疵類殊不足以掩全部之美清真詞集自以文焯所校為佳即在清代校訂詞集之中亦當以此為最精矣

詞史不分卷 北京大學排印本

清劉毓盤撰毓盤有喻椒詞已著錄是編論歷代詞學變遷之跡教授於太學之用也第一章論詞之初起由詩與樂府之分第二章論隋唐人詞以溫庭筠為宗第三章論五代人詞以西蜀南唐為盛第四章論慢詞興於北宋第五章論南宋詞人之多第六章論宋七大家詞第七章論遼金人詞以漢人為多第

八章論元人詞至張翥而衰第九章論明人詞之不振第十章論清人詞至嘉道而復盛共十章搜輯頗富亦見解有獨到之處惟其間尚有可議者唐初所歌皆為五七言中唐以降遂成長短句變遷之迹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如毓盤所言有固定之次第則轉近膠滯而違于事情蓋文人既知運用長短句法則隨音變化不可以一端求矣書中

論詞甚略，而喜列叢書目錄，須知叢刻所列之詞，不必盡依次第，祇可明其版本，供人參攷之資，若其詞派及變遷之迹，則待于詳論者也。又唐明皇好時光本為偽撰，李太白之詞見于北宋以前者，僅花間序共清平樂而已，是否為清平詞之誤，尚難質言。至于菩薩蠻憶秦娥桂殿秋連理枝等詞，兩宋以來始有之，而毓盤皆以為真，以此論詞，不亦傎乎。

然詞史之作，始于毓盤，首創者難得全功，此書雖有闕陷，而大體純正，為詞者先讀是編，亦可得歷代詞學之大概矣。

彈指詞二卷 乾隆癸酉刊本

清顧貞觀撰。貞觀字華峰，號梁汾，無錫人。康熙舉人，官秘書院典籍。貞觀之詞，不事修飾，然工力未深，時見草率。如傳言玉女云：第三條忽復會，南鄉子云：月似離文中斷也，單單欲展雙眉，又拆難一箇字云：又徹夜風吹薄。菩薩蠻第七首云：來去莫教催，催教莫去來。戚氏云：昔曾斷送兩嬋娟。金縷曲第五首云：吐

握慣積勞難免，往欽哉，咨汝夔龍典，第六首云：紛紛潤扁。第八首云：韋腸剪，第十首云：癘難剪，凡此之類，殊難盡舉。又如定西番上半闋無韻，尤為可異。蓋貞觀但知矜揮情性，不顧斟酌于聲律字句間也。然其佳者，如眼兒媚云：箇中須解寒應勝暖，春不如秋，委婉有情致。采桑子云：不是無情，怕是情多轉誤卿。雖是常言，亦可見其天真矣。至如寄吳漢

崔金縷曲二闋、雖非詞之正派、然金石肝膽、長歌當哭、亦古今少見之作、詞名聞于朝鮮、有由來也、

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二十一卷 王忠愨公遺書本

清王國維輯、國維有殷禮徵文、已著錄、此因唐五代詞集流傳者少、遂輯錄南唐二主詞、溫庭筠金荃詞、皇甫松檀欒子詞、韓偓香奩詞、和凝紅葉稿、韋莊浣花詞、薛昭蘊薛侍郎詞、牛嶠牛給事詞、牛希濟牛中丞詞、毛文錫毛司徒詞、魏承班魏太尉詞、尹鶚尹參卿詞、李珣瓊瑤集、顧敻顧太尉詞、鹿虔扆鹿太保詞、歐陽烱歐陽平章詞、毛熙震毛秘監詞、閻選閻處士詞、張泌張舍人詞、孫光憲孫中丞詞、共二十一家、二十卷、又輯南唐二主詞補遺一卷、附校記、別為二十一卷、蓋其中僅南唐二主詞集、有所流傳、國維依據南詞本也、其餘皆從花間、尊前、草堂詩餘、全唐詩、歷代詩餘諸書錄出、惟南唐二主詞集、與馮延巳陽春集、並為宋人所編、何以舍馮取李、又

二主詞校記、本爲國維早年之作、固已
編入晨風閣叢書、今既裒爲二十一家
則自溫庭筠金荃詞以下、似亦當撰校
記、且彼此互見之詞、亦未備著、是體例
之未純者也、蓋國維抄輯是書、原爲獨
讀而已、然每集後跋、述其源流、頗有可
取、間有論詞之語、與其所撰人間詞話
旨趣相同、則無關得失矣、

樂府餘論一卷 雲自在龕叢書本

清宋翔鳳撰、翔鳳有大學古義說、已著
錄、此爲其論詞之作、章節不多、頗有獨
得之處、尊尚屯田、最爲有識、慢詞雖不
盡始于宋仁宗之時、然女郎歌詠、倉社
流行、實爲屯田之功、翔鳳之說無可議
也、謂草堂詩餘以徵歌而設、真能知草
堂者也、清人明于此者蓋寡矣、又秦觀
踏莎行、杜鵑聲裏斜陽暮、非之者以斜

陽暮爲重出、是之者、但引東坡回首斜
陽暮、清真雁背斜陽紅欲暮諸語以證
之、而斜陽暮意義之區別、未有能言之
者、翔鳳乃謂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
茻中、是斜陽爲日斜時、[畫有據]暮爲日入時、郅
爲精塙、學者論詞、終異于尋常之詞人
也、惟小令中調長調之名、實始于明嘉
靖庚戌顧從敬所刻類編草堂詩餘、翔
鳳竟謂爲草堂所固有、則千慮之一失耳、

藝香詞鈔四卷 吳號穗校刊本

清吳綺撰。綺有嶺南風物記，清修四庫書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按小令中調長調分列，卷一為小令，卷二為小令、中調，卷三為中調長調，卷四為長調，附錄散曲數套。綺詞造語圓融，流麗自喜，然能放而不能歛，外露而不內收，故時有側豔之語也。又如醉花間春閨云：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當時有紅豆詞人之號，其實此亦非上品之句也。長調滿江紅九闋，頗有激壯之語，殆與其年華峰遊，而同其嗜好歟。朱彝尊謂綺詞似陳西麓，則河漢之言也。

清綺軒詞選十三卷 光緒乙未刊本

清夏秉衡選。秉衡華亭人。此選歷代之詞，按小令中調長調而分者。清詞入選甚夥。夫唐宋之詞，聲律與形體並重，雖間有未合，而大體精純。此選詞當知者一也。明清宮譜亡失，則專論形體。明詞俗濫，清詞雖衆，亦當慎擇約取。此選詞當知者二也。且選詞者，皆有主旨，花間尊前草堂，嘌唱之用也。朱氏詞綜，張氏詞選，發揮己意也。此書凡例，以淡雅為宗。淡雅本不足以括詞之正變，況其所選非盡淡雅乎。唐宋精妙之作，與明清淺薄之詞雜然並陳，甚矣其妄也。

謝橋詞一卷 先澤殘存本

清王鳴盛撰。鳴盛有尚書後案，已著錄。鳴盛經術湛深，詞僅四十一首，雖無宋派，然甚為細密。考鳴盛嘗題巏登山人詞集云：詞之為道最深，大約只一細字盡之。北宋詞人，原只有豔冶豪蕩兩派，自姜夔、張炎、周密、王沂孫，方開清空一派，五百年來，以此為正宗，然豔體豪體亦自無妨，總之以細為歸耳云云。此可以見其主旨之所在矣。集中浣溪沙一闋，詞與調不合，蓋為采桑子之誤也。

夢春廬詞一卷 同治六年刊本

清李貽德撰。貽德有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已著錄。此為其手定詞稿，而歿後所刊者也。詞四十八首，意境不深，其間有鵲橋仙自題詞稿一闋，冬郎憔悴似秋娘，我慣替美人彈淚，合歡也假，相思也假，楮墨儘教遊戲云云，夫情之所觸，發為文詞，以此為事，固有强已就文之弊，若以為遊戲，則失其性情，此貽德詞之所以不足重也。

借閒生詞一卷 道光庚子刊本

清汪遠孫撰。遠孫有國語發正，已著錄。此其所撰之詞，共七十三首，長調居多，蓋規摹南宋者也。

尹文子校本二卷 中國書店印本

清嚴可均校。可均有孝經注輯本，已著錄。此從道藏顛字四號錄出尹文子，復據羣書治要、藝文類聚、長短經、意林、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補正其挩誤。其改大道下為聖人篇者，亦從治要也。其以意校者，共有三處：大道上，則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注云，則形也三字疑衍。可為人臣矣，注云，臣字以意補。寡人雖亡國之餘，注云，國字以意補。今考汪繼培校本、錢熙祚校本，正無則形也三字，人下並有臣字，錢本亡下有國字，又左僖二十三年傳，亡作亡國之餘，蓋即可均所據也。跋謂羣書治要載篇名曰大道，曰聖人，因上篇首有大道無形句，下篇首有聖人錯而不言句，故以名篇。今本題大道上、大道下，非隋唐之舊。而漢志一篇，元無篇名，其篇名蓋仲長氏

所題云云、亦可以依據者也、

尹文子校勘記一卷 守山閣叢書本

清錢熙祚撰、熙祚有吳郡志校勘記、已著錄、別刊尹文子依四庫本合爲一卷、因復撰是編、附以佚文、以版本校者、有道藏本、吉府本、以他書校者、有北堂書鈔、羣書治要、藝文類聚、意林、白孔六帖、長短經、文選注、後漢書注、荀子注、太平御覽、容齋續筆、以諸子參證者、有老子、莊子、呂氏春秋諸書、比之嚴可均校道藏本、又加詳焉、惟所輯佚文、頗有可議、虎求百獸食之得狐一節、文見國策、御覽所引、疑有誤也、瞽者無目、聾者不歌、千人曰俊、上下四方曰宇、數節並見文子、疑各書所引、誤衍尹字、又北堂書鈔一百八引尹文子鐘鼓之聲一節、考太平御覽引作尸子、而說苑修文篇亦有此文、又作孔子語、熙祚皆失於檢校、未可盡據也、

老子故二卷 庚申周氏刊本

清馬其昶撰。其昶有毛詩學，已著錄。是編之旨，以為孔老同出于易，又以老子比附中庸，故考述易中庸之後，復釋老子，仿論語集解之例，斟酌羣說，擇善而從，援引古今凡六十人，考覈審于學即以老莊合易，非其昶所自創也。老子同于中庸，則顧濱草廬之旨，又非其昶所獨得也。其昶特引申其義耳。道沖而用之，誼取許君，三十輻共一轂，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引魏源陳漢章之說，以禮制推其玄旨，頗為有法。韓非郎顗之言，亦古誼之可信者也。惟其昶所解，頗有可議。以文章之法，定其段，此可與言文詞，不可以明學術也。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末段，似為舊注而誤入正文者。其昶未明此意，分別解釋，殊為牽強。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正與奇對，自為奇譎之誼。軍家有奇侅之言，且兵不厭詐，安得以奇譎為非乎。至定上篇為十一章，下篇為十九章，以合于三十輻共一轂及易地數三十之言，則為無稽之談，附會之說，何異于偽道德指歸七十二章，吳澄道德真君註六十八章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莊子集釋十卷 思賢講舍刊本

清郭慶藩撰。慶藩有說文經字正誼，已著錄。方其輯釋莊書，正文之下，始以郭象之注，次以成玄英之疏，終以陸氏音義。其文解釋文句，則分別列于注疏之下。其見錄于音義者，則逐于陸解之下。體例似嫌未純。餘所採者，有盧文弨、王念孫、俞樾、李楨及慶藩之世父郭嵩燾諸家。其偏重訓詁名物可知。蓋莊書誼指艱深，寓言最夥，今由聲音以通其訓詁，因章句而求其大義，其法不可謂不正也。解釋之處，大體允當，附會之言，皆棄而不取。蓋其謹也。又司馬彪莊子注，較為近古，陸書所載，尚未完備，慶藩復輯自他書，以補其闕。其有異文，錄以參校，亦此書之可取者也。惟郭注成疏，尚有不合之處，慶藩未能一一鉤稽；音義所引，亦未能一一疏證，昧于反切，忽于校讐，

是其短也。

公孫龍子注一卷 民國乙丑刊

清陳澧撰、澧有考正德清胡氏禹貢圖、已著錄、其注公孫龍子、自題手稿名公孫龍子淺說、道光己酉庚戌、兩次修改、自記云、尚須再閱加注、以發其義、其後未及改訂、自道光庚戌至民國乙丑、經七十五年、其門人汪兆鏞、得其手稿、校刻行世、惟澧之原稿、門人傳鈔、互有出入、兆鏞刻時、全從改本、又仿歐陽文忠公集例、仍將初本併錄于下、如指物論注中一作云云、皆是也、其正文與諸刻本有牴牾者、則不敢遽改、因別為校勘記、其篇目存佚及公孫龍事蹟見於他書足資考證者、附錄於後、爲澧於跡府篇無注、以其二條皆後人所述、但轉錄孔叢子一書、亦不可盡據也、至其所注、旨在淺顯、不斤斤於訓詁名物、故大體曉暢、所引舊注、即謝希深注也、

公孫龍子校本三卷 中國書店印本

清嚴可均校、可均有孝經注輯本、已著錄、此從道藏翻字三號錄出公孫龍子、而徵為校勘、跡府篇注、輩時君之有悟、輩字當作冀字、故聖陪十黃帝、陪當作倍、白馬論注、而不可以應衆馬、衍不字、勤兵代遠、勤兵當作勤兵、堅白論注、人自視石、自當作目、天下無石、當作無白、故之曰、堅白不相離也、衍之字、手自不能知於白、手自當作手自、白故不能白、白當作自白、名實篇注、職國當作職司、所正文云、故彼故彼止於彼、衍下故字、[illegible]僅十一節、悉以意校異、錢熙祚所校刊公孫龍子、輩正作冀、陪正作倍、勤正作勤、石正作白、手正作手、白白正作自白、故彼彼止於彼、正無下故字、可均所校塙可信也、惟堅白論注、故之曰、錢本作故又曰、名實篇注、職國、錢本作職分、至可均所校、似未能合、

子白馬論注、而不可以應衆馬、兩本皆相同、藏本誤處尚多、即以錢本校之、頗有差異、可均盡校其可知者也、

虞氏春秋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虞卿撰、清馬國翰輯、虞卿名字里居皆無考、史記傳謂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封以一城、以魏齊之故、間行去趙、困於梁、乃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傳之曰虞氏春秋、十二諸侯年表序、亦作八篇、而漢志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章學誠謂劉向校書為之分析篇次、理或然也、又虞卿為鐸椒弟子、荀卿之師、劉向別錄曰、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姚振宗云抄撮九卷似謂儒家之虞氏春秋、史言虞氏春秋八篇、加以錄一篇、正合九篇之數、其實振宗之言、不合事情、抄撮九卷、蓋專論左氏春秋者、虞氏春秋、乃取春秋之旨、揣當世之情、史

記之言可證故虞氏春秋入儒家不入六藝也此書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明詹景鳳明辨類函云近見京師李氏所藏鈔本旨殊劣必贋作也今亦不可見矣國翰採輯二節以國策史記說苑新序參互校訂其旨在春秋故入于儒家不離從横游說之習者蓋風氣使然也

魯連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魯仲連撰清馬國翰輯仲連齊人或曰魯連或曰魯仲子或曰魯連先生邯鄲圍解不受封而逃隱海上莫知所終或曰菑青州高苑縣西北五里也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喜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漢書藝文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隋書經籍志魯連子五卷錄一卷唐經籍志意林皆五卷唐藝文志一卷宋藝文志魯仲連子五卷玉海藝文中興書目亦五卷此後不著錄矣國翰從國策史記及諸類書輯成一卷其國策與史記或史記與類書所引不同者皆參互校訂嚴可均亦嘗輯之其大旨名以仁義而實以勢數故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詘卿相之權也

平原君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朱建撰，清馬國翰輯。建，楚人，故淮南王黥布相。布欲反，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孝文時，以事自剄。漢志儒家平原君七篇，注：朱建也。其次第列魯仲連、虞氏春秋之間，殊為不倫。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書既為建所作，不應厠魯連、虞卿之間，蓋後人誤以為六國之平原君，而移易其次第。其說甚塙。姚振宗謂其次第當在孝文傳之後，說亦近是。其書久佚，國翰所輯，僅取本傳中說閎籍孺一節，別附漢書所載事蹟而已。漢初文士，喜游說，有戰國之餘習，至其所以入儒家之故，以其文闕，不可知矣。

劉敬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劉敬撰，清馬國翰輯。敬本姓婁，齊人，高祖信留侯言，西都關中，以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後封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漢志儒家劉敬三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國翰從漢書本傳中輯出三節，然嚴可均編輯全漢文，尚有二節：晉書段灼傳灼長假臨去上表，引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侔。又北堂書鈔一百四引三輔故事，婁敬為高車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其分土界，作丹書鐵券，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豐强之士處焉。此二節蓋亦敬書佚文，亟當補錄者也。

至言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賈山撰。清馬國翰輯。山，潁川人，初為潁陰侯灌嬰給事。文帝時，屢上書，不用。漢志儒家賈山八篇，今僅傳至言一篇於漢書本傳中。國翰以諫文帝除鑄錢、詆淮南王無大罪、言柴唐子為不善三疏皆佚，故以至言標目。核實論之，至言既為八篇之一，仍當用漢志賈山之名，何必自亂其例。且傳中有對詰諫除盜鑄錢令數語，今以至言限之，不可增矣。孝文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日食，詔舉直言極諫，山因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大旨謂聖主以和顏受諫而興，秦以不聞過失而亡也。傳謂山受學祖父袪，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故黃震推傳之意，蓋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行已不醇也。

徐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徐氏撰，清馬國翰輯。徐氏佚名，宋外黃人。朱彝尊經義考謂為孟子弟子，梁玉繩人表攷疑為不然。今考漢書人表，徐子在孟子之前，且百戰百勝之術，當即孟子見梁惠王謂東敗于齊長子死焉之事，則非孟子弟子明矣。然漢書藝文志儒家徐子四十二篇，隋唐志並不著錄，亡佚已久。國翰據魏策及史記參互校訂，僅得一節，其詳不可知矣。

纏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原題周纏子撰，清馬國翰輯。纏子不詳何人，漢隋史志、經未著錄，其書唐宋之間始見稱引，然與儒家董無心論難之語，往往亦稱纏子，蓋附見於董子書中，非纏子有專書也。國翰既輯董子於儒家，又輯纏子於墨家，已欠斟酌，纏子詞窮之語，兩書複見，尤為不合。國翰亦知其本為一帙，非有兩書，而又分輯之，徒自伐耳。孫詒讓墨子後序，謂纏子與董子𥳑為一帙，主墨言之則題纏子，主儒言之則題董子，是調停之說也。董子明見史志，纏子自唐以前不見著錄，自無專書，不當獨立成編也。

偁陽雜錄一卷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清章大來撰。大來字泰占，號對山，山陰人，歲貢生，官訓導。是編為記述雜事評論詩文之屬，原本名後甲集，又名躍雷館日記，共二冊，上冊記詩文，下冊記雜事，分十三門，刊于康熙丁酉，其後傳本甚少，趙之謙得殘寫本於書攤，依以刊行，偁陽雜錄之名，蓋寫者代題，非其本也。原題山陰章大來太顓著，此題會稽亦不合。陶方琦嘗見康熙刻本，其漢孳室文鈔卷四，識記地門內，有云甲午移榻躍雷，近又三年，凡所著作皆出其中。躍雷在東雙橋堂，曰何陋軒，明時商譔軒燒丹處，其非偁山之章可知，趙陶二氏皆疑為章學誠所編，理或然也。此本不分門類，今以陶氏所云校之，其原刻有而此本全無者，如記地四則、記典禮五則、記世系三則、記跋六則也，其原刻

有而此本完全未挩者、如記聲韻二則也、其每門之中、此本或存或挩者、如記事二十則、此本缺五則、記異六則、此本缺一則、記語九則、此本缺一則、記訓詁十六則、此本缺四則、記人十一則、此本缺二則、記物八則、此本缺三則、記原六則、此本缺四則也、其一節之中、此本有挩落者、如第二節聘義孚尹旁達云云、原刻尚有采說文等語、至如詩中忌複字一則、律詩首句失韻一則、古人對法一則、補衛之禰一則、黃宏達一則、紟不喜填詞一則、今年玉羽下世一則、琴川張蘭芬一則、皆原刻上卷詩話後所附詩話十二則之內、此本次序顛倒、遺漏亦多、陶氏未能將原書重刻、為可惜耳、然此本記明末之事、尚未全失、可供參稽、是又不幸中之幸矣。

赤廬札記一卷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清丁泰撰、泰字履叔、平湖人、是編雜論經義、自周易至孟子、接淅僅二十節、其說經不滯舊注、惟求其是、頗引清儒駁注之言、其於小學聲韻、亦非茫然不知者、故大體允當、其中亦有當斟酌者、如為其拜而蓌拜、泰謂而字當作如字解、其說是矣、然此有所據考公羊傳三十二年、何休注云揖其父于師中介冑不拜、為其拜如蹲、此今文之說、禮記亦當判別今古文、泰所解釋、未能詳也、又棼冒勃蘇、舊說各異、泰據服虔說、以包胥為蚡冒後、故服氏以王孫餘之申是其封邑、亦意必之言、並無塙證、其實錢大昕謂冒乃篆文申字之誤、其說最是、蓋篆文中字作冒、與冒形近、惟大昕疑棼字為後人妄加、殊不盡然也、國策作棼、文選注作樊、棼樊並為楚字之誤、棼冒

勃蘇當作楚申勃蘇，勃蘇與包胥音近，國策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楚申包胥贏糧潛行云云，文極明順，泰說未可據也。

公孫龍子注一卷 原刊本

清辛從益撰。從益字謙受，一字筠谷，萬載人，乾隆進士，授以編修，累官至禮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從益嫌謝注公孫龍子紕繆未安，因以已意注之，每篇之中，分其章節，疏其大意，蓋旨在淺顯以言事，樸實以說理也。然公孫龍子乃後又擬臨堅白同異之辯，可以勝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文義隱晦，殊難解釋，況漢志所載十四篇，久已亡佚，今本乃後人掇輯成書甚晚，觀晉唐之書少所援引，即可知矣。謝注浮淺，無待諱言，然中間時有可取之處，從益亦每襲用其說者，且陳嗣古、賈大隱之注不存，謝注較古，何可盡棄也。至于謝氏以其學說推及當時政治，從益一一駁詰，然晚周紛亂，百家爭鳴，皆因國家會社激宕而成，謝注近于附會，然推其主旨亦

未可盡非也。尤可詫者，今行公孫龍子頗有譌誤，謝氏所見似較今本爲優，可因注以推原文，如堅白論云：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謝注曰：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可知正文當作且猶白以目見，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從益但襲用謝注而不知正文挩目見二字也。又名實篇云：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從益所據上句挩彼字，下句挩此字，與上文不合，故其詮釋亦不明顯，由是觀之，從益所注，僅可供參攷之資，未能代謝注而行也。

鬻子校勘記一卷 守山閣叢書本

清錢熙祚撰。熙祚有吳興志校勘記，已著錄。熙祚既刊鬻子，復據道藏本及意林、羣書治要、北堂書鈔、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繹史、漢書藝文志、賈子諸書，參互校訂，撰校勘記一卷。又輯佚文二則，附校勘記之後。然諸書之中，以羣書治要所引爲夥，亦最足以正今本之誤，而熙祚所取殊不完備，如敢問人有大忌乎，治要忌作惡，下同。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無其字，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所以上有其字，以得四海之士，得作待，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無去字，並較今本爲優，而熙祚皆未舉出。考守山閣叢書中之校勘記，雜出於錢熙泰、顧觀光、錢熙咸、李長齡、張文虎諸人之手，非僅熙祚一人而已也。疏忽之處，所難免矣。

選巷叢談 二卷 光緒丁未刊本

清況周頤撰。周儀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是編乃周頤居揚州小牛彔文選巷時所集錄也。巷距文選樓甚近，文選巷地址傳說不一，周頤以為距樓不遠，故取選巷以為名，彙所聞見為叢談二卷。記阮元事甚多，乃其私淑之志也。中間考文選巷一節，與其所著香東漫筆卷一詳略互見，可參證也。記述金石之處，抄撮者多，不足為異。論揚屬學者及詞人之文章學派，亦無精詣，然謂梅植之有批注漢學師承記，存儀徵劉氏青溪書屋，李福詞不載於詞綜續編及詞綜補，王僧保論詞絕句徐穆詩注，並可以增廣見聞。其記揚州方言及傳說之事，亦可以補志書之不及也。

莊子集解 八卷 宣統己酉刊本

清王先謙撰。先謙有尚書孔傳參正，已著錄。是編以莊子舊注甚夥，互有短長，因參合諸家，擇善而從，注避繁冗，文從淺質。上自司馬彪注，下至俞樾、郭慶藩之言，皆所採摘。陸氏音義列句讀異文入錄者多。莊子一書，有淺顯者，有必須詁訓而後明者，故訓詁義理，書內並施，隨文所適，不必以體例限也。惟以一人之見定所從違，豈能盡合。然初讀莊書，進以此本，亦可以粗得其端倪矣。

河間獻王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劉德撰、清馬國翰輯、德字君道、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後漢張純嘗擬河間古辟雍記奏之、金樓子說蕃篇武帝在位、德來朝、對辟雍明堂靈臺、故世謂之三雍對也、其書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惟劉向說苑君道建本二篇引其四節、國翰因據以入錄、又取春秋繁露五行對中問孝經一節、附于其後、國翰用河間獻王書之名、而不襲用漢志之所載、則附錄問孝經一節、自無不可矣、德造次儒服、卓爾不羣、故其議論醇粹、文約指明、不愧儒宗也、

吾邱壽王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吾邱壽王撰、清馬國翰輯、壽王字子贛、趙人、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官至光祿大夫侍中、漢書藝文志儒家吾邱壽王六篇、虞邱說一篇、國翰謂皆是壽王所撰、然晚周之時、晉楚並有虞邱氏、漢志所載、有無錯簡、未可定也、又隋書經籍志集部、梁有漢光祿大夫吾邱壽王集二卷、亡、國翰謂阮孝緒七錄入其書於集中、其說非是、漢志詩賦略有吾邱壽王賦十五篇、七錄所載當即此書、國翰竟混而一之、失檢甚矣、壽王之書久佚、國翰據本傳及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輯成三篇、壽王明于春秋、故漢志入儒家、黃震謂寶鼎非周鼎之說、俳優取寵、其實當時俳優取寵者、豈僅壽王一人而已哉、

公孫宏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公孫宏撰。清馬國翰輯。宏字子卿，或曰字季，菑川薛人。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天子擢宏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官至丞相，封平津侯，諡曰獻。漢書藝文志儒家，公孫宏十篇，久佚。國翰因取本傳所載對策，上疏，對問之語，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輯成一卷。然嚴可均全漢文編所輯，較此為詳也。宏之所言，雖略雜刑名，然明于春秋，應于政治，非盡曲學以阿世，故漢書以儒雅稱之也。

兒寬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兒寬撰。清馬國翰輯。寬千乘人，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官至御史大夫。漢書藝文志儒家，兒寬九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寬書可攷者，有議封禪對一篇，封泰山還登明堂上壽一篇，律厤志有改正朔議一篇。國翰因取對封禪、正朔議二篇，合為一卷，序稱漢志二篇，即對封禪一篇，疑亦當在禮家封禪議對十九篇中也。寬經術湛深，以經術論政治，非漫無根柢者所可擬也。

魏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魏朗撰，清馬國翰輯。朗字少英，會稽人，官至尚書。史稱其著書數篇，號爲魏子。隋唐志並云三卷，意林載爲十卷，或庾氏子鈔所分析，而馬氏本之歟。意林所載卷帙，往往與史志不合也。其誘曰己是而彼非一節，御覽引作傅子語，國翰失注，當存參也。其書多經驗之談，探源之論，辨賢愚，明禮數。史稱其與陳蕃、李膺交游，矜尚氣節，列于八俊，今觀其書，益可以想見其爲人矣。天下忠貞魏少英，其名蓋非虛得也。

正部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王逸撰，清馬國翰輯。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順帝時侍中。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亡。馬總意林載正部四十卷，此或因庾仲容子鈔之舊目，或文有誤也。國翰從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輯爲一卷。或引作正部論，或引作王逸子，實一書也。其桀紂雖有天子之位一節，御覽引作譙周法訓，恐不足據。然國翰未能舉出，亦其疏也。逸書多勸學之言，評論諸子，亦頗允當，皎皎練絲，逸詩之文，可與後漢書楊終傳相印證也。

終軍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終軍撰、清馬國翰輯。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官至諫大夫，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漢書藝文志儒家，終軍八篇，久佚，今可考者，本傳有白麟奇木對一篇，詰徐偃一篇，請使匈奴一篇，共三篇，國翰即據以入錄。軍才氣縱橫，議論風發，而天靳其年，惜哉。

遠志齋詞衷一卷 賜硯堂叢書本

清鄒祗謨撰。祗謨字訏士，號程村，順治進士。此書雜論詞之體格及古今詞家之得失，後附詞韻衷數節，多錄楊用修、胡元瑞、沈天羽、俞少卿、王阮亭諸家之言，並無發明之處。其考體格，謂劉龍洲之四犯剪梅花，想即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或後人所增，如劉煇之嫁名歐陽云云，不知北宋即有犯調，何待於龍洲。周邦彥清真集有側犯、花犯、倒犯、玲瓏四犯，其不言犯者，如瑞龍吟、蘭陵王之類，亦犯調也。姜夔淒涼犯序及張炎詞源言之甚詳，安得如祗謨之所說乎。其論詞謂小調不學花間，則當學歐晏秦黃云云，此猶學唐詩者，先從宋詩入手，其理正同，祗謨之說，誠無可非議也。又謂清真樂章，如唐初四傑，作七古，嫌其不能盡變，至姜史高吳，無一不備，不知

清真集章變化無端而謂不能盡變已屬可怪史吳諸人之詞源出清真且南宋詞之高者幾不能出周之藩籬今反謂姜史高吳優于清真是不特不知清真並不知姜史高吳矣詞韻表亦雜亂無章其旨概同沈去矜也

金粟詞話一卷 賜硯堂叢書本

清彭孫遹撰孫遹所著詞統源流及詞藻皆輯錄前人或友朋論詞之作此全以己見裁斷者章節不多頗為平允謂詞以自然為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便率易無味又謂詞雖小道然非多讀書則不能工並不得以為常言而少之也屯田大而清真深孫遹雖未能知然其尊重柳周之詞頗有見地惟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一節詞藻引為徐電發之言此處複出未著為徐氏之說蓋偶未檢點也

詞旨暢二卷 光緒三十年刊本

清胡元儀撰。元儀有毛詩譜，已著錄。此暢發陸輔之詞旨之微意，故曰詞旨暢也。因篇幅增多，故析為上下二卷。輔之受學於樂笑翁，元儀以詞源中證陸說最為有法，原列屬對警句詞眼，其詞存者，則錄全詞，無者則注詞佚，或云詞未見。其今本與所列有異者，亦注其下。復刊譌補脫，尚為允愜，頗與讀者以利便也。

白雨齋詞存一卷 光緒甲午刊本

清陳廷焯撰。廷焯有白雨齋詩存，已著錄。廷焯與莊棫相切磋，故其詞學深邃。集中令曲，忠厚纏綿，出入方城陽春之間，慢詞能植根碧山，而運以蘇辛之才氣，故無叫囂之弊，以視蒿庵，不獨無愧而已。惟詞後往往附以友朋弟子及其姪輩之評語，殊不大方。然此集乃廷焯歿後所刊，猶可言也。而詞內亦多詳釋其旨意，似出廷焯自注，不知溫飛卿馮正中之詞，寄託遙深，纏綿排惻，後之讀者，窺其意在有無縹緲之間，尋繹難盡。若詳為解釋，則一覽無餘，不獨不為詞生色，且足以敗詞之價矣。此集共四十六首，據其所撰白雨齋詞話卷五云：余自丙子年與莊希祖先生遇後，舊作一概付丙，所存不過已卯後數十闋云云。與書中所記年月正合，是本書雖刊于廷

焯歿後，詞稿則生前時所自定矣。

七頌堂詞繹一卷 賜硯堂叢書本

清劉體仁撰。體仁有七頌堂集，清修四庫書已收入存目。此書不足三十節，其第四節云：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扆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云云。明詞本不足與唐宋並論。然唐五代不及溫韋馮李，是未能深知唐五代詞也。以康與周柳並稱，與賀裳詞筌同一謬誤。以張詞優于姜史，亦未免抑揚失實。是又不能深知宋詞也。其二十二節云：咏物至詞，更難于詩。即昭君不慣風沙遠，風當作胡 但時憶江南江北，亦費解。云云。白石疏影，以美人為喻，此以昭君喻梅花，而寄其感慨，王仲初塞上梅詩云：昭君已歿漢使回，即白

石之所本、胡澧菴咏梅亦有春風自識明妃面之句、亦何嘗貴鮮、以體仁學問不深、於此可見、然如謂瀟瀟雨歇、易水之歌也、瓊樓玉宇、天問之遺也、三十六陂秋色、霸岸之興也、等類、似亦可供人研究者也、

潭影軒詞一卷 道光刊本

清沈宗約撰、宗約字鶴坪、鎮洋人、詞約六十餘首、中間與曲阜孔昭薰酬和者、亦附孔詞於各首之後、所用題目、如百宵燭、百子炮、壓歲錢、撑門炭、元寶糕、歡喜糰、萬年糧、洋米洋酒、洋爆洋爐、煎餅、蘿蔔燈、西瓜燈等類、頗爲鄙陋、詞亦淺薄無足觀、離別難用柳屯田韻、詠蘆溝曉月、首二句云、山半冷蟾如畫、正斜對橋陰、如字不當用平、正字亦不當用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統源流一卷 學海類編本

清彭孫遹撰。孫遹有羨門集、已著錄。此乃輯錄詞之源流及其本事。所輯既不完備、又無條理、其於出處、或著或否。中間引用詞衷一節、詞衷為鄒祇謨所撰、書中尚有抄襲詞衷而不著其名者。疑孫遹讀書時、隨手寫記、友朋論詞、亦擇尤抄錄、展轉流傳、遂成此全無倫脊之書矣。

納蘭詞五卷 道光壬辰刊本

清納蘭性德撰。性德有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清修四庫書、已著錄。此集令曲為多、慢詞較少、慢詞粗不協律、令曲則格高韻遠、婉約綢繆。其論詞推崇南唐後主、故或謂性德即後主化身、或謂詞似花間、皆未免言過其實。後主氣質渾厚、得自天成、花間高麗精英、情深比興、性德並未能至其境也。若以古人擬之、其詞出入東山小山淮海之間矣。當時迦陵秀水之倫、或倡蘇辛、或主姜張、而性德獨追蹤五代、最得詞家之正者已。惜僅三十一歲、若天假以年、其功固未可限也。性德詞刊本最早者、為側帽詞、今已少見。其後改名飲水、顧梁汾刊之、性德自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此二句蓋本道明禪師答盧行者語、見于五燈會元。歿後、有通志堂集附刊本、袁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刊本、張祥河刊本、粵雅堂刊本、屠轉重刻、此乃道光壬辰汪元治輯刊者、附有補遺、詞評、詞話、中有校語、比諸家所刊為完備、榆園叢刻即據此本、惟書名當題飲水、不必改用納蘭也、

扁舟載酒詞一卷 江氏叢書本

清江藩撰、藩有周易述補、已著錄、藩經學湛深、以其餘暇而為詞、亦置體雅正、中間如暗香、踈影、聲聲慢、淒涼犯、杏花天影、八聲甘州、滿江紅、霓裳中序第一、采綠吟、諸調、附論音律、並足以補正萬氏詞律、方氏詞麈、尤為本書之精彩、故顧廣圻序謂讀者知其辭句之美易、知其字字入宮律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巏堥山人詞集四卷 古香堂六種本

清王初桐撰。初桐有北遊日記，已著錄。是集杯湖欸乃三卷，末附北樂府三闋，杏花村琴趣一卷，共二百四十二闋。末卷書名羹天閣琴趣，前目改名杏花村琴趣，蓋先刻詞，後刻目也。自謂一刻於練川，再刻於京師，三刻於西安，皆合刻，非專刻，此乃最後定本也。初桐別著海右集卷三懷許穆堂御史一首，自注云：穆堂稱余詞為一時無兩，雖友朋之諛辭，然觀其令曲，風流婉約，熨帖悅人，可謂當時之作手。惜慢詞多膚音，不相稱耳也。中間有鬢、眉、舌、頸、胸、腰、心、淚、唾、汗、氣、香、聲、影諸題，殊不雅正。龍洲道人明嘉詠此類，至明代則加濫焉，初桐亦蹈此轍。廣注典故，亦未免炫博。杯湖欸乃卷一蝶戀花，辨柳耆卿葬於真州，與王阮亭說同，亦不可為據也。

詞藻四卷 學海類編本

清彭孫遹撰。孫遹有羨門集，已著錄。此乃輯錄書中論詞之作，以及當時友朋之言。其自述曰：余于詞學頗有領會，因為搜討名人緒論，以己見參之，所謂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云云。其實領會詞學，固屬大言不慚，參以己見，尤為可笑。全書雜亂無章，引書多不言出處，補述之語全無精彩，檢閱既屬不易，攘用又迷其本源。書既引賀黃公、王阮亭之言，而卷三長詞推秦柳周康為協律一節，全襲水軒詞筌，程村詠物詞一節，全襲花草蒙拾，又皆不言其所自，似若出于己手，與其所撰詞統源流同一謬失，全不知著書之體例也。

銅鼓書堂詞話一卷 屏廬叢刻本

清查禮撰、禮有畫梅題記、已著錄、此書僅十餘節、多考論南宋之詞、間亦及于本朝、蓋禮宗姜張周王之詞者、故頗留意于南宋詞人也、考西泠之盛、與當時詞人所言正合、又詳述樓叔茂孫花翁施梅川蕭則陽諸人之詞及事蹟、並足以資考證、其論文丞相沁園春詞云、雖辭藻未免粗豪、然忠臣孝子之作、只可以氣概論、未可以字句求、亦明塙之論也、

願為明鏡室詞稿二卷 同治己巳刊本

清江順詒撰、順詒字秋珊、旌德人、順詒嘗撰詞學集成、亦明于詞之源流派別者、此集以流暢之筆、寫抑鬱之懷、然往往露而不蓄、意盡於辭、集中多追和飲水竹垞白石夢窗諸家之韻、蓋以清詞為宗、而間及于南宋、本源未正、宜其詞品之不高也、其浣溪沙首句云、楊柳當門青倒垂、譚獻篋中詞、謂楊柳七字千古、未免譽過其實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繡墨軒詞稿一卷 光緒丁酉刊本

清俞慶曾撰。慶曾字吉初，德清人，上元宗舜年繼室也。詞中多寒覃通叶，又憶江南鬟與來韻，踏莎行語與水韻，菩薩蠻翻與來韻，皆失律之甚者也。

記紅集三卷附詞韻簡一卷 康熙丙寅刊本

清吳綺選。綺有嶺南風物記，清修四庫書已著錄。此書署與岑山程洪丹問同選定。故前有吳程二序，皆述選詞之情狀。其實訂譜為重，而選詞為輕。句韻叶對換韻疊字悉為標注，其換韻後再叶前韻者，則注叶前韻。可平可仄，則左誌以丨，讀則下誌以•。其詞之清新婉麗者，則旁加圈點。一詞數體者，注于詞牌之下。名曰記紅者，取昔人紅豆記歌之意也。卷母單調小令四十七體，雙調小令一百六十六體，中調一百十四體，長調一百三十六體。所收多唐宋之作，間亦及于仙鬼。小令喜用新名，而注原名。此所謂倒植者也。凡例云，茲集俱取調之醇雅、音之鏗鏘，其拗體概置不錄。夫詞之宮譜既亡，何謂拗體，何謂非拗體，若以平仄論拗體，則詞中拗句多者，正

聲音流美之處、即此一端、足以覘其詞學之淺矣、末附詞韻簡一卷、與其選聲集所載相同、實即沈去矜之詞韻略也、

填詞六卷 西河合集本

清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清修四庫書、已著錄、奇齡論詞、最薄辛蔣、觀其所撰、令曲學花間、慢詞宗北宋、然花間精妙、而奇齡所作、往往流為纖巧、如相見歡云、愁思遠、拋金翦、唾殘絨、羞殺鴛鴦銜去一絲紅、風蝶令闘草云、藏得宜男臨褰又躊躇、菩薩蠻午睡圖云、柳帷褰未閉、隔水窺人至、待起整釵鈿、郎今未可前、幾於流蕩忘返矣、北宋高渾、而奇齡所作、往往流為淺薄、如蘭陵王畫想云前此、綺羅香云、古鄭名家、彭城遺胄、滿庭芳云、初過清明、纔逾上巳、成俗濫之調矣、真所謂眼高而手低也、

南唐二主詞箋一卷 無錫公立圖書館校印本

清劉繼增撰。繼增字石香，無錫人。繼增得明萬歷庚申呂遠刊本南唐二主詞一卷，侯文燦既未之見，而詞譜所引亦與此徵異，與汲古閣鈔本編次雖同，此多卷末持練子一首，侯本亦無此闋，而注云出升庵詞林萬選，明為呂所附益矣。繼增因以呂本為主，參校各本，並歷引南唐書、詩話、詞話及宋元以來之筆記文集等為之箋注。凡校箋者皆雙行夾寫，其原有校箋者，單行則仍之，雙行則冠原注二字，別為補遺附于後。本已瑚版，後竟失去，其子遂檢當日紅印樣本重付鑄鉛排印，即今所通行之本也。觀其箋校，緝香甚劬，自為南唐二主詞之善本也。然其中猶有可議者數端：二主詞為南宋所編，本出真蹟，最為可據，原注所引，非不可考，如曹功顯即曹勛，孟郡王即孟忠厚，並見宋史，而繼增全不留意，其失一也。破陣子一首，不似後主語氣，袁文甕牖閒評卷五辨論最塙，而繼增未引袁書，其失二也。中主浣溪沙第二首，舊注荆公問山谷云云，蓋本於苕溪漁隱叢話五十九引雪浪齋日記，惟原文誤作李後主，此改正為江南詞耳，而繼增不知為一事，復引雪浪齋日記於後，其失三也。後主搗練子今注

云詞譜註此詞為馮延已作，今案陽春集無此詞，未知何據，考尊前集有此詞，即題馮延已作，繼增竟未能詳考，其失四也。餘若一斛珠、蝶戀花、阮郎歸三首，又見醉翁琴趣外篇，長相思，又見龍洲詞及浩然齋雅談補遺，楊柳枝，又見墨莊漫錄及邵氏聞見後錄，繼增亦並未引及，又援用各書，不著卷第，使閱者艱于覆按，亦失著書之體例，此外無可訾議

也。

步姜詞二卷 始誦經室刊本

清胡元儀撰。元儀有毛詩譜，已著錄。步姜者，步趨白石道人也。調皆白石歌曲所有者，曲韻仍舊，但題意翻新耳。詞之宮譜既亡，不得不以平仄句讀論詞律。若并此而不言，則亦何取於詞名也。白石最為知音，自製曲亦最多，依調填詞，尤當守其聲律，況名為步姜乎。揚州慢第四五句，並當上一下四，而元儀竟用上二下三，此調韻下首一字皆用去聲，更非元儀所知矣。長亭怨慢首句當上三下四，元儀用上四下三，第五句當上四下三，元儀用上三下四，算只有并刀上三下二，元儀用上二下三，換頭日暮暮字韻，改用誤字韻，淒涼犯末句七字皆仄聲，此定格也，而元儀第六字竟用平聲，其他句讀平仄之誤，不一而足，詞亦不能得白石飄飄欲仙之態。題亭又

俗而不雅、以此而稱步姜、眞所謂大言不慚者也、

鶴緣詞一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呂耀斗撰、耀斗字庭芷、一字定子、陽湖人、詞僅五十九首、摸魚子闕一字、蓋耀斗歿後、殘稿如此也、詞頗流利、惜多纖巧之語、中有金字經一首調、蓋本欽定詞譜、不知其是曲而非詞也、

歷代詞腴 二卷 道光刊本

清黃承勳選。承勳字樸存，仁和人。此選歷代之詞，自唐迄明。上卷五十三首，下卷五十首，共一百三首。南宋入選最多，南唐馮李北宋及明代次之，花間最少。而山中白雲詞竟選至四十九首，此可以覘其主旨之所在矣。

陶廬雜錄 六卷 原刊本

清法式善撰。式善有清秘述聞，已著錄。是編末二卷，摘抄經世之文，藉以隱砭時政。前四卷，並考掌故文獻者也。如滿漢之祭酒司業，康雍乾三朝人丁戶口存銀之數，欽定書籍存儲之情狀，黃瑚未列名於薦牘，陶元淳未與博學鴻詞，並為究述清代掌故者所取也。辛稼軒集鈔之刊行，綏寇紀略之版本，畢秋帆校正古籍，多出孫洪之手。李南磵所刻底稿，皆出周書昌之家。殷元正集緯稿本藏於姚春木宅中。又凡各種叢書之目錄，刊刻之原委，版本之存佚，以及詩文各集，並詳細記載。所闡文獻甚巨。蓋式善既明于本朝掌故，又留意于文獻，復與當時名儒文士，多所往還。故所記皆可據依。惜未分列題目，檢覈為艱。又書中頗有誤字，如卷一第四葉將所轄內

境內、上內字當衍、卷二第三葉、辭山深處遇中秋、辭蓋亂字之誤、至請赦與又諭中間、各當空格、今皆連書、似不合例、疑此為初印之本、尚待校改者也、

冬集紀程一卷 道光庚子刊本

清周廣業撰、廣業有孟子四攷、已著錄、乾隆癸卯、廣業舉于鄉、其冬北往京畿、赴禮部試、路程所經、逐日記之、名冬集者、用宋史選舉志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之云也、自癸卯十二月十八日至甲辰二月十五日、並有記述、附紀程詩四十首、編為一卷、其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所紀舉人赴禮會試緣起一條、攷證

淵博、亦本書之大綱也、其古蹟名勝、鄉里傳聞、往往博稽史乘、證其是非、略同放翁入蜀記之例也、惟廣業不明於聲韻之學、故所論頗有未合之處、如仕疑仕貍仕之三切相同、似為茌或茬字之音、作茌音、疑有譌誤、俉侗亦不可切弄也、

竹葉亭雜記八卷 光緒癸巳刊本

清姚元之撰。元之字伯昂，號薦青，桐城人，嘉慶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是編凡國家掌故、四方風俗、前賢遺事，下及物理小識，莫不紀述，共三百十二則。其所記朝廷制度、會試名額、關稅贏餘、乾隆太學石經之源委、武英殿聚珍版之情狀，與法式善陶廬雜錄相校，可以互為補證者也。又詳載四夷之言語，及紀昀、梅植之諸人之瑣事，並足以增廣見聞。至若貴貓之契、牡丹之譜，尤為可珍之材。元之雖不以考證著稱，然如父馬之名，證以史漢之注；早晚之語，徵以隋書之傳，其學亦不能謂為淺薄也。

靜學廬逸筆二卷 光緒辛卯刊本

清施文銓撰。文銓字壽民，安吉人。是編上卷分易、書、詩、禮記、周禮、評史、家乘、戒語、異教，九類；下卷分評文、里語，二類。家乘述施氏故實，戒語錄修身之言，異教則排斥異端之文，里語乃詳述鄉邦之事。其論經史，語多空泛，以曹氏出於夏侯，不獨郭頒、孫盛及吳人所作曹瞞傳如此，即陳壽以夏侯與曹氏同列一卷，其意亦同，至相為婚姻，乃曹操欺詐掩飾之心，所謂欲蓋而彌彰也。而文銓竟以世為婚姻為疑，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又從庾信之言，以西京雜記為吳均偽撰，不知庾說出於酉陽雜俎語資篇，他書並無此語，孤證亦何可難從也。評文亦無獨到之見，家乘、里語，聊供參稽而已。

讀書雜志餘編二卷 金陵書局本

清王念孫撰。念孫所撰讀書雜志，自嘉慶十七年以後，陸續付梓，及病歿，其子引之檢閱遺稿，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因刻為餘編上下二卷，附於全書之後。上卷五種，後漢書二十一條，老子四條，莊子三十五條，呂氏春秋三十八條，韓子十四條，法言八條，共一百二十條，下卷二種，楚辭二十六條，文選一百十五條，共一百四十一條。後漢書傳界河山界，讀為介，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當作隹，莊子衛蒙而楚扻，扻當為扻，呂氏春秋其誰可而為之，而猶以也，韓子昔者文王侵孟，孟當為盂，法言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俄而之言假如也，離騷夏康娛以自縱，夏讀為下，康娛連讀，文選高唐賦若浮海而望碣石，石字為後人所加，誼皆精絕，其他所論，亦多類是。蓋讀書雜志十種，並校理全書，或有千慮之一失，此則忽有所獲，非精不錄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讀抱朴子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讀葛洪抱朴子隨筆所記也。者其間有補證經義者，如謂鞅掌有別解，老叟用蔡說之類；有補證史事者，如考安期生李八百之類；有補證諸子者，如汝南有人設罝以捕麏，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之類；有訂正字誼者，如至理篇胡巫活絶氣之蘇武，巫為毉之壞字，疾謬篇辯給者借錄以刺敵，錄即錄之

異文之類，皆可供人參證者也。惟塞難篇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楊無春彫之悲矣，樾謂此文及自叙篇項字並為顏字之誤，考項楫項託（或作橐），葛書微旨篇云，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辨瘋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以此言之，項託亦有奇疾矣，顏氏家訓歸心篇云，項橐顏回之短折，是項託早夭實為

先儒之舊說。此文項謂項託，楊謂楊烏，與自叙篇合，樾改項為顏，失考之甚也。

法言平議二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十五種也。其間如學行篇，有學術業，術讀為述。吾子篇，足言足容，容猶用也。問道篇，佼則苓，苓讀為答，塗民耳目，塗讀為斁。孝至篇何以處偽，處有審察之義。不亦享乎，享為厚字之譌，等類，最為可據。桐子之命，以桐為侗之假字，深得李注之旨。孝至篇，周公以來數語，推測揚子之心，亦

持論不苟。然如淵騫篇，應諧似優，李注，似倡優，君子篇，玩而廉，司馬注，謂廉而不劌，說竝不誤，而樾皆駁之，殊為無理，又如吾子篇，或問蒼蝇紅紫，曰明視，李注，蒼蝇間於白黑，其說最塙，而樾改蝇為駹，且謂蒼蝇何間於白黑之有，不知注語，乃用曹詩舊誼，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蒼蝇間白黑，讒巧令親疏，亦李注之所本，改為蒼駹，大失子雲之意矣，以

經生而不知李注之旨，亦可怪也。

秋窗隨筆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馬位撰。位字石亭，西安人。是編多論詩文，間及考證。唱和衣衾棺槨之詩，意境超脫，耐人尋味。謂詠物詩宜論其工拙，不當以隱題為能。退之詩，有絶似太白處，頗有獨到之見。宋縣津王漁洋見淮北旅舍二絶句，位考為文待詔之詩，亦可以備參證。惟位為西安人，三輔舊言，今無此讀者，蓋語音演變，不足為異也。關中人謂好為鹽，因鹽與豔同。鹽杖亦當作豔杖，猶樂家碎拍，梅為豔拍，或花拍也。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王逸注：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正月為陬，全本爾雅釋天。張伯起謂歲未必寅，不知易緯是類謀鄭注亦言攝提格紀天元甲寅之歲。位謂孟陬非寅月，不知陬為陬訾之星，即營室東壁。正月日在營室，日月會於陬訾，故云孟陬。舊注何可駁也。

讀中論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讀徐幹中論隨筆所記者，其名忽伏節，微子介於石不終日二節，補證精義，雖未擒實，自可資人參攷也。校正字句，如譴交篇五比為閭，使之相憂，以歲登其大夫，察其衆寡。樾據周官以正之，誼無可疑。然如治學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上用共，下用與，誼同而文異，古書之常例也，樾必欲改共為與，則拘泥而失其真矣。貴驗篇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樾疑易為更，亦不可信。即法象篇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樾據偽古文尚書及左傳，以為脫一終字，其說是矣。然逸周書常訓鮮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終字不重，此尚待斟酌者也。

春秋繁露平議二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十一種也。是編校訂訓詳，未可盡從，且時有誤會之處。其言竹林篇脩，即詩之聿脩，執贄搢而不可從，統即荀子折而不撓也之類，尚為可據。玉杯云，屠其贄，樾謂屠與杜通，杜塞也。考原文云，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贄，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五其比偶其類為一誼，覽其緒屠其贄為一誼。其意謂經文所有者，當伍偶以求之；經文所無者，當察其餘義，屠蓋與著同。如樾所言，大失董生之旨矣。惟春秋繁露一書，錯簡最多，樾所訂正者，如楚莊王、竹林、深察名號、五行對、郊語、諸篇以及爵國篇校改之處，雖難盡據，然皆可以備參攷也。

讀春秋繁露札記一卷 鈔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一種也。春秋繁露一書，頗有微言，復關禮制，雖文句譌誤，似不得逞臆妄改。是編往往師心自用，任意增損，殊不足據。其較為可取者，如執贄篇，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贄，鴻慶謂者讀為諸，說雖牽强，然能通其義而不改其字，自可以備一說。至若楚莊王篇，物襲所代而率與同，俞樾謂物當為勿，鴻慶駁之曰，物指下文居處稱號正朔服色言之，其說甚是。周語，更姓改物，韋昭注云，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最足以證成鴻慶之說。此在本書之中，為最精者矣。

說苑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三種也。其校說苑，取宋本、元本、明楚府本及孫志祖校訂本，以校程榮本，正字大書，注其譌字於下，參用經子史注類書，輯錄佚篇於後，並與其所校新序相同。頗為詳審。引用惠棟、趙曦明之言，亦擇之甚精。於補中所校諸子，此為最佳者矣。蓋新序說苑，乃彙錄經史諸子而成，

展轉參證，則互相發明，而前人校者甚少。日本有關嘉纂注本，居今論之，陳壽祺校本未見。餘僅俞樾讀書餘錄、孫詒讓札迻而已，亦非專治是書也。文弨既以各書參校，又得宋元刊本，宜其所獲之多也。

新序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二種也。以何允中本新序，與陸貽典宋校本、程榮本、明別本，互相校訂，是者大書，其何本脫誤之處，具注於下，別輯佚文附其後焉。既援用諸本參校，復引春秋三傳、國策、史漢、諸子，相為證明，又佐以經疏、史注、文選注、荀子注、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引用孫志祖校語，亦甚精

核，故所獲不少。然亦間有未審之處，如義勇篇，齊諸軾，文弨注云，軫譌，或作角，下同。不知軫固未合，軾亦非也，文當作角，角與較通。考工記賈疏引禮緯云，大夫齊較，左昭七年傳孔疏引禮緯稽命徵云，大夫五及齊較，與此相合，諸宮舊事此及下文並作角，不得改為軾，明矣。

人間詞話二卷 王忠愨公遺書本

王國維撰。國維有殷禮徵文，已著錄。此為論詞之作，間亦及於詞餘。書中標出境界之旨，以為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不知有我之境，見而易知者也。無我之境，物我俱化者也。故國維所謂無我之境，仍為有我之境也。人禀七情，情也，應物斯感，因情以寫景，觸景而生情也。果有無我之境，則為無病而呻，吟風弄月，豈文學之所取耶。國維既有有我無我之別，而下卷又謂一切景語皆情語，則自相矛盾矣。且國維所謂境者，皆淺薄之境也。何以言之。南唐中主浣溪沙，自以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為妙境，而國維獨賞其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二語。秦淮海踏莎行，自以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為妙境，而國維獨賞其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二語。蓋菡萏可堪四句，淺而易知，小樓郴江四句，深而難曉也。國維於唐五代則尊李後主，於宋則尊秦少游，不知詞之發生，本為侑酒謳唱之用，託體房帷，固其宜也。後主開拓疆界，多用賦體，實為詞中別派。唐五代之有李後主，猶宋之有蘇東坡也。少游上承三變，下啟清真，詞最婉雅，然不如三變之大，不及清真之深，以少游有承前啟後之功，可也，以為高於柳周，則非也。又以作者詞句中之句而論其詞體，本非正當之法。國維以畫屏金鷓鴣比方城之詞，絃上黃鶯語比浣花，和淚試嚴妝比陽春，牽强附會，玄妙難通，不可究詰矣。惟論後主詞，頗有警策之語。論雙聲疊韻，用英文以證之，最為明暸。當時西學東漸，故此書風行一時，其實當分別觀之也。

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 唱經堂才子書彙稿本

清金人瑞撰。人瑞有唱經堂釋小雅，已著錄。此擇歐陽修令曲加以批評者。長相思、美人一首，訴衷情、春閨一首，踏莎行、寄內一首，減字木蘭花、豔情一首，又歌姬一首，生查子、春恨一首，又即事一首，瑞鷓鴣、有見一首，蝶戀花、春睡一首，又閨思一首，又蕩船一首，又採蓮一首，共十二首。詞內分批，詞後總批，穿鑿附會。全是魔道。長相思、深花枝一首，最為淺薄。而人瑞竟歎為絕技，可謂無識之甚矣。以其批西廂、水滸之伎倆而論詞，安見其能合也。美人、春閨等題，非六一詞集所固有，亦襲明人選詞之惡習。至于集中偽作最多，即就人瑞所引蝶戀花與陽春相混，生查子亦見于斷腸，似當一一辨明。人瑞學力不深，稍有才氣，本不足以語于此也。

復堂詞話一卷 心園叢刻一集本

清譚獻撰。獻有復堂日記，已著錄。獻論詞之語，散見於日記、篋中詞及所評周氏詞辨中。光緒庚子，其弟子徐珂彙輯而成書，名亦獻所定也。論詞最服周濟，有寄託入、無寄託出之語，以為明於此理，則詞體始尊，詞學始大，文人固可發揮其才性，學者亦不敢目詞為小道矣。唐五代尊溫韋馮李，北宋則重柳周，南渡詞境高處，以為出于清真，比較兩宋而範以詩派，則柳周開寶也，張王大曆也，論蘇辛，謂東坡是衣冠偉人，稼軒則弓刀游俠。皆評議精深。論清詞曰，以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為江湖，以常派挽朱厲吳郭佻染餖飣之失，而流為學究。近時頗有人講南唐北宋，清真夢窗中仙之緒既昌，玉田石帚漸為已陳之芻狗，最能明瞭清詞變遷之跡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

其評友朋之詞，誠有譽過其實之處，然歷代撰詩話詞話者，徇情之言，自所難免，亦何傷於全書也。

花草蒙拾一卷 賜硯堂叢書本

清王士正撰。士正有精華錄，清修四庫書已收入存目。花草者，謂花間草堂也。蒙拾者，以為未及賡為揚搉，且自媿童蒙，謙辭也。此乃士正讀花間草堂時隨筆寫記者，間亦及於友朋之作。論詞五十餘節，以溫韋為詞正體，其說良是。論花間之妙曰「蹙金結繡而無痕跡」，說亦明塙。論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則故作玄虛，不可解矣。其餘所言，皆平平無奇。至以詞統所選有鄭清之功，祗見其識不高耳。屯田葬處，自以方輿勝覽及獨醒雜志所載為是，士正謂葬于真州城西仙人掌，殊不可信。此書初由鄒祗謨慫恿刻行者，見於士正自述，而書中亦多贊揚祗謨之詞，則近於標榜矣。

南州草堂詞話三卷 學海類編本

清徐釚撰。釚有南州草堂文集，已著錄。此多就耳聞目見，紀載當時清初文人之本事詞也。如吳梅村、龔芝麓、冒巢民、朱竹垞、葉天寥、柳敬亭、吳漢槎、曹顧庵、汪鈍翁、王阮亭、宋荔裳、陳迦陵、納蘭容若、顧梁汾，以及閨秀之逸事，多所入錄。其間有傳詞集者，有不傳詞集者，詞雖因事而著，未必皆精深華妙，然可以考見清初詞壇之盛，及詞人之風流雅韻也。又學海類編所刊此書，分上中下三卷，昭代叢書本不分卷也。

皺水軒詞筌一卷 賴古堂十種本

清賀裳撰。裳字黃公，號白鳳詞人，丹陽人。是編多考論唐宋之詞，及詞之所尚，並無精闢之言。以稼軒為粗豪，謂豪則是也，謂粗則非也。又云長調推秦柳周康為協律，此數家正是王石廚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內豚味，必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璵諸家，考秦柳周皆為閒派之人，後代詞家幾不能出其範圍，以三家與康並列，已自不倫，放翁與梅溪同舉，尤為可怪。又從主搗練子二首，楊升庵謂見一舊本，俱係鷓鴣天，二調之前，各有半闋，裳謂為古詞別本，增前四語，覺神彩加倍，不知唐五代罕填鷓鴣天者，宋初始有，且僅一體，二詞後段，平仄全異，且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二語，乃白居易暮江吟後二句，豈有全襲之理，蓋為升庵

僞撰，亦明人之慣技，裒不能辨正，復贊揚之，亦無識之甚矣。

詞家辨證一卷 學海類編本

清李良年撰。良年有秋錦山房集，清修四庫書目已著錄。此書首輯兩宋以來之筆記詩話中，論詞甚多，採良年因輯錄之，前無序目，內無標題，採輯既不完備，體例亦蕪雜不倫。又如第九葉醉翁琴趣外篇一節，見於吳禮部詩話，第十葉李白菩薩蠻憶秦娥一節，見於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第十二葉周美成應天長過秦樓一節，第十三葉秦少游滿庭芳一節，並見於毛本坿注，第十八葉李白仙女下(本書誤脫此字)一節，見於苕溪漁隱叢話，而良年皆不言其書名，似若出自己手者，可謂草率之甚矣。

詞壇紀事三卷 學海類編本

清李良年撰。良年有秋錦山房集，清修四庫書已收入存目。此編乃採輯自唐迄明詞之有本事者。良年別撰詞家辨證一卷，蓋彼為辨證詞之真偽善惡，及詞調之源流、字句之脫誤，此則專輯本事詞也。前無序目，內無標題與辨證同，惟辨證各節之出處或著或否，此則多不著明，徒使讀者迷其本源。而東坡定風波一節，忽明著東皋雜錄，無名氏玉瓏璁一節，又載明能改齋漫錄，餘皆不言其所自。各節之後，往往低格補述，則明言所出之書。而李後主浪淘沙下，補錄破陣子詞，明見東坡志林，但書東坡云云，體例殽雜，一至於此。又謂張安國六州歌頭為三換頭，不知于湖所撰，亦為雙疊，並非三換頭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歲寒居詞話一卷 玉津閣集本

清胡薇元撰。薇元有玉津閣集，已著錄。此書據所論及其自序，塙為薇元自著。然自珠玉詞至碧雞漫志諸節，皆出于清修四庫全書詞曲類提要，其書具在，轉錄何為。漱玉詞略增數語，又白石道人歌曲一節云，四庫提要，以紀文達之博，謂似波似磔，究轉軟斜，如西域旁行字，薇元按，此宋人自記工尺四合上非字也云云，言之明晰，餘皆不著四庫提要之名，似全出自己手者，不知其是何居心。其他論韻論律，亦多採自舊書，援引既不廣博，又不能疏通其義，論清初諸家之詞，亦無獨到之見也。

師伏堂詞一卷 師伏堂叢書本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此僅四十二闋，慢詞居十分之九，而律不精細。其間如倦尋芳落花、摸魚兒對月二首，用韻紛雜。蓋錫瑞究經學，尚今文，不必以詞論也。

里堂家訓二卷 傳硯齋叢書本

清焦循撰。循有易章句，已著錄。是編為訓其子弟者，或以經歷所得，明其旨趣，或引前人之事，以為規戒。論學之語，居大半矣。儒者以治生為要一節，頗中文儒流宕之失。斤斤於時文之法，亦相因而生之意也。論學不拘虛，不墨守，能見其大者遠者，以為考據之名，殊屬不合。專宗許鄭，徒執一而害道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博采衆家，兼收異說，鄭康成箋詩，往往易傳；注三禮，列鄭大夫、杜子春於前，而以玄謂按之於後，未嘗據一說也。又闡漢宋之學，謂朱考亭纂集羣言，衷以己見，其說經之旨，與康成氏同軌。謂歷代說經之士，各還其本來面目，而以己之精神血氣臨之，不必侈言考據。又謂周子言無極，無極即詩周頌不已之義；無極而太極，猶言無首而得其大

首與其所著易通釋可以參證皆能洞見學問之真也治漢學者以攻伐宋學爲能不特不知宋學並不知漢學者此所以阮元稱之爲通儒也惟其論文云古文之有四六猶詩之有詞也詞與四六之於詩古文譬如婢妾之於夫人有夫人不妨有婢妾而竟以婢作夫人不可也夫人下作婢妝亦可也其言似是而非蓋體有因革文有變遷此當明其源流不可厚彼而薄此也

讀老札記二卷補遺一卷 光緒甲申刊本

清易順鼎撰順鼎有經義莛撞已著錄是編校讀老子以王注證其所據之原文以本文證王注之錯簡以他書佐證本文以類書校訂王注故能左右逢原若合符節蓋解老者各有馮依修列異文徒滋殽亂轉不若墨守王弼一家之本也其推證本文者如萬物作焉而不辭據十七章之注則知王本辭作始也

故大制不割王注云以天下之心爲心故無割也則知王本作無割與淮南道應篇合矣無有入無閒王注云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于經據淮南原道篇則知本文當作出于無有入于無閒注文當作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經也其訂正王注者如谷谷中央無谷也據釋文下谷字當作者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據列子天瑞篇張注當作處

罕而不可得名，故謂之元牝，謂成其實各得其庇陰，不傷其體矣，據初學記文選注，謂成其實（當作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二十二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注）文語，據文誼當為自見者不明四句之注，而錯入於此者，（惟不自見其明則全也，當作不自見則其見明也，順鼎之說非是。）此皆塙無可疑，較之陶鴻慶讀老子札記，尤為精詳也。惟謂常道與上德同誼，終不可據，須知

老子所言道即自然，徒以人不易明，故不得已而言德，推其所論，區以別矣，何劭所撰王弼傳，言之最晰，蓋順鼎惑於俞樾之說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補遺據莊子天下篇以證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讀，亦不可為典要也。

墨子注三卷（光緒甲辰江西官書局刊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周易說，已著錄。是編校注墨子，闓運弟子蕭鶴祥所校刊也。鶴祥跋謂參校原鈔，親聞師說，因述其例曰：凡所解釋者，小注之；校改者亦如之；其移補者，間以陰文別之；其不足重錄者，則通篇如之；就中亦有校增者，則以陰綫圍之；脫漏者亦如之；其陽文中有脫漏者，則以陽口間之；刪去者亦

如之。經上經下，排次句讀，上篇則略依畢校考定，其下篇皆師所詮分云云。闓運自序，謂釐為二卷，今細覈之，實為三卷，首列墨子七十一篇上，經上經說上為墨子七十一篇中，備城門為墨子七十一篇下，是三卷，非二卷也。三卷（似本於樂臺注及潛溪所見本，但皆十三篇，與此亦不合也），其墨子佚文，全從畢輯，餘則襲舊者多，不言其憑依，校改者亦

但逞其胸臆，從大取篇輯出經語，獨為一篇，附于經說之後，前後篇文同者，則逕行刪去，其竄亂古書，較之明人，有過之無不及也。謂墨家巨子即矩也，猶夷教所奉之十字架，其注莊子天下篇亦同此說，又謂尚同三篇，即墨分為三之證，真所謂穿鑿附會者矣。盧文弨、畢沅所校墨子，雖未精審，然大體純正，闓運反詆厲之，而不自知其妄也。

莊子王氏注二卷 長沙王氏刊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周易說，已著錄。是編注釋莊子，列天下篇于首，以為莊子之敘也。次列寓言篇，以為莊子之自敘也。次列消搖游至應帝王內篇七篇，自人間世以前為上卷，德充符以下為下卷。其餘外雜諸篇，悉刪削焉，不盡遵循舊注，而以己意釋之，自序獨尊崔譔，不知譔注之本，為內篇七、外篇二十、非九篇也。三十三篇，原為郭象注本，然淮南脩務篇注，已云三十三篇，是東都所見固如是矣。莊書頗為駁雜，無可諱言，然以己意定之，終不可據，須知晚周諸子，多為後世同學派或託古以顯其說者述作而成，不盡出于己手，不明此旨，則所說皆非。天下篇，暢論學派，頗中肯綮，明為專道者所撰，以為莊叙，理或近之，然叙在卷末，古書常例，闓運移之于前，

是徒知今之法而不知古之道矣寓言重言危言誠為莊書之例以為莊子自叙未可必也注亦多不足取闓運乃浮今之士本不足以語于此也

呂氏春秋高注補正一卷 武進李氏排印本

清李寶洤撰寶洤有三國志平議已著錄是編補正高誘呂覽注者其例每節補注者則首書補曰二字正注者則首書正曰二字以畢沅校本為主訂正高注者是書往往言已見畢氏校本或說見畢氏校本畢書具在何為不憚煩也寶洤之說皆憑胸臆並無實證亦間有可取者壅塞篇凡說之行也一節雖

與陶鴻慶孫鏘鳴吳汝綸［諸家］暗合實較畢說為精然如權勳篇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此言夙繇之君欲鐘之心勝則赤章蔓枝使夙繇安全之說自不能行寶洤以安為語助不可通矣任地篇使其民而郄之郄當作卻故高注云卻逆之也依上文為訓無可駁議寶洤謂郄與隙同文不詞矣蓋寶洤學本不深而欲擅駁古說多見其不自量也

麗濵薈錄十四卷 同治丙寅刊本

清蔣超伯撰。超伯有南漘楛語，已著錄。是編自叙，謂少官秋曹，壯歷臺省，含香持斧，出典二粵，暇輒手錄，因沙汰而集為一書。郡齋廨圃有阜隆起，下俯霖潦，爾雅所謂陵夾水濵乎。畜鹿二，絶有力，呦鳴相聞，遂命之曰麗濵，而是書適完，即謂之麗濵薈錄。是書每卷有目，範圍廣泛。宋書樂志南音一節，實暗襲呂氏春秋，非始于沈約也。立位同字，前儒言之屢矣，展轉抄錄，竝為發明，淺陋可笑。惟其間關于方言風俗掌故諸端，可供參證，如以墅乞汝、臥碑、帽頂、獠口、鬼奴、青葉髻、七七、裁縫、古錢、黃穀、稅錢等類，竝足以增廣見聞，似不得以其抄撮而少之也。

漆雕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漆雕氏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三篇，注：孔子弟子漆雕啟後。隋唐志竝不著錄，佚已久矣。考仲尼弟子有漆雕徒父、漆雕開、漆雕哆，而漆雕開為著，或作漆雕啟者，啟名開字。論語吾斯之未能信，丁小雅、宋于庭竝以吾為启字之譌也。避漢景帝諱，以字代名，論語注竟誤以開為名矣。家語弟子解以為蔡人，鄭目錄以為魯人，當以鄭為是，王肅存心難鄭，不足信也。陶潛聖賢羣輔錄云：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而韓子顯學云：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又言性有善有惡，韓子謂為漆雕氏之儒，當在此數端矣。國翰從韓子、說苑、論衡、家語諸書，輯出不足五節，各書記載漆雕氏者，附錄其後，又以漆雕啟後

即指漆雕憑。然楊簡先聖大訓及闕里誌並以憑即漆雕啟，蓋展轉傳說，各異其詞。國翰之說，亦非塙論。又漆雕憑，說苑作漆雕馬人，國翰謂名憑字馬人，其說近是。然憑字草書或作𫎇，豈即憑字誤分為馬人歟。

魏文侯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魏侯斯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儒家魏文侯六篇，隋唐志已不著錄矣。國翰以為史記謂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不當繫之於秦，其說是矣。實則秦欲伐魏，以文侯賢而止，亦見于魏世家，蓋太史公臨文之便，或據史之成材而載之，非繫于秦。國翰求之太深耳。文侯受經藝于子夏，彬彬儒者，齊家治

國，頗多見道之言。漢志樂家篇叙，謂六國之君，魏文侯最好古，樂記魏文侯為第十一篇，見于劉向別錄，今禮記樂記為公孫尼子所撰，國翰以為樂記載魏文侯問樂一篇，當為文侯本書，而漢人輯入樂記之中，故完全錄入。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文侯孝經傳，與淮南子人間篇合，是此文當在孝經雜傳之中，國翰既已採收，則蔡邕明堂論引文侯孝經

傳曰、大學首、中庸明堂之任也、亦當備錄、何以遺此而取彼也、孝經傳是否在此書中、今亦難質言矣、

公孫尼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公孫尼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弟子、隋書經籍志、公孫尼子一卷、注、尼似孔子弟子、唐志亦為一卷、考漢志列公孫尼子於孟子之前、李充之後、而其論情性、本與宓子漆雕相近、漢志復閒隔載之、似非仲尼弟子、劉班之說、當有據也、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作、國翰以此兩篇明見禮記、故不具錄、但引文與今樂記稍異者、仍分載之、復從春秋繁露論衡意林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輯為一卷、其謂性有善有惡、固與宓子漆雕同、即養氣之說、雖不如世碩之明晰、然可與孟子養氣之旨、互相推究也、

李克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李克撰，清馬國翰輯。克為魏文侯相，李或作里，古字通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然文選魏都賦注引李克書三語，最可珍貴。國翰又從他書輯其對文侯語，合為一卷。陸璣詩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釋文敘錄說略同，是克為子夏再傳弟子，而漢志謂為子夏弟子者，從其本也。國翰以為子夏居魏，親從問業，故班固云然，說亦近情。觀其對文侯語，皆因緣儒術，似淺實深，史稱魏上下和合，得譽于諸侯，此可徵其君臣協治之效焉。

宓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宓不齊撰，清馬國翰輯。不齊字子賤，魯人，孔子弟子，為單父宰。宓或作密，本字當作虙，顏師古謂宓讀與伏同，音近並相通也。漢志儒家宓子十六篇，隋唐志並不著錄，亡佚已久。國翰從韓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家語諸書輯為一卷。單父治績，著于當時，其言人性有善有惡，與漆雕氏同。又景子乃宓子之弟子，各書引景子之語，亦可參證也。

景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景氏撰，清馬國翰輯。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景氏出自姜姓，齊景公之後，以謚為氏。景丑、景春，皆其裔也。戰國時，景氏世為楚相，或云楚之公族，別為景氏。按此景氏為齊人，或可信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景子三篇，列宓子之後，隋唐志竝已不著錄矣。國翰所輯僅得二節，均述宓子事者，其學派自與不齊相同，故漢志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也。

世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世碩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儒家世子二十一篇，注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其書隋唐志均未著錄，佚已久矣。國翰從春秋繁露論衡輯得二節，前列養書之名，從論衡也。文中附論衡說者，供考證也。惟據論衡之言，養書似為世子書中之一篇，春秋繁露命序一節，疑非養書之言，國翰或亦知之，惜次第未清晰也。碩論性情，頗為王仲任所稱許，主有善有惡，與漆雕子宓子公孫尼子相近。碩以善惡增變當循其所養，蓋能顯言其始末者，漆雕子宓子，但言大旨，其說混成，公孫尼子養書雖言養氣，實玄妙而難知，仲任獨稱世子，豈謂是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南唐二主詞校一卷 晨風閣叢書本

清王國維校。國維有殷禮徵文，已著錄。此據南詞本南唐二主詞，別輯補遺十二首，又附校勘記於其後，焉觀其所校，概據別家詞集及花間尊前花庵草堂南唐書全唐詩歷代詩餘諸書，至于花草粹編詞統等，皆未引用，殊不完備。即其所引諸書，亦未詳盡。如第二闋中主望遠行，黃金窗下忽然驚，花庵窗作臺，

第四闋浣溪沙，西風愁起綠波間，南唐書綠作碧，國維並未及之，其他遺失亦夥。第十闋後主臨江仙，傳為不完之作，引證亦嫌漏略。第十八闋後主搗練子令，舊注出蘭畹曲令，碧雞漫志曲令作曲會。國維謂作令為長，考明呂遠刊本亦作蘭畹曲會，曲會者，會集眾曲之謂，馮延已陽春集，舊校稱蘭畹集，集會誼同。國維之說，未可為典要也。第三十闋謝新恩，舊注，以下六詞真蹟在孟郡王家。國維謂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兩闋，為臨江仙，不知謝新恩即臨江仙之異名也。又南詞本搗練子令，詞下注云，此詞見西清詩話，七字當為下首浣溪沙之注，不知何以次于前首也。凡此諸端，未免輕忽。然考訂升庵偽撰鷓鴣天一節，精鑿不磨，後跋詳證二主墨蹟，尤可以補考訂二主詞者之所未逮也。

陽春集校本一卷 四印齋本

清王鵬運校、鵬運有味梨詞已著錄、是編據鵬運自跋曰、陽春集刻本久佚、從彭文勤傳鈔汲古閣未刻詞錄出、校勘授梓、並補遺若干闋、云云、陽春集本有舊校之語、鵬運校本、混合莫辨矣、今所見者、含吳文傑刻本外、有明鈔本及星鳳閣鈔本、蓋與汲古所抄同出一源、以校此本、如鵲踏枝第二闋、明鈔本注云、蘭畹集作歐陽永叔者非、此本調下注云、別作歐陽修、應天長第一闋調下、二鈔本注云、此首與南唐詞首闋小調異、詞末注云、蘭畹集誤作歐陽永叔、此本調下但云別作李後主、其實中主有此首、非後主也、似此之類、不勝枚舉、蓋為鵬運所改校矣、異文注于句下、未詳出處、但云別作某、又作某而已、今細審之、蓋據花間尊前花草粹編詞譜及其別家詞集、然如拋毬樂第八闋、尺赤人千里、殊不可通、尺赤當作咫尺、明見花草粹編、而不著校語、失檢點矣、蓋此本便于誦讀、若欲校勘攷訂、則當推證其校語之元本也、

哀碧齋詞話一卷 民國十九年排印本

清陳銳撰。銳有哀碧齋詩集，已著錄。此為其論詞之作。宗尚柳屯田，與鄭文焯同。最為有識。論古今詞風，述方言俗語，明四聲韻協，皆有獨到之處。惟讀書未博，時露淺陋。謂姜堯章齊天樂詠蟋蟀開口便說庾郎愁賦，捏造故典，不如今行庾子山集，實為不全之本。北宋張耒風流子詞云：柰愁入庾腸，老侵潘鬢。草堂詩餘注云：庾信愁賦：閑之欲驅愁，愁終不肯去，去之欲避愁，愁已知人處。必有所據，豈得以己所不見，即謂古人捏造故典耶。又周邦彥大酺云：未怪平陽客，雙淚落笛中哀曲。明用馬融長笛賦序。而銳謂此平陽客未知何指，豈未讀昭明文選耶。何竟輕忽如此也。詞為文中之一體，若僅恃才性，終不可與道古也。

漱玉詞彙鈔一卷 道光庚子刊本

清汪玢輯校。玢字孟文，錢塘人。玢為女子，其事迹未詳。是編據鈔汲古閣本漱玉詞十七首，復從陽春白雪補一首，樂府雅詞十六首，梅苑六首，詞林萬選三首，歷代詩餘一首，共四十四首。易安詞散見群書者，近八十首。此輯殊不完備。玢又輯錄詞話，分附各首之後，內有問蘧廬隨筆，疑即玢所著也。評論亦不精塙。前附錄紀事，僅引清波雜志、四六談麈、琅嬛記、貴耳錄各一則，而於易安晚節之傳說，全未言及。蓋玢讀書不廣，既不能為易安辨正，而又以再嫁為嫌，故置而不論也。

雨村詞話四卷 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有賦話，已著錄。是編前三卷概論唐宋之詞，末句論金元明清之詞。其言葱茜亦可作葱茜，不知葱葱本即一字，葱茜或又作葱蒨，則非調元所知矣。桂殿秋乃偽撰，即菩薩蠻、憶秦娥二首，亦非李白詞也。撋就二字，又見于淮海居士長短句，非僅黄魯直之詞而已。四影一節，亦屬非是，三影之說自

宋以來，各不同也。惟調元此書，攷訂者多，評論者少，雖未能精覈，然如閨子裏腱撰諸節，亦可參用，且前人詞話，或演為小說，或標榜成風，轉不若考訂為有益，其論詞之處，亦間有可取焉。

阮亭詩餘一卷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清王士禛撰。士禛有精華錄，清修四庫書已入存目。此為其所撰之詞，僅二十九首，後有和李清照詞十餘首，共不足五十首。吳重憙衍波詞跋曰，王文簡公詞流傳者有二本，一曰衍波詞，刻入孫無言十六家詞中，一曰阮亭詩餘，相傳為公手定，有自序及竟陵唐允甲、東武邱石常、南昌丁弘誨、吳縣沈履夏、同里徐

夜各序，邱石常、徐夜評注云云，此本多鄒祗謨一序，餘與吳說正同，其實評注之中，亦有士禛自注，至以為士禛手定，固難質言，然以衍波詞校之，此本四十餘首，衍波皆有，尚多數首，和易安者則散入全書，是可知此本即從衍波摘出，化散而為整也，又和易安詞內，有雨中花一首，其詞與調不合，實為浪淘沙，非雨中花也，漱玉集中亦無雨中花調，今

所見者、惟文津閣本漱玉集浪淘沙誤題雨中花、不知士禎所據何本也。細繹之、士禎原稿似不誤、衍波詞有雨中花料峭東風吹細雨一首、次即本詞、而題曰浪淘沙、是原本未誤、蓋摘抄時詞本不誤、而調則誤用前首也。士禎之詞令曲、時有佳篇、同其詩之七絕、盡清雅有餘、渾厚不足、五代之詞重厚而大、故敢為豔語、士禎力不足以驅之、而喜學花間、往往入於邪、即其蝶戀花詞、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淺薄無俚、而當時竟以王桐花稱之、可見其詞風之不振矣。

紅薇翠竹詞一卷仲軒詞一卷 傳硯齋叢書本

清焦循撰。循有易章句、已著錄。紅薇翠竹及仲軒、皆其半九書塾之亭軒、名曰仲軒者、取仲長統樂志論之旨也。其詞多滯而不活、質而不空、而紅薇翠竹詞每首之後、往往詳細注釋、其述交朋事迹、尚可參攷、至于字面典故、一一注之、則殊不雅正、詞本以措意運筆為難、不以用典與否而定其美惡也。循以為詳言出處、可以顯其無一字無來源、而不知其於詞有損而無益也。據其所撰里堂家訓卷下云、古文之有四六、猶詩之有詞也、詞與四六之於詩古文、譬如婢妾之於夫人、有夫人不妨有婢妾、而竟以婢作夫人不可也、須知文體不同、各有本質、厚彼薄此、則昧於文學之變遷、其所言實未能深知詞旨、循經學湛深、自有其傳世之業、不必以詞論也。

因柳閣詞鈔二卷 傳硯齋叢書本

清焦廷琥撰。廷琥有尚書伸孔篇，已著錄。是編大題因柳閣詞鈔，小題對花詞。據其自述，養病村居，啟積檢得花間集、花菴諸詞選，誦而愛之，間仿其體，故名曰對花詞也。其小令時有佳篇，慢詞多不合律，如滿庭芳首二句，不相偶對，後段花高文章，誼不可解，且此句第二字不當用平，或花高為花草之譌也。

秋雅一卷 蔣侑石遺書本

清蔣曰豫撰。曰豫有詩經異文，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僅三十四首。曰豫自號後白石生，蓋效法石帚者。今觀其詞跡近南宋，至于石帚清空縹緲之概，曰豫尚未能也。擬之玉田，稍為近之。曰豫喜言考據，辭章本為餘事，然其究述經子，頗為粗疏。詞雖未入高渾之境，實能置體清雅，較為可取者也。

庋鶴軒詞一卷 同治癸酉刊本

清趙彥俞撰。彥俞字次梅，丹徒人。詞一百六首。彥俞與蔣鹿潭善，年六十，始為詞，詞頗清空，蓋師玉田生者。惟中間屢引前人詞語，未免有傷體例也。

鍾山札記四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文弨有儀禮注疏詳校，已著錄。是編為文弨歸田後，掌教南京鍾山書院雜記考訂之屬也。嚴元照悔庵學文卷八，謂文弨喜校書，竊日力於此，不暇自著書。文集而外，僅鍾山龍城兩札記耳。鍾山札記生前自付梓云云。其實文弨校勘經籍，固多可取，然失檢之處亦復貽誤後學。至如詳說經義，更非

其所長矣。此記亦以校勘為多，實足以貲人參攷。然如公羊宣六年傳，晉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何休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又云：但言焉，絕語詞，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文弨曰：段若膺云，依注則前兩句當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閨者。余謂下句注，

當作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
傳文及注疑皆後人轉寫失之不知左
氏傳屢以門焉為言雖攻守不同其文
則合以門焉例闔焉則傳文之不誤殆
無可疑段說不足據也文弨所言更為辭
不合何休之意以此文為字為絕語
與上文焉猶於之訓略異故上言焉者
此但言焉不言焉者正申釋注首但字
之義文弨引注刪去但字可知其未能

詳繹傳注之旨也又論語憲問篇子路
子貢疑管仲非仁二節文弨引明顧憲
成之弟允成曰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
而託於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
中未可知也文弨又引袁枚亦同此見
謂齊人最尊管仲此必齊之弟子記之
上下章云云非齊論而何不知齊論魯
論乃漢時齊魯經生各守師法其分別
在訓詁章句並非齊論是一書魯論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一書也且此謂漢代之齊魯非指周之
齊魯今觀顧袁之言以為周之齊魯且
謂此章是齊論彼章是魯論尤屬令人駭怪
顧氏兄弟不通經術袁亦浮夸之士發
此謬論本不足責文弨粗知學者不特
不加駁詰反深信其說無怪其有盧郎
老矣之誚也

柿葉軒筆記一卷 峭帆樓叢書本

清胡虔撰、虔字雒君、桐城人、嘉慶時、以保薦賜六品頂戴、是編為攷訂經籍雜識掌故之屬、章節不多、皆有依據、熟於典章地理、明於小學聲韻、蓋其根柢甚深也、惟中間亦有欠斟酌者、乾隆初、謝濟世奏請廢朱子學庸章句、當時即為高宗所駁斥、虔但言其奏請之事、而不及行否、蓋未明其源委也、南昌為郡、始於五代、王勃滕王閣序、本作豫章故郡、文苑英華可證也、後人妄改豫章為南昌、而虔竟謂子安誤用、是考之未審也、然此類或見聞未周、或疏於版本、非為大謬、不必以一眚掩其全書也、此為崑山趙氏重刻桐城方氏刊本、據書林揚觶卷上引此書曰、太平御覽引劉義慶幽明錄、載王輔嗣注易譏誚康成、鄭降神、大言責之、王遂畏惡、得厲疾而死、以為此鄭學者惡王黨鄭之言云云、今本無此文、蓋方氏刻時、以為此節既見於書林揚觶、不必再入胡書、已屬不合、趙氏重刻、不知增補、尤為荒率也。

由余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由余撰。清馬國翰輯。由余,漢書人表作繇余。繇與由同。其先晉人,亡入戎。其後因事展轉入秦。詳具史記秦本紀、韓子十過、呂氏春秋不苟、說苑反質、韓詩外傳九諸書。漢書藝文志雜家由余三篇。注,戎人,秦穆公聘以為大夫。其書隋唐志並不著錄。國翰從史記、韓子、說苑、新書輯得三節,為一卷。觀其對秦穆之言,參用儒道墨三家之義,而行之,故漢志入於雜家。秦不專尚禮義,風氣相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蕉軒隨錄十二卷 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方濬師撰。濬師字子嚴,咸豐舉人,官至永定河道。是書記遺聞瑣事之屬,間亦考證經史,評論詩文。每卷但有目次,並未分別部居。攷訂之處,頗為粗疏。評論詩文,亦多淺率。尊呂留良而薄黃宗羲,閻若璩、揚袁枚而抑王昶、包世臣,可謂顛倒黑白矣。其論漢學宋學曰: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然則宋學僅為空談,不必讀書,則世人皆程朱矣。不學無識,竟至於此。第二卷記蒙齋年譜語一節,歷叙其先世之功名,及已身之榮貴,祇見其鄙陋耳。第六卷太老師一節,謂阮元諂事和珅,珅漏洩眼鏡詩題於元,故元詩暗合純皇帝意旨云云。游談不根,真所謂小人無忌憚也。

申鑒札記一卷 小萬卷樓叢書本

清錢熙祚撰。熙祚有吳郡志校勘記，已著錄。熙祚既刊黃注本申鑒於小萬卷樓叢書中，復以譌文甚夥，校者不多，黃省曾注多疏漏，盧文弨僅校正數十字而已，惟群書治要所引，最足正今本之誤，黃盧並未及見也。乃盡刪黃注，其校訂者，則採用之，以後漢書、群書治要、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參以黃盧之說，間下己意，撰為札記，附於書後。申鑒一書，自以此為最善本矣。惜馬總意林未能校引，羌考即慶忌，熙祚亦未之知也。

胡非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胡非子撰，清馬國翰輯。胡非子名字爵里並未詳。應劭風俗通姓氏篇，胡非氏，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其後子孫因以胡非為氏。戰國有胡非子，著書。廣韻注、通志氏族略所載略同。隋志以非為名，疑未是也。漢書藝文志墨家，胡非子三篇，注，墨翟弟子。隋唐志及馬總意林皆云一卷。今佚。國翰因從意林、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輯得四節，合為一卷，雖零文碎語，不足以窺其鴻指，然非鬭之說，可徵墨學者也。劉勰文心雕龍定勢篇曰，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執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弓矢之喻，明用胡非子之說，唐人間亦引之，是其書亡於宋代矣。

文子校勘記一卷 守山閣叢書本

清錢熙祚撰。熙祚有吳郡志校勘記，已著録。熙祚既刊文子，復撰校勘記，附于其後。文子本為僞書，熙祚校記，搜尋文子語句之罅隙，以證文子襲淮南，而非淮南襲文子，最為精鑿。其參校者，淮南之外，有老子、荀子、呂氏春秋、列子、群書治要、雲笈七籤諸書，亦詳細不茍，微有可議者，如九守篇二月血脈，熙祚引雲

笈七籤作二月而胞，考淮南精神篇作二月而胅，最可依據，何以不引。又上德篇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淮南子說林篇作予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今本誤）纆索，則文子弱當作溺，素當作索，無可疑也。而熙祚知弱為溺字之誤，而未引纆索之文，此皆失於檢點，然大體精密，使讀文子者，參以此記，可以釋疑祛惑矣。

讀文子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有易貫，已著録。此則校讀文子，隨筆寫記，其以淮南改訂者，多可徵信。淮南鴻烈，相傳已久，古俗之字，移易甚多，況許高二注，溷而難辨，文子雖襲用淮南，其時尚早，以形聲段借之理參證二書，其法未可非也。惟樾之所校，有求之太深者，有失之淺率者，如道原篇表之不盈一握，表當從淮南作卷，表

卷形近，而樾必謂表為襃字之誤，襃卷同音，何所據而知文子作襃耶。除其貴欲，淮南作嗜欲，則文子貴字明為耆字之譌，而樾改作貪，失之遠矣。即如行乎無怠，以怠為垓之段字，古者被髮而無卷領，改而無卷領為無而卷領，僅可備一說，無塙證也。

蒯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蒯通撰，清馬國翰輯。通，范陽人，本名徹，與武帝同諱，故史家追書為通。高祖稱通為齊辯士，顏師古謂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云齊辯士也。史記田儋傳贊曰，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本傳曰，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顏師古注，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然漢志縱橫家但云蒯子五篇，而不名雋永者，疑劉氏有所別白，而班氏合之。又考七略兵權謀家，著有蒯通，此明為班氏所併也。其書隋唐志並不著錄，亡佚已久。國翰以本傳所載說徐公、說韓信、說曹相國當是自序本文，因據輯為一卷。黃氏日抄曰，通口給不在儀秦下，會真主出興，故無所售其姦，亦墒切之論也。

主父偃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主父偃撰，清馬國翰輯。偃，齊國臨淄人，初被擯斥，不容於齊，元光元年，西入關，上書闕下，乃拜為郎中，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後為齊相，坐事族誅。詳具漢書本傳。漢書藝文志縱橫家主父偃二十八篇，今僅存四篇，惟諫伐匈奴，最為詳盡，餘似不完整也。國翰據輯為一卷。偃明于易、春秋、百家之言，裹以縱橫之術，使諸侯分封子弟，掇拾賈生之緒餘，用與不用，責時不同也。議徙豪民實茂陵，亦婁敬之故智，並非計自己出，故其人誠不足道，然諫伐匈奴，深明利害，亦不必以人廢言。偃嘗謂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卒如其言，亦可哀矣。

鄒陽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鄒陽撰，清馬國翰輯。陽，齊人。初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吳王以太子事怨望，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復與枚乘、嚴忌之梁，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疾陽之不苟合，毀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乃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詳具漢書本傳。漢志縱橫家鄒陽七篇，史記、漢書但載獄中上書、諫吳王、說王長君三篇，國翰即據以入錄。陽言論剴切，仍有游說之風，蓋戰國積習，尚未盡除，故漢志入之縱橫家也。

嚴安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嚴安撰，清馬國翰輯。安，臨淄人。以故丞相史上書，為郎中，後為騎馬令。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莊安一篇，而傳稱嚴安者，蓋避明帝諱改易，參差不齊也。漢書但載其上書一篇，國翰以與徐樂傳同，並與漢志所載適合，故輯錄之。其言靜內安外，切中時勢，以郡守之權太大，亦足徵其深謀遠慮。其入縱橫家者，豈以安與主父偃、徐樂等人，同其志趣歟。

徐樂書一卷 王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徐樂撰。清馬國翰輯。樂，燕郡無終人，以上書言世務，拜為郎中。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徐樂一篇。疑即其土崩瓦解一書，故國翰據錄，以合漢志。其言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未嘗不危悚動聽，至為如逐走獸射飛鳥云云，投人主之所好，以圖一己之富貴，則蘇張之智也。

羣書疑辨十二卷 嘉慶丙子刊本

清萬斯同撰。斯同有廟制圖考，清修四庫書，已著錄。是編首三卷並考論經傳，第四卷雜論喪禮，卷五論周正及春秋孟子，卷六為禘說及房室夾室祔廟祧廟考，卷七為歷代廟制考，卷八辨石鼓石經隸書古文，卷九雜論字學書學，卷十辨崑崙河源，末二卷雜論宋元明史傳記，共十二卷。皆斯同平日所論辨，斯同歿後，其鄉人彙輯而成也。首卷易說開端即云，易非道陰陽之書也。易以道陰陽，此莊周之言，儒者所不道也云云，當時人頗疑之，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四答丁生問曰，羣書疑辨，鄞人續編耳。易說非季野作也。又曰，不知何人掇拾為羣書疑辨，以易說冠於卷端，經義乖違，與季野文不類云云，可均所言，殊無實據。其實斯同之學，誠為廣博，精悍之處亦

人所難及，然勇於自信，好出新意，猖狂之言，毫無忌憚，固不可輕視其學，亦不必如可均之重視也。第四卷雜論喪禮，明聖人之制，救流俗之失，斟酌古今之宜，融洽情理之中，意善語精，可以施用者也。第十一、十二兩卷論史中，極揚王厚齋、黃東發、謝皋羽諸人，可知其惓念故國之心，痛詆劉因之仕元，責張居正以二十四大罪，皆未免太苛，然以所處

情境感觸多端，故不覺言之過激，其心亦可諒也。至於說經之處，不僞謂易非道陰陽之書，而已言書則信偽古文，言詩則攻小序，言禮則好詆康成，言春秋則喜聞左氏，皆師心自用，不足為訓。汪廷珍序之，其間有考之未詳者，有可備一義而未敢信為必然者，有勇於自信而於古未有確證者，皆切中此書之病也。

銅熨斗齋隨筆八卷 校經山房叢書本

清沈濤撰。濤有論語孔注辨偽，已著錄。是編為筆記之屬，自群經以至詩餘，皆所考訂。濤從段玉裁遊，故學有根柢，書中可取者甚多，如爾雅翼釋草引韋昭魯論解，云蒡草似稷無實，余氏古經解鈎沈以為論語秀而不實之注。濤謂韋昭論解乃魯語解之譌，即國語魯語馬餼不過稂莠之注，精鑒不磨。漢志儒家有

周史六弢六篇，自顏師古以來，並以為即今之六韜，明知儒兵不合，而牽附之。濤謂今之六韜當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內，周史六弢，六乃大字之誤，即莊子則陽之太史大弢。古今人表誤作周史大弢，千年疑誼，一朝發之，令人快絕。然其間亦有失檢點者，如望諸即明都，古無輕唇音，望明盟孟，聲並相近，不必改望為盟也。甯饋能亨、邢亨，聲亦相近

不必分為二節也黄帝終始傳當引法言重黎篇漢書律厤志王長當引蔡邕光武濟陽宮碑宋書符瑞志又卷七云列子湯問釋文引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彊簡文云北海神也然則梁簡文曾注山海經今隋書經籍志不載不知此所引者全襲陸德明莊子大宗師音義梁簡文有莊子講疏明見隋志壽未檢莊子音義致成此謬直所謂明辨秋毫而不能自見其睫也

庸閒齋筆記八卷 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陳其元撰其元字子莊海昌人由諸生官至江蘇候補知州是編雜記事實掌故間亦及于考訂其記前人佚事及清代掌故頗足以濬廣見聞惟文筆不清敘述拙劣讀書甚少考證粗疏其議藏宋本者謂不如讀俗本不知宋代坊間刻書魯魚亥豕自所難免然以時代近古塙有可取之處其元所言不特不知版本並不知學問者也其論官制謂唐之尚書以處藩鎮侍郎則居宰相之位不知唐制尚書是官多虛位六尚書官亦不必備或除拜而不必蒞職往往以侍郎掌部事而節鎮留守及分司致仕者多寵以尚書虛銜何嘗以尚書處藩鎮也又唐制僅門下中書侍郎為宰相之職非侍郎皆居相位此可知其學歷之不深也

二初齋讀書記十卷 通行本

清倪思寬撰思寬字二初原名世球字存未華亭人乾隆恩貢生是編雜述四部考訂居多思寬長于三禮其學雖宗程朱而不廢漢儒以為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二字本於易人皆知之至無極二字實始於詩周頌毛傳引孟仲子說非始於隋唐道藏靈寶經也論周禮九賦謂當確守漢儒成說不必節外生枝

此可知其漢宋兼採矣引顧亭林沈冠雲任翼聖諸家之說節其得失與戴東原相往來引其說禮不為苟同雖惡毛西河然於其說之非者抑之是者揚之蓋其根柢不薄用心平允至於排佪漢宋之間因當時學問風尚未能全純思寬亦不能出其境也

玉井山館筆記一卷 滂喜齋叢書本

清許宗衡撰宗衡字海秋上元人咸豐壬子進士由庶吉士官起居注主事是編為抄撮雜記之屬所記多敘宴流連之事殊為無謂其抄撮者謂人但知王右軍蘭亭序而不知其詩遂備錄其詩謂遼懿德皇后事人但知其略而不知其詳因特抄王鼎焚椒錄又謂毛西河姬人曼殊事人或不知乃抄錄毛氏曼

殊志銘此皆尋常習見者而宗衡竟以為新奇自炫其博則其人之學問淺陋此書之不足道可知矣

中論札記一卷 小萬卷樓叢書本

清錢培名撰。培名有吳郡志校勘記，已著錄。培名既刊中論，復參合羣書，互相校勘，撰札記一卷，附於其後。引有羣書治要、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參以逸周書、毛詩、周禮、左傳、後漢書、荀子、淮南子諸書。間下己意，以折衷之。又以治要引多二篇，雖無篇名，知為復三年喪、制役，與晁公武所言正合，因附此二篇於札記之後。蓋中論最善之本也。張文虎舒藝室續筆曰，徐偉長中論，今本止二十篇，昔校小萬卷樓叢書，嘗據羣書治要補復三年喪、制役二篇，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稱李獻民見本合，云云。是札記乃文虎所撰，其實小萬卷樓叢書中札記，皆非一人所撰，培名居其名耳。又光緒丙子，文虎復得元放宋本中論，因識其字句之不同者，亦見舒藝室續筆。讀此書者，當參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通語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吳殷基撰。清馬國翰輯。基，雲陽人，無難督。吳志顧部傳注云：殷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云云。又引文士傳曰：禮子基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張裒二人皆謂基撰通語。隋志儒家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亡。唐志云：文禮通語十卷，殷興續意林八卷，疑基撰本為八卷，而興續二卷。文禮二字蓋基書有

父禮字德嗣之語，譌父為文，復連於書名，遂不可通耳。並於書中稱孫權殷禮之名者，基於吳亡入晉，自可稱權。其稱父名者，或轉述人語，或即殷興所續改也。其書已佚，國翰輯為一卷，其明著殷興者，注于其下，附錄文士傳於卷末。其書雖雜記時事，臧否人物，然熟諳人情，明哲保身，寥寥數節，亦可以略知其志趣也。

袁子正論二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袁準撰。清馬國翰輯。準有喪服經傳注，已著錄。隋書經籍志儒家袁子正論十九卷，舊唐志作二十卷，或併其目以計之也。可均以此書為在魏時所作，理或然也。魏志齊王芳紀注引漢晉春秋作袁淮，蓋準或作准，故譌作淮耳。而意林袁子正書下注云：袁子正論十九卷，注袁耀卿，魏志作曜卿。耀卿乃袁渙之字，渙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子部 儒家類

即準之父也。魏志傳注引袁氏世紀述渙不取呂布軍中物事，太平御覽引其說以為此書，是袁氏世紀乃此書之一篇，後人誤題袁渙，殆以此歟。其書久佚，國翰據唐宋類書輯分上下二卷。其學長于三禮，故論禮為多，其自序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即述此書之志趣也。

去伐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王粲撰，清馬國翰輯。粲字仲宣，高平人，仕曹魏，累官侍中，事蹟具魏志本傳。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去伐論集三卷，亡。唐志同。今佚。惟藝文類聚引其一節，題曰袁宏，非王粲。國翰據以入錄，援聖證論有馬昭孔晁之例，遂題為袁宏撰，不知史志無袁宏撰去伐之說，且文心雕龍論說篇云仲宣之去代，去代即去伐之論，則類聚所引，必有差誤。國翰之說殊不足據。今改題王粲，以正其名實焉。曰去伐者，即論語無伐善之意也。

袁子正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袁準撰，清馬國翰輯。準有喪服經傳注，已著錄。晉書袁瓌傳謂準撰正書二十五卷，隋唐志並同。今佚。國翰因刺取羣書輯為一卷。然羣書治要引其體政、經國、設官、政略、論兵、王子、主失、厚恩、用賢、悅近、貴公、治亂、損益、世治、刑法、人主、致賢、明賞罰凡十七篇，未及援引，為可惜耳。正書者自序論治世之務也。

譙子法訓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譙周撰，清馬國翰輯。周有論語注，已著錄。隋書經籍志儒家，法訓八卷，唐志、意林並同。今佚。國翰蒐採為一卷。黄以周嘗補輯之，其書未見。周以品不高，然史稱其誦讀墳典，欣然以忘寢食，自不必以人廢言也。（八）

蘇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蘇彥撰，清馬國翰輯。彥為北中郎參軍，庾氏子抄目錄注，魏人，意林注，名滈，衛人，衛疑魏字之誤。隋志道家，梁有蘇子七卷，蘇彥撰，亡。子鈔八卷，意林六卷，頗有參差。今佚，不可質言矣。國翰因據各書，輯為一卷，至意林引作蘇滈，恐有譌誤。其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碎腹數句，王應麟困學紀聞以為蘇秦語，不知此乃道家蘇彥之語，非漢志所載縱橫家蘇子之言也。

鄭長者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道家、鄭長者一篇。注、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長者、鄭人、不知姓名。華嚴音義引風俗通曰、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長德艾、事長于人、以之為長者故也。太平御覽引袁淑真隱傳、說略同。其書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輯得韓子外儲說一節、正合漢志●注之言也、

真松閣詞 卷 道光刊本

清楊夔生撰。夔生字伯夔、無錫人、官薊州知州。夔生為芳燦之子、又與郭麐、劉嗣綰、袁通等相唱和、其家學之淵源、友朋之切磋、皆顯見者也。夔生又嘗續郭氏詞品、故名盛一時、其實芳燦與郭劉袁諸人所作、風期未上、詞質不純、夔生詞品、又皆玄妙之談、故集中之作、徒以精麗為能、袁擬辭賓、全無閒婉之致也、

湘瑟詞四卷 原刊本

清錢芳標撰。芳標字蒓魰，一字葆馚，號寶汾，松江人，康熙舉人，授內閣中書。芳標與董俞齊名，當時號為錢董。是集前有俞序，詞中屢及樗亭，樗亭即俞之字也。此外有彭孫遹、吳綺、陳維崧諸人之序。以湘瑟名其集者，蓋取錢仲文詩意也。芳標詞多豔綺，措語婉約，可獨步于當時。惟喜和宋明詞人及同時友朋之韻，往往湊合韻腳，徒自損其詞境也。

琴志樓詞六卷 光緒間刊本

清易順鼎撰。順鼎有經義莛撞，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湘絃詞一卷、丁戊之間一卷、摩圍閣詞二卷、楚頌亭詞一卷、栞臺夢語一卷，共六卷。湘絃詞，同治十二年至光緒元年，湘中所作也。丁戊之間，光緒三四年所作也。摩圍閣詞，光緒四五年黔東所作也。楚頌亭詞，光緒五年以後，遊行南京、鎮江、上海、揚州、高郵、寶應、吳興、岳陽諸地所作也。栞臺夢語，光緒十三年蘇州所作也。其詞刊非一時，頗為零碎，今以其叢著之名總括其詞，而著于錄。順鼎天資甚高，才氣縱橫，然喜作聰明語，而不合規律，轉不若其詩矣。

話山草堂詞鈔一卷 光緒三年刊本

清沈道寬撰、道寬有論語[illegible]比、已著錄、此其詞集、共一百三十闋、慢詞居三之二、多用也田清真白石之調、蓋亦不主一家者也、

白香詞譜一卷 咸豐七年刊本

清舒夢蘭撰、夢蘭有湘舟漫錄、已著錄、是編選錄唐至清詞百首、注其句讀平仄韻叶、以為譜、白香其字也、譜中凡平仄不可移易者平皆用○、仄皆用●、可平而本詞仄者用◓、可仄而本詞平者用◒、詞中句則用丶、讀則于字中用丶、押韻處則用一以別之、此大例也、其僅選百首者、蓋夢蘭之意、使讀者既可藉之以填詞、又以為讀本也、故此書出後、初為詞者、頗利其輕便、人手一編焉、其實此書最為淺陋、若以譜言之、則不當採錄明清之詞、明清宮譜亡失、其詞豈可為軌律乎、若以詞自之美惡言之、則唐宋金元之詞、雖千首可選、況百首乎、言譜則當推其首創、言詞則當選錄名篇、首創者、未必皆佳名篇、亦未必合律、二者不可得兼也、李白菩薩蠻末句云、長

亭更短亭、更讀平聲，非仄聲。而夢蘭旁注以●，似讀更為仄聲，不知唐五代菩薩蠻前後段末三字用平仄平者居多，宋詞往往用仄仄平，且此詞前段末樓上愁亦用平仄平也，此尚不曉，他可知矣。

臥廬詞話一卷 周晉琦遺著三種本

清周曾錦撰。曾錦有香草詞，已著錄。此為論詞之作，抄襲者多，不見主旨。所錄清詞，多非上品，蓋其工力尚淺也。謂柳耆卿詞千篇一律，吳君特詞雕琢晦澀，皆拾人牙慧，而非真知屯田、夢窗者也。

江湖載酒集三卷 家刻本

清朱彝尊撰。彝尊有經義考，清修四庫書，已著錄。有明一代，詞最靡敝，宮譜亡，學無準則，逮至末年，浮豔纖綺，其風極矣。彝尊起而矯之，一以雅正為歸，尊重姜張，旁及梅溪夢窗草窗碧山諸家，故搜羅舊集，編選詞綜，風氣丕變，厥功甚偉。彝尊謂此旨始於曹溶，蓋浙派之興，發端於溶，而大成於彝尊也。此為彝尊所撰詞集，名曰江湖載酒者，取杜牧感舊之句，以自況其生平也。其詞清雅可詠，灑落有致，當時與陳維崧並稱，號曰朱陳。然世多揚朱而抑陳，蓋以彝尊得其正，維崧得其偏也。其實彝尊之詞，未能沈鬱，其解珮令自題詞集曰：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須知淮海之詞，豈黃九所可比擬，淮海內有深沈之思而出之以淡雅，最為詞中上境，自周邦彥以來，莫不以婉雅為正宗，實自淮海啟之。玉田雖雅，往往流為滑易。彝尊但知玉田，而不知淮海，此其所以不能沈鬱也。浙派之病，在於過尊南宋，而不能知北宋之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迦陵詞三十卷（患立堂本）

清陳維崧撰。維崧字其年，宜興人。康熙時舉鴻博，授檢討。此其詞集，小令三百九十首，中調二百九十五首，長調九百四十四首，共一千六百二十九首，古今作詞之多，無過於維崧者矣。其詞沈雄駿爽，氣魄偉大，有如萬馬齊瘖，蒲牢狂吼。集中滿江紅、水調歌頭、念奴嬌、賀新郎諸闋，皆於蒼莽之中，見其骨力，即其令曲亦波瀾起伏，如點絳唇夜宿臨洺驛下段曰「趙魏燕韓，歷歷堪回首。悲風吼，臨洺驛口，黃葉中原走」，淋漓大筆，殆欲突過稼軒。其年與朱彝尊同舉鴻博，交又最深，其為詞亦工力悉敵，故當時號曰朱陳。朱詞雅正，陳詞激壯，後人多揚朱而抑陳，蓋以陳為偏詣，朱為正宗也。其實其年之作，發揚蹈厲，自[illegible]難豪之處誠所不免，然其詞境亦有變化，譬若駿馬下坂，左顧右盼，平原將盡，忽見樓臺。如好事近和史蘧庵韻下段曰「別來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猶昨。話到英雄失路，忽涼風索索」，有柳暗花明之妙。其間如月華清讀芙蓉齋集、丁香結竹逸、齊天樂遼后妝樓諸作，亦甚婉麗，惟此類在其年集中，譬之燕趙佳人，貌妍而性剛，非若江南美女之天性柔和也。其年、彝尊各有獨得之處，未易軒輊也。總而論之，東坡渾厚，稼軒高亮，上下低昂，不離其宗。其年喜用縱橫之筆，其高處蒼蒼莽莽，其弊也發洩無餘，故蘇辛之詞不易學，其年之詞不可學也。其年詞刻者，先為烏絲詞，後為陳檢討詞鈔，此乃其弟宗石所編，最為完整者也。

秋錦山房詞一卷 浙西六家詞本

清李良年撰。良年有秋錦山房集，清修四庫書已入存目。良年之詞，其佳者能以淡語達深情，時見勝國之感。如好事近秦淮燈船云：五十五船舊事，聽白頭人語。高陽臺過拂水山莊感事云：一簇東風，斜陽淡壓荒煙，背直通玉田，淡而有味。然其間油腔滑調，亦復不少。良年論詞，必盡掃蹊徑，獨露本色，嘗謂南宋

詞人，如夢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其說甚精，然觀其所為，不相合也。蓋玉田之詞，學之不善，即流為滑易，良年正中此弊，徒貽攻伐浙派者以口實也。又如集中催雪紅梅末注云：羅虬比紅兒詩，有紅梅一絕句，又鮮連環送孫愷似陪使朝鮮末注云：睢陽別叙並孝經緯，周廣順中高麗所進。凡此之類，徒炫麗博，而不知有傷詞境也。

羨遠詞二卷 浙西六家詞本

清李符撰。符字分虎，號耕客，嘉興人，布衣。符與良年，同著於浙派，故世稱為二李。朱彝尊論其詞曰：分虎所向南朔萬里，曩日殆善學北宋者。頃復示予近藁，益精研于南宋諸名家，而分虎之詞愈變而極工，方之武曾，無異塤篪之迭和也。此為標榜之言，不足深信，以南宋高于北宋，尤為浙派之惡習，令人生厭者

也。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評二李詞，謂符曾較雅正，而才氣則分虎為勝，云云。其實符詞，言近指遠，風骨遒上，似不得以南宋止其境者，以較良年，不獨無愧而已。蓋符早受知於曹溶，又與朱彝尊相切磋，故工力甚深。或謂符詞頗疏於律，須知清初之詞，往往不守規律，何必以此責符也。

蘭當詞二卷 刊本

清陶方琦撰。方琦有淮南許注異同詁，已著錄。是編爲其所撰之詞，共二卷，一百二十二闋。慢詞取法二窗二白，令曲則不主一家，故詞多清綺。據越縵堂日記所載，詞爲李慈銘所點定。方琦又與譚獻相往還，獻專力于詞，最爲精細。方琦工力，以視慈銘，不獨無愧而已。此本尚是紅印，夾有修刻剜改之紙籤，蓋最初印本也。

更生齋詩餘二卷 洪北江全集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有春秋左傳詁，已著錄。是編第一卷名冰天雪窖詞，第二卷名機聲燈影詞，第二卷乃其舊作，附錄於冰天雪窖者。其名冰天雪窖，又總名更生齋詩餘者，乃自塞外歸來，從其後而定也。其詞小令尚有平允之作，慢詞詞雖粗俗者多。蓋亮吉文學，駢文第一，稍勝於詩，終不成一格也。

銅絃詞二卷 忠雅堂集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忠雅堂集，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分為二卷，南北曲附于下卷。集中慢詞最多，恣意放縱，似效陳其年者，或又比于鄭燮，其實士銓所作，固不敢望陳其年，即以板橋詞較之，燮特有沈著之處，士銓則叫囂矣。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謂浮香舍小飲四章，二十八歲初度兩章，為全集完善之作，云

云。二十八歲初度賀新涼二闋，較有意境，程北涯浮香精舍小飲賀新涼四闋，亦非詞中上品也。

荔牆詞一卷 荔牆叢刻本

清汪曰楨撰。曰楨有四聲切韻表補正，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共五十闋，後附周學濂、蔣敦復、張文虎、勞權諸家跋語。擬之夢窗、玉田、中仙、蛻巖四人，皆未免過當。然其和清真六醜、夢窗鶯啼序委婉有情致，殊不易也。又曰楨明於音呂，持律不苟，集中如釵頭鳳、紅情、水龍吟、泛清波摘徧、風流子、六醜、戚氏諸調

下，附論聲律，語多精審，可與凌廷堪梅邊吹笛譜、馮登府月湖秋瑟並傳。惟滿江紅前後段末句第二字既用上去，則終以平韻為宜也。

詞選二卷 通行本

清張惠言、張琦同選。惠言有周易虞氏義，琦有戰國策釋地，並已著錄。是編選錄唐宋之詞，唐三家二十首，五代八家二十六首，宋三十三家七十首（目誤作六十八首）。凡詞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後有附錄一卷，鄭善長承二張之旨所附者，本為七家，即惲敬、丁履恒、錢季重、左輔、李兆洛、陸繼輅、黃景仁也，善長益以二張、金應珹，並附入己詞，共十家，為一卷。明代詞風，曼淫浮誕，清初浙派起而矯之，一以南宋為宗，及其弊也，流為江湖。其效烏繇者，又近於叫囂，誠有如惠言自序所謂，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趣，破析乖剌，壞亂而不可紀也。因矯正之，以寄託遙深、溫柔忠厚為主，惟有溫韋可接風騷，遂秉此旨，選錄唐宋之詞。浙派初興，朱彝尊編選詞綜，所選甚博；常州派興，選錄是編，惟求其精也。求精太過，則近於苛，亦間有以淺為深者。陳廷焯論此書曰：張氏詞選，可稱精當，識見之超，有過於竹垞十倍，古今選本，以此為最。但唐五代兩宋詞，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而王元澤眼兒媚、歐陽公臨江仙、李知幾臨江仙，公然列入，令人不解。即朱希真漁父五章，亦多淺陋處，選擇既苛，即不當列入。又東坡洞仙歌只就孟昶原詞敷衍成章，所感雖不同，終嫌依傍前人。至以吳夢窗為變調，擯之不錄，所見亦左。總之，小疵不能盡免，於詞中大段，卻有體會，溫韋宗風，一燈不滅，賴有此耳（陳語止此）。廷焯所論東坡洞仙歌，稍有不合，其餘確為此書之定評也。是編出後，首持異議者，為潘德輿，其與葉生書略曰：張氏詞選，抗志希古，標高揭己，宏音雅調，多被排擯，五代北宋，有自昔

傳誦，非徒隻句之警者，張氏亦多忽然
置之。竊謂詞濫觴於唐，暢於五代，而意
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於北宋，詞之有
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
云云。不知唐五代為令曲，北宋則為慢
詞，迹變而神不變也，神之不存，迹將何
屬。若喻以盛唐之詩，則杜甫稱李白詩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明溯源于六
朝，但言北宋而不知溫韋，猶之言盛唐

詩而不追綜于漢魏六朝，皆志本逐末
之言，未可為典要也。總而論之，張氏矯
枉過正，選擇太苛，誠所不免，若原其指
意，何可非也。編中間下己意，雖未盡合，
然詩無達詁，詞亦宜然，仁見知，各有會心，
未可是彼而非此也。附錄諸家，雖竹脈
一閱，見識於述焯然，大體皆純正也。

淮海居士長短句校記一卷 廬村叢書本
清朱孝臧撰。孝臧有云謠集雜曲子校
記，已著錄。孝臧既據士禮居所校淮海
詞三卷刊行，復證其字句之異同，撰為
校記，附于其後。所據者，僅汲古閣本、朱
臥庵本、詞律而已。漁隱叢話論淮海詞
甚多，僅引其八六子萋萋一節，可知其
未能詳檢。長相思引賀方回詞一節，已
見於清修四庫全書提要，皆非孝臧所

自得也。其實淮海詞版本，在明代有張綖
本、李之藻本、段斐君本，清代有四庫
鈔本、黃儀本、王敬之本、秦[illegible]受本。其詩
話筆記，如擬窗詩話、能改齋漫錄諸書
所引甚夥，而草堂詩餘、花草粹編等類
亦當參校，孝臧並未及之，亦其疏也。

本事詞二卷 道光壬辰刊本

清葉申薌輯。申薌有閩詞鈔、已著錄。是編乃輯錄詞之有本事者、上卷唐五代北宋、下卷南宋遼金元、前無目次、內無標題、徵引既未完全、又不注明出處。考詞之有本事者、可據僅十之一二、不可信者十之八九、蓋宋元之人、喜將文士之詞、演同小說、此讀詞者所當知也。然輯錄成編、以廣異聞、未為不可、亦當著錄原書。今觀申薌自序、謂是篇因採摭而成、似應列原書之目、然其文或剪裁以出、又難仍舊貫之題、況數藻偶繁、自必刪而就簡、亦傳聞互異、尤宜酌以從同。云云。不知注書與輯錄不同。注書者、當按其原文、略剪裁其注語。輯錄者、當窺其原狀、一字不可增損、至于傳聞互異、正可觀其參差、安得強以從同、此可知其妄矣、況所輯屯田東坡淮海清真

諸家詞之傳說、不完備乎。

小山詞校記一卷（彊村叢書本）

清朱孝臧撰。孝臧有云謠集雜曲子校記，已著錄。孝臧得趙氏星鳳閣藏明鈔本小山詞，以校毛氏汲古閣本，擇善而從。既已刊行，復撰校記於後。除用毛本外，參以汪大鈞本、及花庵詞選、花草粹編、歷代詩餘、詞譜諸書。間下己意，以為參證。小山詞舊無善本，自以孝臧所校為精矣。然如采桑子征人去日殷勤囑

一首，內有輕春織就機中素一句。輕春二字費解，孝臧謂輕字疑經誤。考花草粹編卷二引此句，作輕絲織就機中素，文義最合。絲誤作春者，蓋涉上下二首諸春字而誤，輕非訛字。孝臧未能詳考也。

懺餘綺語二卷 饔餘詞一卷（榆園叢刻本）

清郭麐撰。麐有蘅夢浮眉二集，已著錄。其懺餘綺語，自序謂既存二集，意不復作，而學道未深，幻情妄想，加以友朋牽率，多體物補題之作，不忍棄去，過而存之云云，故名懺餘綺語也。其饔餘詞，僅三十五首，道光壬午，麐之寓樓不戒於火，其詞稿亦燬，友朋鈔寄，得即存之，故名饔餘詞也。其實麐詞，綺語外品格不高，

述事亦但撐門面，雖多亦奚貴焉。

延露詞三卷 揭手遺書本

清彭孫遹撰。孫遹字駿孫，號羨門，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中舉鴻博第一，授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延露，鄙曲名。淮南人間訓云：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北堂書鈔一百六之引延長笛賦注並作露）。陽局，馬融長笛賦：下采制於延露巴人。高誘淮南注：延路，鄙歌曲也。之選五臣注：延露，小曲名。孫遹詞名延露，蓋取義於此，謙辭也。當時孫遹與王士禛齊名，號曰彭王，其為詞不宗一派，嘗步趨於北宋及五代，故驟觀之似覺宋賢，細繹之，好逞聰明，不能沉著，蓋浙派之詞，以南宋為止境，其失也淺薄，孫遹高視闊步，其失也不純，二者相較，厥失維均。東皋雜錄謂孫遹晚年悔其少作，厚價購所為延露詞，隨得隨燬，與北夢瑣言所載晉和凝事相類，然其詞具在，蓋傳聞失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雲起軒詞鈔一卷 南陵徐氏刊本

清文廷式撰。廷式有補晉書藝文志，已著錄。廷式論清詞曰：自朱竹垞以玉田為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為冗慢。以二窗為祖禰，視辛劉若仇讎，家法若斯，庸非巨謬。二百年來，不為籠絆者，蓋亦僅矣。曹珂雪有俊爽之致，蔣鹿潭有沈深之思，成容若學陽春之作，而筆意稍輕，張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

思未遠。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離於方罫者也。廷式所論，諸未允當，然其不尚苟同，則明顯可曉者也。今觀其詞，思力果銳，音調蒼涼，雖時露鋒芒，不足為病。其清麗嫵媚之作，亦如燕趙佳人，外柔而內剛也。其與王鵬運、沈曾植、易順鼎諸人相往還，可徵其切劘之功矣。此本為其門下士徐乃昌所刊者，近聞發見其手稿，據王某跋，謂此稿較徐

刻缺四十二首，然如點絳脣布被新霜一首，單調風流子一首，望江南秋色好二首，刻本亦未載。稿中書有年月者，如齊天樂再遊龍華一首，念奴嬌畣皮鹿門（徐本作皮麓雲）一首，點絳脣九日一首，八歸畣沈子培一首，刻本並佚其年云云。此外尚有不同之處，待手稿印成，自可與此本互校也。

三影閣箏語三卷 通行本

清張雲璈撰。雲璈有選學膠言，已著錄。此其詞集，首卷五十三闋，次卷五十一闋，末卷五十九闋，共一百六十三闋。詞頗清雅圓融，惟嫌其稍淺薄耳。沁園春分詠閨裝十二首，霜天曉角亦有尤声鼠聲諸題，此類偶一為之，未為不可。若以此為事，則有強已就物之弊。又集中廣注典實，不知詞之佳處不必盡以書卷見長，搬運類書，最無益於詞境也。

拜石詞一卷 抄本

清朱駿声撰。駿声有尚書學，已著錄。詞僅十九首，蓋駿声以治經餘閒而為之，非能專力於是道也。其名拜石之意，殆尊崇堯章歌曲歟。其詞間有聰穎之句，惟誤字滿目，傳鈔者未能精校，故中間頗有違律之處也。

棠村詞一卷續一卷 原刊本

清梁清標撰。清標有蕉林詩集，清修四庫書，已入存目。此為其所撰之詞，前録龔鼎孳、宋琬、王士禛、王士祿、尤侗、顧貞觀、陳其年諸家評論。清標詞語多為諛辭，殊難盡據。然清標所作麗句清詞，雍容華貴，亦未可盡非也。是書凡三刻，初為其弟子徐釚所輯，僅數十闋，刊於錢塘。後清標之猶子大轔録前後諸作，與吳

偉業、龔鼎孳之詞，合刊於揚州。嗣後刊行續集，兹從三家中取出清標之詞，彙為正續二集，此即第三次刻本，最為完整者矣。

憶江南館詞一卷 番禺微尚齋刊本

清陳澧撰。澧有攷正德清胡氏禹貢圖，已著録。是編初名鐙前細雨詞，其後洪楊兵起，據有金陵，澧以先世為上元人，遂併合新舊諸作，題曰憶江南館詞，以寄思念故鄉之意。晚年復手自刪定，僅二十五首。卒後，其門人汪兆鏞得其手搞，復采獲四首，附録為集外詞，共二十九首。又參證粵東詞鈔所選及傳寫異

同字句，為校字記一篇，而刊行之。澧詞雖多少年之作，而清新婉雅，持律亦不苟。澧明于声律，嘗撰声律通攷，頗有駁正燕樂攷原之處，然此本有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自注云，萬紅友詞律，載此調李易安詞，休休者回去也，謂第二休字用韻，非也。易安此詞，已有欲説還休句，不當重休字。余此闋依易安填之，而山字不用韻，以正萬氏之誤。澧説殊為

不合、樂府雅詞休休作明朝、殢亦避複
而改、不可據也、萬氏謂休休字入韻、其說
甚是、古人用韻偶複、本所不忌、如毛熙
震後庭花、重臉字韻、周邦彥花心動、重
就字韻、西河重水字韻、陳克謁金門重
冷字韻、皆是也、即就漱玉詞論之、武陵
春後段云、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
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連
用二舟字韻、塙無可疑、偶重休韻、何所
嫌乎、

絕妙好詞校錄一卷 光緒時刊本
清鄭文焯撰、文焯有說文引群說故、已
著錄、文焯以南宋高詞、盡于周密絕妙
好詞一編、惜傳寫多譌、元刻難見、因詳
加校訂、分別摘錄、詞有刻本者、則擇善
而從之、又得小瓶廬刻本、簡眉有姚梅
伯手校、多錄嚴九能評語、亦隨文補正
焉、如謂宋詞紙語、寘御通用、上下闋重
韻不拘、引武陵舊事、以證夢窗乘肩之
非譌、引毛詩孔疏以證冰壺雷般之有
本、皆鑿然不苟、然亦有當斟酌者、如白
石琵琶仙題、引吳都賦云、戶藏煙浦、家
具畫船、二語實見唐李庾西都賦、顧廣
圻已言之、文焯未之知耶、白石暗香、翠
尊易泣、泣或作竭、文焯謂本作泣字、引
黃孝邁空尊夜泣以證之、其說誠是、然
當引碧山一萼紅詠紅梅金尊易泣之
句、碧山明襲白石句也、仇山村缺玉蝴蝶

一首考梁溪孫爾準嘗從永樂大典輯出仇山村無絃琴譜與馮雲伯陸菜莊校刊於道光九年其卷一有玉蝴蝶二首但未知草窗所取何首耳文焯蓋未見孫刊本也

西圃詞說一卷 山左人詞本

清田同之撰同之有晚香詞已著錄此為其論詞之作同之自序言似謙遜意頗自矜其實此書最為淺薄且抄錄者多己意甚少所引者有李易安張玉田王元美朱竹垞沈東江柴虎臣王阮亭鄒程村彭羨門宋尚木董文友宗梅岑諸家亦有用舊說而不著其名者如男中李後主一節沈東江之言也或問詩詞曲分界一節王阮亭之說也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一節彭羨門之語也小調不學花間一節鄒程村之旨也古人名詞中一節萬紅友之論也並據為己有不知何意其謂白石樂府今已無傳可知其所見之不廣矣

梅邊吹笛譜二卷（校禮堂全集本）

清凌廷堪撰。廷堪有禮經釋例，已著錄。此為其所著之詞，名梅邊吹笛譜者，取白石「暗香」句意也。共一百五十闋，為廷堪手定。外有花犯一闋，及折桂令諸散曲，補錄二卷之後，是其弟子張其錦所增附者。廷堪明於樂律，嘗撰燕樂考原，以為燕樂原于琵琶，其說頗為精塙。故其為詞，亦守律不苟。自序謂稿中所用四聲，非於唐宋人有所本者，不敢輒為假借；所用韻，凡閉口不敢闌入抵齶鼻音，至於抵齶與鼻音亦然云云。其言非河漢也。又如集中每調之下，仿毛田清真白石之例，注明宮調，而國香慢、月下笛、夢芙蓉、法曲獻仙音、湘月、霓裳中序第一、花犯、補錄諸詞調下詞末或論宮商，或注平及背，可依據，即其所撰之詞，亦直入南宋之室矣。江藩謂禮經樂律，周其千秋大業，即駢體文章、詩餘小技，亦不落第二流，非虛譽也。

憶雲詞四卷 思賢書局刊本

清項鴻祚撰。鴻祚字蓮生，原名繼章，又名廷紀，錢唐人。道光十二年舉於鄉，十五年卒。詞分甲乙丙丁稿四卷，從夢窗集例也。每稿並有自序，此本刻有憶雲詞補遺，蓋鴻祚所刪棄者也。甲稿道光癸未以前所作，乙稿自甲申至戊子所作，丙稿自己丑至癸巳所作，丁稿甲午乙未所作，鴻祚即卒于乙未，故其四稿，

皆生前所自訂也。鴻祚才力甚高，特律亦細，性靈所及，沁人心脾，僻澀諸調，融化無迹，故愛之者不絕，惟逞其聰明，時傷滑易，學之者往往入其彀中，而不自知也。仁和譚獻謂鴻祚詞幽異窈眇，浸淫五代兩宋，而擷精去滓，好儗溫韋以下，小樂府，津逮草窗夢窗，蹊徑既化，自名其家，談者比之江淹雜体詩云。又曰，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滯，殆欲前無古人，皆唐大之言也。然鴻祚壽僅三十八歲，造詣如此，可謂良材。其家殷富，後漸衰落，變故疊起，下第無聊，甲稿序云，不無累德之言，抑亦傷心之極致。丙稿序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詞語沈痛，可以哀其志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紅藕莊詞二卷 浙西六家詞本

清龔翔麟撰。翔麟字天石，號蘅圃，晚號田居，錢塘人，康熙副貢，歷官至御史。厲鶚東城雜記曰，龔太常佳育，開藩江左，署有瞻園，時朱檢討彝尊、李徵士良年、上舍符、沈明府皞日、上舍岸登，皆在賓榻，以詞與公子侍御翔麟相唱和云云。翔麟早與詞流切劘獲益，自朱彝尊倡率南宋之詞，一時之士，靡然從風，翔麟嘗刊山中白雲詞集，又刻浙西六家詞，為之張目，故浙派之興，翔麟亦頗有功焉。李符論其詞，大率以石帚為宗，而旁及於梅溪、碧山、玉田、蘋洲、蛻巖、西麓各家之体格云云，其言似揚之失實，然大體未為不合，惟模擬刻畫，時嫌太過，為可議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春在堂詞三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有易貫，已著錄。其詞多所叙事，少述懷抱，夫愁苦之音易好，懽愉之語難工，理固然矣。而樾往往藉經子中之事以為咏，或題撰述，或題書齋，竝於詞體無取也。故集中時有文人之言，時有經生之語，殊為不純。其第三卷薄媚摘遍序曰，所著書已刻者一百九十九卷矣，因以此卷校付手民，合成二百卷云云。樾有貪多之名，不獨詞為然也。

吳梅村詞一卷 光緒十六年刊本

清吳偉業撰。偉業有綏寇紀略，清修四庫書，已著錄。偉業詞非專家，故是編僅九十二首，然如夢令云：鎮日驚愁燕嬾，徧地落紅誰管，睡起爇沈香，小飲碧螺春盌，簾捲簾捲，一任柳絲風軟。次章云：誤信鵲聲枝上，幾度樓頭西望，薄倖不歸來，愁殺石城風浪，無恙無恙，牢記別時模樣。三章云：小閣焚香閒坐，撼撼紙窗

風破，女伴有誰來，管領春愁一箇，無那無那，斜壓翠衾還臥。皆宛轉低徊，淒涼哀怨。又賀新郎病中有感一闋，蓋絕筆之作也。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却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

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轆轤牽腸，哀音低轉。偉業身事兩朝，貽譏當世，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然使後世讀此詞者，亦可以憐其身而哀其志矣。

青芙館詞鈔一卷二非室詩餘别集一卷

滂喜齋叢書本

清陳壽祺撰。壽祺有絫喜堂詩鈔，已著錄。青芙館詞鈔一百二十餘闋，二非室詩餘别集亦不足三十闋。壽祺經捻匪之亂，頗有悲放之言。壽祺與會稽李慈銘、陽湖呂耀斗相往還。其詞則壽祺悲放，慈銘圓融，耀斗纖麗，情狀不同。壽祺未獲中壽，故鍛鍊之功不深也。又此本頗有誤字，往往詞後空白數行，書中亦有題青芙館詩鈔者，蓋潘祖蔭刻此書時，校訂未審也。

空青館詞稾三卷

通行本

清邊浴禮撰。浴禮字袖石，任邱人。道光進士，官至河南布政使。是集首卷詞六十四首，次卷六十首，末卷五十一首，共一百七十五首。與沈濤金泰相唱和者，往往附錄。沈金之作，浴禮受詞學於陶梁，故其詞以姜史為宗，而淺視辛劉。集中多清新婉雅之作，雖詠物甚多，而體貼入微，使讀者不以為病。惜未能得碧山之深也。又有效側帽烏絲諸體，其實側帽長於令曲，不工於慢詞，既厭辛劉，亦不必效烏絲。然此皆偶一為之，不足以妨(指)全體也。

靈芬館詞話二卷 靈芬館全集本

清郭麐撰。麐有金石例補，已著錄。是編論述清初及同時友朋之詞，間亦及於宋元諸家。蓋論古者少，言今者多也。述錄友朋之作，雖不免標榜，然大體允當。其言曰：倚聲家以姜張為宗，是矣。然必得其胸中所欲言之意，與其不能盡言之意，而後纏綿委折，如往而復，皆有一唱三歎之致。近人

莫不宗法雅詞，厭棄浮豔，然多為可解不可解，借面裝頭，口吟舌言，令人求其意指而不得。此何為者耶？昔人以鼠空鳥即為詩訣，若此者亦詞訣也。其言甚正。麐詞初亦從浙派而出者，此節所論可以覘其變矣。蓋當時浙派已至末路，佻染飣餖，為人厭棄。故麐詞易為清疏，然其詞最易引人入彀，而不能耐人尋繹。是知其當變，而不知其所以變也。又論董文友詞云：文友婬言媟語，不免秀鐵面所呵，而麐之豔詞亦犯此病。是知眼高而手低，才學不可強也。是編即靈芬館詩話之末二卷，今分出之，俾各從其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品一卷 詞學集成本

清郭麐撰。麐有浮眉樓詞，已著錄。是編採宋詞之體貌，分十二品，曰幽秀，曰高超，曰雄放，曰委曲，曰清脆，曰神韻，曰感慨，曰奇麗，曰含蓄，曰逋峭，曰穠豔，曰名雋，各系以韻語十二句，蓋全仿司空圖詩品例也。論文名品，始於鍾嶸，原以定其主旨，品其先賢，圖之所為，則就詩之品格言之，蓋詩者，之也，承也，持也，合之則為一體，散之則有萬殊。且人之好尚異情，故意製相詭，詩詞之道相同，圖之所述亦可通之於詞，麐效為之，其間有全襲其舊名者，如委曲含蓄之類是也，有字異而實同者，如易纖穠為穠豔，悲慨為感慨之類是也，亦有併為一品者，如雄渾豪放，合為雄放之類是也，故有無此書，不足為輕重，然在當時頗重視之，則大可不必者矣。

續詞品一卷 詞學集成本

清楊夔生撰。夔生有真松閣詞，已著錄。續詞品者，續郭麐詞品也。麐分十二品，夔生續十二品，正合司空圖二十四品之數也。其十二品，曰輕逸，曰獨造，曰淒緊，曰微婉，曰閒雅，曰高寒，曰澄澹，曰疏俊，曰孤瘦，曰精鍊，曰靈活，僅十一品，蓋闕其一。各繫韻語十二句，仍同司空圖及郭麐書例也。圖為詩品之意，以為文不備於一格，次緒得其一端，郭楊撰書之旨，當亦同之。蓋詩詞之道，內則眾體皆備，外則莫見端倪，渾成氣象，斯為上乘。郭楊之詞，僅求其一端，則郭詞不合穠豔之言，楊詞亦未遵精鍊之法，殆所謂言之匪艱，行之維艱者歟。

（據寶存齋刻本內有[illegible]一品，此誤）

片玉集校記一卷 彊村叢書本

清朱孝臧撰、孝臧有雲謠集雜曲子校記、已著錄、孝臧先得汲古閣舊藏陳元龍集注片玉集、又得士禮居別藏陳注本、更以元巾箱味毛本、及花庵詞選陽春白雪、樂府雅詞、草堂詩餘諸書、參互校訂、擇善而從、既刊陳氏注本後、輯校記於後、所校頗為詳細、然亦有可疑者、清真荔枝香、口看兩兩相依燕新乳、校記云、原本無口、以鄭文焯校、鄭說見其所校清真集、其言曰、汲古脫一字、方千里和作正作九字句可證、者鄉夢窗詞並從同、萬氏詞律謂清真是句所脫或係閒字愁字之類、戈選乃擬作閒、詞莘因之、終以無據、宜从蓋闕之例、考陳注本元巾箱本毛本並無閒字、亦無闕文符号、然柳永此句、作遙認衆裏盈盈好身段、方千里和周詞、作深潤斗瀉飛泉溜甘乳、揚澤民和詞、作相與共煮新茶取花乳、陳允平和詞、作金泥帳底雙虬自沈乳、吳文英送人遊南徐一首、作困語駐車新堤步秋綺、七夕一首、作天上未比人間情更苦、並為九字、至于閒字歷代詩餘已如此、非始戈丁、然歷代詩餘獨有閒字、亦難明其所據也、荔枝香第二首、孝臧亦引鄭說、其實此詞無法校訂、文焯憑臆妄改、殊不足信、燈偏簾卷、義本可通、文焯所改轉詰曲矣、又六醌、恐斷鴻尚有相思字、文焯嘗據龐元英談藪、以證此句當作斷紅、頗為精塙、而孝臧亦引龐說、不列鄭名、疑似者則引鄭說、精塙者則據為己有、是誠何心哉、

湘綺樓詞鈔一卷 丁巳刊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周易說，已著錄。是編為其所撰之詞，五十七首，附和詞三首，共六十首。闓運才氣縱橫，不可羈束，然其所為詞，不逞才性，而能斂以南宋詞人之矩度，故頗具清剛之氣，自為詞家一作手。蓋闓運詩文詞皆高，攷證則非其所長也。

花簾詞一卷 道光刊本

清女子吳藻撰。藻字蘋香，號玉岑子，錢塘人。是編共百六十八闋，令慢皆具。其於古人之詞，蓋不宗一家者，如菩薩蠻、江城梅花引、河傳、祝英臺近諸首，皆纏綿宛轉，韻味悠長，持律亦不苟。其間亦有輕薄流滑之作，如浪淘沙、連理枝諸詞，則淺俚無味。前者足證其才高，後者可知其工力尚淺。然清代女子為詞者，藻亦可以成一家矣。集中題詞甚多，蓋當時已負盛名。其歌離弔夢，遣病言愁之作，時時見之，殆傷心之事，有難言之隱歟。藻父夫並業賈，既非源於家學，又無磋磨之功，其詞如此，亦天賦之才也。

龍城札記三卷 校經山房本

清盧文弨撰、文弨有儀禮注疏詳校、已著錄、是編為文弨掌教常州龍城書院所記述者、其體例與鍾山札記同、鍾山札記、生前所刊、此則文弨寫定、殁後所刊也、其間謂韓詩外傳之瘦杼、當作瘦杼、史記之鄒單、即家語之縣亶、皆精塙不磨、其他雜考、亦多可信、惟文弨不精音切、時有疑誤、如論鞠躬一節、說本不誤、然以鞠窮為是、鞠躬為非、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錢馥識語、謂鞠窮非雙聲、則又知今而不知古矣、須知今以同紐為雙聲、古時同喉牙或舌齒脣各部、皆為雙聲連語、鞠躬與鞠窮皆雙聲、故鄭注論語云、鞠窮自斂之貌也、又論古音字曰、漢書注縣名莫䵣下、音切怛、孫氏下、音權精、此自音䵣為怛、音孫為權耳、非連莫讀切、併氏讀精也、莫䵣

之說是、孫氏之說非也、漢書地理志代郡注引孟康曰、孫音權、氏音精、廣韻十四清精紐有氏字、云孫氏縣名、則氏之讀精、殆無可疑、切怛成文、故不連莫讀切、若權精二字、義不相屬、自當併氏讀精、月氏之氏音支、故與精音相近、文弨未能明于此耳、象恭滔天、引徐文靖說、以為帝謂共工、貌若恭順、而洪水仍致滔天云云、終不合于經旨也、

冷廬雜識八卷 咸豐刊本

清陸以湉撰。以湉字定圃，號敬安，桐鄉人。道光進士，官杭州教授。是編雜述四部，頗為零碎，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諸節，所記寥寥，蓋學識不高，見聞狹隘，然小言切用，未可盡非，時有攷據，亦可取資。如趙翼陔餘叢考謂史有三三楊、三二宋之目，以湉據元楊湜與楊玹、楊下齊名，則有四三楊矣。更據元史宋子貞與族兄知柔，人稱大宋小宋；明史宋克、宋廣善書，稱二宋；清宋[illegible]既庭與宗弟疇三，稱大宋小宋；宋衛、宋瑱亦以二宋稱之。又趙翼瞻三元，錢湘舲閣學詩云「累朝如君十一箇」云云，以湉據遼史王棠亦三元，清之三元錢棨、陳繼昌二人，凡此之類，可供一端之參攷。所載藥方，如卷三之巴鉚膏，以治癰疽；卷五之瘡方，以治膿窠，皆切於實用。學者軼事，固亦

多記述，足廣見聞。末附續編重次千字文，為冷廬憶言、重次千字文彙編跋二篇。跋亦重次之體，文獻雅潔。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謂此書可與梁章鉅歸田瑣記並傳，信不虛也。

蘭雲菱寱樓筆記一卷 光緒刊本

清況周頤撰。周頤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是編蓋其在常州鎮江揚州南京諸地所雜記者，喜談金石，間有考證，殊無驚異之處，惟記黃仲則、趙懷玉、洪亮吉、趙翼諸人之遺跡，述揚常之方言，識王臺名翰之目錄，及陳圓圓之事實，轉錄陳聶恒太清春之詞，並有典趣，可資觀覽。末附其所撰玉棲後詞二十九闋，王鵬運以為淫豔，嘗勸其不刻，而周頤頗有辨論，並於筆記中識玲瓏四犯之哀桃不是相思血，斷紅泣垂楊金縷，自注桃花泣柳，柳固漠然，而桃花不悔也，斯指可以語大，所謂盡其在我而已，千古忠臣孝子，何嘗求諒於君父哉，此乃周頤詞旨，舉例其實，鵬運之言，不可非也。

迎靄筆記二卷 有恒心齋集本

清程鴻詔撰。鴻詔有夏小正集說，已著錄。是編自述謂同治丁卯還迎靄舊居，心疾無可解，偶憶往事，聞獲新知，疾仍未解，遂爾輟筆，己巳有鄂蜀之遊，庚午歸田，辛未復自第二卷記起，不知都得幾何卷云云，編僅二卷，此下蓋未記也。書中體例與其所撰雜澤脞錄大致相似，考證殊不精審，觀於宋袁忠經二節，即可知矣。惟中間有可疑者，卷二鍾嶸詩品一段，誤與上字典一段相連，其文與陸以湉冷廬雜識所載相同，略刪字句而已，鴻詔與以湉同時，而相同之故，殊不可曉。考書中藥方，亦多與湉書同，內有周葵園巴鲫膏一方，葵園乃以湉外叔祖，可知鴻詔襲用湉書，非以湉襲用是編也。書中頗有誤字，則校勘之疏矣。

雞澤勝錄一卷 有恒心齋集本

清程鴻詔撰。鴻詔有夏小正集說，已著錄。是編自述，謂道光戊申春，有幽憂之疾，輒憶往日遊迹，及所記錄叢雜鈔之，以當七發。時在雞澤，因題雞澤勝錄名篇。故編中敘述師友，記載名勝為多。時寫庫書，間附考證，末節為顧炎武手札，黃彭年所拓贈者，並附錄彭年之詩跋。所記頗為叢雜，其論時文之弊，最中肯綮。鬼彈菌草一節，亦足以資參攷。惟其說閉字云，閉讀倉計切，有音必結切者，音如鼈，今京師有此音云云，殊為謬誤。閉字斷無讀倉計切之理，倉閉二字聲紐絕遠，何能相切也。

卤底叢譚一卷 光緒刊本

清況周頤撰。周頤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是編無序跋，觀其所述，蓋光緒時入蜀所記也。其論萬州石刻，自不如西南山石刻記精詳。蓋彼為專書，此為雜記，體例雖不相同，然互有詳略，當參證也。即如富樂山集古堂為史祁所建，袁滋相順宗，未相憲宗，皆攷證精審，又為石刻記所未載，致可貴也。又如通鑑胡注，離即古雅字，孫志祖讀書脞錄卷七謂未詳所本。周頤引蜀中名勝記，晉末李雄竊據夷獠雜居，西魏僑立蒙山縣，後置雅州，郡國志云，漢源縣有離堆，蜀守李冰所鑿，離即古雅字，州以此名，雅離相通，殊違音理，然周頤所引，可為胡注佐證矣。闡明蜀語，可取之材，張笑桃彭門花之事，亦足以廣異聞也。

杜氏篤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杜恕撰，清馬國翰輯。恕有杜氏體論，已著錄。隋書經籍志雜家，梁有篤論四卷，杜恕撰，亡。舊新唐志並著于錄。然魏志杜畿附傳未言篤論，裴注別引杜氏新書，參以類書所引，知新書即篤論也。其書蓋疏敘論駁之類，所以入於雜家。國翰所輯，以意林所引，往往見於本傳疏中，知三疏皆在篤論之內，因並入錄。又意林載有兩節，與正文相次，敘恕世系及其子預，明為後人所附益。至言魏書有傳，晉書有傳，則又為晉以後人羼入。七志、七錄敘述作書者之事蹟，附在書後，故馬總載入本書。國翰因附錄於後，以免淆混。皆精慎不苟。史稱恕奏議論駁皆可觀，又稱其議論亢直，書曰篤論，可謂名實相副矣。

杜氏體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杜恕撰，清馬國翰輯。恕字務伯，京兆杜陵人，仕至御史中丞，出刺幽州，以爭免為庶人，徙章武。阮武謂恕曰，今向閒暇，可潛思成一家言，遂著體論八篇。並詳見魏志杜畿傳。隋書經籍志儒家，杜氏體論四卷，新舊唐志同。傳云八篇，志言四卷，蓋卷各二篇也。其書蓋亡於宋時。然魏志裴注引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此為全書之綱領也。故嚴可均推論八篇之目，一君、二臣、三言、四行、五政、六法、七聽察、八用兵，而以自敘終焉。黃以周更推之曰，首言君臣各有體，次言言行必以誠，次言政以道，御刑以公平，次

言兵之有體無體，次言治國莫善於聽察，次言生平不輕為毀譽，盡並據杜氏新書、羣書治要、意林而參訂者。雖略有差異，而大體則同。國翰所輯，首引新書之語，以為之綱，末附錄魏志傳語，以資參攷。若補引治要，則較為完備。傳又云著典性論一篇，隋志不載，亡佚久矣。

典語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吳陸景撰。清馬國翰輯。景字士仁，吳郡吳人，官至偏將軍中夏督。後遇害，事蹟具吳志陸抗傳。隋書經籍志儒家，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舊唐志無典語別，新唐志典語又作典訓，卷帙相同。太平御覽引作陸景典略，者誤也。其書已佚。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六載孫星衍之族子子言，紹興人王理堂游幕山左，攜有宋寫殘本二卷，其言信否，無以知之，云云。今亦未能見也。此為國翰據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所輯者。類聚引吳陸景誠盈，似為典語之一篇，故次于末。又錄吳志陸抗傳張隱文士傳，附係于後，以資參攷。惜羣書治要所引，未及寫入，為可惜耳。景為陸抗之子，陸機之兄，道德文章，源流可見，故其所言有典有則也。

顧子新言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吳顧譚撰。清馬國翰輯。譚字子默，吳郡吳人，官至太常平尚書事。事蹟具吳志本傳。意林謂譚字默造，誤也。本傳云著新言二十篇。隋志、舊唐志並作新語。隋志云十二卷，舊唐志云五卷，新唐志作新論，云四卷。意林作新言，同本傳。五卷同舊唐志。紀載頗異，自當以傳為據也。國翰輯錄此書，取本傳知難篇，其類書

所引，則統以雜篇，末附錄其本傳。但本傳明云二十篇，而國翰書敘改作十二篇，且謂隋志十二卷，蓋篇為一卷，易古書以就己說，殊為謬妄。今以其所輯，尚可窺見新言之崖略，故取以著于錄焉。

闕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闕某撰，清馬國翰輯。闕子撰者名字里爵皆無攷。應劭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闕黨童子之後，有闕子著書。類書或引作關子者，誤也。漢書藝文志縱橫家闕子一篇。國翰以為六國時人，似為近之。隋志梁有補闕子十卷，亡。金樓子著書篇補闕子一帙十卷，金樓為序，付鮑泉東里撰。舊新唐志並著于錄，是闕子亡

佚甚早。今元帝補闕子，今亦不傳。然水經注引有一節，似先秦原書，非梁所補書。其他所輯，則混而莫辨矣。

苻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苻朗撰，清馬國翰輯。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氐人，仕秦，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降晉，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晉書載記有傳。傳稱其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隋書經籍志道家苻子二十卷，舊唐志三十卷，其書早佚，唐宋類書猶相徵引，實未見原書也。王世貞謂道藏有苻子，蓋未檢藏目，想像之言。國翰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路史等書輯四十餘節，為一卷。御覽引方外篇一節，以有篇目可考，故置于前。書中有云「為道者日損而月章，為名者日章而月損」，又云「木生蝎，蝎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語意湛深，頗得道家之旨也。

世要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桓範撰，清馬國翰輯。範字元則，沛國人，官至大司農，事蹟具魏志曹爽傳。隋志法家世要論十二卷，梁有二十卷，亡。新唐志與隋志同，舊唐志作代要論十卷。諸書徵引，或稱政要論，或稱桓範新書，或稱桓範世論，或稱桓公世論，或稱桓子，或稱魏桓範，或稱桓範論，或稱桓範要集，其實止一書也。魚豢魏略謂範嘗撮抄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今觀殘簡，不盡取漢書也。此為國翰輯本，從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輯得二十七節（原誤作二十五節），末附曹爽傳及魏略所載範事，以資參攷。推羣書治要載其為君難、臣不易、治本、政務、節欲、詳刑、兵要、辨能、尊嫡、諫諍、決壅、讚象、銘誄、序作、十四篇名，未及引入，當補者也。書內雖多

法家之言、然恤刑一節、持論平允、史翰
苑書成後、以示蔣濟、濟不肯視、此文人
相輕之習、不可據以貶其書也、

蓮子居詞話四卷 道光壬辰汪氏振綺堂刊本

清吳衡照撰、衡照字夏治、號子律、海寧
人、嘉慶進士、官金華教授、是編為論詞
之作、或評詞家之得失、或詳版本之源
流、或考詞人之事實、或論詞律之精粗、
或論詞中之方言、或摘詞中之美句、體
例叢雜、不滯一端、雖無精深之處、然大
體允當、惟既以太白之詞為可疑、又謂
太白之詞、如漢魏之詩、是矛盾之說也、
萬氏詞律、不取明清之詞、蓋詞譜亡佚、
明清詞人、師心自用、不足以為軌範、此
正萬氏精審之處、而衡照反譏之、是未
知詞律之源流也、衡照又謂蘇之大、張
之秀、柳之豔、秦之韻、周之圓融、南宋諸
老、何以尚茲云云、尊柳是其特識、而以
豔字稱之、尚未能謂為真知柳也、蘇大
張秀秦韻及周之圓融、亦皆不協、蓋是
書立論不偏、是其所長、而識力有限、是論

時乘，是其所短，然終勝于王士禎賀裳諸人之書也。

扶荔詞三卷別録一卷 康熙間刊本

清丁澎撰。澎字飛濤，號葯園，仁和人。順治進士，官禮部郎中。澎為西泠十子之一，通籍後，與宋琬施閏章諸人唱和于京師，又為燕臺七子之一，蓋早負詩名矣。此為其所撰之詞，卷一小令，卷二中調，卷三長調，共二百零五首，卷四別録，迴文三十九首。每詞之後，有同時諸人評語，皆諛辭也。集中最可異者，往往不

用舊調，自訂新譜，花褁自注云，新譜者，葯園之所定也，有自度曲，有犯曲，有翻曲云云。自明代宮譜亡失，不知何以能自度曲，又為犯曲也，況翻曲尤為費解。集中犯曲最多，其法節兩調或數調之句法以合一調，不知犯調始興于宋大晟府，姜夔淒涼犯序言之甚晰，全在住字相同，如正黃鐘宮與越調犯越調與中呂調犯，皆合字住。澎不明是理，但

節用各詞句法、蓋本劉過四犯剪梅花、盧祖皋又有錦園春三犯及月城春之名、用解連環醉蓬萊雪獅兒三曲、須知此之犯者、即飛補之所謂自過腔、姜夔所謂高指聲、不同音者、不能過腔、蓋住字相同可為犯調、五音相同即可過腔、皆有犯名、澎不明此理、無知妄作、其金門歸去詞後范默庵又以四犯剪梅花為蘆川之詞、一誤而再誤矣、迴文之詞、殊非正道、偶一為之本無不可、今竟別錄一卷、謂之詞變、謬妄極矣、其詞喜為綺語、[illegible]多纖巧之言也、

幻花菴詞鈔八卷 乾隆寫刻本

清張梁撰、梁字大木、號幻花、華亭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行人司行人、是編計詞二百三十五調、杜詔顧衡文諸人倡和之作、間附本詞之後、其點綴居之、振迅輕移、小橋幾曲尋詩去、冷香飛舞、且共閒鷗住、渺渺西風欲落、蒹葭浦、愁何許淡雲薄暮、細草郵頭路、頗似白石道人之筆、其慢詞雖規橅南宋、然往往有流滑或生硬之句也、曰幻花菴詞者、蓋仿黃叔暘散花菴詞而名也、而王昶琴畫樓詞鈔有梁詞一卷、曰澹吟樓詞、與此異名、考梁有澹吟樓詩、昶蓋以詩集之名名其詞也、然此本刊於乾隆二十四年、琴畫樓詞鈔昶序於乾隆四十三年、當見此本、而梁與王昶[illegible]與之作、昶本有而此本無者、疑昶別有所據而選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蓉渡詞 三卷 留松閣刊本

清董以寧撰。以寧字文友，武進人，諸生。詞集卷上小令九十首，卷中中調六十一首，卷下長調五十一首，共二百零二首。詞下附以吳偉業、王士禎、陳其年等人之評語，多襃揚失實之辭。以寧工為豔語，惜思路微左，小令頗有精妙之作，長調則平庸流滑，無所可選擇。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董文友蘇幕遮諸篇，皆能曲折傳神，撲入深處，詞中之妖也。學詞者一入其門，念頭差錯，終身不可語於大雅矣。搞為此書之定評。如醉公子云：儂心何事惱，姐姐欺儂小，偷看合歡書，憎儂問起居。好從花下避，怕見書中字。匿笑不回頭，回頭替姐羞。曲傳黠態，無微不至，謂之詞妖，誰曰不宜。

養一齋詞 三卷 道光刊本

清潘德輿撰。德輿有養一齋文集，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據德輿自述，謂初學韋莊、馮延巳二家，其後專研北宋，詆詈當時為豔詞者，朱師姜張，陳法稼軒，德輿亦排斥之。又謂高者標居為宗，壇宇金荃，籠蓋有宋，不知其佻蕩纖脅，未盡融釋云云，則暗斥張惠言也。其與葉生書，亦極力詆其詞選之非，不知浙派之旨，沿流以溯源，常州派之旨，則因源以及流，皆不可非。北宋雖大，殊不易言，德輿徒為誇大之語，究未明詞之源流。今觀其詞淺俗粗鄙，不成氣格，而欲擯斥朱張，祇見其不自量也。

香雪詞鈔二卷 通行本

清王策撰。策字漢舒，太倉人。諸生。其詞備有衆體，不主一家。然享年不永，未能冶於一爐也。然如踏莎行次皋謨叔韻云：夢中尋夢幾時醒。小橋流水東風路。滿江紅云：鬬草心慵，垂手立，兜鞋夢好，低頭想。皆情詞淒豔。又如西江月即景用趙元甫韻云：短短蘆笆水抱，低低茅屋雲濛。白楊疏圃小亭東。春便難來秋自到，窗櫳卸酒經宵易淡，瓶花過日能紅。更無家具挂心中，暖有朝陽涼有晚時風。極清幽之致。惟喜和古今詞韻，往往牽强湊合，是其一蔽。又如念奴嬌金陵秋思云：浮生皆夢，可憐此夢偏惡。看取西去斜陽，也如客意，不肯多擔閣。陳廷焯謂此詞沈痛追思，便成詞讖。所以不能永年，惜哉。

黑蝶齋詞一卷 浙西六家詞本

清沈岸登撰。岸登字覃九，一字南渟，號惰耕村叟，平湖人。此其詞集，共七十六首。岸登詩詞與書畫，有三絶之目。其詞最爲妍雅，以視柘西精舍，不獨無愧而已。邊幅窄狹，則一也。自本根言之，浙派之詞，僅得和雅二字，蓋以南宋爲止境，終不能見其大。彝尊之詞，即犯此病，況其餘乎。然在當時，改變風氣，二沈二李，竝可羽翼秀水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香銷酒醒詞一卷 同治戊辰刊本

清趙慶熺撰。慶熺字秋舲，仁和人，道光進士，選延川知縣，不果往，改金華教授，亦未履任。詞集一百零五首，附散曲數套。慶熺之詞有聲當世，蓋清亮浮豔，易為所引。其實淺薄而不能深入，剽滑而不能沈著，純粹無疵之作，不多覯也。又此集初刊於道光之時，嗣因洪楊之亂，刻版盡燬，此為同治時重刊之本也。

柘西精舍集一卷 浙西六家詞本

清沈皡日撰。皡日字融谷，號柘西，平湖人。以貢生知廣西來賓縣，歷辰州郡丞。此為皡日之詞集，共八十三闋，內多追和南宋諸賢之作，是其詞學之界限。龍涎香、白蓮、蓴蟹諸詞，亦效樂府補題也。與朱彝尊、李良年、李符、龔翔麟及其姪岸登相唱和，可以想見當日浙派之盛也。其詞純雅諧婉，措語圓融，時有清空之趣。惟鶯啼序既和夢窗，則次段第二句當用去上去上，而皡日用平入入去，既以白石為主，則淒涼犯末七字皆當用仄，而皡日用平平仄仄仄仄仄，最為不合。然清初詞人，往往疏于聲律，亦不必專責皡日矣。

冬巢詞集四卷 道光刊本

清江潮生撰。潮生字汝信，號飲泉，江都人，諸生。此為其所撰之詞集。首卷六十七首，次卷六十二首，三卷七十二首，末卷六十首，共二百六十一首。前有黃承吉序。其詞不宗一家，精深華美，聲調高朗，而筆勢飛舞，直入宋賢之室，當時一作手也。

南江札記四卷 南江遺書本

清邵晉涵撰。晉涵有爾雅正義，已著錄。是編為雜考經史之屬，卷一左傳二百十三條，穀梁傳十四條，卷二儀禮正誤三十四條，禮記一條，三禮論天帝郊丘之祭七條，卷三孟子三百七十四條，卷四史記十九條，漢書七條，後漢書三條，三國志四十九條，五代史十七條，宋史四十九條。晉涵深於經史，議論篤實，然康成最精三禮，而書中儀禮正誤，並摘鄭本之誤，凡鄭注古文作某今文作某者，皆以鄭所從為非，三禮諸條，亦多駁鄭說，並其偏見，不可信據。蓋浙東學者往往不守鄭君家法，非僅晉涵一人為然也。晉涵嘗欲撰穀梁正義、孟子述義二書，（洪亮吉邵學士家傳作穀梁古注義，漢學師承記作孟子正義、穀梁述義。）而未成，並見於洪亮吉邵學士家傳、錢大昕邵君墓誌銘、阮元國史儒林傳

彙、江藩漢學師承記諸文、今觀卷一之穀梁、卷三之孟子、類皆博引衆說、不下己意、疑即二書之彙草也、又是書乃晉涵卒後、其子東華等所輯刊者、卷四史漢三國諸條、多與何義門讀書記相同、蓋晉涵手錄其說、而其子不察、誤以為晉涵之說也、

枕善居襍說一卷 王敬之全書本

清王敬之撰、敬之字寬甫、號枕善居士、高郵人、增貢生、官戶部主事、是編為孜訂之屬、據其識語、謂閒有所見、未敢自信、聊錄備忘、不為次敘、不足次敘也、佗日增益、亦襍錄此本後、故名之曰襍說、蓋謙辭也、甎凡芷蘭、剛卯、頭陀寺、中塸、馬周、海棠詩話依託、乾鵲、爭、梁灝、牢九、蘇東坡上清儲祥宮碑詩、孫君孚揚州鄉行錄、佗書中秦太虛詩詞、忘憂、露筋貞女、近歙秦郵帖山谷道人梨蓴詩敘、文游臺、僅二十節耳、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精聲音訓故之學、所著之書、餉遺後學、沾溉無窮、而敬之喜詞章、以與其父兄異趣、惟此編實事求是、足以證其家學淵源、芝為芷譌、卯當為卯、蓋皆傳其父兄之說也、馬周梁灝諸節、皆考訂詳明、高郵人物故蹟之屬、可以補正

志書之不足、又書內往往有茆泮林識
語、亦可與敬之之說、相參證也、

宜略識字齋襍著不分卷 王敬之全書本

清王敬之撰、敬之有枕善居襍說、已著錄、是編據其自述、謂七十以後、精思日減、凡應友生所屬及閒中遣興之詩文倚聲、無可選錄、輒以一歲為一本、名之曰襍著而藏之、云云、故是書始丁未、終乙卯、丁未即道光二十七年、敬之七十一歲、乙卯即咸豐五年、敬之七十九歲、時歷九載、書分九冊、又咸豐五年秋夏

昆林跋、謂易簀前數日、猶傳箋商榷病骨詩中易字云云、今乙卯最後有病骨七絕四首、蓋絕筆之作也、此書按年分本、不事排比、詩文考證雜然並陳、體例殽亂、亦無怪其然也、詩文詞皆平庸、且別有專集、此可置而不論、詩詞下往往詳注事蹟、考訂詞律、較為有用、攷證雖嫌零碎、實有可取之處、如莊子田子方、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

水韵書引易水作易淵敬之謂水當作困困即淵之古文漢書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錢大昕謂州字衍敬之據宋書州郡志荊州當作荊國謂後之廣陵前屬荊國也凡此之類並可依據又引其父念孫校訂舊籍數則陶淵明詩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念孫謂無希是希無之譌李白詩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今本唐詩別裁集注干羽

改干戚本陶淵明刑天舞干戚句念孫謂韓非子五蠹篇舜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詩用韓語非用陶詩又李白清平調雲想衣裳花想容蔡端明書作葉想衣裳劉後邨以爲筆誤念孫謂賞名花對妃子故以花葉衣容對舉作葉則義不審孟浩然詩誰道山翁醉今本唐詩別裁集注即山巨源倒載意也山翁仍宜用山公念孫謂王摩詰詩亦云留與醉山翁莊子齊物論篇名念孫謂論與倫通物倫齊謂無有美惡是非凡此之類蓋敬之平日請問而轉錄於本書並不見於念孫之讀書雜志即莊子一節亦不見於餘編莊子中此尤可貴者已

橋西雜記一卷 滂喜齋刊本

清葉名灃撰。名灃字潤臣，漢陽人。道光舉人，官內閣侍讀。是編為雜記見聞之屬。曰橋西者，因其所居為紀文達故宅，當京師虎坊橋之西也。書中多述掌故，並志舊聞，訂正舊說，大體塙實，允當足資考證。微有斟酌者，如謂曾慥類說為後世叢書所由昉，不知慥書雜抄典故，任意芟薙，與後世之叢書異趣。叢書之名，始于陸龜蒙之笠澤叢書，叢書之實，錢大昕以為始于左禹錫之百川學海，其實俞鼎孫之儒學警悟，尚在百川學海之前。至名實兼備，當始于明程榮之漢魏叢書矣。柳耆卿墓，東南紀聞謂在棗陽縣之花山，王漁洋謂在真州城西仙人掌，名灃據王象之輿地紀勝、至順鎮江志以為棗陽乃丹陽之誤，但柳葬丹陽之花山，殊無實證。今考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柳永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可為名灃得一佐證矣。永葬襄陽，方輿勝覽、獨醒雜志、東南紀聞並有此說，葬潤州，避暑錄話之說也，葬真州，花草蒙拾之說也。名灃所考，正可與葉說相印證，雖未能塙知其本源，然其考訂花山之所在，實足以供人參攷，其他亦翔實可據。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謂其所記惟內閣官制職掌及師傅保衛兩條為有裨掌故，則苛刻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

簡莊隨筆一卷 烟畫東堂小品本

清陳鱣撰、鱣有論語古訓、已著錄、是編雜記書籍版本、槀草流傳、音釋句讀、各序跋題目、見聞所及、隨手採錄、全書僅二十八節、淳熙九經收藏源流及其句讀二節、左傳句讀及音註七節、宋余仁仲校刊左傳一節、趙文敏家前後漢書二節、北宋刻本陶淵明集一節、東坡志林一節、古人題書畫法一節、文苑英華二節、錢功甫藏書一節、鄒季友尚書蔡傳音釋一節、周易本義一節、宋官刻春秋經傳集解一節、麻沙刻春秋經傳集解一節、北宋本春秋經傳集解一卷、舊五代書一節、草木子一節、遺山集石田集一節、宋槧漢書殘本一節、杭堇浦輯歷代藝文志一節、所論皆實事求是、又多簡莊文鈔所未載、致可貴也、

午窗隨筆四卷 寶樹堂遺書本

清郭夢星撰、夢星有尚書小札、已著錄、是編闡述經義、考論史事、及當代掌故、以至邸鈔有事關因革黜陟者、手錄不遺、詩文典實、亦時有考證、皆隨時札記、不分門類、孫葆田序謂此書蓋仿王文簡公居易錄池北偶談而作也、說經之處多採異說、又不措意於小學聲韻、殊非治經之正軌、成語及詩文典故、時有可取之處、惟其考論典章制度、最為有用、洞悉源流、而措語明顯、使讀之者一目了然、不嫌其瑣碎也、末四濰縣志拾遺、亦可補志書之不足、至於果下牛雁臣諸節、聊廣見聞而已、

崔氏政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崔寔撰，清馬國翰輯。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人，拜尚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隋志法家，正論五卷，漢大尚書崔寔撰。意林卷同。舊唐志政論五卷。新唐志作六卷。各書所引或作政論，或作正論，或作本論，僅一書而異其名也。宋時已佚。國翰但取本傳論治道而已。其實羣書治要、意林、通典皆曾援引而國翰竝未及之，為可惜耳。嚴可均曰：書成於守遼東後，故有僕前為五原太守及今遼東耕犂等語。本傳繫於桓帝初除為郎時，蓋就始創稿言之。黃以周曰：羣書治要載其論治七篇，其一同於本傳，以意林所錄原書次第推之，其一革弊政，其二參霸術，其三刺奢僭，其四刺貪污，其五勸工作，其六尚久任，其七論重祿，其八謹大赦。黃輯本未見。嚴輯在全後漢文中，國翰所輯既略，自當參以嚴黃之輯也。本傳引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范史論曰：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可知其書之見重於前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法家

劉氏政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劉廙撰、清馬國翰輯、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官侍中、封關內侯、事具魏志本傳、傳稱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隋志法家、著有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亡、唐志皆著之、蓋從七錄、非實存其書也、國翰據本傳裴注引廙別傳、論治道一篇、以充之、然羣書治要引有備政、正名、慎愛、審愛、欲失、疑賢、任臣、下視八篇、國翰未及援引、殊為可惜、又治要引作劉廙別傳、而目錄注作政論、蓋政論或在別傳中、亦未可知也、

夏侯子新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夏侯湛撰、清馬國翰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官至散騎常侍、事蹟具晉書本傳、是編或稱新論、或稱夏侯子、意林新論十卷、隋唐志同、屬儒家、今佚、國翰據太平御覽引得六節、又以本傳抵疑一篇為原書佚篇之一、合輯為一卷、嚴可均亦嘗輯之、黄以周謂嚴馬並未見意林本卷所引數事、復補輯之、其輯本未能見也、抵疑曰、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云、此可推知其著書之旨趣矣、

周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吳周昭撰，清馬國翰輯。昭字恭遠，潁川人，官中書郎，附見吳志步騭傳。隋志儒家梁有周子九卷，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矣。太平御覽引周昭新撰，蓋即此書。國翰從吳志步騭傳輯一篇，御覽論交一節，白帖二語，合爲一卷。昭學問深邃，嘗與韋曜、薛瑩、華覈竝述吳書，觀其論人言事，準情度理，充遇桀紂之君，不能保全首領，殊可惜也。

周生子要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周生烈撰，清馬國翰輯。烈有論語義說，已著錄。是編一名周生烈子，一名周生子，蓋發明堯舜孔子之道者。意林引其序曰：六蔽鄙夫，敦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以仲尼作師誡，此其著書之旨趣也。崔鴻十六國春秋，且渠茂虔永和五年，遣使如宋，表獻方物，竝獻書一百五十四卷，有周生子十三卷。隋志儒家梁有周生子要論一卷，亡。唐志周生烈子五卷，卷數差異，今以書佚，不能質言矣。國翰從類書輯得二十二節，合爲一卷，別出序於卷首，觀序中所言，可以知其抗心高古矣。

陸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陸雲撰。清馬國翰輯。雲字士龍，吳人，官至清河太守，事蹟具晉書本傳。傳稱雲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即隋唐志集部所載陸雲集是也。傳又稱撰新書十篇，即隋唐志子部道家所載陸子十卷是也。其書今佚，國翰從初學記、太平御覽輯得二節，又以裴注及御覽引陸氏異林，有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之句，因定為陸子書中之語，又本傳記雲迷遇王弼事，復採入此書，以為作書之由，列於道家之故，則殊難塙定也。

蘇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蘇秦撰。清馬國翰輯。秦字季子，洛陽人，并相六國，事蹟具史記本傳。漢書藝文志縱橫家，蘇子三十一篇，蘇秦撰。隋唐志皆不載。國翰從國策、史記合輯為一卷。考此書傳說頗有差池，疑在漢時曰蘇子，晉以後曰鬼谷子。漢書杜業傳贊注，服虔曰，抵陒，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陒讀與戲同，鬼谷有抵戲篇也。又劉淵林蜀都賦注曰，鬼谷先生書有抵戲篇，可證漢曰蘇子，晉唐並稱鬼谷子，故隋志無蘇子，有鬼谷子，而唐志即以為蘇秦書矣。其為一書之故，樂壹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故王伯厚謂縱橫家之蘇子，即世行之鬼谷子，國翰所輯，似未能詳考也。又御覽等書引有蘇子，乃道家之蘇秀，非縱橫家之蘇秦也。

交翠軒筆記四卷 道光戊申刊本

清沈濤撰。濤有論語孔注辨偽，已著錄。是編爲濤官大名時所記也。交翠軒爲大名試院之後室，舊名交翠者，以大名試院之後庭有古柏二株也。濤視事於此，公事之餘，瀏覽羣書，心有所得，隨筆記之。其後編爲四卷，即以交翠軒名其書也。書中或訂經史，或考雜事，或記詩詞，或論金石，以攷辨爲多，亦以考辨爲最

善也。如駁鍾山札記公羊無人門焉者無人閨焉者一節，顧憲成、袁枚謂論語子路子貢許管仲爲齊論語一節，據智昇續集古今佛道論衡、隋書經籍志、通志藝文略，知中備爲三備卜經之一，以駁孫星衍中備即易緯辨終備之說；據戴良失父零丁，以駁恒言錄稱父曰爹始于蕭梁之說；據岳珂桯史謂韓世忠克敵弓本於徽宗時知雄州和詵所上制勝强遠弓，邊人謂爲鳳凰弓，非由於熙寧元年李宏所獻之神臂弓，以駁容齋三筆、揮麈三錄之誤；據玉壺清話、盧多遜幼時抽取雲陽道觀叢壇上古籤筒一詞，因知今神廟有籤詩，五代時已有，以駁十駕齋養新錄依祠山事要考學庵筆記謂起于南宋初年之誤，皆精鑿不磨。其間亦有稍疏者。論語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濤據夢溪筆談謂

經文樹本作屏，北宋本尚不誤，不知夢溪以英宗諱曙，避樹字嫌名，故改樹爲屏，非經文本作屏也。濤又謂每月一日至十日冠以初字，始于北宋，考白香山詩「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是唐時已然，非始于北宋也。凡此小小疵類，時亦見之，然不得以一眚掩其全美也。

蕙風簃隨筆二卷二筆二卷 光緒刊本

清況周頤撰。周頤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是編體例，與其所撰別種筆記略同。惟其論金石之處較少。間及佛學，然亦僅述名義而已，無精指也。其可取者，當在掌故版本詩餘及名人軼事之屬。考證之處多，所疏忽，弟茅形近之譌，本不足以深論。而香東漫筆與本編每力言其相通，甚無謂也。論語曰：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身而行也。鄭注，直人名躬，舊說如此。周頤謂韓詩外傳直躬姓石名奢云云，袁枚已有此說。周頤蓋未之知耳。其實不足信也。考石奢或作石渚，其事並見呂覽、史記新序、韓詩外傳諸書，不獨與攘羊之事異，又與子證情事不合。且韓詩外傳之例，前引事實以證明之，可知葉公所言，別為一事，非石奢也。[illegible]歌[illegible]南史元帝徐妃傳云，帝制

金樓子，述其淫行，周頤力辨其非，謂金樓子六卷十四篇，其后妃篇未載徐妃事，唯志怪篇言及徐妃，亦無所謂淫行事涉宮闈，攸關風化云云。不知今行金樓子乃從永樂大典輯出者，不獨篇卷與史志不合，即今行十四篇，割裂淆亂挩佚尚多，試書內考之，后妃篇述宣脩容事，有云及饋人失禮，接之彌篤，無語緯曰，妒婦不憚破家，況復甚於此者也。疑即斥責徐妃之事，知全書所指斥者，必不止此。南史所言，當不虛也。周頤竟以今本金樓子為完帙，可知其學歷之淺矣。

求闕齋讀書錄十卷 光緒二年刊本

清曾國藩撰。國藩有讀儀禮錄，已著錄。國藩平日讀書，往往隨筆題識於卷上，或載諸日錄、劄記。光緒時，東湖王定安，迺分門捃摭，為讀書錄，以求闕齋名之。求闕者，國藩自號也。首二卷讀經，三四卷讀史，第五卷讀子，以下讀集。卷一周易、周禮、儀禮、禮記，卷二左傳、國語、穀梁傳、爾雅，附以雜記，卷三史記、漢書，卷四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文獻通考，卷五管子、莊子、淮南子，卷六楚辭、陳思王集、阮步兵集、陶淵明集、謝康樂集、鮑參軍集、謝宣城集，卷七李太白集、杜少陵集、陸宣公集，卷八韓昌黎集、昌黎外集、柳河東集，卷九白氏長慶集、李義山集、杜樊川集、嘉祐集、元豐類稿、東坡文集、東坡詩集，卷十山谷詩集、劍南詩集、朱子文集、遺山詩集、陽明文集、望溪文集、孫文定集、文選、古文辭類纂、駢體文鈔。其讀儀禮錄，已採入續經解，茲不著也。國藩亦粗知文字通轉之理，觀於卷二之雜記，即可知矣。惟不善引用，故講論經子，時乖其義。然尋繹文意，用心細密，周禮、儀禮，頗有可採之處。論史則不重其學，偏重其文，蓋囿於歸方劉姚之見也。讀集一部，最為有用，談事則頗合義旨，言文亦時有會心，蓋國藩服膺姚鼐，雖以義理詞章考據並重，實以詞章為最善也。

香東漫筆二卷 光緒刊本

清況周頤撰。周頤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周頤喜談金石，精於詩餘，故是編紀述二者為多。其他則掌故版本名人軼事之類，間亦考訂字句。為周頤所撰筆記甚多，又有金石詞話各類專書，故書中所記時與他書詳略互見也。內載姜夔二十世孫虬綠寫本白石道人集，為清代刊白石詩詞者所未見，又附九真姜氏世系表略，及白石道人詩詞年譜二種，周頤轉錄書中。嘗得徐鯤寫校鬼谷子一冊，始知秦氏石研齋所刻行數字數全失本來面目，皆可供人採用者也。惟考證之處，時見粗疏，其謂曹子建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疑伯瑜即老萊子云云，其說甚非。老萊子與伯瑜為兩人，曹子建靈芝篇云：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歔欷涕沾巾。數語皆謂伯瑜之孝。晉書載左貴嬪離思賦曰：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即用陳王之詩。困學紀聞：采衣娛親，今人但知老萊之事，而不知伯瑜。說苑稱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他日笞之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瑜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伯瑜姓韓，別見隋書循吏傳及林同孝詩，安得與老萊子合為一人。書中引元鄭玉師山文集辯義田再嫁者與三十千，當是族人之嫁次女云云，其說似為近理，然宋人不以再嫁為嫌，亦未可為定說也。

老子識小一卷 稿本

清郭階撰。階有周易漢讀考，已著錄。階以黃帝之前，無所謂儒也道也，道寄於虛無，民安於渾噩，孔子集九流天地人之大成，一貫以儒，然不窺百氏，不能知大成之所以然，老子為百氏之首，故欲以道儒一貫，以通老孔之學，因擇老子書中之語，釋以儒家之說。如謂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即中也，用庸也，即中庸之道；解昔之得一者云，一謂不貳也，不貳者誠也，誠者道也；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云，一天也，陽也，生二地也，陰也，天地一二交成三，故曰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交而萬物生，人物皆物也，人物純駁皆秉天地交之和，非生和，故中庸言中和。凡此之類，未為無理。混茫為道，散則萬殊，老冠百氏，理本相通，申韓出於道家，今猶考見其迹，則階

之立說，自可備以參稽。然如謂專氣致柔，柔其陽，非陰柔，則近于附會矣。

莊子識小一卷 春暉雜稿本

清郭階撰。階有周易漢讀考，已著錄。階既以老子之學為儒家之本源，撰老子識小矣。又以為莊子出於儒家，不得已而隱抑其辭，以求免於當世，因僅取內篇，擇其句語，以儒學說之，蓋以其識正修齊治平，盡於是矣。外篇以下，反復申明內篇之意，與夫故為妄誕之言，隱儒術流於過當，及摩弟子之追述，後人之附會，雜採其中，皆置而不錄。其於逍遙遊篇，闡明其旨云，莊子生於戰國人倫道盡之時，儒術足以賈死，慮言之有罪，不言則微言絕，故以荒唐之辭，隱抑性恐不深，雖無取乎隱抑者，亦必從而隱抑。又解齊物論云，即吾儒推己及物。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云云。似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莊為儒家，前人有此疑，意非自階始，然自莊子天下篇、史記、漢書藝文志諸書觀之，皆屬道家，此僅備一說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任子道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任嘏撰、清馬國翰輯。嘏字昭先、或作照先樂安博昌人、官至河東太守、事見魏志王昶傳注引嘏別傳。傳謂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隋志道家、任子道論十卷、唐志同、今佚、國翰從類書輯為一卷、然意林所引任子、乃任弈所撰、而國翰竟襲胡元瑞嚴可均之說、以為弈當作嘏、不知任弈與任嘏為二人、弈尚儒術、嘏尚黃老、學派亦異、弈書雖遠於隋志、然明見於會稽典錄、何可混而為一也、且北堂書鈔初學記諸書、引弈語曰任子、引嘏語曰任子道論、或曰任子道德論、其分別如此、至於意林所引、全為弈語、非嘏書也、黃以周陳漢章辨之甚晰、今以意林書鈔初學記中、明引任子及御覽引與意林同者、悉為刪汰、今人重輯任子、在四明叢書中、別著於錄、俾與嘏

書不相混焉、

華氏新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華譚撰。清馬國翰輯。譚字令思，廣陵人。官至散騎常侍，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事蹟具晉書本傳。是編建興中為鎮東軍諮祭酒時所作。傳云三十卷，名曰辨道。隋志云：梁有新論十卷，晉金紫光祿大夫華譚撰，亡。唐志沿襲載之。今佚。金樓子云：桓譚有新論，華譚亦有新論，或曰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此不學之過矣。是其書梁已罕見，故亡佚甚早。國翰既以辨道著于篇首，存其初名，復據初學記、太平御覽各引一節，又以北堂書鈔、通典並引華譚集、尚書二曹論，及本傳答陳總、王濟及或問王篇，亦為此書之文，因合為一卷。其言曰：聖王知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無窮則人不能防其行，無節則中才不能制其欲。是以為制可行之禮，立中庸之法，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云云，可以覘其旨趣矣。

梅子新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梅氏撰。清馬國翰輯。梅氏名字里爵竝無考。隋書經籍志梁有梅子新論一卷，亡。唐志亦不著撰人。惟馬總意林云按其書晉人也。蓋以書中稱揚阮籍而知之。竝無他證。考隋志總集有晉光祿大夫梅陶集九卷。陶字叔真，汝南西平人。仕至尚書。其集亦佚不傳。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竝載梅陶書。豈梅陶書即梅

子歟。究無實證。未可遽定。國翰僅從意林御覽引得三節，竝從馬總說定梅氏為晉人。今亦依而不改。書中以阮籍與伊呂諸人竝論，似為不倫。然籍少有大志，忠於君，孝於親，身處亂世，明哲保身，梅氏之意蓋以其名道而實儒也。

化清經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蔡洪撰。清馬國翰輯。洪字叔開，吳郡人。初仕吳，入晉舉秀才，仕至松滋令。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蔡氏化清經十卷蔡洪撰，亡。意林唐志竝云十卷。化清之名，國翰謂即揚泉太元之類，理或近是。或稱化清論，其稱清化經者，蓋誤倒也。或稱清論者，誤挩化字也。其書已佚。國翰從意林初學記廣韻太平御覽諸書

引得九節，合附考事蹟為一卷。其言似涉玄談，如云藏之默，保此小朴。然又如望視之鬼，白歸之豕，短喙之犬，修頸之鳥，斯禽獸也，猶形乎勢觀，況君子之貌，獨無表告者哉。則有文有質，此其所以入儒家歟。

古今通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王嬰撰。清馬國翰輯。嬰字里事蹟不詳。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古今通論二卷，松滋令王嬰撰，亡。國翰據此以嬰為晉人，而謝承後漢書亦有王嬰，字仲豪，山陽人，然隋志列於孫毓成敗志之後，似亦未合。至嬰官松滋令一事，亦不可信。隋志云，古今通論二卷，松滋令王嬰撰，蔡氏化清經十卷，蔡洪撰，考洪官松滋令，明見世說新語注中，何以不書其官，疑二書連及，傳寫者誤移洪官於嬰也。新舊唐志意林並云王嬰，今佚，各書或引作古今通語，或作古今通典疑，皆此書。國翰因據輯為一卷，觀其所言，或論文字，或明讖緯，或譏禮制，蓋泛論古事，而以儒術為主旨也。

太元經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楊泉撰。清馬國翰輯。泉有物理論，已著錄。是編倣揚雄太玄而作。梁元帝金樓子云，揚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元經。或曰揚子但有太玄經，何處復有太元經也，此皆不學之過矣。此書梁時見者已少，故元帝有此言。隋志梁有楊泉太元經十四卷，亡。唐志著錄，蓋沿七錄之舊，非實見其書也。國翰據意林、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太元經凡不見於子雲書中者，皆入於此。然如明珠彈於飛寅甘不僂，實為子雲書中之文，寅為宍字之訛，甘為其字之誤，不僂或文有挩誤，而國翰竟收入此書，又以寅當作寅，何異郢書燕說也。

成敗志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孫毓撰。清馬國翰輯。毓有毛詩異同評，已著錄。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孫氏成敗志三卷，孫毓撰，亡。唐志意林並云三卷。意林注云，孫毓字仲，蓋文有挩誤。此自以釋之所云字休朗爲是也。惟其書已佚，意林僅引二節，據爲此書。餘如通典所載奏議，似與此書體例不合。國翰取其五禮駁二則，附于意林所引二

節之後，殊未允當。成敗志者，蓋言成敗之理昭戒以訓世也。

白雨齋詞話八卷 光緒刊本

清陳廷焯撰。廷焯有白雨齋詩鈔，已著錄。是編爲論詞之作。清初說詞者，尚承明季之風，喜爲河漢之言，而無益於詞學。嘉道以來，議論始精。廷焯受詞學於莊棫，而接近於常州二張之派也。故其論詞，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爲體，沈鬱以爲用，引以千端，衷諸壹是。其所謂沈鬱者，以爲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

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此以沈鬱之說廣二張之旨也。於唐五代則尊崇溫韋正中，兩宋則周秦姜史張王，清則張惠言莊棫，以其文章雅飭，寄托遙深，溫厚沈鬱，本諸風騷也。唐至清末歷論詞家，成見雖深，

持論尚允，可當一部詞史。論詞範圍之廣，當首推是書矣。關評選本詞話之得失，亦多中肯之言。末卷有擬輯古今詞目，唐一家，五代三家，北宋七家，南宋九家，元一家，清八家，共二十九家，附四十二家，詳錄正附諸人，以明源委正變，亦大體精審，惟莊棫之詞，思深文美，似不如蔣春霖，然在當時，自為一家，而廷焯評論棫詞，以為溫韋尚非其止境，則未免稱揚太過，選目以春霖附于其下，殊不足以服人，轉失其尊師之道矣。又若唐明皇好時光，及李白之詞，皆是偽作，而廷焯津津論之，殊為無謂，然書體甚大，自不能以一眚掩也。

菌閣瑣談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沈曾植撰。曾植有稼軒詞集小箋，已著錄。此其雜記論詞之作，評論藝苑卮言、花草蒙拾、南州草堂詞話、詞繹、詞衷、詞荃、諸節，大致平允，謂清初諸公，不能盡花間草堂界限，其說甚是。駁卮言花間促碎之說云，促碎正是唐餘本色。五代之詞促數，北宋盛時嘽緩，皆緣燕樂音節蛻變而然，即其詞可懸想其纏拍。花間之促碎，羯鼓之白雨點也。樂章之嘽緩，玉笛之遲其聲以媚之也。慶歷以前，可以追想唐時樂句，美成不伐以後，則大晟功令，日趨平整矣。其言亦頗精塙。然如后山謂東坡以詩為詞，如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為坡詞之定論。曾植歷引善於棋琴琵琶笛諸人，以駁后山之說，不知歌舞以態宛轉為主，教坊雷大使雖舞態萬狀

終不若十七八女郎有自然之勢，故曰雅極天下之工，非本色也。詞所以侑酒嘌唱，精麗纖豔，不離房帷，勢使然也。坡詞不受樂律之束縛，有銅琵琶鐵綽板之譏，則后山所論用心至公，非私於一人之言也。曹植欲尊重東坡，特失東坡之詞之真矣。歐陽集校語引京本時賢本事曲子，曾植未能明晰，此書考本事曲為楊繪撰。繪字元素，宋史有傳。苕溪漁隱叢話及毛斧季校東坡詞，並引楊元素本事曲，別見尤延之遂初堂書目，此彰彰可考者也。曾植謂歐公詞好用廝字，但未明廝字之義，考廝與相同，見老學庵筆記卷十。凡此數端，皆考論未審也。

樂章集校勘記一卷補遺一卷逸詞一卷 山左人詞本

清繆荃孫撰，補遺逸詞曹元忠撰。荃孫有藝風堂藏書記，元忠輯有司馬法古注，並已著錄。吳重熹刊柳永樂章集，荃孫別撰校勘記附於其後，復命其弟子曹元忠重校之，並輯錄逸詞十首，又附校勘記之後。荃孫識語謂汲古刻止一卷，因取明梅禹金鈔校三卷本，又一明鈔本，花草粹編，嘯餘譜，紅友詞律，天籟閣（誤，疑軒）詞譜，杜小舫詞律校勘記，引宋本，校之。脫行奪句，訛字倒字，悉為舉出。得百許事，編校勘記一卷。刻既成，吳興陸純伯觀察以宋本次第及訛字注於新刻本，急刻取入記而易刻之，列宋本目錄於前。宋本有而汲古脫者十二首，悉按原次補錄。云云。元忠識語謂蕙風先生命輯錄屯田逸詞，既得十許調，復取花庵詞選、草堂詩餘、陽春白雪、樂府

指迷、梅苑、羣芳備祖、及徐誠庵詞律拾遺為補遺一卷。云云。所論均極詳備。樂章集不易校訂。原因有二。屯田喜用方音、殊不易解、一也。集中僻調最多。無所取證、二也。繆曽所校、參用宋本及鈔本及諸選本、翔實可據、元忠補遺較荃孫所撰、尤為精審、樂章集本自以吳刻為最善矣。然記中亦間有疏忽之處、如竹馬子對雌霓挂雨雄風拂檻、[illegible]記引萬氏云、檻題欄字之誤。考萬律收葉石林詞一首、第五句作危檻、依舊、萬因柳作雄風拂檻、第二字平聲、故疑葉詞危檻作危欄、並未謂柳詞檻當作欄、荃孫誤讀萬書、致成此謬。又柳永家崇安非樂安、吳刻竟與稼軒、漱玉、諸人同編入山左人詞、荃孫元忠皆未深考、尤為疏失也。

蒿庵論詞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馮煦撰。煦字夢華、號蒿庵、晚稱蒿叟。清亡稱蒿隱。金壇人、官至安徽巡撫。是編原非專著、乃近人從宋六十一家詞選輯出者。書中不及唐五代、又多論選詞之旨、皆限於原書之例。然首節略論南唐、則以宋初西江之詞、源于二主、正中也。清代論詞者衆、往往滯於成見、是丹非素、可以合三數人之意、而非論學之大公也。煦書於兩宋詞學、獨尊美成、而於屯田、東坡、淮海、稼軒、白石、梅溪、夢窗諸家、亦各許其一端、可謂不隨波蕩者已。其言曰、詞家各有塗逕、正不必強事牽合、可以知其旨趣、非詞學深邃、用心公允、其孰能與於此哉。即其駁戈載以韻限詞一節、謂考韻錄詞、要為兩事、削足就屨、甯無或過、且綺筵舞席、按譜尋聲、初不暇取禮部韻略、逐句推敲、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付歌板，而土風各操，又詎能與後來撰著逐字吻合耶，此亦通人之言也，

詞選一卷 詞話叢鈔本

清孫麟趾撰，麟趾字清瑞，號月坡，蘇州人，此為論詞之作，首末二部，學詞常法，中部為作詞十六要訣，學詞法雖淺近，且前人亦多言之，然造語簡賅，易於領會，如謂夢窗足醫滑易之病，不善學之，便流於晦，牛鬼蛇神，詩中不忌，詞中大忌，運用典故，須活潑，深而晦，不如淺而明也，惟有淺處，乃見深處之妙，云云，皆為有益之言，即謂詞成粘壁，一再改之，此亦填詞者所當知也，十六要訣者，曰清，曰輕，曰新，曰雅，曰靈，曰脆，曰婉，曰轉，曰留，曰托，曰澹，曰空，曰皺，曰韻，曰超，曰渾，分類既澀，雖多清切之語，時雜縹緲之言，蓋亦郭麐詞品、楊夔生續詞品之類，又引包慎伯，謂感人之速，莫如聲，故詞別名倚聲，云云，倚聲即依聲，不得有別解矣，

秋林琴雅四卷 酒邊人倚紅樓汪氏刊本

清厲鶚撰、鶚有遼史拾遺、已著錄、此其詞集、第一卷四十七首、第二卷三十八首、第三卷三十五首、第四卷四十一首、共一百六十一首、鶚學力甚深、天才軼舉、詞似同於朱彝尊一派、故有朱厲二家之稱、其實鶚詞不為朱派所限、蓋彝尊以南宋為最高、鶚並不以姜周張王為止境也、其騷情雅意、曲折幽深、聲調

高清、丰神搖曳、此境不易到也、謁金門云、憑畫檻、雨洗秋濃人淡、隔水殘霞明冉冉、小山三四點、艇子幾時同泛、待折荷花臨鑑、日日綠盤疏粉豔、西風無處減、感時覽物、寄托深微、又鶚詞雕琢字句、不見其迹、彌覺其筆力精嚴、如壺中天云、秋光今夜、向桐江為寫當年高躅、風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頭吹竹、萬籟生山、一星在水、鶴夢疑重續、拏音遙去、

西巖漁父初宿、心憶汐社沈埋、清狂不見、使我形容獨、寂寂冷螢三兩點、穿破前灣茅屋、林淨藏煙、峯危限月、帆影搖空綠、隨流飄蕩、白雲還臥深谷、又憶舊遊云、溯溪流雲去、樹約風來、山剪秋眉、一片尋秋意、是涼花載雪、人在蘆漪、楚天舊愁多少、飄作鬢邊絲、正浦溆蒼茫、閒隨野色、行到禪扉、忘機悄無語、坐雁底焚香、蛩外絲詩、又送蕭蕭響、盡平沙

霜信、吹上僧衣、憑高一聲彈指、天地入斜暉、已斷隔塵喧、門前弄月漁艇歸、皆騷雅適逸、讀之忘疲、總論鶚詞、塲以南宋為基、然運其才力、頗欲沿流泝源也、此本為重刻者、中有校語、最為適用、惜刊印不工、時見模糊之處也、

東海漁歌四卷 西泠印社活字本

清女子顧春撰。春字子春，號太清，鐵嶺人，或曰蘇州人。貝勒奕繪之側福晉，自號西林春，蓋春本鄂爾泰曾孫女，西林覺羅氏，早經變故，養於顧氏，顧為榮邸之包衣人，遂被選為側福晉也。是編向無刻本，至民國二年，桂林況周頤得其寫本，始以付印，闕第二卷，周頤嘗從錢塘沈湘佩閨秀詩話中，得其五闋，錄入

蘭雲菱夢樓筆記，適為三卷中所無，當是編入第二卷者，故周頤附補遺五首足第二卷，亦未盡闕也。春步趨兩宋之詞，筆力高古，絕無女子纖弱之態，詞雖不宗一家，然其步和諸作，置於宋賢集中，義難分辨，其才情之高，可以見矣。或謂鐵嶺詞人，春與納蘭性德齊名，周頤謂兩詞互校，欲求妍秀韶令，自是容若擅長，若以格調論，似乎容若不逮太清，

其言最為公允。蓋春之所作，不事雕琢，自然入古也。集中時有周頤評語，持論平穩，亦可供人參證也。

柳下詞一卷 求志堂存稿彙編本

清周青撰、青字木君、荊溪人、是集五十六闋、青思力沈摯、琢字鍊句、驟視之似學夢窗、察其蹊徑、亦不盡從四稿來也、如菩薩蠻云、隱隱棹歌聲隨流入太清、慶清朝云、蟬聲乍咽、早涼高樹先知、亦見悠遠淡蕩之趣、雕繪而不至於板滯也、周濟謂青三十歎老、夭年之識、今觀其玉樓春云、子規啼罷鷓鴣啼、誰向夕陽堤上路、其情亦殊可哀、介存齋文稿卷二、雲谿遺稿序云、木君每為詞、輒手其稿就余、陽別或三五日、未嘗過十日、必一相見、余與木君論詞、或時至忼慨於咽、汎瀾藉抉、之云、青與濟詞狀不同、而其有寄托之旨、則一也、此集即濟所編定、濟子佐臣所刊者、介存齋文稿族祖綬章公譜傳云、憶自都中初歸、酌我於花前、謂濟曰、此紫袍金帶也、昨歲移植、今花矣、子且富貴、宜對之、濟笑而起曰、富貴豈足溷豪傑、子自樂此、無相瀆也、相與狂笑、木君填詞以記其歡云云、今檢集中無此詞、疑濟所刪削、或佐臣失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小山詩餘四卷 掃葉山房本

清王時翔撰。時翔字抱翼，原字皋謨，號小山，太倉人。以諸生薦舉，雍正時，知晉江縣，乾隆時，官至成都知府。是集一名香濤詞，卷各分集，首卷曰香濤集，五十六闋，卷二曰紺寒集，六十一闋，卷三曰青綃樂府，三十闋，附錄十一闋，卷四初禪綺語，三十闋，旗亭夢囈，三十三闋，共二百二十一闋。時翔與其姪王策同負

詞名，策撰有香雪詞，有太倉二王之稱。時翔宗六一、小山、淮海三家，放情詞婉麗，其論詞曰，向來填詞家多以北宋為宗，迨朱檢討竹垞獨謂南宋始稱極盛，誠屬創見，然篤而論之，細麗密切，無如南宋，而格高韻遠，以少勝多，北宋諸公往往高拔南宋之上，此可謂見其大矣。時翔主北宋，其後張惠言倡溫韋，蓋皆不愜於浙派之詞也。集中一萼紅寄顧果

汾詞末自注云，先生贈言，曾有君所乃詞，與其論詞，並據當今作者之上，僕老矣，然即未老，亦須讓君出一頭地，洵非虛譽。其詞可選者多，陳廷焯嘗錄其絕似歐晏之句，可知其詞學之本源也。

存審軒詞二卷 求志堂存稿彙編本

清周濟撰、濟有晉略、已著錄、此其手訂之詞集、卷各五十八闋、共一百十六闋、譚獻論常州派詞、以茗柯詞選出、倚聲之學日趨正鵠、張氏甥董晉卿、造微踵美、止庵切磋於晉卿、而持論益精、其言曰、慎重而後出之、馳騁而變化之、胸襟醞釀、乃有所寄、又曰、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伸觸類、意感偶生、假類必達、斯入矣、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赤子隨母笑啼、野人緣劇喜怒、能出矣、以予所見、周氏撰定詞辨、宋四家詞筏、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此道遂與於作者之林、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云云、其論甚晰、今觀其詞、如虞美人影云、一鐙秋夜疏星共、照破銀屏幽夢、又是隙風微動、簾押文犀重、紅鸞小譜琵琶弄、碎玉丁當遙送、顫落鈿釵金鳳、酒醒脂痕凍、幽豔深純、別有懷抱、他若洞仙歌之落梅、疎影之風竹、高陽臺之雨竹、六醜之楊花、雨霖鈴之剌蘼、祝英臺近之瓶中蠟梅、風流子之金鳳、霓裳中序第一之芙蓉、亦皆引伸觸類、各有意旨、然時有專寄託不出之病、其清顯之作、又往往近於膚淺、蓋論詞甚精、緣於見識之高、若心手相應、則關於才學、非可強也、

齊物論齋詞一卷 雲自在龕叢書本

清董士錫撰。士錫字晉卿，一字損甫，武進人。嘉慶副貢，候選直隸州州判。士錫爲張惠言之甥，又與金式玉交誼最篤，故其詞學邃密，寄托遙深。沈曾植菌閣瑣談云：齊物論齋詞，爲皋文正嫡。皋文疏節闊調，猶有曲子律縛不住者。在晉卿則應徽按柱，斂氣循聲，興象風神，悉舉騷雅古懷，納諸令慢。樸碧山爲詞家

四宗之一，此家趣詣，晉卿爲無上之乘矣。玉田所謂清空騷雅者，亦至晉卿而後盡其能事云云，可謂推崇備至矣。是編一百四十三闋，其蝶戀花記夢云：六曲屏山愁偏倚，碧海歸來，不分紅塵見。鬢面釵風還擫面，兩眉那記痕深淺。笑整羅衣橫寶鈿，籠到香紈，乍憶團圓扇。忽訝一身花影滿，車輪自此縈千轉。又一闋云：山翠模糊融睡雪，未忍多春，那

更分明別，滿眼柔情，携手說花，閒苦認纖纖月，細閣沈沈，虯水咽，綠縷紅芽，幾度芳菲節，枝上暖風吹露屑，嬌慵不解丁香結。精深華妙，亦何減馮正中也。

竹鄰詞一卷（雲自在龕書本）

清金式玉撰。式玉字朗甫，歙人。是編詞僅二十首，原刊於竹鄰遺稿，江陰繆氏取其詞以刊之。所作雖少，首首可讀。式玉受學於張惠言，又與董士錫同學磋磨，故其詞工力甚深，善於寄托，婉而多諷。其相見歡云：真珠一桁簾旌，坐調笙。夢裏不知芳草一池生。蠻絃語，紅兜舞，總關情。無柰枝頭啼鳥喚花醒。其二云：暗螢點向深苔，去還來，都是星星流影惹簾間。夫容面，輕羅扇，撲盈懷。不道一天清露溼香階。其三云：微雲度畫窗紗，夜迢迢，又恐秋聲無賴上芭蕉。玉繩轉，金波暗，可憐宵。只賸棲香蝴蝶抱空條。其菩薩蠻云：無簾不放風花入，濃陰滿院春蕪溼。鸞鏡曉妝極，蛾眉畫不成。窗釵金鳳翅，罘罳夫容蘂。煙縷動斜霞，驚回羅袖花。情詞俱美，蓋得於金荃、浣花者深矣。

立山詞一卷 雲自在龕叢書本

清張琦撰。琦有戰國策釋地，已著錄。此其所撰之詞，共五十七闋。琦與其兄惠言合撰詞選，原本風騷，情高寄托，深美閎約，宗主溫韋。當詞學衰敝之際，振起衰微，逆使後世不敢目詞為小道，實二張之功也。琦集中菩薩蠻數闋，真可繼武方城，其餘諸作雖不如茗柯之精深，而措詞委婉，情致纏綿，自是作家，故譚獻稱其大雅遒逸，陳廷焯稱其宛轉纏綿也。

思賢閣詞草二卷 鈔本

清丁履恒撰。履恒有形聲類篇，已著錄。此其所撰之詞，一卷五十五闋，二卷七十七闋，內附其妻及金勇諸人之作六闋，共一百三十八闋。惟此為鈔本，並無序跋目錄，細審筆跡，亦非一人所寫，是否完璧，未可質言。宛鄰詞選附錄履恒三闋，均在第二卷中，然名宛芳樓詞，不稱思賢閣詞草也。詞味宗一家，深邃純正。集中如陽關引、醜奴兒慢、賀新郎、如夢令、醉花陰、鳳棲梧、綠意、高陽臺、滿庭芳、北樓晚望、菩薩蠻四首、哀武陵、女嬰閣，皆可傳誦者也。

響山詞四卷 乾隆刊本

清張四科撰。四科字喆士，號漁村居士，臨潼人，僑居江都，監生。是編卷一計三十一調，卷二計三十一調，卷三計二十九調，卷四計三十五調，共一百二十六調。卷一附刻同和之作一調，卷二附刻五調，卷三附刻三調，卷四附刻二調，共十一調。王昶琴畫樓詞鈔選刻六十六首，附刻四首。曰響山者，取宗炳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之意也。其詞清空婉雅，能於深鬱之中態度安閒。如柳梢青云：繞郭青山，繞村紅樹，繞舍清泉。風景不殊，醉鄉何在，彈指千年。湘月云：葉葉青蘆風不定，吹上一九明月。清平樂云：往事斜陽影裏，前朝流水聲中。皆氣體超妙，深入堯章之室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香草詞二卷洞簫詞一卷碧雲盦詞二卷 雲自在龕叢書本

清宋翔鳳撰。翔鳳有大學古義說，已著錄。此為其歷撰之詞集。香草詞序於道光元年，洞簫詞跋於道光九年，惟碧雲盦詞無序跋。考洞簫詞暗香，和白石後段云：暗嘅似泣，誰識微禽肯相憶。碧雲盦詞暗香，和白石暗香後段云：但愁易落，摹出漂痕罷追憶。又一首云：昔遊幾度，人去揚州遠成憶。並不和泣字韻，自注云：吳潛和堯章暗香後解第五句，不叶韻，則原詞泣字非韻也。可證其撰於洞簫詞之後矣。翔鳳詞學雖淵源於常州派，然最尊白石，其樂府餘論謂詞家之有白石，猶詩家之有杜少陵，可以知其旨趣，故其詞略近南宋，其間佳製固有，而可刪者亦正不少，此則貪多之累矣。

近詞叢話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徐珂撰。珂有大受堂札記，已著錄。此編原非專著，乃近人從清稗類鈔輯出者，曰近詞者，以其所論為清詞也。廣記閨秀，如顧太清、吳蘋香諸人之詞派，及傳聞之佚事，皆可供人參攷。其詞學名家之類聚一篇，述清初以至光宣之詞派，源流清晰，條理分明，研究清詞者首讀此篇，可以知其概矣。蓋珂受詞學於譚獻，根柢甚深也。

清夢盦二白詞五卷 同治刊本

清沈傳桂撰。傳桂字隱之，一字閏生，長洲人，為道光吳中七子之一。此其詞集，卷各一種，曰鶯天笛夜新聲，曰今雪雅餘，曰蘭騷剩譜，曰小臨邛琴弄，曰霏玉集，各集皆有小引總目之下，繫以短序，並用駢語，高古幽雋。小臨邛琴弄，多為閒情之作，蓋仿朱彝尊之靜志居琴趣。霏玉集皆集詞中成句，亦仿朱氏之蕃錦集也。傳桂與戈載交游，故其詞聲律謹嚴，陰陽去上，辨析毫釐，而詞情悽婉，寄托遙深，則非戈載所能及矣。此集原刊于道光，其後版本散佚，同治時，其姪寶恒得其印本，始補刻之，即今通行之本也。

儲素樓詞一卷 求志堂存稿彙編本

清女子蘇穆撰。穆字佩蘘，淮陰人，荆溪周濟之簉室也。詞集八十二首，濟論詞最精，所作亦渾窅純正，穆之詞學，自有本源。集中雖多清婉之作，不能似濟詞之深美，然如霜葉飛一闋，亦覺悽惋動人也。

蕅善花室詞一卷 雲自在龕叢書本

清方履籛撰。履籛字彥聞，大興人，嘉慶舉人，如閩縣，詞集共四十四闋，規橅南宋，出入姜史周吳張王之間，工力甚深，句法挺異，無玉田流滑之弊，然亦未得白石空靈縹緲之致也。集中行近梧山爲宋葵如賦翠樓吟四闋，最爲高古，其餘諸作亦可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辛甲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辛甲撰。清馬國翰輯。左襄四年傳，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杜注，辛甲，周武王太史。正義曰，晉語稱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為辛甲。尹佚。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及武王。劉向別錄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是辛甲棄殷入周，至武王尚存也。漢志道家，辛甲二十九篇。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文心雕龍箴銘篇，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與左襄四年傳合。國翰錄左傳及韓非子說林各一節，附考三節，合為一帙。其所以入道家者，殆以其陰謀伐商同於太公之所為歟。

公子牟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魏公子牟撰。清馬國翰輯。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張注曰，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荀子楊注曰，魏牟，魏公子，封於中山。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又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時代參差，傳聞互異也。漢志道家，公子牟四篇。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似皆張湛所本，最為可信。其書久佚，隋唐志已不著錄。國翰據莊子、國策、呂覽、說苑輯為一卷。荀子非十二子曰，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此乃儒家排斥之言，不可盡信也。

田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田駢撰。清馬國翰輯。駢，齊人。史記田敬仲世家：齊宣王喜游說文學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駢、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孟荀列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環淵、田駢之徒，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漢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注：名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天口者，言其口不可窮若天也。其書久佚，隋唐志並未著錄。國翰從呂氏春秋輯得三篇，其與淮南同引者，則參訂校補，並附考為一卷。駢之學術，見於尸子廣澤、莊子天下、呂覽不二、史記孟荀列傳諸篇中，蓋發明道德之術，而運用於世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道家

老萊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老萊子撰。清馬國翰輯。老萊子，楚隱士，未詳其本。史記中有二說：老子列傳云：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而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蓋當時傳說已不明晰，故大戴禮、劉向別錄、列女傳、高士傳、孝子傳諸書，並言其行事，而不及其人之本源也。至國策謂老萊子教孔子，說似可信，而孔叢子謂其語子思，則傳聞之異，且孔叢乃偽撰，殊難盡據。漢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按此多叙一篇，隋唐志皆不著錄。國翰從莊子、尸子、孔叢、高士傳輯得四節，附考為卷。老萊子貧而能樂，脩道以養壽，故史記謂其著書言道家之用也。

黔婁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黔婁先生撰，清馬國翰輯。黔婁先生，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亦作（黔）贛婁。見廣韻姓解諸書。漢志道家，黔婁子四篇，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

子，終身不屈，以壽終。其書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據曹廷棟孔子逸語，引得二節，附考為卷。然廷棟所引，未明其本，殊為可疑。又陶潛五柳先生傳，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列女傳汲及作忻忻何以棄而不用乎。

顏子義訓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顏夷撰，清馬國翰輯。夷字里未詳，為揚州主簿，旋退居窮處，蓋隱逸士也。侯康三國藝文志補，不能辨顏子新言與顏子義訓為二書。考隋志顏子新語十二卷，吳太常顏譚撰，梁有顏子十卷，晉揚州主簿顏夷撰，亡。唐志顏子新語五卷，顏譚撰，顏子義訓十卷，顏夷撰，顯然非一書也。意林題曰義記，義記為蕭子

良所撰，隋志雜家有之，此蓋誤訓為記也。其書已佚，國翰從類書輯得十三節，黃以周嘗謂得十六節，序云十二誤家國輯本序謂衣煖而忘百姓之寒，食美而忘百姓之飢，遊女見人悅之，自謂適於西施，桀紂見人尊之，自謂過於禹湯，一節即本書所無，惜輯本未見，末由參訂也。

莊子故八卷（集虛堂本）

清馬其昶撰。其昶有毛詩學，已著錄。此爲注釋莊子者，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王安石、蘇軾、蘇轍、馬驌諸人斷其僞撰，因依宣穎南華經解之例，移於末，不加注釋，又重輯逸篇附于其後。其注自司馬彪、郭象下至于其同時之人，擇錄合說，而斷以己意，明章訓，述大義，雜然並收，其體例與其所撰老子故相同。

莊子一書，僞撰者不止四篇，司馬彪、郭象、崔譔諸家注本取舍從違已各不同，今傳郭象注本大抵如此，與其分移，毋寧存其舊第。至擇說以注，何晏論語集解、韋昭國語注已有其例，然兩書漢注皆不完備，不得不取二家之解。其昶學力又遜何、韋，以己意定其去取，豈能盡當。莊書號稱難讀，不明音訓，不足以究其旨也。即如逍遙游北冥有魚，冥或作溟，陸德明、成玄英並謂北溟北海也，其說最塙，至溟漠無涯、窅冥無極諸說，皆附會之言。須知海從每聲，溟从冥聲，聲正相同，說文以天池釋海，即用莊書之旨，是南溟北溟，漢人明謂南海北海也。而其昶既引陸德明說，又引嵇康云取其溟漠無涯，是不明北冥之所以為北海也。齊物論堯伐宗膾胥敖，人間世堯伐叢枝胥敖，胥敖當作胥敖，蓋即呂氏

春秋召類篇所云之屈驁，而朱亦棟謂胥敖即三苗，已屬無據，以胥敖之切音爲苗，尤違音理，而其昶於齊物論引崔譔說，人間世即用朱說，可以知其陋矣。惟其昶時有一得之處，可供參證者，如大宗師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乃且即苟苴；天運篇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勸爲觀之譌；外物篇鼻徹爲顫，顫讀曰馨；日夜無降，降與隆同。此類

雖非定論，自可備一說也。且搜採甚博，未可盡非。王氏莊子集解，審慎嫌其簡略。是編廣收，稍近于濫。然初讀莊書，進此二編，亦可以粗得其旨矣。其初始成此書，蕭山陳氏遠經樓刊之。其後增損改正，附輯逸篇，合肥李氏復刊之，即此本也。

舊學蓄疑一卷（木犀軒本）

清汪中撰。中有大戴禮記正誤，已著錄。此蓋中讀書時，偶有所得，隨筆劄錄，或抄納舊誼，以備遺忘。其子喜孫及友朋筝所編成也。子一類，史一類，評詩一類，襍錄一類，共四類。齊威王三十六年戊寅一節，與其述學中荀卿子通論大同小異。吳孫堅傳記開錢大昕者也，易傳四一節，記告謝墉者也。此可以知其肇錄之旨矣。惟中四部皆精，故所錄多墉鑒之論。其荀子引詩書孔曾之語，及周書諸節，頗為有用。校晉書郭璞傳及賈誼新書，最為精審。新書連語之界，及楚辭淮南射日之界，皆謂伯益。漢志王史氏為青史氏之誤，南史之重複失例，勾芒即左傳國語之蓐收，繇罍為棒，棒是詆字，你代我代，代是等字，說亦不苟，可供研索。即假寧告寧之語，評詩探源之論，

亦足以增廣見識、烏得以其襍抄而少之、此書文下、時有注語、蓋校閱者所加、善孫、即中子善孫孟慈也、文淇、即儀徵劉文淇孟瞻也、蓉鏡、即寶應成蓉鏡芙卿也、萱齡、即昌平王萱齡北堂也、皆績學之士、其所注者、並足以補證本書、相得而益彰也、又善孫自寫年譜三十五歲云、與王君萱齡校寫先君廣陵通典知新記云云、未及此書、但今見善孫年譜、實為殘本、疑此書亦善孫與萱齡所編寫也、

刪定荀子不分卷乾隆刊本

清方苞選 苞有周官集注、前目已著錄、苞以為、荀子述先王之禮教、而義駁辭蔓、學者病焉、因刪其辭之繁而塞詖而俚者、其刪全篇者、則有成相致仕強國賦篇共四篇、刪章節者、幾無篇無之、考韓愈讀荀子曰、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

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然則苞為此者、蓋有所本、序雖不言、意可曉也、自韓愈謂荀書小疵、宋儒復攻其性惡之說、於是貶斥荀子者日衆、晁氏讀書志亦謂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清代漢學大儒、多反其說、而錢大昕跋謝刻荀子、汪中荀卿子通論二篇、義允辭嚴、始歸于正、須知戰國之政治學術人心風俗、與春秋迥異、荀卿之言、

皆因乎時勢而大旨遵乎仲尼韓宋諸儒偏執己見而不自知其謬也茵乃文章之士本不足以語學術之旨今就所刪諸篇論之致仕篇曰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論最篤實刪之何為強國篇曰夫義者內節於人

而外節於萬物者也其說最精而茵竟刪之亦不知其何意至於成相及賦篇皆為有韻之文蓋自禮樂崩壞歌謠失采楚人文學獨冠當時荀況適楚染其文風以北方樸茂之質而浸淫楚人之文藝故其所撰既變詩體復異離騷正可觀當時文藝之情狀而茵竟刪之是不特不知學問之大且不知文學之流變矣竟襲孔子刪定羣經之名不亦妄乎

食古錄一卷 稿本 安徽

清陳偉撰偉有愚慮錄已著錄是編蓋瀏覽各家經說所抄撮者間亦附以己意識以年月與愚慮錄例同僅丁亥戊子二年耳所錄漢宋兼收注疏之說程朱之言以及清儒戴錢焦王諸家之考證隨手摘錄殊無軌律其間有舊注最為明塙不待他求者如曲禮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鄭注卹勿搔摩也

誼極精塙而偉錄吳澄之說彗卹句勿驅句則大謬卹讀辛律切搔讀蘇遭切聲正相同古無輕脣音勿讀與摩近鄭君之說豈可違乎又月令省婦事鄭注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釋文省所景反孔疏減省婦人之事說皆不誤而偉引方慤云省省察之也並謂方讀悉井反得之不知仲冬之月順陰為主鄭注塙無可議偉偏徇曲說亦何補於經乎

刪定管子不分卷 乾隆刊本

清方苞選。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苞以管氏之書，擬拾近古之政法，其義駁，辭蔓，則眾法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之說，齊東野人之語，因刪其辭之繁而塞詭而俚者，或彙全篇，或刪章節，與其刪定荀子例同。管子一書，自為偽託，無待深辨，然觀史記管仲傳及本書解篇，其源甚古，且有弟子職、內業、地員諸篇，通於經傳，豈可妄刪。至雜以道家之說，則法家之本也，刑名原於道德，韓子有解老、喻老，史記以韓與老莊同傳，曷足異乎。就其所刪論之，亦不可解。幼官一篇乃古代月令五行之說，內業見於漢志，刪節已為不合，宙合以後解前，取而不舍，心術篇例同于宙合，何以獨去。臣乘馬以下，政法古誼，而任心刪削，祇見其謬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法家

陳子要言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吳陳融撰。清馬國翰輯。融，陳國人，官豫章太守。隋書經籍志法家，梁有陳子要言十四卷，亡。唐志復著，蓋沿舊題也。今僅太平御覽引有二節，國翰據錄附考為卷，以備一家。吳志陸瑁傳：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是融亦有聲當時，而事蹟不著，撰述不傳，可為太息。雖僅存二節，亦可珍也。

阮子政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阮武撰。清馬國翰輯。武字文業，陳留人。官至清河太守。事蹟附魏志杜畿傳及裴注引杜氏新書。隋書經籍志法家。梁有阮子正論五卷，亡。新舊唐志作政論。意林卷四著阮子四卷。今已亡佚。國翰從意林、御覽選注輯引，附考為卷。武之言曰：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又曰：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皆法家深刻之言也。

史佚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尹佚撰。清馬國翰輯。佚或作逸，周太史，故又稱史佚。通志氏族略：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以為氏。子孫世為周卿士，食采於尹。故躬謂尹佚即少昊之裔也。班固以佚為成康之臣，賈逵以為文王時人，杜預以為武王太史。蓋佚為文武之太史，成康時猶存也。漢書藝文志墨家尹佚二篇，隋唐志皆不著錄。國翰從左傳、國語、逸周書、說苑、淮南子諸書，輯為一卷，孫詒讓謂其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逸事數條，無由定其為二篇之佚文也。佚與太公周召，號為四聖，言可為法。其入於墨家之首者，據呂覽，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遂以墨名其家，而初出于清廟之守，有書者實自佚始，故漢志以佚為

墨家之首也、

隨巢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隨巢子撰、清馬國翰輯。隨巢墨翟弟子、漢志墨家、隨巢子六篇、隋唐志皆云一卷、宋崇文總目已不著錄、蓋亡於宋矣。國翰從諸書中輯為一卷、史記太史公自序正義引韋昭曰、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隨巢子、傳其術也、文心雕龍諸子篇、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孫詒讓曰、

隨巢胡非、則多主於明鬼非闘、與墨子七十一篇之指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遠、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末失、後人抵巇蹈瑕、遂為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可知隨巢之學、最得墨翟之真、其書不完、為可惜耳、又替格嘗輯隨巢書、而略于此本、惟詒讓墨子閒詁後語所輯、最為精詳、可參證也。

田俅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田俅撰。清馬國翰輯。田俅或作田鳩，齊人也。漢書藝文志墨家田俅子三篇，注先韓子。隋書經籍志，梁有田俅子一卷，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從書注所引合附錄為卷，旁格亦嘗輯之，不及此本之詳。孫詒讓曰，田俅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之學，與其自對楚王以文害用之論，亦復乖牾，或出依託，其說亦近理也。

惠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惠施撰。清馬國翰輯。施，宋人，仕魏，相惠王。惠又作慧。惠施亦稱曰惠公，又作惠子。鄭樵氏族略，惠氏，姬姓，周惠王支孫，以謚為氏也。施相惠王，而魏策於惠襄哀三王中，皆紀其事，語至惠王時，尚存也。漢書藝文志名家惠子一篇，注，名施，與莊子並時。隋唐志並未著施之書，佚已久矣。國翰從庫書所引，輯得十七節，序作四題訣十序以施為魏人，而高誘呂氏春秋淫辭篇注，明云宋人，則國翰之說誤也。至以莊子天下篇惠施歷物之意一句，即題歷物篇，尤為無據。北齊杜弼嘗注莊子惠施篇，今傳莊書無之，是否即天下篇之後段，亦無從質言矣。施善辯說，玩觪辭，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並有評議，然名不正，則言不順，施雖有譎觚之論，要亦未可盡非也。

士緯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吳姚信撰。清馬國翰輯。信有周易注、已以國翰輯本著錄於經部。隋書經籍志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又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亡。新舊唐志則直作士緯十卷。疑所謂新書二卷、本已編入士緯十卷之中、而復有單本流行也。其書今佚、國翰從類書輯錄爲卷。信爲名家嚴誹賓實、書中多許論前賢之語。若於陵仲子嚴遵之流、不可盡以爲師。揚雄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爲鳳峙高世之英。議皆塙當。惟以清高目子貢、殊令人不可解耳。

竈嫗解一卷 屏廬叢刻本

清沈峻撰。峻字存圃、天津人。是編乃其雜錄先正格言之淺近者、使人易於領會、其名竈嫗解者、蓋取老嫗皆知之意也。所錄如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便是無量。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退一步前路愈寬、緊十分到頭難解。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此皆有益身心之語。書中不明出處、蓋旨在淺近易知、明白易行、亦不必以著述視之矣。

讀書記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隋王劭撰、清馬國翰輯、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為齊太子舍人、入隋、官至秘書少監、事詳北史三十五、隋書六十九本傳、隋唐志儒家並著其讀書記三十卷、隋書傳謂劭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傳將相善惡之迹、堙沒無聞、初撰齊誌、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辭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摘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北史略同、是讀書記一書、為劭平生最精之作、唐修正義、時採用之、遂使原書亡佚、國翰即從正義及史記索隱輯錄成帙、觀其體例、頗似顏黃門家訓書證篇、發疑正讀、實事求是、其書不全、為可惜耳、

耄學齋晬語一卷 屏廬叢刻本

清楊光儀撰。光儀字香吟，一字庸叟，天津人。是編乃其生平所讀之書，所經之事，所接之人，其是非離合，融會貫通，隨時筆之於書，準以人情物理，而以簡淡之語達其心曲者也。如云：人不自量，則多怨，人不自下，則多辱，生機殺機，互為其根，一念舒慘，禍福之門，凡物遇水則流，而乃有止水，凡物遇土則止，而乃有流塵，水平不流，性平易收，並是心得之言。據後跋，謂是編昔年曾登梨棗，未及施墨，版旋散失，此乃得舊鈔副本而重刊也。

東塾讀書記十五卷 通行本

清陳澧撰。澧有攷正德清胡氏禹貢圖，已著錄。是編乃澧晚年所著，皆績學有得之言也。其門人廖廷相識語云：東塾讀書記十二卷，又三卷，已刻成，其餘未成稿本十卷，遺命名曰東塾雜俎云云。此本目列二十五卷，實僅十五卷，未成者十卷也。已成十五卷者，卷一孝經，卷二論語，卷三孟子，卷四易，卷五書，卷六詩，卷七周禮，卷八儀禮，卷九禮記，卷十春秋三傳，卷十一小學，卷十二諸子，卷十五鄭學，卷十六三國，卷二十一朱子，也。未成十卷者，卷十三西漢，卷十四東漢，卷十七晉，卷十八南北朝隋，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卷二十二遼金元，卷二十三明，卷二十四國朝，卷二十五通論也。澧深於漢學，而亦尊崇宋儒，不偏不倚，執中用閎，觀其鄭學與朱學並重，

即可知矣、言周易尚王弼而薄漢學、其於惠張之書、亦有非議、然不沒其存古之功也、儀禮讀法、別為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曰釋例、分類疏證、補賈疏分節之遺漏、明鄭實作注疏時、必先繪圖、作記者已為儀禮發例、鄭注更發之、賈疏又發之、若綱在網、有條不紊、治禮經者之軌範也、論公羊云、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為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

蓋有激之言、未可以為公羊病也、下文云、及齊人守于郜、公羊以為讖與讎狩、讎者無時焉、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為齊襄公復讎耳、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忘其禰也、最得公羊之旨、且有功於名教、又以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為舉其例、不特疏注、且特通經與傳矣、朱子為張魏公

行狀、後人所譏也、澧引語類一百三十一及一百三十三以明之、可以袪後世之惑矣、統觀全書、語平淡而意篤實、文淺近而義精深、斷非漫言調和漢宋者所可擬也、至若李慈銘詆其左傳多後人增入語、及子思孟子之學出於子游、蕭穆駁其幹父之說、則無足重輕、蓋書體甚大、不可專責其一枝一節也、

懺摩錄一卷 小石山房叢書本

清彭兆蓀撰。兆蓀有潘瀾筆記，已著錄。是編據姚椿序，謂兆蓀少耽辭章，中游心於竺氏，既而折志宋儒，是編乃其學道初轉手時所作云云。兆蓀自序，謂小時讀書，一誤於科舉俗學，再誤於記問辭章，三誤於訓詁考據，嗣讀嘉定黄忠節公日記，其省察克治之密，有梵行之精純，而非虛無寂滅之謂，守儒宗之軌範，而無道學門戶之分，有體有用，要歸於靜存動察，篤實踐履而已。佛家云懺摩，即吾儒云悔過，因以見及或儒先緒論，拉雜書之云云，皆其大旨可見者也。其中頗有警語，如曰，庸言庸行，自明而誠，便是禪門正覺，何須誦佛繙經，啟手啟足，得正而斃，便是仙道長生，不用燒丹煉汞。亦可知其不迷於仙佛矣。其間亦有論學術版本之語，如云，周秦漢魏晉諸子書，全在抉擇，有極精者，有極謬者，有瑕瑜不掩者，能知去取，則為益而不為累矣。此論雖不盡合，然自大體觀之，亦為有用之言也。又曰，文選只要李善注，五臣注竟不必看，胡果泉重刊淳熙本為第一。元張伯顏本次之，若無二書，則何校汲古本尚可。又曰，陶集李杜詩，不可不全讀，昌黎香山義山東坡放翁遺山諸集，亦須全看，守此數家，合為一爐之治，作詩不患不工。此論最為精實，頗有助於學問，不得以其學道泛語而少之也。

蓬窗附錄二卷 屏廬叢刻本

清沈兆澐撰。兆澐有蓬窗隨錄，已著錄。是編據金鉞跋云：吾鄉沈文和公任江安糧道時，督運糧艘往來於途中，隨筆記載者也。公先為蓬窗隨錄一書，乃取國朝人文集，摘其有關吏治學術知人論世者，輯成十有四卷，後又為續錄二卷。是書之作，在續錄之先，與隨錄同時，體例則與彼二錄頗不相同云。明附錄自為一書，故當別著之也。書無目第，然如說經、詩話、聲韻、著述、掌故、藥方、夢異、格言之屬，亦似隱有部居者。兆澐本不知經，其說論語諸節，至為淺薄。聲韻諸節亦未能明其源流，至以古今韻略為韻學之集成，是僅知詩韻，而不知聲韻之學者也。論冊府元龜、四庫全書諸節，亦簡略不備。治病藥方，亦轉錄於各書，故全部可取者少。惟名人軼事並及其著述諸節，聊可供人參證耳。

鄒子一卷 輯玉函山房佚書本

案撰人不詳，隋唐志並未著錄，惟意林及太平御覽引其書耳。考漢志陰陽家有兩鄒子，然書中言董仲舒朱買臣事，則非談天衍雕龍奭矣。論衡稱鄒伯奇有檢論，然書中又云邢高呂安事，則又非鄒氏檢論矣。惟晉書文苑傳有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太康中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著詩及論

事議二十五首，為時所重。胡元瑞謂其書亦名鄒子，周廣業亦疑是鄒湛，馬國翰既從意林御覽輯為一帙，以意林列此編於蔡洪化清經孫毓成敗志之間，則其人當在西晉之初，故書中敘邢高呂安飲市，仰天泣，目覩其事而論之，故亦疑為鄒湛所撰。然書中所言，似與晉書所載不合，且湛所著者，隋志已載其集三卷，國翰所辨，仍難信據也。

默記一卷 輯玉函山房佚書本

吳張儼撰。清馬國翰輯。儼字子節，吳人，官大鴻臚，事蹟分見吳志三嗣主孫皓傳，及裴注引張勃吳錄、張騭文士傳。隋書經籍志雜家，傅子下注云：梁有默記三卷，亡。唐志復著之，今佚。惟蜀志諸葛亮傳注，載其述佐篇及武侯後出師表，國翰即據此二篇，復從初學記引逸文一節，附考為卷。黃以周亦嘗輯之，逸文

得四節，惜未見其輯本也。後出師表不似武侯口氣，既不見於蜀志，又不見於武侯文集，而裴注引漢晉春秋云：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則為儼作無疑。孫皓稱儼有出境之才，儼亦自以不辱命為言，則儼雖吳人，必明于魏蜀文獻，故敢擬此表，事蹟羅列，自有抵牾，然淺學者竟以為武侯自作，受其掩蔽，亦可覘儼之才矣。

裴氏新言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吳裴玄撰。清馬國翰輯。玄字彦黄，下邳人，官至大中大夫，附見吳志嚴畯傳。隋書經籍志雜家傳子下，梁有裴氏新言五卷，亡。唐志復著之，今佚。嚴畯傳云：畯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又問子欽：齊桓、晋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國翰輯得八節，僅於管仲得一事，餘並未見。黄以周子敘云：馬竹吾輯是書，遺失甚多。今重輯之，得十六節。又曰：今輯逸文，於管仲得一事，而不見子路；於晋文得一事，而不見齊桓；於夷惠二人事，一無所見。云是以周所輯，倍於馬本，而尋得論晋文一事，尤為可貴。惜輯本未行，僅以是編著于錄焉。

夢曉樓隨筆一卷 小石山房叢書本

清宋顧樂撰。顧樂字玉木，常熟人。是編論唐宋元明諸家之詩文，間述詩文集中之内，況頗似簡明提要。然前後無序跋，既無目次，又不按時代，細繹所論，頗有不出己手者，如論鄒浩道鄉集、釋契嵩鐔津集、謝邁竹友集、陳子昂文集諸書，皆襲錄王士禎香祖筆記及居易錄之語，而不著其名，殊難測其居心。或此本為顧樂抄撮，間附己意，以備遺忘，而流傳人間，刊行者未及詳檢也。

秦子一卷 輯玉函山房佚書本

吳秦菁撰、清馬國翰輯、菁字里事蹟竝無考、隋書經籍志雜家時務論下注云、梁有秦子三卷、吳秦菁撰、亡、唐志復著、蓋沿舊錄、馬總意林云、秦子二卷、疑唐人所見已非全書、或二為三字之譌也、楊慎丹鉛總錄、謂意林不載秦子者、蓋其所見馬書、非完帙也、國翰即以意林所引為主、復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

選注太平御覽埤雅丹鉛總錄諸書、輯成一卷、菁書所論雖雜、而文義雅正、引孔文舉事、顧彥先語、亦備參稽、書雖有闕、亦足珍也、

諸葛子一卷 輯玉函山房佚書本

吳諸葛恪撰、清馬國翰輯、恪字元遜、瑯邪陽都人、瑾長子、官至太子太傅、事蹟詳吳志本傳、隋書經籍志雜家、梁有諸葛子五卷、諸葛恪撰、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事類賦輯得三節、更以恪傳載其與陸遜及弟公安督融二書、又諸大臣諫伐魏著論諭衆意一篇、當皆採自本書、合為

一卷、恪恃才傲物、言行相違、卒致於敗、其人學行、本不足取、錄而存之、備一家焉、

新義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吳劉廞撰。清馬國翰輯。廞官太子中庶子，餘未詳。史志類書，或作劉欽，或作劉歆，或作劉欣，皆以形近而亂。隋書經籍志雜家傳子下注云，梁有新義十八卷，吳太子中庶子劉廞撰，亡。唐志復著之。今佚。國翰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得四節，內有三節論文，蓋書中所言，頗紛雜也。

曉讀書齋初錄二卷 二錄二卷 三錄二卷 四錄二卷 洪北江全集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有春秋左傳詁，已著錄。是編乃亮吉自絕域赦還後所記也。攷證經史百家，而以史部居多，其精審之處固有，而粗疏之處亦正不少。如謂吳中人呼人面四周為面般，如淳漢書注般讀如面般之般，考元人雜劇謂面為龐兒，即吳中所呼，如說乃謂瘢也。顏

氏家訓文章篇引吳均破鏡賦，邑號朝歌，顏子不舍，亮吉謂或係曾參之誤。不知此語出讖緯，非曾參之誤也。水經淇水注引論語讖曰，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蹷墮車。即吳賦所本。玉篇廣韻涫縣名，在酒泉。亮吉謂今地理志酒泉郡樂涫字皆從官，非是。不知說文無涫字，水部涫字解云，鬻也。从水官聲。酒泉郡有樂涫縣，則字

本作涫、从官、明甚、唐卷子本玉篇涫字下云、古亂胡亂二反、漢書酒泉有樂涫縣、是原本玉篇作涫、不作涫也、廣韻二十六桓涫字云、樂涫縣在酒泉、亦从官得聲、今廣韻有涫者、蓋六朝以來、漢志諸書、涫有誤作涫者、孫強陳彭年輩無識、而誤收之、亮吉不據漢志說文改俗本之譌、反以不誤為誤、真所謂倒置者、要而言之、此書包羅雖廣、而運思不細、檢覈未周、故不能條條精當耳、

吾廬筆談八卷 光緒乙亥刊本

清李佐賢撰、佐賢有石泉書屋藏器目、已著錄、是編所記、經史詩話之外、廣識駢語神怪之事、佐賢不知經術、至引及金人瑞袁枚諸人說經之語、其淺陋可知矣、三四兩卷、專話詩詞、於宋以前詩徑略、即宋以後詩、如明之七子、清初之六家、中世之袁蔣趙三家、及詩集昭然在人耳目者、概從省略、其例如此、然若兩當軒簡學齋諸集、亦非不知名者、至據辛丑銷夏記轉錄蔣竹山少年聽雨歌樓上一詞、以為清才如斯、而名不甚著、不知竹山遁跡不仕、實負詞名、雖不若夢窗玉田之自成一派、然在宋末自是一家、且此詞為虞美人調、明見毛本竹山詞中、佐賢云云、祇證其所見之不廣耳、神怪之事、多屬無稽、惟末六續觀古閣泉說、別較為有用耳、

潛夫論箋十卷 湖海樓叢書本

清汪繼培撰。繼培有尸子輯校本，已著錄。此則校注潛夫論，以元大德刻本為據，其以程榮本、何鏜本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改補者，曰舊作某，据某本某書改；舊脫某，据某本某書補。其以己意改補者，止曰舊脫某、舊作某，並采獲盧文弨、王宗炎、王紹蘭諸家之說，詳加校訂，並疏證其義。漢代之事，亦廣為引注。繼培學力實足以副之。潛夫論最善之本也。其間小有差失，亦所難免。即以讚學篇論之，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捐身出家，當作捐家出身。果如今本，則與箋文不合矣。凡工妄匠，執規秉矩，執字空格，箋云：程本作執。盡以意補之。然述古堂鈔本亦作執，似非以意補也。又若述赦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令

主上妄行刑辟云云。此本令作今，亦未箋釋。不知作令是，作今非也。蓋書體甚大，小小疵纇，亦勢所必有者矣。

讀潛夫論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有易貫，已著錄。此據汪繼培潛夫論箋注本，而記其所校訂者，共三十三節。如讚學篇，或以為亂其年歲，謂其與綦通。論榮篇，中堂生負苞，負當作萯。考績篇，夫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敘錄篇，傷俗陵遲，遲遂述聖[illegible]，述讀為術，並較汪箋為優。考績篇，王休，用五行王相休囚之說。思賢篇，永永為永承之誤。邊議篇，草食為草創之誤。雖非定論，實可以備一說。至若讚學篇，必先讀其智，訓讀為抽。述赦篇，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改俗為不欲。皆不可信，仍當從汪箋也。

任子一卷 四明叢書本

漢任奕撰。奕字安和，句章人，官御史中丞。是編遺錄於隋志，而馬總意林援引其書，稱為十卷。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云：山陰朱育對王府君曰：近者文章之事，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延，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云云。（及乾道圖經）延乃奕字之誤。王十朋會稽賦注引會稽典錄，並作任奕，與意林合。餘如王元昌圖志、羅濬四明志及袁桷四明志，載王尚書七觀注，亦並引作任奕。高似孫子略，載庾氏子鈔作任弁，弁亦奕字之誤。其非魏志注之樂安任嘏明甚，亦從無誤作任嘏者。自胡元瑞、嚴可均誤謂意林任奕為任嘏之譌，而馬國翰輯佚書，遂從其說，不知奕書雖遺于隋志，而實見於意林、會稽典錄，亦明稱其立言粲盛。且奕儒嘏道，學派迥異。

今既以國翰所輯任子道論入道家，復以近人輯錄意林之任子著于儒家，學者可以無惑焉。

神農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無名氏偽託炎帝神農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農家神農二十篇，注：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蓋孟子所謂有為神農之言者。且蒼頡造字在黃帝時，前此未有文字，其非神農自撰明甚。至于漢志兵陰陽家、五行家、雜占家、經方家、神仙家，並有神農書者，蓋以種殖之事，因天之地（道），相地之宜，勢必牽引附會陰陽五行雜占之類，故皆偽託神農，不足異也。此書久佚，國翰考閱元占經載有八穀生長一篇，差為完具，又引神農占數節，管子、淮南、漢書食貨志等書，或引神農之數，或引神農之法，或引神農之教，又藝文類聚引神農求雨書，有篇目可稽者凡六，其他佚文散句，分見羣書，併據輯錄，至別書所

引食茱，以其近於本草經，故不入焉。

野老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農家有野老十七篇，注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袁淑真隱傳說略同。文心雕龍諸子篇，野老治國於地利，亦謂此也。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矣。零文佚句，亦不易見。馬驌繹史疑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即古農家野老之言。國翰即據以補錄。然驌臆測之辭，未可遽信，以之著錄，聊備參稽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農家

陶朱公養魚法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

舊傳周范蠡撰，清馬國翰輯。蠡字少伯，南陽人，或云楚宛之三戶人，或云徐人。亦曰范子，亦曰子范子，亦曰范公，亦曰范伯，亦曰范生，又自變姓名曰鴟夷子皮，曰陶朱公，越之上將軍、齊相。隋書經籍志梁有陶朱公養魚法，新舊唐志並云養魚經一卷，范蠡撰。然漢志未嘗著錄，則其書似不足據，蓋後人偽撰託之於蠡耳。其書今佚，國翰從齊民要術、說郛輯得二節，原題養魚經，陶朱公撰，今依既錄改題著于篇。其書雖偽，較為近古，魚池法一節，今猶可以做行之也。

尹都尉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尹氏撰，清馬國翰輯。尹氏之名字里居並無攷，都尉其官號也。漢書藝文志農家尹都尉十四篇，注不知何世。班謂不知何世者，不知漢代何帝時，以列于董安國後，可推知也。唐書藝文志尹都尉書三卷。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瓜篇，有種蓼篇，有種芥葵薤蔥諸篇。又曰，都尉有種蔥書。蕭大圜言志云露葵徵尹君之錄，並指此書。國翰據齊民要術採得六篇，又據氾勝之書云驗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十石，尹澤取減法，遂疑尹澤即都尉之名，為成帝以前人。然班氏自注既云不知何世，則國翰所云僅備一說可也。

蔡癸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蔡癸撰。清馬國翰輯。癸，邯鄲人。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漢書藝文志農家、蔡癸一篇。太平御覽資產部、引崔氏政論曰：宣帝使蔡癸校民耕殖，三犂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耧，皆取備焉，日種一頃也。齊民安術引政論作趙過。國翰疑癸述趙過之法，而崔氏引之。姚振宗亦以漢志列此書於氾勝之後，疑癸後氾勝之卒，而其書亦後出，或所言皆趙過諸人之成法，故置之末簡。馬姚臆測，理或然也。漢書食貨志，五鳳中，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是癸精農事，有聲當時，惟其書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所輯，僅齊民安術一節，附錄食貨志一節，略存其概而已。

莊子札記三卷 壬申刊本

清武延緒撰。延緒字次彭，光緒壬辰進士，京山咸寧兩縣知縣。是編考訂莊子，時引王船山、姚姬傳、王級秋、俞曲園諸家之言，分節記錄，詳細校證，通以詁訓，仿讀書雜志、諸子平議例也。然莊書有卮言、重言、寓言之別，校訂稍疏，往往失其本真。延緒所撰，如手之所觸，觸為觝；乃中經首之會，首為肯；無門無毒，毒為蠹；蠹奚假魯國，假為翊；禍及止蟲，止為蚰；以每成功，作媒每以成功；諸節，似皆不必改者。山木自寇也，寇為冗；有旦宅而無情死，旦為真；良位其空，位為伉；日夜無降，降為隙之類，雖自無塙證，然頗有精思，供人參攷。大抵延緒之書，蓋橅似陶鴻慶讀莊子札記，而聲訓之學，實精於鴻慶也。

范子計然三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舊題周范蠡撰，清馬國翰輯。蠡有養魚法，已著錄。計然姓辛氏，字文子，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嘗南游越，蠡卑身事之。或作計研，或作計倪，或作計倪，實為一人。李暹以為文子者，非也。此書不特不見於漢志，即隋志亦無之。唐志始云范子計然十五卷，注：范蠡問計然答。馬總意林云：范子十二卷。鄭樵通志氏族略亦謂越有范蠡著書，曰計然。是六朝以前，無范子計然之說也。國翰據樵書宰氏注，謂計然姓宰氏，辛為宰字之誤。范子計然，即漢志農家宰氏十七篇。其說殊不可信。黃以周范子計然叙曰：漢志范蠡二篇，屬兵權謀，其師計然治陰陽家言，漢志未收。後人併合兩書，於是有范子計然之名。計然言行，具詳吳越春秋及越絕書。史記貨殖傳亦采

其陰陽家言一段。其別有書詞矣。計然之書，又別有萬物錄與說陰陽書。又別意林從梁庾仲容子鈔舊題，云十二卷，並是陰陽歷數。是六朝初已并計然陰陽書於范子矣。齊民要術引蜀椒出武都，秦椒出隴西天水。李善文選注引玉英出藍田，白紈素出齊魯。是六朝末又合計然萬物錄於范子中矣。舊唐書經籍志入五行家，云范子問計然十五卷。又為後人羼越而坿益者不少矣。以周所說計然治陰陽家言，既未見於漢志，似非塙論。然較國翰之說為近理也。洪頤煊經典集林亦嘗輯為一卷，仍有疏失。今以國翰所輯著于錄。原隸農家，茲依唐志改入五行。其實上二卷近於陰陽家言，末卷則近於萬物錄也。

尹文子校本一卷 湖海樓叢書本

清汪繼培校。繼培有尸子輯校本，已著錄。此則校訂尹文子，以綿眇閣本、子彙本、吳山道藏本、沈調元本、姜午生本、說郛本參互校訂，擇善而從，復取北堂書鈔、羣書治要、藝文類聚、文選注、長短經、太平御覽、容齋五筆諸書所引，是正譌闕，更用左傳、老子、墨子、韓子諸書轉相證明，最為精審。又輯引逸文，錄於後方。惟類書所引，時與尸子文子及他書相混，其本為尸子而誤為尹文子者，繼培已移入尸子輯本，餘如史記屈原傳索隱、後漢書馮衍傳注、太平御覽七百三十八、又七百四十、所引竝見文子，御覽四百九十四所引見楚策，廣博物志四十所引見西京雜記，凡此之類，概不入錄，尤見其審慎不苟。清代校尹文子者雖多，終以此為最善之本也。

經史問答十卷 鮚埼亭全集本

清全祖望撰。祖望有漢書地理志稽疑，已著錄。是編乃其答弟子問者，首二卷易尚書問目答董秉純，卷三三詩問目答張炳，卷四三傳問目答蔣學鏞，卷五三禮問目答全藻，卷六論語問目答范鵬，卷七大學中庸孟子爾雅問目答盧鎬，末三卷諸史問目，八卷答郭景兆，九卷答盧鎬，十卷答董秉純。祖望精通經史，元元本本，雖不如顧炎武日知錄之博大，而論識高卓，當時亦罕其儔匹，誠有如阮元所謂足以繼古賢啟後學也。祖望以為當時無能序其書者，亦可以見其自負之深矣。然其間尚待商榷而遽以為定論者，正復不少。名公年一百八十，見於論衡，雖未可盡信，然風俗通義謂名公壽百九十餘乃卒，是古有其說也。答三江問，引庾杲之吳都賦注，珠

為可疑、果之嘗注庾仲初揚都賦、見於水經濡水注、竝未注吳都賦、不知祖望何所據也、以皇極為大中、竝見於漢書孔光谷永傳、是古訓相傳如此、何以不相信也、秦漢以上、有無四輔之官、誠不可決、祖望以為不見於尚書之周官、即古無四輔之證、不知今行尚書之周官、乃是偽撰、本不足信、何可以此斷也、謂文昌之神、在六國為姚長、又最後、而共

姓名為張亞子、云云、考崔鴻後秦錄載姚萇至梓潼、見神人張惡子、即其地立張相公廟、非如祖望之言也、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祖望疑當作四十、毛奇齡已有此說、見其論語稽求篇中、本可以備一說、惟以論語鯉也死證之、且不信王肅鯉死虛設之說、不知五經異義已有此論、非始于王肅、祖望未深攷耳、謂高子為孟子弟子、朱注不以為然、盖

成括為孟子弟子、本不見於趙注、但見於孫疏、按朱子集注云、高子齊人、孟子弟子也、是朱說正用趙注、何嘗不以為然乎、又趙注云、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疏無欲字、是盆成括為孟子弟子、明見於趙注也、太史公論呂不韋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真能洞見不韋著書之本意、班固贊王莽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

而行違者耶、其意與司馬論呂之旨同、安得以陋字譏太史公乎、鄠之音多、乃歌寒直轉、原無足異、上谷郡潘縣字本不誤、祖望據水經河水作濮之孤證、而欲盡改諸書之潘字、何可信也、盖祖望學識雖高、而好與人異、往往不檢原書、但憑記憶、故終不免於疏失也、

炳燭編四卷 澍喜齋叢書本

清李賡芸撰。賡芸字生甫，嘉定人。乾隆進士，知浙江孝豐縣。嘉慶間累官福建布政使。是編乃賡芸歿後，其孫用光所手輯，而潘祖蔭屬陳倬、胡澍、趙之謙諸人編校，以刊行也。據祖蔭敘，謂炳燭（蓋翻稿之僅定者，故世不克見）編凡四帙，為目至繇，文率未竟，庚辛之交，寇擾東南，賴有文孫保此遺書，因與同志商訂，違合刪并，排類釐成四卷，以付手民云云。蓋迴非原橋之狀矣。卷一說經，卷二古字假借舉例，說文證古，說文之衍，既及其通用之字。卷三明音讀。卷四校訂荀老呂覽說苑之句讀音義。凡四節，餘悉史部及雜事之屬也。賡芸自署許齋，深於說文，以小學治經，長據精箋駁王昶、畢沅金石跋文，及校訂潛研堂金石跋文誤字，皆精塙鑿不刊。賡芸受學於錢大昕，故其根柢深邃也。嘉定之學，實事求是，於此益可見矣。又卷一之闕妄，卷四老子國字二節，前人均已言之，此或偶爾暗合，或轉錄他書而編者未及刪去，不可知矣。至書中誤文甚多，則校勘者之疏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

子敘一卷（傲季樸著本）

清黃以周撰、以周有禮書通故、已著錄、是編乃以周輯佚子書、而錄其所撰各種之叙也、清儒輯佚書者甚衆、而純駁不一、以周見孫星衍嚴可均馬國翰諸家所輯、或名實混殽、或搜採漏略、因重行輯錄、詳細考證、輯本未刊、因著其叙、為其目為太公金匱、魯連子、范子計然、隨巢子、王孫子、申子、桓子新論、崔氏正論、王子正部、仲長子昌言、通語、典論、魏子、任子、杜氏體論、杜氏篤論、唐子、物理論、蔣子萬機論、譙子法訓、顧子新言、鍾子芻蕘、典語、默記、裴氏新言、袁子正書、袁子正論、蘇子、桓子世要論、陸子、夏侯子新論、析言、幽求子、孫子、志林、廣林二書合叙、顧子義訓、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三書合叙、黃石公記、萬畢術、夢書、共四十篇、其間如范子計然、通語、任子、袁子正論、幽求子、諸文、駁正嚴馬之譌、最為精塙、此雖從輯者易為功、而以周學力、亦足以副之、惟輯本未見、為可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

無事為福齋隨筆二卷 功順堂叢書本

清韓泰華撰。泰華字小亭，錢塘人。道光時官潼關道，晚居金陵，有玉雨堂，藏書甚富。是編乃雜記之屬，凡金石、版本、掌故、地理、名人逸事、方言俗語、詩文、典實，並有記述。如謂明以來縉紳齒錄，俱刻於京師西河沿洪家老舖；黃崑圃萬卷樓故居，在京師李鐵拐斜街；元文選版燬於兵亂；宋會要未及編纂，皆考古者所欲知也。李充傳無所下借，下借即假借。元稹詩「匹如元不到京來」，匹如即譬如。桃笙象簟之解，來黨龜鼉之證，祝由科、徵以梁元帝之書，太守陵、援以呂憲墓表，並非儉腹者所能為也。其間詩文考證，往往舊有此說，然詳略互見，不得輕貶其書也。

何蝯叟日記一卷 古學彙刊本

清何紹基撰。紹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蝯叟，道州人。道光進士，官編修。是編為道光乙未紹基自都歸湘之日記也。末有松禪識語，謂蝯叟乙未歸湘日記一本，余以數十錢得於打鼓擔上，蝯叟知之，索觀甚急，後仍還余云云。乙未為道光十五年，紹基年方三十六，所記自六月二十二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非逐日記錄也。文筆清晰，惜所記寥寥，可取者少。然如記嘉祐石經、宋槧蘇詩施顧合注本，又識所見金石字畫，時加評隲，則可供人一覽。由其與程春海、吳荷屋、鄭湘皋、宋于庭諸人相往還，亦可略推其蹤跡也。

吳兎牀日記一卷 古學彙刊本

清吳騫撰。騫有論語皇疏考證，已著錄。是編乃騫與陳鱣同遊武陵所記也。自庚子二月十六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逐日記述，倡和之詩最多，皆清新可誦。時寫土風，與古相證，如二月二十八日云：寒食節，城中人家俱為餅餌以祀先，或相餽遺，蓋猶南渡遺風也。惟夢粱錄所謂粧花與故事，則不可復覩矣。所記雖寥寥數節，然觀其與盧抱經、周松靄飽湌飲，宋芝山、趙晉齋諸人玩索金石，摩挲古本，商量揚推，飲宴流連，當遊旅之中，而不忘學問，令人追想承平之風氣也。

氾勝之書二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氾勝之撰，清馬國翰輯。廣韻二十九凡，氾字注，又姓，出燉煌、濟北二望。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氾水，因改焉。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燉煌太守，子孫因家焉。鄭樵氏族略謂周大夫食采於氾，因以為氏，云成帝時議郎。氏族略及元和姓纂並作黃門侍郎。漢志農家氾勝之十八篇，隋唐志並云二卷。惟氏族略謂其撰農書十二篇，然據太平御覽引氾勝之書曰：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法云云，果如鄭樵所言，則蠶書有六篇矣。劉向別錄曰：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晉書食貨志：太興元年詔曰：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蕭大圜言志云：穫菽尋氾氏之書，即謂此書也。月令注引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

可拔，耕者急發。正義曰：農書，先師以為氾勝之書。周禮草人注，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為上。可知此書自唐以前，有聲於世也。今雖亡佚，而古書援引甚衆，齊民要術引用多著篇名，國翰依篇入錄。其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綴為雜篇，分二卷者，從隋志也。惟衛尉前上蠶法一節，似為農美諺語，不當雜厠書中。又洪頤煊有輯本，見於經典集林，可參訂也。

計然萬物錄一卷 十種古佚書本

舊傳周計然撰。計然，姓辛氏，字文子，計然其號也。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計嘗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計然或作計研，或作計倪，或作計硯，蔡謨以為無此人，固非。李暹以為即文子，鄭樵、馬國翰以為姓宰氏，亦未是也。計然之學，說舊傳在范子計然中，其書已佚，是編不見於史志，惟史記貨殖傳注引皇覽及晉中經簿云，計然，濮上人，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是計然別有萬物錄一書，專識物產，然不見於隋唐志，或為范子計然之一篇，疑莫能明也。其間多後世之郡縣，自為偽託，然已見錄於皇覽及晉中經簿，是亦漢魏間之古籍也。其書已佚，此為茆泮林輯本，前為萬物錄補遺二節，乃陰陽

家言、未免自亂其例、為可惜耳。今既以馬國翰所輯范子計然、著于錄、復收此本、俾學者互相參證焉。

養羊法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舊傳漢卜式撰、清馬國翰輯。式、河南人。武帝時、輸財助邊、召拜中郎、嗣拜緱氏令、賜爵關內侯、元鼎中、為御史大夫、以事左遷太子太傅。事蹟詳具漢書本傳。養羊法一書、不見於漢志、隋書經籍志梁有卜式養羊法一卷、亡。式不善文事、似難著書、初以牧畜致富、其後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帝善之、式曰、治民亦猶

是矣、惡者輒去、毋令敗羣、帝奇其言。見於傳中、後世言牧羊之法、依託於式、蓋以此故、是編非式所手撰、無可疑也。其書久佚、惟齊民要術引其說一節、國翰即據以入錄焉。

家政法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是編不見於史志。惟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有十一節。國翰即據以入錄。其不見史志之故。蓋當時此類之書。會社甚多。家中備用。不勝記載也。隋志有家政方十二卷。乃家中所備之藥方。故志入醫家。與此迥異。而農家有月政畜牧栽種法一卷。似為相近。而書題不合。亦難混而一之。今題遵賈引書。依馬輯。而著于農家焉。

師曠占一卷 經典集林本

周師曠撰。梁玉繩曰。師曠始見逸書太子晉解。左襄十四。晉語八。晉主樂大師。字子野。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故自稱瞑臣。又稱盲臣。亦曰晉野。葬右扶風漆縣。廣韻注以師為姓非也。漢志小說家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後漢書蘇竟傳。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注。雜占之書也。又方術傳序。箕子之術。師曠之書。注。師曠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隋志五行家。有師曠書三卷。又梁有師曠占五卷。亡。新舊唐志並云一卷。據七志所載。似即漢志所著之六篇。然列于小說家。而隋志分載。皆可疑也。其書雖是依託。來源甚古。今已亡佚。此乃洪頤煊從開元占經及諸類書輯出者。今依隋唐志錄入五行家焉。

夢書一卷 經典集林本

無名氏撰，清洪頤煊輯。占夢之法，始於周官。漢京房始撰夢書。隋書經籍志占夢書三卷，京房撰。占夢書一卷，崔元撰。竭伽山人占夢書一卷。占夢書一卷，周宣等撰。新撰占夢書十七卷，并目錄。夢書十卷。解夢書二卷。並未著撰人。舊唐書經籍志占夢書二卷，無撰人。又三卷，周宣撰。唐書藝文志周宣占夢書三卷，又二卷。盧重元夢書四卷。是六朝唐宋之間，占夢書甚多，今皆亡佚。頤煊從各書輯為一卷，不知何人所撰。惟白帖引作周宣夢書，亦不足以括其餘也。今以此本著錄，聊以覘其概焉。

唐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吳唐滂撰，清馬國翰輯。滂字惠潤，生吳太元二年。隋唐志道家及意林，並云唐子十卷。據本書云大晉應期，一舉席捲云云，則其書之成，當在吳亡入晉之後矣。今已亡佚。國翰從意林、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輯為一卷。滂身丁亂世，出處兩難，觀其言曰：君子守真伏信，遭時不容，雖有詘辱之耻、幽詬之謗，猶傷體毛耳。又曰：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可謂洞觀人世者也。遐思玄鶴之逍遙，抗希韓終之僊化，讀其書者可以哀其志矣。

韓非子集解二十卷 光緒丙申刊本

清王先慎撰、先慎字慧英、長沙人、官道州訓導、是編先慎自謂舊注不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剪采諸說、附己見、為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為主、間有譌脫、據它本訂正、為書前有考證、分錄史志及序跋、又輯佚文二十餘條、採取舊說、有盧文弨、顧廣圻、王念孫、王引之、王渭、俞樾、孫詒讓及其從兄先謙諸人、細繹全書、恩遽草遽辛、鮪目擬瘕疵、盧俞所撰、家有其書、先慎採擇、別無異材、且洪頤煊讀書叢錄、有考訂韓子二十餘條、竟未收入、殊為可怪、韓子之文、與左傳國語國策史記諸子相同者、並未詳細校勘、即本書前後亦未關照、全節相同者、如內儲說上衛嗣君使人為客過關市一節、又見於外儲說左、字句相同者、如亡徵篇云、罷露百姓、

煎靡貨財、外儲說左云、罷苦百姓、煎靡財貨、則苦明為路誤、後人不識路字之誼而妄改者、先慎並未互勘、其下己意之處、時露淺陋、解老云、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與鄉飲酒義合、而先慎竟從御覽所引、改作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則失其旨矣、眾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眾、數也、數當如字讀、數也猶言理也、勢也、而先慎注數音索角反、則句讀音義全非矣、尤可異者、佚文之中、如物有所宜一節、明見本書揚權篇、愛人不得獨利一節、明見本書三守篇、而竟入佚文、可謂謬妄、至若解狐與邢伯柳為怨一節、見於呂覽、而本書外儲說左下文異、勢若君之馬也一節、見於鄧析子、而本書外儲說右上文異、楚王有白猿一節、見於呂覽、淮南、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一節、見於國策、史記、說苑諸書、此或類書

引存差誤、先慎竟不詳考、且以勢者君之馬也一節、與勢者君之輿也一節、分爲二部、其粗疏荒謬、不可究詰、以此者書、言之太易、世人以其微有抄撮之功、案頭繙閱、未爲不可、若以爲精校之本則大誤矣、

寶甓齋札記一卷 經解本

清趙坦撰、坦有春秋異文箋、已著錄、是編未見別種刊本、觀其札記之名、疑是書中本不限於經部、阮氏輯經解時、摘錄其說經之文也、中間時引程瑶田丁杰董豐垣諸人之說、文下間有臧學標姚再洲注語、其學問之淵源、及友朋之切磋、並可推見也、以周禮賈疏補證鄭氏易義、董史別杜韋之異說、並有功於經學、晉用夏正、顧炎武閻若璩本有此說、而毛奇齡陳偉皆反駁之、坦承顧閻之說、似未可非、冀州爲中州、誼本明通、坦據爾雅訓冀爲近、冀州爲近、于王畿之地、可備一說、所訂小雅篇什次第、表示頗清晰、惟以州來之合音近陵、殊違音理、又詩表後有一節、謂皮日休松陵集序、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

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但謂今本毛詩黃鳥三章、章十二句、是交交黃鳥為一句、止于桑為一句、泂酌三章章五句、是泂酌彼行潦為一句、挹彼注茲為一句、遂疑皮引為異讀、不知皮所引者、全襲摯仲洽文章流別論、以為皮氏異讀、則失考之甚矣、

槜園消夏錄三卷 原刊本

清郭麐撰、麐有金石例補、已著錄、是編為雜記之屬、詩話最多、間及方言瑣事、麐於考證之學、非其所長、論選詩詞、頗有可取、評黃山谷詩、甚為平允、宋人筆記往往演詩餘如小說、麐辨東坡之詞、不為宋代筆記詞話所熒惑、雜間襲舊說、而頗具特識、又記載江浙說平話之事、及吳中養瘦馬之俗說、亦可供研究小說及俗語者之材料、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四冊評此書、謂其中載邵二雲學士和童二樹梅花詩并懷羅二嶺南一絕句、姚南青編修題袁樸邨春郊攬勝圖一絕句、按二首並在末卷 兩君經學魁碩、而韻語流傳甚罕、二絕皆風致清遠、不似學人之詩、皆片羽吉光、彌可珍貴、又載魏少野絕句五首、按亦在卷末 皆託寄蒼涼、編國朝詩者所未及、云云、其實書中可

取之處，尚不止此，自不得以其抄撮而少之也。

丁戊筆記二卷 養志居僅存稿本

清陳宗起撰。宗起有周禮車服志，已著錄。是編為雜考之屬，乃其長子克劬所編者。宗起生於嘉慶三年，卒於道光十二年，壽僅三十五歲。據書中星度差一節克劬識語云，此係錄於乙酉，於次在丁戊以前，以無所附入，故列之此編之首云。則丁戊當是丁亥戊子，即道光七八年，丁亥宗起年三十，戊子年三十一也。星度差一節，固為乙酉所記，餘若上卷攀陳綈一節，下卷仰準、蒯揄三節，亦並不屬本書，當在宗起別撰之稽古錄、問字錄、識小編中。三書稿佚，無所附麗，故克劬編入此本也。其書實事求是，不襍浮辭，訓詁史地雜事之屬，皆有據依。以戰國策為蒯通所撰，牟庭雪泥書屋雜志，已有此論，宗起與之暗合，自可備一說也。惟漢書食貨志所云，天下大氐無

慮皆籌筆矣一句無慮當用廣雅都凡之訓而宗起不以為然不知古人自有複語此題所不當疑也

愚慮錄五卷（耐安稿本）

清陳偉撰偉字耐安諸暨人是編為研求經義所雜記者也錄自甲申至己丑文下每注時月甲申為光緒十年己丑為十五年共六年己丑僅識論語一節注云七月偉卒之日雖難塙定然綜覈梅叔瀚應德閎二跋及偉別撰之書偉蓋卒於己丑八月則所記論語一節乃絕筆之作共名愚慮者蓋取愚者千慮之

義偉生前所定者也偉為俞樾弟子其說經不滯舊注亦與樾同樾序其書云如辨三老五更之非三人非五人辨論語過位升堂非治朝之位燕朝之堂又如說冕服十二章辨鄭注周制九章之誤說呂刑其罰倍差辨孔傳五百鍰之非皆詳明有據云云此外如辭欲巧申鄭以駁王陳立武宮申服以駁啖惠[illegible]禹字子常鄭究字子惡以對舉相反為

文以駁王引之、亦皆可信、然如自一至十、造字次序、附會難通、焉字訓何或訓乃、並在句首、書中甚多、而以為罕見、亦可怪也、又好駁舊注、殊非治經之常軌、然探索經文、頗有心得、瑜瑕互見、可分別觀之也、

誨爾錄二卷 稿本 附安趙

清陳偉撰、偉有愚慮錄、已著錄、是編乃記其修身立行之語、有所心得者、錄自光緒丙子至己丑、共十四年、偉之意偏重漢學、而又不盡棄宋學、經宜明、而行亦宜修、觀其所著諸書、可以知其旨趣也、書中所記、或誦讀古籍、忽有所悟、或應事接物、偶有所感、皆淺顯可行、文亦簡質、頗似宋人語錄、惟時有奇僻之論、其言曰、非粗學不大、非雜見不擴、非陋功不切、非俗行不實、合粗雜陋俗、乃成得一膚字、其說未為無理、又曰、粗莫粗于周官、雜莫雜于易經、陋莫陋于論語、俗莫俗于今文尚書、其他諸經、亦不外此、以粗雜陋俗加于羣經、已屬不合、而又分配合經、以自矜炫、則近於狂妄矣、

伊尹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商伊摯撰、清馬國翰輯、摯字尹、有侁之空桑人、初仕桀、歸相湯、為阿衡、太甲尊為保衡、而史記謂其名阿衡、然據鄭氏詩箋云、阿倚也、衡平也、則為官號、非名也、且諸書稱者不一、或曰伊子、或曰依伯、或曰伊生、或曰依公、或曰伊摯、或曰阿衡、或曰猗衡、或曰太阿、或曰保衡、或曰元聖、或曰小臣、或曰小子、其間或以

官稱、或以名稱、或以謚稱、殊為殽亂、茲依嚴可均所著而錄焉、漢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其實道家伊尹亦為六國時所附託、王應麟漢志考證云、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伊尹所謂道者、豈老氏所謂道乎、蓋戰國權謀之士、著

書而託之伊尹、其說最塙、伊尹說者、蓋如呂覽本味所載之類也、國翰從逸周書、呂氏春秋、七略別錄、尸子、說苑、齊民要術等書、輯十一節、其有篇目可考者五篇、曰四方令、曰本味、曰先己、曰九主、曰區田、餘入雜篇、合為一卷、然其間以引書原篇、而為此書之篇名、殊為不合、又細繹輯本、道家小說家、無從分晰、近於雜

家、國翰依漢志列于道家、今仍遵之、嚴可均全上古文亦嘗輯錄、正可與此本參訂也。

逍遙詞一卷 [illegible]本

宋潘閬撰。閬有逍遙集、前目已著錄、閬詞初無專集、崇寧時、武夷黃靜記云、閬雖寓錢塘、而篇章靡有存者、酒泉子十首、乃得之蜀人、其石本今在彭之使廳、予適為西湖吏、宣鑴諸石、庶共其傳、是閬詞之所以流于後代也、自明以來、詞選詞話中、僅所載長憶西湖盡日憑闌樓上望、長憶孤山、山在湖心如黛簇、長憶西山靈隱寺前三竺后、三闋、此本十首完全、據江標宋元名家詞序、乃南詞本之一種、昇古今詞話、謂潘逍遙自製憶餘杭三首、或云虞美人、或云酒泉子、皆誤、更有失去山影獨添碧、溜字者、不成詞矣、本書序跋已駁之、張宗櫹據湘山野錄、謂詞名憶餘杭、作酒泉子者誤、不知閬幽中及黃靜記語、並稱酒泉子也、宋初令曲、承襲唐餘、漸易穠艷為清雅、

閬之所作、頗似張志和之漁父、誠有如陸子遹所稱、句法清古、語帶烟霞者也、湘山野錄卷下云、潘逍遙有清才、嘗作憶餘杭一闋、曰、長憶西湖、盡日憑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起、別來閑想整魚竿、思入水雲寒、錢希白愛之、自寫於玉堂壁、花草粹編引楊湜古今詞話云、石曼卿見此詞、使畫工絲繪之、作小景圖、雖傳說不同、要為宋人所稱譽、則可知也、此集與他本頗有異文、如第三首野人祇只其中老、明抄本只作合、第四首白鳥成行忽驚起、詞林紀事成作數、別來閒整釣魚竿、湘山野錄作別來閑想整魚竿、詞林紀事作別來閑想整編竿、第五首芰荷香噴連雲閣、詞林紀事噴作細、第六首靈隱寺前三竺后、冷泉亭上幾行遊、詞林紀事三作

天行作曹、趙當參校者也、

無絃琴譜二卷 彊村叢書本

元仇遠撰、遠有金淵集、前目已著錄、此為詞集、亦少流傳、朱孝臧據選雅堂抄本所刊者、首卷六十一首、末卷五十九首、共百二十首、遠詞有含蓄處、有奔放處、含蓄而能深遠、奔放而不粗獷、蓋遠雖元人、而家在錢唐、所交皆知名之士、又與宋末遺民相切磋、故其詞騷騷入古、元詞之不盡衰者、乃仇遠張翥之功

而翥學又出於遠、故所繫甚重也、清梁溪孫爾準、嘗從永樂大典、輯出此書、刊于道光九年、自不若此本之善、然孫本亦有其佳處、如合歡帶無題、孫本有效柳體三字、孫本又附錄蛻巖貞居和詞及補詞一首、更以絕妙好詞詞綜諸書、校其異文、亦非草率從事者、自可用以參校、疑朱氏校刊此書時、尚未見孫本也、

樂齋詞一卷（宋元名家詞本）

宋向滈撰。滈字豐之，河內人，嘗從王庭珪遊，早亡。直齋書錄解題，樂齋詞一卷，向滈豐之撰。明清選本少見滈詞，此乃江標轉鈔汲古閣未刻詞，而付刊者，共四十二闋。滈詞不事雕飾，俗不傷雅，兒女情癡，言之有味，措淡而不膚淺，而不深致不能成大家也。此本頗有挩誤，今以星鳳閣鈔本校之，如滿庭芳金猊噴麝，庭戶轉香口，闕文作風。阮郎歸，角聲口夢月橫窗，闕文作驚。西江月第二首，井桐口口翻秋，闕文作策策，如夢令第四首無題，鈔本有書弋陽樓四字，卜算子無題，鈔本有寄內二字，並可補正者也。校其異文，亦以鈔本為勝。又此本前目西江月五首，文僅四首，而鈔本正是五首，此校刊者之不審也。今一一校補，而著于錄焉。

篋中詞六卷續一卷（光緒八年刊本）

清譚獻撰。獻有復堂日記，已著錄。是編選詞，始自清初，迄於並世。其題詞名者，從別集，僅題人名者，從諸家選本。第就篋中所存，甄采百一。其續有所得，時亦補錄。又仿陽春白雪絕妙好辭之例，附以己作。故第六卷皆復堂詞也。第一卷吳偉業至柯煜凡四十二家，第二卷朱彝尊至李方湛凡四十二家，第三卷吳

翌鳳至朱紫貴凡四十七家，第四卷項鴻祚憶雲詞至曾懿二泉夢軒詞凡四十三家，第五卷蔣春霖至鄭芥仙凡三十七家，第六卷獻撰復堂詞續集邊浴禮至丁芝仙凡三十九家，內楊傳第陳元鼎黃長森皆已見前，而補錄其詞，實僅三十六家也。獻詞學精深，識見超卓，以己意選詞，豈能盡合，然大體純粹，而當人心，篋中所及，自難賅備，清代名家

可謂包括無遺矣。尤可言者，其選詞不盡依時代次序，而重在派別，詞下評語，類中肯綮。其第一卷中，或襲明季之風氣，或自有所尚，而力不足以改變風氣也。其間以納蘭性德為最高，故其詞末引周稚圭語，謂為叔原、方回之亞。第二卷朱彝尊、陳其年自成派別，風氣一變，故於其年詞末注云：錫鬯、其年出，而本朝詞派始成，顧朱傷於碎，陳厭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漸變。錫鬯情深，其年筆重，固後人所難到。嘉慶以前，為二家牢籠者，十居七八。又於沈岸登珍珠簾詞注云：漸開常州一派。論厲鶚詞云：填詞至太鴻，真可分中仙、夢窗之席，世人爭賞其餖飣窳弱之作，所謂微之識碔砆也。又曰：樂府補題別有懷抱，後來巧構形似之言，漸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辭其過。又曰：浙派為人詬病，由其以姜、張為止

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澀、玉田之潤云云。論皆明晰。第三卷評吳翌鳳、郭麐詞云：南宋詞敝，瑣屑餖飣，朱、厲二家學之者，流為寒乞。枚菴高朗，頻伽清疏，浙派為之一變，而郭詞疏俊，少年尤喜之。又謂其薄而不厚，滑而不澀，論亦塙當，而此卷則重在常州派，評曰：茗柯詞采錄十闋，菁華略備，宛鄰詞選附錄諸家，刪取附茗柯後，以志派別。又曰：翰豐與哲兄同撰宛鄰詞選，雖町畦未盡，而奥窔始開，倚聲之學，至二張而始尊耳。又曰：常州派詞，不善學之，入於平鈍廓落，當求其用意深雋處。又評周濟詞曰：茗柯詞選出，倚聲之學，日趨正鵠，張氏甥董晉卿，造微踵美，止菴切磋於晉卿，而持論益精，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此道遂與於作者之林，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也。第四卷承襲者多，而最尊項鴻祚，

第五卷殿以蔣春霖、莊棫二家，其詞博大精深，自有千古。論蔣詞云，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雲樓詞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甚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老杜，而晚唐兩宋一唱三歎之意則已微矣。又曰，阮亭、葆酚一流，為才人之詞，宛鄰、止庵一派，為學人之詞，惟成、項、蔣三家是詞人

之詞，與朱、厲同工異曲，其他則旁流羽翼而已。論莊詞云碧山白雲之調，屈原宋玉之心云云，持論正大。續集雖託始治禮，而隨到隨鈔，未詮次也，即其選評，可知清詞之源流正變，使非綜合觀之，亦不足以知其精神之所在也。惟其間詞人，當繫小傳，今但書名，致其間生僻之人平生之蹤跡，詞學之淵源，皆不清晰，使讀之者艱于考索，昧其變遷，則美中之不足也。

詞評一卷　小石山房叢書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嘉靖以來首輔傳，前目已著錄。是編評論詞，蓋從其藝苑卮言輯出者，共二十九節，所論殊不切實。其言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云云，不知促碎正花間之本色，不可以此非之。中主和雅，開宋初之令曲，後主誠為博大，然開拓詞界，自在花間範圍之外，各有境勢，不可強同。世

貞所云，不獨不知花間，並不知李氏父子之詞矣。謂唐人詞有集曰蘭畹，不知蘭畹乃宋人所撰，非唐人，乃總集，非別集也。碧雞漫志卷二，蘭畹曲會，孔寧極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序引稱無為莫知非其自作者稱魯逸仲，皆方平隱名，如子虛、烏有、亡是之類，又世貞未深考耳。謂温庭筠雁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云云，此二語，六一詞、張子野詞並有之，

不能斷爲飛卿作也。故是編可取者少。惟與評論其本朝詞云。劉誠意伯溫穠纖有致。去宋尚隔一塵。楊狀元用修好入六朝麗事。似近而遠。夏文愍公謹最好雄爽。比之辛稼軒。覺少精思。則較爲允當耳。

填詞雜說一卷 詞話叢編本

明沈謙撰。謙字去矜。有東江集鈔。前目存之。號東江。仁和人。諸生。是編爲論詞之作。即自東江集鈔錄出者。雖僅三十一節。而頗有精詣。其言曰。詞不在大小淺深。貴于移情。白描不可近俗。修飾不得太文。儷詞作者少。宜渾脫乃近自然。常調作者多。宜生新斯能振動。詞要不亢不卑。不觸不悖。蕩然而來。悠然而逝。立意貴新。設色貴雅。構局貴變。言情貴含蓄。如驕馬弄銜而欲行。粲女窺簾而未出。學周柳不得見其用情處。學蘇辛不得見其用氣處。當以離處爲合。皆填詞者所當知也。評判宋賢。公允精實。論清真詞頗有獨到之處。謂秦淮海天外一鉤殘月照三星。只作曉景佳。若指爲心兒謎語。不與女邊著子門裏挑心同墮惡道乎。不爲宋人傳說所惑。尤見其有識也。

爰園詞話一卷 詞話叢編本

明俞彥撰。彥字仲茅，金陵人，萬曆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光祿少卿。是編為論詞之作，僅十五節，謂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秦蘇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即不得稱中宋晚宋云云。宋初令曲，承襲唐餘，強弩之末，無可諱言。至於慢詞，柳賀周秦諸家，牢籠百代，南宋詞人雖多，不能出其範圍。今以南宋高于北宋，是本末倒植之言也。尊子瞻而薄耆卿，不知東坡豪放，實為詞中別派，耆卿雖間有俗豔之作，塙是慢詞正宗，袁綯之言，似諧而實近理，不可非也。溫飛卿詞「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彥欲改近為倚或映，不知近老辣，而倚映淺嫩也。

吳禮部詞話一卷 詞話叢編本

元吳師道撰。師道有戰國策校注，前目已著錄。師道別有吳禮部詩話，是編即從詩話抄出者，條目不多，皆可參攷。其論歐陽修醉翁琴趣外篇，最為塙鑿，今行醉翁琴趣外篇，以師道之說證之，尚闕偽東坡序一篇，非完帙也。其辨辛稼軒詞，論東坡南澗于湖之作，亦皆精當，證木蘭花慢詞律，頗為細密，不特參校字句已也。

窺詞管見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李漁撰。漁字笠翁，精曲譜，時稱李十郎，錢塘人，康熙時流寓金陵。此為其論詞之作，僅二十二則。其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三至第十七諸節，皆精實不磨。論韻律之處，似通于詞曲二者，然自詞譜亡佚，但以守定唐宋所作裝褸以平仄韻叶句讀為主，似不必故作神奇也。第四則謂唐人菩薩蠻牡丹滴露真珠顆一闋，乃戲場花面之態，非繡閣麗人之容，李後主一斛珠結句，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乃娼婦倚門腔，梨園獻醜態也，須知唐餘豔語，敢於直言，其力重大，不得妄譏其輕薄也。第七則論紅杏枝頭春意鬧之鬧字費解，言之甚辨，謂宋詞雕琢，不及唐五代之大，則可，若謂鬧字無意境，則未免唐突古人矣。

柯家山館詞三卷 湖州叢書本

清嚴元照撰。元照有爾雅匡名，已著錄。此為其所撰詞集，首卷五十四首，內附戴敦元和作四首，俛稻孫、徐球和作各一首；次卷五十三首，附許宗彥和作一首；末卷四十首，附顧翰和作一首。詞末間附師友評語，內有段先生者，即段玉裁也。其蝶戀花詞後自注，自柳梢青以下二十七首，乃畫扇齋秋怨所汰存者。考悔庵學文卷一，奉段懋堂先生書內有云，承許序畫扇齋秋怨詞，懇速成見寄，企渴企渴云云，是元照先為畫扇齋秋怨詞，嗣汰存者并入此集。段玉裁雖深于經術，然幼年為詞，亦明于此道者。經韻樓集卷九懷人館詞序可證也。末卷多友朋問疾之作，元照遘疾於嘉慶十七年，卒于二十三年。其詞止于十九年春。范鍇苕溪漁隱詞第二卷真珠簾

題奚虛白榆蔭樓圖詞末自注云、卷中
有亡友嚴脩能元照百字令詞、語愴蓋
其病中所作也、今此詞正在末卷、顧翰
和其蝶戀花詞附評云、小令似南唐、長
調出南宋、設色處皆不獵凡豔、不挾枯
聲、此非太真之珠履、乃宓妃之羅襪云
云、雖友朋諛辭、不盡可據、然其詞不宗
一家、遠有清空婉約之度、平允論之、令
曲近于六一小山淮海東山諸家、慢詞
時有玉田妙境、而其(深曲)之處、似亦肆
力於清真者、清代經師(之詞)、竹垞、茗柯、造成
風氣、並享高名、有所自來、餘若嚴元照
凌廷堪、江藩、劉逢祿、馮登府、宋翔鳳諸
人、初非專(心)為詞、而語意婉妙、工力湛
深、殊不可及、惜並為經術所掩也、

三十六湖漁唱三冊漁唱乙稿一冊全集本
清王敬之撰、敬之有宜略識字齋襍著、
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三冊百二十
闋、漁唱乙稿四十五闋、詞頗疏淺、而又
不芟薙、可取者殊少也、三冊中金縷曲
自述曰、余詞無綺語、非倚聲家本色、倚
質友生、然敬之喜為慢詞、慢詞不(重)豔
綺、其美惡不在能否為綺語也、惟敬之
嘗訂正萬氏詞律、於詞學亦有功也、據
敬之自序、謂舊有刊本、此經刪改者、江
陰繆氏雲自在龕所刻一卷、湖誤作陂、
而第二冊長亭怨慢寶應舟次以下、繆
本全無、此二冊中、繆本有而此本無者、
僅賀新涼歲莫一首、此本有而繆本無
者、長亭怨慢題友生蘇州唱和詩詞冊
後一首、霜葉飛詠掃落葉一首、青玉案
一柳居分詠得寒螿一首、陌上花詠蓼
花一首、賀新涼晚翠軒詠皺裘一首、瑤

花橿花邨農前夕喜雪之作誦於晚翠軒酒次一首、龍山會九月二十九日友生來作再展重陽之會一首、琵琶仙雪夕疊橿花邨農一首、共八首、至于字句互異、注語參差、幾無首無之、蓋繆所得者、初刊或不全之鈔本也、

汀鷺詩餘一卷 雲自在龕叢書本

清楊傳第撰、傳第有汀鷺文鈔、已著錄、詞僅十三闋、憶詞居多、而含蓄幽遠、纏綿悱惻、雙雙燕詠蝶寄示仲儀云、粤亭瘦影、數白騎重來、舊時庭院、珍叢試繞、愁絕翠陰零亂、猶記蛛絲宛轉、曾抱著花枝低顫、只今鵲角孤飛、還怕相逢羅扇、悲咽花枝不見、算舞向風前、斜曛相伴、憐儂瘦小、如此淒涼怎遣、便有夢魂繾綣、素香夢醒來更怨、病翼能否經秋、已是粉痕銷滅、淒涼哀怨、神似中仙、譚獻評之曰、宛鄰詞派、不絕如綫、蓋以其寄托遙深也、

冰蠶詞一卷 雲自在龕叢書本

清承齡撰。承齡姓于湖魯氏，字子久，滿洲鑲黃旗人，道光進士，官至貴州按察使。是集共五十四闋，又有大小雅堂詩詞合刻本。其粟香室叢書所刊者，僅二十二闋，蓋據承齡官黔時傳抄之本，殊不全也。其詞精深芊麗，浸淫入古，令曲逕接南部諸賢之緒，慢詞亦深得草窗碧山之法，較以飲水，伯仲之間，丹張文

襄書目答問收入清詞甚少，而不舍冰蠶，亦以其純正也。

苕溪漁隱詞二卷 原刊本

清范鍇撰。鍇有華笑廎雜筆，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首卷百十五闋，附施國祁一闋，末卷八十七闋，附嚴學淦一闋，共二百零四闋。令曲慢詞，雅正深雋，其運意布局，造句遣辭，皆有法度，尤得南宋詞眼之法。鍇嘗校刊宋詞三種，蓋其工力甚深也。詞中喜注交朋之事，如嚴脩能、顧澗薲、何夢華、嚴鐵橋諸人，往還

蹤跡，並可因此推知，故注語雖多，殊不厭也。

蘭紉詞一卷 瓠落詞一卷 雲自在龕叢書本

清陸志淵撰。志淵字靜夫，號瓠落山人，江陰人。蘭紉詞三十二闋，瓠落詞六十三闋，共九十五闋。其詞頗見工力，雕琢之處，往往能以平淡出之。望江南詠新柳云：春來也，弱縷自輕盈，嬌小未經攀折苦，纏綿已會別離情，恰恰一聲鶯。情韻兼勝。臨江仙云：夢冷簫閒人遠，水流花落春空。輕衫短帽柳橋風，馬蹄芳草綠，鴉背夕陽紅。寒薄木嫌吟淺，酒醒不素愁濃。湖山何許寄浮蹤，可憐圓闕月，十載照飄蓬。綢繆悽豔，慢詞則稍嫌疏放矣。志淵論詞，謂作詞之妙，須句警而意曲，字新而韻峭，起如俊鶻奮翮，結如孤鶴長音，云云，皆心得之言也。

思益堂詞鈔一卷 思益堂集本

清周壽昌撰。壽昌有漢書注校補，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一百零二闋。卜算子閏三月餞春云：芳草多情不放歸，絲斷來時路。南鄉子云：瘦盡梨花一夜風春光好柳絮云：不怨東風吹作雪，怨東流。踏莎行苦雨云：叢篁低戛和煙語，皆深秀之句，殊可愛也。惜全篇多不相稱然。壽昌究心史學，固不以詞重也。

梅窗詞鈔一卷 光緒刊本

清陳良玉撰。良玉字朗山，鐵嶺人，居廣東。詞集四十七闋，慢詞居多，有清雅處，有精整處、有奔放處。蓋宗法朱彝尊、厲鶚者。觀於三姝媚、念奴嬌、高陽臺諸闋，即可知矣。然如綺羅香云：及第不過如許。摸魚兒云：與君愁更能幾。解佩環云：怪達來昨夕還又今夕。皆腐熟飣餖，而出於不自知也。要而論之，詞效朱、厲，取法乎下也；效南宋，取法乎中也；效唐餘北宋，取法乎上也。良玉專效朱、厲之詞，宜其不純粹也。

香草詞一卷 周晉琦遺著本

清周曾錦撰。曾錦有藏天室詩，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共七十七闋，殊為淺率，雜間有清雋之語，終不成體格也。曾錦嘗撰臥廬詞話，耳食者多，全無心得，可知其工力尚淺也。其自序謂昔郭頻伽三十七歲，刊其所作蘅夢詞，今予年適與之符云云。然其撰序時三十七歲，曾錦卒年四十八歲，是手訂此書於逝世前十一年矣。

湖海草堂詞一卷 雲自在龕叢書本

清吳景升撰。景升字鶴舲，天津人。是編三十二闋，自謂撰詞二十年，深知此中甘苦，實非自矜之語。觀其屬辭，靡不妍雅。其徵拍詠春草一闋，雖稍嫌膚露，而清新宛轉，自然成趣。百字令題朱小山茂才蒼梧讀書圖一闋，亦疏朗可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吹蕉詞四卷 乾隆刊本

清吳展成撰。展成字蜈巢，嘉興人。是集首卷八十五闋，次卷五十六闋，三卷五十九闋，末卷別名秋影山房琴趣，四十闋，皆集絕妙好詞者。次卷百字令中秋寓齋感懷寄楚雲三闋下，空白一段，疑刊成而又刪去也。其詞粗率無足觀，集句尤多牽湊。自注有駕韻他部從樂府借唱例云云，自詞之宮譜亡佚，唱法失傳，祇能謹守唐宋名作之聲韻，不得妄言借唱也。

王子正論一卷（輯玉函山房佚書本）

魏王肅撰、清馬國翰輯。肅有周易注，已據國翰輯本著錄。隋志儒家王子正論十卷，王肅撰。唐書藝文志王肅政論十卷。（正作政。）舊唐志未著錄，今佚。國翰據本傳、通典及太平御覽中，肅論朝廷典制及喪祭諸禮，皆納於本書。然其本傳云，肅所論朝廷典制郊祀宗廟百餘篇，又其家語注序云，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是肅於周官禮注、儀禮注、喪服經傳注、喪服要記注諸書外，尚有專著論當時典制喪祭者，考隋志云，梁有祭法五卷，又明堂議三卷，王肅撰，亡。此書中所論，頗多合於此類，不必盡屬正論。國翰所輯，存疑可也。

干子一卷（輯玉函山房佚書本）

晉干寶撰、清馬國翰輯。寶有周易注，已據國翰輯本著錄。隋志儒家梁有干子十八卷，干寶撰，亡。新舊唐志分著干寶正言十卷，立言十卷，干竝干字之譌，其書已佚。容齋續筆敘馬總意林引書有干子，馬書中今亦闕。馬國翰據通典引其駁招魂議一篇，又荊楚歲時記、太平御覽、埤雅諸書，引其陰陽自然變化論，合輯成帙，至于唐志正言立言之異處，今不可別白矣。

道德經攷異二卷（經訓堂本）

清畢沅撰、沅有夏小正攷注、已著錄、是編據沅自序、謂所見老子注家、不下百餘本、其佳者有數十本、唯唐傅奕多古字古言、故就其本互加參校、間有不合于古者、則折衆說以定所是云云、注老子者甚衆、沅所見雖多、不足為異、然其閒實有轉引他書者、如葉夢得老子解、宋志以下皆未著錄、葉瑄吹網錄卷六、

石林公著作存佚考、已佚老子解注云、畢氏道德經考異引八十餘條、實從道藏本彭耜道德真經集注采出、（按沅書引葉僅三條、瑄謂八十餘條、葉德輝石林遺事謂僅一條、並誤、）其說近是、沅引用異文、自可參覈、然其證定是非處、殊多不合、如二十九章、或彊或剉、或培或墮、沅校云、剉王弼作贏、培王弼作挫、疑弼本誤、考王本固作或彊或贏或挫或隳（隳即墮之俗字）未可非也、上句以強弱對言、下句以安危言、挫即催之借字、[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沅應之本[illegible]、嚴遵[illegible]傳矣、因錫同則今本作拙者、為從人實改非（方謂王本誤也）、彌本嵩矣、三十一章、夫美兵者、不祥之器、沅校云、河上公王弼美並作佳、廣雅、佳、勞也、考美佳並佳之誤、佳古唯字、誼無可疑、沅說殊謬、困學紀聞卷十諸子類、引晁景迂謂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云云、其說雖未精塙、然三十一

章、王弼無注、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為舊注之語、殊為可疑、不得謂深寧惑于異說也、五十三章、是謂盜夸、韓子作盜竽、沅疑竽應作芋、按解老云、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則文本作竽明甚、沅之所言、粗疏已極、蓋沅學識不高、著書雖夥、往往出自衆手、故多不合也、

老子章義二卷 同治庚午刊本

清姚鼐撰、鼐有九經說、已著錄、是編之作、以河上公分章最不當理、因以己意別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為章、以為章明則義明、時亦訓其旨於下焉、老子一書、自有諸說傳世已久、難復其真、故解者雖衆、各執一端、河上公注、雖不可信、然其分章相承研習、自當仍其舊貫、而鼐之所改、全憑胸臆、豈可信據、吳汝綸最尊鼐者、其老子點勘、亦不以鼐分章為然也、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二語、似與上文誼不相接、然鼐於谷神不死之上、亦與下文不相貫也、絕學無憂、與唯之與阿相去幾何諸語文氣似若不續、而鼐移于上節少私寡欲之下、誼亦未洽、凡此之類、不當擅改者也、其訂正錯衍者、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鼐謂物壯則老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字衍、以在下篇含德章心使氣曰強下、誦者誤入此勿強句下、然老子書中前後文句同者甚多、不可盡謂為衍也、昔之得一者、與下文天得一以清云云、若斷若續、似為可疑、鼐將後文道生一二十五字、移在昔之得一上、亦不足以決疑、凡此之類、當心知其意、不可逞臆而改也、其下訓解、更多不合、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鼐謂古本及作茍、當是蓋以若訓茍、故有此說、不知及猶若也、本書云、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二及字誼同、竝猶若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鼐謂奇者餘也、世以奇譎解之、大謬、不知正與奇偶、則奇為奇譎之誼、殆無可疑、孫子計篇云、兵者詭道也、何嘗厭詐乎、故分章既近武斷、訓解又不精塙、綜覈全書、殊無可取、惟序錄辨河上公之偽、老子氏字及其所生、尚

可備參攷耳。

老子點勘二卷 鉛印本

清吳汝綸撰。汝綸有尚書故，已著錄。是編點勘老子，大體依河上公注本，而用易州石本、王弼本、傅奕本，及韓子、淮南子諸書，參互校訂。閒擇河上公注語，全書畫斷章節，而注云以上某某，皆記河上公本章名也。汝綸識語，與此本體例微有差異，蓋校印者不便，略事更易也。汝綸頗尊姚鼐，而不從其老子分章之說，是其特識。以韓子淮南校改者甚多，然古誼所在，不可非也。惟時出己意，師心自用，斷句之處，亦多不合。體道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皆以無字有字斷句，其說蓋本于司馬光，而不知其不可據也，即以本書證之，聖德云道常無名，又曰始制有名，任成云常無欲可名於小，則以名字欲字句絕，殆無可

疑、象元云、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汝綸謂三曰字當是日字、不知老子書中、此類句法甚多、曰猶為也、改作日字、失老氏之旨矣、聖德云、道常無名、汝綸據注文乙作道無常名、不知本書異同、韓尚有道隱無名之句、而曲禮正義引亦作道常無名、注文當乙、而竟改經文、傎矣、法本云、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汝綸校云、譽河上作輿、石本

作轝、無譽不欲四字句絕、考不欲屬下琭琭為句、不獨河上公王弼如此、淮南道應文子符言亦皆如此、古讀相承、豈可妄改、徧用云、無有入於無間、汝綸謂無有疑當作無厚、不知淮南原道文子道原、明引老子出於無有入於無間、而淮南道應、有光耀問於無有之語、下即引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則文作無有、塙無可疑、汝

綸既以淮南校老子、而竟失之目睫、亦可怪矣、蓋辭章之士、終不可語于章句之學也、

道德經達詁二卷 玉津閣叢書本

清胡薇元撰。薇元有霜菉亭易說，已著錄。是編解釋老子，章次概依王弼，每章之後，粗詮大誼，間釋語句，而大體明達。惟以天三地七解玄牝，以陰陽金水解雌雄，鍊精化氣解白黑，以無極太極水火卦氣解道生一章，以河圖洛書解出生入死章，似皆近于附會。然韓非解老已用四肢九竅解出生入死，河上公王弼以來，解老者亦多參異說，故作神奇，不始于薇元矣。至篇末暢言先天後天之理，並謂讀吾達詁者，自誠而明，由此入道云云，則狂妄之態耳。

少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南齊張融撰，清馬國翰輯。融字思光，吳郡吳人，官至司徒左長史，事蹟詳南齊書本傳。孔稚圭傳云，稚圭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弘明集十一，稚圭答竟陵王啟曰，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又曰，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云云。隋志、梁有少子五卷，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矣。惟弘明集載之，本傳有門律自序，南齊書南史顧歡傳，弘明集亦並載其門律。融文中亦自稱門律，國翰疑門律即門律，並據輯錄，其書會同二氏，與周顒往返辯難，中間答顒融本末之說，可以見其大旨。門律自序曰，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故史傳

論其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也。

幽求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杜夷撰。清馬國翰輯。夷字行齊，廬江灊人，官至國子祭酒。事蹟詳晉書本傳。何法盛稱其東操真素，故以幽求子自號。隋志道家，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唐志作杜氏幽求子三十卷。意林亦作幽求子，而云二十卷。所載參差。其書已佚。國翰既從北堂書鈔、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輯出，題從隋志，復以魏志杜畿傳

注所引杜氏新書，爲夷稱述其先德之美，更以御覽引杜子新語一條，蓋新書之誤，並以闌入，殊爲無據。黃以周子叙駁之曰，杜氏新書即篤論，非幽求子。隋志并題新書，唐志云三十卷，皆誤。當以意林爲正。其說甚晰。今姑從唐志，刪其誤入八事，而著于錄。夷宗尚老子，故其言曰，蓋道清淡，以無爲爲家，恬虛寂靜，宏廣多包，豈非聖人所宅乎。又曰，有道

之國、其鬼不神、則皆申述道家之旨也。

夷夏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南齊顧歡撰、清馬國翰輯。歡有周易注、已據國翰輯本著錄。南齊書本傳云、佛道二家、立教既異、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又曰、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隋志道家夷夏論一卷、顧歡撰。梁二卷、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惟南齊書南史本傳、載其概略。國翰即據以輯錄。袁粲駁論、亦附見焉。書內辨二法之異、明優劣之分、祖道而貶釋、尊夏而遠夷、其大意也。歡學重玄儒、觀其分注周易論語老子諸書、亦可知其旨趣之所在矣。

孫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孫綽撰。清馬國翰輯。綽有論語集解，已據國翰輯本著錄。隋唐志道家竝有孫子十二卷，書或引作孫綽子者，蓋別于孫武子也。其書已佚，國翰輯得二十餘節。黃以周子敘，謂國翰所輯，脫漏孔多，重搜凡三十有二事，惜未見其輯本也。以周又謂綽書中，有道家言，有儒家言，有名家言，以為綽學樸乎襍，然六朝學風，玄儒竝茂，刑名原于道德，故道內而名外，源流顯白，不足異也。

百子辨正二卷 狂川全集本

清楊琪光撰。琪光有經義尋中，已著錄。是編為琪光讀崇文書局百子全書，而分別辨正者，每種子書，撰論一篇，無異于各書之跋語也。局本百子全書，其弊有三：博而不精，真偽殽雜，一也；刪棄舊注，昧其源流，二也；不言版本，校訂不純，其精者不知其所憑依，其誤者又未能詳校，三也。此編雖於山海經、神異記諸書，粗言其偽，而實未詳密考訂，餘則茲然矣。書曰辨正，名實相乖。其序謂尊儒而斥釋道，不知排斥二氏，法亦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所言浮空，往往不中事情。百子中，唐以後諸書，多無深義；唐以前諸書，琪光學力，亦不足以通之。孔叢子本是偽撰，而力言其真；列子本是魏晉間偽書，而謂三教竟成峙勢而不可廢。又時有砍軒其說而駕上者，皆[illegible]迂

使之，則同于囈語，以此論古，不亦傎乎。惟於讀管子篇中，極詆方苞刪訂之妄，雖正理未申，而持論甚是。讀淮南子篇中，以此雖為賓客所撰，實是淮南王總纂，說似可信，蓋亦積石中之碎玉矣。要而論之，琪光之意，實以諸子為撰論之題，假排斥異教之名，唐大其言耳。觀其篇題文論，皆加圈符，此乃選文之法，豈通人論學者之所當為耶。

吟齋筆存三卷 屏廬叢刻本

清梅成棟撰。成棟字樹君，天津人。是編為雜記之屬，而詩話為多，鄉黨詩人所記特詳。據沈兆澐蓬窗附錄卷上云，天津梅樹君廣文成棟，輯津門詩鈔，可知其雅有搜輯矣。惟中間有一節，曰念堂論本朝詩，最不取隨園詩，謂其壞人心術。其選景州張籽茂才集中有題隨園詩話一首，云云，頗事譏訕，其實詩者之

也，承也，持也，舍此三端，皆失其本旨。也。清初之詩，王士禎主神韻，沈德潛主格律，袁枚主性靈，各執一端，並非從根本來也。若以所標主旨論，似亦未易軒輊。隨園詩話，固多徇情之作，自難純粹，其詩亦未可盡非也。毓與念堂，並為張問陶弟子，問陶為詩，亦主空靈，較以袁枚，亦伯仲之間耳。又沈兆澐所撰梅樹君先生傳，述是書為四卷，疑此本非全

帙也、

蔣子萬機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蔣濟撰、清馬國翰輯、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正始中為太尉、魏志有傳、傳云、濟上萬機論、帝善之、隋志雜家、蔣子萬機論八卷、舊唐志意林竝同、新唐志作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稱館閣書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恐非完書也、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竑國史經籍志、以八卷入儒家、二卷入雜家、虛誕專輒、殊不足信、國翰輯得十七節、序云十六 羣書治要未及採入、殊為可惜、嚴可均黃以周皆輯之、以周註釐定次第、首陳為政須賢佐次、識用刑多濫及、三懲用兵之荼毒、四用士宜拔奇取異、前代賤儒重刑名之禍可為殷監、五考定異服、六評論古今人材云云、實較此為精詳、惜其輯本未見也、

老子古本 二卷 道藏本

唐傅奕校。奕，相州鄴人，太史令，新舊唐書並有傳。奕不信釋教，武德貞觀之際，先後疏論釋教之害，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以為尚其教者，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妄之為耳。臨終誡子，謂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云云，可知奕深於老莊之學也。舊唐書傳云，奕注老子，

并撰音義。舊唐志老子二卷，傅奕注，新唐志、焦竑國史志同，新唐志別有傅奕老子音義，注云卷亡。宋志傅奕道德經音義二卷，並無此書。杜光庭廣聖義疏，徐鉉三家老子音義，此書已佚，亦未及之。而注及音義，又皆亡佚，更無從質證矣。疑此即奕所據撰注及音義之經文，而失其注及音義也。書中時有音切訓釋，非盡奕注。書言古本，而全無序跋，未詳所據，蓋參合眾本而校

定之。上卷道經，下卷德經，與王弼本同。史注所引並同。八十一章，亦與河上公王弼合。知其有憑依也。每章之下，記以字數。考開元時司馬承禎刊正老子本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謝守灝老君實錄，謂道德經唐傅奕考覈眾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

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注，多少參差云云，奕所據諸本，略見於此。今以奕本計之，有五千五百五十六字，與各本異，蓋參酌校定，要皆合於史記所云五千餘言

也、觀其經文、如道盅而用之、與說文合、將欲翕之、與韓非合、終日號而嗌不㪉、與玉篇合、范應元集註所引奕本、亦多與此合、其必有所據、斷非臆改可知矣、奕注及音義雖亡、唐宋人時引用之、自王弼河上公以來、多重玄訣、少事詁訓、細觀奕注、實事求是、即以范本所引證之、如動而俞出、奕引廣雅云、俞、益也、漢史有民俞貧困、凡物䡖䡖、奕云、古本如

此䡖字、玉篇音云、又音運、物數亂也、大白若黷、廣德若不足、建德若輸、質真若渝、范氏集註、河上公黷作辱、輸作揄、傳奕云、古本作輸、[illegible]手字之誤、動經數代、況辱字少黑字乎、傳奕當時必有所據、亭之毒之、奕引史記云、亭、凝結也、廣雅云、毒、安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奕引古本云、柢、本也、又引郭璞云、柢謂根柢也、河上公作蒂、非經文、安其俗、樂其業、奕註俗字、引鄭玄之說、謂土地所生習也、業字引賈逵云、業猶次也、爾雅云、業事也、皆通、又困學紀聞卷十、晁景迂謂、王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傳奕能辨之、是奕爲此書、不獨詁訓明通、而校定古本、亦詳註其所當從、今音注並亡、良

可惜也、

道德真經集註十卷 道藏本

宋張氏撰。張氏名字未詳。是編集唐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四家老子注,全書分入,不復增損,亦無己意羼雜其中。前有明皇、左仙公葛玄、王雱、諸家之序,後有音釋,至為簡略。梁迥後序作於元符元年十一月一日,則是書之撰,當在紹聖間矣。序但云太守張公,而未著其名字。據宋史藝文志,文如海集注老子二

卷,注云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等注,與此正同。迥序謂太守張公深達夫道德性命之理,以文章作人,以經術訓多士,常患夫執經者不知道,乃命黌舍之學者,參其四說,無復加損,刊集以行於時,云云。是撰書之旨,發自張氏,而創稿似不出于張手,宋志必有所據。然卷帙不同,也為可疑,莫能釋,故仍題張氏。爲明皇御注,宋人本極重視,河上公、王弼二

家,較為近古,又引王雱注者,宋人喜引本朝之說,不足驚異。惟當時四家之注,各自單行,既云無復加損,集之何為?且諸家所據,本各不同,混而一之,尤為無法。然王雱注,今已不存,竟以此書而得見全豹。王弼注本,譌誤最夥,今以此引校之,如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注云,故常無欲空虛,此本虛下有其懷二字;眾妙之門,注云,眾妙皆從同而出,此本同作

門;故貴以身為天下,注云,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此本無下有物字;沌沌兮,注云,無所別析,不可為明,此本明作名;二十九章,將欲取天下而為之,此本引王注云,為,造為也;七十一章,夫唯病病一節,此本引王注云,病病者,知所以為病。而今本兩注皆挩,河上注本,展轉挩誤。今所行者,自以王用之校本為佳,然以此本勘之,足以補正今本者,殆不可以

計矣、如道可道非常道、注云、有自然長生之道、此本有作非、與周禮師氏疏引合、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注云、其空虛猶橐籥、此本作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與文選文賦注引合、執大象、天下往、注云、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詢以移心歸往之也、此本作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也、與文選七哀詩注引略同、互相校勘、知今本每注皆有挩誤、張氏北宋人、所據古本、致足珍也、故是書在當時、所繫甚微、自今觀之、斷不得以其抄撮而少之也、

道德真經集註十八卷 道藏本

宋彭耜撰、耜自署鶴林真逸、是編自序、撰於紹定己丑、則理宗紹定二年也、書前有道德真經說序、分錄史記老子傳及宋主尊尚老子之事、又有宋解經姓氏、略注各人名字事蹟、即其書中所引者也、自序謂、尊政和御注於其首、列諸子於其下、凡分一十二卷、與行本卷帙異疑文有錯誤其它、如河上公王弼所著、已載陳景元纂微、茲不復詳云云、故其所引、皆其本朝之注、宋人習尚如斯也、然皆擇錄、非其全書、彼此取舍、盡出己意、所引者政和御注外、有陳景元、司馬光、蘇轍、王安石、王雱、陸佃、劉槩、劉涇、曹道沖、達真子、李文叔、陳象古、葉夢得、劉驥、朱熹、黃茂材、程大昌、林東、邵若愚、十九家、其間僅政和御注、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司馬光道德論述要、蘇轍老子註、陳

象古道德真經解、部若愚道德真經直解諸書、尚有傳本、餘竝亡佚、或竟有史志未著者、即董夢得老子解、今亦輯本而已、非全書也、此引諸家、殊可珍惜、即其解經姓氏、亦獲益良多也、

道德真經集註雜說二卷 道藏本

宋彭耜撰、耜有道德真經集註、已著錄、是編乃雜錄歷代老學之情況及治老者之旨趣、摘錄史子文集、搜討甚勤、其不入集註者、蓋彼則隨文解釋、此多論其大體也、其可與集註參證者、如程大昌易老通言、林東經解發題、黄茂材老子解、劉驥道德經通論諸書是也、集註所無者、如劉師立道德經節解十六篇、今已亡佚、此則引其五則、亦可貴矣、又引張道相道德經集注、則知兩唐志作道相者、舊本如此、不可改作君相也、惟耜為宋人、事重本朝、首節引太祖名蘇澄隱事、情有可原、而兩漢至唐、次序亦亂、若按其時代、排比有方、使讀者一目了然、豈不甚善、或分其節目、條理不紊、使讀者按類以求、其功亦大、竟不知此、殊為可惜、然即其所引論之、已供人採擷

不少矣。

道德真經集註釋文一卷 真意堂本

宋彭耜撰。耜有道德真經集註，已著錄。是編自序，謂余於老氏音釋，既集李林二家，以補陸德明之未備，其經之正文，則專據政和御本，而諸家之同異，亦互見於其中，合為一書，以繼篇末云云。耜究述老子，隨文解釋，則有集註，論其還變，則有雜說，音義異文，則唯是編也。其所據政和御本，而以王弼河上公陸德明諸家校訂外，餘皆宋人，惟彙纂引杜廣成疏而已。李謂李畋音辯，林謂林東音釋。集註未引李畋，而林東及所引宋人，註見於集註之中。宋人音義，本不足重，惟音辯音釋，既已亡佚，藉此可觀其崖略，而異文亦可供參證也。惟所引陸德明釋文，雖多翦省，頗有足以訂正今本之誤者，如多言數窮注有如字二字，今本皆挩，不嗷注古曉反，明式云，胡老反。

盧文弨曰、明式不知何人、不見序錄、此本作古曉切、又胡老切、則陸書原文似當作古曉反、明也、或云、胡老反、式爲或字之誤、其上又挩也字、遂誤作明式、非人名也、道經及德經、昧字今本皆作晦對反、此話作梅對反、梅字是也、幾字此本注音祈、一音機、今本誤挩一字、坦字今本注河上作墠、此作河上一本作墠多一本二字、考陸氏釋文、狀哉注、河上一本直云吾何狀也、夷道若纇、注、河上作纇一本作纇、話與此同、蓋當時河上注本不獨有古今之異、即見行本亦有異同則一本二字、不更可決也、蓋据爲宋人所據釋文、自勝今本、惜其未全引也、

待質錄一卷附奄題稿本

清陳偉撰、偉有愚慮錄、已著錄、是編乃偉讀羣經及水道提綱時諸書、存疑以備攷也、每節之末、有俟問俟質者、擬質正于通人也、有俟參待詳考者、擬他日參閱羣書、而求其會通也、記述始甲申九月、終戊子十一月、與其所撰他書例同、觀於是編、有可言者、古質今文、未可盡以今情測古、故結草之事、未可怪也、舊誼雜辭、不可強作解事、僅能從篤信古說、故金能生水、不可疑也、至於地理之學、初不易言、滄桑疊更、書闕有閒、論古則當會證羣書、言今則當身歷其境、傳聞易誤、不免齟齬也、偉師俞樾、糾其遺書曰、待質錄中、論四岳、論大雅抑篇、皆疑而未決、余皆有說云云、其說亦未盡可從、推偉撰是書、意存謹慎、而不涉武斷、存疑俟質、理所當然、且可使人讀書得間、

未可盡非斥也、

黃帝問玄女兵法一卷 經典集林本

舊本題黃帝或云玄女撰、清洪頤煊輯、隋書經籍志兵家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梁三卷、舊唐書經籍志黃帝問玄女法三卷、玄女撰、新唐書藝文志亦云三卷、其書已佚、頤煊據類書輯錄、凡引黃帝玄女戰法、或黃帝兵法、皆入焉、考漢志兵陰陽類有黃帝十六篇圖三卷、後漢書蘇建傳引黃帝李法、其依託久矣、隋

志尚有黃帝兵法孤虛雜記一卷、黃帝兵法雜要訣一卷、黃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黃帝太一兵歷一卷、黃帝蚩尤風后行軍祕術二卷、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亡、開元占經引黃帝兵法、黃帝出軍訣、黃帝用兵要法、用兵要訣、五行大義引黃帝兵訣、依託益繁、不可究詰、然多越在隋唐以前、雖零文隻句、仍可珍貴、舊唐志謂此為玄女撰者、殆以隋志有玄女戰

經而定之歟、抑別有所據歟、

白澤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雲笈七籤云、黃帝得白澤神獸、通萬物之情、因問鬼神之事、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帝乃令寫為圖、據此則黃帝所製、依託附會、自不可信、然偽撰亦甚早、抱朴子登涉篇云、或問曰、辟山川廟堂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

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卻、開元占經一百十六、引孫氏瑞應圖云、黃帝巡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達知萬物之情、以戒於民、為除災害、賢君德及幽遐則出、皆明白可曉也、惟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引吳志諸葛恪云、此事在白澤圖、今吳志無此語、考太平御覽八百六十六、引異苑曰、諸葛恪為丹陽太

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民去故地。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神如小兒，名曰傒囊。諸人未之見也。是異苑之語，可均竟引作異志，殊可笑也。隋唐志並云白澤圖一卷。今不特圖亡，而文亦不整。國翰輯引成卷，觀其所述，事涉荒誕，然古籍中，不獨山海經多載奇異，即管子水地亦有涸川之精，皆古代相傳之說也。

又洪頤煊亦有輯本，可參證也。

天鏡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隋志五行類天鏡二卷，乾坤鏡二卷，梁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各一卷，亡。天鏡分為二本，卷帙亦異。今以書亡，無從質證矣。天鏡蓋見天之象，徵之於天鏡經，可以驗將來之吉凶也。抱朴子雜應篇，曰：日月鏡、四規鏡，曰：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

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鏡（疑有字）。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云云。天鏡見象似異，而其用法，可藉以推想也。國翰輯本，以有脫於地鏡者，疑開元占經援引有誤也。

地鏡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隋志五行類、乾坤鏡二卷、梁地鏡一卷、亡、金樓子志怪篇云、地鏡經凡出三家、有師曠地鏡、有白澤地鏡、有六甲地鏡、三家之經、但說珍寶光氣、前金樓先生是嵩高道士、多遊名山、尋丹砂於石壁上、見有古文見照寶物之秘方、用以照寶、遂獲金玉、凡有樹木之變、枝柯南枝枯折者、寶在樹東、西枝枯折者、寶在樹西也、今以國翰輯本證之、雖三家地鏡、不可類分、然以金樓之說、亦可略推其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五行

地鏡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梁地鏡圖一卷、亡、按地鏡者、蓋即經也、地境圖者、蓋寫其光氣之狀也、以狀求經、則可占其吉凶、故分而為二也、國翰所輯地鏡、多言地石山水草木鳥獸之變、所輯地鏡圖、多言珍寶光氣、尤與金樓子志怪所言相合、而類書及開元占經亦多分引、然古人引書、不似今人之拘謹、未免混殽、今圖既不存、經文亦佚、分別之處、難以質言、洪頤煊經典集林亦有輯本、可互證也、

夢雋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唐柳璨撰。清馬國翰輯。璨字炤之，河東人，自布衣至丞相。新舊唐書並有傳。璨人品不高，而學問博奧，有柳箧之稱。唐書藝文志、柳璨夢雋一卷，舊志未載，今亡。惟太平廣記引陳兆、商仲堪、閻英、宋瓊、宋穎妻、五節、國翰即據以錄為前人夢書，多為占驗之用，故入之五行。今觀輯本，占驗者少，記事者多，頗近小說。然全書未見，難以謹定，尋繹書名，似以雋永為主也。

靈憲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後漢張衡撰。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官至侍中。後漢書有傳。傳云：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琁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又云：衡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隋志天文類靈憲一卷，張衡撰。新舊唐志並作靈憲圖，今佚。僅續天文志補注、開元占經、左傳正義、太平御覽諸書引其序論，國翰即據以輯錄，略事校勘。洪頤煊經典集林雖亦僅引此篇，而以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史記天官書正義諸書參校，與此本自可互證。隋書天文志云：衡所鑄圖，遇亂湮沒，星官名數，亦不復存。蓋散佚久矣

御註道德真經四卷 道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撰。是編自序稱：謂及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為箋注云云。序無年月，易州碑題開元二十年。後列諸臣姓名。考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兩條策，加老子策。封演聞見記：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唐六典載國學教授之法，孝經、論語、老子皆為大經，注云：老子用開元御注，舊令用河上公注。是御注成時，當在開元二十及二十一年之間。自此以後，選舉應制，皆用御註。是編分道德經上下各二卷，共四卷、八十一章。道德分題及章數，蓋依古本。董逌藏書志謂玄宗注成，始改定章句為

道德經者，非也。惟此分四卷，殊為可異。新唐志：玄宗注道德經二卷（本或作一卷者誤，文獻通考亦誤作一卷）。又疏八卷。注云：天寶中加號玄通道德經，世不稱之。宋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作二卷，易州碑及董氏藏書志亦作二卷，與此不同。疑玄宗注二卷，疏六卷，共八卷。今注作四卷者，非其本也。道藏目錄云：御注八十一章，分章逐句，內則修身之本，外則理國之方。墨林快事云：唐玄宗註道德經，諸文士共成之。又是時古註俱存，有古哲之源流，而無後人之穿鑿，五千言中，得者十九。即本文未經竄亂，其辭既簡與，而義及精。神其為老聃之家嗣也，無可疑矣。皆未免言之太過。二十章：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此作：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注云：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代為敎，則有嫌

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子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息言不必以五千為定、此可證其孛輒妄誕。晁公武亦駁之、然其餘大致平順、蓋當時古說盡存、可擇取也。又開元二十三年、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今天下應修官齋諸州、皆於一大觀立石臺、刊勒御註道德經、於是編諸區夏、多有刻石、如成都閣鄉、荊州、懷州、遂州、易州、邢州、蘇州等處皆有之、今所傳者、惟易州本、邢州本而已、

御製道德真經疏十卷 道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撰、新唐志、玄宗道德經疏八卷、宋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日本見存書目、並云六卷、與此異、疑玄宗御製道德真經註疏本為八卷、即注二卷、疏六卷、新唐志稱八卷者、或注疏誤合之本、今作十卷者、蓋後人所妄分也。玄宗釋題、謂聽理之餘、伏勤講讀、今復一二詮疏其要妙者云云、是名曰疏者、即疏其御注也、廣疏經文、間申注語、如無名天地之始、御注、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此本疏曰、注云權輿者、按爾雅云、權輿始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御注、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无欲於无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自出、故云衆妙之門、此本疏曰、注云意因不生者、西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不

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為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今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謂都忘正觀云云是疏其御注明白無疑蓋御註既成頒諸天下適令士子傳習恐注簡義深故詳疏之也惟其閒時引又解與前義不同如常有欲以觀其徼註疏謂邊徼又解謂徼歸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註疏謂物任其性事

稱其能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不為盜矣而又解謂人君不貴珠璧寶貝則其政清淨故百姓化之不為盜即以此二節論之徼之訓歸王弼河上公並有此說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別解亦同河上公是又解云云多錄舊說以備參攷又玉海藝文云集賢注記開元二十年九月左常侍崔沔入院修撰與道士王虛正趙仙甫並諸學士參

議修老子疏或又解之義採用諸臣之說也故此書較御注為詳而章題下論其大旨末章歷論章次之意皆廣御注之不足也

道德真經疏四卷 道藏本

舊題唐玄宗御製。案玄宗有御註道德真經、又有御製道德真經疏、似不當復有此書。史志亦未著錄。今觀此本、前有道德真經疏外傳及御註疏內餘事二篇。外傳列六十餘家、內云、玄宗皇帝所注道德經上下二卷、講疏六卷、即今所廣疏矣。又謂注疏內餘事云云、其非玄宗御製明矣。考其疏解、如長短之相形、

疏曰、鳧脛短、鶴脛長者、莊子駢拇篇文也。萬物作焉而不辭、疏曰、擊壤鼓腹者、莊子馬蹄篇文也。功成不居、疏曰、稠直如髮者、詩小雅都人士篇之文也。不尚賢使民不爭、疏曰、雲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九五之辭。唐虞在位、不乏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云云、不貴難得之貨、疏曰、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者、此莊子駢拇第八

篇之文也。虛其心、疏曰、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閒世篇之文。實其腹、疏曰、注屬厭而止者、春秋傳自沒汝寬諫魏武子之詞也云云。為無為、則無不治矣、疏曰、無聲而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皆申明玄宗御製疏文、顯白無疑、不特外傳明言可據也。蓋諸臣所撰、或從一所為也、其稱疏者、即周禮疏爾雅疏之意、或稱義者、即五經正義之意也。天一閣見存

書目、道德真經疏十卷、唐玄宗撰。又一部四卷、與十卷本迥異、則考之未審也。

道德真經義解四卷 道藏本

宋息齋道人撰、道藏目錄注云、元天觀道士息齋李榮注、又息齋道人解、元始說先天道德經序曰、此宋李君嘉謀、隨章為解云云、是息齋道人即李榮嘉謀矣、其本分道德二經、各别上下卷、八十一章、每章統論大義、以為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徼妙玄通、深不可識、[illegible][illegible]是其解老之大旨也、道藏目錄注、謂其深達竅妙、出入無有、丁丙評其順文衍義、為讀王弼注之階梯、說[illegible]平允、以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節、解寵辱若驚、以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反證貴大患若身、以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解其事

好還、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解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以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解昔之得一者、以周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解天之道利而不害、是不獨明於道術、亦略知儒學者也、

道德真經註四卷 道藏本

舊題元天觀道士李榮注。書前奏表稱道士臣榮，故皆以為息齋道人。此書雖至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後文已闕，然與息齋義解較之，不同者有四端焉。義解分道德二經八十一章，此則僅別道德，並無章次，其異一也。義解之旨，在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二句，其言曰，老子五千言，上可以

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此則之旨，在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數語，其言曰，編觀萬古，或澆或淳，遐覽百王，時多時寡，未有起尊號於金簡，照聖孫於玉篇，皇上應千年之運，隆七百之基，不用干戈，樂推無厭，云云，其異二也。解義非常道非常名注云，常者不變之謂也，此

編注云，非常道者，非是人間常俗之道也，非常名者，非常俗榮華之虛名也，義解谷神不死注云，神藏於體，猶山之藏谷，故曰谷神，此編注云，谷空也，其異三也。解義多散句，此注似駢文，其異四也。二者相衡，斷非出于一人之手，此是唐任真子、■非也。唐李榮明見新舊唐書羅道琮傳，當為高宗武后間人。

此書有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乃二字，乃玄宗所加，任真子安得知之。

錄所食母連文，此乃後人妄改，而不知其經註不相合也。

道德經註二卷 道藏本

元林至堅撰、至堅字仁齋、廣陵人、書題玄門開真弘毅大真人廣陵仁齋林至堅、序撰於至正十四年、蓋元末潛心道笈之羽士也、是編卷數章次、全依河上公本、以正經注於正經之下、以經解經、使人熟讀玩味、自然解悟正經之玄妙、別輯正經文以為書序、分五節、首節始道之尊、德之貴、次始天之道利而不害、次始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次始蓋聞善攝生者、次始治大國若烹小鮮、並申述分列之故、未免穿鑿附會、惟以經解經殊為正當、自王弼河上公以來、紛為注釋、至有是非、轉不若尋繹經文、較為直捷、如道可道非常道、注云、道法自然、名可名非常名、注云、道隱無名、無名天地之始、注云、道生一、有名萬物之母、注云、三生萬物、語簡而意賅、誼正而詞婉、然其間取之不當、誼轉晦澀者、亦所不免、如昔之得一者、以道可道解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以信言不美解之、皆不允愜、若以正經為主、而參以莊子韓子淮南諸書之說、自無竭蹶之虞、豈不甚善、惜乎但知其一、而未能知其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陰陽書一卷 輯玉函山房佚書本

唐呂才撰，清馬國翰輯。才，博州清平人，直引文館，累遷太常丞，龍朔中，為太子司吏大夫，新舊唐書並有傳。舊唐書傳謂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偽，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為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云云。是陰陽書應制而撰，重理而不重事者，蓋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舊唐書經籍志陰陽書五十卷，呂才撰，唐書藝文志呂才陰陽書五十三卷，疑舊志挩三字。宋志僅著其一卷，今佚。國翰既據本傳輯引卜宅、祿命、葬篇三篇，又凡孔氏正義、史注子書類書中，引陰陽書、陰陽書歷法、古今歷、御術、陰陽五行歷、陰陽

書五行嫁娶之法及歷法之類，並容其中，別分歷法、五行嫁娶之法、雜篇三篇，自漢志以下，陰陽五行歷法之書，襍出不窮，何以定為呂才書乎？賈思勰北朝人，安能引之？孔穎達亦略早於呂才，亦不能援引其書，何不思之甚耶？以二至二分觀雲色一節為呂才陰陽書，尤為妄誕。歷法、五行嫁娶之法、雜篇之名亦屬武斷，故其所輯，僅本傳三篇，餘皆不足據也。

未央術一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國翰據開元占經引得十二節，但占經所引，為未央分野、不名未央術，而國翰輯本、大題未央術，小題未央分野，前後又無序跋，不知其何據而然也。今考漢書藝文志小說家，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漢書集解云，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則與此分野之說迥異。占經引未央分野者，李淳風乙巳占卷三分野第十五云，未央不知何許人也，漢孝安時，為千乘都尉，長于陰陽氣數之術，元初二年上書，言太乙九宮事，御有詔詰問，未央各以理對，制示太史，下章蘭臺石室，賜未央金百斤，增位二等，拜為弘農太守，其言分野簡略，未可詳也，所屬星國名與石氏㪉同，則明白可曉，是未央分野，乃未央之分野法，漢志未央術，乃長生之術也，兩義不同。國翰既未深考未央分野之書，又牽合于漢志未央術，則一誤再誤矣。

渾儀一卷 輯玉函山房佚書本

漢張衡撰，清馬國翰輯。衡有靈憲，已著錄。從漢書本傳，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舊唐書經籍志，渾天儀一卷，張衡撰，唐書藝文志，靈憲圖一卷，又渾天儀一卷。而隋志未著，然隋志有渾天圖一卷，失注撰人，考開元占經一，引張衡渾儀圖注，疑隋志渾天圖即張衡書也。惟隋書天文志，謂張衡渾儀作於延熹七年，殊屬不合，衡卒于永和四年，安得延熹時作渾儀乎。晉書天文志謂為順帝時制，雖與本傳微有不合，尚為近之，隋書所言失之遠矣。隋書云張衡以銅製渾天儀，以四分為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台之觀天者，璿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illegible][illegible]春秋文耀鉤曰，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則儀象之設，其來尚已。漢太初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儀以考歷度，永元賈逵造太史黃道銅儀，衡繼作渾象，其後劉洪、陸績、王蕃之流，歷有制造，遞加精密矣，此為國翰輯本，洪頤煊亦輯錄之，可互勘也。

安天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虞喜撰、清馬國翰輯、喜有志林、已據輯本著錄、隋書經籍志天文家、梁有安天論六卷、虞喜撰、亡、新舊唐志並著一卷、今佚、國翰輯錄為卷、其說不主蓋渾而主宣夜、以姚氏昕天論族祖穹天論為非、以為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為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言有之而不動乎、洪駁似為近理、然其無方員不同之義、與大戴禮天圓地亦圓之說相合也、夫宣夜為夏殷之法、形體事義並無所出、惟漢祕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黝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眾星俱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性、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喜說實基於此、

穹天論一卷 輯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虞聳撰、清馬國翰輯、聳字世龍、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虞翻曾孫子翻傳注、聳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其書史志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據晉書天文志及類書輯錄為卷、太平御覽卷二、引虞昺穹天論、又引天文錄亦作虞昺、昺為聳弟、翻第八子、字子文、仕吳黃門郎、赵拜尚書侍中、持節都督

武昌已上諸軍事、降晉、晉書天文志、李淳風乙巳占、竝作虞聳穹天論、然孔穎達月令正義曰、穹天、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疑唐代傳聞已異、故後世引者亦不同、今且從晉天文志及乙巳占、至於北堂書鈔、則一百四十九、引虞世洪穹天論、卷則虞世龍之音譌也、其論以為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

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則參蓋渾之說而別具新旨、不知渾天之說最為近理、故揚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諸儒、竝所依用、聳思立異、故其說不久即湮絕也、

晰天論一卷（輯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吳姚信撰。清馬國翰輯。信有周易注，已據輯本著錄。隋書經籍志，梁有晰天論一卷，姚信撰，亡。新舊唐志復著之。今佚。其名晰天論者，孔穎達月令正義曰：晰讀為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故賀道養渾天記、李淳風乙巳占，並作軒天也。自王充據蓋天以駁渾天，遂入主出奴，紛相詰難，而蓋天之說別有三體，信說又異，是歧之中更有歧焉，故史志斥其好奇徇異，非極數談天者也。存以備一說耳。

居求錄一卷（耐庵類稿本）

清陳偉撰。偉有愚慮錄，已著錄。此自丙戌冬至己丑，讀經史時，以探修身治國之道，或有感於時事，而為警惕之語也。惟己丑所記，乃十八省州府縣屬耳，寥寥數節，與誨爾錄相近，而與別撰考證者異趣。俞樾序其全書云：居求錄、誨爾錄頗似宋人語錄，然語皆質直有味，讀愚慮諸錄，見其經之明；讀居求諸錄，見其行之修，可以知其著書之大旨矣。其闡先好研核事，似有所指，言立法須可使天下萬世人人如我，然正須知天下萬世必不能人人如我，最可尋繹。補錄各省所屬，於太平景象是衰敗根基一節之下，其亦有所感而然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二十卷 道藏本

唐强思齊撰。思齊字默越，濛陽人。杜光庭序是編云：弘農强思齊，幼棲玄關，早探妙旨，丱歲侍先師京金仙觀講論大德賜紫全真居葛仙中宮，讀頌之餘，服勤不怠，緯有聲稱，為時所推。僖宗皇帝順動六飛，駐蹕三蜀，五月應天節，默起祝壽行殿，寵賜紫衣。高祖神武皇帝應曆開圖，配天立極，二月壽春節，允承明

命賜號玄德大師。手纘所講道德二經疏，採諸家之善者，明皇御註為宗，勒成二十卷云云。序撰於乾德二年，光庭自署廣成先生、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蔡國公，皆前蜀所賜官職。又稱高祖神武皇帝，則乾德自為王衍之年號，非宋太祖之建元也。蜀乾德二年，當梁末帝之貞明六年，思齊成書，當在此時。書以明皇御註疏為主，而次以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成玄英疏，幾於全部引用，不參己見。惟首卷謂道是虛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委曲玄旨，具在開題義中。因就上卷三十七章大分三別：第一一章，標道宗致；第二三十五章，廣明道法；第三一章，總結指歸。德經四十四章：第一一章，正開德宗；第二四十二章，廣明德義；第三一章，總結前旨。故每章段落前後分晰，皆纂者之旨趣，餘

悉用舊註疏也。明皇御疏中釋御註，重列已嫌其複，而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御註疏中隔以河上公、李榮之註，尤見其體例蕪雜。各家注本所據不同，强合於一，亦屬未當。然唐宋諸家集註老子，往往昧于此事，非獨思齊一人為然也。其中最可注目者，即李榮註，舊謂已佚，道藏所存，並謂宋息齋道人所作，以此證之，乃唐李榮之註，實未佚也。

成玄英莊子既存而老子既亡竟賴此書以傳之則其功匪淺矣中間時引節解之說引用原題並未及之考舊唐書經籍志有老子節解二卷不著撰人恐齊所引殆謂此歟

道德真經新註四卷道藏本

唐李約撰約宗室李勉子兵部員外郎是編唐志未著錄惟新唐志樂類有約東杓引譜一卷宋志李約道德經註四卷國史志李約道德經新註四卷子略通志藝文略並誤作李納首二卷道經上下三十七章末二卷德經上下四十一章道經上注其大旨而德經上無注其意以為老子一書皆言清心養氣安家保

國之術六經乃黃老之枝葉並謂老君在西周之日秉道德以救時俗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道之三自然妙理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地地天天道道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後之學者不得聖人之旨謬妄相傳凡

二十家注義、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域中五大矣、與經文乖謬而失教之意、其言如此、故其注人法地地云、地體靜載而生物、法之者、令與地同、同地、故云地地也、注法天天云、天德廣覆而無私、法之者令與天同、同天故曰天天也、注法道道云、道性忘功、法之者令與道同、同道故云道道也、注法法自然云、人能法三者、皆與爲一、始可稱王爾、則爲爲人中一人爾、言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王者當法之耳、自然理者、是覆載生成、皆不私也、其言雖未可盡據、然立誼甚新、可以自成一說、注撰亦簡要有法、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蓋用玄宗之說、則以約爲唐人、不得不爾也、

道德真經解 二卷 道藏本

宋陳象古撰、象古官丞議郎、彭耜解經姓氏曰、陳象古、名在叢籍中、是編自序于建中靖國元年、以爲分章設名、乃昔前訓、道包於德、德和於道、以理究觀、何有分別、故雖分二卷、而不别章名、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注云、天地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自矜故長、注云、書曰、滿招損、謙致益、自見者不明四句注云、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注云、易曰、水流溼火就燥、或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注云、書曰、亶聰明、作元后、上德不德四句注云、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注云、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

子之終也、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注云、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言者不知注云、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數寸爾、何足以美七尺之軀哉、不知知病注云、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並以儒書釋道、蓋亦玄儒兼通之士也、惟而貴求食於母、求於二字、乃唐玄宗所妄加、象古宋人無所忌諱而獨從其說、註釋附會、實全書之玷也、

道德真經論四卷 道藏本

宋司馬光撰、光有資治通鑑、前已著錄、是編原題司馬氏註、而不著其名、郡齋讀書志溫公道德論述要二卷、皇朝司馬光撰、謂道德連體不可偏舉、故廢道經德經之名、而曰道德論、甚誌載其目、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皆於無與有下斷句、不與先儒同、直齋書錄解

題、老子道德論述要二卷、司馬光撰、太史公曰、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後人以其篇首之文、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今從本名、溫公之說如此、其不曰經而曰論、亦公新意也、今考此本、與晁陳所言正合、惟此作四卷、似有不同、然書題道德真經論卷之一下、注云二同卷、又卷之三下、注云四同卷、是實亦二卷矣、陸心源謂溫公注不

傳、殆考之未審也、道德一貫、義不可非、然自經典釋文及唐代傳注、皆道德體見、是漢晉舊本相傳如此、且老子不言乎、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明為道德分言、何得立異、無名天地之始四語、並以無字有字斷句、說雖新奇、而實不相合、老子書中、如道常無名、無名之樸、道隱無名、等款皆以無名連言、又史記曰者傳、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

也、是古讀如此、安得以無字有字斷句乎、其餘所注、至為簡略、無精詣也、

道德真經傳四卷 道藏本

宋呂惠卿撰、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王安石去位、薦惠卿參知政事、嗣被請崇寧時、起復觀文殿學士、為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文獻通考國史志並謂呂惠卿老子注二卷、是編四卷、疑後人以進書表有四冊之言而誤析也、表題云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知定州軍事、及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臣呂惠卿上表、宋史本傳、僅著其資政殿學士、藉此可補證也、是編亦分八十一章、道藏目錄云、此書言陰陽動靜知時盡神渾融治身立國之道、此粗言其概況、其解小國寡民章、謂道與世之交相喪之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

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以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嘒管清聲、而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者復始如此也、其思深語刻、可因學以知其情性矣、

道德真經疏義六卷道藏本

宋趙志堅撰、志堅字里事蹟未詳、是編道經前三卷全闕、德經三卷中、天下章第九、不出章第十、為學章第十一、聖人章第十二、出生章第十三、道生章第十四、歸元章第十五、並闕、宋志著錄僅三卷、日使國史志云四卷、闕佚久矣、然其例可知、每章分節、章題之下、別論其旨、節內句數、依次著於上文注末、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四句、章題注云四句、一、上德無為至則攘臂而仍之、十一句、是以無德、注云、下十一句、二、推之道經、亦其類也、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注謂、道者遍覃諸有、即有求之、終莫能得、有物之外、非則無道、離物求之、又無得法、信知道無不在、所在皆無、欲有真求、無論方所、比見諸家注解、多依事物、以文屬身、則節解之意也、飛

錄上藥、丹經之祖也，述說虛无、玉淵之類也，以事明理、孫登之輩也，存諸法象陰陽之流也，安存戒亡、韓非之喻也，溺心滅質、嚴遵之博也，加文取悟、儒學之宗也，又俗流聲有、非老絕於聖智、僧因空、嗤李被於家國，良由孔之采真之務、釋無詮道之功，又謂今則思去物華忘歸我實之云，則同於書序，其旨因道見性、不混儒釋，亦明白可曉者也。

五殘雜變星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天文類、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師古曰：五殘星名也。又天文志：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黃。孟康曰：星表有青氣，如暈，有毛，填星之精也。史記天官書正義：五殘一名五鋒，見則五穀毀敗之徵，大臣誅亡之象。國翰謂天文志載國皇、昭明、五殘、六賊、司

詭、咸漢、四填、地維、藏光、燭星、歸邪、天鼓、天狗、格澤、蚩尤之旗、旬始、枉矢、長庚、景星，凡十有九星、蓋五星之精散為妖祥，下應人事，此其變占，冠以五殘者，或以填星之精屬上，統攝諸方歟，因即志輯錄成卷，又以孟康所注星色詳密，蓋依原書以乃釋，因依格附錄於各節之後焉。惟孟康明言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變，志載十九，固有未盡也。晉書天文志

引圖緯及荆州占、載妖星二十一、又引河圖載妖星四十、又引京房風角書載妖星三十五、參差互證、亦可覘其概也、

泰階六符經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舊傳黃帝撰、漢東方朔上、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天文類泰階六符一卷、集注、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史記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蘇林曰、能音台、索隱曰、即泰階三台、漢書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六符六星之符驗也、

朔傳謂上欲為上林苑、朔在傍進諫、欲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云云、是泰階即三台、六符謂六星之色以符合人事也、惟未言泰階六符、著自何人、而應劭集解引黃帝泰階六符經云云、國翰即據應說輯錄成卷、稱黃帝撰者、自不可信、或即朔傳記、亦未可知也、

文釋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宋江邃撰，清馬國翰輯。邃字玄遠，濟陽考城人，元嘉初，太學博士，累遷祠部郎，兼散騎常侍，司徒記室參軍。宋書沈演之傳，邃撰文釋傳於世。唐書藝文志雜家類，江邃釋文十卷，蓋文釋誤倒也。今佚，國翰輯得四節，附考爲卷。文釋旨蓋廣釋事物常語也，內引管子一節，今本所無，必在管子佚篇之中，雖寥寥數節，亦足珍矣。

要雅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梁劉杳撰，清馬國翰輯。杳字士深，平原人，官至尚書左丞。梁書、南史並有傳，傳謂其撰要雅五卷，隋志未載，久佚。惟周禮天官酒正疏云：劉杳要雅亦以宜城爲酒名，有此一節。國翰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引劉杳之言，即本傳答王僧孺之語，因將本傳答沈約任昉周捨諸問，悉皆納入焉，以爲體例相近，可推知其爲要雅佚文。其說未盡塙實，存以備參可也。

古今善言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宋范泰撰，清馬國翰輯。泰字伯倫，南陽順陽人，初仕晉，入宋，拜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三年，進侍中，卒，贈車騎將軍。宋書、南史並有傳。傳稱其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隋唐宋志並云三十卷，今佚。惟水經溫水注引其一節，國翰據輯以存一家。泰父寧，子曄，三世學術著於晉宋，雖僅一節，亦可略知其家學源流云。

齊諧記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宋東陽无疑撰，清馬國翰輯。廣韻東字注，複姓東陽，何氏姓苑，東陽氏出於東陽郡。隋志謂无疑為散騎侍郎，廣韻謂為員外郎。隋唐志廣韻並云東陽无疑齊諧記七卷，隋志及舊唐志並入史部傳記，而新唐志移入小說。今佚，國翰從各書輯成一卷。齊諧之名，本於莊子逍遙遊，解莊子者，本有二說，一以齊諧為人名，一以為書名。今无疑撰齊諧記，而吳均復撰續齊諧記，蓋皆以齊諧為書名也。所記多奇異之事，然思蟻義狗之事，亦裨益於人心，而寧丁之名，亦有關於考證。事本匪虛，故隋志舊唐志並入傳記，情似無稽，故新唐志入於小說。今仍新唐志而著于錄焉。

水飾一卷 輯玉函山房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國翰題隋杜寶撰、今以為疑也、隋志史部地理類有水飾圖二十卷、子部小說類有水飾一卷、別屬二類、各無撰人、太平廣記引大業拾遺、載煬帝別敕學士杜寶修水飾圖經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會羣臣於曲水、以觀水飾、因並記水飾七十二勢之及妓航、酒船、水中安機等事、云皆出自黃袞之思、國翰即據以輯錄、並謂水飾創自黃袞圖經、而修於杜寶、然隋志所載與大業拾遺所言、微有出入、且入於地理、必其書較為正當者也、小說類之水飾、與拾遺似合、然繹其文旨、亦不必盡如國翰之所言也、今據國翰所輯、並錄其說、以備參證、不敢遽定為杜寶撰也、

道德真經直解四卷 道藏

宋邵若愚撰、若愚號本來子、錢塘人、敘事及道德階梯圖、著於紹興二十九年、末有陳元卿記若愚與王屋鄧光之言、在紹興三十年、直解者、真述經文之大旨、觸類引申、則注中有注、其謂老子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道德而非術、其說甚正、故鶴林集註有所取焉、又謂凡得三本、以本朝御覽一本為准、今所為注、凡言德者、事涉孔氏之門、言其大道虛寂、理准佛乘之旨、以儒釋二教為證、攝道德合為一家、云云、故其注强其骨曰、孔子嘆申棖之不剛者是也、注强行者有志曰、孔子志於道、注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曰、釋氏謂之不二法門、注谷神曰、釋氏以虛神謂之實相、取其不壞為義、皆所謂以儒釋二教為證者也、其實道不類儒、尤異於釋、既曰

直解、不必以牽合二教為能事也。道德階梯圖、道別為二、有淺深也。德別為三、有內外也、殊非老氏之旨。以八十一章為務華無益、猶自可說。至以史記老子傳中著書上下篇、為史辭之流言、則近於妄矣。

道德真經次解二卷 道藏本

無名氏撰。其序謂先者經過遂州、見龍興觀石碑上鐫道德二經、細而覽之、與今本又別、字多差錯、全無注解、亦無篇題事、既異同義皆向背、云云。並列舉十條、以見其異。道經下注云、此本與舊本雖不同、自有義理、細而義論、別有旨趣。將來君子勿妄移改、商較也。所謂今本者、即此書所據、而所謂舊本者、乃遂州

本也。故道經德經後、各列異文、上即遂州本、下即本書之經文。近人讀序未審、竟謂本書經文用遂州本、不知碑刻為唐明皇定本、碑中或獨異作人而貴求食於母、此作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道經異同字中明白可曉、餘亦多與明皇定本不合、則此用當時俗本、而非遂州本可無疑矣。碑文僅妄加求於二字、餘皆沿襲舊本、最可依據、而注者固執鮮

通俗本多有誤字、妄加注釋、其與舊本相通者、注者亦不能知、政者不立、此誤作喘者不久、注、喘謂失道也、田甚蕪、此誤作田甚苗、注、謂田疇雖有苗稼、治大國若烹小鮮、此誤小鮮為小腥、注、謂小腥雖顆、則其謬可知矣、

道德真經全解二卷（道藏本）

舊題亳社時雍道遥解、其序撰於金正隆四年、即紹興二十九年也、案序云、故人鄧去華、自真定復歸於亳、出道德全解示僕、莫知名氏、不忍獨善、遂勉兩金諸友、裒諸好事、命工鏤板、以廣其傳云云、明此編非雍撰、舊題誤也、書中解同謂之玄三句云、玄有赤有黑、（解是謂玄同亦有此語）乾為赤、坤為黑、同隱於內皇、皇天皇地是也、天地之道、猶總氣於上元、故玄之又玄、玄之又玄者、是謂大梵天中之天、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中理五氣、混合百神、象妙由之以出入、故曰象妙之門、解谷神云、人者貌肖天地、有泥丸以應之、泥丸者、乃在我之谷神也、名曰崑崙之山、內有方寸丹田、通於七竅、號曰天谷、中有神人居焉、丹內圓以應天、田外方以應地、之玄牝之義、然三十五分總

氣上元、是謂天地根也、解孔德之容云、孔者、自子至乙、三陽在焉、既以陰陽釋經、而復混以儒釋、真所謂治絲而益棼也、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二卷 道藏本

元張嗣成撰、嗣成自署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序撰於元英宗至治二年、謂吾祖正一真君、兩承神馭、下降西蜀、親授至道、發五千文言外之旨、家世守之以遵行、太上老君為祝釐第一義、每於三元開壇傳籙告祝之餘、必即此經敷暢之、因繹其義、以為章句云云、乃其章句訓頌、並用韻語、其間各用一唊字、當傳教之語氣也、按張道陵所注、今已不傳、或云即經典釋文敘錄之想余注也、然弘明集引張陵老子注云、道可道、朝食美、非常道、暮成屎、二者同出而異名、人根出溺溺出精、語極怪誕、嗣成所注雖不似此、然如解谷神章云、此是生身處、此是朝元路、伏雌化作木雞、土釜何勞封固、亦可以知其說之不經矣、

道德真經三解四卷 道藏本

元鄧錡撰。錡號玉賓子，是編自序，撰於大德二年，釋太上老君之旨為四極真人，八十一章之喻以易卦，並為附會之談。三解者，序謂一解經曰，惟以正經句讀，增損一二虛字，使人先見一章正義；混然天成，無有瑕謫。二解道曰，直述天地大道，始終原反，其數與理，若合符節。三解德曰，交索乾坤，顛倒水火，東金西木，結汞凝鉛，凡五萬餘言，名曰三解云云。又以老氏一書，真常為主，道德為實，故先述真常三百字，並用韵語，以擬陰符之數。序後有老子大傳，合以史記及葛玄之言，次錄蕭廷芝傳道表，其書分列三解，最為穀亂。既以周易解老，又以五行之說，鉛汞之法，論孟之語，襍厠其間，誼轉不清，道德區別亦未見其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道家

道德會元二卷 道藏本

元李道純撰。道純字元素，自署都梁參學清庵瑩蟾子，自序撰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謂河上公章句，道德寶章，最通諸家，各執一端，失聖人之本意，因將正經逐句下添箇注腳，又於各章下總言其理，更於章後作頌，別作正辭究理二說冠之經首。正辭者，謂以河上丈人章句白本為主，將諸本差譌，表例出之。究理者，謂參究諸本解義，其不合者，表例出之，總名曰道德會元，逐句有注，語雖簡而義不悖謬，逐章有論，文雖繁而理可貫通，正辭頗為允愜，究理亦甚正當。在元代羽士之中，較為知道，惟各章頌語，頗染傳教之惡習，惜哉。無是可也，萬卷堂書目，有道純道德經註解三卷，今所未見，不能質言其同異矣。

鼂氏新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鼂錯撰、清馬國翰輯。錯，潁川人，以文學爲太常掌故，孝文時，拜爲太子家令，遷中大夫，景帝時，爲内史，遷御史大夫，以請削諸侯，事遂致要斬，事詳漢書本傳。漢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隋志梁有鼂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鼂錯撰，亡。唐經籍志鼂氏新書三卷，意林亦言三卷，而唐藝文志云七卷，姚振宗謂新唐志

七卷，似并其集三卷，錄一卷，或爲一帙也，其書已佚，國翰從意林、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不足十節，以本傳載其上言對策五篇，皆書中之文，合爲一卷，書或引鼂作朝者，鼂朝字通也。錯初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爲人陗直深刻，蓋法家之旨，重事惶情，其及於難，正所以顯刑名之精神也。

析言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張顯撰、清馬國翰輯。顯字里無考。隋志雜家，析言論二十卷，晉議郎張顯撰，亡，古今訓十一卷，張顯撰，而意林析言十卷，卷數不合，必有一誤。唐志不載，佚已久矣。國翰從類書中引得四節，又以爾雅釋文引古今訓土乙力爲地一句，不能成卷，附錄於後。北堂書鈔引析言曰，謁者僕射季明，清達有高才，多識前

代格言，黃以周謂即析言書敘季明即顯之字，似爲近之，然與隋志所載官爵不符，亦可疑也。

俗說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梁沈約撰、清馬國翰輯、約字休文、吳興人、官至特進、謚隱侯、梁書南史並有傳、隋志雜家俗說三卷、沈約撰、梁五卷、又小說家梁有俗說一卷、亡、同名俗說、而一入雜家、一入小說者、蓋雜家之俗說、考證俗傳之事語也、小說家之俗說、記述世俗之傳說也、約書久佚、國翰輯錄爲一卷、頗近世說新書、可入小說、且類書所引往往僅稱俗說、不及作者、殊爲可疑、然書均亡佚、無從質證、姑就國翰所輯而入雜家焉、

時務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楊偉撰、清馬國翰輯、魏志曹爽傳注引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晉書律厤志、明帝景初元年、尚書郎楊偉造景初厤、疑即此人、隋志雜家梁有先生書二卷、晉征南軍師楊偉撰、亡、時務論十二卷、楊偉撰、又稱征南軍師、新舊唐志但稱楊偉時務論、國翰疑偉本魏臣、後仕於晉、故隋志題晉官號、理或然歟、其書已佚、國翰從類書輯得三節、其稱時務論、殆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之意歟、

陸氏要覽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陸機撰、清馬國翰輯、機字士衡、吳人、吳亡入晉、官至平原內史、晉書有傳、要覽一書、隋志無之、新舊唐志並有陸士衡要覽三卷、今佚、國翰據說郛及別書輯成一卷、其或引作陸機纂要者、蓋即是書也、廣博物志引書目云、陸士衡著要覽三卷、上曰連璧、中曰述聞、下曰析名、國翰謂所引為李淑邯鄲書目、淑宋人、及見陸書、是宋代猶有傳本云云、理或然歟、

笑林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邯鄲淳撰、清馬國翰輯、淳一名竺、字子叔、潁川人、官至博士給事中、事蹟附見魏志王粲傳及裴注、隋唐志小說家並云三卷、皆題邯鄲淳、雜贊寧爵譜云、陸雲字士龍、為性喜笑、笑林云云、似謂為雲撰、殊為可疑、或文有誤也、其書已佚、國翰輯為一卷、其間如楚人有擔山雉者一節、明見尹文子、蓋引古今可笑之事而踵事增華者、然舊籍多佚、此雖二十餘條、自可珍惜、不得以其小說而少之也、

郭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郭澄之撰。清馬國翰輯。澄之字仲靜，陽曲人。官至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隋唐志並著郭子三卷。今佚。國翰輯為一卷。其書頗似世說新語，而澄之較早於臨川，自可珍貴。書中間有雜語，注述名字甚詳。新舊唐志並謂賈泉注，賈泉不知何人。使其書尚存，與劉孝標世說注並行，有益藝林，匪淺鮮矣。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illegible]十卷 道藏本

宋陳景元撰。景元字太初，號碧虛子，建昌人。慶曆二年，即高郵天慶觀禮崇道大師韓知止為師。嗣入天台山，師事張無夢。熙寧中，屢膺名見，進呈是編，賜號真靖大師。事詳薛致玄開題科文疏中。宋史藝文志，陳景元道德注二卷，碧雲子老子道德經藏室纂微二卷，注云不知名。碧雲子蓋碧虛子之誤。薛致玄亦云二卷。蓋五卷道經，五卷德經，故或云二卷，或作十卷也。宋志之道德注已佚，無從質證矣。藏室者，謂玄都寶藏實藏經之奧室也。書前有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及文康公葛邲次仲老子論楊仲庚序。此書，謂摭諸家注疏之精華，而參以師傳之秘，文義該贍，道物兼明云云。辭雖近諛，然其論曰，道者杳然難言，有物混成，強名曰道。德，得也，內得於心

外得於物，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不相離，故曰道德也。道經上，德經下者，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道；下篇之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題之。其說最為精塙，大旨以重玄為宗，自然為體，道德為用。故取嚴君平、孫登之說為多，引用經子，校勘諸本，皆非虛妄者所可為也。雖閒遺文內，不免附會之言，實無傷於大體。宋元道士之中，可謂出乎

其類者已。

老子口義四卷 道藏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端平二年進士，景定間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諸家姓氏云：林鬳齋，宋翰林學士，號竹溪，諱希逸。景定辛酉作口義。國史志：林希逸老子口義四卷。蓋上二卷即道經，下二卷即德經。希逸雖不以分別道德為然，而參第

暗合，故有二卷、四卷之異也。其以為老子見當時戰爭之俗，故主以無為無事，而取黃茂材借物明道之旨。序謂河上公、嚴遵、唐玄宗分章分篇，皆為不合。注解雖多，亦殊未當，獨潁濱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脈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老子所謂無為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

憤俗之辭，時有太過云云，故其論儒道同異之處，時有可取，亦頗文雜，如謂常有欲以觀其徼，徼即禮記竅於山川之竅，萬物作焉而不辭，作即易坤作成物之作，頗有意義，至謂絕學無憂，為學日益之學，德經之仁義禮，並不與儒書同，則強生分別矣，須知觀其會通，則源流可曉，尋文逞異，則治絲益棼，然解說暢達，文語簡明，自可為讀經者之一助，清修四庫，收希逸莊子口義，未取此書，阮元亦未進呈，今補錄焉。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二卷 續古逸書本

宋范應元撰，應元字事蹟未詳，明是編道藏未收，元明以來，亦少引用，書題前玉隆萬壽宮掌教，南岳壽寧觀長講，果山范應元集注直解，後序自題湛然堂無隱齋谷神子范應元，劉惟永道德經集義姓氏亦云范應元，南嶽壽寧觀主號果山無隱齋谷神子，作解，然則褚伯秀南華義海所引之范無隱，豈即其人歟，書中音辯外，所據古本三十家，援引舊說十餘家，說解已及張沖應，沖應老子解，撰於寶祐癸丑，褚伯秀南華義海，撰於咸淳庚午，疑應元此書，撰成於寶祐咸淳間矣，自序謂余解此經，一從古本，蓋書坊刊行者，其稍異處，皆從人臆說，不得老氏之意矣，又謂惟恐此經寖失古本，遂命工鏤板，藏諸名山，以俟來詰云云，然未言其古本之所由，為可惜也。

引用古本、有韓非、淮南子、司馬談、司馬遷、揚雄、嚴遵、河上公、王弼、董遇、李奇、孫登、阮籍、阮咸、梁帝簡文、梁王尚、張嗣、張玄靜、應吉父、楊孚、司馬誕、傅奕、張君相、開元御注、王誗、郭雲、司馬溫公、蘇子由、陳碧虛、陳韶、李若愚、諸家之本、引用舊說、有韓非、司馬遷、河上公、王弼、韓康伯、陸德明、傅奕、成玄英、司馬溫公、蘇子由、王雱、程伊川、張沖應、諸家之說、餘若引

西晉古本、及朱桃椎之說、並徵其見聞之廣、搜羅之富、蓋舊注轉引、皆所不棄、名理訓詁、並蓄兼收、所取錄者、太半今或亡佚、其可珍惜、不待言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１３
作者＝
页数＝８０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